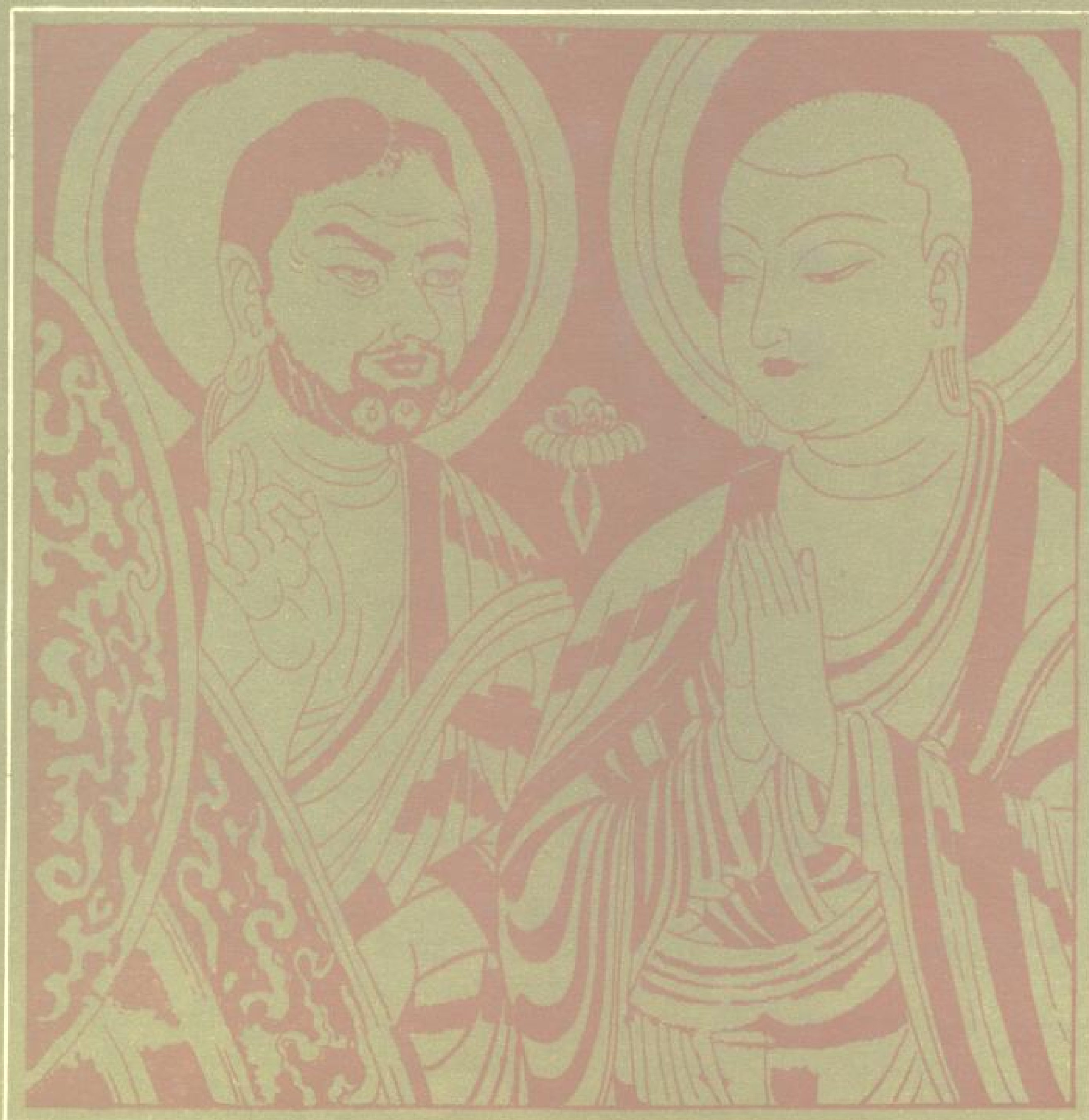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大唐西域記校注

DATANG XIYUJI JIAOZHU

〔唐〕玄奘辯機原著　季羡林等 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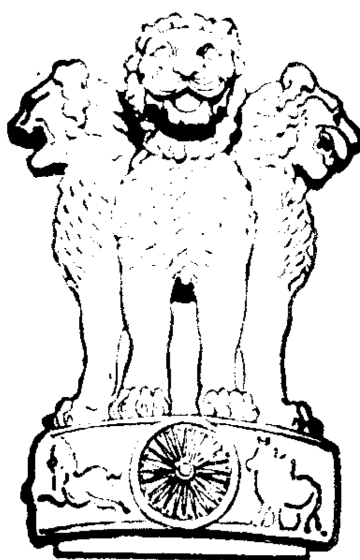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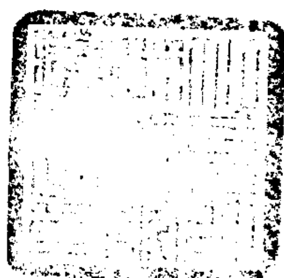
大唐西域記校注

〔唐〕玄奘　辯機　原著

季羡林等　校注







中　華　書　局

1985年·北京

大唐西域記校注

〔唐〕玄奘　辯機　原著

季羡林等　校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 40 1/4 印張 · 6插頁 · 629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 册

統一書號：11018 · 1286　定價：7.70元

玄奘與《大唐西域記》

——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

一　引　言

《大唐西域記》的作者玄奘（公元六〇〇——六六四）①，俗姓陳，名禕，是唐代洛州緱氏人（在今河南偃師縣陳河村附近）。他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佛教唯心主義理論家，不畏艱險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譯大師，捨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

要想準確地理解和評價《大唐西域記》這一部蜚聲中外的名著，首先必須準確地評價玄奘其人和他西行求法的動機和效果。要想準確評價玄奘其人和他西行求法的動機和效果，又必須從當時中國和印度的時代背景談起。

二　唐初的中國

先談中國方面的情況。這里包括五個方面：1. 佛經的翻譯與翻譯組織；2. 佛教教義的發展與宗派的形成；3. 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係；4. 唐初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5. 唐代的寺院經濟。

---

① 楊廷福：《玄奘年譜考論》，載《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楊廷福：《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釋》，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第四七——五七頁。

1 佛經的翻譯與翻譯組織

佛教是公元前傳入中國的，具體的時間現在還無法確定。最初不是直接從印度傳來的，而是間接經過中央亞細亞和新疆一帶的、有些今天名義上已經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支、安息、康居等國傳入的。這從最初譯經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譯音①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傳很廣的所謂漢明帝夜夢金人、派人西行求法的故事，是捏造的；攝摩騰和竺法蘭的故事也是完全靠不住的。②

初期的譯經者差不多都是從中亞一帶來華的高僧，後來也逐漸有了從印度直接來的。到印度去留學的中國和尚最初是沒有的。最早譯過來的佛經不是直接根據梵文或巴利文，而是經過中亞和新疆一帶今天已經不存在的許多古代語言轉譯過來的，比如焉耆語(吐火羅語 A)和龜兹語(吐火羅語 B)等等都是。

因爲漢文和梵文以及中亞這些古代語言都是很難掌握的，從外國來華的和尚想要翻譯佛經，必須同中國和尚或居士合作才能勝任。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一説:“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③ 説的就是這種情況。«梁高僧傳»卷一 «維祇難傳»説:“時吴士共請出經。難既未善國語，乃共其伴律炎，譯爲漢文。炎亦未善漢言，頗有不盡。志存義本，辭近朴質。”④ 同卷«支樓迦讖傳»説:“(安)玄與沙門嚴佛調共出«法鏡經»。玄口譯梵文，佛調筆受。理得音正，盡經微旨。郢匠之美，見述後代。”⑤ «宋高

① 季羡林:«浮屠與佛»,«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見«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三聯書店，北京，一九八二年，第三二三、九七頁。

② 湯用彤:«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上,«永平求法傳説之考證»。

③ «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四下。

④ 同上書,卷五〇,頁三二六中。 ⑤ 同上書卷,頁三二四下。

僧傳》卷三說:"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① 這里說的也都是這種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直譯就在所難免。比如《高僧傳》卷一《支樓迦讖傳》說:"(竺佛朔)棄文存質,深得經意。"② 所謂"質",就是勉强把意思表達出來,文彩却無法兼顧。當然,在後漢三國時代,譯經方法也並不完全整齊劃一。比如支謙的譯文就比較接近於意譯。這在當時算是一個例外,而且他的意譯還是處在比較原始的階段,不能算是開創一代新的譯風。一直到了晉代的道安,情況還沒有變化。《高僧傳·道安傳》說:"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没未通。"③ 可見翻譯佛經問題之大。道安雖然是一位很有學問而又非常虔誠的和尚,但由于自己不通梵文,也只好提倡直譯。他說:"諸出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④ 爲了不讓蒲陶(葡萄)酒被水,只有直譯一途。在《出三藏記集》卷八《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學説。他說:"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繫者也。叉羅、支越斵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⑤ 這是道安對後漢三國譯經的批評。在《出三藏記集》卷十《十四卷本鞞婆沙序》中,他又轉述趙政的意見說:"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七二三上中。
② 同上書卷,頁三二四中。
③ 同上書卷,頁三五二上。
④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道安《比丘大戒序》。《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八〇中。
⑤ 《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五二下。

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1] 他自己說：“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遊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録也。”[2] 所有這些話都清楚表明道安主張直譯的理論與根據。

在這個直譯的階段中，有許多佛經文句是從梵文原文逐字逐句譯過來的，因而異常難懂。如果不與梵文原文對照，簡直不知所云。梵漢兩種語言，語法結構是非常不相同的。梵文不但名詞、代詞、形容詞的變格和動詞的變位異常複雜，而且詞序也同漢語完全不同，如果直譯，必然會產生詰屈聱牙的文體。這當然會影響佛教教義的宣傳；但是在初期階段，這情況有時是難以避免的。

這種直譯的風氣一直到了鳩摩羅什才有了根本的改變。慧皎《高僧傳·道安傳》說：“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3] 可見羅什對道安之推重。但是他們的譯風却是很不相同的。鳩摩羅什“不嚴於務得本文，而在取原意。”《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中說：“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繆，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本相應。”[4]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說：“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翰揮，克明經奥，大乘微言，於斯炳煥。”“然文過則傷艷，質甚則患野，野艷爲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5] 這里説的是，完全直譯不行，這有點“野”，只注意文筆華麗也不行，這有點“艷”。只有羅什可以做到得乎其中。《高僧傳》卷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七三下。
② 同上。
③ 同上書，卷五〇，頁三五四上。
④ 同上書卷，頁三三二中。
⑤ 同上書，卷五五，頁四下——五上。

六《僧叡傳》說:"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授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① 這一個生動的例子,可見羅什的譯風。

但是,如果仔細推究起來,就連這一位號稱"轉能漢言"的鳩摩羅什,也並不能華梵兼通。《出三藏記集》卷十僧叡《大智釋論序》說:"法師(鳩摩羅什)於秦語大格,唯識(譯)一法(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不比之情,則不可以托悟懷於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塗于一致，理固然矣。"② 這里對翻譯的困難說得非常清楚,連一代大師鳩摩羅什也不能例外。外國來華的高僧，不管他們的漢文學到什麽程度，因爲他們畢竟是外國人,所以必須同中國僧人配合協作,才能把翻譯的工作做好。這個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道安的弟子慧遠曾企圖折衷直譯與意譯。《出三藏記集》卷十慧遠《大智論抄序》說:"於是静尋所由,以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悦者寡。……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③ 但是影響不大,不能算是開闢了一個新階段。

在佛經翻譯史上，玄奘可以說是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他不像隋僧彥琮那樣幻想廢譯,人人學梵。彥琮說:"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並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④ 他也深切了解翻譯中的困難與問題。他本人既通華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六四中。

② 同上書,卷五五,頁七五中。

③ 同上書卷,頁七六中。

④ 《續高僧傳·彥琮傳》。《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四三八下。

言，又嫻梵語，在印度留學十幾年，參加過印度宗教哲學的大辯論，對印度各教派，對佛教中的各宗派都有深刻的研究。他懷着一腔宗教的虔誠，總結了在他以前幾百年翻譯工作的經驗，創立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譯風。《續高僧傳·玄奘傳》說:“自前代以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亂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①

這種新的譯風還表現在另外一些方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說:“至(顯慶)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删略，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慄，方得免脱，覺已驚懼。向諸衆説，還依廣翻。”②

他可能做這樣的夢。但我認爲，如果真做這樣的夢的話，也只是他主觀願望的一種表現：他不贊同鳩摩羅什那種删略梵文原文的做法。他主張忠實地翻譯原文全文。

《續高僧傳》本傳又說:“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法勇，終於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奘矣。”③又說:“世有奘公，獨高聯類。往還震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悦，故唐朝後譯，不屑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④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四五五上。
② 同上書卷，頁二七五下——二七六上。
③ 同上書卷，頁四五八下。
④ 同上書卷，頁四五九下。

玄奘不但畢生親自參加翻譯實踐，而且根據窮年累月積累的經驗，創立有關翻譯的理論。"唐奘法師論五種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羅尼。二含多義故，如薄伽梵具六義。三此無故，如閻浮樹，中夏實無此木。四順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騰以來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輕淺。"①

近代學者對玄奘也有很高的評價，比如章太炎説："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録，自晉、宋漸彰，猶多皮傅。留支、真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義浄諸師，所述始嚴栗合其本書，蓋定文若斯之難也。"② 這種對玄奘的贊美，我認爲，他是當之無愧的。

要想具體細緻地描述玄奘新創的譯風，需要很多的篇幅，這里不是最適當的地方。簡而言之，我們可以説，他的譯風，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融會直意自創新風。在中國翻譯史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如果允許我們借用辯證法術語來表達的話，這種發展可以説是完全合乎辯證法的規律：這是否定之否定。如果允許我們再借用黑格爾的説法的話，這種發展可以説是符合他的三段式的：正題——反題——合題。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時，高級階段保留了低級階段的某一些肯定的特點，向前發展下去，達到更高的階段。

因爲翻譯工作必須有多人協作，這就需要有一個組織。最初的組織人少，也很簡單，而且鬆散，基本上只有兩個人：一個懂梵文的爲主譯，一個通漢文的爲筆受。佛經梵文原本最初没有寫本，全憑記憶，一直到法顯時代基本上還是這樣子。所以，有時先要有一個

① 《四部叢刊》，《翻譯名義集序》《周敦頤序》。

② 浙江圖書館《章氏叢書》《太炎文録·別録三》《初步梵文典序》。

人口誦，另外一個人或者第三個人先依其所誦寫成梵字或胡字，然後才加以翻譯。《出三藏記集》卷七，道安《合放光光贊略解序》說："《光贊》，護公執胡本，聶承遠筆受。"① 同卷《普曜經記》說："(法護)手執胡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沙門康殊帛、法炬。"② 同書卷九《長阿含經序》說："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③

後來參加人數漸多，分工漸細，逐漸形成了一個組織，叫做譯場。道安可能是最初譯場的創建者之一。《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說："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初衆經，於是獲正。"④ 這些外國沙門譯經，都是在譯場中進行的。

在翻譯組織方面，南北朝可以說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時期情況已經同後漢有所不同了。譯經不再依靠外國僧人。中國和尚到印度去求法的人多了起來。他們歸國以後，既通梵語，又善華言。譯起經來，自然可以避免前一階段的那種情況，既不傷文，也不傷質。法顯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高僧傳・法顯傳》講到他到印度學習的經過。他精通梵文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回國以後，仍然同外國和尚協作譯經。《法顯傳》說："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百餘萬言。"⑤ 這恐怕只說明，法顯感到集體翻譯比個人單幹要好，譯場這樣的組織是可取的；並不像以前那樣，中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四八上。
② 同上書卷，頁四八中——下。
③ 同上書卷，頁六三下。
④ 同上書，卷五〇，頁三五四上。
⑤ 同上書卷，頁三三八中。

國和尚一離開外國和尚就寸步難行了。

在翻譯組織方面，鳩摩羅什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他比法顯稍早一點。他的譯場規模非常龐大。《高僧傳·鳩摩羅什傳》說："興少(達)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① 僧叡《大品經序》說，譯《大品經》時，參加翻譯工作的有五百人。② 譯《法華經》時，"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③ 譯《思益經》時，"於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④ 譯《維摩詰經》時有義學沙門千二百人參加。⑤《續高僧傳》卷三《波頗傳》說："昔苻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⑥

這些記載，雖然可能稍有鋪張，但基本上是可靠的。羅什門下之盛，譯場規模之大，恐怕是空前的了。

譯場當然不限於上述的這一些。從《高僧傳》等書的記載中可以找到下列這一些譯場：東晉時有廬山慧遠的般若臺，陳代富春之陸元哲宅，陳隋間廣州之制旨寺。國立譯場有姚秦長安之逍遙園，北涼姑臧之閑豫宮，東晉建業之道場寺，劉宋建業之祇洹寺、荆州之辛寺，蕭梁建業之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元魏洛陽之永寧寺及汝南王宅，北齊鄴之天平寺，隋長安之大興善寺，洛陽之上林園，唐長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華宮、薦福寺等等。這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三二上——中。
② 同上書，卷五五，頁五三中。
③ 同上書卷，頁五七中。
④ 同上書卷，頁五八上。
⑤ 同上書卷，頁五八中。
⑥ 同上書，卷五〇，頁四四〇中。

都是最著名的譯場。[1]

我們上面已經談到，翻譯工作到了玄奘手中，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翻譯的組織，所謂譯場方面，儘管玄奘自己華梵兼通，但仍然繼承了過去的傳統，仍然建立了譯場。從參加人數上來看，可能比羅什的譯場爲少，但是分工的細緻却超過了它。《續高僧傳》卷四說："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賾等以爲綴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録文，沙門玄模以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偽。其年五月，創開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餘爲執筆，并删綴詞理。"[2]《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說：

> 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遣所司具狀，發使定州啟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爲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静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響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濬、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静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岩寺沙門道卓、豳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宫寺沙門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

① 見梁啓超:《翻譯文學與佛典》。

②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四五五上。

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暮。目(？)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①

玄奘於大唐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於長安弘福寺翻經院翻譯«瑜伽師地論»時有下列參加人員:

弘福寺沙門知仁筆受
弘福寺沙門靈雋筆受
大總持寺沙門道觀筆受
瑶臺寺沙門道卓筆受
清禪寺沙門明覺筆受
大總持寺沙門辨(辯)機證文
簡州福衆寺沙門靖邁證文
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證文
普光寺沙門道智證文
汴州真諦寺沙門玄忠證文
弘福寺沙門明濬正字
大總持寺沙門玄應正字
弘福寺沙門玄謨證梵語
弘福寺沙門文備(備字原缺)證義
蒲州棲岩寺沙門神泰證義
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證義
寶昌寺沙門法祥證義
羅漢寺沙門慧貴證義
寶澄寺沙門明琰證義
大總持寺沙門道洪證義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五三下——二五四上。

除了和尚以外，還有官僚參加：

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高陽縣開國男臣許敬宗監閱。

大唐内常侍輕車都尉菩薩戒弟子觀自在敬寫西域新翻經論。①

參加人員之多，分工之細緻，可以說是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這只是《瑜伽師地論》這一部佛經翻譯時譯場組織的情況。玄奘翻譯其他佛典時情況也差不多，這裏不再詳細論述了。

在唐太宗活着的時候，玄奘努力翻譯。太宗逝世以後，他的努力並未少綴。《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卽皇帝位於梓宫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弟。擬明旦所翻。"② 玄奘用力之勤可以想見。

玄奘利用那樣一個詳密的、能網羅天下人材的譯場組織，再加上自己驚人的努力與精力，從貞觀十九年二月元日至龍朔三年十月，十九年間，譯出了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一卷③，每年平均七十卷，而在最後四年間（顯慶五年至龍朔三年），每年平均乃至一百七十卷。從隋初（公元五八一年）至唐貞元五年（公元七八九年）共二百零八年，譯人五十四，譯經四百九十二部，二千七百十

① 《大正大藏經》，卷三〇，頁八八一下——八八二上。

② 上書同，卷五〇，頁二六〇上。

③ 這些數字，見《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

三卷。玄奘一個人就譯了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一卷。因此，無論從譯經的量來看，還是從質來看，玄奘都是空前絶後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說："今日法師，唐梵二方，言詞明達，傳譯便巧。如擎一物掌上示人，了然無殊。所以歲月未多，而功倍前哲。至如羅什稱善秦言，譯經十有餘年，唯得二百餘卷。以此挍量，難易見矣。"[①] 我想，我們都會同意這些話吧。玄奘以後，譯場的組織繼續存在而且發展。我在這裏簡單地舉幾個例子。

《宋高僧傳》卷三《菩提流志傳》談到菩提流志的譯場組織的分工情況時說："此譯場中，沙門思忠、天竺大首領伊舍羅等譯梵文。天竺沙門波若屈多、沙門達摩證梵義。沙門履方、宗一、慧覺筆受。沙門深亮、勝莊、塵外、無著、懷迪證義。沙門承禮、雲觀、神暕、道本次文。次有潤文官盧粲學士、徐堅，中書舍人蘇瑨，給事中崔璩，中書門下三品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中書令張說，侍中魏知古，儒釋二家，構成全美。"[②] 潤文這個角色，一般都由大官，大概都是儒家來担任。儒佛合作，這可以說是譯壇的佳話吧。同書《戒法傳》說："其本道節度使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法爲譯主。翻《十地經》，法躬讀梵文並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③] 同書《蓮華傳》中說："至(貞元)十二年六月，詔於崇福寺翻譯。罽賓沙門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宮寺廣濟譯語，西明寺圓照筆受，智柔、智通綴文，成都府正覺寺道恒、鑒虚潤文，千福寺大通證義。澄觀靈邃詳定。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寫進。"[④]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二〇中。
② 同上書卷，頁七二〇中。
③ 同上書卷，卷五〇，頁七二一中。
④ 同上書卷，頁七二一中——下。

玄奘以後的偉大的翻譯家應該首推義净。《宋高僧傳》卷一《義净傳》談到義净的譯場。他翻譯《金光明最勝王》等等二十部佛經時,"北印度沙門阿儞真那證梵文義,沙門波侖、復禮、慧表、智積等筆受證文。沙門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慈訓等證

神呪》等經。太常卿薛崇嗣監護。"[1] 監護的和潤文正字的都是官員，有的甚至是大官。連皇帝本人都親自御法筵筆受，可見李家王朝對翻譯是怎樣地重視。

從這樣的分工中，可以看到，義淨的譯場對以前的譯場組織有所繼承，又有所發展。義淨以後，唐朝譯經的和尚仍然有譯場的組織，《宋高僧傳》中有極詳細的敍述，這裏不再引用。

《宋高僧傳》卷三之末，贊寧把中國譯經的組織做了一個小結：

> 或曰："譯場經館，設官分職，可得聞乎？" 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卽賫葉書之三藏明練顯密二教者充之。次則筆受者，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問委知，然後下筆。西晉僞秦以來，立此員者，卽沙門道含、玄賾、姚嵩、聶承遠父子。至于帝王，卽姚興、梁武、天后、中宗，或躬執幹，又謂爲綴文也。次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傳度轉令生解，亦名傳語。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是也。次則證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證知，能詮不差所顯無謬矣。如居士伊舍羅證譯《毗柰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證梵義一員，乃明西義得失，貴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復立證禪義一員，沙門大通充之。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恒。令通內外學者充之。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倘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義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也。次則證義。蓋證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如譯《婆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義，唐復禮累場充任焉。次則梵唄，法筵肇啓，梵唄前興，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聞此位也。次則校勘，讎對已譯之文，隋前彥琮復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次則監護大使，後周平高公

[1]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七一〇下——七一一上。

侯壽爲總監檢校，唐則房梁公爲奘師監護。相次許觀、楊慎交、杜行顗等充之。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曇遷等十人，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其處則秦逍遥園、梁壽光殿瞻雲館、魏汝南王宅。又隋煬帝置翻經館，其中僧有學士之名。唐於廣福等寺，或宫園不定。又置正字、字學，玄應曾當是職。後或置或否。朝延[①]罷譯事，自唐憲元和五年至於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歲，此道寂然。[②]

贊寧這個總結是符合實際情况的。至於宋朝和宋朝以後的情况，是在我討論範圍以外的，我們就不再談了。

2 佛教教義的發展與宗派的形成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做爲一個外來的宗教，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努力掙扎立定脚根。要想立定脚跟，必須依附於一個在中國已經流行的、有了基礎的宗教學説。必要時，甚至不惜做出一些僞裝，以求得蒙混過關。在中國人方面，首先信仰這個外來的宗教的並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一些上層的統治階級的人物。他們對一個外來的、完全陌生的宗教也不能立刻了解，他們也總是拿自己固有的宗教觀念去比附。這在世界上其他宗教外傳時也是常常遇到的現象。

當佛教傳入中國時，正是讖緯之學盛行的時候。當時一些皇室貴族，包括個别皇帝在内，比如東漢光武帝和明帝，都相信讖緯之學。在一般人心目中，佛教也純爲一種祭祀，它的學説就是鬼神報應。他們認爲佛教也是一種道術，是九十六種道術之一，稱之爲佛道或釋道。佛道并提是當時固定的流行的提法。《後漢書·光

① 原文如此，似應作"廷"。

②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七二四中——七二五上。

武十王傳・楚王英傳》說:“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襄楷上書說(《後漢書》卷六十下):“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許多人,包括漢桓帝在内,並祭佛老二氏。佛教就在這樣的僞裝之下,在中國社會裏生了根。王充《論衡》對於當時的學術、信仰、風習等都痛加貶斥,然而無一語及佛教。可見當時佛教並不怎麽流行,在思想界裏並不佔什麽地位。

爲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譯經大師,如安世高、康僧會之流,都乞靈於咒法神通之力,以求得震動人主和人民的視聽。一直到晉代的佛圖澄(三一〇年至洛陽)還藉此爲弘教手段。不管這些和尚自己是否相信這一套神通咒法,反正他們不能不這樣做。《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中多次提到佛圖澄的神異,説得活龍活現,神乎其神。“(石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① 從這一個小例子中可見一斑。

從三國開始一直到魏晉,佛教又附屬於玄學。玄學是儒家封建倫理思想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它在當時是爲門閥士族地主階級服務的。佛教依附上玄學,不但有能力存在下去,而且還能得到發展。玄學講什麽《周易》、《老》、《莊》、講什麽道。有人就用這個道同佛教的般若波羅蜜多相比附,牽强附會當然難免。然而佛教教義却因而得到承認與發展。

從佛教本身的教義的輸入和發展來看,最初傳到中國來的是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和禪定。這同佛教在印度本土發展的歷史是相適應的。在印度是先有小乘,到了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代,才開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八三下。

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又到了公元後一世紀，中觀派的理論，所謂空宗（創始者爲龍樹）纔開始産生。佛教小乘有些部派多少還有一點唯物主義的因素。大乘佛教則完全繼承了奥義書的唯心主義。只不過是使這種唯心主義更細緻化、更系統化而已。最早的《四十二章經》是否是印度佛經的譯本，還是個問題。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到中國來譯經的安世高譯出了三十餘部經，主要是説一切有部的毗曇學和禪觀的理論。

同安世高同時來洛陽譯經的，以支婁迦讖爲最有名。他譯的經多半屬於大乘中觀派，所謂空宗的經典。比如《道行般若經》就屬於這一宗。同時稍晚一點支謙譯的《大明度經》就是同一部經。朱士行西行求法，求的也是大品般若，結果在大乘盛行的于闐得到梵文《放光般若經》。這就説明，在公元二世紀的時候，印度佛教大乘的中觀派理論已經傳入中國。但是，這種學説並没有立刻引起注意，當然更談不到廣泛流行。時隔一百五十多年，直到魏晉以後南北朝時期，才開始引起注意。原因在哪里呢？這同我們談到的佛教自附於玄學，是分不開的。當時的佛教理論家並没有完全忠實地按照印度空宗的理論去理解它，而是雜揉了魏晉玄學唯心主義的觀點，也講什麽"以無爲本"，與老莊相混淆。

晉代的高僧道安（公元三一二——三八五年），雖然曾説過："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實際上却並没能脱出"格義"的框框。他的弟子很多都讀儒書或老莊之書。《高僧傳》卷五《釋曇徽傳》説："釋曇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① 同上書卷五《釋道立傳》説："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五六中。

亦屬意焉。”[①] 同上書卷五《釋曇戒傳》說:“居貧務學,遊心墳典。”[②] 同上書卷六《慧遠傳》說:“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③] 又說:“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④] 同上書卷六《慧持傳》說:“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衝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⑤] 因爲利用儒書和老莊牽强附會來宣傳佛教更容易爲人們所接受,所以他就聽弟子“不廢俗書”。道安還勸苻堅迎鳩摩羅什,爲大乘開基,他又集諸梵僧譯阿毗曇,爲小乘結束。

在這個時期,由於中國還是統一的,所以佛教還沒有形成南北兩大派。到了南北朝時期,南北分裂,各自獨立,佛教也因之而形成兩大派:南方重理論,偏於思辨,不重禪法,所謂“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續高僧傳》卷十七《慧思傳》)[⑥] 就是指的這個現像。盛行的佛學是《般若》、《三論》、《成論》,基本上都是大乘空宗的學說。北方重修持、禪定,傾向於苦行,盛行禪法與浄土的信仰,偏重戒律,並雜以陰陽方術,漢代佛法的殘餘似乎流行於此,漢代儒家經學的傳統也似乎比較有力;在這裏學風比較樸實,繼承了北方宗教傳統的衣鉢。這是政治上南北對立在宗教上的反映。但是南北也有互相交流的一面,禪法與義學的界限並不是絶對的。隋唐之際,許多大師都主張“定慧雙開”,“禪義兼弘”,可見其中消息。總的來説,這實際上是魏晉玄學的延續,不脱三玄的規範,並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五六中。
② 同上。
③ 同上書卷,頁三五七下。
④ 同上書卷,頁三五八上。
⑤ 同上書卷,頁三六一中。
⑥ 同上書卷,頁五六三下——五六四上。

配合玄學,爲門閥士族的特權辯護。

同佛教在中國形成了南北兩大派差不多同時，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者派所謂有宗也開始形成。這比起大乘的形成來要晚很多。比起中觀派所謂空宗的形成來，也晚不少。傳説這一派的創始者是彌勒(Maitreya-nātha,約公元三五〇——四三〇年)。這個人的存在是值得懷疑的,有的學者説實有其人,有的學者則説純屬虛構。肯定是歷史人物的是無著(約公元三九五——四七〇年)和世親(約公元四〇〇——四八〇年)。① 儘管這二人的生卒年月也還不清楚,但生在四、五世紀是没有問題的。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無著和世親以後，這一派出了幾個著名的邏輯(因明)學者，比如陳那(六世紀)和法稱(七世紀)。講因明,必須講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就包含着一些辯證法的因素。釋迦牟尼首倡的十二因緣，屬於這一類。大乘初期的創始者是反對或歪曲因緣論的。比如龍樹,他不敢公然反對十二因緣，却歪曲説，十二因緣就正證明了一切事物皆非真實。有宗的這些因明學者都有勇氣承認 Pramāṇa(舊譯作“量”或“形量”,認識工具),承認 Pratyakṣa 和 Anumāna 的正確性。法稱公然説:“人類所有的成功的活動都必須以正確的知識爲前提。正確的知識有兩種: 一種是知覺,一種是推理。”② 他們的學説對印度直接經驗 Anumāna 哲學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因爲瑜伽派比中觀派的建立要晚二三百年，所以傳到中國來的時間也相應地晚了。在中國，傳譯介紹有宗法相唯識之學的，在南方有陳代(公元五五七——五八九)真諦,他譯有《攝大乘論》等經典,有

① 陳真諦譯《婆藪般豆法師傳》。玄奘《大唐西域記》多次提到。

② D.Chattopadhyaya,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Indian Philosophy. 恰托巴底亞耶《印度哲學中什麽是活的? 什麽是死的?》,新德里,1976 年,第 57 頁。

人就説，真諦建立了攝論宗。此外，真諦還譯了一些有關因明的論著。在北方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活動時期較真諦略早，所譯有《十地經論》等，有人又説他們創立了地論宗。仔細研究起來，在當時還只能有學派，不可能有宗派，稱之爲宗，是有點勉强的。

到此爲止，印度佛教的大小乘，大乘中的空宗、有宗，隨着印度佛教的發展，都介紹到中國來了。印度這些宗派之間的矛盾也與之俱來。有人説，在中國這種矛盾不激烈。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宗教與宗教之間的鬥争是很激烈的，但是一個宗教内部鬥争往往比對外矛盾還要激烈，這是中外宗教史上常見的現象。中國也不能例外。首先遇到的是小乘和大乘的鬥争。梁《高僧傳》卷四《朱士行傳》説："(士行)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卽不聽齎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卽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卽爲滅。"[1] 很顯然，這一段神話是站在大乘立場上説出來的。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記載了竺法度"執學小乘，云無十方佛，唯禮釋迦而已。大乘經典，不聽讀誦。"[2] 僧祐是站在大乘立場上的，故稱之爲"小乘迷學"。

大小乘有矛盾，大乘空、有也有矛盾。最著名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羅什與覺賢的矛盾。覺賢，梵名佛駄跋多羅，或佛駄跋

---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四六中。

② 同上書，卷五五，頁四一上。

陀，亦作佛大跋陀羅①、佛度跋陀羅。②他生於天竺，以禪律馳名。他遊學罽賓，受業於大禪師佛陀斯那。罽賓一向是小乘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的流行地。梁《高僧傳》卷二《佛陀跋陀羅傳》說："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③ 他在那裏受到薩婆多部的影響是很自然的。《出三藏記集》中之薩婆多部目録說："長安城内齊公寺薩婆多部佛大跋陀羅。"④ 可見他原隸說一切有部。秦沙門智嚴到了罽賓，請他同來中國。同羅什見了面。羅什宣揚的是大乘空宗，而覺賢服膺的是大乘有宗。羅什的禪法，也與覺賢不同。《出三藏記集》卷九《華嚴經記》說："請天竺禪師佛度跋陀羅手執梵文，譯胡爲晉。沙門釋法業親從筆受。"⑤《華嚴經》屬於大乘有宗。可見覺賢信仰之所在。覺賢是介紹世親有宗入中國的最早的和尚之一。《出三藏記集》卷二講到《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十部經的翻譯時說："晉安帝時，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至江東，及宋初於廬山及京都譯出。"⑥ 同卷講到《大般泥洹》等十一部經的翻譯時說："法顯以隆安三年遊西域，於中天竺師子國得胡本，歸京都，住道場寺。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共譯出。"⑦

覺賢既然與羅什有這樣的矛盾，必不能融洽共處。梁《高僧傳》本傳說："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悦，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⑧ 但是接着就說："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八九下。
②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三〇六——三〇七頁。
③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三四下。
④ 同上書，卷五五，頁八九下。
⑤ 同上書卷，頁六一上。
⑥ 同上書卷，頁一一下。
⑦ 同上書卷，頁一二上。
⑧ 同上書，卷五〇，頁三三五上。

意。而至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爾，何必能稱美談。'"[1] 參閱《出三藏記集》卷十四《佛大跋陀傳》[2] 這話說得很尷尬。兩人論空，意見相左。結果"遂致流言，大被謗讟，將有不測之禍。"可見問題之嚴重了。這不是兩人之間個人的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二人的信仰空、有的矛盾。由於信仰而致殺身者，中外歷史不乏先例。覺賢受迫害也就不足爲怪了。

儘管大、小有矛盾，空、有有矛盾。但只能說是學派之爭，還不能說是宗派之争。到了隋唐，南北統一了。一方面，佛教有了融合統一的可能性。此時不少人主張"定慧雙開"、"禪義兼弘"，就是這種趨勢的朕兆。但是，佛教在中國畢竟已經過了幼年期，可以説是已經成熟了。對於佛教教理方面的一些問題，看法越來越分歧，成見越來越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不少的宗派。到了此時，只有到了此時，我們才能談佛教的宗派。

宗派的濫觴好像是在北方，而盛於南方。最初萌芽的宗派幾乎都屬於空宗。只有流傳時間極短暫的攝論宗、地論宗屬於有宗。這是同印度佛教思想的發展相一致的。空宗傳入中國的時候，有宗還没有出現，當然更談不到傳入中國了。

談到宗派的形成，我上面已經談到，在南北朝時期大體上只能有學派，還不能有宗派，很多中外的佛學研究者說中國有十宗或八宗，而且從南北朝時期已開始。這是不大符合實際情況的。梁啓超《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説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攝論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識宗、慈恩宗）、華嚴宗、浄土宗、律宗、密宗、禪宗，有人還添上地論宗、攝論

---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三五上。

② 同上書，卷五五，頁一〇三下。

宗。在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規。律宗不能成爲宗,浄土宗没有自己的專有理論,也不能算宗;成實、俱舍都只能算是學派,不是宗派;三論宗後被天台、禪宗所吸收,不能獨立成宗。能够成爲宗派的只有天台宗、華嚴宗、法相宗和禪宗。天台源於北齊、南陳,創於隋,流行於江浙、湖北一帶,傾向於統一綜合,南方義學和北方禪定都去學習,企圖通過禪定來證悟般若。華嚴宗興起於陳隋之間,形成於武則天時,根據地在終南山和五臺山。法相宗創始者爲玄奘、窺基。禪宗源於北魏菩提達摩,盛於唐,先流行於庾嶺、廣東、湖南、江西,然後遍及全國,流行時間最長,實際上已成爲一個呵佛駡祖的宗派,已成爲佛教的對立面,簡直已經不是佛教了。

自南北朝以來,大量的佛經翻譯過來了,印度佛教主要的經典幾乎都有了漢譯本,有的經典漢譯本不止有一個,而是有許多個,中外僧徒翻來覆去地翻譯。佛教宗派一個個地形成,佛教本身也在統治者扶持之下,流行起來了。這時在佛教教義方面,矛盾和分歧突出出來了。大乘、小乘有矛盾,大乘中空宗、有宗又有矛盾。爲了調和和彌補理論上的分歧,加强内部的團結,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的體係。换句話説,各宗派都根據自己的觀點、理論,把佛教各宗的理論加以批判、整理和估價。判教源於何時,現在還説不清,最早的有慧觀法師,他曾區分頓、漸、不定三教。判教之説大概起源於北涼曇無讖,盛行於北方,與宗派的形成關係很大。

在這時候,各宗派討論批判的理論問題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關於佛性的問題。什麽叫佛性問題呢?就是人能不能够成佛的問題。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同西歐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討論一個針尖上能够站多少天使同樣地荒誕不經,滑稽可笑。然而,在佛教徒看來,這却是一個天大的問題。爲了麻痹善男信女,擴大自己

的地盤，鞏固自己手中的經濟，必須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必須給以回答。

在印度佛教史上，雖然提法不同，這個問題也是有過的。怎樣成佛？何時成佛？同在中國佛教史上一樣，有許多說法。一般說起來，小乘要求比較高，也就是說，他們賣天國入門券，討價高，出手比較慳嗇。他們主張，必須累世修行，積累功德，然後才能成佛。後漢安世高所譯的佛經大概都是這種主張。這樣做當然比較艱苦，令人望而却步。這表現了守舊派爲了維護人世間的不平等的封建等級制所進行的努力。又有人主張逐漸修行，到了一定階段，來一個飛躍，然後再修行，即可成佛。道安就是這樣主張。這比第一種說法容易一點，然而也還有不少的麻煩。這對於維護封建特權來說，是有好處的；然而對麻痹信徒來說，却有其不利的一方面。天國入門券如果太貴，有些人就望望然而去之了。到了鳩摩羅什的大弟子竺道生身上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慧皎《高僧傳》卷七《竺道生傳》說：

> "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立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浄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東晉義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譯出——引者）先至京師。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於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1]（參閱《出三藏記集》卷十七，內容幾乎完全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六六下——三六七上。

一樣）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四十卷本，卷二二《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中說:

"犯四重罪，謗方等經，作五逆罪，及一闡提悉有佛性。"①

這說法與竺道生的說法完全相同。這真是石破天驚，佛壇佳話。中印相距萬里，而想法竟如是之相似。可見買廉價的天國入門券也是有規律可循的。麻痹信衆，維護階級利益，竺漢相同，這也大概可以算是階級鬥争的規律吧。南朝階級鬥争激烈，貧富懸殊，於是先秦兩漢已經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又被提出來了: 人生有貴賤，人性是否也有貴賤呢? 《涅槃經》解答了這個問題，可以說正是時候，佛教從般若學轉到了涅槃學是佛教發展的一個關鍵階段。般若和涅槃都屬於空宗，但在佛性問題上，涅槃可以說是搶先了一步。

其實這種想法在個别小乘經中，在大乘的《法華經》、《維摩詰經》已有所流露。《法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說: "悉皆與授記，未來當成佛。"② 《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說: "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③ 《法華經》還講到龍女成佛的故事。到了《涅槃經》只是說得更具體、更切實而已。但是這種學說在南北朝時，庶族地主還没能在政治上佔重要地位，因而還没能得到廣泛的承認。到了唐代，唐王朝統治者有意打擊門閥士族，他們逐漸失勢，庶族地主階級靠科舉往上爬，反映在佛教教義方面，頓悟成佛就大大流行起來，禪宗把這個學說發揚光大。淵源於北齊、南陳，創於隋，盛於唐的天台宗的祖師爺之一的湛然（公元七一一——七八二年）提

① 《大正大藏經》，卷一二，頁四九三中。

② 同上書，卷九，頁三〇中。

③ 同上書卷，頁五〇下——五一上。

出了"無情有性"的學說，把成佛的可能與範圍更擴大了，意思是連沒有情的東西，像草木磚石都有佛性，都能成佛，進入極樂世界，人類能成佛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玄奘創立的法相宗怎樣呢？

前面談到的各個宗派都是屬大乘空宗的。創於唐初的法相宗是屬於有宗的。玄奘和窺基所想繼承的是印度無著和世親等有宗大師的衣鉢。這一派主張現實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衆多感覺經驗的集合體，都是"識"的變現。這有點像歐洲唯心主義經驗論者貝克萊（公元一六八四——一七五三年）的學說。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首先批判的也就是這一種學說。爲了開闢通向最高境界、真如世界（變相的天國）的道路，法相宗提出了"三性"、"三無性"的學說。這一派完完全全接受印度瑜伽行者派的關於八識的學說，說什麼第八識阿賴耶識中包含着有漏種子和無漏種子，有漏種子通過善行的熏習可以轉化爲無漏種子，只有斷盡了有漏種子才能成佛，而只有佛才能斷盡有漏種子。我們姑且不談這裏面無法解决的矛盾。只是這種成佛的途徑就非常艱辛而且毫無把握。同禪宗和其他宗派提出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闡提人皆有佛性"、"無情有性"等等學說比較起來，其難易的程度有如天壤，人們捨此而就彼，不是很自然的嗎？還有一點是法相宗同其他各宗不同的地方：法相宗是教條主義，幾乎是全盤接受印度有宗的那一套學說，它利用相對主義翻來覆去地論證現實世界虛妄不實，但却認爲"識"是存在的，它幾乎没有什麽創造與修正，没有或者很少配合當時階級鬥爭的形勢，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其他各宗都或多或少地中國化了，也就是說，密切配合階級鬥爭爲統治者服務。這些宗派，特别是禪宗，之所以能長久流行於中國，而

法相宗只流行了幾十年,創立人一死,宗派也就立刻消逝,其原因也就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宗派流行時間的長短是與它們中國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誰的天國入門券賣得便宜,誰就能贏得羣衆,就能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反之,就不能。這種情況,在印度佛教史上,同樣可以發現,其中是有規律可循的。在中國,同在印度一樣,還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就是:天國入門券,越賣越便宜。法相宗的入門券賣得貴了一點,所以買的人就少。它以後的華嚴宗和禪宗,就便宜得多。華嚴宗宣揚,進入佛國不必努力苦修,不必等到遥遠的將來,只要在眼前改變一下對現實世界的看法,立刻就可以成佛。禪宗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最有名的,也是最簡便便宜的。禪宗流行的時間特别長,地域特别廣,難道是偶然的嗎?

有人[①]主張玄奘企圖溝通中觀與瑜伽兩派,他在印度著《會宗論》就是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梁啓超説:"會通瑜伽般若兩宗,實奘師畢生大願。"[②]我看,這個説法恐怕不够確實、全面。玄奘實際上是在空宗(般若)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佛學體系的。[③]他並不把般若與瑜伽等量齊觀。至於説,玄奘思想中有辯證法因素,那倒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這個問題下面再談。[④]

在印度佛教史上,大乘有宗産生得最晚。它最有資格總結整個的佛教史。它也確實這樣做了。在有宗一部重要的經典、玄奘親自翻譯的《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中,它以三時判别佛教各宗

① 田光烈:《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中之辯證法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九頁。

② 梁啓超:《飲冰室全集》專集第一五册:《支那内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

③ 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二〇八頁。

④ 參閱本書第一〇二頁"五　《關於玄奘》"。

的高下: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 初於一時,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爲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甚奇甚爲希有,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 在昔第二時中,惟爲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爲希有,而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 於今第三時中,普爲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爲希有。於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①

意思就是說,第一時是小乘說有教,第二時是大乘空宗,這兩時都不行。只有第三時有宗,才是最高的真理,最正確,"第一甚奇,最爲希有。"

這種說法,我覺得很有意思,好像也符合印度佛教的發展實際情況。我在這裏再借用黑格爾的三段式的說法:正題(小乘的有)——反題(大乘的空)——合題(大乘的有)。如果借辯證法的術語,也就是否定之否定。佛教傳入中國後,其發展階段,幾乎完全與印度本土佛教的發展相適應。玄奘可以說是代表佛教教義的最高的發展。在他以後,雖然佛教還頗爲流行,但已有强弩之末的趨勢,在中國,在印度都是這樣。從這個觀點上來看玄奘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在佛教教義中的地位,是可以說是既得魚又得筌的。至

① 《大正大藏經》,卷一六,頁六九七上——中。

於法相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宗派，可參閱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法相宗哲學思想略論》，這裏就不再談了。

3 佛教與儒家和道教的關係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佛三家，一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家起源於孔子，這是清清楚楚的。佛教源於釋迦牟尼，這也是毫不含糊的。獨有道教，雖然自稱是老子、莊子的信徒，漢初黄、老之道也曾盛極一時，但是漢以後的道教實際上却是張道陵創建的。在這三家中，儒道兩家是土生土長的，佛教是從印度傳來的。佛道二者都算是正宗的宗教。儒家一般不被認爲是一個宗教。南北朝以來，籠統言之，稱之曰三家或者三教。陶弘景說："百法紛陵，無越三教之境。"(《茅山長沙館碑》)。他是把三家都稱爲"教"的。

我在這裏想談的是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一直到唐代玄奘時期三家的相互關係。

先談佛、道關係。

佛教在漢朝傳入中國以後，自附於鬼神方術，這就同道教發生了關係。當時許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並祭二氏。《後漢書》卷七二《光武十王列傳・楚王英傳》說："晚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資治通鑑》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襄楷上書說："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但是佛道二家也有矛盾。從理論基礎來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論。道教的理論底子就比較薄，最初實在拿不出什麼成套的東西來。它同外來的佛教碰頭以後，由於理論方面的矛盾(骨子裏是經濟方面的矛盾)兩者難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煉丹等方術以外，在理論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對手。交手打了

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道教徒於是就施展出以後常常使用的手法：一方面拚命反對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襲佛教的學說。《太平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此外，還施展出一種以後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你說浮屠好，他其實是中國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爲釋迦牟尼。《老子化胡經》就是這種手法的產品。這一部書傳說是西晉道士王浮所僞造，恐怕也是根據舊聞而加以創造的，是代表一種思潮的。連魚豢《魏略·西戎傳》也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圖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可見魏時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經傳播。今天我們有的那一部道藏裏面剽竊佛經的地方，比比皆是，我們在這裏不詳細論述了。

道教在理論上雖然不是佛教的對手；但它是土生土長的，用它來對抗外來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爲統治者所利用。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與興隆，道教也許傳播不開。漢族有一整套倫理教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這是統治的基礎。這當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並不違反它。而佛教却偏偏破壞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鬥爭中，這是對它很不利的一個方面。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規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這裏，原因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樣是由於宗教信仰和學說的不同。如果這樣說，那只是皮毛之論。關鍵是經濟利益。打擊別人，爭取信徒，也就是爭取布施，爭取廟產。佛道鬥爭也不能例外。

我們在這裏講的漢末的佛道鬥爭，只能算是濫觴。這個鬥爭還要一直繼續下去，甚至可以說是與中國古代歷史相始終。南北朝時，北方元魏道教天師寇謙之（公元三六五——四四八年）集道教

方術之大成，又兼修儒教。他通過崔浩慫慂元魏太武帝摧毁佛法，教帝立崇虚寺，供養道士。但是道士本身實無方術可言，以後的皇帝又重佛法。至孝明帝時，佛道争論於殿庭之上，道教幾敗。

周武帝最初也因循事佛，但又想勵精圖治，覺得佛道皆非其選，只有尊崇儒術，最後發展到滅佛的地步。所謂"三武滅佛"，魏太武帝是其一，周武帝也是其一。

在南朝，則有葛洪(公元二八四——三六四年)、陶弘景(公元四五六——五三六年）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葛洪著有《抱朴子》一書，提出了"玄"這一個概念作爲天地萬物的根源。他大力提倡服食丹藥、求神仙等方術。陶弘景著有《真誥》一書。他也是一個著名的煉丹家，又是一個政客，號曰"山中宰相"。葛、陶都大肆宣揚白日飛昇，得道成仙，長生不老。這種幻想恰恰投合了統治者的心意。在表面上與佛教的基本思想形同水火。佛教主張生爲空幻，要追求解脱，追求涅槃，想要跳出"輪迴"，主張"無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論争。梁僧祐《弘明集》和唐道宣《廣弘明集》所載諸文與道家抗辯者幾佔三分之一。可見二者矛盾之尖鋭。但是在骨子裏，二者差别並不大。它們同世界上一切宗教一樣，都是兜售天國的入門券，不過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它們就有了互相學習，互相影響的餘地，能够爲同一個封建統治者服務。李老君的誕生的奇跡，完全是從釋迦誕生的故事抄來的。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公元五一五——五七七年)的《誓願文》又抄襲了道家，反復提到神仙、芝草、内丹，想借外丹力修内丹，祈求長生。陶弘景的三傳弟子司馬承禎(公元六四七——七三五年，貞觀二十一年至開元二十三年)，吸收了北朝的精神，不重視煉丹、服食、法術變化的神仙方術，而偏重道教的理論研究，主張摒

見聞，去知識，修心，主靜。在這裏，他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上面這幾個簡單的例子，就充分能够説明佛、道兩家是如何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了。

但是佛道的矛盾並没有減少。到了唐初，這個矛盾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兩教鬥争中顯然佔了上風。在這時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謂"傅奕闢佛"。傅奕生於梁敬宗紹泰元年（公元五五五年），死於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他是隋與初唐的著名的無神論者、自然科學家。他作太史令，主管天文和曆算。也許因爲他作過《老子注》，佛教徒就稱他爲道士。唐彦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説："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黄巾，黨其所習，遂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① 其中可能有誣蔑的意思，是"人身攻擊"。對我們來説，這無關重要。《舊唐書》卷七九《傅奕傳》説，武德七年，奕上疏，請除去釋教，"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短短幾句話，却説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兩句講的是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後兩句講的是佛教破壞生産，逃避租賦。這二者都是封建統治者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説："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這是從理論上駁斥佛教的。唐道宣選集的《廣弘明集》中選了傅奕許多奏折。這些奏本説："搢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説妖胡浪語。"② 又説："不事二親，專行十惡。"③ 他又説："海内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内生邪見；剪剃髮膚，迴换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户；立謁王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一九八下。

② 同上書，卷五二，頁一六〇中。

③ 同上書卷，頁一六〇下。

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① 他又說：“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惡種。”② 這簡直是破口大駡，“人身攻擊”達到了極點。不過論點還是不出上面說的兩點：一是維持封建倫理道德，維護封建秩序；一是保護生産力，保護國家財賦。傅奕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説，是爲名教，汝宜習之。”③ 可見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場上向佛教猛烈開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勢。

現在再談一談儒道關係。

上面已經談到，儒道兩家都是在中國土生土長的。因此，卽使有時也難免有點矛盾，但是總起來看，二者的關係是比較融洽的。中國歷來傳説，孔子是老子的學生。不管這是否是事實，它至少反映出二者關係的密切。中國古代有幾個皇帝兼奉儒道。比如漢武帝是古代的明君。爲了鞏固封建統治，他尊崇儒術，罷黜百家；但晚年却求神仙，信方士，這就接近了道家。夏曾佑在所著«中國古代史»（第二五六頁）中評論秦始皇與漢武帝説：“綜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爲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此三者，就其表而觀之，則互相抵牾，理不可解。既尊儒，何以又慕神仙？既慕神仙，何以又嗜殺戮？此後人所以有狂悖之疑也。”不管怎樣，這些例子都説明儒道兩家是可以並存、可以共處的。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上，儒道兩家之間的關係，都不像它們同佛教的關係之緊張。長久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同一個道理。

最後再談一談儒佛關係。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二，頁一六一下——一六二上。

② 同上書卷，頁一六三中。

③ «舊唐書»卷七九。

佛教初傳入時,儒佛没有什麽矛盾。後漢牟融作《理惑論》,以通兩家之義。三國時代,康僧會本身是一個佛徒,却力主調和兩家之論。據《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康僧會回答孫皓說: "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①

兩晉南北朝時,儒者或兼採佛教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間根本没有這種學説。東晉時流行的玄學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現。這時佛、儒兩家思想互相結合,互相補充,更看不出什麽矛盾。孫綽本是儒家,曾撰《論語注記》。又與名僧支遁遊,作《喻道論》,闡明孔釋本是一家。他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内外名之耳。"此時儒門之士,多歸心佛法,而緇門佛徒,亦不廢儒學。所謂廬山十八高賢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净土。慧遠以高僧而深研儒學。這是最典型的例子。蕭梁時,兩教並重。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實。北齊顔之推,儒釋並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釋、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勢。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許多義學高僧都出身於儒家士族,這些家族成員一旦失勢,又往往寄情於佛學。其中消息,耐人尋味。這些人在轉入釋教以前,已有儒學和玄學的修養。儒、佛二者關係之密切也概可想見了。玄奘本人就出身於儒家,這個問題以後再談。②

在這時候,佛教主要攻擊的對像是道教,對於儒家則很少敢於非議。因爲儒家是欽定的,非議儒家就等於非議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機會,佛家總對儒家射上幾支冷箭的。比如華嚴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五教之外,還有最低的教:道、儒。③在這裏佛家把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二五下。

② 詳見本書第一〇二頁"五 《關於玄奘》"。

③ 參閱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天台宗哲學思想略論》第六七頁。

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有點諷刺意味的是，儘管華嚴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級。但是，宋朝的理學家程、朱之流則拼命抄襲佛家學説，特别是華嚴宗的學説。程、朱宣揚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實際上就是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思想的翻版。

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態度比較一致，理論比較膚淺。最著名的闢佛者是韓愈，他就是膚淺的典型。從他的名著《原道》來看，他大概並不大通佛理。他只是從保護民族文化，堅持中國的學術傳統，就是所謂道統，維護儒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修養經來反對佛教。佛家只講個人修行，不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使儒者韓愈很不滿。一個人一出家就不再從事生產。統治階級的剥削和經濟利益就會受到損害。這一點更使韓愈不滿。他因此就闢佛。他是以唯心主義來反對唯心主義的。他的闢佛實與哲學體係無關。柳宗元和劉禹錫情況差不多。他們基本上都是唯物主義者，但是都尊崇佛教。柳宗元説：“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序》）可見其愛佛之深。劉禹錫也把儒、佛並提，毫無闢佛之意。他又認爲儒家“罕言性命”，適合於治世；佛家講心性，大悲救諸苦，是有神論，適合於亂世。總之，他們倆以唯物主義者而崇信佛教教義，可見也與理論體係無關。看來，他們不過是想在彼岸世界（涅槃）尋求精神安慰而已。

唐代的儒佛關係，當然不限於上面講的這些情況，也不限於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幾個人。在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在整個的中國思想史上，儒、佛的關係都佔有一定的地位，其間的關係，也是很錯綜複雜的。因爲與我們現在講的關係不大，我們也就不再細談了。①

① 關於唐代以前的情況，可參閱高觀如：《唐代以前儒佛兩家之關係》，見《微妙聲》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4 唐初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包括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中外的統治者幾乎都想利用宗教，爲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而宗教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都介入政治。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就是爲此而發的。但是,各國各時代的統治者利用宗教,又有其不同的策略與措施。

唐朝最高統治者李家出身北周貴族，利用隋末天下大亂的時機,在太原起兵,終於打敗羣雄,篡奪了農民革命的勝利果實,登上了皇帝寶座。唐初的統治者(主要是太宗),總結經驗,覺得必須對老百姓(主要是農民),在政治、經濟方面讓點步，才能保持並鞏固自己的統治。唐太宗對大臣們說:“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 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安乂，此乃朕之甲兵也。”①

在政治經濟方面讓點步,但在思想領域內則必須加强控制,才能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在這裏，首先碰到的是宗教問題。唐承北朝之制,專設管理宗教的機構。另一方面,從隋代起，一直到唐高宗、武則天,在擁立問題上，宗教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人主看宗教對自己有用的程度而決定取捨和抑揚。所謂有用，包括六個方面:一,哪個宗教擁立了自己? 二，哪一個宗教對眼前或將來的統治有用? 三，哪一個宗教能爲自己的門楣增光? 對調整品級結構,抑制名門大族,擡高庶族地位，確定族望與官品相結合的等級結構有用? 四,哪一個宗教有利於擴大版圖? 五,哪一個宗教有利於長生不老? 六，如果是一個女皇，哪一個宗教能擡高婦女的地

①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

位？最後這一個看來是個小問題，但可也是統治者關心的問題。根據這一些考慮，可能還有其他考慮，隋唐統治者就對儒、道、佛三家有壓有提，有抑有揚，隨時變化，隨地變化，隨人變化，呈現出錯綜複雜的景像。

儒家一方面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論，另一方面又講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常道德，最利於穩定社會秩序，使大家各安其分，不敢妄生非分想，因而也就最利於封建統治。所以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在唐初，周公的地位還在孔子之上。但是不久周公就下了台，孔子一人獨佔儒席，而且官封到大成至聖文宣王這個嚇人的高度。

道家，傳說是老子李耳所創。唐代統治者姓李，爲了給自己門楣塗上色彩，就想在古代名人中找一個祖宗，找來找去，找到李耳，便自稱爲李耳之後。

至於佛教，它講的那一套道理是舶來品，首先處在不利的地位。它又講什麽出家人不拜君父，直接違反中國上千年的封建道德。這個問題在印度，特别是在中國，一直争論不休，對佛教的發展不利。但是，我們上面已經談到，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適應中國的國情，從小乘到大乘，一直發展到禪宗，佛國入門券越賣越便宜，麻醉性越來越大，它反復宣揚當前的痛苦算不了什麽，佛國就在眼前，這對封建統治者是有利的。佛教還講什麽涅槃佛性，成佛作祖，樂園浄土，這對一些統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所以佛教有時候也能得到統治者的歡心。道教的長生不老起到同樣的作用。此外，唐代有不少人主張治世用儒教，亂世用佛教。《全唐文》卷七八八，十三上李節：《餞潭州疏言禪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說："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鬥，知者將静而

思謀，則阡陌之人，皆紛紛而羣起矣。”

此外，和尚、道士，儒生更不必説，很多人熱心干預政治，在擁立問題上進行賭博。佛徒和道士助隋反周，女尼智仙有了大功。所以在隋代，佛教地位最高，道教也保有地位，儒家地位最低。到了隋末唐初，佛徒景暉和道士王遠知都密助李淵。這當然會影響李淵對他們的態度。後來法琳擁建成，道士王遠知擁太宗，法琳幾乎被太宗殺掉，厚着臉皮説謊，説什麼太宗是現世菩薩，才勉强蒙混過去。太宗晚年，道士擁立高宗。再晚一點，和尚擁立武則天。以後的事我們在這裏不談了。總之，初唐幾個皇帝都曾爲繼承寶座而奮鬥過。佛、道兩家都曾從中插手，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了統治者對他們的態度。

專就唐朝的統治者而言，名義上雖然是北周貴族，但並不被看做是名門士族。從三國魏文帝起立九品中正之法，形成了把持政權的世族制度。此制直至隋唐，沿行不輟。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爲主體的新士族集團，打擊傳統的門閥士族，以便於長期統治。他命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把全國世家士族定爲自上上至下下共九等。貞觀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書成，列崔幹爲上上。太宗大怒，斥責了高士廉等人，硬是命令他們重修，纔改定以皇族爲上上，外戚爲上中，崔幹列爲上下，這件事情才算了結。

此外，李唐統治者的血統也不是没有問題的。李唐統治者從父系來講，實際上是李初古拔的後裔，[①] 並不是漢族。從母系來講，什麼獨孤氏，什麼竇氏，什麼長孫氏，都不是漢族。所以李唐的血統，在當時看來並不高貴。這一點他們自己心裏應當是非常清

①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三聯書店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六——四九頁。

楚的。

另外還有對外關係方面的考慮。最初只不過是保持邊疆的穩定,後來又有了擴大版圖的企圖。中國自古代起,北方就不斷有漢族以外的民族的侵擾。在漢代是匈奴,此後鮮卑曾興盛過一陣。到了唐初,就換成了突厥。唐高祖起兵太原,準備爭奪天下,先向東突厥始畢可汗稱臣,以絕後顧之憂。始畢可汗死,弟處羅可汗、頡利可汗相繼爲主。連年入侵,深入唐境,擄掠燒殺,連長安也遭到嚴重威脅。唐王朝被迫講和,甚至想遷都避突厥之鋒。由於太宗反對,才没有實現。以後,太宗又多次與東突厥打交道。公元六二九年,太宗乘東突厥内部不和之機,命李靖等出兵,大破東突厥,俘頡利可汗。從此唐朝聲威播及西域。公元六三〇年,四方君長奉太宗爲天可汗。東突厥雖然平静下去,但西域並不平静。除了東突厥以外,還有西突厥和一些别的民族,比如鐵勒諸部都對唐朝的統治有所威脅。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不能不加以注意。

上面談到宗教干預政治在擁立問題上起了作用,談到士族等級的問題,談到李唐的民族問題,談到唐朝西域邊疆之患。這些問題表面上都與宗教信仰無關,實際上却有某種聯繫。這與我們上面談到的初唐統治者考慮的六個方面是一致的。他們對儒、道、佛三家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這些考慮的影響。我們下面談這個問題時,就與這些考慮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下面談一談自高祖一直到武則天四朝對待三教的態度。

李淵登極以後,對三教都想利用,實則是想以儒家思想來約束佛、道。《唐世説》説:"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進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令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

時致祭。[1]

武德三年(公元六二〇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謂(爲)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後,子孫享國千歲”。’[2] 高祖異之,乃立廟於其地。”

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 益在何情之外?”[3]

武德五年(公元六二二年)法琳著《破邪論》駁傅奕,虞世南爲之序。

武德六年(公元六二三年)太子建成等奏上法琳《破邪論》,高祖異焉。

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年)二月,興學敕:“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開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訓。而三教雖異,善歸一揆。豈有沙門事佛,靈宇相望;朝賢宗儒,辟雍頓廢?”[4]“七月十四日,太史令傅奕上書請去釋教。”[5]

高祖幸國學,令三教講經。[6]

武德八年(公元六二五年)高祖幸國學,下詔:老先,次孔,末後釋宗。

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造論毀佛。[7]“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8] 高祖下詔詢皇太子建成沙

① 《唐會要》卷三五。詔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列傳・總論》。
② 《唐會要》卷五〇。
③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大正大藏經》卷五二,頁三八〇上。
④ 《唐大詔令集》卷一〇五。
⑤ 《唐會要》卷四七。
⑥ 參閱第二一六頁引《唐世説》。
⑦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⑧ 《資治通鑑》卷一九一。

汰佛教意，建成上疏爲佛教聲辯。① 五月（此據《舊唐書》，《新唐書》作"四月"），下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表面上佛、道兩打擊，實則暗助道教。六月，高祖退位，不果行。

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於殿內講論經義，商略政事。② 詔道士孫思邈入見。將授以爵位，固辭。③ 召沙門玄琬爲皇太子諸王授"菩薩戒"。④

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取消周公先聖名義，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⑤ 太宗說："梁武帝君臣唯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⑥ 太宗謂侍臣曰："神仙本是虛妄，空有其名。"⑦

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春，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⑧

貞觀七年（公元六三三年）春，二月，太子中舍人辛諝與慧淨、法琳辯論儒佛優劣。⑨ 命僧、道停致敬父母。⑩

貞觀八年（公元六三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遶官同入，令我禮拜。觀

①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上。
②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
③ 《舊唐書》卷一九一《孫思邈傳》。
④ 《續高僧傳》卷二二《玄琬傳》。
⑤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列傳總論》。
⑥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
⑦ 《貞觀政要》卷六。
⑧ 《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貞觀政要》卷七。
⑨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〇二下。
⑩ 《佛祖通紀》卷三九。

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①

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正月十五日,下詔: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②"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③七月二十四日,修宣尼廟於兖州。④

貞觀十二年(公元六三八年)帝命高士廉撰《氏族志》。士廉仍以山東崔姓爲第一,太宗斥之。⑤皇太子集諸官臣及三教學者於弘文殿,開明佛法。⑥

貞觀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判法琳罪。⑦

貞觀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三月,"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⑧

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帝謂僧曰:"比以老君是朕先祖,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⑨

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手詔數蕭瑀罪:"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

---

① 《唐會要》卷四七。《舊唐書》卷五一,太宗皇后長孫氏説:"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從側面也可以了解太宗對佛道的態度。

② 《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唐會要》卷四九。

③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〇三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説:"往貞觀十一年中有敕曰:'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大概也指的是這一件事。見《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七〇上。

④ 《舊唐書》《太宗本紀》。

⑤ 《唐會要》卷三六。

⑥ 《續高僧傳》卷三《慧淨傳》作"十三年"。見《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四四四上。

⑦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中、下。

⑧ 《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志》四。

⑨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珠林·傳記篇》。《廣弘明集》卷二八。

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①]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令法師玄奘翻《老子》爲梵文。[②] 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尼父廟堂，並爲先師。[③]

高宗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二月，詔：“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④] “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爲先聖，顔回爲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爲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先師，顔回、左丘明並爲從祀。”[⑤]

顯慶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四月，下敕追僧道各七人，入内論議。[⑥]

乾封元年（公元六六六年）“正月三十日，追贈孔子爲太師。”[⑦] 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⑧]

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⑨]

武則天天授元年（公元六九〇年）“封孔子爲隆道公。”[⑩]

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四月二日，敕釋教宜在道教之上，

---

① 《舊唐書》卷六三《蕭瑀傳》。

② 《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大正大藏經》，卷五二，頁三八六中。

③ 《唐會要》卷三五。

④ 《唐會要》卷四七。

⑤ 《唐會要》卷三五。

⑥ 《舊唐書》卷一八九上，《儒學》上，《賈公彦傳》，李玄植附：“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説經義。”

⑦ 《唐會要》卷三五。

⑧ 《唐大詔令集》卷七八，作“二月二十二日”。

⑨ 《唐會要》卷四九。

⑩ 《唐會要》卷三五。

僧、尼處道士之前。”①

聖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正月,條流佛道二教制。②

開元二十七年(公元七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封孔子爲文宣王。③

上面這一段按年代順序列成的圖表似的敍述,④很有用處。儒、道、佛三家盛衰升降之迹,昭然可見。從這里面我認爲,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下列的情況:

一、唐代前期很多皇帝對三教的態度是不同的,但都曾召集三教的代表到御前去講論,終唐之世都是這樣。這是爲什麽呢?劉賓客«嘉話録»説:

“德宗降誕日,内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虚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郗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虚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陛下是南贍部州之聖人’。”

這清楚地説明,不管他們感情上對三教怎樣,他們對三教都想利用。在某一個側面,三教對他們的統治都有用處。

二、從武德初年到武后光宅元年(公元六一八——六八四年),六十多年中,儒家和道家比較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原因我們已經談到過。到了武則天,來了一個大轉折。佛教在三教中上升爲首位。天授元年(公元六九〇年),僧法明等十人僞造«大雲經»四卷,説武則天是彌勒佛轉世,當代唐作天子。武則天以一個異姓

---

① «唐會要»卷四九。

② «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

③ «唐會要»卷三五。

④ 我這個圖表所收僅限於重要事件,並不要求全面,其餘可參閲范文瀾:«唐代佛教»附張遵騮:«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女子而想奪取唐室寶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必須利用一切手段來製造輿論，佛教是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她也把《華嚴經》當做《大雲經》一類符命祥瑞來表彰。她所作的《<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中說："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大雲》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後及。加以積善餘慶，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① 華嚴宗也因之大興。華嚴宗重神異靈驗，講什麽"圓融無礙"，也就是消除一切矛盾，這對於她的統治都是有利的。禪宗南宗的代興，與庶族地主力量的上升也有關聯。武則天大力提倡以文學選拔寒士，推翻舊貴族地主集團的勢力。所有的這一些措施，與提倡佛教一致，都是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

三、不管三教的地位如何變遷不定，在武則天以前，儒家一般都佔首要地位。儒家那一套倫理思想自董仲舒以來，完全是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且服務得很好。所以才受到最高統治者的特別垂青。

四、儒佛匯流的現象，在唐以前就有所表現。隋代天台宗的大師智顗（公元五三一——五九七年）就曾宣傳五戒對五常。華嚴宗五祖宗密（公元七八〇——八四一年）也說什麽："佛且類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宗密：《原人論》）。他還宣傳孝道是"儒釋皆宗之"（宗密：《盂蘭盆經疏序》）。這些都表明佛教大師進一步修改自己的教義，以適應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後來的唯物主義者柳宗元和劉禹錫也宣傳這一套。柳宗元：《大明和尚碑》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劉禹錫：《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說："（儒佛）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

① 《大正大藏經》，卷一〇，頁一上。

以大悲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

五、唐太宗最初對佛教並没有多大興趣。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手詔斥蕭瑀説:“至於佛教，非意所遵。”他不但不信佛，連神仙也不信。《貞觀政要》記載的貞觀二年太宗説的“神仙本是虚妄”那句話，可以爲證。他之所以對玄奘友好，是欣賞玄奘的才能，曾兩次請法師歸俗，並不是欣賞佛教。但是，到了晚年，太宗對佛教的態度大有改變。晚年氣力漸衰，往往容易想到身後事。太宗不但對佛寬容，連方士藥石都相信起來。最終還是服食長生之藥斷送了性命。《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又見《太平御覽》卷一〇四)説:

(元和五年)“八月乙巳朔。己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説，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神仙之説，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男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

可見唐太宗是因爲妄想長生不老，服了胡僧的藥，被毒死的。

六、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很多是取決於經濟利益。唐代幾個皇帝的信佛和毁佛，都或多或少與經濟利益有關。爲了在政治上得到好處，就信任佛教，讓老百姓出家爲僧、尼。一旦僧、尼人數太多，光吃飯不勞動，於是就找一個借口滅佛。這種例子許多朝代都有，唐代更顯得特别突出。

5 唐代的寺院經濟

東晉初期，寺院還没有獨立的經濟。《高僧傳》卷五《道安傳》説:

"高平郄超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慇懃。安答書云：'捐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爲煩。'"①

可見當時僧徒生活是靠大官捐助的。《道安傳》又說：

（道安）"謂徒衆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②

可見其中的消息。《道安傳》又說：

（安）"神智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之所重，驅役田舍。"③

這時可能寺院已經有了一些田地，而在和尚中間地位已經有了分化，這是社會上階級分化在僧伽中的反映。這情況在別人的傳記裏也有所反映。《高僧傳》卷三《法顯傳》說：

"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饑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④

《高僧傳》卷三《曇摩密多傳》說：

"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㮈千株，開園百畝。"⑤

南北朝時期，隨着佛教的發展，寺院開始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在南朝宋代和齊代，寺院開始佔有土地，並採取一般地主的剝削方式。以後，寺院經濟的力量一天天强大起來，除了收租以外，還放高利貸，在南朝名義上叫做"長生庫"，即質庫。還招納佃客，並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權。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七（此據《大正大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三五二下。
② 同上書卷，頁三五二上。
③ 同上書卷，頁三五一下。
④ 同上書卷，頁三三七中。
⑤ 同上書卷，頁三四二下。

藏經》,有的本子作"二十一")《智顗傳》說:

"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户民用供薪水。'"①

這說明陳朝皇帝指定一個縣的租稅的一部分供寺院僧衆支配。《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慧光傳》說:

"又爾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②

這說明,齊代僧尼都有了錢財,否則怎麼會有人向僧尼徵稅呢?《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曇瑗傳》說:

"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③

這說明,陳宣帝讓官員供給僧衆衣食。所有這些例證都說明,劉宋以後,佛教之所以能够大發展,是與寺院經濟有密切的關聯的。

在北魏,由於皇帝的保護,佛教得到很大的發展。《魏書·釋老志》說:

(肅宗時)"京城内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又說:

"正光以後,天下多虞,工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當時僧尼入道實際上是爲了逃避國家的賦役。寺院佔有廣大田地,這種現象,在南朝是没有的。

---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五六五上——中。
② 同上書卷,頁六〇七下。
③ 同上書卷,頁六〇九上。

到了隋唐時期，寺院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階段。有人[①]認爲，唐太宗正處在普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佃户制形成和走向成熟的階段。在這之前，從戰國到南北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前期，大族豪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部曲佃客制居優勢地位。唐太宗時期是一個過渡時期。隋唐實行的均田制是一個過渡階段。如果這個看法能成立的話，那麽寺院經濟的成長就是與普通地主階級的成長同時興起，共同發展的。

均田法的内容大概是這樣子的：男丁十八歲以上給田一頃。其中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老男、殘廢人、寡妻、寡妾遞減。户主加二十畝。受田人身死，世業田可以繼承，口分歸官，另行分配。[②]總的精神是鼓勵了農民開墾土地的積極性。但是地主階級憑藉武力，奪取開墾的土地。田地開闢愈多，地主掠奪也愈烈。正如杜佑《通典》所説的："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均田法實際上已經失効了。

皇親官僚都受永業田，僧寺道觀也不被排除在均田法之外。道士、僧人每人給田三十畝，女冠、女尼二十畝。寺院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超過十頃；五十人以上，不得超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超過五頃。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到了武則天時，天下公私田宅，多爲僧寺所有。已經成爲民生大害了。[③]

寺院既然有了田産，那自然就會出現兩種現象。第一，寺院内部産生了兩極分化，一少部分和尚，所謂方丈之類霸佔了廟産，襲

---

① 汪籛：《唐太宗》，《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七一頁。

②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册。參閲韓國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

③ 參閲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册，第二一三頁。

斷了寺院經濟，享用奢華，交通官府，甚至飛揚跋扈，無惡不作，實際上成了僧侶地主。絕大部分和尚受到壓迫，他們在廟裏幹些雜活，實際上處在同世俗社會佃户一類的地位上。第二，同世俗地主一樣，僧侶地主也從事兼併田地。其結果正如《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所說：

"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資治通鑒》卷二二四，《唐紀》四十，代宗大歷二年（公元七六七年）説：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僧侶地主一旦形成，他們就展開了兩個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僧伽内部的矛盾鬥爭。這種一般僧侶與特權僧侶的矛盾，是唐中期以後，中小地主階級勢力漸大、抨擊貴族地主階級矛盾的反映。中國佛教史上許多爲人津津樂道的"傳法"的故事，比如慧能與神秀的鬥争的故事，實際上同世俗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繼承權一樣，是大少爺二少爺之間的鈎心鬥角。各個宗派都規定了一套衣鉢傳授制度，這同封建宗法制度没有什麽不同。實際上是大地主的和尚把學説與田産一併傳給弟子。另一方面是僧侶地主階級與世俗地主階級的矛盾鬥争。他們争奪土地，争奪勞動力。韓愈的排佛的意見是有代表性的。他在《原道》中說：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他在《送靈師》這一篇詩中又説:

>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①

可見韓愈的闢佛,完全是由於經濟考慮。

佛徒那免税、免役的特權,不但直接加重農民負擔,也不能不加重一般地主階級的負擔。這就更加劇了地主階級與僧侶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

佛教之屢被排擠,十有八九是出於這種原因,而不是出於宗教原因。佛、道都受到世俗地主階級的排擠,因而,儘管他們有時候也有矛盾和鬥爭,但是矛盾不十分尖鋭。尖鋭的是他們與世俗地主之間的矛盾鬥爭。

與僧侶有聯繫的不僅僅是寺院經濟這樣一個經濟基礎問題,而且與上層建築問題也有關聯。當時寺院無形中成了文化知識、宗教教育的中心。僧侶對佛教教義既有煩瑣的分析,又有普及的宣傳。除了用佛教教義麻醉老百姓這一面以外,還有傳播文化知識的一面。由漢至唐的佛教徒,特别是從印度來的高僧,有的不但精通佛法,而且還具備多種技能,比如天文學、曆算、醫藥。現在中譯《大藏經》中還保存了一些科學著作。有的來華僧人本身就是天文學家、數學家、醫學家等等。後來歐洲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初期,也有類似的情況。這可能是由於有了這樣一些科技知識有利於傳教的緣故。

玄奘住過的寺院經濟情況怎樣呢?有没有獨立的寺院經濟呢?在這方面,材料不多。現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的有關資料鈎稽如下:

---

①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

"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①"

"敕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②

（道恭、慧宣想要袈裟）"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匹。"③

（太宗死後）"羣公歡喜辭去，癸卯各捨净財，共修書遣使參法師。"④

"爲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帛三段。"⑤

"皇后施法師衲袈裟一并雜物等數十件。"⑥

"其法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⑦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絶。嚫施綿、帛、綾、綿，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⑧

再補充上一條《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的資料：

"又賜山納，妙勝前者，并時服玩百有餘件。"⑨

看來玄奘和同他共事的和尚們喫飯穿衣都由國家供給。玄奘聲望日隆，幾乎天天陪伴君王，他住過的寺院情況可能與一般寺院不同。但是和尚既然不參加勞動，又不象緬甸、泰國那樣，天天沿門托鉢乞食，除了國家供給以外，還有什麽辦法呢？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五三下。
② 同上書卷，頁二五八中。
③ 同上書卷，頁二五八下。
④ 同上書卷，頁二六〇中。
⑤ 同上書卷，頁二六六上。
⑥ 同上書卷，頁二七〇下。
⑦ 同上書卷，頁二七三上。
⑧ 同上書卷，頁二七五下。
⑨ 同上書卷，頁四五七下。

三　六、七世紀的印度

現在再談印度方面的情況。這裏包括三個方面：1，社會發展的階段；2，佛教的發展與衍變；3，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

1　社會發展的階段

一般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特別是蘇聯的學者，大都認爲，印度封建社會到了公元後六、七世紀才開始形成。① 我認爲，這個看法是有問題的。許多歷史事實證明，隨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現，農奴和地主的矛盾形成了，在生產中農業所佔的比重逐漸超過了牧畜業，生產力因而大大地提高，從公元前五、六世紀起，印度就開始向封建社會過渡。到了六世紀末七世紀初，也就是中國隋末唐初的時代，印度正處在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階段。政治上比較統一，經濟上很繁榮，對外關係加强了，在土地方面，出現了大規模開墾的情況，只是到了後期，政治上才又開始分崩離析，經濟、貿易又開始

① 關於印度封建社會形成的問題，是當前印度史學界討論的中心題目之一。意見是五花八門的。有的學者幹脆否認印度曾有過封建社會。有的學者承認印度有過封建社會，但在起源的時間上看法有分歧。之所以發生這樣的情況，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封建主義的理解不同。可參閱高善必：《印度史研究導論》(D.D. Kosambi: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孟買，1956年。慕奇亞：《印度歷史上有過封建主義嗎？》(Harbans Mukhia: Was there Feudalism in Indian History) 1979年第四十屆印度史學大會，中世紀史組主席致詞。洽：《早期印度封建主義：一個編史學的批判》(D. N. Jha: Early Indian Feudalism: 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同上，古代印度組主席致詞。巴拉拉瑪穆爾提：《佛教哲學》(Y. Balaramamoorty, Buddhist Philosophy)，夏爾瑪：《佛陀教義的幾個方面》(Ram Bilas Sharma: Som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of Buddha)。最後二文都見於《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佛教》(Buddhism The Marxist Approach)。

衰退。印度封建社會的高度發展，既不能用歐洲社會發展的情況來衡量，也不能用中國的情況來衡量。在普遍規律的指導下，印度社會自有其發展的特點。

從印度歷史總的發展趨勢來看，印度當時正處在由合到分的過渡階段。世界各國的歷史都表明了一個共同的現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印度歷史上，外族的入侵往往引起分合的變化。公元前四世紀，希臘馬其頓亞歷山大大王入侵印度以後，結果結束了長期分的局面，産生了比較統一的孔雀王朝（合）。公元後五、六世紀白匈奴族入侵北印，又在印度社會裏促成了一個轉折點，繼阿育王之後，從公元三二〇年起比較大規模地統一了北印度的笈多王朝，被稱做印度歷史上的“黄金時代”。法顯到印度去的時候，正是旃荼羅笈多二世（超日王）在位的時候。他提倡文學藝術。印度古代最偉大的詩人迦梨陀娑可能就生活在他的朝廷上。對於白匈奴（嚈噠）的入侵，笈多也成功地抵擋了一陣子。但是笈多王朝漸漸又衰落下來，到了六世紀中葉終於崩潰。印度社會又開始分了。英國史學家史密斯稱之爲社會方面的一次革命。統一的大帝國從内部瓦解了，北印度各地又紛紛獨立，出現了不少小國，互相攻伐，連年征戰，造成了整個印度分崩離析、動蕩不安的局面。

後期笈多

在笈多王朝根據地的那些省份里出現了一系列的統治者。除了一個以外，他們的名字都以“笈多”這個字收尾。史學家因此稱之爲後期笈多王朝。但是他們是否真正是笈多王族的後裔，現在還説不清楚。他們是否從一開始就統治摩揭陀，現在也還説不清楚。反正他們後來統治了摩揭陀。有人甚至説，他們的統治一直

擴大到摩臘婆(Mālwā)地區，直到戒日王時期才結束。這個世系出了幾個很有力量的大王，打過許多勝仗。在五、六世紀的混戰中，後期笈多王朝有時參加到這一邊，有時又參加到那一邊，在混戰中苟延殘喘。公元五〇〇——五七〇年之間，最後的大王幼日王曾成功地抵禦了白匈奴的入侵，打敗了摩醯羅矩羅(Mahirakula，玄奘譯爲"大族"，是 Toramāṇa 之子)，把他俘虜，又釋放了。玄奘對於這件事有比較詳盡的敍述。公元六五〇——六七〇年，還有人自稱皇帝，並與穆克里族結盟。

梅特臘卡

在紛紛獨立的小國中，最先挺身出來反對笈多王朝的是梅特臘卡部落。他們在索拉什特立(Saurāṣṭra，玄奘譯爲"蘇剌侘")建立了一個王國，還包括案達羅在内，定都於伐臘毘。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中描繪這座城市說："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又說："今王，剎帝利種也，卽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侄，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婿，號杜魯婆跋吒。"這一座城市後來在七世紀結束時成爲商業、貿易、文化、學術的中心。八世紀五〇——七五年之間這個小王國被信德的阿拉伯人推翻。

耶輸達曼

在曼達索，有一個耶輸達曼王，曾打敗過白匈奴王摩醯羅矩羅。

穆克里族

穆克里族在恒河流域上游建立了一個强大的王國。領地囊括

今天的北方邦等地，首都是曲女城。《大唐西域記》卷五對這座城市也有生動的描繪:“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可見這裏風光之美,貿易之興隆,人民之富庶。這個王族的成員征服了摩揭陀的部分地區。有一些成員自加尊號曰“大王中之王”(Mahārājādhirāja)。他們的統治一直擴展到伽耶地區。他們也成功地抗禦了白匈奴的侵擾。另一方面,他們也同後期笈多王朝又鬥争，又聯盟，約在七世紀初覆亡。

高達族

孟加拉和阿薩姆曾經包括在笈多帝國之內。笈多帝國一衰落，孟加拉也分成了幾個國家。約在公元五二五年，鴦伽國 (Vaṅga)建立。這些事實多半是由碑銘來證明的，其他歷史資料非常少。因此對這一地區的詳細情況,我們到現在還是不十分清楚的。

到了七世紀上半，這裏出了一個國王名叫設賞迦。對於這個人我們所知甚少。他屬於哪一族，也不清楚。他簡直像是一個彗星,一霎時發出耀眼的光芒,立刻就又消逝了。玄奘對於這位國王有相當詳盡的記述。《大唐西域記》卷六，拘尸那揭羅國:“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絶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卷八,摩揭陀國:“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燋爛,絶滅遺萌。”在這裏,設賞迦王是一個仇視佛法的國王。《大唐西域記》卷五,羯若鞠闍國,講到他謀害王增的情況。在這裏，他又是一個陰謀家。他定都於羯羅拏蘇伐剌那(Karṇasuvarṇa 金耳，今穆爾

希達巴德 Murshidābād 附近)，窮兵黷武，四出征討，吞併了奥里薩，他同戒日王打仗，勝負不分，一直到公元六一九年，他還是氣焰萬丈。戒日王起兵復仇。他的死年不詳，大概在公元六三七年以前不久。當時玄奘還在印度。死後孟加拉爲戒日王所併。

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當時在印度西北部、西部和北部，還有幾個比較大的國家。迦畢試國是一個大國，被玄奘置於印度範圍之外，但是印度境内却有幾個國家役屬迦畢試國，比如濫波國、那揭羅曷國、健馱邏國、伐剌拏國等。呾叉始羅國"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磔迦國也有許多屬國：茂羅三部盧國、鉢伐多國。迦濕彌羅國是一個大國，屬國有：呾叉始羅國、僧訶補羅國、烏剌尸國、半笯蹉國、曷邏闍補羅國。摩臘婆國是西印大國，有契吒國、阿難陁補羅國作爲屬國。信度國也是西北印大國，有屬國：阿點婆翅羅國、臂多勢羅國、阿軬荼國。

普西亞布蒂王朝

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乘白匈奴騷亂之際，在薩他泥濕伐羅建立了普西亞布蒂王朝 (Puṣyabhūti)。初期的歷史，我們不十分清楚。到了波羅羯羅伐彈那(光增)自加尊號曰"至高無上統治者大王中之王"(Paramabhaṭṭāraka Mahārājādhirāja)。領土包括整個旁遮普。他死於公元六〇六年。他的兒子曷邏闍伐彈那 (Rājyavardhana，意思是王增)時代，因爲有了玄奘的記載，歷史就豁然開朗。玄奘説：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唐言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

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爲國大耻,下臣罪也。物議時謡,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耻,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虚薄?"①

下面講到,他到觀自在菩薩像前去祈請。菩薩允許他即王位。"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中國史籍裏也有關於他的記載。《舊唐書》卷一九八說:"當武德中,其國大亂。其嗣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載,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勢遠振,刑政甚肅。"《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說:"武德中,國大亂。王尸羅逸多(即尸羅阿迭多——引者)勒兵,戰無前。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因討四天竺,皆北面臣之。"

兩個《唐書》所記相同。可見戒日王確實統一了北印度,成爲笈多王朝以後的一個大國。同玄奘的記載完全一致。

此時北印度林立的國家中,出現了兩個聯盟:一個是設賞迦王與摩臘婆的聯盟,一個是薩他泥濕伐羅與穆克里的聯盟。這兩個聯盟是兩股敵對的力量。穆克里王伽羅訶伐摩(Grahavarman)娶

① 《大唐西域記》卷五。

波羅羯羅伐彈那之女曷羅闍室利（Rājyaśrī）。孟加拉的金耳國王設賞迦突然率兵襲擊穆克里首都，殺死伽羅訶伐摩，俘虜了曷羅闍室利。她的哥哥王增立刻率騎兵一萬，敗摩臘婆軍。然後率軍赴曲女城，路上爲設賞迦所殺。殘兵回薩他泥濕伐羅（公元六〇六年）。上面我們已經談過，玄奘説出于設賞迦的詭計，但不一定可靠。王增既死，其弟曷利沙伐彈那（喜增，即戒日王）即位。《釋迦方志》卷上説：

"號尸羅逸多，吠奢姓。初欲登位，殑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之，告曰：'汝本此林蘭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愍物在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王乃共童子王，[1] 平殄外道月王（設賞迦——羨林）徒衆。又約嚴令：有啖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2]

喜增聽到消息説他妹妹已被釋放，遁入文底耶大森林中。正當她要投火自焚的時候，她哥哥趕到救了她。關於這一位戒日王的妹妹，《大唐西域記》裏没有提到。但是上面引用的《釋迦方志》提到了她。《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也講到了她：

"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塗奥曠，小教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3]

這裏講的更仔細，連她崇信哪個宗派都提到了。關於正量部的問題，我們下面再談。

玄奘同戒日王和迦摩縷波國拘摩羅王都見過面，而且有了很

---

① 即迦摩縷波國（Kāmarūpa）王拘摩羅王（Kumāra），亦名婆塞羯羅伐摩（Bhāskara-varman，意思就是"日胄"）。

② 《大正大藏經》，卷五一，頁九五七下。

③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七中。

深厚的友誼。他在《大唐西域記》裏對這一件事，有詳盡的記載，見同書卷五羯若鞠闍國。玄奘對於同兩位國王的會見以及曲女城大會，都描繪得非常生動，可見這一件事給他留下的印象之深。

關於曲女城大會，《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說：

"王曰：'師論太好。在此諸師，並皆信伏。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中印度曲女城，爲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道等，發顯大乘，使其改耶（邪？）從正。不亦大哉。'是日發敕，普告集曲女城，觀支那法師論。自冬初而進至藹（臘）月，方到會場。四方沙門婆羅門外道等，蘊義洽聞之輩，到者數千人。王先令造殿，容千餘人。於中安尊像，陳香花音樂。設食行施訖，請法師昇座，標舉論宗。命諸衆征擊，竟十八日，無一人敢問。王讚嘆，施法師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又令大臣將法師袈裟，巡衆告唱云：'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並宜知之。'諸衆歡喜。爲法師各立美號。大乘衆號爲摩訶那（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者號爲木叉提婆，此此（應作"云"——引者）解脱天。燒香散花，禮敬而去。自是德音遐振。"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關於這一次大會記載得更爲詳細。②《釋迦方志》卷上也有記載。③

但是戒日王爲玄奘舉行大會，除了曲女城之會外，還有鉢邏耶伽無遮大會。在《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里，只有一句話的敍述："王留更觀七十五日大施。"④ 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却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一七下。

② 同上書卷，頁二四七中——二四八上。

③ 同上書，卷五一，頁九五七下——九五八上。

④ 同上書，卷五〇，頁二一七下。

敍述得很詳盡:

"法師先以辭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罷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爲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法(往)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爲七十五日無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暫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爲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王尚不恪珍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殑伽河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河合處，西有大墠，周圜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號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敕於墠上建施場，竪蘆爲籬，面各千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斑氎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人。先是王敕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孤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餘萬人。戒日王營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與鳩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内安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晚歸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

日施僧，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氎衣一具及飲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遍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象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總施無復孑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鹿弊衣著。禮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來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某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莊嚴。'會訖諸王各持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①]

《大唐西域記》卷五裏面也敍述了這次大會，並且描繪了大施場的情況。他講到"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這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情況很有幫助。

總起來看，儘管當時北印小國林立，但是戒日王確實可以算是一個盟主，有點像春秋戰國時齊桓、晉文一類的國王。他的領土包括東旁遮普、北方邦、比哈爾邦、西孟加拉、奧里薩；迦濕彌羅、西旁遮普、信度國、古扎拉特、拉吉普坦、尼泊爾、迦摩縷波都保持獨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裏描述他的戰績說：

"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五印度。"

這一些描述雖然有一點誇大，但基本上是可靠的。還有一點在這裏順便講一講。我在上面引的《舊唐書》和《新唐書》關於戒日王的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八中——二四九上。

敍述,有些地方,是直接抄襲《大唐西域記》的。

上面談了當時印度的政治形勢,現在再談一談社會情況和經濟情況。

社會情况,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有比較詳盡的描述。他談到印度的名稱、疆域、數量、歲時、宫室、衣飾、饌食、文字、教育、佛教、族姓、兵術、刑法、致敬、病死、賦税、物産等等方面,其中關於佛教的和經濟的,我們在下面再談。其餘的原書具在,我也不詳細探討。我只想選出一點我認爲值得談的談一下,這就是族姓。

族姓,我們現在通稱爲種姓。我們都知道,種姓制度是印度特有的、至少是特别發達的一種社會等級制度。在幾千年的印度史上有極大的作用和影響,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但是這個制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討論。玄奘説:"一曰婆羅門,浄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剎帝利,王種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奢,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大唐西域記》卷二)但是,從印度種姓的發展來看,婆羅門不總是浄行,剎帝利不總是王種,吠奢(吠舍)不總是商賈,戍陀羅(首陀羅)也並不總是農人,這裏面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在公元前二千紀末期或一千紀初期,種姓剛剛系統化的時候,吠舍大概是物質財富生産者,特别是農民、牧人或者商人。首陀羅大概是手工業者和其他爲前三個種姓服役的人。到了公元前幾世紀,情况變化不大。這種明確的四個種姓職業的劃分大概是出於婆羅門之手,目的是想把這種制度永久化、固定化,以保留自己的特權。但是,社會中實際分工情况却不是這樣。根據職業劃分的清規戒律早已爲事實所粉碎。在這四個種姓裏面,變動最

大的是吠舍和首陀羅。特别是吠舍這個種姓更是很不固定的。佛經中關於種姓的記載多如過江之鯽。但排列順序却與婆羅門教截然不同。他們總是把釋迦牟尼出身的刹帝利排在首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於吠舍，連這個名字出現的次數都不多。它總是爲居士、長者所代替。所謂居士、長者以商人爲多。吠舍這個種姓的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來。到了玄奘時期，在有些著名作家的著作中，這個名稱幾乎消失不見了。比如在檀丁的著作中，吠舍這個詞兒不見了，代之以 vaṇij（商人），好像在這個時期第三個種姓主要是商人。① 商人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就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雖然四個種姓仍然井然俱在，他説吠舍是"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這與檀丁的著作是相適應的；但是種姓却是混亂不堪。大名鼎鼎的戒日王，並非出身刹帝利，而是出身吠舍。還有一些國王出身首陀羅。比如《大唐西域記》卷四秣底補羅國的國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説："遇一婆羅門耕地。"② 可見婆羅門也有變成農民的。這個現象是"古已有之"的，不過"於今爲烈"而已。

在經濟方面，笈多王朝與孔雀王朝大不相同。孔雀王朝强迫首陀羅定居下來，從事農業勞動。國家壟斷了金屬生産。國家參與生産和貿易，需要大量的流通的貨幣。笈多王朝則是鼓勵在新開墾的土地上建立農村公社，收實物地租，不再使用武力强迫首陀羅定居。因爲疆域遼闊，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開墾的土地很多，也不容易把採集食品的野蠻部落從他們土地上趕走。只

① 古普塔:《檀丁時代的社會和文化》(D.K.Gupta: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ime of Daṇḍin)德里，1972年，P.205。

②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一下。

能利用宗教伴隨着貿易深入蠻區，把土地私有制和在種姓制度掩護下的社會階級結構帶到那裏去。國家制止地方酋長的戰爭，抗禦蠻族入侵，管理灌溉工作，調整貿易，巡邏商路。這些都通過臣屬的封建官吏或省長來執行。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的增漲削弱了商品的生產，貿易衰退，許多大城市衰落，貿易集中到港口城市。在朝廷上却有新的豪華的揮霍。[1] 政權衰退時，文藝往往發達。迦梨陀娑所以出現在這個時代，是有其規律的。

法顯到印度去的時候，正值笈多王朝全盛時代。法顯在《佛國記》中有一段描繪當時印度情况的記載，其中有這樣兩句話："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禄。" 高善必從這段話裏得出的結論是："官吏還没有得到封建的權利和權力。"[2] 我不知道這個結論是怎樣得來的。如果説，因爲有"供禄"（俸錢）就不算是封建，那麽我們可以拿中國唐代的情况來對比一下。唐代是中國封建主義高度發展的時代。爲皇帝服務的官僚們都有俸錢（供禄）。著名詩人元稹的著名的詩篇《三遣悲懷》中説："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見《元氏長慶集》卷九）但是，同時這些官僚們也有田地，他們也是地主。不能説，在印度，因爲官僚有供禄就是還没有得到封建的權利和權力。

此外，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卷二有一段描繪印度當時經濟情况的非常重要的記載：

> "户不籍書，人無徭課。王田之内，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徭税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

① 參閲高善必：《印度史研究導論》第二八〇頁。

② 同上書，第二七九頁。

假種王田，六稅其一。”

這一段話把當時印度的土地制度講得非常具體、準確。其中有兩句話：“各安世業，俱佃口分”，過去都完全被理解錯了。外國《大唐西域記》的翻譯者和注釋者沒有一個人譯得對、注釋得對的。按唐朝的均田法：男丁十八歲以上給田一頃，其中十分之二是永業，十分之八爲口分。“永業”就是“世業”。當時的印度土地制度，不可能同唐朝完全一樣。玄奘也可能是借用中國現成的名稱。但是，很可能，印度土地所有者一部分田地是世襲的，一部分是臨時的。也可能有一部分人佔有世襲的田地，而另一部分人則是臨時租佃的或國家分配的。這個問題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

2 佛教的發展與衍變

從宗教，特別是佛教發展的情況來看，玄奘留學印度的時期是一個具有關鍵性的轉變時期。從笈多時代起，印度教開始同化正在變化中的佛教，大乘萌芽於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代。到了公元後二、三世紀，所謂空宗的學說才開始建立。又過了約二百年，到了四、五世紀，所謂有宗的理論才形成。大乘的出現標志着佛教的發展，但同時也孕育着衰亡的因素。小乘不承認印度教的一些儀式、惡習，而大乘佛教則逐漸承認下來。這是佛教衰落的朕兆之一。到了後來，釋迦牟尼被承認爲印度教十大化身之一，被請進了印度教的神殿，然而佛教也隨之而逐漸消失了。

玄奘於七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了印度，四十年代初才回國。他周游印度各地，對佛教和其他印度教派有細緻周密的觀察。他在《大唐西域記》卷二對當時印度佛教有一個概括的論述。他說：

“部執峰峙，諍論波騰，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

各擅鋒鋭；大小二乘，居止區別。”

這裏講的是部派的分歧。下面又講到：

“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祗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又導從周衛。”

可見僧伽内部，待遇已大相懸殊。這是社會上封建等級制在僧伽内部的反映。

在以後漫游印度各地時，他又隨時隨地記述印度佛教和其他教派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印度佛教與“異道”（多半是印度教）勢力分佈的情況，也可以看出佛教内部大小乘勢力消長和宗派分佈的情況。爲了醒目起見，先列表如下：①

	佛教			異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北印度					
濫波國	十餘所	寡少	大乘	數十	甚多
那揭羅曷國	雖多（“諸窣堵波荒蕪圮壞”）	寡少		五所	百餘人
健馱邏國②	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			百數	雜居
	迦膩色迦王伽藍	減少	小乘		
布色羯羅伐底城	故迦藍（“庭宇荒凉”）	寡少	小乘		
跋虜沙城	其側伽藍	五十餘	小乘		
	東門外一伽藍	五十餘	大乘	毗摩天祠	
	山南伽藍	鮮少	大乘		
烏仗那國	舊有一千四百（“多	昔一萬八	大乘	十有餘所	雜居

① 當時印度境外的國家不列入；只提伽藍，没有僧徒人數和所遵教派的不列入；只提外道天祠，没有佛徒人數和宗派，無從對比，也不列入。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健陀邏。《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三下。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　藍	僧　徒	宗　派	天　祠	信徒(異道)
	已荒蕪”)	千，今漸減少			
鉢露羅國	數百所	數千人	學無專習		
呾叉始羅國	雖多(“荒蕪已甚”)	寡少	大乘		
	捨頭窣堵波伽藍(“庭宇荒涼”)	減少			
僧訶補羅國	伽藍	空無僧侶			
		久絶僧侶			
	石窣堵波東伽藍	百餘人	大乘		
	孤山伽藍	二百餘人	大乘		
烏剌尸國	傍有伽藍	寡少	大乘		
迦濕彌羅國	百餘所	五千餘人	小乘①	“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佛牙伽藍	三百餘人			
	故伽藍（“蕪漫良甚”）	三十餘人	大乘		
	大衆部伽藍	百餘人	小乘大衆部②		
半笯蹉國	五所(“並多荒圮”)				
	城北伽藍	少有			
曷邏闍補羅國	十所	寡少		一所	甚多
磔迦國	十所			數百	
	故城僧伽藍	百餘人	小乘		
至那僕底國	十所			八所	
	答秣蘇伐那僧伽藍	三百餘人	說一切有部		

① «大唐西域記»沒有說明。«續高僧傳·玄奘傳»說:“僧徒五千，多小乘學。”«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四四九上。

② 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當時衆中有大乘學僧,薩婆多學僧和僧祇部學僧。可見這裏也有人崇信說一切有部。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　藍	僧　徒	宗　派	天　祠	信徒(異道)
闍爛達羅[1]國	五十餘所	二千餘人	大小二乘	三所	五百餘人（塗灰）
屈露多國	二十餘所	千餘人	多學大乘，少習諸部	十五所	雜居
中印度					
設多圖盧國	十所（"庭宇荒凉"）	鮮少			
波理夜呾羅國	八所（"傾毁已甚"）	寡少	小乘	十餘所	千餘人
秣兎羅國	二十餘所	兩千餘人	大小二乘	五所	雜居
薩他泥濕伐羅國	三所	七百餘人	小乘	百餘所	甚多
窣祿勤那國	五所	千餘人	多學小乘，少習余部	百所	甚多
秣底補羅國	十餘所	八百餘人	説一切有部	五十餘所	雜居
	德光伽藍	五十餘人			
	大伽藍	二百餘人	小乘[2]		
婆羅吸摩補羅國	五所	寡少		十餘所	雜居
瞿毗霜那國	二所	百餘人	小乘	三十餘所	雜居
堊醯掣呾羅國	十餘所	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九所	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
毗羅刪拏國	二所	三百人	大乘	五所	雜居
劫比他國	四所	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十所	雜居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闍爛達那。《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二中。

② 玄奘在這裏借無垢友的故事來宣揚大乘。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城東大伽藍	數百人	正量部		
羯若鞠闍國	百餘所	萬餘人	大小二乘	二百餘所	數千餘人
納縛提婆矩羅城	三伽藍	五百餘人	小乘說一切有部		
阿踰陁國	百餘所	三千餘人①	大小二乘	十所	寡少
阿耶穆佉國	五所	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十餘所	雜居
鉢邏耶伽國	兩所	寡少	小乘	數百	實多
憍賞彌國	十餘所（“傾頓荒蕪”）	三百餘人	小乘	五十餘所	實多
迦奢布羅城	故伽藍（“惟餘基址”）				
鞞索迦國	二十餘所	三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五十餘所	甚多
室羅伐悉底國	數百（“圮壞良多”）逝多林（“昔爲伽藍，今已荒廢”）	寡少②	正量部	百所	甚多
劫比羅伐窣堵國	故基千有餘所				
	宮側伽藍	三十餘人	小乘正量部	兩所	雜居
藍摩國	一伽藍	鮮矣			
拘尸那揭羅國					
婆羅痆斯國	三十餘所	三千餘人③	小乘正量部	百餘所	萬餘人（事自在天）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數千人”。《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三下。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數千”。《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四下。

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二千餘人”。《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五下。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鹿野伽藍	一千五百人	小乘正量部		
戰主國	十餘所	減千人	小乘	二十	雜居
摩訶娑羅邑	數伽藍（"雖多傾毁"）	尚有	大乘		
吠舍釐國	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	稀少		數十	雜居（露形之徒）
	宮城西北一伽藍	寡少	小乘正量部		
	濕吠多補羅僧伽藍		大乘		
弗栗恃國	十餘所	減千人	大小二乘	數十	實衆
尼波羅國	伽藍、天祠（"接堵連隅"）	二千餘人	大小二乘		其數不詳
摩揭陁國	五十餘所	萬有餘人	乘大	數十	實多
	"伽藍、天祠及窣堵坡，餘址數百，存者二三"				
	屈屈吒阿濫摩僧伽藍				
	德慧伽藍	五十餘人	大乘		
	摩訶菩提僧伽藍	減千人	大乘上座部①		
	那爛陀僧伽藍	數千①			

① «釋迦方志»卷下，(«大正大藏經»，卷五一，頁九六三中)«續高僧傳»卷四(同上書，卷五〇，頁四五一上)，皆作"大乘上座部"。參閱季羡林："關於大乘上座部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頁一八五——一九八。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僧徒主客常有萬人"。(«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七中)又說："聞寺西三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四上)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迦布德迦伽藍	二百餘人	説一切有部		
	孤山東南伽藍	五十餘人	小乘	數天祠	
伊爛拏鉢伐多國	十餘所	四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二十餘所	雜居
	二伽藍①	各減千僧	小乘説一切有部		
瞻波國	數十所（“多有傾毀”）	二百餘人	小乘	二十餘所	雜居
羯朱嗢祇羅國	六七所	三百餘人		十所	雜居
奔那伐彈那國	二十餘所	三千餘人	大小二乘	百所	雜居
東印度					
迦摩縷波國	“宗事天神，不信佛法”			數百	數萬
三摩呾吒國	三十餘所	二千餘人	上座部	百所	雜居（露形尼乾）
耽摩栗底國	十餘所	千餘人		五十餘所	雜居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十餘所	二千餘人②	小乘正量部	五十餘所	實多
烏茶③國	百餘所④	萬餘人	大乘⑤	五十所	雜居

① 《大唐西域記》卷十：“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三百餘人”。（《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〇下。）

③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荼”。（《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一上。）

④ 《大唐西域記》卷十還説到：“諸窣堵波凡十餘所”。

⑤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學大乘法”。到了後面，講到戒日王“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爲空花外道，非佛所説。”這顯然是有矛盾的。（《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一上——二四四下。）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利咀羅城	五				
恭御陀國	"崇敬外道,不信佛法"			百餘所	萬餘人
南印度					
羯餕伽國	十餘所	五百餘人	大乘上座部	百餘所	甚衆(尼乾)
憍薩羅國	百餘所	減萬人①	大乘	七十餘所	雜居
案達羅國	二十餘所	三千餘人		三十餘所	實多
馱那羯磔迦國	二十餘所("伽藍鱗次,荒蕪已甚")	千餘人	大乘②	百餘所	實多
珠利耶國	頹毁	粗有		數十所	(露形外道)
達羅毗荼國	百餘所	萬餘人	上座部	八十餘所	(露形外道)
秣羅矩吒國	存者既少	亦寡		數百	甚衆(露形)
僧伽羅國	數百所	二萬餘人	大乘上座部③		
恭建那補羅國	百餘所 王宫城側有大伽藍	萬餘人 三百餘人	大小二乘	數百	雜居
摩訶剌侘國	百餘所	五千餘人	大小二乘	百數	甚多
跋禄羯呫婆國	十餘所	三百餘人	大乘上座部	十餘所	雜居
摩臘婆國	數百所	二萬餘人	小乘正量部	數百	實衆(塗灰)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萬人"。(«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一上。)

② 同上書:二僧"善解大衆部三藏。"(«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一中。)

③ «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二下。)«釋迦方志»下:"僧二萬餘人,上座部也。"(«大正大藏經»,卷五一,頁九六七上。)參閲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II.234—5。

	佛	教		異	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阿吒釐國	“宗事天神”			十餘所	雜居
契吒國	十餘所	千餘人	大小二乘	數十	衆多
伐臘毗國	百餘所	六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數百	實多
西印度					
阿難陀補羅國	十餘所	減千人	小乘正量部	數十	雜居
蘇剌侘國	五十餘所	三千餘人	大乘上座部①	百餘所	雜居
瞿折羅國	一所	百餘人	小乘說一切有部	數十	雜居
鄔闍衍那國	數十所（“多已圮壞，存者三五”）	三百餘人	大小二乘	數十	雜居
擲枳陀國	數十（“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少有		十餘所	千餘人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宗教外道，不信佛法”			數十	（塗灰之侶）
信度國	數百所	萬餘人	小乘正量部	三十餘所	雜居
茂羅三部盧國	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	少有	無專習	八所	雜居
鉢伐多國	十餘所	千餘人	大小二乘②	二十	雜居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缺。（《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三中。）《釋迦方志》下：“上座部也”。（《大正大藏經》卷五一，頁九六七下。）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城側有大伽藍，百餘僧皆學大乘。”“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攝正法論》、《教實論》。”（《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三下——二四四上。）

	佛教			異道	
國名（城名）	伽藍	僧徒	宗派	天祠	信徒(異道)
阿點婆翅羅國	八十餘所	五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十所	(塗灰外道)
狼揭羅國（役屬波剌斯國）	百餘所	六千餘人	大小二乘	數百所	(塗灰外道，其徒極衆)
波剌斯國	二三	數百	説一切有部	甚多	(提那跋外道)
臂多勢羅國	五十餘所	三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二十餘所	(塗灰外道)
阿軬荼國	二十餘所	二千餘人	小乘正量部	五所	(塗灰外道)
伐剌拏國	數十(“荒圮已多”)	三百餘人	大乘	五所	(塗灰外道)

我想根據上面這一個表，探討以下的幾個問題：

a．佛教與外道力量的對比

b．佛教内部大小乘力量的對比

c．佛教部派分佈的情況

d．佛教日漸衰微的趨勢

a．佛教與外道力量的對比

玄奘是一個非常細心的觀察家。他對宗教現象觀察得記録得特别細緻。他所到之處，不管停留時間多麽短暫，他對當時各宗教力量的對比都詳加記録。可惜“十餘所”、“千餘所”、“數十”等數字太多，無法加以詳細的統計。粗粗一看，也可以看到佛教與外道，有的地方是勢均力敵，有的地方一方佔優勢。看來外道的力量並不小。在外道中，玄奘有幾個地方特别提到事自在天(濕婆)的塗灰之侶，還有露形的尼乾，也就是耆那教的天衣派。可見印度教和

耆那教等佛教徒眼中的所謂外道在當時是有相當大的力量的。

b. 佛教內部大小乘力量的對比

我先根據上面的表做一個簡略的統計，以當時印度境內各“國”或城，或伽藍爲單位，崇信大乘的有：

濫波國

健馱邏國兩個伽藍

烏仗那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一個伽藍

屈露多國，“多學大乘，少習諸部”

毗羅刪拏國

戰主國數伽藍

吠舍釐國一伽藍

摩揭陁國

烏茶國

憍薩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①

伐剌拏國

---

① 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摩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一中——下。)

崇信小乘① 的有:

健馱邏國三個伽藍

迦濕彌羅國一伽藍,小乘大衆部

磔迦國一伽藍

至那僕底國一伽藍,小乘説一切有部

波理夜呾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多學小乘,少習餘部"

秣底補羅國,小乘説一切有部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呾羅國,小乘正量部

劫比他國,小乘正量部

羯若鞠闍國三伽藍,小乘説一切有部

阿耶穆佉國,小乘正量部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迦國,小乘正量部

室羅伐悉底國,小乘正量部

劫比羅伐窣堵國,小乘正量部

婆羅痆斯國,小乘正量部

戰主國

吠舍釐國一伽藍,小乘正量部

①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把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歸入大衆部。(見同書第四一九頁)但根據《大唐西域記》:"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部法。"此國似應歸大乘。但水谷真成大乘佛教表中却未列入。(見同書第四一七頁)《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有二僧善解大衆部三藏的記載。參閲本書頁七七注①。

摩揭陁國一伽藍，說一切有部

一伽藍，小乘

伊爛拏鉢伐多國，正量部

二伽藍，說一切有部

瞻波國

羯朱嗢祇羅國

三摩呾吒國，上座部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正量部

達羅毗荼國，上座部

摩臘婆國

伐臘毗國，正量部

阿難陁補羅國，正量部

瞿折羅國，說一切有部

信度國，正量部

阿點婆翅羅國，正量部

波剌斯國，說一切有部

臂多勢羅國，正量部

阿軬荼國，正量部

崇信大小二乘的有：

闍爛達羅國

秣兔羅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陁國

弗栗恃國

奔那伐彈那國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契吒國

鄔闍衍那國

鉢伐多國①

狼揭羅國

没有説明的或"學無專習"的有:

那揭羅曷國

鉢露羅國,"學無專習"

半笯蹉國

曷邏闍補羅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設多圖盧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吠舍釐國

眈摩栗底國

案達羅國

珠利耶國

秣羅矩吒國

擲枳陀國

茂羅三部盧國

① 參閲本書第七五頁注②。

不管玄奘觀察多麼仔細，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些數字說不清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們要想作一個十分精密的統計，是不可能的。粗略地看一看：崇信大乘的"國"或伽藍共有十六個；崇信小乘的有三十七個；崇信大小二乘的有十二個；没有說明或"學無專習"的有十七個。至於信徒人數則無法統計。從單位數字看來，大、小二乘五天竺都有，而小乘的力量，要比大乘强大得多。有一種情況值得注意：在一些"國"内，大小二乘都有；有一句話涵義不太清楚："大乘、小乘，兼功習學"（阿踰陁國），"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契吒國），這是指的一個人呢，還是一個地方，看來專指一個地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是一個人既學小乘，又學大乘。

c. 佛教部派分佈的情況

在大乘方面大概是空、有兩宗都有，因爲有些地方没有明確說明，無法統計。至於小乘，大家都知道，部派是非常多的，《異部宗輪論》共記述了十八部。但是這個數目並不是固定的。而且部派的名稱也異常複雜，時有異名同部的現象。我們在這裏不詳細去談。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提名的基本上共有四部，統計如下：

①上座部

②大衆部

③說一切有部①

④正量部

崇奉上座部的是：

三摩呾吒國（東）

① 義淨作根本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以論藏爲本位。

達羅毗荼國(南)

崇奉大衆部的是:

迦濕彌羅國(北)

秣底補羅國(中)

馱那羯磔迦國(南)

崇奉説一切有部的是:

至那僕底國(北)

秣底補羅國(中)

羯若鞠闍國(中)

伊爛拏鉢伐多國(中)①

摩揭陁國(中)

迦布德迦伽藍(中)

瞿折羅國(西)

波剌斯等三國(西)

崇奉正量部的是:

堊醯掣呾羅國(中)

劫比他國(中)

阿耶穆佉國(中)

鞞索迦國(中)

室羅伐悉底國(中)

劫比羅伐窣堵國(中)

---

① 卽《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的伊爛拏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説:在這裏流行的是小乘説一切有部。但是在《大唐西域記》中却説,流行的是小乘正量部。接着又説:"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看來這裏基本上是宗正量部,只有這兩個伽藍學説一切有部。

婆羅痆斯國(中)

吠舍釐國(中)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

摩臘婆國(南)

伐臘毗國(南)

阿難陀補羅國(西)

信度國(西)

阿點婆翅羅國(西)

臂多勢羅國(西)

阿軬荼國(西)

伊爛拏鉢伐多國(中)

總起來看，上座部流行於南方和東方。大衆部流行於北方和中部。説一切有部流行於北方、中部和西方。正量部流行於中部、南方、東方和西方，而以中部和西方爲主。

小乘部派既然那樣多，爲什麼當時在印度只有四個部派流行呢？看樣子恐怕是部派雖多，有的徒有其名，未必有多少信徒。在玄奘時代，印度流行的除了大乘佛教外，小乘就只有以上四部。《大唐西域記》還記有説出世部，但那是在梵衍那，玄奘不把它算在印度境内。玄奘的記載正確不正確呢？其他方面的記載都證明了，玄奘的觀察是正確的。最有力的旁證，就是晚於玄奘幾十年到印度的義浄在《南海寄歸内法傳》的敍述。他説：

> 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一阿離耶莫訶僧祗尼迦耶。唐云聖大衆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萬頌。唐譯可成千卷。二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唐云聖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離耶慕攞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聖根本説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離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聖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三十萬頌。然而部執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

事言其十八，分爲五部，不聞於西國耳。其間離分出没，部别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四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荼、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諸國雜行四部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羅國。次東南有郎迦戍國。次東有社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國。並悉極尊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西方見有，實異常倫。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衆斥焉。

佛教分成許多部派，由來已久。至遲在佛滅度後約一百年，原始佛教就分化成上座和大衆兩部。最初的原因可能是在律規之争，但是後來也涉及到教義。

公元前四世紀時，佛教有三個中心：東方是吠舍釐，流行的是大衆部；中部是憍賞彌，流行的是上座部；西方是秣兔羅，流行的是説一切有部。① 到了七世紀玄奘時代，情况顯然有了變化。説一切有部流行於北部、中部、西部，變化不大。但上座部和大衆部却有了很大的變化。原在中部的上座部向東方和南方發展。原在東部的大衆部則向北方、中部和南方發展。這個變化對於研究印度佛教史是非常有意義的。在流行的四個部派中，從數量上來看，正量部流行的區域更爲廣闊。連戒日王的妹妹曷羅闍室利信奉的也是正量部，可見它的影響之大。這些問題，以後當專文討論，這裏就不

① 般特(G. C. Pande)：《佛教起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Buddhism)，阿拉哈巴德，1957年，第559頁，注8。參閲孔策(Edward Conze)：《佛教》(Buddhism)，牛津大學，1951年，第66—67頁。杜德(N.Dutt)：《早期寺院佛教》(Early Monastic Buddhism)，加爾各答，1945年，第二卷第29頁。

再詳說了。

在這裏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大乘上座部問題。提到大乘上座部的有五個地方：一、摩揭陀國，摩訶菩提僧伽藍；二、羯餕伽國；三、僧伽羅國；四、跋禄羯呫婆國；五、蘇剌侘國。這裏就出了問題：一般說，只有小乘才講上座部、大衆部，大乘是没有這種説法的。這裏出了大乘上座部，究竟是什麽原因呢？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閱拙文"關於大乘上座部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1 年第 5 期，頁一八五——九八。

d. 佛教日漸衰微的趨勢

最後我們再把早於玄奘二百多年的法顯《佛國記》的記載同《大唐西域記》對比一下：

	《佛 國 記》	《大 唐 西 域 記》
那揭羅曷國	"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	"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
醯羅城	"精舍門前，朝朝恒有賣花香人①。凡欲供養，種種買焉。"	"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税一金錢。"
健馱邏國	"此國人多小乘學" 惠生："而國王好殺，不信佛法。"	
烏仗那國	"佛法甚盛。…… 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	"崇重佛法，敬信大乘。"
達麗羅川		"亦有衆僧，皆小乘學。"
秣兔羅國	"經歷諸寺甚多，僧衆萬數。過是諸處已，到一國。國名摩	"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一，頁八五八下。

	《佛國記》	《大唐西域記》
	頭羅，有遥捕那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	
劫比他國	“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衆食，雜大小乘學。”	“(城東伽藍)僧徒數百人。”
羯若鞠闍國	“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	“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
憍賞彌國	“今故有衆僧，多小乘學。”	“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人，學小乘教。”
劫比羅伐窣堵國	“城中都無王民，甚坵荒。只有衆僧，民户數十家而已。”	“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宫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
耽摩栗底國	“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	“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
伐剌拏國	“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	“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

從以上這個簡短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

一、烏仗那國的情況説明，在法顯時代那裏還是“皆小乘學”，而到了玄奘時期則變爲“敬信大乘”。伐剌拏國的情況説明，原來“皆小乘學”，後來則是“並學大乘法教”。羯若鞠闍國的情況説明，原來“盡小乘學”，後來則是“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大乘在某一些地區逐漸擠掉小乘的痕迹昭然可見。

二、那揭羅曷國: 法顯説:“邊有寺，寺中有七百餘僧”，玄奘則

說:"伽藍雖多,僧徒寡少"。秣兔羅國:法顯說:"河邊左右有二十餘僧伽藍,可有三千僧"。玄奘則說:"僧伽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劫比他國:法顯說:"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玄奘則說:"僧徒數百人"。耽摩栗底國:法顯說:"有二十四僧伽藍,盡有僧住"。玄奘則說:"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伐剌拏國:法顯說:"亦有三千許僧"。玄奘則說:"僧徒三百餘人"。以上幾個例子説明,玄奘時代僧徒減少了。換句話說:佛教逐漸衰微了。

3.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

印度的統治者,同中國的以及世界各國的統治者一樣,總是想方設法利用宗教,爲鞏固自己的統治服務。因爲所有的宗教都有可供利用之處,所以中印統治者大都不專信一種宗教,在中印歷史上專門虔信一種宗教的,象梁武帝那樣達到愚信程度的統治者是比較少的。拿印度歷史來說,被佛教徒大肆宣揚的所謂"弘法大王"阿育王,實際上也是兼收並蓄的,他大力宣揚的達磨,並不是專指佛教,他也並不是專門虔信佛教,只是到了晚年纔有所偏重而已。另一個所謂"弘法大王"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的情況也差不多。佛徒之所以大肆宣揚他們,不過是一種一厢情願的作法,目的是想給自己臉上貼金而已。繼孔雀王朝而起的巽加王朝,是專門崇信婆羅門教的。連北印度的希臘統治者也都信奉印度教的濕婆派。

到了笈多王朝興起,情況改變不大。我們不能說笈多時期是婆羅門的印度教復活時期。笈多諸帝多半崇信印度教,尤其是濕婆派。但是他們對其他宗教也抱寬容態度。這個時期是婆羅門教向印度教轉變的時期,是佛教走下坡路的時期。玄奘的《大唐西域

記》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宗教領域内，除了一神教外，最突出的特點是崇拜多種多樣的神。公元前一些時候，佛教傳入中國。公元一、二世紀，大乘傳遍了整個北印度，甚至傳到中國新疆一帶。但是在大乘佛教的傳播中，已埋伏下衰亡的種子。大乘佛教接受了印度教的一些宗教儀式，一些惡習，有時簡直同印度教無所差別。從五、六世紀起，印度教開始同化正在轉變中的佛教，佛教也就逐漸改變性質了。在宗教史上，一個宗教把敵對宗教主神拉入自己的神殿，從而消融對方的例子，是可以找見的。

這時期的印度統治者，同以前的統治者一樣，對宗教持所謂"寬容"的態度。比如玄奘大肆宣揚的戒日王祖宗是崇拜太陽神的。戒日王對宗教的態度，在即位初期，是一個濕婆的崇拜者。只是到了晚年，可能在他那個佛教徒的妹妹曷羅闍室利影響之下，傾向于佛教。他同玄奘的來往和友誼，也可能對他的宗教信仰有了影響。據玄奘《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戒日王在即王位之前，到恒河邊上的觀自在菩薩像前去禱告，菩薩告訴他，"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號"。他就自稱爲"王子"。他對于玄奘非常尊敬。玄奘也對他大肆吹嘘唐太宗。這可能是歷史事實；但是，由於《大唐西域記》是寫給唐太宗看的，玄奘這樣作未必没有阿諛奉承的用意。但是戒日王同阿育王一樣，並不專信佛教。《大唐西域記》卷五説："每於行宫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可見他仍然供養婆羅門，只是和尚比婆羅門多一倍而已。在曲女城大會上，雖然"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抬着如來佛的金像，奏樂游行。但是在布施食品的時候，他仍然忘不掉婆羅門："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他還没有忘記請來了五百婆羅門。雖然據玄奘的記載，婆羅門出於嫉妒，曾

放火燒大臺，連他這皇帝陛下都想殺害，又雇惡人行刺，他也只不過把五百婆羅門遷出印度而已。玄奘以一個虔誠的佛徒，對戒日王信佛不無誇大，然而也只能寫到這個程度。這是過去印度許多明王的例行作法，戒日王也並非例外。

四　唐初中印交通的情況

我們在上面談了中印兩方面的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情況。現在我們再談一談兩國之間六、七世紀交通的情況。

在整個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印交通史上，唐初是交通最頻繁、來往最密切的時代。上承先秦、漢、魏、南北朝、隋的古老傳統，下啓中晚唐、宋、元、明的繼承和發展。稱之爲中印交通史上的高峰，是完全當之無愧的。

爲了醒目起見，我在下面列一個年表似的東西，一目了然，比逐段敍述更好一點。我這個年表，上限是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下限是武則天統治的結束長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共有將近九十年的時間。①

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

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

罽賓遣使入唐，送來寶帶、金鎖、水精醆、頗黎狀若酸棗。（《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列傳》上）

① 列這個表時，除了自己搜集的資料外，曾參閱楊廷福：《玄奘年壽考證》《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范文瀾：《唐代佛教》附張遵騮：《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1979年；馮承鈞：《王玄策事輯》，見《清華學報》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柳詒徵：《王玄策事輯》，見《學衡》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三月；耿引曾：《古代中印關係大事表》（未出版）。現在重新發表，又經耿引曾同志補充，李錚同志核對。謹致謝忱。

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

中天竺沙門波頗賫梵經至長安。(《續高僧傳》卷三《波頗傳》;《辯正論》卷四)

太宗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

玄奘西行赴天竺求經(據楊廷福)。

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

玄奘離高昌(據楊廷福)。

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

詔沙門波頗於興善寺譯經。(《續高僧傳》卷三《波頗傳》;《辯正論》卷四。)

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

玄奘抵那爛陀寺(據楊廷福)。

貞觀六年(公元六三二年):

中天竺沙門波頗譯諸經畢,敕各寫十部散流海内。太子染患,下敕迎頗入内一百餘日。(《續高僧傳》卷三《波頗傳》)

貞觀七年(公元六三三年):

波頗卒於長安。(《波頗傳》)

玄奘抵王舍城。(《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一,《大正大藏經》卷四九,頁五六九上。)

貞觀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

罽賓遣使獻名馬。遣果毅何處羅拔等厚齎賜其國,並撫尉天竺。(《舊唐書》卷一九八;《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貞觀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

有婆羅門僧將"佛齒"來。(《資治通鑒》卷一九五)

貞觀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

五月,罽賓遣使送方物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玄奘著《會宗論》。秋末晤戒日王(據楊廷福)。

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一年):

戒日王(尸羅逸多)遣使至長安,以後數遣使來,並贈郁金香及菩提樹等。太宗命梁懷璥持節撫慰。(《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舊唐書》卷一九八《天竺傳》;《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天竺傳》)

戒日王於曲女城舉行無遮大會七十五日,玄奘參加,會後返國(據楊廷福)。

貞觀十六年(公元六四二年):

烏茶,一曰烏伏(仗)那,亦曰烏萇,(《大唐西域記》卷三作"烏仗那")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全唐文》卷九九九,《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玄奘發王舍城,入祇羅國。(《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一。)

三月,罽賓遣使獻褥特鼠。(《舊唐書》卷一九八,《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又見《全唐文》卷九九九)

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

遣李義表、王玄策使西域,游歷百餘國。(《佛祖統紀》卷三九)十二月至摩揭陀國。

貞觀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

三、四月間玄奘抵于闐,上表唐太宗(據楊廷福)。

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

正月七日,玄奘抵長安,三月住弘福寺譯經,奉敕撰《大唐西域記》(據楊廷福)。

正月二十七日，李義表、王玄策於王舍城登耆闍崛山勒銘。二月十一日於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法苑珠林》卷二九，《全唐文》卷二六二）

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

章求拔國國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入唐。悉立國在吐蕃西南，章求拔國又居悉立西南四山之西山，與東天竺接。王玄策討中天竺時，章求拔發兵有功，由是遣使不絶。（《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列傳》上）

五月，天竺遣使送方物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玄奘《大唐西域記》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

王玄策歸國。

那揭（法顯《佛國記》作“那揭”，《大唐西域記》卷二作“那揭羅曷國”）遣使者貢方物。（《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貞觀二（一本作“一”）十年：

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腸、走繩續斷。（《法苑珠林》卷七六，《大正大藏經》卷五三，頁八五九下。）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

三月，太宗令詳録外國送來的珍果、草木及諸雜物，中有罽賓國送來的俱物頭花，其花丹白相似，而香遠聞；有西蕃胡國所産石蜜，中國貴之。（《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以王玄策爲正使，蔣師仁爲副使，再使印度。（《新唐書》作“二十二”年）。時戒日王死，國大難，發兵拒玄策。玄策發吐蕃、

泥婆羅之兵,俘其王阿羅那順歸長安。《大唐故三藏法師行狀》說:"永徽之末,戒日王果崩,印度饑荒。"(見《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一七上。)時間恐有誤。

摩揭陀遣使者自通於天子,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新唐書》卷二二一上《摩揭陀》)

李義表自西域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Kumāra)請譯《老子》,乃命玄奘翻譯。玄奘又譯《起信論》爲梵文。(《集古今佛道論衡》丙,《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

"有伽没路國①,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舊唐書》卷一九八。參閱《新唐書》卷二二一上)這同上面講的一定是一件事。(據《宋高僧傳》卷二七《含光傳》"係曰:……又唐西域求易《道經》。詔僧道譯唐爲梵。二教争菩提爲道,紛拏不已,中輟。"(《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八七九下)可見翻譯並没有搞成。《釋迦方志》卷上:"然童子王刹帝利姓,語使人李義表曰:'上世相承四千年。先人神聖,從漢地飛來,王於此土。'"(《大正大藏經》卷五一,頁九五八上)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

正月,烏長遣使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三月,罽賓遣使入唐。(同上)

五月玄策獻俘闕下。

王玄策以天竺方士那邏邇娑婆寐(Nārāyaṇasvāmin)來京師。

① 即《大唐西域記》中的"迦摩縷波國"。

（《舊唐書》卷一九八，《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唐會要》卷一〇〇）

王玄策議狀：沙門不應拜俗。（彦悰《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四。）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

太宗卒。《唐會要》卷五二，《識量》下：太宗餌天竺胡僧長生之藥，暴疾崩。（胡僧指的就是那邏邇娑寐[1]。參閲《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

沙門道生經吐蕃至天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

高宗永徽元年（公元六五〇年）：

玄照經吐蕃由文成公主送往天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

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

十二月，罽賓遣使送來褥池鼠。（《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

中天竺摩訶菩提寺沙門智光、慧天等遣沙門法常來中國致玄奘書，並贈白氎一雙。（《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六一上一中。）

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宋高僧傳》卷二；《佛祖統紀》卷三九。）

十月，罽賓遣使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

① 《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舊唐書》卷一九八，均作"那邏邇娑婆寐"。

十一月，曹國、罽賓國並嗣主新立，各遣使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永徽五年（公元六五四年）：

法常返國，玄奘附書分致智光、慧天。（《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六一下。）

四月，罽賓國、曹國、康國、安國、吐火羅國遣使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年）：

中天竺沙門那提（福生）來長安。（《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附傳）

罽賓國沙門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佛祖統紀》卷三九）

顯慶元年（公元六五六年）：

敕那提往昆侖諸國採藥。（《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附傳；《開元釋教録》卷九）

高宗在安福門飲酒歡樂，有胡人持刀自刺，以爲幻戲。高宗令"如聞在外有婆羅門胡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並遣發還蕃，勿令以往。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色，並不須遣入朝"。（《太平御覽》卷七三七《方術部》十八《幻》，引自《唐書》）（查《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二、《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二均記高宗下令，禁止"自斷手足，刳剔腸胃"的天竺伎入境。）

四月，高宗親臨安福門，觀玄奘迎御製並書慈恩寺碑文。僧徒甚多，行天竺儀式。（《舊唐書》卷四《高宗本紀》上）

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

命王玄策送佛袈裟至天竺。(«法苑珠林»卷一六;«册府元龜»卷四六)

高宗欲放還天竺方士那延娑婆寐,王玄策諫阻。娑婆寐竟死於長安。(«册府元龜»卷四六«帝王部·智識»;«資治通鑒»卷二〇〇«唐紀»十六)

顯慶三年(公元六五八年):

王玄策撰«中天竺國圖»,此據«歷代名畫記»,但此時王玄策尚在印度,恐無暇撰述。

訪罽賓國俗(«舊唐書»卷一九八),以其地爲修鮮都督府。(«新唐書»卷二二一上)

八月,南天竺屬國千私弗國王法陁拔底、舍利君國王失利提婆、摩臘王施婆羅地多並遣使送方物入唐。汎海累月,方達交州。(«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顯慶四年(公元六五九年):

王玄策到婆栗闍國(vṛjji)。

顯慶五年(公元六六〇年):

九月二十七日王玄策到摩訶菩提寺立碑。

十月一日,天竺菩提寺主戒龍爲王玄策設大會。王玄策歸國。(«酉陽雜俎»卷一八,«法苑珠林»卷五二)

龍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

王玄策進天竺所得佛頂舍利。(«佛祖統紀»卷三九)

王名遠進«西域圖記»。

龍朔初,授罽賓國王修鮮等十一州諸軍事兼修鮮都督。(«舊唐書»卷一九八)

龍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

五月，大集文武官僚議致敬事，非致敬者有王玄策。(《廣弘明集》卷二五)

五月，于弗國、摩臘國遣使送方物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于弗國可能即千私弗國。)

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

王玄策第四次赴天竺。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玄照傳》)

那提返長安。(《佛祖統紀》卷三九)

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

玄奘卒。

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

命玄照往迦濕彌囉國取長年婆羅門盧迦逸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上)

武皇后赴東岳封禪。天竺、罽賓、烏長等國使臣相從。(《唐會要》卷七)

司天台太史令瞿曇羅上經緯曆。(《新唐書》卷二十六曆志二)

乾封三年(公元六六八年)

五天竺皆遣使入唐。(《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列傳》)

總章元年(公元六六八年)：

以烏茶國婆羅門盧伽阿逸多爲懷化大將軍，並令其合"長年藥"。(《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

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

三月，罽賓國遣使入唐。(《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

① 根據烈維：《迦膩色迦與王玄策》的假定。

義浄出。(《宋高僧傳·義浄傳》)

咸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

南天竺贈唐廷方物。(《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咸亨四年(公元六七三年):

義浄自室利佛逝至東天竺。《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大正大藏經》卷五四,頁二三三中。)

咸亨五年、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

義浄抵那爛陀寺。

儀鳳四年(公元六七九年):

五月,中天竺沙門地婆訶羅(日照)表請翻譯所齎經夾。(《宋高僧傳》卷二《日照傳》)

罽賓國沙門佛陀波利禮拜五台。(《宋高僧傳》卷二《日照傳》)

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

十二月,南天竺送方物入唐。(《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

弘道元年(公元六八三年):

南天竺沙門菩提流志來中國。(《宋高僧傳》卷三《菩提流志傳》)

武則天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

日照卒。(《華嚴經傳記》)

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

義浄自室利佛逝國初返廣州。因經本尚闕,所將梵本並在佛逝,遂於其年十一月一日重返佛逝。(《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下)

天授二年(公元六九一年)(《舊唐書》卷一九八作"二年",《册府元

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作"三年"):

五天竺國皆遣使來:"東天竺王摩羅枝摩、西天竺王尸羅逸多、南天竺王遮婁其拔羅婆、北天竺王婁其那那、中天竺王地婆西那,並來朝獻。"(《舊唐書》卷一九八)

天授三年(公元六九二年):

義净返長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下)

天授三年長壽元年(公元六九二年):

九月,罽賓國遣使朝貢。(《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

長壽二年(公元六九三年):

北天竺沙門阿儞真那(寶思惟)敕於天宫寺安置。(《宋高僧傳》卷三《寶思惟傳》;《佛祖統紀》卷三九)

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上所譯《寶雨經》。(《宋高僧傳》卷三《菩提流支傳》)

天竺沙門慧智於東都授記寺譯《觀世音頌》。(《宋高僧傳》卷二《慧智傳》)

證聖元年、天册萬歲元年(公元六九五年):

義净還至洛陽。(《宋高僧傳》卷一《義净傳》)

神功二年、聖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

瞿曇羅上光宅歷。(《舊唐書》卷三二《曆志》一)

聖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

北天竺婆羅門李元諂爲新羅僧明曉譯《不空絹索陀羅尼經》一卷。(《續古今譯經圖記》)

聖曆三年、久視元年(公元七〇〇年):

于闐沙門實叉難陀又共吐火羅沙門彌陀山(寂友)等譯《大乘

入楞伽經»。(«宋高僧傳»卷二«實叉難陀傳»)

七月,武后至三陽宫,有胡僧邀看葬舍利,狄仁傑諫止。(«唐會要»卷二七)

長安四年(公元七〇四年):

沙門義浄於東都少林寺立戒壇,並自製銘。(«金石萃編» 卷七〇«少林寺戒壇銘»)

實叉難陀還于闐。(«宋高僧傳»卷二«實叉難陀傳»)

在整個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九十年不能算是一個很長的時間,然而就在不算長的時間裏,中印兩國幾乎年年都有來往,而且内容還非常豐富。其中有政治上的來往,比如梁懷璥、李義表、王玄策等等的奉使;有貿易上的互通有無,古代所謂"進貢",往往是貿易往來的另一種形式;有文化的交流,每一次往來都或多或少與文化有關;有宗教的往還,佛教繼續傳入中國,比如大乘有宗比較系統地傳入;甚至還有科技方面的互相學習,熬糖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印度醫學傳入中國也屬於這一類。在唐初印度的眼科在中國似乎特別著名,許多詩人的集子中保留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詩歌。比如在«劉夢得文集»卷第七«送僧詩»中有一首«贈眼醫婆羅門僧»的詩:

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
兩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
師有金篦術,如何爲發矇。

可見一斑。這樣的詩在唐人集子中還可以找到一些。另外就是"長年藥",就是"長生不老的藥",這當然是一種迷信,但初唐許多皇帝,都相信這玩意兒; 連英明如唐太宗者都不例外,可見其影響

之大。

在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玄奘。他對中印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下面還要談到他，這裏就不再詳細談了。

在中印交通的道路方面，從初唐起開闢了一個新階段。簡略地說，在初唐以前，陸路是最重要的道路。由海路來往的比較少。但是，到了初唐，由於航海技術的突飛猛進，走海路的和尚一下子多了起來。此外，陸路還有一條道路，就是經過西藏、尼泊爾到印度去。這一條路過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義浄時代，走這一條路的和尚也多了起來，這主要是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國內地的文化帶到了西藏，加强了漢藏兩個民族的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給到印度去留學的和尚創造了條件。我們可以拿義浄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一個典型的例子來分析一下。根據日本學者足立喜六譯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東京，昭和十七年，第九頁)的統計，唐初往印度求學的和尚所走的道路情況如下：

往路	陸路	23人
	海路	40人
	不明	2人

歸路	陸路	10人
	海路	9人
	不明	5人

這充分可以證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種情況。

至於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個特點：走西藏、尼泊爾路，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裏有足够的例證可以説明。足立喜六（同上書，頁五)列舉了這一條路的地名：

尼波羅道　鄙城(大散關・四川)→多彌道→蘇昆→拉里→吐蕃→小羊同→咀倉法關→末上加三鼻關→尼波羅→毗舍離。

至於走這一條道路的人,有以下幾個和尚:

玄照侍者慧輪　金府→流沙→速利→鐵門→睹貨羅→雪嶺→香池→葱阜→吐蕃→闍闌陀國

道希　流沙→雪嶺→吐蕃

玄太　吐蕃→尼波羅→中印度

道方　沙磧→尼波羅

道生　吐蕃　　　　歸途:尼波羅

末底僧訶與師鞭　　歸途:尼波羅

玄會　　　　　　　歸途:尼波羅

復有二人　在尼波羅國

在短時間内這樣多的人走尼波羅道,是空前的,也是絶後的。之所以走這條路,同文成公主到西藏有密切關係。《玄照傳》説:"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可見一斑。之所以以後不再走了,其原因見於玄會條最後的夾注:"泥波羅既有毒藥,所以到彼多亡。""毒藥"指的是什麽東西?我們不清楚。

五　關於玄奘

我們在上面簡略地論述了玄奘西行求法的歷史背景,其中包括中國情況、印度情況和中印交通的情況。

玄奘離開中國到印度求法的時候,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至少有了六七百年的歷史,很多重要的佛典已經譯成漢文,有的甚至有不止一個譯本。翻譯組織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固定的體系。佛教教

義也已有了很大的發展，中國僧侶已經能够自己創造新的宗派，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禪宗甚至可以説幾乎完全是中國的創造。它實際上已經走向佛教的反面。佛教寺院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大和尚成了僧侶地主，同世俗地主有矛盾，同時又剥削壓迫僧伽中的勞動者。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是崇尚道教，有時三教並用，佛教並不特别受到重視。

在印度方面，封建社會達到了相當高度的發展。佛教已經分解成爲小乘和大乘，小乘的許多宗派漸趨合併，大乘空、有兩宗都已出現。外道勢力非常强大，佛教已呈現出由盛至衰的情況。中印兩國的交通空前頻繁，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的高潮。

在玄奘活動的時期，中印兩國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綜觀玄奘的一生，無論是在佛經翻譯方面，還是在佛教教義的發展方面，他都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他在這兩方面都成了一個轉折點。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有所論述。現在我們再談一談玄奘個人的一些情況，其中包括：1.玄奘的家世；2.西行求法前在國内的學習準備階段；3.西行求法的動機；4.在印度的活動；5.回國后的情況；6.在佛教哲學方面理論與實踐的矛盾；7.翻譯印度因明可能産生的影響。

1 玄奘的家世

魏晉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許多義學高僧都出身于名門大族的儒家家庭。[①] 他們家學淵源，文化水平高，對玄學容易接受。他們中有些人世家地位逐漸降低，命運乖舛，因此就轉入佛教以求安慰。

① 參閲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第一四三頁等。

玄學與佛學有某些類似之處，二者互相影響，互相抄襲。儒家出身受過玄學熏陶的和尚很容易接受佛教教義。《高僧傳》和《續高僧傳》有不少這樣的例子，這裏不一一列舉。

玄奘的情況很相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說：

"漢太丘長仲弓之后。曾祖欽，后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爲緱氏人也。父慧，英傑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褎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①

《續高僧傳·玄奘傳》也說：

"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慧，早通經術。"②

可見玄奘出身于一個儒學世家；他不但學過《孝經》，而且是個孝子，他"備通經典，而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風不習"，完全是儒學家風。同後代由于貧窮而出家當和尚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2 西行求法前在國内的學習準備階段

玄奘費了很大勁，才出了家。出家后，歷游各地，遍訪名師問學。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和《續高僧傳》所載，他訪問過的老和尚一共有十三位：景、嚴、空、慧景、道基、寶暹、道震（振）、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辯、玄會。他跟這些老師學習過的佛典有：《湼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論》、《迦延》（《迦旃延阿毗曇》）、《婆沙》、《雜心》、《成實論》、《俱舍論》。可見玄奘的佛學是上承真諦緒統，研究了早已流行的毗曇、湼槃、成論之學，也研究了新興的法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二一中。

② 同上書卷，頁四四六下。

相唯識學(《攝大乘論》爲主)，這和他以後佛學研究方向和赴印求法的目的都有聯繫。

3 西行求法的動機

這問題我們上面已經有所涉及，這裏再深入地談一談。自南北朝時起，中國和尚就爭論所謂佛性的問題:凡人能不能成佛?什麽時候成佛?經過什麽階段、通過什麽手續纔能成佛?對我們說來，這種荒誕不經的問題，毫無意義。但是對大多數佛徒說來，在欺騙老百姓方面，這却是絶頂重要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印度小乘、大乘，都各有答覆。大乘空、有，也各有答覆。玄奘在國内已經接觸到印度新興的大乘有宗。他大概對這一宗派發生了興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

> "法師既遍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卽今之《瑜伽師地論》也"。①

《瑜伽師地論》是大乘有宗最重要的經典。他到印度去的主要目的是尋求學習大乘《瑜伽論》。《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說他到了屈支國，遇到一個大德僧名叫木叉毱多。玄奘問他:"此有《瑜伽論》不?"毱多說這是邪見書，玄奘說:

> "《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在(狂)坑乎?"②

到了印度以後，曾對戒日王說: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二二下。《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完全一樣。

② 同上書卷，頁二二六下。支那内學院本作:"豈不惧無底枉坑乎?"

"玄奘遠尋佛法,爲聞《瑜伽師地論》。"[2]

他又對戒賢法師説:

"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瑜伽論》。"[3]

《續高僧傳·玄奘傳》[4]説法相同。可見玄奘到印度去求學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玄奘想解決佛性問題,爲什麽找到瑜伽宗,也就是有宗呢?爲什麽不找龍樹、帝婆的空宗呢?從佛教發展的歷史來看,小乘佛教聲言必須經過累世修行,積累功德,然後纔能成佛。這就需要個人的艱苦努力。結果有些人望而却步。天國入門券賣得這樣貴,不利於麻痹人民。在封建初期小國林立時還能勉强對付。但到了封建大帝國建成,它就失掉了服務的資格,必須及時改變。大乘空宗應運而起,它不要求累世修行,只須歸依三寶、禮拜如來,就能達到目的。這是對一般老百姓的説法。對義學高僧則講一套"空"的道理。玄奘所服膺的是大乘有宗,與空宗表面上稍有不同。所謂"有",並不是承認物質世界的存在,並不是不講空。否則就有承認物質世界的可能或嫌疑。但是空宗空得太厲害,什麽都空了,物質世界固然空掉了,可是連真如、佛性、涅槃,甚至比涅槃更高的東西也都空掉。這不但對麻痹老百姓不利,而且對宗教家本身,好像也斷絕了奔頭。有宗在承認我法兩空的同時,在否認物質世界的同時,小心翼翼地保護着"真如佛性"的"有"。這是有其隱蔽的目的的。就拿成佛的問題來説吧,玄奘和他創立的法相宗,既反對小乘那樣把天國的入門券賣得太貴,也反對大乘空宗那樣連天國都要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四七上。

② 同上書卷,頁二三六下。

③ 同上書卷,頁四五二上。

空掉。他追隨印度瑜伽行者派的學説，堅持五種姓的主張，就是説，人們對佛理的接受與實踐是各不相同的，他反對道生主張的、有《涅槃經》作根據的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的説法。«瑜伽師地論»«楞伽經»«攝論»都是講種姓的，玄奘和法相宗也堅持此點。在窺基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法華經»的注解中，他們的觀點當然完全相同。①

這種説法與當時流行在中國的各宗的説法都不相同，因此招致了許多非議。玄奘雖然在成佛的道路上多少設置下了一些障礙，但是他在印度尋求解決佛性問題的結果却是：在當世即可成佛。從他自己的經歷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在他臨終的時候，«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説：

> "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槃，鮮浄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次裝嚴遍翻經院内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竪幡幢。衆彩間錯，并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輿，輿中香食美果，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謦欬，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説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來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知)佛教因果並不虚也。'"②

這顯然就是成佛的意思。玄奘大概自己相信，他這一死就涅槃成佛了。

①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一九〇頁。

②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七六下——二七七上。

4 在印度的活動

玄奘經過了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終於到了印度。同在國內一樣,他也是到處訪謁名師,對佛典和婆羅門經典,都一一探索。在佛教內部,他是一個堅定的大乘信徒,這在《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製造了許多擡高大乘的神話,秣底補羅國的那一個反對大乘的論師的下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此外,《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面還多次提到大小乘之争。他總是袒護大乘。但是他並不反對學習小乘,他還積極地去學習印度其他的一些科學知識,比如邏輯學(因明)、語法(聲明)等等。

我們在下面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爲根據,按時間順序,把他在印度學習的情況條列如下:

迦濕彌羅國

"彼公(指僧稱——引者)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以前,講《俱舍論》。自午以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無不悉集。法師隨其所説,領悟無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①

磔(磔)迦國

"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②

至那僕底國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一中。

② 同上書卷,頁二三二上。

"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①

闍爛達那國

"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毘婆沙》。"②

祿勒那國

"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部毘婆沙》訖。"③

秣底補羅國

"法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弟鑠論》（唐言《辯真論》，二萬五千頌，德光所造也），《隨發智論》等。"④

羯若鞠闍國

"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邏毘訶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毘婆沙》、日胄《毘婆沙》訖。"⑤

摩揭陁國　那爛陁寺　這座古寺是二百多年前笈多王朝創立的，是當時印度文化的中心，也是玄奘的目的地。他於公元六三〇年來到這裏，在這裏住的時間最久，主要是從戒賢大師受學。在他來到以前，慈氏菩薩托夢給戒賢："故來勸汝：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⑥"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以曾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二上。

② 同上書卷，頁二三二中。

③ 同上書卷，頁二三二下。

④ 同上書卷，頁二三三上。

⑤ 同上書卷，頁二三三中。

⑥ 同上書卷，頁二三七上。

於迦濕彌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爲《記論》。”①

伊爛拏國

“又停一年，就讀《毘婆沙》、《順正理》等。”②

南憍薩羅國

“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③

馱那羯磔加國

“法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毘達磨》等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④

鉢伐多國

“法師因停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毘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論》等。”⑤

5 回國後的情況

玄奘離開印度，仍然循陸路回國。貞觀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他一回到于闐，就急不可待地上表唐太宗，告訴他自己回國的消息。太宗立刻答覆：“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兩個人可以說是未見傾心，從此就奠定了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太宗是一個有雄才大略之主，西域的突厥始終是他的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三八下——二三九上。

② 同上書卷，頁二四〇上。

③ 同上書卷，頁二四一中。

④ 同上書卷，頁二四一中—下。

⑤ 同上書卷，頁二四四上。

一塊心病,必欲除之而後快。玄奘是深通世故,處心積慮顯揚佛法的和尚,他始終相信:“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兩個人一拍即合,這就是基礎。

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春正月,玄奘回到長安,受到盛大的歡迎。他帶回來了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五(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説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明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二)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此外還有許多佛像,都安置在弘福寺内。①

同年二月,玄奘謁見唐太宗。寒暄以後,太宗首先問的是西域的物産、風俗。玄奘對答如流。太宗大悦,立刻勸他著書,“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② 玄奘不肯。可見玄奘初次見面給太宗印像之深。也可見太宗關心的並不是什麼佛教,而是政治,説太宗崇信佛法,是没有根據的。他答玄奘手書説:“至於内典,尤所未閑”。③説得再明白不過了。

從此以後,玄奘主要精力就用在寫書、譯經上。他上奏太宗:“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太宗肯定了他的想法。他雖然華梵兼通,但是大概從親身經驗中和中國過去的經驗中,他感到集體譯比單幹要好得多。他首先組織了譯場,④ 網羅天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五二下。

② 同上書卷,頁二五三中。

③ 同上書卷,頁二五七上。

④ 關於玄奘的譯場,請參閲《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五三下——二五四上;《開元釋教録》,《大正大藏經》,卷五五,頁五五九上——中。

下和尚中的英俊，助他譯經。他的政治嗅覺又是很靈敏的，他完全了解太宗的打算，到了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就把«大唐西域記»寫完上進。他在表中寫道:

"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彥之所踐藉，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無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録，匪敢雕華。謹具編裁，稱爲«大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别。"①

«大唐西域記»寫完以後，他就專心譯經。他的工作熱情，高到驚人的程度。"專精夙夜，不墮寸陰"。② 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忘記"政治活動"。他還是經常追隨在太宗左右。他譯了經，一定要請太宗作序。一次不允，再次請求，決不怕碰釘子，一直到達到目的爲止。他也懂得在適當的時機，用適當的言詞來"頌聖"。他説什麼:"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③ 他在印度時，戒日王問什麼«秦王破陣樂»，這可能是事實;但我懷疑也是他編造的。太宗没有忘記原來的打算:"每思逼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意欲法師脱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衣;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④ 玄奘回答説:"仰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⑤ 現在看起來，這回答真是非常得體，既拒絶了太宗的要求，又不得罪這位大皇帝，而且還狠狠地拍了一下馬屁。以後還有幾次，太宗要玄奘還俗做官，玄奘始終很巧妙地避開。他還會尋找一切機會向皇

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五四中——下。

② 同上書，卷五〇，頁二五四上。

③ 同上書卷，頁二五五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書卷，頁二五五上——中。

帝上表祝賀，比如赤雀飛上御帳之類。在皇帝方面，當然也不會忘記隨時頒賜，御筆寫序，弘揚大法。終太宗之世，君臣雖然各有各的打算，但總算是相知極深，恩遇始終優渥。玄奘譯經的幹勁也絲毫没有衰竭。同時，玄奘同印度那爛陀的聯繫，並未中斷，書信往來，還是有的。

太宗崩逝以後，玄奘同高宗的關係也處得很好。玄奘對這位新皇帝是如法炮製，連皇帝妃子懷孕，生兒子這種最俗的事情，這位高僧也不會忘記上表祝賀。新皇帝也像他父親一樣，待玄奘很好。自從高宗即位以後，玄奘就回到慈恩寺。從此以後，專務翻譯。每天夜以繼日，勤奮不輟。除了翻譯之外，還要講經：

"每日齋訖黄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决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禀。復有内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皆酬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説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疲怠。其精敏强力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禮懺，逢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嘆。"[①]

到了後來，他大概感到自己年齡漸老。他在上高宗表中説："而歲月如流，六十之後，颯焉已至。念兹遄速，則生涯可知。"[②]他想離開京城往少林寺翻譯，皇帝不許。

到了逝世前夕，玄奘對翻譯工作更加兢兢業業，争分奪秒。在翻譯《大般若經》時，"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挍三本以定之，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六〇上——中。

② 同上書卷，頁二七三下。

慇懃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古來無比。"[1]他也勸别人，"人人努力加勤懇，勿辭勞苦。"[2] 到了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春正月，僧衆勸他翻譯《大寶積經》，衆情難却，他勉强譯了幾行，便收梵本説："此經部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3] 他晚年急切工作的情景，躍然紙上。他也就死在這一年。

6　在佛教哲學方面理論與實踐的矛盾

玄奘在佛教哲學方面，基本上繼承了印度大乘有宗的傳統，他比較忠實地把這一派學説介紹到中國來，形成了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法相宗。不過，玄奘畢生所致力的是翻譯工作，自己寫的著作不多，法相宗理論的奠基人應該説是他的弟子窺基。

關於法相宗的哲學，可參閲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和吕澂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這裏不詳細論述。

我在這裏只想談一個問題，這就是，玄奘在佛教一個關鍵性、也是他畢生關心的問題上，理論和實踐的矛盾。

法相宗，同中外唯心主義哲學一樣，雖然立論決不是根據客觀實際，本來是可以胡説一通的，却偏要搞成一個看起來深不可測、五花八門的體系。這個體系的特點就是八識，世間一切都是"識"所變現出來的，因此被稱做唯識宗。前六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是容易理解的。第八識叫阿賴耶識，是總管一切的，而第七識末那識則是聯繫第八識與前六識的。最關鍵的是第八識。前六識只起了别、認識的作用。第七識起聯繫的作用。有

---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七六上。

② 同上書卷，頁二七六中。

③ 同上書卷，頁二七六下。

了第八識，其他七個識纔能起作用。此外法相宗還幻想出一個精神性的單子——種子，認爲它是構成世界的原因。一切種子有染、淨的分別，前者叫有漏種子，後者叫無漏種子。這些種子當然不能離開識，也就是說離不開人的主觀精神，既然第八識是人的主觀精神（心）的關鍵，種子藏住的地方就是第八識。世界是在種子生生滅滅中進行着的，種子又是經常處在染污的情況下。有漏種子是使人類陷於苦難的根本原因，只有斷盡有漏種子，人類纔能跳出輪迴。在這裏法相宗又提出了三性、三無性的學說。其中圓成實性或真如佛性是萬法（一切事物）的實體。這個實體對於世界不具有加工、改造、推動的作用，它是不造作、不生夭、永世常存的。它是絕對清淨、不雜有染污的精神實體。如果想捨染歸淨，就必須割斷阿賴耶識和衆生活動的內在聯繫。阿賴耶識中包括有漏種子和無漏種子。不斷經過善行的熏習，有漏可以轉爲無漏。根據法相宗的理論，只有佛纔能斷盡有漏種子；但是有漏種子斷盡纔能成佛。這個鷄與蛋的聯繫，使法相宗陷入窘境，無法擺脫。[1]

總之，不管怎麽樣，在法相宗看來，成佛是異常艱巨的，如果說不是不可能的話。這是他們的理論。

但是在實踐上，好像又不是這麽一回事，成佛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今生即可成佛。永徽二年（公元六五一年）春正月有幾個州的刺史請玄奘授菩薩戒，玄奘答應了。後來他們返任後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見法師，信中有幾句話說："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2] 這可能是玄奘因材施教，故意對居士弟子這樣說的。但證之玄奘臨終時的情況，好像他自己也這樣相

① 以上都見於任繼愈文。

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二六〇下。

信。這樣就產生了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我覺得，中國古代許多佛教大師都似乎有這樣的矛盾。講佛理的時候，頭緒紛繁，越講越玄。乍一看，真是深奥得很，實則破綻百出，想入非非，故弄玄虛，强詞奪理。但在實踐方面，則又是另外一套。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可能是由於對一般老百姓，如果死鑽牛角，將會把他們嚇退，不如說得簡單明瞭，只需喊上幾聲："阿彌陀佛"，布施一些什麽東西，就扯給他一張天國入門券，西天有份。這樣對吸收信徒，增添利養，大有好處。我看玄奘也没能逃出這個窠臼。

7　翻譯印度因明可能產生的影响

法稱和陳那是印度因明（佛教邏輯）的創立者，他們都是唯心主義者，但又是邏輯學家，這本身就有點矛盾。想要調和唯心主義與邏輯是不可能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包括佛教大乘的空宗和有宗在内，都認爲外在世界或物質世界是不真實的。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學，特别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① 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適用的。印度唯心主義者，儘管用的名詞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認物質世界的存在，認爲思維是第一性的。他們有一些手法同歐洲有些相似，比如唯識宗論證物質世界不存在的理論，就同英國的唯心主義者貝克萊幾乎完全相同。印度唯心主義者否認 pramāṇa（舊譯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覺與推理等，他們說這些都只是幻像。因爲如果承認知覺與推理就要承認知覺與推理的對像，認識的目的物。也就是說，承認外在物質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學者法稱和陳

①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一九頁。

那不想放棄唯心主義，又對 pramāṇa 感到興趣。法稱說："一切成了功的人類活動都以正確的知識爲前提。正確的知識包括兩個方面，這就是直接經驗（pratyakṣa—譯知覺，舊譯"現量"）和推理(anumāṇa 舊譯"比量")"①。他們給印度因明(邏輯)與認識論灌輸了新的活力，企圖調和多少有點唯物主義因素的經量部與大乘有宗的理論。這就表明，因明的探討，不能不承認知覺與推理等所謂 pramāṇa 的存在。這是一個矛盾，法稱與陳那的弟子和注釋者都不能不承認這一點。連他們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點而沒有法子解決。只有不了了之，裝出不理會這個問題的樣子。不管怎麼樣，法稱與陳那探討了因明，承認了 pramāṇa，因而助長了唯心主義的對立面——印度唯物主義者的聲勢。這在印度哲學史上無論如何也算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玄奘也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他對因明也下過功夫。在印度留學期間，曾從戒賢大師聽《因明》兩遍。在南憍薩羅國，他也曾跟一個婆羅門學習因明。回國時他攜帶的書籍中有《因明論》三十六部。他翻譯了《因明正理門論本》一卷、《因明入正理論》一卷。他的大弟子窺基寫了一部《因明入正理論疏》三卷。可見他們師弟對因明的重視。法稱和陳那所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想來玄奘師弟也會遇到。他們對因明的提倡，也就意味着對唯心主義的衝擊，不管是多麼微小，多麼隱晦不引人注意，多麼違反玄奘師弟的本意，但它畢竟是一次衝擊。它產生的結果會是積極的、良好的。

上面論述了有關玄奘個人的一些情況。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玄奘這樣一個人呢？

① 轉引自恰托巴底亞耶:《印度哲學中什麽是活的？什麽是死的？》，第 57 頁。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欣賞宗教，也不宣揚宗教，我們同意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但是我們又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必須對具體的事物、具體的人，進行具體的、全面的分析。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宋朝理學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唯心主義的發展也促進了與之對立的唯物主義的發展。在中國思想史上，佛教也不無功績，儘管這個功績多半是從反面來的。我們不同意像有一些同志那樣對佛教採取一筆抹煞、肆口漫駡的態度。這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革命"的，實際上是片面性的一種表現，是沒有力量對佛教進行細緻分析批判的表現。其次，同佛教一起傳進來的還有印度的文學、藝術、音樂、雕塑、音韻，甚至天文、曆算、醫藥等等。這對我國文化的發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對玄奘的評價也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中國方面來看，玄奘在中國佛教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關鍵性的人物，他是一個虔誠的宗教家，同時又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動家。他同唐王朝統治者的關係是一個互相利用又有點互相尊重的關係。由於他的關係，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寺院有了獨立的經濟，寺院的頭子都成了僧侶地主階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的地主階級，特别是地主階級的總頭子的唐朝皇帝發生矛盾。所謂"會昌法難"就是這樣産生出來的。玄奘，不管他有多大能力，也無法避免這樣的悲劇。佛教的衰微是不以他的意志爲轉移的。

至於他個人，一方面，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於皇帝大臣之間，歌功頌德，有時難免有點庸俗，而且對印度僧人那提排擠打擊，頗有一些"派性"。《續高僧傳》

卷四,«那提傳»說:“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奘頗返”。這說明他信仰空宗,同玄奘不是一派。他攜帶了大小乘經律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永徽六年(公元六五五年)到了京師,住在慈恩寺中,“時玄奘法師當塗翻譯,聲華騰蔚,無有克彰,掩抑蕭條,般若是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敕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敕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公元六三三年)還返舊寺,所齎諸經,並爲奘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① 這裏的玄奘簡直像是一個地頭蛇,一個把頭。看來那提是一個很有學問很有道行的高僧。否則南方諸國的國王也不會這樣敬重他。然而只因與玄奘所宗不同,便受到他的排擠、抑壓。而且自己帶來的佛經也被玄奘奪走。真有點有苦難言,最後只能怏怏離開中國,死在瘴氣之中。連«續高僧傳»的作者也大爲慨嘆:“夫以抱麟之嘆,代有斯蹤,知人難哉!”

因此,我想借用恩格斯評論黑格爾和歌德的一段話來評論玄奘:

> “黑格爾是一個德國人而且和他的同時代人歌德一樣拖着一根庸人的辮子。歌德和黑格爾在自己的領域中都是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兩人都沒有完全脫去德國的庸人氣味。”②

玄奘在自己領域內算得上是一個宙斯。但是他的某一些行爲,難道就沒有一點庸人習氣嗎?

---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五〇,頁四五八下——四五九上。

②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一四頁。

但是，話又說了回來，玄奘畢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我再引用魯迅一段話：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①

魯迅在這裏並没有點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說的“捨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有這樣精神的玄奘的確算得上是“中國的脊梁”。

六　關於《大唐西域記》

最後我再談一談有關《大唐西域記》的一些問題。

要想正確評價這樣一部書，我覺得，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研究；第二，有比較才能有鑒别，要把它同其他同類的書籍來比較一下；第三，要看它幫助我們解决了多少問題，又提出了多少值得探索的新問題；第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看它在實踐上究竟有多大用處。

先談第一點。中華民族不但是一個酷愛歷史的民族，而且也是一個酷愛地理的民族。在歷史方面，除了幾乎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以外，還有很多的各種“史”。儘管這裏面難免有歪曲事實的地方，有些迷信或幻想的成分，但是總的說來，是比較翔實可靠的，實事求是的。這充分顯示了我們民族的特點。在地理方面，我們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有了地理著作，比如《禹貢》、《山海經》、《穆

①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見《魯迅全集》卷六，《且介亭雜文》。

天子傳》之類。這些書儘管不像它們自己聲稱的那樣古老,但總之是很古老的。我們也很早就有了關於外國的地理書,而且有的還附有地圖。到了南北朝時代和以後的時代,由於中外交通頻繁起來了,各種地理書風起雲湧。南齊陸澄曾經把《山海經》以下一百六十家的地理著作,按照地區編成《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又增加八十四家,編成《地記》二百五十二卷。中央政府設有專門機構,了解外國的情況。《唐六典》兵部有職方郎中員外郎,專管天下地圖,包括外國的在內。還有鴻臚,專門招待外國客人,順便詢問外國的情況。[①] 有時候,打了勝仗以後,也派人到外國去調查風俗物產,寫成書,畫上圖,進奉皇帝。[②] 甚至有了地形模型。

在唐代,在玄奘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地理書籍特別繁多,這同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和文化交流、宗教活動是分不開的。《十道圖》有很多種類。大曆時賈耽著有《隴右山南圖》,貞元十七年又撰《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道縣四夷述》四十卷。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談到宗教活動對地理學發展的影響,主要指的是佛教。古時候,交通異常困難,除了使臣和商人之外,大概很少有人願意或敢於出國的。獨有和尚懷着一腔宗教熱誠,"輕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他們敢於冒險,敢於出國。從漢代起,中印的僧人就互相往來,傳播佛教。他們傳播的不僅僅是宗教。正如人們所

---

① 見《唐六典》卷五,兵部:"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本人本國山川風土爲圖以奏焉。"

② 《唐會要·安西都護府》注:"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因令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

熟知的，中印兩國的文化也隨着宗教的傳播而傳播開來。在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內，出國活動的人以和尚爲最多。而且中國和尚還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他們喜愛歷史，也喜愛地理。他們實事求是，很少浮誇。他們寫了不少的書，比如：

晉法顯：«佛國記»，今存。

釋道安：«西域志»，今佚。①

支僧載：«外國事»，今佚。

智猛：«游行外國傳»，今佚。

釋曇景(勇)：«外國傳»，今佚。

竺法維：«佛國記»，今佚。

釋法盛：«歷國傳»，今佚。

竺枝：«扶南記»，今佚。②

惠生：«惠生行傳»(見«洛陽伽藍記»)

這些書無論如何，總可以説是中國佛教僧侶對中外文化交流歷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佛教僧侶不但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對印度地理學的貢獻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一部書確實是空前的。這一部傑作之所以能够產生，除了玄奘本人的天才與努力之外，還有其客觀的需要。由於隋末的統治者濫用民力，對外討伐，對内鎮壓起義軍，殺人盈野，國力虚耗，突厥人乘機而起，不但威脅了隋代的統治基礎，而且連新興起的唐高祖李淵也不得不暫時向突厥低頭稱臣。

---

① 見王庸：«中國地理學史»。

② 均見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敍録»，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九五七年三聯書店版。

唐高祖和太宗都深以爲恥，必欲雪之而後快。想要進攻突厥或西域其他威脅唐王室的民族，必須了解地理情況，唐太宗之所以一見面即敦促玄奘寫書，其原因就在這里。玄奘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和尚，決不會辜負太宗的希望，《大唐西域記》於是就產生了。太宗拒絶經題，但是對於這一部書却非凡珍惜，他對玄奘說："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可見他的心情之迫切了。

現在再談第二點。

首先同中國類似的書相比。中國古代關於印度的記載，在漢以前的古書中，可能已經有了。但是神話傳說很多，除了知道我們兩國從遠古起就有了交往以外，具體的事情所知不多。從漢代起數量就多了起來。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兩國間直接的交通日益頻繁，對彼此了解情況，大有幫助。到印度去的僧人寫了不少的書，上面已經列舉了一些。但是所有這些書同《大唐西域記》比較起來，無論是從量的方面比，還是從質的方面比，都如小巫見大巫，不能望其項背。像《大唐西域記》内容這樣豐富，記載的國家這樣多，記載得又這樣翔實，連玄奘以後很長的時間内，也没有一本書能够比得上的。因此，從中國方面來說，《大唐西域記》確實算是一個高峰。

其他外國人寫的有關印度的書怎樣呢？

印度民族是一個偉大的非常有智慧的民族，在古代曾創造出燦爛的文化，哲學、自然科學都有很高的造詣，對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印度民族性格中却有一個特點：不大重視歷史的記述，對時間和空間這兩方面都難免有幻想過多、誇張過甚的傾向，因此馬克思才有"印度没有歷史"之嘆。① 現在要想認真研究印

①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六九頁。他的原話是："印度社會根本没有歷史，至少是没有爲人所知的歷史。"

度歷史，特别是古代史，就必須依靠外國人的記載。從古代一直到中世，到過印度的外國人非常多，没有親身到過但有興趣的也不少。他們留下了很多的記載。這些記載對研究印度歷史來説，都成了稀世之寶。首先必須提出的是古代希臘人的著述。在這方面最早的是一個叫 Skylax 的人的記録。傳説他於公元前五四七年左右泛舟印度河。他的著作已經佚失。其次是克特西亞斯(Ctesias)，他的著作主要是一些寓言。再就是所謂"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五世紀，有人説是公元前四八四——四〇六年)的記述。可惜他的資料不是根據親身經歷，而是來自波斯人的傳聞，因此多不可靠。最重要的是亞歷山大入侵時或以後的希臘人的著作，這些人親自到過印度。記述亞歷山大入侵的有希臘作家，也有羅馬作家，比如：阿里安(Arrian，約公元九六——一八〇年)的《亞歷山大遠征記》①，第四卷；Curtius Rufus Quintus (約公元四一——五四年)的 De Rebus Gestis Alexandri Magni，第五卷；Diodorus Siculus(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的 Bibliotheco Historica 第十七卷；Justin(公元二世紀)的 Epitoma Historiarum Phiippicarum 第十二卷；普魯塔克(Plutarch 約公元四六——一二〇年)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無名氏的《亞歷山大大帝的歷程》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麥伽塞因斯 (Megasthenes)。他曾到孔雀王朝朝廷上當過大使，在華氏城住過幾年(約公元前三〇三——二九二年)，親眼見過印度，所記當然翔實。但他那名叫《印度記》(Indika)的書已佚，僅見於其他書籍中，例如1.斯特拉波 (Strabo，公元前六三——公元一九年)的著作《地理學》(«Geographica» 共十七卷)。取材龐雜。2.底奧多魯斯(Diodorus，公元前一世紀，生活在亞歷

① 中文有李活譯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年版。

山大城和羅馬)的《歷史書庫》(《Historische Bibliothek》原書四十卷,現存一至五卷,十一至二十卷)。3.阿里安(Arrian)的《亞歷山大遠征記》等等。一鱗半爪,難窺全豹。在地理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阿里安的《印度記》(Indica),斯特拉波、Pliny和Ptolemy的地理書。更重要更確切的地理書是Periplus Maris Erythraei,時間約在公元一世紀,著者是一個住在埃及的希臘人,他曾航海至印度海岸。這些都是在玄奘之前的。晚於玄奘的還有不少,比如馬可波羅《游記》①,伊本·白圖泰(Ibn Batuta)的《游記》②。這都是人所熟知的。還有貝魯尼。貝魯尼全名是Abu-r-Raihan Mohammed ibn Achmed al-Beruni,是伊斯蘭教最偉大的學者之一。生於花拉子模(Choresm),死於伽色膩(Ghasni 阿富汗)。生活時間從公元九七三年到一〇五〇年以後。自公元一〇一八年起作爲天文學家生活在Sultan Machmud von Ghazni和他的繼承人的朝廷上。他精通地理、天文、數學、年代學、礦物學、宗教學、史學等等。他的著作非常多。其中關於印度的有《印度》,英譯書名是Al-beruni's India,譯者是薩豪(E.C.Sachau)。還有《古代民族編年史》,英譯書名是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1879,譯者也是薩豪。其他天文著作有《占星學引論》(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1934),英譯者是萊特(R.R.Wright)。貝魯尼有關印度的著作,不像以上兩種那樣著名。實際上價值決不下於以上兩種,現已引起歐洲和全世界各國學者的注意。

比較更晚一點的還有:托馬斯·羅歐(Thomas Roe)的著作。

① 有馮承鈞譯本:《馬可波羅行紀》,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

② 馬金鵬已譯爲漢文,正準備出版。

他是英國國王詹謨斯一世派往印度莫卧兒皇帝扎亨吉朝廷上的大使，寫了一部書，叫做：«托馬斯·羅歐爵士使印度記 1615-1619»①。此外還有法國人弗朗索瓦·泊尼爾(François Bernier)的著作，他於公元一六六八年訪印，寫了一本«旅行記»②。根據印度史學家羅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的意見，這兩本書成爲歐洲了解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印度的主要依據。其中有些記載是相當可靠的，其他一些則是觀察與幻想的混合物。③

以上這些書都各有其特點，都各有其可取之處。我們從這裏可以學習到不少的有用的東西，對於研究古代中世紀和十七、八世紀印度的歷史有很大的幫助。但是在玄奘以前的那一些著作都比較簡略，不能幫助我們全面了解印度。在玄奘以後的那一些著作，當然都詳細多了。但是它們都無法代替«大唐西域記»，要想了解古代和七世紀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依靠這一部書。

«大唐西域記»的功績究竟表現在什麽地方呢？

研究印度歷史的中外學者都承認，古代印度的歷史幾乎全部都隱没在一團迷霧中，只有神話，只有傳説，也有一些人物，但是對歷史科學來説最重要的年代，却無從確定。有的史學家形像地説，在古代印度没有年代的一片黑暗中，有一根閃光的柱子，這就是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代。確定了這個年代，以前以後的幾件大事的年代的確定就都有了可靠的依據，因而才真正能談到歷史。而釋迦牟尼年代的確定，中國載籍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唐西域記»對於確

① Thomas Roe, The Embassy of Sir Thomas Roe to India 1615—1619, ed. W. Forsten(London, 1926)。

② Voyages de F. Bernier (Amsterdam, 1699)。

③ Romila Thapar:«古代印度社會史» (Ancient India Social History)New Delhi 1978年，第1—2頁。

定佛陀生卒年月也起過作用。古希臘亞歷山大的東征，曾起了幫助確定年代的作用，這次東征對理解阿育王碑有很大好處。我們在這裏暫不詳細討論。

除了釋迦牟尼的年代以外，《大唐西域記》對印度古代和中世紀的歷史上的許多大事件都有所記述。比如關於偉大的語法學家波你尼，關於毗盧擇迦王伐諸釋，關於阿育王與太子拘浪拏的故事等等。迦膩色迦王的問題多少年來在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學家中已經成爲一個熱門，《大唐西域記》有四五處講到迦膩色迦，給這個問題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至於在玄奘時代，印度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民族關係，等等方面，《大唐西域記》都有非常翔實的論述。我們在上面講到這些方面的時候，主要依據就是這些論述。如果再談到佛教史，這書裏的材料就更多。幾次結集的記載，除了南傳佛教承認的阿育王的集結外，這裏都有。關於大乘與小乘，大乘的許多大師，馬鳴、龍猛（樹）與提婆，無著與世親，他們的活動的情況，這裏也都有。我并不是說，這些記載都是百分之百地真實，那是不可能的，在玄奘那樣一個時代，又加上他是一個虔誠的佛徒，有些神話迷信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容易理解的，不過這些都只能算是白玉中的微瑕，決不能掩蓋這一部奇書的光輝。而且這種情況僅僅限於宗教方面，一講到地理、歷史就彷彿從神話世界回到現實世界，記載都比較翔實可靠了。

統觀全書，包括了一百多個“國”，玄奘的記述有長有短，但是不管多麽短，他的記述似乎有一個比較固定的全面的章法：幅員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業、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字、貨幣、國王、宗教等等。這些方面幾乎都要涉及到。當時和今天要想了解這個“國”，除了以上這些方面，還要了解些什麽呢？他能用極其

簡潔的語言描繪大量的事實，不但確切，而且生動。所以，我們可以說，玄奘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描繪歷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其他外國人的著作是很難同這一部書相比的。

現在談第三點。

上面我們講了《大唐西域記》幫助我們解决了許多歷史上的疑難問題。比如關於印度當時的政治、經濟情况，關於重大的歷史事件，關於宗教力量的對比，關於佛教的幾次結集，關於大、小乘力量的對比，關於小乘部派的分布情况等等。離開了《大唐西域記》，這些問題幾乎都是無法解答的。但是我個人有一個想法：比解决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些還没有解决的問題，這就啓發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問題、研究問題，幫助我們把研究工作更向前推進。

這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幾乎在每一卷裏都可以找到一些，我在這裏只能舉出幾個來當做例子。首先我想舉玄奘所經各"國"的語言問題。玄奘是一個非常細緻的觀察家，對語言似乎是特别留心。他所到之處，不管停留多麽短暫，他總要對當地語言、文字的情况寫上幾句，比如：

阿耆尼國：

"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

屈支國：

"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

跋禄迦國：

"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窣利地區：

"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

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

怖捍國：

“語異諸國。”

覩貨邏國：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横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

因爲日本學者水谷真成對於這個問題已有比較詳細的論證，我在這裏不再引用原文，請參閲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以前，學者們對玄奘的記載只能從字面上接受，他講到的這些語言，他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但是從那個時期開始的在中國新疆一帶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却用地下出土的實物、古代語言文字的殘卷證實了玄奘的記載。是不是全部都證實了呢？也不是的。一方面現在還有一些出土的殘卷，我們還没能讀通。另一方面，考古發掘工作還要進行下去，將來一定還有更多、更驚人的發現，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可以説是剛剛開始。就以水谷真成的文章而論，他引證了大量的文獻，論述了新疆、中亞一帶(古代所謂“西域”）和印度本土的語言文字。但是對怖捍國的語言文字還没有論述。玄奘《大唐西域記》説這裏：“語異諸國。”同其他國都不一樣，究竟是一種什麽語言呢？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研究。

除了語言文字以外，還有宗教方面的問題。玄奘談到了許多佛教和印度教常見的神，他也談到了許多别的教派和印度教不大常見的神，比如卷二健馱邏國，跋虜沙城講到的毗魔天女，梵文是

Bhīmā，是大神濕婆的老婆，一名難近母(Durgā)；卷七吠舍釐國講到“露形之徒，實繁其黨”，所謂“露形之徒”指的是印度教苦行者，也可能指的是耆那教的所謂“天衣派”，二者都是赤身露體的；卷一三摩呾吒國講到“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這裏明明説的是耆那教(尼乾)；卷一〇羯餕伽國講到“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卷一〇珠利耶國講到“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卷一〇達羅毗荼國講到“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卷三僧訶補羅國談到耆那教“本師所説文法，多竊佛經之義”，“威儀律行，頗同僧法。”

書中有一些關於提婆達多的記載，其中有的非常重要、有啓發性。劫比羅伐窣堵國講到提婆達多打死大象堵塞佛走的道路。婆羅痆斯國講到在過去生中如來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菩薩鹿王仁愛慈悲，提婆達多鹿王則正相反。菩薩鹿王想代懷孕母鹿到宫中去供膳，結果感動了國王，釋放羣鹿。摩揭陁國講到：

> “宫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爲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這裏説到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的密切關係。摩揭陁國還講到，提婆達多用石遥擲向佛。講到提婆達多入定的地方。最有趣的是室羅伐悉底國的那一段記載：

>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减佛未幾，大衆圍遶，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没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説法誨喻，僧復

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

很多佛典上把提婆達多説成是一個單純的壞家伙，什麽都不懂。這裏講到提婆達多并不是一個無能之輩，他“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而且身上還有三十大人相。羯羅拏蘇伐剌那國講到：

“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短短幾句話很有啓發。提婆達多是佛的死敵，佛教徒把他恨得咬牙切齒，把他説得一無是處。説根本没有幾個人聽他的話，然而，到了玄奘時期，離開佛與提婆達多已經一千多年了。在東印度居然還有提婆達多的信徒，而且又是這樣忠誠於他。實在值得深思。關於這個問題，法顯《佛國記》中已有記載。講到拘薩羅國舍衛城時，法顯寫道：

“調達亦有衆在，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

“調達”就是提婆達多的另一個譯法。舍衛城是在中印度。玄奘講到的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是在東印度，可見提婆達多的信徒不但存在，而且地方還相當廣。

此外，玄奘講到提婆達多的信徒“不食乳酪”。對於研究印度佛教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唐義淨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

“於是提婆達多，謗毁聖説，決生耶(邪)見，定斷善根。但有此生，更無後世。作是知已，於其徒衆別立五法。便告之曰：‘爾等應知，沙門喬答摩及諸徒衆，咸食乳酪。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令彼犢兒鎮嬰飢苦。又沙門喬答摩聽食魚肉，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緣由此？於諸衆生爲斷命

事。’”①

可見這種習慣來源已久。《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講的只是書本上的記載。能否相信，還值得考慮。玄奘講的却是活生生的事實。它證明《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講的不是向壁虛構。

但是這件看來似乎是小事情的事實還有更深的意義。義净《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説：

>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含噉爲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爲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飯二麥豆飯三麨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爲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飡。若先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准知乳酪等非二五所收。律文更無别號，明非正食所攝。”②

學者們的意見是，這裏講的是大乘和尚，他們都不許吃奶製品。此外，上面引用的《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還談到吃魚、肉的問題。這也是佛教史上一個有趣的問題。看來小乘基本上是允許吃肉的，至少對有病的和尚是允許的。佛本人在死前可能就吃過猪肉。在這一段引文中，提婆達多拿吃肉這件事當做武器同釋迦牟尼鬥争。這很值得我們注意，當另文討論。③ 從時間上來看，大乘的起源距提婆達多至少已有幾百年的歷史，爲什麼飲食的禁忌竟如此之相似呢？我們都知道，大乘是對小乘的發展與反動，而提婆達多則是釋迦牟尼的對手。二者間難道還有什麼聯係嗎？我

① 《大正大藏經》，卷二四，頁一四九中。

② 同上書，卷五四，頁二一〇中。

③ 參閲章炳麟《大乘佛教緣起考》，《章氏叢書·太炎文録·别録》。

覺得，這是個非常值得思考探索的問題。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信度國有一段話：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户，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之耆舊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是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稀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悦，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爲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

這段話引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印度學者高善必寫道：

“最後這一段引文非常有趣，因爲它告訴我們，雅利安人的仍然從事畜牧業的部落的後裔在這條河邊上繼續幹些什麽，這一條河是因陀羅‘解放’出來的。他們這服裝是否是佛教的做法或者是更早時候形成的習慣，這種習慣通過東方的雅利安人而影響了佛陀對服裝的選擇，這都不清楚；可能是前者。其餘的記載則告訴人們，佛教如何已逐漸向着喇嘛教發展，或者已變成一個神學的游戲，這種游戲只限於獲得極大利益的野心家。”①

無論如何，這一段短短的記載提出了許多問題，也可以説是提供了一些線索，我們應該進一步加以研究。

上面是宗教方面的問題。在社會制度方面，玄奘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情況。比如在第二卷裏他寫道：

① 《印度史研究導論》，第二九三頁。

“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咒、醫方。”

這同我們平常的説法不同，怎樣解釋呢？

此外，《大唐西域記》還記了一些當時印度社會裏發生的看來不是很重大的事件，但是今天的歷史學家看了以後，從中可以看出重大的意義。比如鉢邏耶伽國大施場東合流口一天有數百人自沉。高善必認爲，當時社會上必然有一部分人甚至是上流社會的人感到不滿意，否則就無法解釋，爲什麽這些老一點的人不死在聖河恒河的岸上而死在水中①。第二卷關於當時印度刑法的敍述，關於賦税、王田、分地和封邑的敍述，甚至關於蔬菜的敍述：

“蔬菜則有姜、芥、瓜、瓠、葷陀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

高善必都能從裏面得出相應的結論。他講到，當時北印度有許多飲食方面的禁忌（塔布），比如不吃牛肉等，不吃葱蒜等，一直到今天，還没有多少改變。②

總之，正如我們上面已經説過的那樣，《大唐西域記》提出來的新問題，比已經解決的問題還更要重要，還更有意義。我上面舉的僅僅不過只是幾個例子而已。

我最近偶爾讀到幾本關於中世紀印度的書籍，作者都是印度學者。一本是古普塔的《曇丁時代的社會和文化》（Dharmendra Kumar Gupta: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ime of Daṇḍin，新德里，1972年）。他大量地引證了《大唐西域記》的材料。第二章

① 《印度史研究導論》，第二八四頁。

② 同上書，第二八六——二八九頁。

叫做:《當時的歷史透視》，基本上是根據《大唐西域記》的材料寫成的。除了這一章以外，在其他章節裏，比如《政治理論與國家管理》《社會和經濟生活》等等，也經常引用這本書的材料。另一本是喬希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Lalmani Joshi: Studies in the Buddhistic Culture of India: 7、8 世紀, Delhi, Varanasi, Patna, 1977 年)。書中也大量地引用了《大唐西域記》的材料。我相信，讀這兩本比較新的書的人，都會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一個印像: 如果沒有《大唐西域記》，這兩本書恐怕是難以寫成的。像這兩部書的書還多得很，這也不過是幾個例子而已。

最後一點談一談實踐的問題。

這一點同上面談的問題是有聯係的。經過了一千多年實踐的考驗，特別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內的考驗，充分證明《大唐西域記》是有其偉大的意義的。玄奘這個人和他這一部書，對加强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已經起了而且還將繼續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幾乎是婦孺皆知，家喻户曉。正如我們在本文開始時寫到的: 他已經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於《大唐西域記》這一部書，早已經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我們幾乎找不到一本講印度古代問題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記》的書。不管作者的觀點如何，不管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都或多或少地引用《大唐西域記》。這部書中有一些資料，是任何其他書中都找不到的。從上個世紀後半開始，國外學者就開始注意《大唐西域記》，開始有外文譯本出現。現在將外文的主要譯本條列如下:

法文譯本:

Julien, S.: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scrit en Chinois,en l'An 648,par Hiouen-Thsang,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2 tomes,1857-8,Paris.

英文譯本:

Beal, S.: Si-yu-ki, Buddhists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Hiuen Tsiang (A.D.629).2. Vols.1884,London.

Watters, Th.: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629-645 A.D.), edited after his death, by T.W.Rhys Davids and S.W.Bushell.2 Vols.1904-5,London.

日文翻譯和注釋本: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1912年,東京。

小野玄妙譯:《大唐西域記》,《國譯一切經》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册, 1942—1943 年,東京。

水谷真成:《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大唐西域記》,東京,1972年,第435—452頁:《大唐西域記》解說。

野村耀昌譯:《大唐西域記》,《國譯一切經》史伝部十六上,東京,1983年。

至於研究印度的學者對本書的評價,那簡直就是車載斗量,無法一一抄録。我在這裏想從代表各種類型、各種流派的歷史學家中各選一個代表,談一談他們對《大唐西域記》的評價,這也就算是一種"優選法"吧。印度史學家羅米拉·塔巴(Romila Thapar)① 把研究印度史的學者分爲許多類型。我就是根據她的類型說來選擇的。首先我想選擇二十世紀早期的英國印度史學家史密斯 (Vin-

① 見所著《古代印度社會史》(Ancient Indian Social History), 新德里,1978年。

cent Smith)，他是代表英國的利益、崇拜英國、又崇拜偉大人物的。他的歷史觀是英雄史觀。他對«大唐西域記»的意見是:

"印度歷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决不會估價過高的。"①

這是一種類型。

到了本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印度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了史學界。這時有一大批印度歷史學者出現，他們一反前一階段的作法，把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民族解放和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思想貫穿在史學著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著名歷史學家馬宗達(R.C.Majumdar)，他在«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中說:

"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絶的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游方僧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馬宗達還在孟買印度科學院出版的«印度人民的歷史和文化»(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第一卷«吠陀時期»對中國赴印留學的幾位高僧法顯、玄奘、義净評論說:

"(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相當厚的書，這些書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并且譯成了英文。三個人都在印度呆了許多年，學習了印度語言，法顯和玄奘廣泛游覽，幾乎游遍全印。在這些方面，他們比希臘旅行家有無可懷疑的有利之處。"

一九七八年，印度著名歷史學家阿里(Ali)教授的來信中説:

"如果没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又是一個類型。

---

① 意思就是:"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分。"見所著«牛津印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牛津大學，1928年，第169頁。

至於用馬列主義觀點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前面引的高善必就是其中的先驅者和傑出的代表，他應用《大唐西域記》來研究印度歷史，上面已經有了足够的例子，這裏不再談了。

這又是一個類型。

總之，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不管他是哪一國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種觀點，他們都給予《大唐西域記》以極高的評價。上面幾個例子充分可以證明，在上百年的研究印度史的實踐中，《大唐西域記》已經表現出了自己的價值。再引更多的例子完全没有必要了。

對於玄奘的研究，對於《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儘管在中國和全世界範圍内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我總感覺到，好像方纔開始。要想用科學的觀點實事求是地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首先必須佔有資料，像《大唐西域記》這樣的資料堪稱其中瑰寶。正如我上面已經説到的那樣，書中有許多問題還没有解决。我上面這些不成熟的意見，只能看作是初步嘗試。引玉拋磚，敢請以我爲始；發揚光大，尚有待於來者。

季羨林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校畢

説　　明

對《大唐西域記》進行校勘和注釋，是一項十分繁重的工作。這一工作最初在一九七七年底由中華書局編輯部向我提出，後來又組織了十位同志參加，最後由我總其成。目前這一工作已告一段落，現僅就工作的情況做一點說明。

本書的整理過程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一、準備工作；二、撰寫初稿；三、修改定稿。現分述如下：

一、準備工作，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組織人力；2、了解前人研究成果，收集參考資料；3、向有關專家學者徵求意見。這些工作主要由中華書局編輯部負責。

二、撰寫初稿，我們的分工如下：1、全書的校勘工作由范祥雍負責，具體的校勘說明另見本書《校勘例言》。2、開頭的三篇《序》和書末的《記讚》以及書中有關佛學名詞、古漢語詞語方面的釋文由楊廷福負責。3、卷一和卷十二有關中亞的歷史、地理、民族和語言等方面的釋文由張廣達和耿世民負責；張廣達負責今新疆以外的中亞部分，耿世民負責新疆部分。4、印度地理方面的釋文，卷二至卷七由朱傑勤和張毅負責，卷八至卷十一由張毅負責。5、印度歷史方面的釋文，卷二由朱傑勤和張毅負責，卷三至卷九由蔣忠新負責，卷十至卷十一由張毅負責。6、書中的梵文、巴利文專門名詞由蔣忠新校閱。最後，注釋由我複閱定稿。作爲一個集體，我們經常交換意見，互相合作。這個階段大約經過兩年多時間。

三、修改定稿工作又花了兩年多。原因是，由於注釋工作難度大，一些同志又不能專心致志，以致注釋初稿問題很多，有的引文謬誤層出。我和幾個同志商量後，下決心徹底核對，因而拖延了時間。在這個期間，張廣達根據近期收集到的材料，對卷一和卷十二中的部分釋文作了修訂。謝方、蔣忠新和王邦維幫助我整理了初稿。王邦維還對釋文中的引文做了大量的核對工作。我在閱讀注釋稿的過程中，又作了一些修改，補寫了一些釋文。另本書所附地圖是王邦維參考《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繪製的。編寫工作進行得如此緩慢，我們感到十分抱歉。

在編寫過程中，我們注意了吸收前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我們利用過的大量的參考書中，特別要提一下的是下面兩部我們參考得比較多的書，即日本學者水谷真成譯注的《大唐西域記》（《中國古典文學大系》22，平凡社，東京，1971年11月）和印度學者 B. C. Law 所著《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Paris, 1968)；前者是研究《大唐西域記》最近的一部專著，後者是古代印度沿革地理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同時，我們也盡可能對前人沒有注意到的、或者雖然注意了但是還沒有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的問題，進行一些研究，提出我們的看法，例如：關於碎葉今地的問題，關於四《吠陀》的問題，關於大乘上座部的問題，等等。

對於我們所做的工作，學術界的許多同志曾經給予熱情的鼓勵和支持；傅振倫、姚鑒兩先生曾協助提供資料；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考古研究所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等給予我們借閱圖書和複印資料的幫助。我借此機會，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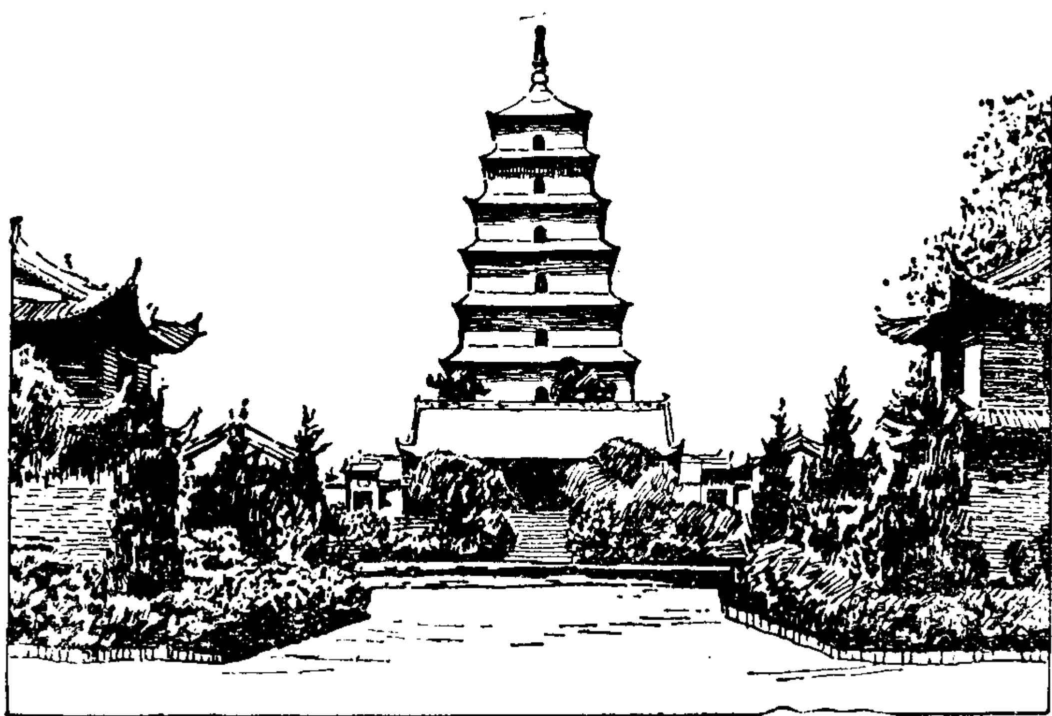
由於我們的能力很有限，同時由於各人的職務關係，也很難集

中主要精力對《大唐西域記》進行深入的研究，本書一定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我懇切地希望各方面的專家和廣大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季羨林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二日於北京大學





校勘例言

一、本書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印出版的《高麗新藏本》作底本(以下簡稱"京大本")。《西域記》的古鈔舊刻有多種,但皆屬殘卷,以此本爲最完好。《高麗藏》有新舊二種。《舊藏》刻於高麗王朝文宗時代(公元 1047—1082)。至高宗十九年(公元 1232)被燬於蒙古兵燹;至二十三年(公元 1236)重刻,閱十五年而成,是爲《新麗藏》。此書的《舊麗藏本》現僅存六卷,保存在日本,極爲稀貴。《新麗藏本》完全的亦很少,京都帝大藏有一部,卽據之重印。原書各卷尾有"甲辰歲分司大藏都監奉勑雕造"題記(今新校本删去此題記),"甲辰"當高宗三十一年(公元 1244),正是再刻藏經之時。《新麗藏》刻時,參考各本,"去短取長,成一最精之本",(吕澂《佛典泛論》)這話雖不免溢美,可見其爲人所推重。我們對比各舊本,認爲《京大本》有下列的優點:(1)這是一種年代較早校讎較精的刊本,而又首尾完整;(2)書首敬播一序,爲宋元各本所無,此本獨有之,和慧琳《一切經音義》所載相合;(3)南宋後諸本卷尾附有《音釋》,此本不載,和《敦煌唐寫本》、《北宋刊殘本》、《趙城藏本》相合,可證其來源之古;(4)《京大本》對於原本内顯著的誤字,據其他舊本改正,但爲數有限,且在《考異》中注明原本作何字,儘量保存原本面目,態度比較謹嚴;(5)《京大本》别附《考異》,廣蒐《新麗藏本》之外的各舊本,列其異同,便於讀者參考。這就

是我們採用它作底本的理由。

二、校勘所採用的各種本子及其簡稱如下:

1.《敦甲本》 敦煌唐寫本殘存卷第一(S.2659),又卷第三首段部分(S.958),英國倫敦博物院藏,複製照片。

2.《敦乙本》 敦煌唐寫本殘存卷第二(P.3814),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藏,複製照片。

3.《崇本》 北宋崇寧二年福州等覺禪院刊本殘存卷第四,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晒印本。

4.《趙城本》 金刊《趙城藏》本殘存卷第十一、十二,北京圖書館藏,複製照片。

5.《資福本》 南宋安吉州資福寺刊本(亦稱《思溪藏》本),存卷二至五、卷七至十二,共十卷,《四部叢刊》景印本。

6.《磧砂本》 南宋《磧砂藏》本殘存卷二、卷九兩卷,《磧砂藏經》景印本。

7.《元本》 元《普寧藏》本。

8.《明南本》 明洪武刊《南藏》本,四川圖書館藏,複製照片。

9.《明北本》 明永樂刊《北藏》本。

以上《元本》、《明北本》二種,因未得原刊,姑以景印《磧砂藏經》中配補的本子助校。《磧砂》配補本計有:《元本》卷三、五、七共三卷;《明北本》卷四、十、十一、十二共四卷;《元明合配本》卷一、六、八共三卷。

10.《徑山本》 明嘉興府楞嚴寺刊本(亦稱《嘉興藏》本)。

11.《酬本》 日本靈瑞山酬恩菴僧鈔本,卷一及卷六兩卷,《四部叢刊》景印配補宋本缺卷。

12.《中本》 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銀泥經本,見《大正

新修藏經》第五十一卷本書所附校記中。

13.《金陵本》　金陵刻經處 1957 年校刊本(吕澂先生校)。

14.《章校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章巽先生校本。

其他刊本，如明代《吴琯本》、清代《龍藏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天寧寺刊本》，皆出自《明藏》，輾轉重刊，不足重，並從省。日本所刊各《藏經本》，除《中尊寺金銀泥經本》已列入校記者外，其餘各本不出於校記及《京大本·考異》所收的範圍，因亦從省。校記所援用的本子下限一般斷於明代爲止。

三、《京大本》所附的《考異》搜集諸本，中多秘籍，今擇要採用，名稱仍其舊例。各本列舉如下:

(1)《舊麗本》　即《高麗舊藏》本，存卷五至十，共六卷，南禪寺所藏。

(2)《宋本》　東寺觀智院所藏北宋刊本。

(3)《石本》　石山寺所藏古寫本，卷一至卷八爲同一寫本，卷九至十二爲其他寫本。

(4)《建本》　醍醐三寶院所藏古寫本，存卷十一、十二兩卷，有建保二年(公元 1214)的題跋。

(5)《大本》　神田氏所藏大治元年（公元 1126）古寫本，存卷二。

(6)《古本》　和州橘寺古藏本。

(7)《異本》　別有中古之本。

(8)《一本》　京兆妙典寺藏本。

(9)　《或本》

(10)　《校本》

自(5)——(10)五種本子爲富岡謙藏氏所藏《舊校本》中引據的。此《舊校本》，據校者跋文署爲享保辛丑(公元 1721)。第(10)種《校本》乃校者校訂之文。

上列諸本逕自《考異》轉引，不再别標。

四、向達先生生前對此書有志撰述。今承北京大學圖書館惠借他的手校本(録在金陵刻經處本上)一種，擇要録之。滄海一勺，聊存紀念。

五、慧立與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道宣《釋迦方志》和本書的關係密切，爲重要的參考資料。還有其他古籍援引《西域記》者，文句間有出入。今並採擇，以資佐校。目列如下:

甲、《慈恩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支那内學院校刊本。

乙、《方志》　《釋迦方志》，支那内學院校刊本。

丙、《珠林》　道世《法苑珠林》，《四部叢刊》景印《徑山藏本》。

丁、《慧琳音義》　慧琳《一切經音義》，上海醫學書局景印日本刊本。其《西域記音義》逕稱《慧琳音義》，其屬於他經《音義》引《西域記》者則於《慧琳音義》下注明卷數，以示區别。

戊、《感應録》　非濁《三寶感應要略録》，《大正新修藏經》卷五十一。

己、《釋帖》　義楚《釋氏六帖》，《普慧大藏經》排印本。此書所引多有删節或謬改，今慎擇其要録之。

庚、《希麟音義》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大正新修藏經》本。

辛、《翻譯集》 法雲《翻譯名義集》，上海佛學書局排印本。

壬、《音釋》 本書宋、元、明(南藏)本卷尾並附《音釋》，今據《資福本》及《明南本》所附者。《明北藏本》以下所附《音釋》頗省略，不取。

癸、《華嚴鈔》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華嚴疏鈔》編印會排印。

子、《隨函録》 《高麗藏》内《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録》。從《京大本・考異》轉引。

六、校勘參酌諸本，擇善而從，不盡拘囿於底本。改字之處，必説明原本作某，從某本改，以便複核。不能作決定者，則並存異文。異文有顯著謬誤者，擯棄不録。

七、《京大本》和諸本間的異字，有很多屬於常用的異體字，若逐字録入，反增惑亂。今將這類常用異體字併列爲一表，擇其中最習見者爲“正字”，餘者爲異字。書内本文一般從原作，别體俗作則改從“正字”，不再出校。讀者如有疑問，查表即知。表别附後。

八、《高麗新藏》原書於宋諱殷、敬、鏡、竟等字缺筆，又時用當時的俗字，《京大本》已皆改正，今悉遵之。

九、諸本各篇章節的分段起行，參差不齊，今逕從文義整理，各本異同不再表明。

日本崛謙德《解説西域記》、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章巽先生的《大唐西域記》校本並於本書章節間别加標題、分題或小分題，便於讀者檢覽。現遵其例，重爲釐定，補加標題、分題。

十、本書自唐流傳至今，基本上無缺佚，但從各書對勘之下，偶亦

發見若干闕文，爲今本所不載。這些闕文可能是最初本和修訂本的差異，又因他書所載常有增損，與原文不一致，今分別列入於應屬的原文之後，低三字，首冠以〔闕文備考〕標識，不和原書本文相淆。還有些字句無多或難以肯定的，則概入於校文内。

十一、古人説:“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我們雖努力期達於完善，但限於水平，存在缺點還是不少的。熱望讀者發現錯誤，賜予指出和匡正！

范祥雍

一九八一年七月

«大唐西域記»諸本對勘常見異體字

一、依正字筆劃多寡爲序。

二、正字居前，異體字居後，加括號。

互(乐) 叫(叫、呌) 災(灾) 坐(座) 采(採) 函(凾) 糾(糺) 斥(庈) 役(伇) 沈(沉) 往(徃) 花(華) 仙(僊) 回(廻) 冰(氷) 邪(耶) 你(儞) 陀(陁) 析(㭊) 刺(剌)、折(扸) 那(郍) 技(伎) 低(仾、佋) 果(菓) 怪(恠) 於(于) 胥(肙) 柰(奈) 衹(祗) 途(塗) 陵(淩) 寂(宋) 剪(翦) 蛇(虵) 無(无) 鼓(皷) 稚(穉) 號(号) 爾(尒) 罰(罸) 疎(疏) 鄰(隣) 辨(辯) 邇(迩) 濕(溼) 醫(毉) 闕(闋、闗) 驅(駈) 鶴(鸖) 胝(胵、胘) 毘(毗) 惟(唯、維) 乾(亁) 訛(譌) 備(俻) 萬(万) 羣(群) 寘(寔、寔) 蝨(虱)

歎(嘆) 瘞(瘗) 斂(歛) 彌(弥) 聰(聦、聡) 總(揔、捴、総、) 辭(辤、辞) 鐵(鐡) 羈(羇) 珍(玠) 紆(紓) 胸(胷、胷) 殺(煞) 敕(勑) 軫(軡) 徧(遍) 逾(踰) 腰(署) 蒲(蒱) 厭(猒) 綵(彩) 劍(劒) 葱(蔥、葱) 褐(毼) 趨(趍) 懦(愞) 蟲(虫) 蘊(藴) 讚(賛) 鬱(欝) 芻(蒭) 庵(菴) 婆(婆) 皎(皎) 腴(腴) 橐(槖) 裔(裵) 塼(甎) 槃(槃) 輿(轝) 舉(擧) 聲(声) 禮(礼) 疆(畺、壃)





目　　録

序　一①

竊以穹儀方載(一)之廣，蘊識懷靈(二)之異，談天(三)無以②究其極，括地③(四)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

校勘：

① 宋、元、明各《藏》本無此序。

② 無以，《石本》、《異本》作以無。非。

③ 括地，《中本》括作栝。按古寫本從扌從木之字常淆。

注釋：

(一) 穹儀方載：泛指天地。古稱天圓地方，又謂天覆地載。

(二) 蘊識懷靈：泛指人類。《書經·泰誓》："惟人萬物之靈。"

(三) 談天：《史記·荀卿列傳》裴駰《集解》引劉向《别録》："騶(鄒)衍之所言，五德始終，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

(四) 括地：漢代緯書有《河圖括地象》，爲古地理書，今佚。張華《博物志》卷首引此書；《周禮·春官·保章氏》賈公彦曾疏引之，可見此書隋唐時尚存。唐初李泰曾輯《括地志》五百五十卷。

詳夫天竺(一)之爲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二)，仁

義於焉成俗。然事絶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三]莫之紀，《王會》[四]所不書。博望鑿空，徒寘懷於邛竹①；昆明道閉②，謬肆力於神池[五]。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於千載[六]；夢彰③佩日，秘神光於萬里[七]。暨於蔡愔訪道，摩騰入洛[八]，經藏石室[九]，未盡龍宮之奧[一〇]，像畫涼臺[一一]，寧極鷲峯[一二]之美④？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閹豎乘權⑤，瀆⑥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⑦，剪⑧中朝而幅裂[一三]。憲章泯於函⑨雒[一四]，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⑩而多壘[一五]，況茲邦之絶遠哉！然而釣⑪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經[一六]，未極真如[一七]之旨。有隋一統，寔務恢疆⑫，尚且睠⑬西海而咨嗟[一八]，望東離⑭[一九]而杼軸[二〇]。揚旌⑮玉門[二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二二]之源，蓋無足紀。曷能指雪山[二三]而長騖⑯，望龍池[二四]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欃槍⑰[二五]而清天步[二六]，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肉骨⑱[二七]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⑲之墟。總異類於藁街⑳[二八]，掩遐荒於輿地，莞㉑十洲㉒[二九]而池環海[三〇]，小五帝而鄙上皇[三一]。

校勘:

① 邛竹，《新麗本》、《隨函録》邛作卬，《京大本》從《異本》、《石本》作卭，《中本》作功。按此字地名當屬邑旁，《說文》、《廣韻》並作邛，今據正。《史記・大宛傳》、《漢書・張騫傳》、《宋本》並作

卬，則衍誤已久。

② 閉，《中本》、《異本》作閑，非。

③ 彰，《中本》作章，通用。

④ 《異本》、《石本》、《中本》美下有矣字。

⑤ 𢺏，《異本》、《石本》並作權。按《九經字樣》𢺏乃"古拳字，俗作權，譌。"今權行而𢺏廢。

⑥ 潰，《金陵本》作憒，誤。

⑦ 釁，《異本》及《隨函録》作衅，《石本》作亹。亹乃衅之譌。《慧琳音義》云："釁，《序》作衅，俗字也。"然則慧琳所見《序》亦作衅也。

⑧ 剪，《異本》、《石本》及《隨函録》作翦，通用。

⑨ 原本函作亟，乃函之俗字，今從《校本》改，下同。《異本》、《石本》作凾。

⑩ 因，《古本》作困。依文義因字爲長，困乃形近而誤。

⑪ 《異本》、《石本》鈞作鉤。

⑫ 疆，原本作壃，《慧琳音義》作畺，云："或從土作壃。"今從通用字改，下同。

⑬ 睠，《中本》作腃，字形之誤。《金陵本》作睹。《慧琳音義》作眷，云："或作睠、觠。《序》作睹，俗字也。"

⑭ 離，原本作雒，《異本》作離，《中本》作雖。按"東離"見《後漢書・西域傳》(詳注)，"東雒"則指隋東都雒陽，依文義似作東離爲長。今改。

⑮ 旌，原作旍，今從《異本》、《金陵本》改。

⑯ 鶩，原作騖，今通作鶩。向達云："一本作騖，以從馬爲是。"

⑰ 攙搶，《異本》作欃槍，《石本》、《中本》作槍欃，《隨函録》作

欃鎗。按攙搶偏旁從扌從木從金並通用。二字爲雙聲連緜詞，故或作槍欃。

⑱肉骨，《石本》肉作完，《考異》云："乃宍之譌。"按宍乃肉之俗字。《金陵本》作骨肉，非。肉骨乃"生死而肉白骨"意，與下文"還魂"爲對偶。

⑲ 鬼蜮，《異本》、《中本》蜮誤作域。

⑳ 藁街，《中本》藁作槀。

㉑ 菀，《異本》作苑，同。

㉒ 洲，《古本》作州。

注釋:

(一) 天竺: 古代印度的别稱，詳本書卷二《印度總敍》。

(二) 疊軫: 疊，《玉篇》:"疊，重也，累也。"軫，《考工記·總序》:"車軫四尺。"鄭玄注:"輿下四面材合而收輿謂之軫"，即車箱底部四面的橫木。疊軫，言車馬來往的盛況，此借喻印度的"聖賢"輩出。

(三) 山經: 指我國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經》。《山海經》十八卷，作者與時代均不詳，原似爲口頭傳說，約在戰國時紀録成文，秦漢時又有所增補。

(四) 王會: 《逸周書》的篇名，記載成周之會，諸侯入朝的事蹟。

(五) 博望鑿空徒寘懷於邛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 博望，張騫以功封博望侯。鑿空，《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通西域道也。"寘，《説文》:"置也。"邛竹，邛山(在今四川滎經縣西南)所産竹杖。《史記》卷一

二三《大宛列傳》:“(騫)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之,“市之身毒。”騫乃建議由我國西南開闢通印度的道路。但“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其後,漢武帝聽説昆明有池,爲了練習水戰,又在上林苑中開鑿周圍四十里的昆明池。見《漢書》卷六《武帝本紀》。據《三秦記》:“昆明池,漢武帝鑿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洪水,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

(六)瑞表恆星鬱玄妙於千載:此指釋迦牟尼誕生時所謂“祥瑞”。

(七)夢彰佩日秘神光於萬里:袁宏《後漢紀》卷十:“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案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有種種傳説,一般認爲在東漢初(公元一世紀),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二章《永明求法傳説之考證》。

(八)蔡愔訪道摩騰入洛:梁慧皎《高僧傳》卷一《攝摩騰傳》:“漢永平中(一般作七年),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帝以爲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攝摩騰,一作迦葉摩騰(Kāśyapa-mātaṅga)。

(九)經藏石室:《高僧傳》卷一《攝摩騰傳》:“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牟子《理惑論》作“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

(一〇)龍宫之奥:佛教傳説龍王的宫殿在大海底下,龍王請佛至龍宫供養,大海化作大殿,無量珠寶,種種莊嚴,見《海龍王經·

請佛經»。佛教又有佛法隱没在龍宫的傳説，見«摩訶摩耶經»等。

（一一）涼臺：據«高僧傳»卷一«竺法蘭傳»，漢明帝“永平求法”，郎中蔡愔“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填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涼臺即清涼臺。相傳原是漢明帝避暑讀書的地方。今洛陽白馬寺後院有磚砌高臺，傳説即是此清涼臺，爲寺中古迹。

（一二）鷲峯：即靈鷲山，見本書卷九“摩揭陁國下鷲峯山”條注。

（一三）閹豎乘權瀆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指東漢後期統治集團内部宦官與外戚的鬥争，相互殘殺，以至董卓入洛，東京（洛陽）殘破，形成三國分裂的局面。詳«後漢書»卷十上«和熹鄧皇后傳»，卷十下«靈思何皇后傳»，卷六十九«竇何列傳»，卷七十二«董卓傳»，卷七十八«宦者列傳·張讓»等。

（一四）函雒：指函谷關、洛陽。

（一五）四郊因而多壘：«禮記·曲禮上»：“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鄭玄注：“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喻敵軍充斥於四郊。

（一六）神經：指古代志怪小説集«神異經»，僞託漢東方朔撰，晉張華注，已亡佚。今本一卷乃輯唐宋類書所引逸文而成，多載神奇怪異之事。

（一七）真如：梵文 Bhūtatathatā 意譯。關於真如的解釋，佛教大、小乘各宗派説各不同。«成唯識論»卷九：“真，謂真實，顯非虚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也就是本體湛然不妄之義。所以佛經上又稱真如爲法性，即一切事物的性質。

（一八）睠西海而咨嗟：指東漢和帝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事。見《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西海，後人考釋或云黑海，或云裏海、波斯灣、地中海，似泛指西邊的海洋。

（一九）東離：《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丁謙謂卽《法顯傳》之多摩梨帝國，亦卽本書卷十之耽摩栗底國。待考。

（二〇）杼軸：本爲織機上執經緯綫的工具，後引申爲“懷念”、“思量”之義。陸機《文賦》云：“雖杼軸於懷，怵他人之先。”

（二一）玉門：卽玉門關，《後漢書・班超傳》李賢注：“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漢代玉門關故址在今甘肅省敦煌縣西北小方盤城，以西域輸入玉石取道於此而得名。它與西南的陽關同爲當時通西域的交通門户。六朝時玉門關址東移至晉昌城（今甘肅安西雙塔堡附近），在唐代爲中西交通的重要關隘。

（二二）葱嶺：今帕米爾高原一帶，古稱葱嶺。古代中西交通，多經葱嶺山道。參見本書卷十二活國條。

（二三）雪山：一般指今喜馬拉雅山。本書述雪山多處，具體所指見有關各條及注釋。

（二四）龍池：此似指本書卷一迦畢試國的大雪山龍池。本書記載龍池多處，詳各條注釋。

（二五）欃搶：《史記・天官書》作欃槍，卽彗星。見《爾雅・釋天》。古代迷信，以爲彗星出現，國有禍亂。

（二六）天步：指國家命運。《詩經・小雅・白華》：“天步艱難。”

（二七）肉骨：肉，動詞。肉骨，謂蒙再生的恩惠。《鹽鐵論》：

“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

（二八）藁街：漢代長安街名，爲少數民族與外國人聚居之處。《三輔黄圖・雜録》：“蠻夷邸在長安藁街。”

（二九）菀十洲：菀即苑，以十洲爲苑。《海内十洲記》：“漢武帝既聞西王母説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絶處。”

（三〇）池環海：即以環海爲池。《史記》卷七四《孟荀列傳》：“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於是有裨海環之。”

（三一）小五帝而鄙上皇：五帝，其説不一，一般指黄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上皇，泛指上古帝皇。《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一）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二）而翹心。褰裳淨境，實① 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屬候律（三）之東歸，以貞觀三年②（四）杖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廓羣疑於性海（五），啟③ 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

校勘：

① 實，《異本》作賓，疑實之形訛。《中本》作冥。

② 三年,《章校》云:"疑是元年之誤。"

③ 啟,《異本》、《石本》作启。《慧琳音義》亦作启,云:"《説文》從户作啟。"

注釋:

(一) 祇園: 即給孤獨園,見本書卷六室羅伐悉底國。

(二) 鹿野: 即鹿野伽藍,見本書卷七婆羅痆斯國。

(三) 候律: 候,候應,見《逸周書·時訓解》。我國古代曆法將一年分爲七十候。律,法則。

(四) 貞觀三年: 三年或爲元年之譌,説見楊廷福:《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釋》,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

(五) 性海: 佛教譬喻"真如"的理性,深廣如海洋。

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①飲澤(一),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賮②(二)。歡闕庭③而相抃,襲冠帶(三)而成羣。爾其物産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槧④(四),已詳油素(五),名爲《大唐西域記》,一帙⑤十二卷。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⑥於微婉;瑣詞小道,冀⑦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佐郎敬播(六)序之云爾。

校勘:

① 餐和,《異本》、《中本》餐作饗,《隨函録》作飱。飱乃飧之

俗作。餐字爲長。

② 賮，《石本》作賮，《中本》作責，乃賮之誤。《金陵本》作賮，同。

③ 歎闕庭，原本闕作闋，乃闕之俗字，見《干禄字書》，今改從正字。下同。《石本》讀歎爲款，闕作闗。按歎與"相抃"呼應，作動詞用自通，不必改讀。闗爲闕之或作。

④ 握槧，《古本》作掘槧，《異本》、《中本》作掘塹，《石本》握作掘，並誤。

⑤ 原本帙作秩。《異本》及《隨函録》作袠。《慧琳音義》亦作袠云："亦作帙，或作袟。"秩乃袟之形訛。今從通行字改作帙。

⑥ 緝，《古本》作緇，《石本》作緝，並緝之形譌。

⑦ 冀，《金陵本》作異，非。

注釋：

（一）餐和飲澤：《莊子》："故或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意謂以德施人，感戴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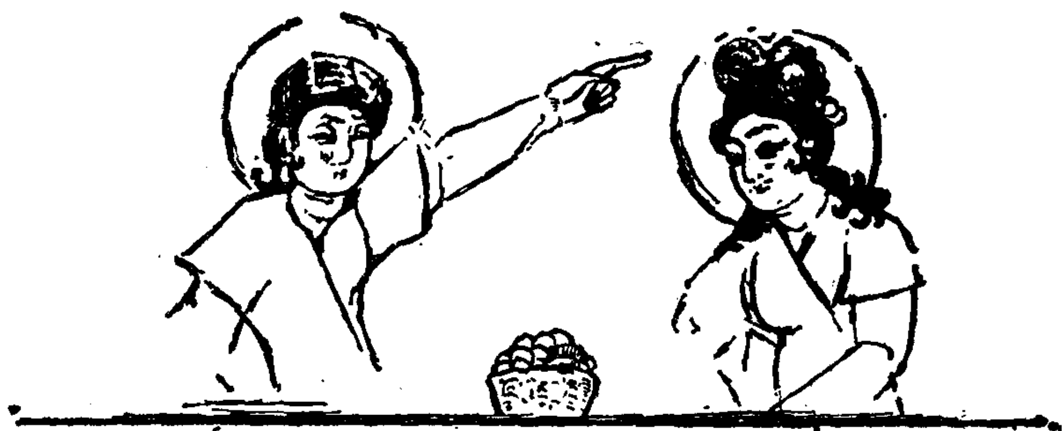
（二）梯山而奉賮：梯山，卽登山，引伸爲翻山越嶺。賮卽贐。奉賮，贈送禮物。梁簡文帝《大法頌序》："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

（三）襲冠帶：指接受漢族文化。《漢書》卷六四下《終軍傳》："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

（四）槧：爲古代書寫的版片，引伸爲刻本、書籍。王充《論衡・量知》："斷木爲槧，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

（五）油素：光澤如油的白色絹，古人作爲書畫之用，帛書卽其一。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六）敬播：蒲州河東人，唐貞觀初進士。顏師古、孔穎達著《隋書》，敬播至祕書内省參纂，後爲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復遷太子司儀郎，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録》、《太宗實録》。後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詳《新唐書》卷一九八本傳。





序　二①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②(一)製

若夫玉毫③(二)流照，甘露(三)灑於大千(四)；金鏡(五)揚輝④，薰風(六)被於有截(七)。故知示現⑤三界(八)，粤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九)，式標域⑥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一〇)，像⑦化之跡東歸(一一)，帝猷(一二)宏闡，大章(一三)之步西極。

校勘:

① 原本無此序，宋、元、明《南北藏》、《徑山藏》本及《中本》、《酬本》、《金陵本》並有之，《金陵本》後出，較善，今據爲底本。《中本》此序與上《敬播序》前後順序互易。

② 諸本均無"于志寧"三字，獨《中本》有之，《金陵本》從增，是也。《徑山本》在"燕國公"下補"張説"二字，卷一尾校記云："闕張燕公名，今補。"按張説亦封燕國公，但年代不符，張冠李戴，大誤。清代徐松等編《全唐文》因之而輯入"張説文"内，亦不細考之過。英人瓦特斯(Watters)在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已詳辯之。

③ 《中本》毫作豪，古可通用。

④ 《徑山本》輝作暉，通用。

⑤　《中本》現作見。按見可讀現。

⑥　《中本》域作城，形近而訛。

⑦　《中本》像作象，通用。

注釋:

（一）于志寧：雍州高陵(陝西省)人，字仲謐，貞觀三年任中書侍郎、太子左庶子。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永徽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參與修撰各種律令、禮典，並與李勣修定《本草》。麟德二年卒，年七十八，有集二十卷。生平詳見《新唐書》卷一〇四、《舊唐書》卷七八本傳。

（二）玉毫：卽眉間的白毫，爲佛所謂三十二大人相中之最上相，亦作爲佛之別稱。見《觀佛三昧經》。

（三）甘露：梵文 amṛta 或譯不死藥。佛教把自己的教義比喻作甘露。《妙法蓮華經》卷三《藥草品》："爲大衆說甘露浄法。"

（四）大千：卽大千世界，一名三千大千世界。是古代印度傳說中對廣大無極世界的名稱。它想像以須彌山爲中心，同一日月所照臨的四天下是一個小世界，綜合這一千個小世界構成一個小千世界；綜合一千個小千世界構成一個中千世界；綜合一千個中千世界，便成大千世界。佛教對廣漠無垠的宇宙，採用其說，却認爲它是一佛的"化境"。故後玄奘序云："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詳見《智度論》卷七、《佛地論》卷六等。

（五）金鏡：《太平御覽》卷七一七引《尚書考靈耀》："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注云："金鏡喻明道也。"

（六）薰風：和風，喻大治。《史記》卷二四《樂書》："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

（七）有截：《詩經·商頌·長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鄭《箋》：“截，整齊也。”

（八）三界：泛指宇宙世界。據《俱舍論》卷八《分別世品》的“三界義”，佛教把“衆生”所住的世界分爲三界：一“欲界”，是淫欲和食欲旺盛的衆生所住的世界；二“色界”，在欲界之上，已離開粗淺的欲念，而享受精妙境象的衆生所住的世界，一名“四禪天”。三“無色界”，在色界之上，是離開物質享受，一無所有，只有心識（精神）存在於深妙的禪定狀態的衆生所住的世界，一名“四空處”。三者合稱三界。

（九）光宅四表：見《尚書·堯典》，又云“光被四表”，指堯有光明之德，充滿於四面八方。這與玄奘序中“光格四表”意同。

（一〇）慧日淪影：慧日，喻佛（釋迦牟尼）；淪影，指逝世。《無量壽經》卷下：“慧日照世間，清除生死雲。”

（一一）像化之跡東歸：據佛教的傳説，在釋迦牟尼逝世後，佛教的流傳爲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此指像法時期佛教東傳至中國。

（一二）帝猷：與玄奘序中“皇猷”同。猷，即治，亦即帝王的統治之道。《書經·周書》：“若昔大猷。”《北史·牛弘傳》：“皇道遐闡，化覃海外。”

（一三）大章：傳説是唐堯時的音樂名稱。《禮·樂記》：“大章，章之也。”注：“言堯德章明也。”《白虎通》謂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此指唐朝的聲教遠至西方。

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潁

川①(一)人也。帝軒提象(二)，控華渚而開源(三)；大舜賓門(四)，基歷山而聳構(五)。三恪照於姬載(六)，六奇光於漢祀(七)。書奏而承朗月(八)，遊道而聚德星(九)。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一〇)。世濟之美，鬱爲景胄(一一)。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莖茂，導②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一二)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墳素(一三)。九皐載響(一四)，五府(一五)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昭③慈慧，鏡真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一六)之徽④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一七)，釋門之棟榦者也。擅龍象(一八)於身世，挺鶖鷺⑤(一九)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二〇)，擢秀檀林(二一)；德契中庸(二二)，騰芬蘭室(二三)。抗策平道(二四)，包《九部》(二五)而吞夢(二六)；鼓枻玄津，俯《四韋》(二七)而小魯(二八)。自兹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二九)，獨耀⑥靈臺(三〇)；子雲鑾帨⑦(三一)，發揮神府(三二)。於是金文(三三)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撝(三四)，披霧市⑧(三五)而波屬。若會斲輪(三六)之旨，猶知拜⑨瑟(三七)之微。以瀉瓶之多聞(三八)，泛虛舟而獨遠⑩。迺於轘轅⑪(三九)之地，先摧鍱腹⑫之誇(四〇)；井⑬絡(四一)之鄉，遽表浮杯⑭(四二)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四三)，今見陳門雙驥。"汝、潁⑯多奇士(四四)，誠哉此言。

校勘:

① 原本潁作穎,《章校本》改作潁。向達校本亦改作潁,云:"當作潁,各本俱誤。"按《説文》水部"潁"字云:"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段注:"潁川以水名郡,字當從水,而漢碑郡名多從禾。蓋漢時相習如此寫。……恐《漢志》、《説文》古本郡名亦當從禾耳。"然則"穎川"作穎亦有來由。按之地理自應作潁,今從改。原本川作州,諸本並作川,冥祥《玄奘法師行狀》作"穎川",潁川,郡名,州字顯誤,今改正。

②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導作道,古可通用。《中本》作導,與此同。

③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昭作照,古可通用。

④ 《宋本》、《酬本》徽作微,形之訛。《中本》作美。《音釋》亦作徽,云:"音暉。"

⑤ 《中本》鶖作鶵,非。《音釋》作鶖鷺,云:"即舍利弗是。"

⑥ 《徑山本》耀作曜,通用。

⑦ 諸本帨作悦,非,詳見注。

⑧ 《中本》市作布。

⑨ 《中本》拜作琴。《徑山本》卷一尾校記云:"拜字譌,未詳。"

⑩ 原本遠作逹,《中本》同,其他諸本並作遠,今從改。

⑪ 轘轅,原本轘誤作幰,諸本並作轘,《音釋》同,今從正。

⑫ 向達云:"據于志寧《序》,玄奘在故鄉時曾與人進行辯論,摧敗邪説,'鍱腹'云云卽指此而言。唯《慈恩傳》及《唐高僧傳·玄奘傳》俱不著此事。疑玄奘之軼聞遺事湮没不彰者多矣,此僅其一例耳。"

⑬ «明南本»、«徑山本»井作并,形之訛。

⑭ «徑山本»杯作栝,通用。

⑮ 原本潁作穎,諸本同,今改,説見上。

注釋:

(一) 潁川: 秦置潁川郡,漢因之,治所在陽翟,今河南省禹縣。晉移治許昌,南朝宋治召陵,今河南省郾城縣東三十五里,隋廢。

(二) 帝軒提象: 帝軒,黃帝。«史記»卷一«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集解»引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提象,天所垂象。因玄奘是河南人,故引帝軒以説明其所自。

(三) 控華渚而開源: 華渚,«太平御覽»卷七九引«帝王世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據«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虞舜爲顓頊之後。此處説明陳姓的由來。

(四) 大舜賓門: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舜)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引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五) 基歷山而聳構: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所在有數説,«集解»引鄭玄曰:"在河東。"«正義»引«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據«水經註»"歷城縣南對山,山上有舜祠,舜耕歷山,亦云在此",則在山東歷城縣,今屬濟南市。

（六）三恪照於姬載：因玄奘俗姓陳，此從其姓氏窮源竟委。《左傳》襄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據說胡公是虞閼父的兒子，是舜的後裔。恪，古作愙，敬的意思。故杜預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並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周，姬姓，故云："三恪照於姬載。"

（七）六奇光於漢祀：漢朝的建立，據云與陳平的"六出奇計"有關。《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凡六出奇計。"但又云"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漢書》卷四〇《陳平傳》同。故後人著作如《通鑑輯覽》與錢大昭所列舉六事，似出於臆測。

（八）書奏而承朗月：此與上句均指玄奘陳氏先世的著名事迹。朗月：《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白日既匿，繼以朗月。"書奏，似指陳寵、陳忠父子，數上書奏，請於斷獄"務從寬恕"事（見《後漢書》卷四十六本傳）及陳琳書檄事（見《三國志》卷二十一本傳）。

（九）遊道而聚德星：此同上均頌玄奘的"先德"。《世說新語》卷一《德行》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寔）從諸子侄共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又見《異苑》。

（一〇）縱壑駢鱗培風齊翼：均喻指陳氏歷代人材輩出。

（一一）景胄：《書經》有"命汝典樂，教胄子"句。胄子，長子，即嫡子；景，大。此指陳氏本支繁茂，成爲著名望族。

（一二）聚沙：《妙法蓮華經》卷一《方便品》："乃至童子戲，聚沙爲佛塔。"奇開、聚沙二句均指玄奘童年早慧。

（一三）墳素：泛指古代典籍。《文選・閑居賦》："傲墳素之場圃。"李善注：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

（一四）九皋載響：《詩・小雅・鶴鳴》："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此指玄奘"洎乎成立"時已知名於四方。

（一五）五府：《漢書》卷六九《趙充國辛慶忌傳》："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五府復舉湯。"據王先謙《漢書補注》漢代稱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之府爲四府，並後將軍爲五府。

（一六）有界：即世界。佛教對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總名爲有世界，略稱有界。

（一七）長捷法師：即玄奘仲兄陳素，早年出家，住東都淨土寺，法名長捷，詳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以後簡稱《慈恩傳》）一。

（一八）龍象：佛教稱佛教徒的修行勇猛精進，有最大能力的爲龍象。《智度論》卷三："那伽（梵文 nāga），或名龍，或名象，是五千阿羅漢，諸無數阿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如象。"

（一九）鶖鷺：即鶖鷺子，舍利弗多羅（Śāriputra）的意譯，傳說是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以智慧第一著稱。初與目犍連從六師外道之一刪闍耶毗羅胝子出家學道，後逢馬勝比丘，乃與目犍連改信佛教。據云《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爲其所著，一說是另一同名人所著。詳《大明經》、《增一阿含經》卷三、《智度論》卷四十等。

（二〇）上首：佛教寺院僧侶中的主位，即首座、主席。如《觀無量壽經》在三萬二千菩薩衆中，舉文殊師利一人爲上首。

（二一）檀林：旃檀之林之略，寺院的尊稱。

（二二）中庸：這不是儒家的所謂中庸之道，指佛教所謂的"中道"。中者，不二之義，亦名中道觀。

（二三）　蘭室：佛寺的異稱，或謂梵語阿蘭若（āraṇya）之略，或謂取蘭草芬芳之義。《俱舍論頌疏論本》卷一："咀以真詮，狎以蘭室。"

（二四）　平道：此指佛教的所謂"平等法"。《法華經》卷一《方便品》："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它認爲佛具平等度一切衆生之力，也是一切衆生平等成佛之法，故云平道。

（二五）　九部：即九部經，佛教十二部經中除去《授記》、《無問自説》、《方廣》三部外，是小乘佛教的九部經。亦云九分教。它根據佛經的内容與體裁而分類，有大小乘之别。大乘的九種分類，據《涅槃經》第三，即一修多羅、二祇夜、三和伽羅那、四伽陀、五優陀那、六伊帝目多伽、七闍陀伽、八毘佛略、九阿浮陀達磨。

（二六）吞夢：古代雲夢並稱，指今兩湖地區的沼澤湖泊地區。《文選》司馬相如《子虚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本書此處與下句"小魯"相對，以喻玄奘學殖廣大。

（二七）四韋：即四《吠陀》，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獻紀録。詳卷二吠陀註。

（二八）小魯：《孟子·盡心》："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春秋時魯國在今山東省境内。

（二九）泰初日月：《世説新語》卷五《容止》："時人目夏侯泰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本書此處指玄奘儀容舉止。

（三〇）靈臺：《莊子·庚桑楚》："不可内於靈臺"。成玄英疏："靈臺，心也。"

（三一）子雲鞶帨：子雲，東漢大學者揚雄字。其所著《法言·寡見》云："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注："鞶，大帶也；帨，佩巾也。"《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傳論》引

此文,李賢注:"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古代皮製的束衣帶;但據《禮·内則》"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則又作小囊。

(三二)神府:一作靈府,指人精神所聚。《莊子·德充符》:"不可入於靈府。"成玄英疏:"靈府者,精神之所宅也,所謂心也。"

(三三)金文:此指佛經。佛所説"教法"稱爲"金言"。《大法炬陀羅尼經》卷九:"即是世尊金言教誨。"《洛陽伽藍記》卷四記城西融覺寺:"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

(三四)玉柄纔撝:玉柄,魏晉人清談時常執的麈尾所製拂塵。《世説新語》卷五《容止》:"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别。"撝通揮。

(三五)霧市:《史記》卷二七《天官書》:"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宫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此爲海市蜃樓之所出。《後漢書》卷三六《張楷傳》:"性好通術,能作五里霧",故霧市借喻迷離恍惚不知所從。此句指玄奘對於佛教理論的紛歧,能"披霧市而波屬",理解清晰。

(三六)斲輪:語出《莊子·天道》,原指車工斲木制造車輪,後借喻經驗豐富,技藝精湛。

(三七)拜瑟:未詳。或有譌字,見《校記》⑨。

(三八)瓶瀉之多聞:阿難以"多聞第一"著稱,北本《涅槃經》卷四十:佛云"阿難事我二十餘年,……持我所説十二部經,一經耳,曾不再問,如瀉瓶水。"此喻玄奘。

(三九)轘轅:轘轅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即玄奘故鄉洛州緱氏)東南,山道奇險,古稱轘轅道。《管子·地圖》:"轘轅之險。"注:"謂路形若轅而又轘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

（四〇）鍱腹之誇：鍱，銅鐵鎚鍊成的薄片，見《説文》段玉裁注。佛教傳説有薩遮祇尼犍子外道自誇其腹中容納一切智慧，恐其破裂，以銅鍱鍱腹保護之，見《智度論》卷二十六。本書卷十《羯羅拏蘇伐剌那國》載“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鍱，首戴明炬，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明義。”向達《大唐西域記》校稿云：“據于志寧《序》，玄奘在故鄉時曾與人進行辯論，摧敗邪説，‘鍱腹’云云即指此事而言。唯《慈恩傳》及《唐高僧傳·玄奘傳》俱不著此事。疑玄奘之軼聞軼事湮没不彰者多矣。此僅其一例。”

（四一）井絡之鄉：指蜀地。井絡，星名。左思《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河圖括地象》：“岷山之地，上爲井絡。”據《慈恩傳》卷一，玄奘於大業末年遊蜀受業，自長安經子午谷，入漢川，至成都。

（四二）浮杯：《高僧傳》卷十杯度傳記劉宋時有僧人杯度，常以木杯渡水，後人因而稱僧人遊歷爲“浮杯”。

（四三）荀氏八龍：東漢荀淑有子八人，“并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後漢書》卷六二《荀淑傳》）

（四四）汝潁多奇士：《三國志》卷一四《郭嘉傳》：“汝、潁固多奇士。”

法師自幼迄長，遊心①玄籍②。名流先達，部執(一)交馳，趨末忘本，摭華捐實，遂有南北異學(二)，是非紛糾。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三)，將罄龍宫之目。以絶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玄灞而延望(四)，指葱山而矯迹。川

陸綿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五]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言，鐫求幽賾，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黄[六]，飛英天竺；文傳貝葉[七]，聿歸振旦[八]。

校勘:

① «元本»、«明南本»、«酬本»心作又。

② «中本»籍作藉，古可通用。«徑山本»作理。

注釋:

（一）部執：釋迦牟尼逝世後百餘年，佛教分裂爲上座、大衆二大部派。後又不斷分裂，形成更多的部派。詳見後有關各條註釋。

（二）南北異學：玄奘所開創的法相宗，其主要依據的有六部經和十一部論，有的在南朝劉宋時已有所譯出，到梁朝時傳來的更多，因所譯依的"論"之不同，分爲南北二宗。在北方的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佛陀扇多於洛陽譯出世親的«十地經論»（法相宗所依據的十一論之一），主張如來藏緣起説，談六相圓融，明一乘佛性，僧衆研究的漸多，成立了地論宗學派。在南方則真諦譯出無著的«攝大乘論»（法相宗所依據的十一論之一），成立攝論宗學派。主張無塵唯識義，兼立九識的理論。於是南北兩派對峙，學説分歧，而地論宗因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的弟子間所承受的學説亦有分歧，又分裂爲南道和北道兩個派系，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玄奘爲了解決南、北異學的紛争，探究所謂"佛性"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宗教理論的"是非紛糾"，"良用憮然。"

（三）香象之文：佛典的通稱。《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四："（提婆達多）雖復能多讀誦六萬香象經，而不能免阿鼻地獄罪。"但此似指玄奘欲至印度親自承世親之學。《俱舍論頌疏論本》卷一載世親造《俱舍論》"如是次第成六百頌，攝大婆沙，其義周盡，標頌香象，擊鼓宣令云，誰能破者，吾當謝之。"

（四）背玄灞而延望：玄灞，指灞水，泛指長安，此句指玄奘開始西行。

（五）法顯：（約公元337—422年）：俗姓龔，平陽武陽（山西襄垣縣）人，於公元399年（東晉隆安三年）與慧景、道整等從長安西行求法。渡流沙，越葱嶺，歷北、西、中東天竺等地，並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於412年（義熙八年）經爪哇島由海道返國，前後十四年，游歷三十餘國，攜回梵本佛經多種，在建康（江蘇南京市）道場寺與佛馱陀羅合譯經論六部，二十四卷；又著有《法顯傳》（或稱《佛國記》），爲研究五世紀南亞次大陸各國史地的重要資料。

（六）雌黃：此指玄奘在天竺改正論師的錯誤。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九："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謬等書，以雌黃前輩。"

（七）貝葉："貝"或"貝多"是"貝多羅"的簡寫，爲梵文 pattra 或 patra 音譯。基本含義有二：一，樹葉；二，貝多羅樹（學名 Laurus cassia）和它的葉子。這種葉子可以用來抄寫經文，所謂貝葉經，就是指這種東西。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八對此有所論述。

（八）振旦：又作震旦，梵文 Cīnasthāna 的音譯，爲古代印度對中國之稱。

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一）之上；迺睠通識，前膝黃屋（二）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繼

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三)，凡七百八十言①。今上(四)昔在春闈，裁《述聖記》(五)，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津，盡②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六)，譽光鷲嶽(六)，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

校勘：

① 七百八十言，原本八誤作六，今從諸本改。吕澂先生云："七百六十言，蓋據《弘教藏》而誤。"

②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盡作書。《宋本》、《中本》、《酬本》作盡，與此同。盡字爲長。

注釋：

（一）青蒲：皇帝的卧室。《漢書》卷八二《史丹傳》："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注："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注："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

（二）黄屋：指皇帝車輛，上以黄繒爲蓋。

（三）三藏聖教序：《大唐三藏聖教序》(簡稱《聖教序》)，李世民撰。《述三藏聖教序記》(簡稱《述聖記》)李治爲太子時撰。李治即皇帝位後，將《聖教序》和《述聖記》刻石立碑。碑有四種：一、弘福寺僧懷仁集摹晋王羲之的行書，刻成"序"和"記"二文，公元672年(咸亨三年)立。原石在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因地震爲塔頂墜壓所斷裂，明代曾翻刻，碑今在西安碑林。二、褚遂良楷書，即"雁塔聖教本"，公元653年(永徽四年)立，碑今在西安

慈恩寺大雁塔,"序"、"記"分刻二碑,三、"同州聖教本",是褚書的臨本,663年(龍朔三年)立於同州(今陝西大荔縣),碑陰刻有宋、金、明等題名。四、王行滿楷書本,657年(顯度二年)立於河南偃師。

(四)今上:指唐高宗李治。

(五)述聖記:見上"三藏聖教序"注。

(六)雞林:中印度摩揭陁國波吒釐子城附近寺院名,梵名Kukkuṭārāma,又作雞園寺、雞林精舍。本書卷八摩揭陁國上作屈屈吒阿濫摩僧伽藍。參見該條及注。

(七)鷲嶽:即鷲峯,見本書卷九摩揭陁國下鷲峯山條注。

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絶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倫①之序,正朔所曁(一),聲教所覃②,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録典奥,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兹焉。

校勘:

①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倫誤作備。《中本》作倫,與此同。

② 《徑山本》覃作單。

注釋:

(一)正朔所曁:正,一年的開始;朔,一月的開始。《史記》卷二六《曆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此處意謂唐朝聲威所及,西域各地都奉唐朝曆法。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①

三十四國②

阿耆尼國　屈支國③
跋④禄迦國　笯奴故反赤建國
赭時國　怖敷廢反捍國⑤
窣蘇没反堵利瑟那國　颯秣⑥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呾⑦那國
屈霜去聲你伽⑧國　喝捍⑨國
捕喝國　伐地⑩國
貨利習彌伽國　羯霜去聲⑪那國
呾⑫密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色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⑬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⑭反陁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懔國　縛喝國
鋭秣陁國　胡寔健國

呾剌⑮健國	揭職⑯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校勘:

① «中本»無此二行題名。按本書作者題名,各本皆如此作,玄奘與辯機分二行並列名。唐人書如道世«法苑珠林»、靖邁«古今譯經圖記»、圓照«貞元釋教録»、慧琳«一切經音義»則皆作"玄奘撰"。«進西域記表»亦是玄奘一人具名,詔修之書,例當如是。然辯機承旨綴撰,既詳於其所作本書尾«記讚»,又見於道宣«續高僧傳»、智昇«開元釋教録»,理合附名,意存記實,所以循舊不改。慧琳«一切經音義»則作"三藏沙門玄奘奉勅撰"。至於"譯"與"撰"的分辨,別詳賀昌羣先生«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

② 原本此四字在書首"卷第一"下,卷第二的國數亦在卷次下,但自第三卷以后乃列於國名目録之前,別起行。今遵從其例皆移於國名目録之前,以示畫一。«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金陵本»亦如此。

③ 屈支,«中本»屈下有夾注"居勿反"三字。«慧琳音義»云:"(屈)居物反"。«音釋»云:"居勿反",與«中本»同。

④ 跋,«石本»、«中本»作趺,«異本»作跛。趺乃跋之俗字,見«龍龕手鑑»卷四。跛是跋之形譌。

⑤ 怖敷廢反捍國,«古本»怖作怖,«中本»作怖。«慧琳音義»怖作怫,云:"音番發反"。«音釋»怖音"芳發反"。廢,原本作發。«異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並作廢,«廣韵·廢韵»有怖字,音"方廢切",與之合,今據改正。怖字右傍作市,本字作"㤇"(見«説文·心部»),作怖者誤。«方志»作怺捍,音敷世。

音不誤，字亦怵之形譌。

⑥ 颯秣，《古本》、《中本》秣作秼。按《音釋》"音末"，則作秼者非。下秣字，《古本》亦作秼，字書無秼字，並形訛。

⑦ 呾，《慧琳音義》作咀，音"單割反"，則似當作呾，咀乃形譌。說詳後本文校記。

⑧ 你伽，《宋本》、《中本》、《酬本》伽作加。《元本》作迦。《慧琳音義》云："伽或作迦，亦通。"

⑨ 喝捍，《異本》喝作喝。按《音釋》作啁，音"竹救反，"與《異本》合。《慧琳音義》無捍字。《新唐書・西域傳》作"喝汗"。汗、捍音同。

⑩ 伐地，《敦甲本》伐作戍（在本文），《石本》、《中本》作代，《異本》作戍。按《音釋》作戍，音"思律反"。據音則字當作戍。《西域傳》作"戊地"，與《敦甲本》合。

⑪ 《中本》無"去聲"二字。

⑫ 《中本》呾作怛。

⑬ 鑊，《慧琳音義》作護。

⑭ 莫閇，《石本》閇作閑，音不合，非。《音釋》作"莫閉反"，閉同閇字。

⑮ 原本呾作咀，《元本》、《明南本》、《金陵本》作呾，《音釋》字作咀，音"丁達反"，則咀亦呾之譌。按下本文作呾，今據改。《慧琳音義》刺作辢，字之異體。《古本》作賴，刺賴同聲，翻譯無定字，聲諧可通用。

⑯ 《古本》職作寔，寔同寔字。

序　論①

歷選皇猷，遐觀帝録，庖犧②出震之初(一)，軒轅垂衣之始(二)，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畫③分野。暨乎唐堯(三)之受天運，光格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四)，德流九土(五)。自兹已降，空傳書事之册；逖聽前修，徒聞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爲者歟！我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六)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④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叙，創⑤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風土，雖未⑥考方辯俗，信已越五踰三(七)。含生之疇⑦，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八)，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絶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成口實；美文德之盛，鬱爲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緬惟圖牒⑧，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

校勘:

① 序論: 自“歷選皇猷”至“語在後記”止,《慧琳音義》與《敬播序》連接,題作“西域記序”列於三十四國國名之前,《章校本》從之,似復唐本原來面目。但尋繹再三,意有未妥,理由如次:(1)今

所見宋、元舊刻及古寫諸本無有如此者。《宋藏》及古寫本源皆出於唐本，輾轉鈔刊，文字或有脱訛，排次不應參差如此之鉅。(2)若此大段文字别爲書首之《序》，何以道世《法苑珠林》及法雲《翻譯名義集》引其文稱《奘師傳》(《珠林》引《西域記》多異稱，如《奘法師西國傳》、《西國記》、《西域行傳》等)，或稱《西域記》，不稱"序"？(3)若此文列作書序，本《記》開首云"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起句突兀，上無所承，文氣不相應。(4)此文結尾"印度風土，語在後記"，與本卷"拘謎陁國"條"自活國東南至闍悉多國、安呾羅縛國，事在迴記"；卷二"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文意相同，所謂"迴記""後記"者，謂本《記》之下文。彼爲本書之語，此不當視作書外序文。綜此數疑，終嫌孤證難信。反覩原文，亦未見抵牾。按此書雖屬地志之類，而其體裁結構，頗多取則《史》、《漢》(從辯機《記讚》中可見之)。例如此文猶《表》、《志》、《合傳》之前序；中記各國風土人事，尾綴《記讚》，猶《紀》、《傳》之記事與論讚。比類稽文，可以喻旨。如此循讀原文，脈絡貫通，並無障礙，不須更移舊次，别標"序"稱。爲便於讀者領解起見，另加新標題"序論"，原排次不變動。

② 庖犧，《古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犧並作羲，《隨函録》同。《石本》、《中本》、《酬本》作義，非。

③ 疆畫，《石本》作畫畺，畺同疆。

④ 《石本》齊作濟。

⑤ 《古本》創作刱，乃刅之俗作，刅與創通。

⑥ 《宋本》未下有能字。

⑦ 《徑山本》、《金陵本》疇作儔，通用。

⑧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牒作諜，古

通用。

注釋:

(一)庖犧出震之初:庖犧,即伏羲氏,傳説中説他教民結網、漁獵、畜牧,養犧牲以充庖厨,又造書契,作八卦,以象徵自然現象。故《易·説卦》"帝出乎震。"出震之初,指六十四卦之一"震上震下"䷲,萬物發動,意味着雷震霹靂,人類紀元。

(二)軒轅垂衣之始:軒轅即黄帝。《易·繫辭》下:"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論衡·自然》:"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此指傳説中的黄帝爲統治中國的開始。

(三)唐堯:傳説中的我國原始社會部落聯盟的首領。詳《尚書·堯典》

(四)虞舜之納地圖:虞舜,傳説中的我國原始社會部落聯盟的首領。詳見僞古文《尚書·舜典》。納地圖,《開元占經》卷一一三引《帝王世紀》云:"舜時……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及貢蓋地圖。"

(五)九土:即九州。九州所指不一。據《尚書·禹貢》,爲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

(六)四三皇:三皇,指上文之轅軒、唐堯、虞舜。四,謂唐朝皇帝的功績足以比配三皇,故合三皇而爲四。

(七)越五踰三:謂唐太宗之功德已超越三皇五帝。

(八)天府:指唐朝。《國策·秦策》:"蘇秦説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所謂天府。"

然則索①訶世界(一),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也②。

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凡。蘇迷盧山(二)唐言妙高山③。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④，皆訛略也⑤。四寶合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三)上，日月之所照迴⑥，諸天(四)之所遊舍，七山七海(五)，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六)。七金山外，乃鹹海⑦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⑧。東毘提訶(七)洲，舊曰弗婆提⑨，又曰弗于逮，訛也⑩。南贍部洲(八)，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訛也。西瞿陁尼(九)洲，舊曰瞿耶尼，又曰劬⑪伽尼，訛也⑫。北拘盧(一〇)洲舊曰鬱單越，又曰鳩樓，訛也⑬。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⑭北拘盧及西瞿陁尼，鐵輪王則唯贍部洲。夫輪王者，將卽大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⑮有金銀銅鐵之異，境⑯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⑰瑞，卽以爲號(一一)。

校勘:

① 《異本》索作素。索、素聲同可通用。

② 皆訛也，《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也字。按關於音譯正訛，《翻譯名義集序》有解釋云:"能詮之名，胡、梵音別。自漢至隋，皆指西域以爲胡國。唐有彥琮法師獨分胡、梵，葱嶺已西並屬梵種，鐵門之左皆曰胡鄉。"又云:"或問:'玄奘三藏、義浄法師西遊梵國，東譯華言，指其古翻，證曰舊訛。豈可初地龍樹，論梵音而不親，三賢羅什，譯秦言而未正？既皆紕繆，安得感通？'今試釋曰:秦楚之國，筆聿名殊，殷夏之時，文質體別。況其五印度別，千載日遥，時移俗化，言變名遷。遂致梁唐之新傳，

乃殊秦晉之舊譯。苟能曉意,何必封言!設筌隆殊,得魚安別!"語焉猶未詳。季羡林先生《論梵文ṭd的音譯》云:"在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和玄奘《大唐西域記》裏,我們常看到:'舊言某某,訛也(或訛略也)',這類的句子。其實這些舊日的音譯也不'訛',也不'略',因爲據我們現在的研究,有很多中譯佛典的原文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中亞古代語言。這些認爲是'訛略'的舊譯就是從俗語或中亞古代語言譯過來的。"(《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版頁377)又《四庫總目提要》七十一謂"有校正譯語云舊作某某譌者,……疑爲後人所加"。按此語未然。法雲《翻譯名義集》明著玄奘之言,道世《法苑珠林》時亦引之;敦煌寫本又不遺音注及辨訛之文,豈爲後人所增入乎?

③ 唐言妙高山,《石本》、《中本》無此五字。

④ 須彌婁,《古本》、《石本》、《中本》婁作樓,《翻譯集》引同。婁、樓聲同相通。

⑤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皆無也字。季羡林先生在《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頁110)內謂"吐火羅語甲方言裏是Sumer,乙方言(龜兹語)同。毫無可疑,這就是,須彌'的來源。"(《吐火羅語的發現與考釋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⑥ 照迴,《宋本》、《元本》、《明南本》照迴作迴薄,《徑山本》作回薄,同。《翻譯集》引作迴泊,泊乃薄之借字。

⑦ 《石本》、《中本》海下有水字。

⑧ 《方志》作"可居者六,略有四"。

⑨ 《中本》婆作波。聲同常通用。

⑩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也字。《中本》訛下有之字。

⑪ 原本劬作的，今據《宋本》、《石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改。《翻譯集》亦作劬。

⑫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也字。《翻譯集》亦無也字。

⑬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也字。

⑭ 《翻譯集》引除上有則字，與上下文一律。

⑮ 《宋本》感作咸，非。

⑯ 《石本》、《中本》境上有其字。

⑰ 《中本》先作光。

注釋:

（一）索訶世界：梵文 Sahālokadhātu 的譯名。索訶是 Sahā 的音譯，又譯作索阿、娑婆（梵文 sabhā 的音譯，同 sahā）、娑訶，意爲"堪忍"、"忍土"，古代印度傳說中包括三千大千世界的名稱。佛教沿用其説，以索訶世界爲釋迦牟尼所教化的範圍。

（二）蘇迷盧山：梵語 Sumeru 音譯，又譯作須彌、須彌樓等，意譯有妙高、妙光、安明、善積諸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蘇迷盧山，梵語寶山名。……梵音云蘇迷嚧……，唐妙高山。《俱舍論》云：四寶所成，東面白銀，北面黄金，西面頗梨，南面青琉璃。《大論》云：四寶所成曰妙，出過衆山曰高。"案蘇迷盧山即古代印度人所泛稱的大雪山之一，此實指喜馬拉雅山。佛教以其做爲南瞻部洲的中心，頂上爲帝釋天所居。

（三）金輪：又作金剛輪。據《俱舍論》卷一一，世界的最下層爲風輪，此風輪依虛空而住。厚十億由旬，其堅固如金剛；風輪上有水輪，深八億由旬；水輪上有金輪，厚三億二萬由旬，由輪形之金

剛而成，故名金輪。此金輪之上有九山八海，是爲地輪。

（四）諸天：天，梵語 Deva（提婆），又名 Sura（素羅），有光明、自然、清浄諸義。這裏不作自在天解，泛指天神，乃佛教所謂的“六趣”之一的“天趣”。《婆娑論》卷一七二：“於諸趣中，彼趣最勝、最樂、最善、最妙、最高，故名天趣。”

（五）七山七海：佛教對廣大宇宙的想像。它以爲圍繞着蘇迷盧山有七重金山，在山與山之間有一大海，故名。佛經此説甚繁，説亦不一，如依《起世經》卷一、《長阿含經》卷十八，則有九山八海之説。玄奘則據《俱舍論》卷十一。所謂七山是踰健達羅山、伊沙馱羅山、朅地洛迦山、蘇達梨舍那山、頞濕羯拏山、毘那怛迦山、尼民達羅山，在山與山之間有一大海，故云七山七海。

（六）八功德：即八種優良的屬性，據《稱讚浄土經》爲澄浄、清泠、甘美、輕軟、潤澤、安和、除饑渴、長養諸根，《俱舍論》卷十一略同。

（七）毘提訶洲：梵語 Videha 音譯，洲名，又譯作弗婆提、弗提婆，弗于逮等，意譯勝身。

（八）贍部洲：梵文 Jambudvīpa。又譯琰浮洲，閻浮提等。贍部，梵文 Jambu，樹名。傳説此洲以此樹得名，在蘇迷盧山南鹹海中。印度即在此洲之上。

（九）瞿陁尼洲：梵文 Godānīya 的音譯，巴利文 Goyānīya 或 Goyāna。有瞿耶尼、瞿伽尼等異譯，意譯牛貨，在蘇迷盧山的西方。據《慧苑音義》上：“瞿耶尼，具云阿鉢唎瞿陀尼（Aparagodānīya）。言阿鉢唎者，此云西。或云鉢執忙，此云後，謂日没邊處也。”

（一〇）拘盧洲：梵文 Kuru 音譯，有俱盧、拘摟、究留、究溜、句嚧、鬱單越等異譯，意譯爲高勝，在蘇迷盧山之北。

（一一）即以爲號：據佛教傳説，轉輪王（梵文 Cakravarti-rāja）即位時由於天降寶輪，轉其寶輪而降伏四方，所以稱爲轉輪王。其寶輪有金、銀、銅、鐵四種，故有金、銀、銅、鐵四輪王。所謂金輪王爲劫初時生，其時有金輪寶自然出現，金輪寶爲金輪王所感得七寶之一。四輪王如其次第主宰四、三、二、一的大洲，即金輪王主四洲，銀輪王主東、西、南三洲，銅輪王主東、南二洲，鐵輪王則主南贍部一洲。參見《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十七，《俱舍論》卷十二，《智度論》卷四等。

則贍部洲之中地①者，阿那婆②答多池（一）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③。在香山（二）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④。金、銀、琉璃⑤、頗胝（三）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八⑥地菩薩（四）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泠⑦水（五），給⑧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巨勝反⑨伽河（六），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⑩，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七）舊曰辛頭河，訛也⑪。繞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⑫（八），舊曰博叉河，訛也⑬。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⑭多河（九），舊曰私陁河，訛也⑮。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云⑯（一〇）。

校勘：

① 《珠林》四引則作其，《章校本》據之改字。按諸本皆作則，則有作假設之用，同“若”（見《詞銓》），於義自通，不必改字。《翻譯

集》引無則字。《古本》地作池，涉下池字而誤。

② 《方志》婆作陀。按本書卷六《拘尸那揭羅國》有阿那婆答多龍王，卽此池之龍王，陀字殆非。

③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也字。《中本》訛前有皆字。

④ 《徑山本》“八百里矣”作“八百餘里”。

⑤ 《翻譯集》引“金銀”下有“銅鐵”二字。按下文牛、象、馬、師子語，與金、銀、琉璃、頗胝相應，不當再有“銅鐵”。此二字誤衍。《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琉皆作瑠，下同。琉、瑠通用。

⑥ 《古本》、《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作大。《珠林》四、《翻譯集》引亦作大。《異本》作十。

⑦ 《酬本》、《金陵本》泠作冷。《珠林》四、《翻譯集》引亦作冷。

⑧ 《古本》給作洽。《珠林》四引作屬。

⑨ 巨勝反，《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金陵本》勝皆作升。按殑字見《廣韻》下平聲《蒸韻》，音“其拯切”，與“巨升反”音合。又去聲《證韻》亦有殑字，音“其餕切”，與“巨勝反”音合。《證韻》殑字注云：“釋典殑伽”；又《唐韻殘卷》去聲《證韻》其餕反下殑字注云：“内典有殑伽”，二書相同，則作“巨勝反”爲是，或又作平聲讀也。

⑩ 《石本》、《宋本》、《酬本》匝作帀，下同。《翻譯集》作迊，乃匝之別體。

⑪ 《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

也字。《珠林》四引"辛頭河"下有者字。

⑫ 原本縛芻二字作縛蒭，縳乃縛之形譌，當正。芻、蒭通用，時見參差，今從一律改作芻，下同。

⑬ 《宋本》、《元本》無也字。

⑭ 《石本》徙作徒，形近而譌。

⑮ 《石本》、《宋本》、《元本》等無也字。《珠林》四引"私陁河"下有者字。

⑯ 《中本》云作尔。

注釋:

（一）阿那婆答多池：梵文 Anavatapta 音譯；巴利文 Anotatta，譯作阿耨達池；意譯無熱惱。《慧琳音義》卷一："此池在五印度北，大雪山北，香山南，二山中間，有此龍池。"佛教傳說認爲它是殑伽、信度、縛芻、徙多四河之源。

（二）香山：梵文 Gandhagiri 的意譯。佛教傳說認爲它是贍部洲最高中心，舊説指崑崙山，似以葱嶺（帕米爾高原）爲當。水谷真成注謂指喜馬拉雅山中 mānasa 湖北岸。

（三）頗胝：梵文 sphaṭika（塞玻胝迦），巴利文 phaḷika，俗語 phaḷiha，又作頗梨、頗黎、玻璃等，實即水晶，有紫、白、紅、碧四色。

（四）八地菩薩：菩薩，梵文 bodhisattva，全譯菩提薩埵，略稱菩薩。菩提意譯"覺"，薩埵意爲"衆生"。據《翻譯名義集》卷一就是所謂"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衆生。""地"，原爲佛教徒修證的階梯。這裏"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據《法華經・序品》指佛教所謂"八部衆"中的"龍衆"（Nāga），即水族之王，有所謂八大龍王。阿耨達龍王，即八大龍王之一，詳《長阿含經》卷十八、《智度

論》卷七。

（五）清泠水："八功德水"之一，見前"八功德"注。

（六）殑伽河：即恒河，殑伽，梵文 Gaṅgā 音譯，又譯強伽、弶伽、恒伽、恒架，《法顯傳》作洹水，意譯爲"天堂來"。《玄應音義》卷八："強伽，舊名恒河是也，亦名殑伽，從阿耨大池東面象口流出，入東海，其沙細，與水同流也。"因此佛教經典有"恒河沙數"的比喻。恒河實源出今喜馬拉雅山南麓，流經印度，孟加拉國，注入孟加拉灣。

（七）信度河：即印度河，梵文 Sindhu 音譯，巴利文 Sindhu，俗語 Siṃdhu 又譯作辛頭河，源出我國西藏岡底斯山西麓，經印度、巴基斯坦，注入阿拉伯海。

（八）縛芻河：古伊朗作 Waxšu，印度誤作 Čakṣu、Sučakṣu，又作 Waṅkṣu。《史記》、《漢書》稱嬀水，《魏書》、《隋書》、《新、舊唐書》作烏滸水，爲希臘語 Oxus 之對音，爲今瓦赫什河(Vaksa R.)。烏滸水今又名阿姆河 (Amu-Daria)。嚴格說來，縛芻河與阿姆河有區別。阿姆河源出帕米爾，西流匯合帕米爾河後稱噴赤河，再曲折西流匯合瓦赫什河後稱爲阿姆河，注入鹹海。

（九）徙多河：梵語 Śīta 音譯，又譯作私陀、私多，今葉爾羌河與塔里木河。參看本書卷十二朅盤陁國徙多河條注。

（一〇）爲中國之河源云：案：黄河源出青海省巴顔喀拉山脉雅合拉達合澤山東麓的古宗列渠。但在玄奘時代，囿于《禹貢》、《山海經》等黄河源于崑崙出積石山，和《水經注》卷一"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的舊説，這是錯誤的。

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一)。南象主則暑

濕①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②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巾右袒③，首則中髻④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⑤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髭⑥，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暴⑦，情忍殺⑧戮，毳張穹廬，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⑨，仁義照⑩明，冠帶右衽，車服有序⑪，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主⑫之俗，東方爲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户，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概。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二)，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經誥，問⑬諸土俗，博關⑭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謬，音訛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三)貴無乖謬矣⑮。

校勘:

① 《珠林》引濕作温。

② 《徑山本》盈作多。

③ 《明南本》袒作但。袒音但，音同而誤。

④ 《中本》中髻作中髮。《石本》則中作中則。並非。

⑤ 《古本》財作賂。

⑥ 長髭，《中本》髭作鬚。《釋帖》十三引長作留。

⑦ 《慧琳音義》暴作㬥云:"今記中從米作㬥，是曬㬥字，非此義。"按此據《説文》爲説，今通作暴矣。

⑧　原本殺作煞，乃殺之或作。此本殺多作煞，今改從通行字，下同。

⑨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惠作慧，古通用。《珠林》引作變。

⑩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照作昭。

⑪　車服有序，《釋帖》十三引作"車服雅正，長幼有序"。

⑫　三主，《珠林》引三作四。

⑬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問作聞，《珠林》亦作聞。

⑭　《宋本》、《一本》關作開。《石本》作闗，讀爲開。《珠林》作閑。

⑮　《宋本》、《徑山本》無矣字。《徑山本》卷尾《校記》云："末贅句，今刪。"蓋刪去矣字耳。

注釋:

（一）贍部洲地有四主焉：迦留陀伽（Kālodaka，"時水"，印度人，東晉譯師）譯《十二遊經》："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一般認爲南象主指五印度，西寶主泛指波斯、大食以至大秦，北馬主泛指突厥、回紇，東人主則指中國。關于玄奘所云四主之説，詳見伯希和《四天子説》（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三編，頁 84—103）

（二）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之教：佛教的基本教義是所謂苦、集、滅、道"四諦"（真理）和八種修習方法（一正見、二正思維、三

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正念、八正定的所謂“八正道”)。修證的標準在於是否能破二執(我執和法執),証二空(我空和法空)、斷二障(煩惱障和所知障),從而滅絶一切欲望,達到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作者用“清心釋累”和“出離生死”二語，概括了佛教的基本教義,但“清心釋累”語出《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論》:“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

（三）必也正名乎：語出《論語·子路篇》。

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産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①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②。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③,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一)已來，莫非胡俗。雖戎④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殖⑤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剺⑥面截耳，斷髮裂裳，屠殺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敍。印度風俗，語在後記。

校勘:

① 《徑山本》書作言。

② 《宋本》、《徑山本》、《金陵本》矣作乎。

③ 《中本》欵作疑。向達云:"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二二六頁'欵玉門'作'疑玉門',謂即度過玉門之意。"按文義自以欵爲長。"疑"有度義,尚待他証,録之以備一説。

④ 《宋本》、《明南本》戎作戍,疑是戎字之損壞。

⑤ 《石本》、《中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皆無殖字。

⑥ 原本勝作努,《石本》作勝,《宋本》、《異本》、《明南本》、《明北本》、《酬本》作務,《徑山本》作勝,《金陵本》作蝥。按此字正作剺,從刀,𠩺聲,諸作並有譌,今正。

注釋:

(一) 黑嶺: 一作黑山,堀謙德《解説西域記》頁 31 謂"即波斯語 Siyahkoh 山脉",案即今興都庫什山。又一説謂係泛指山嶺顔色,從印度本土北望大雪山南的雪嶺,北面叢山重叠,終年積雪,而南則降雪少,故就北面白皚皚的高嶺對黑黶黶的南麓而言,稱黑嶺。

出高昌(一)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焉耆。①

校勘:

① 《古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酬本》、《徑山本》焉並作烏,《方志》、《翻譯集》同。《古寫本》及高麗藏本《慈恩傳》作鄔。《新唐書・西域傳》作焉耆,與此同。按焉、烏、鄔並音近相通。《古本》、《石本》耆下有"訛略也"三字,《翻譯集》有"訛也"二字,《中

本»有“國也”二字。

注釋:

（一）高昌：古高昌城，約廢於十五世紀左右，遺址在今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六十餘里。城址周圍約十里，大部尚完整，是我國現存比較完整的古城址之一。

高昌在西漢時稱高昌壁。«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五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爲高昌國都城，公元 640 年唐在此置高昌縣，屬西州，一度置安西都護府。遼、金、元、明時漢文史籍又依回鶻語寫作和州、霍州、火州等。

回鶻(古代維吾爾)文獻如十一世紀七十年代成書的«突厥語辭典»中稱作 Qoco～Qocu，來自漢文“高昌”(“昌”字鼻音 ng，因受中古漢語西北方言影響丟失，元音 a 按回鶻語元音諧和律變爲 o～u)。(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七編»，1957，頁18—24)。案元歐陽玄«圭齋集»卷十一«高昌偰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則我國學者於其對音早已有所説明。

該地現代維吾爾語稱 Daqiyanus或Idiqutšähri。後者意爲“亦都護城”(亦都護爲高昌回鶻王的稱號，來自拔悉蜜 ïduq qut，意爲“神聖的陛下”)。現代維吾爾語 Qara-hoja(漢文寫作哈喇和綽)一名現指高昌古城所在地區，非指古城本身，此名來自民間詞源學，意爲“黑和卓”，前加 qara“黑”字，并把 Hoja(<Qoču)與後來伊斯蘭教的和卓 (Hwaja)(“聖裔”之意)聯繫起來。

玄奘於貞觀二年（公元 628 年）初至高昌，逗留一月餘，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熱情款待。參見«慈恩傳»卷一。

阿耆尼國

阿耆尼國(一)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二)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①流交帶，引水爲田。土宜穈②、黍、宿麥、香棗③、蒲萄④、梨、柰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三)，微有增損⑤。服飾氎⑥褐(四)，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⑦，好自稱伐。國無綱紀，法不整肅(五)。伽藍(六)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七)。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卽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八)，滯於漸教矣(九)。

校勘:

① «古本»、«石本»、«明北本»、«徑山本»泉作衆。

② 穈，«石本»、«宋本»、«中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釋帖»二十一引皆作糜，下同。«慧琳音義»作穈，云:"«聲類»云:'穈，穄也。'«説文»從黍，糜省聲。今俗用或從禾從麻，並非也。"則穈乃當時俗字。

③ 棗，«考異»云:"«石本»作来，«麗本»作棗，今從«宋本»。"按各本皆作棗。来、棗乃棗之俗作。

④ 原本蒲作蒱，今從«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酬本》改，下同。《中本》作蒱陶，蒱亦誤字。《釋帖》二十一引作葡。

⑤　原本增損作繒絹，今從《石本》、《中本》、《宋本》、《明南本》等改。《釋帖》二十一引作增減。

⑥　《宋本》、《徑山本》氈作氎。向達云："氈㲲俱是毛布作，氎則是棉布，疑作氎爲是。"

⑦　《宋本》、《酬本》脱寡字，《敦甲本》亦有寡字。《石本》寡下有好字，涉下"好自稱伐"而衍。

注釋：

（一）阿耆尼國：阿耆尼爲梵文 Agni（意爲"火"）的譯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回族自治縣，現代維吾爾語稱 Qarašähr（黑城）。自兩漢至唐，漢文史籍一般寫作焉耆（《法顯傳》作烏夷，當爲古代焉耆語 Argi/Arki 或 Arśi 的音寫。(W.B.Henning, Argi and the Tokharians, BSOS, IX, 1938, 頁 564—571。)九世紀中期回鶻西遷新疆後，稱此地爲Solmï/Sulmï。(參見耿世民、張廣達《唆里迷考》，載《歷史研究》1980 年第二期，頁 147—159)元代漢名作唆里迷，十四、十五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當地後稱 Čališ。

其疆域魏晉以後已併有漢代之危須、尉犁。"故焉耆東境，當東至榆樹溝（喀刺和色驛）而與高昌交界，西南出鐵關谷至庫爾勒而與龜兹接壤。"（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第一章《焉耆》，1958 年，頁 1）

（二）國大都城：阿耆尼國首府，據斯坦因稱爲今焉耆南之 Bagdâdshahr。(A.Stein, Serindia, III, 頁 1182)據黄文弼稱，唐代焉耆都城在今焉耆縣四十里城子東四里。（《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頁

6,136)

（三）文字取則印度：近代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之一爲古代焉耆-龜兹語文獻的發現和解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在吐魯番、焉耆和庫車等地發現用一種婆羅謎(Brāhmī)字體(或稱婆羅謎字體中亞斜體)寫成的大量寫本殘卷。開始時，人們既不懂這種語言，也不知道如何稱呼它。德人勞依曼(E.Leumann)先稱之爲喀什噶爾語(Kaschgarisch)，後改稱爲第一種語言(Sprache I)。這種不恰當的名稱後來都放棄不用了。1907年德人繆勒(F.W.K.Müller)在一篇題作《中亞未知語言考》的論文中根據一回鶻文佛經跋文(内中說，此經某某從印度語製爲Twɣry語，某某又從Twɣry語譯爲突厥語)，把這種語言定名爲吐火羅語。這裏，他認爲回鶻文跋文中說的Twɣry(Toɣry)語就是史籍中常見的吐火羅人(住地在今阿富汗北部一帶)的語言。同時有的學者(如俄人鋼和泰〔Staël-Holstein〕和挪威人斯坦·寇瑙〔Sten Konow〕)則認爲吐火羅一名應用來稱古和闐塞語。在這期間，兩位德國語言學家西額和西額林(E. Sieg、W.Siegling)進一步研究了這種語言的文獻，他們在其1908年發表的《吐火羅語——印度斯基泰人的語言》論文中指出，這種語言屬于印歐語系的Kantum語組，并區分爲兩種很不同的方言，他們稱之爲甲、乙兩種方言(A與B)。

1913年法國學者烈維(S. Lévi)發表了《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卽龜兹語考》一文，進一步證明這種語言在七世紀時爲庫車一帶的通用語(當地發現的用這種語言寫成的木簡上見有屬于這個時代的當地王名Swarnate，卽《舊唐書·龜兹傳》中的蘇伐疊)。據此證明所謂"乙種吐火羅語"應稱爲龜兹(庫車古名)語。

1949年英國狠寧(W. Henning)在其《吐火羅語名稱考》一文中指出,繆勒在1916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Maitrisimit經和"吐火羅"語》中提出回鶻文經跋中 twγry 語經文譯者的出生地 Nakṛidiš(梵文 Nagaradeśa)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所説喀布爾河流域的那揭羅曷(Nagarāhāra)(其遺址在今阿富汗 Jalālābād),從而認爲 twγry 語應爲吐火羅語的論據也是站不住脚的;這裏的Nakṛidiš實際上應作Aknidis(來自梵文Agnideśa),意即爲焉耆國。

二次大戰後法國考古隊在阿富汗北部發現了據稱是真正的吐火羅語的碑文(爲希臘字母寫成的一種伊蘭語)後,有的學者主張把這兩種漢、唐時期在我國新疆阿克蘇、庫車、焉耆、高昌一帶流行的語言,分别改稱爲龜兹語(乙種方言)和焉耆高昌語(甲種方言)。但一些審慎的學者對真吐火羅語的定名仍持保留態度。關於這種語言的名稱的争論至今并未結束。有的德國學者仍然認爲吐火羅語一名可能是正確的。見托馬斯《論梵文 Tocharika 和它在吐火羅語中相應的詞》一文(W.Thomas, Zu skt. Tocharika und seiner Entsprechung im Tocharischen, 載ZK,即《比較語言學報》第95卷,第一册,第126—133頁,1981年)

用古代龜兹語、焉耆高昌語寫成的文學作品中,值得一提的爲劇本,其中著名的有《Maitreyasamitināṭaka》(關於彌勒的劇本殘卷),其他還有《Nandacaritanāṭaka》(關於佛弟子難陀生平的劇本)等。詩歌方面有愛情詩等。尚有許多民間故事,如《畫師與木匠的故事》,《福力太子的故事》等。此外,尚有醫學文獻、字書(梵語——龜兹語、龜兹語——回鶻語)、寺院賬曆,官文書、壁畫題跋文等。最近還發現有用古代龜兹語寫成的《摩尼教贊美詩》。

用古代龜兹語、焉耆高昌語寫成的佛教文獻,主要有《法句

經》(Dharmapada)及其註釋《一百五十讚歌》(Śatapañcāśatika-stotra)等。

用古代龜兹、焉耆高昌語寫作的作家，除著名的鳩摩羅什外，尚有焉耆人聖月(Āryacandra)、高昌人鳩摩羅佛提(Kumārabuddhi)、庫車人木叉麴多(Mokṣagupta)、勿提羼魚(Utpaitsirauwñe)等。

(四) 氎褐：氎另本作㲲，見《校記》。褐或作𣰽，高麗本作"褐"是。氎爲毛織物，氎原指麻布，或獸毛織的布，此疑爲棉布。《南史》卷七九《高昌傳》：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又"氎"它本或作"㲲"(見《校記》)，㲲又稱白疊，即白棉布。

(五) 王其國人也…… 法不整肅：案焉耆當時統治者爲龍鳩尸卑那(Kushipina)後裔，隋代爲龍突騎支，唐初隸屬於西突厥，後郭孝恪破焉耆，詳《新唐書》卷二二一上《焉耆傳》。《魏書》、《北史》均謂焉耆"無綱紀法令"，與《西域記》所云相符。

(六) 伽藍：一名僧伽藍，即寺院。梵文 Saṅghārāma(僧伽囉磨)，意譯爲衆園，爲佛教徒静修的場所。

(七) 小乘教説一切有部：小乘，梵文 Hīnayāna 意譯。公元一世紀後，由於大乘佛教流行，把原有的各部派佛教概貶爲小乘。實際上小乘佛教在很大程度上還保持了早期佛教的精神面貌，只信奉《阿含經》等根本教典，重在自我解脱，以證得阿羅漢果爲其止境，他們自認爲是佛教的正統派。説一切有部，小乘二十部派之一，梵名薩婆多部(Sarvāstivāda)，一名説因部，簡稱有部。據説是釋迦牟尼卒後三百年，從根本上座部分裂而成的一個主要部派。《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中："説一切有者，一切有二：一有爲，二無爲。

有爲三世，無爲離世，其體皆有，名一切有。”這一部派把一切有爲、無爲諸法，認爲是實有的，并且一一説明它的緣由，故名説一切有部。因爲這一部派一方面講三世實有，法體恒有，一方面卻以“我”是空的，故又名我空法有宗。它依據《大毘婆沙論》、《六智論》、《發智論》，持説，斷、修、證四事，在小乘佛教中勢力頗大。

（八）三淨：即三種淨肉，小乘佛教戒律中凡：一，不見其爲我殺者；二，不聞爲我殺者；三，無爲我殺之疑者，這三種淨肉對佛教徒並不禁止，見《十誦律》卷三七、《四分律》卷四二。這是原始佛教的習慣，但在大乘經律就斷然禁止肉食了。又據《十誦律》，鳥殘之物，亦屬于三淨。

（九）漸教：佛教各教派對於其教主釋迦牟尼一生所説的教法，有不同的判教説，在我國如天台、法相、華嚴諸宗各異。一般以漸教和頓教判攝釋迦一代的教法。所謂“漸”，指説法的淺深楷梯，故《止觀》卷三云：“漸名以第，籍淺由深。”由漸到頓，即由小乘到大乘，這裏指小乘。玄奘認爲該國僧徒還是停留在初淺的階段，故云“漸教”。

從此西南行二百餘①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②，西得平川③，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支國。舊曰龜兹④。

校勘：

① 《敦甲本》無餘字。

② 《慈恩傳》作“前渡一大河”。

③ 《古本》、《石本》得作渡，《金陵本》作度。向達云：“疑此作

得爲是。平川猶秦川,言平原爾。度、渡俱由誤會川字之義也。"按《慈恩傳》作"履平川",則向説有理。

④ 《翻譯集》引此下云:"又音丘慈",此疑是後人所附加"龜兹"之音讀也。《慈恩傳》此下有"訛也"二字。《新唐書·西域傳》"龜兹,一曰丘兹,一曰屈兹。""屈兹"即"屈支"。

屈支國

屈支國(一)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①大都城(二)周十七八里。宜②穈麥,有粳稻,出蒲萄③、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産黄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④。文⑤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三)。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⑥、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四),智謀寡⑦昧,迫於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匾㔸⑧也(五)。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卽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⑨,人以功競。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國字。

② 《古本》、《中本》宜上有土字。

③ 《敦甲本》作蒲陶。原本蒲作蒱,校改見前。

④ 《中本》質下有直字。

⑤ 《敦甲本》脱文字。

⑥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無錢字。

⑦ 《石本》寡作寘。

⑧ 原本匾㔟作遍遞,《敦甲本》與之同,今據《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慧琳音義》改,下同。《宋本》、《酬本》、《音釋》作匾匜。《一本》作匾㔟,《異本》作匾遞。《慧琳音義》云:"《字統》云:'匾㔟,薄闊皃。'二字並從匸,音方,有從厂或從辵,並非。匸作爲正。"

⑨ 《敦甲本》耽作躭,俗字。《石本》翫作學。

注釋:

(一) 屈支國: 即今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專區庫車縣。現代維吾爾語稱 Kuča(r),我國古代稱龜兹或丘兹、丘慈、屈茨等,均爲古代龜兹語 kutsi 的不同譯法。此處玄奘根據 kutsi 的梵文形式 kuci 譯作屈支。(參見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1959, 頁 414; H. Lüders: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s, 1922, 頁 249)。九世紀中期回鶻西遷新疆後,龜兹屬回鶻高昌王國。回鶻稱該地爲 käsün (~küšän)漢文作曲先、苦先等。küsän 或 küšän 似來自古代龜兹語 kütsi 的形容詞形式 kücäññe。(參見 B. V.S. Vorob'ev-Desyatovskiy: pamyatniki tsentral'noaziatskoy pis'mennosti, 載 Učennïe zapiski Instituta Vastokovedeniya XVI,1958,頁 305)

十一世紀七十年代馬合木·喀什噶里 (Maḥmūd Kashghari) 編寫的《突厥語辭典》同時著録該地名的兩種形式: Kuča 和

küsän。有的學者認爲現代維吾爾語的 Kuča (r)形式來自 Kuča＋ri，爲古代龜兹語"城市"之意)。

(二) 國大都城：屈支都城漢至南北朝稱延城，唐代名伊邏廬城，似爲庫車附近之皮郎舊城。

(三) 管弦伎樂特善諸國：新疆庫車地區的音樂、歌舞自古以來就有盛名。這一方面可從庫車附近千佛洞壁畫和出土骨灰盒上畫的樂隊歌舞場面清楚看到，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漢文史籍中得到證明。歷史上庫車音樂曾給内地漢族音樂以很大影響。據«晉書·吕光傳»，公元 384 年(晉太元九年)吕光伐龜兹，曾把龜兹的樂人帶到凉州。這是庫車音樂正式傳入内地的見諸正史的最初記載。在凉州，庫車樂與内地漢族固有的音樂及其他少數民族音樂相混，於是産生了所謂西凉樂。在北魏和北齊時這種音樂不論在宫廷和民間都十分流行，到處可聽到胡樂的演奏，看到胡舞的表演。在北齊時，除西凉樂外，還有獨立的庫車樂。它分爲四部(部此處爲樂隊之意)，由一伶官領導，隸屬中書監。當時庫車琵琶大師曹妙達享有盛名。

六世紀庫車音樂大師蘇祇婆的七調也對我國的音樂理論發生了一定的影響。«隋書»卷一四«音樂志»載稱："先是周武帝時，有龜兹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

隋時七部樂中有一部是庫車樂(其它六部是：國樂、清商樂、高麗樂、天竺樂、安國樂、文康樂)。庫車樂又分爲西龜兹，齊龜兹和土龜兹三部。所謂西龜兹應指西魏或北周時傳入的庫車樂，齊龜兹指北齊時傳入的庫車樂，而土龜兹則應指當時直接從新疆傳入的庫

車樂。

公元 605 年和 616 年間，七部樂又擴大爲九部樂，增加了庫車樂和疏勒樂，到唐代，又增加了高昌樂。這樣，唐代十部樂中僅新疆樂就占了三部(三個樂隊)。由此可見古代新疆(包括庫車)音樂對內地音樂影響之大。

(四) 王屈支種也：龜兹王室自漢至唐(貞觀二十一年爲唐所滅)姓白。見向達《論龜兹白姓》、馮承鈞《再説龜兹白姓》，載《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一期。據英人 H.W.Bailey 的意見，白姓來自當地地名龜兹 kutsi，有"白"、"明亮"之意。(Bailey,Ttaugara,BSOAS,vol.VIII,part 4,1937,頁 900-901)

(五) 欲其匾㔟也：本書卷十二佉沙國亦載此俗。匾㔟，《方言》："物之薄者，曰匾㔟。" 此指匾而不圓。此一古代民族習俗，今從庫車附近考古發掘墓葬的頭蓋骨和壁畫、塑像等已獲証實。

一、大龍池及金花王

國東境城北天祠(一)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①，交合牝馬，遂生龍駒，𢤱戾②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③善馬。聞諸先志④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二)，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⑤欲終没，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汲⑥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⑦，恃力作威，不

恭王命。王乃⑧引搆突厥〔三〕,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⑨。城今荒蕪,人烟斷絶。

校勘:

① 《敦甲本》形作刑,非。

②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音釋》戾作悷,《方志》同。戾、悷通用。

③ 《敦甲本》出作生。

④ 諸先志,《古本》先志作耆舊。《敦甲本》、《石本》、《中本》諸先志作之耆舊。

⑤ 《中本》王下有既字。

⑥ 《石本》無取字。原本汲作彼,今據《敦甲本》、《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改。惟《珠林》十一引作彼,同《麗本》。

⑦ 《敦甲本》脱種字。

⑧ 《敦甲本》無乃字。

⑨ 《敦甲本》脱無噍二字。《宋本》、《酬本》噍作譙。《音釋》作噍。本書卷四"奢羯羅故城"條則作譙。譙、譙二字皆不見字書,並從焦聲,不能定其孰是。疑爲噍之異體字。《珠林》十一引噍類作"遺類"。

注釋:

(一) 天祠:原指祭祀大自在天(摩醯首伐羅 Maheśvara)的祠所,此處似指祆教的祠所。

(二) 金花:金花王似指龜兹王蘇發勃駛。《舊唐書·龜兹傳》

載:"高祖即位,其主蘇發勃駛遣使來朝。勃駛尋卒,子蘇發疊(約618—630 年在位)代立……。貞觀四年(公元 630 年),又遣使獻馬,太宗賜以璽,撫慰甚厚,由此歲貢不絕。"據庫車附近出土的古代龜兹語木簡和梵文寫本殘卷,蘇伐疊爲 Suvarṇate(來自梵文 Suvarṇadeva,意爲"金天"),蘇伐勃駛爲 Suvarṇapuṣpa(梵文 suvarṇa 意爲'金',puṣpa 意爲"花")的漢文寫法。(參見馮承鈞譯烈維文章《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兹語考》,載《吐火羅語考》,1957,頁 15—16;H.Lüders 本書頁 55 注釋(一)引文頁 252—253,及同氏 Weiter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urkestan, SPAW,1930,頁 25-27)

(三)突厥:爲六至八世紀我國北方廣大地區的部落聯合體。古代突厥碑銘中作 Türk 或 Türük,有"強有力的"之意。馬迦特、伯希和認爲漢文"突厥"一詞爲 Türküt(-üt 爲古代突厥語或蒙古語複數字尾)一詞的譯音。近年的研究趨向于認爲突厥就是 Türk 或 Türük 的對音,參見蒲立本(E.Pulleyblank)撰《突厥的漢語名字》(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Turks),《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AOS)第 85 卷第 2 期,1965 年。現在仍屬突厥語系的民族有我國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撒拉、裕固、烏兹别克、塔塔爾等民族和國外的土耳其、阿塞爾拜疆、土庫曼、雅庫特、楚瓦什、土瓦等民族。

公元 552—744 年突厥人曾建立了強盛一時的突厥汗國。建立突厥汗國的統治氏族阿史那族原居住在阿爾泰山脈的西南、東部天山山脈的北麓、準噶爾盆地一帶,爲柔然族的鍛奴,其族首領土門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汗國,自稱伊利可汗,其統治中心移至蒙古高原於都斤(Ütüken)山一帶。其後至公元 582 年,突厥汗國

分裂爲據有蒙古高原的東突厥汗國和統治中亞各地的西突厥汗國。東突厥於公元 585 年歸附於隋朝，西突厥於公元 658 年歸附於唐朝。公元 682 年(唐高宗永淳元年)骨咄禄復興突厥汗國。至八世紀四十年代，爲回紇所滅。

玄奘到西域期間正是西突厥汗國統葉護可汗末期。

二、昭怙釐二伽藍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①怙釐(一)，而東西隨②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③，誠爲勤勵。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黄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④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

校勘:

① 原本昭作照，《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作昭，與下文相合，今據改，俾前後畫一。

② 《敦甲本》隨作相。

③ 原本肅作齋，今據《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改。

④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異本》、《酬本》六作八。

注釋:

（一）昭怙釐：《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作雀離大清淨。《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作雀梨大寺。依伯希和考證，昭怙釐、雀離、雀梨均爲*Čäküri，*Čöguri(<*Čökiri)，*Čäkür等名的漢字不同寫法，並釋爲“窣堵波尖”。（參見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載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1957，頁131）此字似來自古代龜兹——焉耆語Cakir（梵文Cakra），意爲“輪”，轉義爲“寺院”。其遺址在今庫車北蘇巴什地方銅廠河兩岸。（參見斯坦因Innermost Asia, II, 頁806; 伯希和Site de Koutcha: Douldour-Agour et Soubachi, 巴黎, 1967.）。

三、大 會 場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①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一)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②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③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④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⑤，載諸輦輿，謂之行像(二)，動以千⑥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各字。

② 《敦甲本》無來字。

③ 《敦甲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硎本》捐皆作損。

④ 《古本》渴作謁，非。

⑤ 《古本》綺作帛。

⑥ 《敦甲本》脱千字。

注釋：

（一）五年一大會：卽無遮大會，爲梵文 Pañcapariṣad, Pañcavarṣikā-pariṣad；音譯般闍於瑟、般遮婆栗史迦、般遮跋利沙、般遮婆瑟、般遮越師。指國王每五年一次的大齋會。《阿育王傳》卷二："便造般遮于瑟，以四十萬兩金、國土、宫人、輔相、己身、子駒那羅等，盡施衆僧而還歸家。"《法顯傳》竭叉國及本書卷五鉢邏耶伽國，均載有無遮大會詳細情况。

（二）行像：佛教徒每年在佛誕辰（我國作四月初八），將佛像載在車上巡行，見《觀佛三昧經》。其盛況《法顯傳》摩竭提國及《洛陽伽藍記》均有所載，從略。

四、阿奢理貳伽藍及其傳説

會場西北，渡① 河至阿奢理貳② 伽藍（一），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③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④學高才，遠方俊彦，慕⑤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⑥四事供養（二），久而彌敬。聞諸先志⑦曰：昔此國先王⑧崇敬三寶（三），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⑨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卽付⑩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⑪監國，婬

亂中宫。"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12]果有徵,願垂照覽!"王深驚[13]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14]一夫擁[15]五百牛,欲事刑[16]腐。見而惟[17]念,引類增懷[18],"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宫。王怪而問之,乃[19]陳其始末。王以爲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20]。

校勘:

① 《敦甲本》、《中本》渡作度。

② 《異本》理作利。《慈恩傳》貳作兒。

③ 《宋本》、《酬本》工作功;《古本》作巧。

④ 《古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碩皆作博。

⑤ 《敦甲本》慕誤作暮。

⑥ 《宋本》、《酬本》右作碩。

⑦ 《敦甲本》、《石本》諸先志三字作之耆舊。《古本》先志二字作耆舊。

⑧ 《敦甲本》脱王字。

⑨ 《敦甲本》無下王字。

⑩ 《敦甲本》脱付字。

⑪ 《敦甲本》、《石本》、《宋本》、《中本》、《酬本》令作命。《金

陵本》作今，乃令之誤。

⑫　《敦甲本》令作金。按《漢尚方鏡銘》"壽敝令石侯王"。令即今字，借作金。(見《隸篇再續》)今之作金，猶金可作今，同音假借。

⑬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驚並作敬。

⑭　《敦甲本》遇作過。

⑮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犍作犍。《釋帖》二十一引作騸。《方志》此文作"犍五百牛"，則併"欲事刑腐"言之，非别出異文也。

⑯　原本刑作形，今從《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改。

⑰　《一本》惟作憶。

⑱　原本懷作壞，今從《敦甲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改。

⑲　《敦甲本》無乃字。

⑳　《釋帖》十四引此故事，作"迦膩色迦王"，疑出義楚臆加，不足信。

注釋:

(一) 阿奢理貳伽藍: 阿奢理當爲古代龜茲語 aśari 之譯音。aśari 來自梵文 āścarya(意卽奇特，參見 Sieg, Siegling und Schult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 92)。貳，古音爲ni，當爲古代龜茲語形容詞字尾-ññe(參見前面屈支國條注)的譯音。伯希和認爲其遺址在今庫車西部庫木土拉河對岸的 Douldour-agour 地方。

（參見伯希和《吐火羅語與庫車語》，載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1957，頁111）

（二）四事供養：指對阿奢理貳伽藍僧徒供給飲食，衣服、卧具、醫藥。

（三）三寶：即佛寶、法寶、僧寶。佛教徒稱釋迦牟尼爲“佛寶”；對他的一切説教稱爲“法寶”；對出家修業的僧衆稱爲“僧寶”。

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①禄迦國。舊謂姑墨②，又曰亟墨③。

校勘：

① 《古本》及《石本》朱校跋作跌，疑跋之俗字。

② 原本墨作黑，今從《古本》、《石本》、《中本》及各本改。《宋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及《釋帖》二十三姑墨並作始墨。按姑墨國見《漢書·西域傳》。《新唐書·西域傳》云：“跋禄迦，小國也，一名亟墨，即漢姑墨國。”則始乃姑之形譌。

③ 原本墨作黑，今從《敦甲本》、《古本》、《石本》及各本改。《敦甲本》亟墨作極墨，《古本》、《石本》作丞墨，《宋本》、《明南本》、《酬本》、《金陵本》及《方志》作函墨。按《新唐書·西域傳》亦作亟墨，亟與姑聲同字異，其實一也。丞、函並爲亟之形譌，極從亟聲，可通用。

跋禄迦國

跋禄迦國(一)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① 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鄰國所重。伽藍數十② 所，僧徒③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

校勘:

① 《方志》五六作五十。按此一小國面積狹小，都城決無五十里之廣，十字顯誤。

② 《石本》、《中本》十下有餘字。

③ 《酬本》僧作佛。按本書於伽藍之下皆稱“僧徒”若干人，此佛字亦當作僧。

注釋:

(一) 跋禄迦國: 跋禄迦，梵文 Bālukā 或 Vālukā 的音譯，義云“沙”，即今阿克蘇。我國史籍漢代作姑墨，亟墨，唐代作撥换。伊斯蘭教史家作 Bakhouan, Barwan, Barman。元代漢文文獻作八里茫。(參見 P.Pelliot, La Ville de Bakhouan dans la Géographie d'Idrîçî, T'oung Pao, 1906, 頁 550—556; 同氏, Notes Sur les anciens noms de Kučā, d'Aqsu et d'Üč-Turfan, T'oung Pao, 1923, Vol.22, 頁 128—129)其都城所在有幾種説法: 一，今温宿縣(阿克蘇舊城)，馮承鈞等主此説。二，哈拉巴克，黃文弼主此説，見

其《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頁40。三,雅哈阿里克,《西域圖志》卷一六及《河源紀略》卷二七主之。四,喀拉玉爾衮,李光庭主之,《漢西域圖考》卷一、二。五,今拜城縣,丁謙主之,《西域記考證》。案,考《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和此處玄奘所記從龜兹(屈支)到阿克蘇的里數,以及今阿克蘇在南疆地理和人口上的重要性,跋禄迦都城在今温宿縣的説法較有根據。因阿克蘇位於南疆交通要道上,人口衆多,以此比定爲當時跋禄迦國之首府較合乎歷史。

凌山及大清池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①(一),此則葱嶺(二)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②凍,雖時消泮,尋復③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④,多暴龍,難淩⑤犯。行人⑥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唤⑦,微有違犯,災禍目覩⑧。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没,難以全生。

校勘:

① 原本凌作淩,今從《異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酬本》、《金陵本》改。《慈恩傳》、《方志》亦作凌。

② 《古本》、《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異本》合並作含。

③ 《宋本》復作後。

④ 《音釋》慘作滲,云:"疎錦反,寒滲也,正作瘮。一云作慘,

七感反。恐非。”按慘字自通,《慧琳音義》亦作慘。

⑤　原本淩作凌,《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作陵。按陵與淩同字,凌字義異,偶缺一點而誤,今更正。

⑥　《敦甲本》無人字。

⑦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叫作呌,同。今從通行字作叫,下同。《敦甲本》、《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皆無喚字。

⑧　《中本》覩作視。

注釋:

(一) 淩山: 淩山, 當卽冰山。突厥語作木兹阿特或木扎特(Muz-art), 木兹意爲冰, 阿特意爲山口(參見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語辭典》Bedelart, Kawakart, Zanbi art 諸條中之 art); 又名木素爾達坂(Musur dawan), 見椿園七十一《回疆風土記》該條; 俗稱冰達坂, 位於伊犂、温宿之間。據清代文獻,北起噶克察哈爾海台(在伊犂沙圖阿瑞軍台南百里), 南至塔木噶塔什台(見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兩台相距百二十里,中間爲著名的冰川谷道。冰川谷道由佈滿裂埔的冰達板多座組成, 其間冰崖矗立, 嵌空萬仞,下有雪海,春夏雖時消泮,然寒風凜冽,尋復合凍。此路爲行人往來交通要道之一,危徑一綫,攀登艱難,行旅跋涉,困頓萬狀。然以地處要津,故自玄奘以來,屢見記載。

或謂淩山爲杜佑《通典》一九一引杜環《經行記》之勃達嶺(Bedel),《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之拔達嶺。按温宿之西北自古以來有二通道,一爲木素爾達板,一爲勃達嶺, 玄奘行記中

的凌山,究竟何指,現學者之間尚無一致意見。

(二) 葱嶺: 見本書前敬播序葱嶺註及卷十二活國條關於葱嶺的敍述。

山行① 四百餘里至大清池(一),或名熱海②, 又謂鹹海③。周千餘里④,東西長⑤,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 味兼鹹苦, 洪濤浩汗, 驚波汩淴(二)⑥, 龍魚雜處, 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 禱以祈福。水族雖多, 莫敢漁捕⑦。

校勘:

① «方志»行下有“自西”二字。

② «慈恩傳»云:“清池亦云熱海, 見其對凌山不凍, 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温也。”«新唐書·西域傳»云:“繇勃達嶺北行, 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細葉川卽素葉河。

③ «石本»海下有也字。

④ 千餘里,«慈恩傳»作“千四五百里”。

⑤ «敦甲本»長作廣。

⑥ 原本淴作潪,今從«敦甲本»、«金陵本»及«慧琳音義»改。«慧琳音義»“汩淴”條云: “上古筆反。«漢書音義»‘汩, 流急皃。’……下温骨反。«考聲»云:‘淴,急水皃。’”«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淴作湓。按«史記·司馬相如傳»“汩湓漂疾”。«索隱»云:“汩湓,急轉貌也。”則作“汩湓”亦可。«中本»淴作隱。隱乃濦之誤,«文選·上林賦»“汩湓”作“汩濦”,正此字。

⑦ «中本»捕作攝。

注釋:

(一) 大清池: 或名熱海。熱海古名闐池,見 «漢書» 卷七〇«陳湯傳»;«通典»卷一九引杜環«經行記»、«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 七下引唐德宗貞元宰相賈耽«皇華四達記»均作熱海。岑嘉州詩«熱海行»稱:"西頭熱海水如煮",似望文生義,然證明熱海一名已通行於唐代。

熱海,突厥語作 Issyk-kul,今譯伊塞克湖。見於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語辭典»。該書伊塞克湖條稱:"Isik kül, 八兒思罕城(Barskhān)附近之湖名,長三十法兒撒赫,闊十法兒撒赫。"(«突厥語辭典»抄本影印本,安卡拉,1941 年,頁 502。按: 一法兒撒赫約當六公里)其後,伊塞克湖屢見於中世紀穆斯林文獻。如成書於回曆 372 年 (公元 982—983 年) 的波斯佚名作者之 «世界疆域志»(Hudūd al 'Ālam)作 Iskuk (抄本第 3 葉下,當是 Iskul 之訛) 或 Iskūl (抄本第 6 葉上); 寫於 1050—1053 年之間的戈爾底吉(Gardizī)之«記述的裝飾» (Zayn al-Akhbār)的論突厥章作 Isigh-kul; 等等。然均語焉不詳。記載此湖既早且詳者,無疑當以玄奘爲第一人。

此湖位於北緯 42°39′ 東經 76°15′—78°30′ 之間,海拔 1609 米,長 185 公里,寬 57 公里,最深處 702 米,面積 6200 平方公里。原爲我國西部内陸大湖之一,清代稱圖斯庫勒或特穆爾圖淖爾。1864 年 (清穆宗同治 3 年)因中俄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而爲俄國所領有(清代用蒙語名而稱之爲特穆爾圖淖爾,參看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該條徐松稱"湖南岸山間有漢文舊碑。"

（二）汩淴：即汩急，水波急馳貌。《漢書》卷五七《司馬相如傳》："馳波跳沫，汩急漂疾。"

素葉水城

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①城(一)。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②雜居也。土宜糜③、麥、蒲萄④，林樹稀踈。氣序風寒，人衣氈褐。

校勘：

① 《慈恩傳》無水字。

② 《敦甲本》無胡字。按《新唐書·西域傳》亦云"商胡雜居"，胡字不當無。杜甫《解悶詩》"商胡離別下揚州"，可證爲唐人習用之詞。商胡猶胡商。

③ 《石本》糜作麻，非。糜同穈、穄，說見前校。

④ 《敦甲本》萄作陶，《石本》作蔔。

注釋：

（一）素葉水城：亦作碎葉城、素葉城，因碎葉水(Sūyāb，或作細葉水、睢合水)而得名。唐代一度爲安西四鎮之一，公元679年(唐高宗調露元年)王方翼曾加改築。《西域記》、《慈恩傳》、杜佑《通典》卷一九一引杜環《經行記》、《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引唐賈耽《皇華四達記》，均指明其地位於熱海之西。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忽爾達兹比赫(Ibn Khurdādhbih)撰《道里與諸國志》(Kitāb al-Masālik Wa al-Mamālik)、忽達瑪(Qudāma ibn Ja'far)撰《稅

册»(Kitāb al-Kharāj)著録此城,所記道里、方位與漢籍基本一致。

近人根據蘇聯考古發掘材料指出,碎葉故址當在托克瑪克城西南八公里處之阿克-貝西姆。首先提出此説者爲英人(T.Clauson 撰 Ak-Beshim Sūyāb,載«英國王家亞洲學會雜誌»,1961 年 4 月號頁 1—13),蘇聯克里亞施托爾内、日本護雅夫贊同其説(見 С.Г.Кляшторный 撰«古代突厥魯尼字體碑銘考»,莫斯科,1964 年,頁 124;護雅夫撰«古代遊牧帝國»,東京,1976 年,頁 186—202)。參閲張廣達«碎葉考»,載«北京大學學報» 1979 年第 5 期,頁 70—82。

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禀命,然皆役屬突厥。

窣利地區總述

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一),地名窣利(二),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①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三)。粗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額(四)。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五),財多爲貴,良賤無②差。雖富巨萬,服食麁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校勘:

①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二十作三十，«中本»作二千，千乃十之誤。按下«覩貨邏國»條云:“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横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説明吐火羅語與窣利語關係相近而較緊，此文亦云“字源簡略”，則當以作“二十”爲是。

② «敦甲本»無作无，下同。

注釋:

(一) 羯霜那國: 見本書頁 97—98 羯霜那國條及注。

(二) 窣利: 關於窣利一名的來源，馬迦特(J.Marquart)認爲是中世波斯語(Pahlavī)中 Sūlik 之對音。見馬迦特 «古突厥碑銘年代考» (Die Chronologie des Alttürkishen Inschriften), 萊比錫, 1899 年, 頁 56。貝利(H.W.Bailey) 從斯坦因卷子(編號 Ch. 00209 第 78 行) 檢出 Sūlya 一名, 考訂其爲窣利之對音。見貝利 «吐火羅考»(Ttaugara), 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院刊»(BSOS), 第 8 卷第 4 期, 1937 年, 頁 883, 918。按: 窣利,«後漢書 · 西域傳»作粟弋,«南海寄歸内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 玄照傳»作速利,«梵語千字文»作孫鄰,«梵語雜名»胡條夾注作蘇哩。此名均即«北史»卷九七«西域傳»中之粟特(Soghdiana), 粟特語中作 Sjwδyk, 見弗萊曼(A.A.Фрейман) «粟特文集» (Согди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列寧格勒, 1943, 頁 33 以下; 又作(S)Wt'yk, 見痕寧(W.B.Henning) «粟特語雜考»(Sogdica), 倫敦, 1940 年, 頁 8、9 «國名表»。 希臘語作 Sujda, 阿美尼亞語作 Suguda, 見馬迦特 «古突厥碑銘年代考» 頁 56; 阿拉伯語作 Al-S.gh.d 或 Al-ṣ. gh. d。關於粟特一名寫法的

各種變體，見安德里安斯 (F.K.Andreas)《粟特語餘論二則》(Zwei Soghdische Exkurse)，普魯士科學院會議録 (SBPAW)，1910 年 XV，頁 308 以下；貝利《伊朗語研究》(Iranian Studies)，《東方學院刊》(BSOS)，第 6 卷第 4 期，1932 年，頁 948。

粟特或窣利通常用以指阿姆河和錫爾河之間的昭武九姓國而言，大概始自穆斯林時期。例如伊斯塔赫里 (al-Iṣṭakhrī) 卽認爲布哈拉以東直至撒馬爾罕地區爲粟特。(德・胡耶 [De Goeje] 刊《阿拉伯輿地叢刊》第 1 卷，頁 316。)然《西域記》謂“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反映了如下一個事實：穆斯林時期的窣利之範圍遠比古代的狹窄。參見巴托爾德撰 Soghd 條，《伊斯蘭百科全書》德文版，第 4 卷，頁 511；九卷本《巴托爾德著作集》第 3 卷，莫斯科，1965 年，頁 487。

（三）字源簡略……其流浸廣：粟特文字起源於 Aramaic 文字。粟特文字雖在粟特本土多處出土，但人們對它的演變過程尚未進行周詳的研究。根據現已出土的資料，粟特文字在其本土似乎至少有三種變體。其中薩秣建(撒馬爾罕)變體占主導地位，通常被人們逕稱爲“粟特文字”。這種字體隨粟特移民而流入許多地區。在我國西部地區也有大量粟特文書出土。敦煌以西長城烽燧出土的“粟特書簡”(萊謝爾特 [Reichelt]《英國博物館藏粟特文殘簡》[Die Soghd, Handschriftenreste des Britain Museum] 第 2 卷，頁 1—56）屬於第四世紀初年（痕寧《粟特語古信年代考》，BSOAS，第XII卷，1948 年，頁 601—615)，其字母彼此有清楚的區別，大部分彼此之間互不聯寫。公元五〇〇年前後，出現了佛經粟特字體。最晚到七世紀之內，又形成了草體粟特文字。這種草體到八世紀初完全定型。例如，中亞那密水卽澤拉夫珊河流域

之穆格(Mug)山出土文書表明草體粟特文書已經發展成熟。至於摩尼粟特語文書,則大部分屬於八至十世紀。

粟特語作爲中亞地區廣泛流行的語言，絶迹於十三世紀蒙古人侵時期。據學者研究，今帕米爾高原的雅格諾比語(Yagnōbī)即粟特語的遺存。參見邦旺尼斯特 (E.Benveniste) «雅格諾比語詞彙»，«亞洲學報» 第253卷第2分册，1955年，巴黎; 奥蘭斯基 (И.М.Оранский) «伊蘭系語言»,1963年,莫斯科,頁164。

粟特文有從右向左横寫者,也有自上而下竪寫向右移行者。參看格倫貝克 (K.Grønbech) «印度藝術和文字» (Indian Art and Letters), XXII/2, 頁1—7, 轉引自«東方學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第1輯,第4卷,«伊朗學»,第1分册, 語言, 萊頓, 1958年,頁56)。

粟特字母顯然屬於中古伊朗語文字系統，然導源於古阿拉米字母。古阿拉米字母共22個,中世波斯語從中借用了18個,粟特語借用了17個,即: ’ β γ *w z h y k* δ *m n s* p č *r* š *t*。玄奘於七世紀初記載粟特字母二十餘言，這大概是指“本來的”“最初的”粟特字母而言(痕寧: «中古伊朗語»(Mitteliranisch),載«東方學手册»第1輯,第4卷,第1分册,頁61。參看葛提歐(R.Gauthiot) «論粟特字母»一文所附粟特字母表，載«亞洲學報», 1911年，頁81—95,馮承均譯文題作«窣利語字母之研究»,未載該字母表。

(四) 裳服褊急……𦅸綵絡額: 關於窣利(粟特)人的服飾,«册府元龜»卷九六一:“康國(粟特)…丈夫剪髮或辮髮。其王冠氈帽,飾以金寶。婦女盤髻,幪以皂布，飾以金花。”參看今蘇聯旁吉肯特 (Panjikand) 遺址所發掘的壁畫。(别列尼茨基 [А.М.Беленицкий] 等編: «旁吉肯特的建築和繪畫»,1959年,莫斯科。)

（五）行多詭詐……父子計利：《唐會要》卷九九康國條："深目高鼻，多鬚髯。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膠置手内，欲其成長口甞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争分銖之利。男子二十卽送之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

千　泉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一)。千泉①者，地方二百餘里②，南面雪山，三陲③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鐶，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此羣鹿得終其壽。

校勘：

① 《敦甲本》千泉二字不重。

② 二百餘里，《慈恩傳》作"數百里"。《新唐書·西域傳》作"地贏二百里"。

③ 《敦甲本》、《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陲皆作垂。按《方志》及《西域傳》亦作垂。陲、垂通用。

注釋：

（一）千泉：《慈恩傳》卷二作屏聿，兩《唐書》作千泉。伯希和稱：屏聿當是 Bing-yul 的對音，爲千泉的突厥語音譯。（伯希

和:《玄奘記傳中之千泉》,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五編,1956年,頁5—6。)或謂屏聿當爲屏筆,爲 ming-bulag 之對音,意義亦爲千泉。

九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忽爾達兹比赫撰《道里與諸國志》,記載白水城與怛邏私之間阿巴爾扎只(Abārjāj)之地有丘岡,環丘冒出水泉千眼,匯爲東流之河。人們在此地獵取黑雉。參看德·胡耶刊《阿拉伯輿地叢刊》第6卷,頁28。

呾邏私城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①邏私城(一)。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②。土宜氣序,大同素葉。

校勘:

① 《石本》無至字。《敦甲本》呾作哩,下同,疑呾之異作。

② 商胡雜居也,《徑山本》作"商胡雜其居",卷尾《校記》云:"共字譌其,今正。"蓋謂其字原作共也。今檢諸本無如此作者。

注釋:

(一) 呾邏私城: 位於呾邏斯河畔。《漢書》卷七〇《陳湯傳》所記郅支單于侵佔之都賴水,當爲文獻中呾邏私河之最早記載。公元568年,希臘人 Zemarchos 曾出使 Ταλας。(見《希臘史料叢殘》[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1841—1844年,巴黎,第4卷,頁228,此據馬迦特《古突厥碑銘年代考》,頁6,《伊斯蘭百科全書》德文第一版第七卷頁720轉引)玄奘對呾邏私城的記述,當爲

文獻中對此城最早之記載。稍晚，杜環《經行記》、賈耽《皇華四達記》也有記述。公元 893 年呾邏私城爲穆斯林勢力所征服。納爾沙希《布哈拉史》(弗萊 R.N.Frye 英譯本，美國麻薩諸塞州劍橋，1954 年，第 86—87 頁）稱 Tarāz。據十一世紀馬哈木·喀什噶里記載，十一世紀時，此城和八剌沙袞一樣，居民操粟特語及突厥語(《突厥語辭典》，第 1 卷，頁31)。十一至十二世紀爲此城隆盛時期。蒙古統治及帖木兒時期，另築新城，名養吉 (yangi) 或養吉塔拉斯。

呾邏私故址在今蘇聯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今名塔拉斯之城已移至江布爾東南偏東八十公里處。江布爾城在 1936 年以前名奥利耶阿塔(Aulia-Ata)，此言"聖父"城。因該城在十一至十二世紀正當黑汗王朝鼎盛時期築有聖墓而得名。1936—1938 年，蘇聯伯恩施塔姆 (А.Н.Бернштам) 領導的考古隊發掘表明，今江布爾的部分城區建立在原呾邏私城部分遺址之上。呾邏私故城平面圖見伯恩施塔姆《塔拉斯河流域古蹟考》(Памятники старины талаской долины，阿拉木圖，1941 年)。

小 孤 城

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户，本中國人也(一)，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①本國。

校勘:

① 《敦甲本》存作在。

注釋:

(一) 本中國人也: 在呾邏私城南之小孤城居住之中國人,未詳何時移居此地。«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貞觀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没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白水城

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①(一),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産,風氣所②宜,逾勝呾邏私。

校勘:

① 白水城,«中本»白水二字作泉,«興福寺古寫本慈恩傳»同。按白水城亦見«新唐書·西域傳»,泉字疑爲白水合文而訛。

② «敦甲本»無“産風氣所”四字。

注釋:

(一) 白水城: 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語辭典»(I,30/7; III,176/4) 作 Isbījāb, 在波斯阿拉伯語中意爲白水,並指出其地又名 Sayram,此即後來«元經世大典圖»、«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録»中之賽蘭城。

此城在中世紀爲錫爾河 (Syz-Darya) 中游主要城市和最大商業中心,並在很長時期内是穆斯林在中亞西北部的最前哨,因而多次被十世紀穆斯林地理家所提及。

白水城故址在塔什干城 (Tashkand) 之東北，錫爾河中游右岸，地當流入錫爾河之 Aris 河北岸，位於今 Chimkent 以東約十五公里處，今其地仍然叫做 Sayram。見別列尼茨基等《中亞中世紀城市》，列寧格勒，1973 年，頁 192—194。

恭御城

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①(一)，城周五六里。原隰②膏③腴，樹林蓊鬱。

校勘:

① 恭御城，《方志》作"恭敬城"。

② 《慧琳音義》隰作隰，云:"《爾雅》云: 下溼曰隰。"按今《爾雅·釋地》作"下濕曰隰"。隰乃隰之俗字，《正字通》收有此字。

③ 《敦甲本》膏作高，《隨函録》同。

注釋:

(一) 恭御城: 據《西域記》，恭御城位於白水城西南二百餘里，笯赤建以北四、五十里，據此，恭御城當在阿拉伯地理學家所說的"察赤一伊拉克"(Chach-Ilak) 地區之內。十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al-Iṣṭakhrī)說:"察赤一伊拉克地區廣袤，分別爲二日程和三日程。"(此據別列尼茨基等《中亞中世紀城市》，頁 195 轉引。) 此地相當今天錫爾河的支流 Chirchik 河與 Angren 河流域，不計山區，面積約四千至五千平方公里。在中世紀這一地區有城四十，恭御城當爲其中之一。今天，這一地區雖然進行了考古發掘，

但發掘的成績還不足以確定恭御城的方位。

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奴故[1]反。赤建國。

校勘:

① 《中本》故作胡。按《廣韻》上平聲《模韻》"乃都切"下、去聲《暮韻》"乃故切"下並有笯字，二讀均可。

笯 赤 建 國

笯① 赤建國(一)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②，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别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總稱笯赤建國。

校勘:

① 《釋帖》二十一笯作怒。

② 《敦甲本》萄作陶。

注釋:

(一) 笯赤建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新城之國。在石城東北贏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國城。後爲葛邏祿所併。"案弩室羯、笯赤建當爲同一城名之異譯，皆爲 Nujakath、Nujikath 或 Nūjkath 之對音，見穆斯林地理文獻。(伊斯塔赫里書，《阿拉伯輿地叢刊》第 1 卷，頁 328—331；馬格底西書，《阿拉伯輿地叢

刊»第 3 卷,頁 48,264—265)義爲新城,見 M.E.Quatremère,Notices et Extraits,第 13 卷,頁 259。

蘇聯考古學者根據發掘情况，將此城比定爲今塔什干地區的汗阿巴德 (Xанабад)，見別列尼茨基等«中亞中世紀城市»，列寧格勒,1973 年,頁 198。

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①。唐言石國②。

校勘:

① 赭時,«通典»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作"赭支"。

② 石國,慧超«往五天竺傳»作"石騾國"。

赭 時 國

赭時國(一)周千餘里,西臨葉河①(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别君長，既無總主②，役屬突厥。

校勘:

① 葉河,«方志»作"素葉河"。«慈恩傳»重葉字,首一葉字當是素之訛。«新唐書・西域傳»云:"右涯素葉河。"

② «古本»、«石本»主作王。

注釋:

(一) 赭時國: 粟特語作 C'c, 見粟特語«國名表»。〔痕寧«粟特語雜考»,倫敦,1940 年, 頁 8«國名表»(b)欄第(6): C'cn'y; 痕寧在頁 9 釋義: "Čac, Čaš,Šaš 之民衆"〕波斯語作 Chach 或 Jaj; 阿拉伯語作 Shash,Šaš 語義爲 "石"。«魏書 · 西域傳» 作者舌,«隋書»稱石國,«經行記»稱石國一名赭支,«新唐書»作柘支、柘折, 皆爲音譯,都柘析城。此名保持到元代,仍作察赤, 今塔什干仍爲石城之意。

此爲今塔什干附近的中亞地區名及大城名, 其大致範圍爲錫爾河支流 Barak(Parak)河流域,此河現名 Chirchik 河。古赭時城當在距離今天 Chirchik 河不遠的 Binkath。(見别列尼茨基等«中亞中世紀城市»,列寧格勒,1973 年,頁 195—198,其中頁 197 有中古 Binkath 城平面圖。參見布里亞科夫〔Ю.Ф.Буряков〕«塔什干綠洲古代城市的歷史地貌»〔赭時國歷史考古概述〕, 塔什干, 1957。)此城全毁於蒙古時期。

玄奘行至赭時, 已進入當時所謂昭武九姓的範圍。昭武九姓在五世紀至八世紀爲今中亞阿姆河、錫爾河之間多個王國的總稱, 在唐代時爲康、安、曹、石、米、何、火尋、伐地、史九國, 五世紀中期屬於嚈噠,六世紀中期隸於西突厥。昭武九姓以康、石兩國最大, 而康又是諸國的宗主。永徽時康國内附,諸國隨同内附,唐以其地爲康居都護府,隸安西都護,至 712 年九姓諸國始漸爲大食所併。

(二) 葉河: «慈恩傳»作葉葉河,«隋書»、«新唐書»作藥殺水。馬迦特考證,藥殺水當是中世波斯語(Pahlavi)*jaxšarta 或 *jaxša-arta 之對音,意爲"珍珠"、"明珠"。見馬迦特«古突厥碑銘年代考», 萊比錫, 1898 年, 頁 5—6 之注 5; 夏德 (F.Hirth) «暾欲谷碑跋»,

見拉德洛夫《蒙古的古突厥碑銘》二輯，聖彼德堡，1899，頁 80—81。此當爲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VII 4)之 Iaxartēs/Yaxartes;《新唐書》之真珠川; 哈剌八剌合孫之突厥漢文合璧碑上漢語之珍珠河,突厥語之 Yänčü ügüz (此名見於《闕特勤小碑》行 3,大碑行 39;《毗伽可汗小碑》行 3;《暾欲谷碑》行 44)。

葉河當是今中亞之錫爾河。

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數發反①。捍國。

校勘:

① 原本怖作怖,廢作發,今正,説詳《目録》校勘記⑤。

怖 捍 國

怖捍國(一)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①，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②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③,晝野分都(二)。

校勘:

① 《敦甲本》性作惟。《釋帖》二十一引剛勇作“勇武”。

② 《古本》、《中本》、《異本》酋作首。

③ 《敦甲本》險作嶮。

注釋:

(一) 怖捍國: 今中亞費爾干納(Farghana)地區,位於錫爾河上游,爲北由Čotkal山脉,南由阿賴山脉圍成的盆地。公元前128年張騫曾到其地,其後始見於我國文獻記載。«史記»、«漢書»、«晉書»稱大宛國。«魏書»作破洛那。«隋書»作鏺汗(古渠搜國)。«新唐書»作拔汗那,後命名爲寧遠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跋賀那。«慧琳音義»卷八二«西域記»條:"怖捍國……亦名跋賀那國。"對這一地區的記載亦見於穆斯林地理文獻。最重要的描述,見於唐杜環«經行紀»、巴布爾(Bābur, 1483—1530)«巴布爾紀事»(Bābur-Nama),«吉布紀念叢書»本,1907,頁16—56。

(二) 自數十年無大君長……畫野分都: 據«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但在唐初,"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由是可知,自契苾被殺,其國分裂,"無大君長,酋豪力競"的記載是較確實的。

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窣堵利瑟那國

窣堵利瑟那國①(一)周千四五百②里,東臨葉河③。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④渾濁,汩淴⑤漂急。土宜風⑥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

校勘:

① 《新唐書·西域傳》作"堵利瑟那",無窣字。

② 《敦甲本》百下有餘字。

③ 《慈恩傳》葉河作葉葉河。《西域傳》作"葉葉水"。

④ 原本汗作汙,今從《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⑤ 原本㴖作㵳,今正,下同,説見前《淩山及大清池》頁69校記⑥。

⑥ 《敦甲本》無"土宜"二字,風下有土字。

注釋:

(一) 窣堵利瑟那國: 梵語 Sutrcna, 的對音, 義云"乾燥"。阿拉伯語作 Sutrūshana,在穆斯林文獻中有幾種轉寫法,最常見的是 Ushrūsana 和 Usrūshana。米諾爾斯基 (V.Minorsky) 考證,此名仍以轉寫爲 Sutrūshana 較妥當,見 Hudūd al-'Alam,英譯注,頁354; 參看 K.Lech 譯注《烏瑪里撰蒙古帝國史》頁 294,注 209。這一見解之正確,可以從《隋書》作蘇對沙那、《新唐書》作率都沙那、蘇都識匿、蘇都沙那得到證實。《新唐書》稱其爲東曹。

窣堵利瑟那國位於錫爾河之南,地當費爾干納盆地西部出口處。在阿拉伯人來到之前,其地跨 Zarafshan 河兩岸,即今 Hissar 山脈和 Zarafshan 山脈之間,亦即撒馬爾罕與忽占之間的地區。

窣堵利瑟那境内大城爲 Bunjikath (半制城), 今名旁吉肯特 Panjikand, 在今撒馬爾罕以東六十公里。其附近 Mug 山古堡出土之粟特文 Divastič 王的文書及漢文文書從三十年代起即引起世

人注意。近年 Panjikand 本身的考古出土文物甚多，特別重要的是壁畫。巴托爾德認爲古城在 Ura-Tübe，見馬迦特《烏滸水與那密水考》(Wehrot und Arang)，萊頓，1938，頁 81，162；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頁 166。

大沙磧

從此西北①，入大沙磧，絶無水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②。唐言康國。

校勘:

① 《中本》無北字。

② 秣，《古本》作秼，誤。《目録》作秣，《方志》作末。按《新唐書·西域傳》云："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慧琳音義》秣"音末"。則字作秣，下同。餘詳《目録》校記。《通典》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作"薩末建"。

颯秣建國

颯秣建國(一)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①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②，多居人。異方寶貨③，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菓滋茂。多出善馬④。機巧之技，特工⑤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

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强盛，多諸赭羯⑥。赭羯之人(二)，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

校勘:

① «敦甲本»無都字。

② «釋帖»二十一引極作"四面"二字。«金陵本»險作堅。

③ «石本»、«中本»貨作化。

④ 多出善馬，«敦甲本»此句在下文"戰無前敵"下。

⑤ «宋本»、«酬本»工作上。

⑥ «敦甲本»、«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諸作是。赭羯，卽柘羯，«新唐書・西域傳»安國下云："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者，猶中國言戰士也。"

注釋:

(一) 颯秣建國：«魏書»作悉萬斤，«隋書»作康國，«新唐書»作康國及薩末鞬。故址在今中亞撒馬爾罕以北3.5公里處之一高地上，本名Afrasiab，面積約218.9公頃，約建於公元前六世紀。公元後六至八世紀爲颯秣建國勢鼎盛、文化繁榮時期。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城之東門名叫中國門。十世紀時此城趨於衰落，約在951年，穆斯林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還看到内堡完好，約在976年，另一地理學家伊本・霍加勒所見内堡已經傾毁。故城在十三世紀爲蒙古人毁壞，後來在故址重建，新城移至原Afrasiab南郊，卽今撒馬爾罕城。

關於中世紀撒馬爾罕的變遷沿革，見巴托爾德«蒙古人侵時期

的突厥斯坦》，英文第四版，倫敦，1977年，頁83—96；九卷本《巴托爾德著作集》第一卷，莫斯科，1963年，頁134—147；關於撒馬爾罕故城考古發掘情況，見希什金《古代文化寶藏阿甫拉西阿卜》，塔什干，1966年；同著者《阿甫拉西阿卜》，塔什干，1969年。

（二）赭羯之人：《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安國條："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册府元龜》：卷九六四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三月條提及柘羯王斯謹韙。按柘羯、赭羯爲 čākīr、čākar 之對音，意爲衛士、戰士。

從此東南①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②。

校勘：

① 原本無南字，《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東下有南字，《方志》亦有，今據補。

② 《中本》、《一本》米作朱。按《西域傳》亦作"米國"，朱乃形訛。

弭秣賀國

弭秣賀國①（一）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②至劫布呾那國③。唐言曹國。

校勘：

① 《慧琳音義》賀作加，但目錄國名中作賀，加乃賀之壞字。

《新唐書·西域傳》亦作"弭秣賀"。

② 《方志》北作"西北"。

③ 《翻譯集》呾作組，《慧琳音義》亦作咀，二字形近似。按《西域傳》云："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刧布呾那、蘇都識匿，凡四名。"此四名皆一音之轉，其實相同。其第三譯名與此書合，而呾作咀，稽之其他譯名第三字作沙或識，與咀音近，似以作咀或組爲是，《慧琳音義》音"當割反"，未必然也。今姑存其舊，以待後考。

注釋:

（一） 弭秣賀國:《隋書》作米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作"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此爲 Māymurgh 之對音。《西域記》謂其在康國東南，周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新唐書·西域傳》稱:"米……北百里距康"，《新唐書》此處若無脱文，則弭秣賀國當在康國之南，而非東南。若據穆斯林地理文獻記載之弭秣賀鎮之地點，此國當在康國西南。據伊斯塔赫里書，彌秣賀爲距離那識波/那色波（Nasaf）一大站之村鎮(德·胡耶刊《阿拉伯輿地叢刊》，第1卷，頁337)。撒姆阿尼曾親歷其境，指出弭秣賀爲一繁榮大鎮，在康國之南，是位於從布哈拉至那色波的大路的村鎮之一。(馬迦特《烏滸水與那密水考》，頁162; 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1977年，英文第4版，頁137; 九卷本《巴托爾德著作集》第1卷，莫斯科，1963年，頁191)人們熟知，那色波即《新唐書·西域傳》所記之小史，其地在颯秣建之西南方。

弭秣賀作爲城鎮，學者多比定之爲現今的 Ǧuma'abazar，然從近年蘇聯考古發掘報告來看，有關羯霜那/史國及那色波一帶的

考古資料不多(參看別列尼茨基等編《中亞中世紀城市》, 1973年, 頁192),故弭秣賀鎮之確切位置尚難以考定。然而,穆斯林文獻既載明弭秣賀鎮距離那色波不遠,其在颯秣建之西南殆無疑義。

案弭秣賀國及以下劫布呾那、屈霜你迦、喝捍、捕喝、伐地、貨利習彌伽七國,玄奘可能得自傳聞,並未親至其地,故《慈恩傳》略去弭秣賀、劫布呾那二國。又,《西域記》辯機後記云:“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故《西域記》於經颯秣建國後,謂“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北至劫布呾那國……西三百里至屈霜你迦國……至喝捍國……至捕喝國……至伐地國……至貨利習彌迦國”,皆作“至”。玄奘極有可能係從颯秣建國而逕達羯霜那國。

劫布呾那國

劫布呾那國(一)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①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霜去聲。你迦國。唐言何國。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國字。《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西下皆有行字。

注釋:

(一) 劫布呾那國: 劫布呾那當是 *Kapūtānā (Gubdan)/Kedud 之對音。托瑪舍克 (W. Tomaschek) 最先提出此說,見

《中亞研究》(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ogdiana), 奧匈帝國科學院語言歷史組學刊(SBAW), 87卷,維也納, 1877年,頁149,今已爲學界所接受。《魏書·西域傳》之伽不單國似亦爲此地。《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謂:"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按劫布呾那王治瑟底痕城, 當是穆斯林地理文獻中之 Ithtākhanj, Ithtikhan 之對音, 其地在颯秣建之西偏北。又穆斯林地理文獻中亦有城名劫布呾那 (Kabūdhanjkat) 位於颯秣建之東二法爾撒赫(約合十二公里)處。根據瑟底痕及劫布呾那兩城之位置,可以推知劫布呾那國的大致方位。

屈霜你迦國

屈霜你迦國(一)周千四五①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②二百餘里,至喝捍③國。唐言東安國④。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四五"二字。

② 《敦甲本》、《古本》西下有行字。

③ 《異本》喝作噣,下同。說見前《目録》校文。

④ 《中本》國下有也字。

注釋:

(一) 屈霜你迦國: 乃梵語化詞 Kuṣāṇika、中世波斯語 Kusā-

nik、阿拉伯語 Kušāniyya、近代波斯語 Kušānī 之對音。《隋書·西域傳》作何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稱："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托瑪舍克曾從古波斯聖書《阿維斯陀》(Avesta) 中尋求何國之對音。馬迦特認爲"何"乃阿拉伯語 Qayy 或 Qayyi 之音譯（見《古突厥碑銘年代考》，頁 60)，並舉出穆斯林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記載説，貴霜匿爲"粟特的文化最高之城，粟特諸城之心臟"；伊本·霍加勒説 Qayy 或 Qayyi 爲粟特一個區，"粟特之心臟"，兩者巧合，可爲 Qayy 或 Qayyi＝何＝貴霜匿之旁證。

喝捍國

喝捍國(一)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四①百餘里，至捕喝②國。唐言中③安國。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四字。

② 《方志》喝作捍。《新唐書·西域傳》云："一曰布豁，一曰捕喝。"

③ 原本中作守，今依《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慈恩傳》及《方志》亦作中。

注釋：

(一) 喝捍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作喝汗，又名東安國，在那密水 (Nūmij) 之陽，東距何(Kušāniyya) 二百里許。據

此，喝捍當是公元 982 年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頁 22 下第 25 節第 2 條所著録之 Kharghānkath。(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112)此 Kharghānkath 位於那密水(今澤拉夫善河)之北，河之南爲 Karminiya 城，兩城相距僅一法皃撤赫許(約六公里)。Kharghānkath 後名 Kalkan-ata，然當地居民一直稱呼其統治者爲 Khar-Khān。托瑪舍克及巴托爾德均比定此地爲喝汗。(見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英文第 4 版，頁 98；九卷本《巴托爾德著作集》，第 1 卷，莫斯科，1963 年，頁 149)至於喝捍之稱東安國，言其在安國之東也。

捕 喝 國

捕喝國(一)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①四百②餘里，至伐地國③。唐言西安國。

校勘：

① 《石本》、《中本》西下有行字。

② 《慈恩傳》"四百"二字作"百"。

③ 《敦甲本》伐作戍，《石本》、《中本》作代，《異本》及《音釋》作戌，下並同。按《新唐書·西域傳》作"戊地"，《翻譯集》亦作戊。又詳《目録》校記。

注釋：

(一) 捕喝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安國條又作布

豁，皆 Bukhārā 之對音。

此城名稱之來源有幾説，一説謂此名起源於 bukhar，蒙闊用語中意爲"人文薈萃之地"。〔朮外尼(Juwayni)«世界征服者傳» I，頁 76〕。一説 bukhar 源於梵語 Vihāra，意爲拜佛之地，即寺院(弗萊«布哈拉史»譯注頁 121，注 103，蘇聯書籍中多主此説)。一説根據突厥語中 Bukhārā 的名稱作 Buqaraq，而推測其由 buqa＋小品詞 raq 組成，意爲公牛之地，即古波斯聖書«阿維斯陀»(Avesta) 中的Gava (F. Altheim: Aus Spätantike und Christentum, Tübingen, 1951 年，頁 112)

«魏書»稱捕喝爲忸密，«新唐書»卷二二一下 «西域傳» 安國條亦稱"元魏謂忸密者"。考 Bukhārā 初建時城名 Numijkath，亦作 Bumičkath，見弗萊«布哈拉史»譯注頁 21，頁 120 注 103；米諾爾斯基 «世界疆域志» 譯注頁 352)。Kath 意爲城，忸密當爲 Numij/Bumič 之對音。

又«新唐書»安國條："西瀕烏滸河(Oxus/Amu-Darya)治阿濫謐城"。考中古時期 Bukhārā 王治在 Riyāmīthan，今名 Ramithan，阿濫謐當爲其對音，其位置約在今蘇聯烏兹别克共和國布哈拉(Buchara)附近。

伐 地 國

伐地國(一)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①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②。

校勘:

① «中本»南下有行字。«慈恩傳»無南字。

② «方志»無伽字。按«新唐書·西域傳»亦無伽字。«徑山本»國下有小注"唐言"二字,卷尾校記云:"闕,唐言未詳。"

注釋:

(一) 伐地國:馮承鈞、堀謙德依據儒蓮(Julien)譯本 II,283,均比定之爲 Betik,Bitik。見馮承鈞«西域地名»;堀謙德«解說西域記»。«西域記»注:"唐言西安國"。«西域記»敦煌寫本作戊地,«新唐書·西域傳»康國條、火尋條均作戊地。

公元 943 或 944 年納爾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提及 Bitik 及 Farab 兩村。(弗萊«布哈拉史»譯注,頁 6)。Bitik 與 Farab 兩村現仍存在於阿姆河岸,與今 Amol/Charjui 城遥遥相對。(同上書,頁 105,注 16)查 Bitik 村位於布哈拉城西南,相距約四百里,與«西域記»所說從捕喝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記載相符。馬迦特據«慈恩傳»稱伐地在捕喝西僅百里,因而推斷伐地可能是 Wardān, Wardana。(馬迦特«古突厥碑銘年代考»,頁 62)粟特文此名作 Wrδ'n。查 Wardān,Wardāna 實際上位於布拉哈以北約二百里的大鎮,與«西域記»記載不合,當以 Betik 說爲是。

貨利習彌伽國

貨利習彌伽國(一)順縛芻河兩①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

校勘:

① 《校本》云:“(兩)疑當作西,《傳》云:‘國東臨縛芻河。’”

注釋:

(一) 貨利習彌伽國:在阿姆河下游兩岸地區,地土質肥沃,有水灌溉,自古以來爲中亞文化發達地區之一。梵文作 *Horiṣmīka,古波斯阿契米尼王朝大流士大帝(公元前 522—486 年)Behistun 摩崖碑作 Uvārazmiya;希臘希羅多德撰《歷史》(III,117)及《黑克替烏斯史》(《希臘史料叢殘》FHG,172,173)作 Χοράσμίη;《阿里安史》作 Chorasmia(IV, 15—4);中波語作 Khwārizmik;亞美尼亞史料作 Khorozm(參看馬迦特《古突厥碑銘年代考》,第 62 頁;《伊蘭考》,第 155 頁);《魏書》作忽似密;《新唐書·西域傳》波斯條作火辭彌;康國條作火尋、過利、貨利習彌。

此地有可能是瑣羅亞斯德教(祆教)聖書《阿維斯陀》產生的故鄉,參看馬迦特《伊蘭考》頁 155;巴托爾德《花刺子模》;《伊斯蘭百科全書》德文第 1 版,第 2 卷,頁 974。

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

羯霜那國(一)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①颯秣建國。

校勘:

① 《石本》無同字。

注釋:

(一) 羯霜那國: 梵文 *Kasanna 或 *Kuśāna、阿拉伯—波斯語Kašš、Kišš 之對音。(見馬迦特《古突厥碑銘年代考》頁 56、57; 同著者《伊蘭考》, 頁 303) 國名, 亦爲城名。城址在颯秣建(撒馬爾罕)南七十五公里處, 爲中世紀從颯秣建至縛喝(Balkh)大路中途之大城, 始建於七世紀初。從十四世紀中叶帖木兒時代起稱Shahr-isabz, 意爲"绿城", 爲帖木兒帝之原籍。

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①, 山路崎嶇②, 谿徑危險, 既絶人里, 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③百餘里, 入鐵門④。

校勘:

① 《方志》山作"大山"。

② 《敦甲本》嶇作嶮。

③ 《敦甲本》無三字。

④ 鐵門, 《方志》作"鐵門關"。

鐵 門

鐵門①(一)者左右帶山, 山極峭峻②, 雖有狹徑, 加之險阻, 兩傍石壁, 其色如鐵。既設門扉, 又以鐵錮③, 多有鐵鈴, 懸諸户扇④, 因其險固, 遂以爲名。

校勘:

① 《宋本》、《酬本》不重此鐵門二字,直承上文。

② 《音釋》峭作陗。《慧琳音義》云:“(峭)《説文》作陗云:‘峻也。從阜,肖聲。’《記》中作峭,俗字通用也。”

③ 原本錮作鎘,今從《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敦甲本》、《中本》作銅,乃錮之形訛。《方志》作“鐵固門扉”,固與錮通用。《新唐書·西域傳》亦云:“以金錮闔。”

④ 《敦甲本》、《古本》、《石本》、《中本》扇作扉。按《珠林》三十八引《西域傳》(即此記異名)云:“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蓋道世櫽括言之。又云:“其鐵門者,即是漢之西屏,允漢門扇,一竪一卧,外鐵裹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實維天固。”與此文異。

注釋:

(一) 鐵門: 突厥魯尼字體《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作 Tämir Qapïɤ。雅忽比(Ya'qūbī)《諸國志》等阿拉伯地理文獻作 Dar-i Āhanīn,參看馬迦特《伊蘭考》頁 217。在波斯語中亦作 Darband-i Āhanīn,阿拉伯語作 Bāb al-hadīd,均爲鐵門之意。

鐵門被西突厥汗國視爲汗國之西界,這與玄奘的記載可相印證。玄奘指出鐵門以南爲覩貨邏境,由此可以推斷,公元 580 年以後鐵門先是西突厥與嚈噠,後是西突厥與寄多羅的分界。

湯姆森(V.Thomsen)考證鐵門是 Baysun-Tau 山脉中的 Buzgala 關隘(湯姆森《鄂爾渾碑文考釋》,頁 97、103、110、115、137 注 6、159 注 49)。其地在今 Shahr-i Sabz 以南九十公里,爲自布哈

拉或撒馬爾罕前往巴里黑必經的要衝。馬迦特《伊蘭考》頁 217; 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 1977, 倫敦, 第 138、186 頁; 並巴托爾德《伊斯蘭百科全書》中 Dar-i Āhanīn 條, 均贊同此說。這一關隘形勢險要,長約三公里,寬僅 12—20 米(鐵門關照片見 Reclus: Géographie, 頁 503), 可與《新唐書·西域傳》安國條下有關鐵門的記述相印證。

覩貨邏國故地

出鐵門至覩貨邏國舊曰吐火羅國,訛也①。故②地,(一)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③葱嶺,西接波剌斯④(二),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絶嗣,酋⑤豪力競,各擅⑥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温,疾疫亦衆⑦。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三)已北,其國風土並⑧多温疾⑨。而諸僧徒以十⑩二月十六日入安居(四),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⑪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五),用之備物。書以横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多衣氎,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⑫諸國。

校勘:

① 《敦甲本》無也字。

② 原本故作其，今據《敦甲本》、《石本》改。《方志》云:“覩貨羅故地。”《新唐書·西域傳》亦云“(史)居吐火羅故地”，“吐火羅”即“覩貨邏”。

③ 《方志》阨作拒。《西域傳》亦作阨。

④ 《珠林》、《方志》無剌字。《西域傳》亦作“波剌斯”。

⑤ 《古本》、《異本》酋作首。

⑥ 原本擅作壇，今從《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中本》、《酬本》作檀，亦擅之形訛。

⑦ 《翻譯集》引“亦衆”二字作“衆多”。

⑧ 《石本》、《中本》無並字。

⑨ 《方志》云:“温熱多雨。”

⑩ 《敦甲本》無十字。

⑪ 《中本》無甚字。

⑫ 《敦甲本》、《中本》無於字。

注釋:

(一) 覩貨邏國故地: 覩貨邏一名譯法甚多，東晉釋道安《增一阿含經》序稱前秦建元(公元365—384年)中有兜佉勒國僧曇摩難提來居長安；僧伽跋澄(383年到達長安)譯《鞞婆沙論》中作兜佉勒國。此外，漢譯佛經中還有兜呿羅、兜沙羅等譯法。《魏書》作吐呼羅，《隋書》、《唐書》作吐火羅，《新唐書》作土豁羅。藏語文獻作 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 粟特文獻中作 'tɤw'r'k 回鶻文獻中作 twɤry、twxry、twqry。關於吐火羅

或覩貨邏名稱的討論，參閱下列論文：痕寧：Ttaugara BSOS，第8卷，第4期，1937年，頁883—921；貝利：Recent Work in Tokharian，《語言學研究集刊》(TPHS)，1947年卷，頁126—153；痕寧：Argi and Tokharians，BSOAS，第九卷第三期，1948年，頁545—541；痕寧：《粟特語雜考》，1940年，倫敦，頁8—9。玄奘以"覩貨邏"三字校正吐火羅的譯法，或許意在强調梵名原文Tukhāra第二音節爲長元音。

據《通典》、《太平寰宇記》引用之《魏書·西域傳》文，覩貨邏國或吐火羅國都是薄提城，薄提當即薄底延或拔底延城。參看本卷縛喝國條注。

都貨邏或吐火羅不僅爲國名，而且被人們用爲地名。玄奘稱，覩貨邏國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自數百年，王族絶嗣，……分爲二十七國。然據《西域記》本文分述諸國情況來看，卷一之呾密國至揭職國十六國、卷十二之安呾羅縛國至達摩悉鐵帝國十三國，皆位於覩貨邏國故地，凡二十九國。看來在所謂覩貨邏國故地之境内，"依川據險"，"各擅君長"的林立小國實不止二十七之數。玄奘所見之覩貨邏國，當指臣服於西突厥阿史那氏葉護可汗的吐火羅國，非吐火羅人當年獨自立國的吐火羅。是以玄奘名之爲覩貨邏國故地，自不足異。

（二）波剌斯：見本書卷第十一波剌斯注。

（三）濫波：見本書卷二濫波國注。

（四）安居：佛教徒遵循釋迦牟尼的遺法，每年在雨季三個月間禪定靜坐，叫做安居，亦作雨安居、夏坐、坐臘。安居的日期，因各地氣候不同，亦不一。據《西域記》卷八和《南海寄歸内法傳》卷

二,印度僧徒在五月十六日(或六月十六日)入安居,八月十五日(或九月十五日)解安居。而中國和日本的僧徒是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據本書則知覩貨邏地區的僧徒是在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是因爲“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

(五)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按此所言覩貨邏語不是塔里木盆地天山山脉南麓通行的所謂吐火羅語。覩貨邏語爲自大夏以來的希臘字母記載的語言,“字源二十五言”似指此地通常所見的希臘二十四個字母,並加上一個具有 sh 音值的特別字母,共二十五個字母。

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蜜國①。

校勘:

① «敦甲本»國下有小注“唐言竺國”。

呾蜜國

呾①蜜國(一)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二)卽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鍮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藪斗波,皆訛也②。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

校勘:

① «西域傳»呾作咀。

② 原本自即下至訛也二十八字爲正文，《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並作小注，今據改。但《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即舊”二字。《石本》無私字。《翻譯集》引二鍮字並作偷。《金陵本》藪作數。《石本》無“訛也”之也字。

注釋:

（一）呾蜜國：即 Tirmidh。《新唐書·西域傳》大食條作怛滿、怛没。位於 Surkhan 河注入阿姆河河口不遠處。古怛密位於阿姆河河岸，因河中小島及淺灘便於涉渡，成爲南北往來重要渡口。古城毁於成吉思汗時期(朮外尼：《世界征服者傳》第 1 卷，頁 101、102)，新城建於舊城以北兩英里處（H.A.R. 吉布《伊本·巴圖塔游記》譯注，倫敦，1929 年；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第 74—76 頁）。

1964—1966 年考古發掘證實，公元前二世紀 Tirmidh 即已存在希臘人的砦堡，公元後一至二世紀有佛寺、塔（窣堵波）等貴霜王朝時期的遺物。古城西北角之 Kara-Tepe 有在岩石間開鑿的佛教洞窟寺院，惟其壁畫保存不佳，此外有泥塑、浮雕、陶器等物出土。陶器上有無數與巴里黑、Surkh-kotal 出土文物相同的婆羅謎字體和佉盧字體銘文。

今天的 Tirmidh 城已是第三次改址，位於布哈拉—杜尚别鐵路和撒馬爾罕—阿富汗公路的交叉點上。（諾布洛赫：Beyond the Oxus，London，1972 年，頁 185）。

（二）窣堵波：梵文 stūpa 的音譯，即佛塔。《西域記》此條云：“窣堵波即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鍮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鍮簸，

又曰藪斗波，皆訛也。”查塔婆由巴利文 thūpa 而來，蘇偷婆、窣堵波由梵文 stūpa 而來，都是譯音，玄奘則根據梵文音，就認爲其他音譯“皆訛也”。如季羨林在《浮圖與佛》一文所指出:“以前人們都認爲這些佛經的原本就是梵文。他們拿梵文來同這些音譯名詞一對，發現它們不相當，於是就只好說這是省略，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裏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這個是‘訛也’，那個是‘訛也’，都不見得真是‘訛也’。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譯佛經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拿梵文作標准來衡量這裏面的音譯名詞，當然不合適了。”(季羨林《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三聯書店， 1982 年，第 326 頁。)以後凡遇到這類問題，同此從略。

東至①赤鄂衍那國。

校勘:

① 《敦甲本》無至字。

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一)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①，僧徒尠少②。

校勘:

① 《中本》所作百，非。《方志》亦作“五所”。

② 《敦甲本》無少字。《慧琳音義》云:“正作尠，亦作鮮。”

注釋:

（一）赤鄂衍那國：馬迦特比定爲«新唐書»的石汗那，相當波斯一阿拉伯語之 Čaɤāniyān/Ṣaɤāniyan。(馬迦特 «伊蘭考»，柏林，1901 年，頁 226)；«册府元龜»卷九七一作支汗那。

此地當 Surkhan 河上游，今名 Dih-i nau＝Denau，意爲新村。(巴托爾德 «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1977 年，英文第 4 版，頁 72—74)

東至忽①露摩國。

校勘:

① «方志»忽作忩，疑形之誤。

忽 露 摩 國

忽露摩國(一)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二)。伽藍二①所，僧徒百餘人。

校勘:

① «敦甲本»二作三。

注釋:

（一）忽露摩國：馬迦特與沙畹(Chavannes)皆比定爲Kharūn。(馬迦特 «伊蘭考»，頁 226；沙畹«西突厥史料»中譯本，頁 251—252 雅忽比 «諸國志» 作 ’Akharūn 或 Kharūn，並謂此城與愉漫

(Shūmān)一度共同組成一國,受突厥統治。這一記載與玄奘記載相同。參看愉漫條。其地當在今杜尙別附近。

(二) 奚素突厥: 沙畹謂: “661 年所置西域府州中有天馬都督府,以解蘇國數瞞城置。解蘇卽奚素,數瞞卽愉漫也。”(«西突厥史料»中譯本, 頁 175)

東至愉①朔俱反②。漫國。

校勘:

① 愉,«敦甲本»作瑜,«石本»作楡,下同。按愉、瑜、楡三字同音,譯文無定字,可通用。

② 朔俱反,«方志»朔作用。按愉字在«廣韻»上平聲«虞韻»“羊朱切”下,«敦煌切韻»(第三種)同。無朔俱反音。用與羊並屬喻紐,可互用。朔字不諧,疑爲用字之訛,但各本如此,不輒改。

愉漫國

愉漫國(一)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校勘:

① «中本»奚素作素奚,誤倒。

注釋:

(一)愉漫國: «新唐書·地理志»:“天馬都督府解蘇國數瞞城

置。”此數瞞當是愉漫。玄奘稱愉漫之王爲奚素突厥，奚素與解蘇當是同名異譯。

愉漫、數瞞在穆斯林地理文獻中作 Shūmān，屢見穆斯林地理著作中。(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第 25 條、33 條，第 353 頁注釋)

愉漫常與忽露摩並提 (馬迦特«伊蘭考»，頁 226)，其地當在 Kafirnihān 河上游，故址在今杜尚別附近。(別列尼茨基等«中亞中世紀城市»，第 180 頁)。

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①(一)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

校勘:

①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醐本»不重此“鞠和衍那國”五字，直承上文。«敦甲本»則有之。

注釋:

(一) 鞠和衍那國: 鞠和衍那當爲梵語*Kuvāyāna，波斯—阿拉伯語 Quwādhiyān，Qabādhiyān 的對音。(馬迦特 «伊蘭考»，頁 226 注 1) 今名作 Qawadīan 或 Qobadian。«新唐書・地理志»

作久越得健,«酉陽雜俎»卷十作俱德健。

故址在呾蜜(Tirmidh)之東，Kāfirnihān 河下游之 Qobadian，今改名爲米高揚格勒。

1877 年,這里發現了舉世爲之震驚的著名窖藏,通稱“阿姆河之寶藏”，計有極其珍貴的金器銀器一百七十餘件，大部分爲阿契米尼王朝貴族世家及當地神廟之遺物。這批珍寶流入布哈拉，輾轉經白沙瓦及拉瓦爾品第市場而歸英國博物館收藏。參看達勒呑(O.M.Dalton):«烏滸河之寶»,第三版,倫敦,1964 年;施蘭貝爾熱(D.Schlumberger):«希臘化之東方»,巴黎,1970 年，頁 170—171;斯塔維斯基 (Б.Я.Ставиский):«貴霜治下的大夏»,莫斯科，1977 年，頁 8。

本世紀五十年代起，Qobadian 成爲考古學界羣起注意之中心，古代居民點有兩個遺址，從公元前 7—5 世紀開始實行大規模灌溉。公元前 7—4 世紀的文化層被稱爲 Qobadian I，主要在 Kala-i mir,出土陶器與馬里的 Giaur-kala,撒馬爾罕/Afrasiab、巴里黑/Bactria 出土者類似。公元前 3—2 世紀的文化層被稱爲 Qobadian II，位於 Qei-kobad-shoh，這是一層堡壘的故址，其哥林斯(Corinth)式殿堂建築説明這一文化期深受希臘文化影響。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之 Qobadian III 相當於希臘-大夏王國時期;這一文化期以流行灰陶、小型人物象、小動物雕象爲特徵。公元後二世紀爲 Qobadian IV，相當於貴霜王迦膩色迦在位時期,以紅陶爲特徵。到公元後三至四世紀最後文化期,陶器之外,還有錢幣出土,這大概是玄奘所見鞠和衍那／久越得健的故址。

Qobadian 地區的土塚，明顯地分爲游牧部落墓葬和貴霜時期定居人口墓葬。這表明公元後四至五世紀嚈噠／悒怛人南渡阿姆

河之前已到達此地。

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

鑊沙國(一)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

注釋:

(一) 鑊沙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高附(Kabul)都督府,以骨咄(Khottal)、施(Shah=王)沃沙城置"。馬迦特比定此沃沙即鑊沙,即穆斯林地理文獻中 Wakhsh 之對音(馬迦特《伊蘭考》,頁 237 注 3、頁 299)。其地當在 Wakhsh 水或 Surkhab 水上之 Lāwakand。Lāwakand,在今 Kurgan-Tübe 以西十公里處,可能是 Kaun-Tepe。(別列尼茨基等《中亞中世紀城市》頁 181 表 6,頁 92)

東至珂咄羅國①。

校勘:

① 《新唐書·西域傳》云:"骨咄,或曰珂咄羅。"《中本》珂誤作河。

珂咄羅國

珂咄羅國(一)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注釋:

(一) 珂咄羅國: 伊斯塔赫里及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均作 Khuttalān(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359。)《隋書》作珂咄,《新唐書》作骨咄,《册府元龜》卷九九九作骨咄。其地在 Wakhsh/Surkhāb 河以東至 Panj 河之地。其主城在今杜尚別市東南 125 公里之 Kulāb。

東①接葱嶺至拘謎莫閉反。陁國。

校勘:

① 《方志》東作南。

拘謎陁國

拘謎陁國(一)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①棄尼國。南渡②縛芻河,至達摩悉鐵③帝國、鉢鐸④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呬火利反⑤。摩呾羅國、鉢利曷國、訖栗

瑟摩國、曷邏⑥胡國、阿利尼國、曹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國、安呾羅⑦縛國，事在迴記⑧(二)。

校勘:

① 《敦甲本》尸作户，非。《新唐書・西域傳》云："識匿，或曰尸棄尼，或曰瑟匿。"

② 《中本》渡作度。

③ 《方志》無鐵字。

④ 《敦甲本》無鐸字。

⑤ 火利反，《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火作大。按呬字在《廣韻》去聲《至韻》"虚器切"下，火與虚同屬曉紐，音同，是也。大字訛。《敦甲本》亦作火。

⑥ 曷邏，《敦甲本》、《石本》、《中本》曷作遏；《敦甲本》邏作羅，並可通用。

⑦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羅作邏。

⑧ 《古本》"事在迴記"傍注曰："《慈恩傳》也。"蓋謂"迴記"爲《慈恩傳》。按"迴記"謂本書之卷十二記玄奘回國之行程，非《慈恩傳》，傍注非。

注釋:

(一) 拘謎陁國：托勒密《地理志》(vi 12—13)提及塞種部落中有 Komidai；穆斯林文獻中提及 Kumījī、Kamičij 等部，並指明其與嚈噠人、突厥人有關系。雅忽比作* Kumedh。按：Kumedh 無疑是托勒密之 Komidai，穆斯林文獻之 Kumiji～*Kumēji，《魏書》之居密、久末陀，《悟空行記》之拘密支，《新唐書・西域傳》之俱密的

對音，亦即玄奘之拘謎陁。關於這一名稱的詳細討論，見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261—263。

（二）事在迴記：以上數國，本書卷十二俱有專條，可參見各條注。

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一)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注釋：

（一）縛伽浪國 馬迦特比定之爲 Baghlan（馬迦特《伊蘭考》，頁 219）。此名亦經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比魯尼 Canon 著錄。其地位於阿姆河以南之 Doshi 河中游，今 Kunduz 西南約 60 公里，由 Surkhāb 及安呾羅縛組成。

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一)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注釋:

(一) 紇露悉泯健國: 馬迦特認爲玄奘記載之紇露悉泯健當是兩地，卽僞托 Moses Xorenači 撰《波斯地志》第三章中記載之 Hrum(穆斯林文獻作 Rūb),另加穆斯林文獻中之 Simingān。見馬迦特《伊蘭考》,頁 81,Hrum 條。

Rūb 與 Simingān 兩地在穆斯林地理文獻（伊本·忽爾達茲比赫等著作）中構成一國，玄奘亦列爲一國。十九世紀的姆爾克羅弗特 (W. Moorcroft) 比定爲 Khulm 河流域之 Haibak(姆爾克羅弗特:《行紀》, II, 頁 402)。據玉爾, Rub 今名 Rui(JRAS,1873年,第 101 頁)。

西北至忽懔國。

忽 懔 國

忽懔國(一)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

注釋:

(一) 忽懔國: 此卽 Khulm。其遺址在今阿富汗境内的 Tāsh-Qurghān 北郊。

西至縛喝國①。

校勘:

① 《慈恩傳》喝下有羅字。《方志》縛作嚩。

縛喝國

縛喝國(一)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産,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①餘所,僧徒三②千餘人,並③皆習學小乘法教。

校勘:

① 《敦甲本》無有字。

② 《方志》三作二。

③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並作普。

注釋:

(一) 縛喝國: 古大夏國(Bactria)都城 Bactra、Baktra 之對音。古波斯大流士大帝(公元前 522—486 年) Behistun 磨崖碑作 Bāxtriš; 瑣羅亞斯德教古經 Avesta 中兩處提及此城,均作 Bāχδī (Zend,1,7 和 8)。馬迦特考證,在興都庫什山(Hindu-Kush)以北的佛教徒中,δr的發音有轉化爲 l 的情況,而 t 與d(δ)又可交替,因而 Baχδiš 轉化爲 Bāχl,Bahl 及 Balχ。從中世紀阿拉伯—波斯地理文獻中直至今日,此地名作 Balkh。關於亞美尼亞語、古波斯語、中古波斯語、敍利亞語中 Bactra, Baktra, Baχtris, Baχl 等各種寫法,見馬迦特《伊蘭考》, 頁 87—88; 關於希羅多德、斯特拉波、波里比烏斯等希臘羅馬古典作家中關於 Bactra/Balh 的記載,見斯塔維

斯基:《貴霜治下的大夏》,莫斯科,1977年,頁88—89; 關於穆斯林地理文獻中與此地有關的記載,見 P. Schwarz: Bemerkungen zu den arabischen Nachrichten über Balkh,載於 Oriental Studies in Honour of C.E. Pavry,倫敦,1933年,頁434—443。

《史記》、《後漢書》稱此城爲藍氏,《漢書》爲監氏。據學者們考證,馬其頓之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至此,建城名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藍氏、監氏當是這一名稱的譯音。參看 Les Indo-scythes, JA,1897年,頁106; 馬迦特《伊蘭考》,頁88; 塔爾恩(W.W.Tarn)《希臘人在大夏和印度》,劍橋,1951年,第2版,頁106。《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作薄提城,《北史》作薄羅,《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作薄佉羅。此外,漢籍中還有縛叱、拔底延、縛底耶等譯法。薄提、縛叱顯然爲 Bāxtriš 的對音,薄羅爲 Balh/Balkh 的對音,至於拔底延、縛底延,近年日人内田吟風提出爲 Patiyan 的對音,意爲"王城"。

此城爲大夏王國的都城,自古聞名於世。其崇拜的女神爲 Anaitis。它不僅是大夏王國的政治宗教中心,而且也是大夏的商業中心。斯特拉波《地理志》(XI,11,2)又稱此城爲Zariaspa,這可能是拜火教寺廟 Azar-i-Asp 的約音,説明此地也受到薩珊王朝的影響。貴霜王朝時期,佛教大盛,行小乘法,爲大雪山以北地區的佛教中心,有小王舍城之稱。

其故址在今阿富汗境内 Mazār-i-Sharīf 以西23公里處,主要廢墟名 Bala-Hissar,面積約150公頃。考古發掘平面圖見施蘭貝爾熱(D.Schlumberger): La Prospection archéologique de Bactres,載 Syria 雜誌,第26卷,1949年。

一、納縛僧伽藍

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①。僧伽藍(一)，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②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③以名珍，堂宇乃飾④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毘沙門天(二)像，靈鑒可恃，冥加守衛。近⑤突厥葉護可汗(三)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⑥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毘沙門天曰⑦:"汝⑧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⑨背。可汗驚悟⑩。便苦⑪心痛，遂告群屬所夢咎徵，馳請衆僧，方伸⑫懺謝，未及⑬返命，已從殞没。

校勘:

① 《中本》無新字。《徑山本》有新字，但卷尾校記云:"縛下空行作闕。"按《慈恩傳》、《方志》亦作:"此云新"，則本文無闕也。

② 大雪山北，《方志》云:"寺在雪山北。"

③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瑩作瑩;《方志》作鎣。

④ 《石本》飾作餝，同。

⑤ 《敦甲本》無近字。

⑥ 《石本》、《中本》無欲字。

⑦ 《敦甲本》無曰字。

⑧ 《石本》、《中本》汝下有戟字，蓋涉下文而衍。

⑨ 原本胸作胷，今從通行字改，下同。《敦甲本》胸作心。

⑩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悟作寤。悟爲寤之借字。

⑪ 《敦甲本》苦作若。

⑫ 《石本》伸作申，通用。

⑬ 《敦甲本》及作乃，非。

注釋:

（一）納縛僧伽藍：納縛，梵文 nava 音譯，意爲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玄照傳："過縛渴羅到納婆毗訶羅(唐云新寺)，覩如來澡罐及諸聖跡。" 毗訶羅即梵文 vihāra 的音譯，意爲寺院，與僧伽藍同義。阿拉伯地理書稱這一寺院爲 Nau-Vihār，也記載了遺跡和佛像。

（二）毘沙門天：梵名 Vaiśravaṇa-deva，又名多聞天，四天王之一，原爲印度國土的守護神，保護北方。所謂四天王（我國稱四大金剛），東方守護神爲持國天，西方守護神爲廣目天，南方守護神爲增長天，北方爲多聞天。縛喝國位在印度北面，故祀毘沙門天。毘沙門天(多聞天)在佛教中則演變爲護法的天神，兼爲施福之神。見《法華義疏》。傳至于闐，又成爲于闐國守護神。

（三）葉護可汗：葉護可汗爲西突厥由盛而衰時期的統治者，生平詳見《舊唐書》卷一九四下，《新唐書》卷二二五下等，並參見沙畹《西突厥史料》。

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①，量可斗②餘，雜色炫燿③，金石難名。又有佛牙(一)，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

白，質光淨。又有佛掃帚④，迦奢草(二)作也，長餘二尺⑤，圍可七寸，其把⑥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三)，法俗咸⑦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⑧放光明。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罐作灌。《音釋》亦作灌，云："亦作鑵。"按《慈恩傳》、《方志》並作罐，當以此字爲正。

② 《敦甲本》、《古本》、《石本》、《中本》及《方志》斗並作升。《珠林》三十八亦作升。《慈恩傳》則作"二斗餘"。

③ 《慧琳音義》燿字云："從光從火，作燿非也。"蓋謂或從光作耀，或從火作燿。

④ 《宋本》、《元本》、《明南本》、《酬本》及《慈恩傳》帚作箒。《慧琳音義》云："(帚)或從竹作箒，俗字也。"

⑤ 餘二尺，《慈恩傳》作"三尺餘"。

⑥ 《慈恩傳》、《方志》把作柄。

⑦ 《敦甲本》俗咸作侶成。

⑧ 《中本》或作咸。

注釋:

(一) 佛牙：佛教徒相傳釋迦牟尼火化時，全身都化爲細粒形的舍利(骨灰)，其中牙齒不損，謂佛牙舍利。

(二) 迦奢草：迦奢，梵語 kāśa 音譯，學名 Saccharum Spontaneum，一種茅草，常作坐具等用。

(三) 六齋：佛教徒認爲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這六天，是四天王伺察人間善惡和惡鬼窺伺

人間的日子，故須諸事謹慎，過了正午就斷絶一切食物，稱爲六齋日，見《摩訶般若經》卷十四。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一)泥①塗，衆寶厠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校勘:

① 《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泥作埿。按《廣韻》上平聲《齊韻》泥下有埿字云:"塗也。俗。"是埿爲泥之俗字。以下同。

注釋:

(一) 金剛: 梵文 vajra，音譯跋折羅，即金剛石。佛教之金剛常喻堅貞不壞。此處"金剛泥塗"則指以金剛石爲窣堵波裝飾。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①，高才類聚，證四果(一)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②(二)，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三)，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跡③相鄰，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④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校勘:

① 《慧琳音義》湊作輳云: "輻輳，轂也。有從水作湊者，誤也。"《音釋》亦作輳。按湊、輳通用，相習已久。

② 原本槃作瞬，各本皆作槃，瞬乃異體字。此本涅槃並作涅瞬，今俱改。

③ 《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跡作址。《中本》作趾，趾與址通用。

④ 《敦甲本》脱百字。

注釋:

(一) 四果: 指佛教徒修習到"聖果"的四個階段: 一、須陀洹果(Srotāpanna-phala)，又譯作預流果，指凡夫初入"聖道"，斷盡三界的見惑; 二、斯陀含果(Sakṛdāgāmin-phala)，又譯作娑羯利陀伽彌果，義譯作一來果，指進而已悟斷欲界九地思惑中的前六品; 三、阿那含果(Anāgami-phala)，又譯作不還果，指已悟斷欲界九地思惑中的後三品; 四、阿羅漢果(Arhat-phala)，指已斷盡一切見思二惑，上至非想處，達到聲聞極乘果的，從此永入涅槃，不來生三界，見《增一阿含經》卷二十。

(二) 涅槃: 梵文 Nirvāṇa，巴利文 Nibbāna。又譯作泥洹，泥畔，涅槃那等。意譯爲滅，滅度、寂滅、不生、無爲、安樂、解脱等等，或稱作 Parinirvāṇa。涅槃爲佛教的所謂最高境界。它含有滅絶一切欲望和獲得一種完全平靜狀態的的意思。釋迦牟尼逝世稱爲涅槃，後來把高僧的逝世，也稱爲涅槃或入滅。

(三) 知識: 這裏指朋友，謂我知其心而識其貌的人。佛經有"皆是大羅漢，衆所知識"的話。故其人善，爲善友善知識，其人惡，則爲惡友惡知識。

二、提謂城及波利城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①提謂城(一)。城②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二)。城中各③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④。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⑤菩提樹(三)，方詣鹿園⑥(四)，時二長者遇被⑦威光，隨其行路之資⑧，遂獻麨⑨蜜，世尊爲説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五)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六)舊曰僧祇梨⑩，訛也⑪。方疊布下(七)，次⑫鬱多羅僧(八)，次僧却崎(九)，舊曰僧祇支，訛也⑬。又覆鉢⑭竪錫杖，如是次第爲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⑮中最初窣堵波也⑯。

校勘：

① 《敦甲本》至作有。

② 《敦甲本》無城字。

③ 《敦甲本》無各字。

④ 《中本》無餘字。按《慈恩傳》作"高三丈"，《方志》作"高三丈許"。

⑤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起作趣，《石本》、《中本》作赴。

⑥ 《敦甲本》鹿作厩。

⑦ 《石本》遇作適。《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酬本》被作彼。

⑧ 《中本》、《金陵本》資作次。

⑨ 《敦甲本》麨作麸。按《音釋》亦作麨云:“尺小反。”《慈恩傳》、《方志》均作麨。

⑩ 《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祇作伽。《中本》梨作利。

⑪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也字。

⑫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次下有下字。

⑬ 《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也字。

⑭ 《敦甲本》無鉢字。

⑮ 《石本》法下有教字。

⑯ 《中本》無也字。

注釋:

(一)(二) 提謂城、波利城: 這是以人名訛爲地名。提謂又稱帝梨富沙(Trapusa),波利又稱跋梨迦(Bhallika),北印度的商人。釋迦牟尼成道後,首先對這二人説人天教説,并與以髮爪使之造塔。其地,據比爾(S.Beal)云在 Rāngun 地方。(比爾譯《西域記》卷I,倫敦,1884年,頁47)《西域記》記述了這一宗教故事。參見《五分律》卷十五,《四分律》卷三十一,《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五,《太子瑞應經》等。

(三) 菩提樹: 參見本書卷二健馱邏國卑鉢羅樹注。《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八:“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

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黄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力叉，漢翻爲樹。”婆力叉是梵文 vṛkṣa 音譯，義云樹。

（四）鹿園：又名鹿野苑、鹿苑、鹿野伽藍。參看本書卷第七婆羅痆斯國條鹿野伽藍及注。傳説釋迦牟尼初成道後，首先至此地傳道，説四諦教法，度憍陳如等五人爲比丘。此地爲佛教所謂“初轉法輪”的聖地。

（五）五戒十善：五戒指不殺生戒、不偷盗戒、不邪淫戒、不妄語戒、不飲酒戒五種戒。不犯十惡，則謂之十善；十惡指殺生、偷盗、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慾、瞋恚、邪見。

（六）僧伽胝：梵文 saṃghātī，俗語 saṃghāḍī。一作僧伽梨、僧伽致、僧伽知等，爲比丘的三衣之中的最大者，故一稱大衣。義浄譯爲複衣，因此衣由許多布條縫合而成，故又稱雜碎衣。比丘凡入王宫、乞食、説法時必須服僧伽胝。

（七）方疊布下：意即釋迦牟尼把僧伽胝疊成方形，鋪在地上。

（八）鬱多羅僧：梵文 uttarāsaṅga，一作嗢多羅僧，優多羅僧、嗢怛羅伽等，又作上衣，爲比丘三衣之一。

（九）僧却崎：梵文 saṃkakṣikā，巴利文 saṃkacchika。又作僧竭支、僧脚欹迦等，義爲覆膊衣或掩腋衣，係長方形衣片，參見本書卷二《印度總述》衣飾條。

“如來以僧伽胝……爲窣堵波”這一段文字，説明釋迦牟尼用衣服、鉢、錫杖教示造塔的形式。後來印度佛教徒造塔大都依據這一形式。

城西① 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② 迦葉波佛(一)時之所建也。

校勘:

① «中本»西下有行字。

② «古本»、«石本»昔下有者字。

注釋:

(一) 迦葉波佛：梵名 Kāśyapa Buddha，又作迦葉佛，一説是所謂釋迦佛以前的“過去七佛”之一，見«法苑珠林»卷八。

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鋭秣陁國。

鋭 秣 陁 國

鋭秣陁國(一)東西五六十①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校勘:

① «石本»無十字。«方志»十作百。

注釋:

(一) 鋭秣陁國：馬迦特認爲鋭秣陁爲 Zumathān 之對音，

位於烏滸水以南，大雪山與都庫什山山麓，見馬迦特《伊蘭考》頁227。方位待考。

西南[①]至胡寔健國。

校勘:

① 《方志》南下有“行三百里”四字。

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一)]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

注釋:

(一) 胡寔健國: 波斯語作 Gūzgānān，阿拉伯語作 Jūzjān。據《世界疆域志》，胡寔健爲地區名，而非城市名。(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註，原文第23節，注釋頁328、329。) 希臘托勒密《地理志》及八世紀僞托 Moses Xorenacʿi 撰亞美尼亞文《波斯地志》都提及此地出善馬，與玄奘所記“多山川，出善馬”相符。

胡寔健位於木鹿/馬里 (Muru/Merv) 與縛喝/巴里黑之間。Āb-i Qayṣār 與 Āb-i Safīd 兩河流經其境，兩河均發源於 Band-i Turkistān 北坡，遇沙而伏。

西北至呾剌健國。

呾刺健國

呾刺健國(一)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

注釋:

（一）呾刺健國:《新唐書》作多勒健，爲 Ṭālaqān 之對音，見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原文第 23 節，此地位於 Kunduz 以東的 65 公里處。

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揭職國

揭職國(一)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①。國大都城周四五②里。土地磽确③，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

校勘:

① 《新唐書・西域傳》云:“幅員準千里。”

② 《敦甲本》五下有十字。

③ «中本»無确字,«音釋»亦作"磽确"。

注釋:

(一) 揭職國: Gachi 或 Gaz 音譯,馮承鈞譯伯希和«梵衍那考補注»註三: "此國名尚未得其原名, 揭職二字對音似是 Karčik 或 Kačik,與 Gachi 或Gaz,對音皆不合。"(«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五編, 頁 12) 或云在今阿富汗之達拉哈斯(Darrah Gaz); 此地何在,目前尚缺乏有力的考証依據。

大雪山

東南入大①雪山(一),山谷高深,峰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②凍,積雪彌谷③,蹊④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⑤祟。羣盜横行,殺害爲務。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大字。按«慈恩傳»、«方志»均作 "大雪山"。«新唐書・西域傳»作"雪山"。

②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合作含。

③ «敦甲本»、«中本»無谷字。

④ 原本蹊作溪。«石本»作傒,«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作蹊。蹊字義長,今據改。

⑤ «慧琳音義»妖作媄,同。

注釋:

(一) 大雪山: 玄奘從揭職國東南越過興都庫什山,從 Khulm 河沿岸,通過溪谷和險阻的峯巒,經過 Aq-Ribat 而稍南進入梵衍那國。經大雪山的艱危情況,見《慈恩傳》卷二。

行六百餘里,出覩①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校勘:

① 覩原作都,《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覩,音同通用。今改從前後一致,下同。

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一)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①中也。人依山谷,逐②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③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⑤,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二)。

校勘:

① 《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無

之字。

② 《中本》逐作遂。

③ 《中本》風作國。

④ 《敦甲本》、《酬本》、《元本》、《明南本》幣作弊，形近而譌。

⑤ 《慈恩傳》數十所作“十餘所”。

注釋:

(一) 梵衍那國: Bāmīyān 係從梵語形式*bāmiyana, 中世波斯語 Bāmīkān 變化而來。(馮承鈞譯伯希和《中國載籍中之梵衍那》, 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一編, 頁 8)《魏書》卷九七作范陽、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犯引,《隋書》卷六七《裴矩傳》和《新唐書》作帆延、望衍、《唐會要》卷三七作失范延,似均爲别譯。其國境據《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其國都則爲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西部約一百五十英里的巴米揚(Bāmīyān)城。

(二) 說出世部: 梵文 Lokottaravādin 意譯, 一作盧俱多婆拖部,小乘佛教十八部派之一。《部執異論》作出世說部。據云當佛滅後二百年從根本大衆部分出, 其基本論點認爲世間諸法都是虚妄的,假有的,而出世法則爲實體, 故名出世部。

一、大立佛及卧佛像

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一),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①, 寶飾煥爛。東有伽藍, 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

有鍮石(二)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②，分身別鑄，總合成立。

校勘:

①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曜作燿，二字通用。

② «慈恩傳»作"高一百尺"。

注釋:

(一) 立佛石像: 關於玄奘所記載的梵衍那佛教遺跡，多半是寄多羅貴霜時期遺物，據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記載，一叫紅佛(Surkh-but)，一叫白佛 (Khing-but)。(V. 米諾爾斯基 «世界疆域志»譯註，原文第 23 節 78 目。另可參看 A. Godard: Les Antiquités bouddhiques de Bamiyan, 巴黎, 1928; J. Hackin: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Bamiyan, 1–6, 巴黎, 1959。這是 A. Godard 和 J. Hackin 從 1928 年起實地考察梵衍那佛教遺址的報告。立佛像高五十三米，今猶存，惟已風化，談不上"金色晃曜，寶飾煥爛"了; 鍮石釋迦佛，今仍在，高三十五米，與立佛像相距四百米。

(二) 鍮石: 即黃銅。"鍮"多半是阿拉伯一波斯語中之tūtiya，梵文作 tuttha，石字乃漢語所加，參看勞費爾 (B.Laufer) «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1964 年，頁 340—344。鍮石，«梵語雜名»作里底(riti)，«西域記» 中多次提到鍮石佛像，似是塗上真鍮，卷二云: "若夫金、銀、鍮石、白石、火珠，風土所生。"程大昌«演繁露»: "世有鍮石者，實爲銅，色如黃金。"«格古要覽»: "鍮石，自然銅之精也。今爐甘石煉成者假鍮也。崔昉曰銅一斤、爐甘石一斤煉之成鍮石。真鍮石生波斯國者如黃金，燒之赤色不退。"

城東①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長千餘尺②。其王每此③設無遮大會(一)，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爲所務矣。

校勘:

①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東下有十字。按《方志》作“城東三里”。

② 《慈恩傳》作“長一千尺”。

③ 《敦甲本》無此字。

注釋:

(一) 無遮大會：見前屈支國“五年一大會處”注。

二、小川澤僧伽藍

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①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②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一)時獨覺(二)齒，長餘五寸③，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④(三)舊曰商那和修，訛也。大阿羅漢(四)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黄金緘封。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⑤(五)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⑥，阿難(六)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⑦解安居日持施衆僧。承⑧兹福力，於五百

身(七)中陰(八)生陰(九)恒服此衣。以最後身⑩，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爲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爲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一〇)，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

校勘:

⑴ 《敦甲本》無大字。

⑵ 《敦甲本》無青字。

⑶ 餘五寸，《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作"五寸餘"。

⑷ 《石本》娑作沙，通用。《異本》及《珠林》三十八引作婆。

⑸ 《中本》迦下有諾字，涉上諾字而衍。《方志》無迦字。

⑹ 《敦甲本》無者字。

⑺ 《敦甲本》於作作，非。

⑻ 《古本》、《中本》承作依。

⑼ 五百身中陰生陰，《方志》作"五百中陰身生"。《珠林》引作"五百世來於中陰身生"。

⑽ 《敦甲本》無身字。

注釋:

(一) 劫初: 劫，梵文 kalpa，巴利文 kappa，又譯作劫波，指通常不能以年月日時來計算的漫長的時間概念，故又譯作大時。劫初，指成劫之初，即此世界形成之初，泛指渺茫極古的原始時代。

（二）獨覺：梵文 pratyeka-buddha 的意譯，又作緣覺，音譯辟支佛。佛教認爲在上古無佛之世，已修行成功覺悟而離生死的，謂之獨覺。

（三）商諾迦縛娑：梵文 Śāṇakavāsa，Śāṇakavāsī，巴利文 Sāṇavāsī，譯作商那和修、舍那和修、舍那婆私等，爲阿難弟子，因傳說他出世時著設諾迦衣，故名。又見《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〇：“其子生時以奢搦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爲奢搦迦。”又詳見《阿育王傳》卷五《商那和修本緣》。按，奢搦迦即設諾迦，見下設諾迦註。

（四）阿羅漢：梵文 Arhat，巴利文 Arahan，又譯作羅漢，佛教所謂修得小乘果的人。小乘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爲阿羅漢。其含義有三説：一殺賊，即斷除貪、嗔、癡等煩惱（小乘以煩惱爲賊，阿羅義爲賊，漢即殺義）；二應供，應受衆生供養；三無生，不受生死輪迴。詳見《翻譯名義集》卷一《三乘通號篇》。這些解釋，大都屬於民衆字源學，科學上是没有根據的。

（五）設諾迦：梵文Śāṇaka，巴利文及俗語皆爲 Sāṇa，音譯又作奢那、舍那、娑那，即大麻。其纖維可以織衣。

（六）阿難：梵文 Ānanda，又譯阿難陀，意譯爲歡喜、慶喜。傳説是斛飯王之子，提婆達多之弟，於釋迦牟尼則爲堂弟，侍從釋迦二十五年，受持一切佛法，在所謂十大弟子中以“多聞第一”著稱。詳見《中阿含經》第八《侍者經》、《大智度論》卷三等。但在佛經中阿難有三人，一爲阿難陀，意爲歡喜，一爲阿難跋陀（Ānanda-bhadra）意爲喜賢，一爲阿難娑伽（Āndndasāgara），意謂歡喜海。此指第一人。

（七）五百身：即五百世。五百舉其成數，泛言多。佛經中每

舉五百之數，指其較多。

（八）中陰：又作中有，《佛説五王經》云："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並受中陰之形。"中陰，指此身死後，還未托生前的階段所受的陰形，亦卽現生與當生中間的果報。佛教徒的宗教迷信，認爲"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灌頂經》卷十一），它以七天爲一期而生於本處。若在七日末了，仍未得生緣，則更續中陰七天，這樣以七天爲一期，最長的到第七期之終，必然往生於一處。因此，這七七四十九天期間稱爲中陰，到後來世俗就演變成爲七七追薦的法事。

（九）生陰：一名生有，指於諸趣結生的一刹那，卽誕生。

（一〇）入邊際定：佛教以所謂悟得"真理"稱之爲"入"。邊際，指窮極萬物。定，卽禪定，卽心得於一處，止息身、口、意三業。這句話意謂悟得宇宙萬物的道理而心體寂静，定於一事。

從此東行[1]入雪山，踰越黑嶺[2]，至迦畢試國。

校勘：

① 《敦甲本》無行字。

② 《慈恩傳》"黑嶺"作"黑山"。《釋帖》二十一引嶺亦作山。

迦 畢 試 國

迦畢試國[一]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1]黑嶺[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鬱金香。異

方奇貨，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②，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氎，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窣③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④人，或露形(三)，或塗灰(四)，連絡髑髏，以爲冠鬘。

校勘:

① 《敦甲本》、《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陲並作垂，通用。

②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褻作媟。《慧琳音義》作褺云:"《西域記》於褺（當作褻）與此執下從衣作褺，一也。言鄙褺不分明也，與隣近北方諸胡邊方鄙陋也。"《音釋》亦作褻，云:"正作媟，狎也，慢也。"所釋與此文似不洽，慧琳釋爲是。

③ 原本窣利作剎利，今從《敦甲本》、《石本》、《中本》改。向達云:"慧超《往五天竺傳》罽賓國條云:'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飲食與吐火羅國少異。'按罽賓卽迦畢試，七世紀末始爲突厥所滅。慧超云'其國土人是胡'，則《西域記》敦煌本及日本古本謂'其王窣利種也'，作'窣利'，不作'剎利'，的有所本也。"按上文"素葉城"條云:"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

謂焉。”此處作“窣利”是。若作“剎利”，乃印度四族姓之一“剎帝利”之舊譯(見卷二“印度總述”内)，與此不侔矣，今正。《慈恩傳》亦誤作“剎利”。

④ 《敦甲本》無餘字。

注釋:

(一) 迦畢試國: 公元前五至四世紀作 Kāpiśi。古代伊朗之阿契米尼王朝大流士大帝摩崖碑作 Kāpiśa-Kāpiš (Kapis 意爲城，鎮),Pliny《自然史》作 Capissa(VI,23,25); Eucratides 貨幣銘文作 Kaviṣiye nagara devata,意爲迦畢試城之神。(A.K.Narain: The Indo-Greeks,牛津,1957 年,圖版 IV,8)漢籍又作迦臂施，迦毘試、迦卑試,劫比舍也(梵文*Kapiśaya)等。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之 Begram,貴霜王丘就却(Kujula-Kadphises) 伸張勢力於此地，至迦膩色迦王時爲貴霜帝國之夏都,Begram 卽 Bāgh-i-Alam，意爲古都之墟。薩珊王朝時淪爲薩珊之附庸，嚈噠入侵後又受嚈噠統治,百年後重又落入薩珊及西突厥之下。

Begram 位於喀布爾以北 62 公里,北與都庫什山,西 Paghmān 山脉,東南爲低地所包圍的盆地。故《西域記》云:“北背雪山,三陲黑嶺。”1927 年法國學者對 Begram 進行了廣泛的發掘調查，在貴霜王朝的宫殿遺址發現了從公元一世紀到五世紀的大量貨幣和無數美術工藝品，証明玄奘所謂“異方奇貨,多聚此國”决非誇張。此地發掘工作由法國、日本繼續到七十年代。

(二) 黑嶺: 《慈恩傳》作黑山,波斯語作 Siyah-Koh，爲阿富汗東境的錫雅柯山的意譯。卽在阿富汗中部東西走向的山脉，東北連興都庫什山，疑爲希臘文獻的 Paropamisoa。當時印度和中

亞的"胡族",以此嶺劃分境界。黑嶺據云是夏季山不積雪的意思。

(三) 露形: 即露形外道,亦即耆那教的天衣 (Digambara 即裸體)派。伐彈摩那大雄通常被認爲是耆那教的創始者(實爲大教長之一),生平不詳,公元前六世紀期間生於古印度吠舍離附近,屬於刹帝利種姓,三十歲以後雲遊各地,極度苦修,四十二歲悟道,其門徒稱爲耆那(情慾勝利者)教徒或尼犍多 (從塵世的束縛中得解脱者)。伐彈摩那其後三十年在摩揭陀、安伽、迦彌濕羅、拘薩羅等地宣揚教義,老死於白婆。耆那教和佛教互相對立,各自宣揚教義,招收門徒,著述經典,論釋宗教哲學,均有浩如烟海的文獻。耆那教約在公元一世紀末(一云公元前三世紀)分裂爲天衣派與白衣派(梵教 Śvetāmbara),均傳至今。耆那教的許多著作對古代印度哲學尤其是邏輯學有重要貢獻。耆那教徒所寫的大量非經典著作,如史詩、小說、戲劇等,對印度的語言學、天文學、文學和政治科學的發展都有一定貢獻。

(四) 塗灰: 即塗灰外道(梵文 Pāṃśupata),一名大自在天外道,崇拜摩濕縛伐羅(梵文 Maheśvara, 即大自在天),認爲他是世界的創造者和主宰者,這一教派以牛和男根爲其神體的象徵。

一、質子伽藍

大城東①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②先志③曰: 昔健馱④邏國迦膩色迦王(二)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⑤(三)。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

館，冬居印度諸國⑥，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卽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⑦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爲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絶，以至于今⑧。

校勘:

① 《中本》東字下有行字。

② 《敦甲本》"聞諸"作"文之"，文乃音訛。《石本》諸作之。

③ 《敦甲本》、《古本》、《石本》"先志"作"耆舊"。

④ 原本馱作駄，各本皆作馱。按駄乃俗字，正字作馱，見《干禄字書》。今改從正字，下同。

⑤ 《古本》質下有子字。

⑥ 《敦甲本》冬誤作久，無諸字。

⑦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異本》、《酬本》中作東。

⑧ 向達云："《慈恩傳》卷二《迦畢試國》條記此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沙洛迦'或云是'疏勒'對音，非是。疑卽《梵語千字文》之娑囉誐，義爲洛。《景教碑》之'洛陽'，敍利亞文作 Sarag，卽娑囉誐，卽沙落迦也。"

注釋:

（一）北山下有大伽藍：卽質子伽藍，其地今當地人稱作小

山，命名爲力士山，在該地的三個遺址之一，居於北麓的是 Shotorak 寺，出土的摩崖石刻還呈現健馱邏式的佛像雕刻。參見樋口隆康《阿富汗斯坦的古代美術》。

（二）迦膩色迦王：梵名 Kaniṣka，健馱邏國王。健馱邏見本書卷二健馱邏國條及註。關於迦膩色迦王之統治年代，歷史學家們說法不一。案：研究貴霜王朝的最大問題是貴霜王朝的年代學問題，因爲這個朝代的君主的在位起迄年份與歷史科學上已知的紀年體無法排列對比，1874 年英國學者托瑪斯首先提出迦膩色迦的年代問題。迄今討論迦膩色迦的年代這一著名難題的著作和文章達數百種，值得注意的主張不下數十種，有公元前 57、公元前 9、公元後 43、60—65、78、103、110—115、125、128、130、144、225—232、248、278 年等說。（參看斯塔維斯基《貴霜統治下的大夏》，莫斯科，1977 年，第 14—15 頁）。二次世界大戰前，V.斯密斯、W.W.塔爾恩等人主張的公元後 78 年說爲較多人所接受。五十年代，發掘 Begram 的法國考古學家 R.Ghirshman 提出 144—152 年爲迦膩色迦在位年代說，引起了人們的重視。1960 年 4 月，各國歷史學家、錢幣學家、古文書學家、考古學家曾在倫敦召開了迦膩色迦在位年代問題討論會。（參看 A.L.Basham 編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hka，萊頓，1968 年）這次學術會議也沒有解決這一著名的君主在位年代之謎。

迦膩色迦在位期間國勢強盛，其王國領有北部花剌子模（中亞），南到溫德亞山（印度）的廣大地區。首都布路沙布羅（今白沙瓦），發展商業，並與我國、羅馬貿易。迦膩色迦王皈依佛教，據傳曾舉行第四次佛典結集，遣名僧到國外傳教。（參見健馱邏國條注）

（三）河西蕃維畏威送質：本書此條對質子伽藍的由來作了

說明。《慈恩傳》卷二:“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遂即就停。”關於質子事又見本書卷四至那僕底國。惟遍查漢魏載籍,從未見有漢天子兒爲質於外國的。唐人著作,僅此一見。馮承鈞認爲,印度雖是傳說流行之地,玄奘雖是有聞必録的人,此種傳説必有所本。羽溪了諦根據堀謙德《解説西域記》的提示加以考証,以玄奘的記載比對《後漢書·西域傳》所云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之説,提出:“今以此兩記録相對照,此大伽藍之名沙落迦,據馬迦特之見解,此中文名詞之意味,非即 Sercica,蓋疏(沙)勒即 Salaka,之對音也。《後漢書》所謂月氏王者與《西域記》所謂迦膩色迦王相當。《後漢書》所謂臣磐者與《西域記》質子相當。”(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第二章《大月氏國之佛教》賀昌羣漢譯本,商務 1956 年版,頁90—91)馮承鈞全本其説,著《迦膩色迦王時代之漢質子》。(《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論著彙輯》頁 97–101)其於迦膩色迦王在位年代取符舍(Foucher)《希臘與佛教參合的藝術》(頁 505)之説,以牽合《後漢書·班超傳》月氏用兵西域事,并以爲“沙落迦”即“疏勒”異譯,疑玄奘所聞建“沙落迦”等的質子,即《後漢書·疏勒傳》的臣磐。而向達認爲“《後漢書》明言臣磐有罪,徒居月氏,《西域記》明言質子,二者有所不同。馮承鈞主張《慈恩傳》中的‘沙落迦’即爲疏勒異譯顯誤。”“玄奘在《西域記》卷十二里記到疏勒,稱爲佉沙國……於疏勒的國名以及文字等等知道得很清楚。他到迦畢試國,在沙落迦寺挂過單,同寺院的僧人交談過,聽到僧人提及本寺歷史。如其沙落迦即是疏勒,他爲什麽一字不提,而另出沙落迦之名?……伯希和引《梵語千字文》的娑羅誐之漢譯作洛,證以《景教

碑» 的 Sarag 即是娑羅誐，卽指洛陽。«梵語千字文»之娑羅誐也就是«西域記»中的沙落迦，在古音上以及«西域記»的記載上都很通順，用不着繞灣兒。«後漢書・西域傳・疏勒傳»所記臣磐徙謫月氏一事，用不着與沙落迦寺比傅。”（夏鼐«中巴友誼歷史»註⑫引，載«考古» 1965 年 7 期）向達所論似較允當。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①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②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爲震動。王及軍人，僻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

校勘:

① «敦甲本»無朽字。

② 貪婪，«慧琳音義»云:“(婪)或從心作惏，又作惏，音同，訓義一也。”

伽藍北①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一)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②師子，或作蟒蛇、猛獸、毒蟲，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

校勘:

① «敦甲本»無北字。

② 《敦甲本》無作字。

注釋:

(一) 藥叉: 梵文 Yakṣa 音譯，玄奘謂: “舊曰夜叉，訛也”。藥叉，又譯作夜叉、夜乞叉、閲叉等。據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頁 108)之説，舊譯夜叉的“夜”想是從 *di̯ăg→i̯a 變化而來，故六朝音作夜，到唐代則變成 i̯ak。—。tṣ'a (藥叉)，印度的西北方言讀作“夜”，而玄奘在中印度學的是標準梵文，故讀作“藥”。藥叉，原指印度神話中的一種半神的小神靈，是財神的隨從，總的説來是比較和善可親的，比如迦梨陀娑的《雲使》中的藥叉就是這樣。隨着佛教東傳，藥叉也傳到了中國，但形象變得可惡，成了所謂“八部鬼衆”之一。它勇健輕捷、噉人、多作暴惡之事。《翻譯名義集》卷二《八部篇》:“夜叉，此云勇健。亦云暴惡，舊云閲叉。”案藥叉的含義衆説不一，今猶未定。但這裏云“藥叉守衛”，似指《大日經疏》卷五所謂的毘沙門天王所管理的、以護衆生界的夜叉八大將，亦即寺院的護法守衛神。

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一)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注釋:

(一) 觀自在菩薩: 觀自在是梵文 Avalokiteśvara 的意譯，音譯作阿縛盧枳低濕伐邏。佛教宗教傳説謂是與西方彌陀四菩薩的最初法菩薩同體的。又通常爲阿彌陀佛的左脇侍，同阿彌陀佛及其右脇侍大勢至合稱西方三聖。佛教傳説他爲救苦難衆生，但

能念其名號，卽尋聲往救，并因種種根器的不同而示視三十二種應化形像。因此，我國流行的觀自在塑像和畫像中，亦有作女人像的，到宋代以後，民間就訛轉成爲女性了。參閱本書卷三烏仗那國阿縛盧枳低濕伐羅注。

二、曷邏怙羅僧伽藍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①曷邏怙羅②僧伽藍(一)，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③間，流出④黑香油。静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先志⑤曰：昔此國大臣曷邏怙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二)。明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⑥有⑦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怙羅佇立宫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⑧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爲爾守，宜先白王。"曷邏怙羅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三)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⑨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校勘：

① 《敦甲本》無至字。

② 《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羅

作邏,但下文又或作羅。此本亦前後參差，曷或作遏(«敦甲本»均作曷),邏羅互異,此類字音同,本可通用,今從初文改正(«金陵本»如此),以歸畫一,以後不再出校。

③ «敦甲本»隙作隟,隟之異字,下同。

④ «敦甲本»無出字。

⑤ «古本»、«石本»、«中本»"先志"作"耆舊"。

⑥ 原本無日字,今從«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增。

⑦ «敦甲本»無有字。

⑧ 原本欲何二字作何欲,今從«敦甲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酬本»改。

⑨ «敦甲本»尚作上。

注釋:

(一) 曷邏怙羅僧伽藍: 曷邏怙羅,梵語 Rāhula 的音譯,又作羅云,羅芸,羅睺羅,人名。這裏的曷邏怙羅係伽畢試國大臣,不是釋迦牟尼的兒子曷羅睺羅(羅怙羅)。此伽藍的遺址在 Begrām 的東南地方。

(二) 舍利: 梵文 śarīra,本義爲身體,又指遺骨、骨灰。«翻譯名義集»卷五«名句文法篇»:"舍利,新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云, 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法苑»明三種舍利; 一是骨,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皆有三種。若佛舍利,椎擊不破, 弟子舍利, 椎試即碎。"«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 大小

如粒，擊之不壞，焚之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

（三）覆鉢：指覆鉢狀的塔身，參見本卷縛喝國提謂城及波利城條。

三、霫蔽多伐刺祠城及阿路猱山

城南四十餘里至霫胥立反①。蔽多伐刺祠城(一)，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霫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奴高反。山(二)，崖嶺峭②峻，巖谷杳冥。其峰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三)䅳士句反，③下同。那呬羅④山(四)髣髴相望，便卽崩墜。聞諸土⑤俗曰：初䅳那天神(五)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恐⑥，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⑦，故此⑧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䅳那⑨呬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尋卽崩墜。

校勘：

①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音釋»“胥立”作“蘇立”。«石本»及«隨函録»作胥立。按胥卽胥，今改作胥，下同。胥從胥聲。胥與蘇同屬心紐，可通用。

② «敦甲本»、«中本»、«酬本»峭作陗。«異本»作險。

③ 士句反，«異本»士作上。上與士聲紐同，可通用。«慧琳音義»音“士于反”。

④ 穆那呬羅,《敦甲本》穆作稓,乃穆之俗字; 呬作縊,下同。《隨函録》呬亦作縊。《慧琳音義》作"穆羅那呬"云:"(呬) 馨異反。梵語。有本作'租羅那縊',音伊計反,梵語訛轉也。"

⑤ 《宋本》、《元本》、《明南本》、《酬本》土作士,非。

⑥ 原本恐作怒,今從《敦甲本》、《石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酬本》改。

⑦ 《敦甲本》舍作捨,本可通用, 但此文作 "息止"解, 舍字爲是。

⑧ 《敦甲本》無此字。

⑨ 《中本》那下多縊字。按縊乃呬之或作, 見上引《慧琳音義》。此疑是呬之旁注,而併入正文。

注釋:

(一) 罾蔽多伐刺祠城: 儒蓮 (Stanislas Julien) 將此城名還原作梵文 Sphītavaras, 聖・馬丁(Saint Martin) 還原作 Śvetavāras, 瓦特斯 (Thomas Watters) 指出他們都把漢文的"祠" 字還原作"s"是不對的, 因爲漢文"祠"字從不用來譯音, 而應按其意思來理解。他主張,罾蔽多伐刺應還原爲 śvetavat-ālaya。śvetavat 是大神因陀羅的一個稱號,義爲"乘白象者"; ālaya 義云"處所"、"住所"等; 全名義譯當作"因陀羅宫"或"因陀羅寺"。(瓦特斯譯《西域記》,倫敦, 1904 年,頁 126)。按此説,則"祠"字係原文 ālaya 之重譯,而"祠"字在本書中概作外道寺院之稱,正適合於印度教大神因陀羅。然而,以罾蔽多伐刺爲 Śvetavatālaya 之對音, 雖勝於儒蓮與聖・馬丁之説,恐怕仍不全對,因爲兩者的音節數目明顯地不相符合。罾蔽多伐刺也許是印度西北部的一個俗語名詞 (或者就是

Śvetavat-ālaya 的俗語化)的譯音，而不是一個標準的梵文名詞的譯音。水谷真成贊同瓦特斯的意見，并指出該城在今阿富汗東南 Begrām 南約十二公里處,遺址尚存。(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 1971 年版, 頁 52。)

(二) 阿路猱山: 梵名 Aruṇācala,由 aruṇa (義云"赤色"、"太陽")和 ācala(義云"山")兩字組成。《翻譯名義集》第三譯 aruṇa 爲阿樓那、阿盧那。此山在著名的蓋拉莎山脈(Kailāsa)以西; 而蓋拉莎山脈則在北面與拉達克(Ladakh)山脈平行，兩者相距約五十公里(B.C.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1976,頁66, 87—88)。

(三) 漕矩吒國: 梵語 Jāguḍa 之對音,其意殆指鬱金香。本書卷十二有專條，《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亦有專條。都城古稱鶴悉那，Ghazni 或 Ghaznīn，今譯加兹尼或哥疾寧,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南 155 公里自喀布爾至坎大哈途中處。詳見本書卷十二漕矩吒國條下各注。

(四) 䅿那呬羅山: 梵名 Śunā-śira,śira (義云"山",)在俗語裏常讀作 hīra，䅿那呬羅爲 Śunā-hīra 的對音(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 1971 年版, 頁 52)。足立喜六認爲呬羅是梵文 hiraṇya (義云"黄金")的音譯之略(《大唐西域記の研究》，卷一，頁 102)。案本書卷第六拘尸那揭羅國條於阿恃多伐底河下有注曰:"……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尸賴拏伐底即梵文 Hiraṇyavatī 之對音。據此，hiraṇya 的譯音應是尸賴拏，而不是呬羅。因爲同一個作者在同一部書裏似不可能對同一個字採用兩種差别明顯的譯法。

據本書卷第十二漕矩吒國條,此山爲漕矩吒國之南界,當在今

加茲尼東北，見該條原文及注。

（五）穆那天神：見本書卷十二漕矩吒國穆那天條注。

四、大雪山龍池及其傳説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①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龍王(一)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繩牀(二)，凌②虚而往。侍者沙彌(三)密③於繩牀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龍宫，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爲龍王説諸法要。沙彌如常爲師滌器，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卽起惡願，恨師忿④龍，“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爲王。”沙彌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説法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彌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願，福力⑤所致，是夜命終，爲大龍王，威猛奮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宫，有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卽爲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爲心，龍乘⑥瞋毒(四)作暴⑦，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毁其居室，卽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五)，叩王象而諫曰：“大

王宿殖⑧善本，多種勝因(六)，得爲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争？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乘雲馭風，蹈虚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⑨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鬬⑩。勝則王無伏⑪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耻。爲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卽還池，聲震雷⑫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爲人王，威懾强敵，統贍部洲，今爲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卽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静，霧卷雲開。王令⑬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育(七)，覆燾(八)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九)皎然，善惡明矣。”王⑭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爲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⑮立伽藍，不敢摧毁。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揵椎⑯(一〇)。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一一)，建窣堵波，候⑰望雲氣，於今不絶。

校勘：

① 諸先志，《敦甲本》、《古本》、《石本》作“之耆舊”。

②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 凌作陵。

以下同。

③ 《敦甲本》密作蜜，音同而訛。

④ 《敦甲本》忿作念。

⑤ 《敦甲本》無力字。

⑥ 《中本》無乘字。

⑦ 《中本》暴下有雨字。

⑧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殖作植。

⑨ 《金陵本》心作必。按各本皆作心，作必不詳所據，恐未然。

⑩ 《敦甲本》鬭作争。

⑪ 《敦甲本》伏作服。

⑫ 《敦甲本》無雷字。

⑬ 《古本》令作命。

⑭ 《敦甲本》無王字。

⑮ 今更，《敦甲本》作"命今"。

⑯ 揵槌，《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異本》、《酬本》作犍椎；《石本》作楗稚；《敦甲本》作健稚。按揵、犍、楗、健，並聲同相通。椎爲槌之異字，稚乃椎之形譌。《翻譯集》"犍椎"條云："若諸律論，並作楗槌，或作犍椎。"

⑰《敦甲本》無候字。

注釋:

（一）龍王：龍，梵文爲 nāga，譯作那伽、曩誐，佛經中爲八部衆之一。龍王即龍屬之王，有神力，能變化雲雨等等。

（二）繩牀：一名胡床，一種可以折叠的輕便坐具。《晉書·佛圖澄傳》："坐繩床，燒安息香。"程大昌《演繁露》卷十四謂："今之交床，成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據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陶穀《清異録·陳設門》："胡床施轉關以交足，穿便條以容坐，轉縮須臾，重不數斤"。

（三）沙彌：梵語 śrāmaṇera，音譯作室羅末尼羅。佛教徒出家開始落髮稱爲"沙彌"。《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既受戒已，名室羅末尼羅。"原注："譯爲求寂，言欲求趣涅槃圓寂之處。舊云沙彌者，言略而音訛，翻作息慈，意準而無據也。"按沙彌並非 śrāmaṇera 音譯之訛畧，早期漢譯佛經裏的梵文借詞都不是直接從梵文譯過來的，而是經過中亞古代語言的媒介，發生了變化，所以讀音和梵文原字不相符合。沙彌一詞情況也是這樣，它本於龜兹語（吐火羅語乙），非直譯梵語。見馮承鈞譯、伯希和與烈維著《吐火羅語考》，中華書局，1957年，頁41。

（四）瞋毒：又作瞋恚，即梵文 krodha，音譯訖羅馱。三毒（貪毒、瞋毒、癡毒）之中，此爲最惡。見《唯識論》卷六。

（五）婆羅門：梵文 Brāhmaṇa，意譯爲净行、净志等。印度四種姓之一，奉事大梵天而修净行的祭司。參見本書卷二《印度總述》名稱及族姓婆羅門條注。

（六）勝因：殊勝的善因。《佛説無常經》："勝因生善道，惡業墮泥犁。"

（七）王以含育：意謂希望王（迦膩色迦王）能够含生保育。

（八）覆燾：意謂普遍地照沐生靈。

（九）業報：梵文 karma，音譯作羯磨，意譯爲"業"；梵文 phala，義云"果"、"果報"。印度古代婆羅門教有自我造"業"，生死

輪迴之說，印度古代的思想文化和宗教哲學，均受其影響。關於“業”的闡述，極爲複雜，據«俱舍光記»卷十三云：“造作，名業。”一切行爲都有果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在過去的稱爲宿業，現在的稱爲現業。有業必有報，業報卽業因與果報。

（一〇）揵槌：梵文 ghaṇṭā 音譯，又作犍椎、犍槌等。指可作打擊而發聲音的器物，泛指鐘、磬、打木等。

（一一）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堀謙德認爲此段迦膩色迦與之戰鬥的龍王，是印度古代北方山區一個英武勇猛的龍種族，由古代的雕刻證明，他們是人類。（«解說西域記»頁 102）此伽藍窣堵波今尚存，在 Begrām 西面二十六公里 Paghmān山麓小都市 Charikar 附近的 Tōp-Darrah 的山谷間。見水谷真成譯註«大唐西域記»，1971 年版，頁 54。

聞諸先志①曰：窣堵波中有如來（一）骨肉②舍利，可一③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内忽有煙起，少④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⑤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幡⑥，循環表柱⑦，宛轉而上⑧，升⑨高雲際，縈旋而下。

校勘：

① 先志，«敦甲本»、«古本»、«石本»、«中本»作“土俗”。

② «異本»無骨肉二字。按«方志»亦作“骨肉舍利”。

③ «中本»無一字。

④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

少下皆有時字。

⑤　《古本》從作被。

⑥　《石本》幡作旛;《宋本》、《明南本》、《明北本》、《酬本》及《隨函録》作𤥻;《徑山本》、《金陵本》作璠。按幡、旛可通用。字書無𤥻字,疑璠之訛,但璠字義不合,恐非。《酉陽雜俎·物異篇》亦記此異,作"如綴珠幡",幡字與此同。

⑦　《酉陽雜俎》作"循繞表樹"。樹下注云:"一作柱。"

⑧　《敦甲本》無上字。

⑨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升作昇,通用。

注釋:

(一) 如來: 梵文 Tathāgata 意譯,釋迦牟尼佛的通號(稱)。《翻譯名義集》卷一《十種通號篇》:"多陀阿伽陀,亦云怛闥阿竭,後秦翻爲如來。《金剛經》云: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此以法身釋。《轉法輪論》云:第一義諦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釋。《成實論》云: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名如來。此約應身釋。"以上所引,是佛教徒以"法、報、應三身"來解釋如來的。

五、舊王及舊王妃伽藍

王城西北大河南岸①舊王伽藍②(一),内有③釋迦菩薩弱齡齓齒④(二),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⑤,有如來頂骨(三)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黄白,髮孔分明。

又[6]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半寸[7]。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

校勘：

① 《敦甲本》、《古本》岸作崖。

② 舊王伽藍，《方志》作"古王寺"。

③ 《敦甲本》無有字。

④ 原本"齓齒"作"齠齓"，今據《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硎本》及《方志》改。《中本》作"齗齒"，字書無齗字，殆齓之訛字。

⑤ 舊王，《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並作"古王"。

⑥ 《敦甲本》無又字。

⑦ 半寸，《方志》作"寸許"。《珠林》引作"引長丈餘，卷可寸許"。

注釋：

（一）舊王伽藍：在今 Begrām 的古代街市遺跡的北端，有南北一百米，東西二百米的矩形地域，四周用土坯圍成城壁，當地稱作 Burdj-i-Abdallah，據云即舊王伽藍遺址。

（二）齓齒：此指釋迦菩薩少年時所換的牙齒。《說文》："男七月生齒，八歲而齓。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齓。"

（三）頂骨：即頭蓋骨。

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① 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②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

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燿③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校勘:

① 《方志》“舊王妃”作“古王妃”。《敦甲本》妃誤作奴。

② 土俗，《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醐本》土作士，非。

③ 《徑山本》、《金陵本》燿作曜。

六、比羅娑洛山及龍泉

城西南有比羅娑洛①山(一)，唐言象堅②。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二)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③石，如來卽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三)卽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④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

校勘:

① 《敦甲本》娑作婆。《方志》婆洛作娑絡。《珠林》洛作路，可通用。按《翻譯集》作“比羅娑落”與本書同。比爾及瓦特斯梵文作 Pilusâra。婆疑是娑之形譌。向達云：“足立喜六以爲‘比羅’是波斯語 pilu，其義爲象。娑羅是梵語 sāra，義爲堅牢。唯何以山名用波斯語與梵語混言成名？足立之說不無可疑。”

② 象堅，«敦甲本»象作舄，象之古字，下同。

③ «敦甲本»磐作盤，通用，下同。

④ «中本»云作此。

注釋:

(一) 比羅娑洛山: 波斯語 pīlu 意譯爲象，梵語 sāra 意譯爲堅固，梵語 Pīlusāra 意譯爲象堅神。比羅娑洛山，即以象堅神轉而作爲山名。山在 Panjshīr 河支流 Kōh-Daman 河南側，有孤立的三個小丘並列，今猶殘存遺迹。詳見樋口隆康«古代印度交通路的研究»，頁 97)

(二) 世尊: 梵文 Lokanātha 或Bhagavat 的意譯，釋迦牟尼的尊號。以所謂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故名世尊。

(三) 無憂王: 即阿育王(Aśoka)的意譯，舊譯阿恕伽，新譯阿輸迦。爲古印度名王旃陀羅笈多之孫，賓頭沙羅之子，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 232 年，公元前 273 年即位，除印度半島南端外，幾乎統一印度全境。公元 261 年，阿育王攻占羯餕伽(今奧里薩邦)後，皈依佛教，以佛教爲國教。傳説阿育王在華氏城舉行過第三次佛典結集，並派人到國外傳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詳見«阿育王經»、«阿育王傳»、V.A. 史密斯«阿育王»，赫耳兹奇«阿育王的銘刻»、«劍橋印度史»第一卷等。

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種①根，今爲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佉(一)。唐言嚼楊枝②。

校勘:

①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種作植。

② 《敦甲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經山本》、《酬本》枝下並有也字。

注釋:

（一）鞞鐸佉: 瓦特斯認爲這個字是梵文 piṇḍaka 的音譯,義云"樹叢"、"茂林",本書原注"唐言嚼楊枝"是不對的。上文云:"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種根,今爲茂林。""茂林"卽此伽藍的名稱,曰鞞鐸佉。(瓦特斯譯《西域記》卷 I, 頁 130) 嚼楊枝卽嚼齒木。《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云:"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齒刮舌,務令如法,……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詑 (Dantakāṣṭha)。憚哆譯之爲齒,家瑟詑卽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浄刷牙關。" 嚼齒木是古代印度的一種口腔衞生方法。漢譯佛經多把嚼齒木叫做嚼楊枝,但實際上在古代印度用作齒木的木本植物有多種,可以是楊枝,但不只限於楊枝。如果瓦特斯還原鞞鐸佉爲 piṇḍaka 是對的,原注"唐言嚼楊枝"可能就是一種引伸後的解釋。

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峰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①。

校勘:

① 原本度字誤倒在境字下,今從各本正。《珠林》三十八引

此下有“已前並是胡國，制服威儀不參大夏，名爲邊國蔑烈車(自注:此云垢濁種也)，至此，方合中道。”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邏[1]國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等邏並作羅,通用。

印度總述

一、釋　名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①，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一)。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遥舉總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二)。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月②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

明！苟③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④。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三)特爲清貴，從其雅稱，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總謂婆羅門國焉。

校勘：

① 《翻譯集》引毒作篤。

② 原本月作燭。《希麟音義》二、三、八並引作月，依上下文義作月是，今據改。

③ 《磧砂本》苟作有。

④ 《釋帖》二十一引云："(天竺)此名月也。佛日既没，諸教諸聖如月"，蓋簡括大意引之。

注釋：

(一) 印度：印度之名，起源於梵文Sindhu 一詞，此字本義爲河流，後又專指今之印度河。公元前六世紀，操伊朗語的波斯人從西北方侵入印度，首遇此大河，便以該河名 Sindhu 命名其所在地。後來此名進而成爲外民族對整個次大陸地區的總稱。由於梵文和古伊朗語都屬於印歐語系的同一分支，其讀音中存在 s-h 相替的現象，而在古伊朗語中没有 dh一 類的送氣濁輔音，所以梵語 Sindhu 一詞在伊朗語中被讀爲 Hindu。後來 Hindu 一詞因 h 弱化而成爲 Indu。希臘人因波斯人而知有印度，但希臘語中無 h 音，故他們稱印度河爲 Indus，印度人爲 Indoi。

我國記載，最早稱印度爲身毒，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及《西南夷傳》。身毒古音爲 i̯ʷən-d'uok，此系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在大夏

時，從大月氏人得知的印度名稱。其後又有天竺、賢豆諸名，天竺一名始見於《後漢書·西域傳》，古音讀作 xien-t'i̯uk，賢豆讀作 ɣien-d'əu。兩者均爲伊朗語 Hindu 或 Hinduka 的譯音，經早期來我國傳播佛教的安息、康居等地僧人傳入。印度古音讀作 in-d'ək 或 induo，來源於龜兹語，Indak(a)，玄奘根據該名的某一地區的讀法 Indu，譯成漢語印度，以後就成爲對南亞次大陸的通稱。

印度人自稱其本土，最早的約在公元前四世紀前後，爲早期佛典及阿育王石刻中的 Jambudvipa（贍部洲），但所指區域很廣泛。在《往世書》中此字兼指整個世界，在佛典中則爲四大部洲之一，而印度僅爲贍部洲之一部分。稍後通行的印度自稱爲 Bharatavarṣa，意即"婆羅多王統治的區域"，爲贍部洲中的九個（或七個）疆域之一，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參見吴其昌《印度釋名》，《燕京學報》1—4 期；師覺月《古代印度漢名考》，《華裔學志》13 期（P.C.Bagchi: 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 Monumenta Serica Vol. XIII 1948）；B.C.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1954。

（二）唐言月：玄奘把"印度"一名解釋爲與之讀音相同的梵語名詞 indu（意爲"月"）的音譯，並提出所以稱之爲"月"（indu）的原因。義净曾正確地指出這種説法是錯誤的，他説："或有傳云，印度譯之爲月，雖有斯理，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唐爲支那者，直是其名，更無别義。"（《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

（三）婆羅門：婆羅門（梵文 brāhmaṇa）爲印度四個種姓的第一等。據婆羅門教教義，婆羅門是生靈之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享有光榮特權與快樂。（關於印度種姓見本書本卷族姓條註。）古代印度亦稱婆羅門國（梵文 Brāhmaṇadeśa），此名在我國隋代已開始使

用。《隋書·經籍志》中有《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書》、《婆羅門藥方》等。

二、疆 域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一)，周九萬餘里①，三垂大海，北背雪山(二)。北廣南狹，形如半月②(三)。畫野區分，七十餘國③(四)。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五)，丘陵舄鹵④(六)；東則川野沃潤，疇壠⑤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槩也，可略言焉。

校勘：

① 周九萬餘里，《珠林》三十八引作"周萬九千里"。

② 形如半月，《珠林》作"如月上弦"。

③ 《方志》此下有"同一王命"四字。《珠林》引亦有之，作"依一王命"。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舄鹵作瀉滷。《慧琳音義》作舄鹵云："(舄)或從水作瀉。……(鹵)或作㢏，㢏澤也。蓋爲人所遠棄，故曰㢏。"

⑤ 《徑山本》及《慧琳音義》壠作隴，同。

注釋：

(一) 五印度之境：五印度又稱五天竺。簡稱五印或五天，即中印度、北印度、西印度、東印度、南印度。五印的劃分，在印度起源甚古，《往世書》(purāṇa)中的"疆域匯編"(Bhuvanakośa)中就有

這種劃分法,即:1. Madhyadeśa(中印度,又譯中州、中國),2.Udīcya 或 Uttarāpatha (北印度),3.Prācya(東印度),4.Dakṣiṇāpatha (南印度), 5.Aparānta (西印度)。玄奘所説的五印度就是採用這種流行的傳統分法。

(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大海指今印度洋,(印度東岸爲孟加拉灣,西岸爲阿拉伯海),雪山指今喜馬拉雅山脈及興都庫什山脈。

(三)北廣南狹形如半月:南亞次大陸呈三角形。大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所描繪的印度爲一等邊三角形,復分爲四個較小的三角形。北廣南狹,正如玄奘所記。"形如半月"的原因,也許如康寧哈姆(Cunningham)所説,玄奘在印度旅行的地域偏北,因此他以溫德亞山脈爲底邊,以喜馬拉雅山脈爲對徑,來比喻印度的形狀。康寧哈姆 (Cunningham):《印度古代地理》(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四)七十餘國:一千三百多年前,印度分爲大小七十多個王國。有些王國的統治者要向較爲強大的君主稱藩。例如在印度西北部,健馱邏國和喀布爾流域許多小國就向迦畢試國王納貢;呾叉始羅等國是迦濕彌羅國的屬國;而北印度和中印度的(包括恒河流域的全部)許多國家又歸順於羯若鞠闍的曷利沙伐彈那王。

(五)隱軫:亦作隱賑,殷軫、殷賑,意謂衆多和富饒。左思《蜀都賦》:"邑居隱賑,夾江傍山。"這裏指印度北面山阜衆多。

(六)舄鹵:又作斥鹵,指鹽碱地。《漢書》卷二九《溝洫志》:"終古舄鹵兮生稻粱。"顏師古註:"舄卽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

三、數　量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一)。舊曰由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略也①。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程②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爲八拘盧舍(二)。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③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三)，分一弓爲四肘(四)，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銅④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卽歸空，故曰極微也(五)。

校勘：

① «中本»無略字。«珠林»三引無也字。

② «石本»、«大本»、«中本»軍作運。«珠林»引亦作運。程，原本作行，據«慧琳音義»一、十一、«希麟音義»六引改。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無稱字。«中本»稱上有皆字。

④ 原本銅作金，今從«石本»、«大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翻譯集»作同，疑銅之音訛。

注釋：

(一) 踰繕那：梵文 yojana 音譯，印度古代計程單位，又譯

作瑜膳那、踰闍那、由旬、由延。yojana 這個梵文名詞由詞根 √yuj 構成,原義爲"上軛","套牛";由此,yojana 的一般含義爲"套一次牛所行的路程",並無確定的長度。又解作配合、結合。它最初是根據實際生活與傳統習慣而定出的計程單位。由於時代、地區及習俗的不同,行程道路也有險夷的差別,加之古代測量欠精確,踰繕那因之有多種,彼此間差異不小。義浄在«根本説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三註中就指出:"言踰膳那者,既無正翻義,當東夏一驛,可三十餘里,舊云由旬者訛略,若準西國俗法,四俱盧舍爲一踰膳那……一俱盧舍有五百弓,弓有一步數,準其步數才一里半餘,將八倍之,當十二里,此乃不充一驛,親驗當今西方踰膳那可有一驛……然則那爛陀寺南向王舍城,有五俱盧舍,計其里數,可一驛餘耳。"玄奘對於踰繕那的形成與種類都作過較詳細的記載。據足立喜六推算:

舊傳踰繕那= 40 里=18.1 公里=11.2 英里

國俗踰繕那= 30 里=13.6 公里=8.4 英里

聖教踰繕那= 16 里=7.3 公里=4.5 英里

(見足立喜六:«法顯傳考證»中譯本頁 95,何健民、張小柳譯)

正由於踰繕那長度有多種分歧,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就未採用,而一律用唐時的里、步、尺作計算里程。(«法顯傳»中對中亞各國的行程也使用里數,只有在印度境内才用由延。)足立喜六把玄奘所説的聖教踰繕那與國俗踰繕那混爲一談,並認爲這是玄奘的錯誤,是不公允的。

(二)拘盧舍:亦作俱盧舍,梵語 krośa 音譯,長度數量名稱,牛鳴聲可以達到的距離。今印度仍用作印里之名稱。

(三)弓:梵語爲 dhanus(漢譯作駄怒沙),印度長度名稱。

慧苑《新譯華嚴經音義》卷下:"二尺成一肘,四肘成一弓。"按印度的尺度,原先以人的手指而作度量,而人的指有大小不同,沒有一定標準,所以有種種異説,各經論所據有異,折合我國的尺寸就有所不同了。

(四)肘:梵語 hasta 的意譯。人的上臂與前臂部分謂肘,印度作爲尺度名稱。《翻譯名義集》卷三:"一肘,人一尺八寸,佛三尺六寸。"以下由指至極細塵,均爲尺度數量名稱。

(五)故曰極微也:依玄奘譯世親《俱舍論》卷十二,七極微爲一微,七微爲一金塵,七金塵爲一水塵,七水塵爲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爲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爲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爲一隙遊塵,七隙遊塵爲一蟣,七蟣爲一虱,七虱爲一穬麥,七穬麥爲一指節,三指節爲一指,二十四指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爲一踰膳那。與此大同而小異。

四、歲 時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①,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一)。時極短者,謂②刹那(二)也。百二十刹那爲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爲一臘縛,三十臘縛爲③一牟呼栗多,五④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⑤(三)。晝三夜三⑥。居俗日夜分爲八時(四)。晝四夜四,於一一⑦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⑧至晦,謂之黑分(五)。黑分⑨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内,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六)。總

此二行，合爲一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七)。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呾羅⑩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荼月、室羅伐拏月、婆達⑪羅鉢陁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濕⑫縛庾⑬闍月、迦剌底迦月、末⑭伽始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⑮月、頗勒⑯窶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雨⑰安居(八)，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九)，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校勘：

① 《珠林》三引"次舍"作"旋璣"。

② 《珠林》引謂下有之字。

③　《珠林》自“百二十剎那爲”下至此三爲字並作成。

④　《翻譯集》引五下有十字。

⑤　《珠林》引作“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

⑥　晝三夜三，《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夜三晝三”。《翻譯集》引同。

⑦　一一，《大本》無一字。《中本》作二字，疑兩一字合文。

⑧　《慧琳音義》云：“(虧)從亏，或從兮。”

⑨　《中本》分下有月字。

⑩　《翻譯集》呾作組。按各本並作呾，《珠林》三引亦同，組字恐形訛。《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等羅並作邏，通用。

⑪　原本無達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及《隨函録》、《翻譯集》補。

⑫　《大本》“頞濕”作“濕頞”。

⑬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徑山本》庾作庫。

⑭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末作未。《翻譯集》引及《金陵本》作末，與此同。

⑮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一本》及《翻譯集》引祛作袪，二字聲紐同通用。《古本》作秮，字形之訛。

⑯　《隨函録》頗勒二字作頞。

⑰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雨作兩。《翻譯集》作雨，與此同。按下文云“或前三月，或後三月”，似以作兩爲是。

注釋：

(一) 隨其星建以標月名：印度古代的天文曆法亦稱宿曜明。

古代人們爲了區别日月的運行，時常以肉眼所見到的星宿爲標準而區别天空的分野,其中有二十八宿(梵文 nakşatra),十二宫(梵文 rāśi)，七曜(梵文 graha)之别。印度以建卯爲歲首，以星宿名標誌月名,故以角月(正月)時在春分,氐月(二月)，心月(三月)，箕月(四月),女月(五月),室月(六月),婁月(七月),昴月(八月)，觜月(九月),冤月(十月),星月(十一月)，翼月(十二月)，與我國極相似,惟相差一月而已,詳見«宿曜經»卷上。

(二) 刹那: 梵文 kṣaṇa 的音譯，爲最小的計時單位,本指婦女紡績一尋線所用的時間,但一般用來表示時間之極短者,如一瞬間。«俱舍論»卷十二:“壯士一疾彈指頃，六十五刹那。”以下呾刹那,梵文 tatkṣaṇa; 臘縛,梵文 lava; 牟呼栗多,梵文 muhūrta; 時,梵文 kāla。以一日一夜分爲六時,一時則等於今四小時。若依此推算,一牟呼栗多等於今四十八分,一臘縛等於今一分三十六秒，一呾刹那等於今一點六秒,一刹那則極短。

(三) 六時合成一日一夜: 這是佛教的區分。印度古代的“時”,等於今四小時,故區分一天(二十四小時)爲六時,晝三夜三。晝三時,分爲朝日、日中、黄昏; 夜三時分爲初夜、中夜、後夜。

(四) 居俗日夜分爲八時: 這是世俗的區分,但那爛陀寺也依照世俗的時制。義净«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 “夜有四時,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兹將印度古代的八時，我國古代的十二時及現代時間對照如下:

印度古代八時	我國古代時刻	現代時間
夜四時: 八時	辰	8時
晝四時: 一時		9時
	巳	10時

			11 時
	二時	午	12 時
			13 時
		未	14 時
	三時		15 時
		申	16 時
			17 時
	四時	酉	18 時
			19 時
		戌	20 時
			21 時
夜四時:	五時	亥	22 時
			23 時
	六時	子	24 時
			1 時
		丑	2 時
	七時		3 時
		寅	4 時
			5 時
	八時	卯	6 時
			7 時

（五）白分　黑分：印度古代曆法稱每月的前半月爲“黑分”（梵文 kṛṣṇapakṣa），指十六日至晦日；稱後半月爲“白分”（梵文 śuklapakṣa），指初一至十五日。另一種説法是“白前黑後”。

（六）北行　南行：印度曆法根據太陽的運行，也有十二宫

說。據《宿曜經》，此處所謂“日遊在内，北行也”，卽自冬至到夏至；“日遊在外，南行也”，卽從夏至到冬至。

（七）分一歲以爲六時：印度古代的民間習俗，將一年分爲漸熱、盛熱、雨時、茂時、漸寒、寒時六個季節。玄奘把一年分爲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個月，每年共十二月：制呾羅月（梵文Caitra-māsa）、吠舍佉月（梵文 Vaiśākha-māsa）、逝瑟吒月（Jyeṣṭha-māsa）、頞沙荼月（梵文 Āṣāḍha-māsa）、室羅伐拏月（梵文 Śrāvaṇa-māsa）、婆達羅鉢陀月（梵文 Bhādrapada-māsa），頞濕縛庾闍月（梵文 Āśvayuja-māsa）、迦剌底迦月（梵文 Kārttika-māsa）、末伽始羅月（梵文Mārgaśira-māsa）、報沙月（梵文 Pauśa-māsa）、磨祛月（梵文 Māgha-māsa）、頗勒窶拏月（梵文Phālguna-māsa）。

（八）坐雨安居：印度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爲雨時，佛教徒每年在雨季三個月間，禪定靜坐叫做坐雨安居，亦稱安居、坐夏、坐臘。但各地安居的具體日期因各地氣候不同而不一。如此處有前三月（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和後三月（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兩種；卷一“覩貨邏國故地”之安居則爲十二月十六日至次年三月十五日；卷八摩揭陁國之安居則在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九）中國正語：這裏的中國指中印度。玄奘以當時的中印度語爲標準語，卽下文文字條内所謂“中印度特爲詳正”。

五、邑 居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①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②。闤闠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一），旌厥宅

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③，垣郭之作，地勢④卑濕，城多疊塼⑤，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塈⑥以石灰，覆以甎墼(二)。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苫茅苫草⑦，或塼或板。壁以石灰爲飾，地塗牛糞爲淨(三)，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四)。榱梠(五)棟梁，奇形彫鏤；户牖垣牆，圖畫衆綵。黎庶之居，内侈外儉。隩⑧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闢東户，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⑨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坐，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牀(六)，敷以細氎，蹈以寶机⑩。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

校勘：

① 《古本》、《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城並域。《大本》作城同此本。依文義，城字爲是。

② 盤迂，《古本》、《石本》、《中本》及《隨函録》作盤紆。《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作槃紆。《金陵本》從此作盤迂。按諸異字並同音通借。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製並作制，通用。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勢作既。

⑤ 《金陵本》疊作壘。原本塼作塼，《古本》、《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作甎。《金陵本》作塼。

按塼從專聲,非,乃形之譌,今從正。塼與甎同字,下同。

⑥ 《異本》涅作塗。涅同泥,見前校。

⑦ 苫茅苫草,《明南本》二苫字並作苦,《金陵本》同。按其他各本皆作苫,《音釋》亦作苫,音"失兼反"。苦字顯訛。

⑧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隩作奧,通用。

⑨ 《古本》、《石本》、《中本》莊作校。《大本》作校,校改作莊。

⑩ 《徑山本》、《金陵本》机作几,同。

注釋:

(一) 屠釣倡優魁膾除糞: 此屠、釣、倡、優、魁膾(炊事員,一說劊子手)、除糞(清潔工),都屬於印度種姓制中最低賤的一個種姓旃陀羅。他們的職業被認爲是最低下的,印度教徒視他們爲不可接觸者。所以他們只能住在城外,住宅有特殊的標幟。

(二) 墼: 未經窨燒的土坯。

(三) 地塗牛糞爲浄: 古代印度的婆羅門教和後來的印度教視牛爲神聖,並認爲牛糞是最聖潔的,在舉行祭祀的地方必須鋪上一層牛糞。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有"牛糞乾揩其地,令使清浄"的話。亦有在浄室和講堂中,以牛糞鋪地,又以樹葉和鮮花蓋在牛糞上的。

(四) 重閣三層: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寺及王宅,並皆三重作樓。從下第一重作庫,上二重人住,諸大首領等亦然。屋皆平頭,磚木所造,自外並皆草屋。"

(五) 榱梠: 榱,屋椽。《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棟折榱崩"。梠,屋檐。《方言》第十三: "屋梠謂之欞。"郭璞注: "雀梠,即屋

檐也。”

（六）師子牀：梵名 siṃhāsana.《洛陽伽藍記》卷五：“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床。”又稱師子座，《智度論》卷七：“是號名師子，非實師子也。佛爲人中師子，佛所坐處若牀若地，皆名師子座。譬如今者，國王坐處亦名師子座。”

六、衣　飾

衣裳①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綵②。男則繞腰絡腋，横巾右袒。女乃襜衣（一）下垂，通肩揔覆。頂爲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别爲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③。其所服者，謂憍奢耶④衣（二）及㲲布（三）等。憍奢耶者，野蠶絲也。菆摩⑤衣（四），麻之⑥類也。顩⑦墟嚴反。鉢羅衣（五），織細羊毛也。褐剌縭⑧衣（六），織野獸毛也。獸毛⑨細耎⑩，可得緝績，故以見⑪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七），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⑫尾，或飾髑髏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⑬椎⑭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⑮。沙門（八）法服⑯，唯有三衣（九）及僧却崎⑰（一〇）、泥縛⑱些桑箇反。那（一一）。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⑲，訛也⑳。覆左㉑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㉒槃僧，訛也㉓。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爲襵，束帶以縚㉔。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黄㉕赤不同。

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26]寶冠，以爲首飾；環釧瓔珞[27]，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28]，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一二)，或赤或黑。齊髮穿耳，修鼻大眼，斯其貌也。

校勘：

① 《石本》、《大本》、《中本》衣裳作裳衣。

② 《古本》、《石本》、《大本》、《中本》綵作色。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瓔珞作纓絡。

④ 《中本》、《徑山本》耶作邪，下同，通用。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菆作蒭；《翻譯集》、《釋帖》二十二亦作芻。《音釋》菆音"初注反"，云："諸經作蒭摩。"《慧琳音義》亦作菆摩，云："上音芻數反，梵語也。"按菆、蒭聲同紐通用。

⑥ 《中本》無之字。

⑦ 原本顉作頷，《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及《翻譯集》並作顉。《音釋》"顉鉢"條云："上丘嚴反。或作欽婆羅。今作頷，誤也。"此已訂頷字之訛。《慧琳音義》顉作頗，云："音欽。(頗鉢羅)梵語也。"按此字字形紛歧，譯文主音，今以聲訂之。頷無丘嚴反或欽音，顯誤。顉在《廣韻》上聲《寑韻》直稔切、《琰韻》魚檢切下，聲亦不類。但《集韻》上聲《琰韻》丘檢切下有顉字，云："或作頗"，聲相近，又各本皆如此，今從之。頗即《慧琳音義》之頗。又按《廣韻》下平聲《侵韻》欽紐下有顉字，疑頷乃顉之訛。《釋帖》引顉作欠，疑欽之壞字。

⑧ 《隨函録》絺作緒，緒即緇字。《音釋》云："(絺)勅知反。

又作緇，側思反。”

⑨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無“也獸毛”三字。

⑩ 《石本》細下有而字。

⑪ 《古本》見作被。

⑫ 《釋帖》引羽下有“毛及”二字。

⑬ 《異本》鬢作髮。

⑭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椎作堆。《音釋》及《慧琳音義》作椎，與此同。

⑮ 赤白不恆，《釋帖》引作“衣或赤或白”。

⑯ 沙門法服，《石本》、《大本》作“衆僧之服”。《釋帖》引沙門作比丘。

⑰ 《大本》却校作劫。《慧琳音義》却作卻，云：“卻正體却字也。”

⑱ 《慧琳音義》縛作嚩。

⑲ 《翻譯集》引作“舊或名竭支”。

⑳ 《大本》無也字。

㉑ 《中本》左作右。

㉒ 《磧砂本》涅作里。

㉓ 《大本》無也字。

㉔ 束帶以縚，《古本》、《大本》及《隨函録》作“縚爲羈絡”。《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縚作絛。《音釋》縚字云：“土高反，正作絛。”

㉕ 《古本》黄作黑。《釋帖》“色乃黄赤”作“青黄黑赤”。

㉖ 《磧砂本》鬘誤作曩。

㉗ 《大本》、《資福本》瓔珞作纓絡。

㉘ 《慧琳音義》云:“(賈)古文估字也。”

注釋:

(一) 襜衣: 圍裙。《詩經·小雅·采緑》: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二) 憍奢耶衣: 憍奢耶是梵文 kauśeya 音譯，意爲野蠶絲。憍奢耶衣即野蠶絲織成的絹衣。《翻釋名義集》卷七: “憍奢耶，應法師翻爲蟲衣。謂用野蠶絲綿作衣。”

(三) 氎布: 即細紗棉布。《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古(應爲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

(四) 菆摩衣: 菆摩是梵文 kṣauma 音譯,意爲麻。菆摩衣即麻制的衣服。

(五) 頞鉢羅衣: 頞鉢羅是梵文 kambala 音譯，又譯作欽婆羅,見《摩訶僧祇律》卷九、《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五，義爲羊毛。頞鉢羅衣指細羊毛織的衣服。

(六) 褐剌縭衣: 此字梵語的還原,今尚未能定。瓦特斯 (T. Watters)認爲可能是 Ral(藏文山羊毛之意，來自 Ra——山羊)，見其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足立喜六則認爲褐剌係梵語 kara，光明之義，褐剌縭爲梵漢雙舉語，並引《爾雅》“婦人褘謂之縭,縭緌也”。褘、緌、縭並繫於身體,故縭衣即襜衣，是婦女珍貴的衣服。而堀謙德認爲即《慈恩傳》卷五 “唯受鳩摩羅王曷剌釐帔，(即麤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之曷剌釐帔。似爲野獸毛所織成的防雨衣。見堀謙德 《解說西域記》 頁 123—124。今取堀謙德之說。

（七）外道服飾：這裏指幾種教派信徒的服飾。下文"衣孔雀羽尾"，指黑天的崇拜者。黑天(Kṛṣṇa)是印度神話中遍入天（Viṣṇu 毗濕奴）第八次下凡時的化身，孔雀是黑天的神鳥，這派外道以孔雀羽毛爲其裝飾，稱爲"孔雀行者"(Māyūravartin)。"或飾髑髏瓔珞"，指大自在天派教徒。大自在天(Śiva 濕婆)與大梵天(Brahman)、遍入天同爲印度教的三大主神。大自在天既是創造者，又是破壞力量的象徵，他的神像是三眼、五面、六頸、四臂，他的裝飾之一就是許多骷髏結成的項圈，所以又稱爲"飾髑髏瓔珞者"(Kapālamālin)。這派教徒也用同一裝飾，因此號稱爲"佩髑髏者"(Kapāladhārin)。"無服露形"指尼犍子外道(Nirgrantha)，即耆那教徒中的一派，所謂"露形外道"。

（八）沙門：吐火羅文 ṣāmaṃ 音譯，梵文作 śramaṇa，巴利文作 samana，一譯作桑門，出家人的通稱。《翻譯名義集》卷一："沙門，或云桑門……此言功勞，言修道有多勞也。什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

（九）三衣：參見本書卷一縛喝國提謂城及波利城條注六及八。此指僧伽胝(大衣)、鬱多羅僧(上衣)、安陀衣(梵文 antaravāsaka，下衣或內衣)。

（一〇）僧却崎：見卷一縛喝國提謂城及波利城條注九。

（一一）泥縛些那：梵文 nivāsana 音譯，即繫於腰部的腰衣，也譯作禪裙。它像浴巾一樣圍在腰間，掖在腹部。

（一二）染其牙齒：印度人似無染牙齒使赤或黑的習慣。牙

齒由赤到黑可能是長期咀嚼檳榔、腐蝕牙齒的結果。義净《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次行檳榔豆蔻，糅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可消食去瘀。"

七、饌 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瓦木①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②瑩。饌食既訖，嚼楊枝(一)而爲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灌③。身塗諸香，所謂旃④檀(二)、鬱金(三)也。君王將浴⑤，鼓奏絃歌。祭祀拜祠⑥，沐浴盥洗。

校勘:

① 《中本》瓦木二字作凡夫，非。

② 《古本》、《中本》摩作磨，通用。

③ 《石本》、《大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灌並作濯。《音釋》亦作濯。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金陵本》旃並作栴。按栴檀香木之栴，字或作旃，或作㮽，皆同，以下同。

⑤ 《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浴作趨。

⑥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祠作詞。

注釋:

(一) 嚼楊枝：見本書卷一頁158 鞞鐸佉條注。

(二) 旃檀：又作栴檀，梵文 candana，即檀香。

（三）鬱金：即鬱金香。《魏略》："鬱金香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冠。"

八、文　字

詳其文字(一)，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①(二)。遇②物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爲詳正(三)，辭調和雅，與天③同音④，氣韻清亮⑤，爲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趨⑥澆俗，莫守淳風。

校勘：

① 原本言下有也字，《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之，《翻譯集》引亦然，今據删。

② 《古本》、《石本》、《大本》遇作寓，《金陵本》從之。《慧琳音義》亦作寓，云："音遇。《韻詮》云：'寓，寄也。'"

③ 《中本》天上有梵字。

④ 《翻譯集序》引同音作音同。

⑤ 《中本》亮作高，疑形之譌。

⑥ 原本趣作趍，今從通行字改，下同。《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趣作欲。

注釋：

（一）文字：印度古代關于文字的創造者，有幾種不同的傳

說：一，梵天說，認爲是大梵天(Brahman)所創造，印度佛教徒和婆羅門教徒都有贊同此說法的。二，龍宫說，認爲古代諸佛所傳的經典都保存在龍宫中，所有大乘經典都是從龍宫中取出的。三，釋迦說，《文殊師利問經》卷上《字母品第十四》，就是這種說法。四，大日如來說，《大日經》中就有這種說法。

印度字母最古的要算印度河流域文字，本世紀三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印度河流域信德(Sind)省的莫亨焦·達羅(Mohenjo Daro)及旁遮普省的哈拉巴(Harappā)地方發掘出几個古城遺址，證明早在公元前 2800—2200 年間，印度河流域已有高度發展的文明出現，該地出土的文物中有印章約八百枚，印章上所刻的文字，除少量像形文字外，多數似乎是會意字或拼音符號。字跡清晰的符號已著録的有四百餘個，雖然有過不少人研究，但至今還沒有人能識讀這種文字，捷克人赫羅兹尼(Hrozny)曾試讀，據稱曾取得某些進展，(見赫氏所著的《印度、西亞及克里特古代史》)。現在印度國内外都有人聲稱，已讀通此種文字。但都没有得到大多數專家學者的承認。

其次，有文獻可考的印度最早的文字爲佉盧字(Kharoṣṭhī)和婆羅謎字(Brāhmī)兩種，有名的阿育王銘刻就使用過這兩種文字。佉盧字自右向左讀，源出于亞拉美(Aramaic)文字，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傳入波斯阿契美尼王朝統治下的印度西北部。通行于印度西北的健馱邏(Gandhāra)和我國新疆境内的和闐等地。公元一世紀貴霜王朝統治時期上述地區佉盧字仍然十分流行(近几十年我國新疆境内發現過不少佉盧文書)，此後逐漸消失而爲婆羅謎字所取代。婆羅謎字是絶大多數阿育王銘文所使用的字體，由左向右讀(也有極少數銘文例外)，有不少人認爲婆羅謎字源出于塞姆

族字母，由兩河流域傳入印度，但也有不少人認爲是從印度河文字演變而來。繼婆羅謎字母之後，公元四至五世紀，印度北方流行笈多體(Gupta)六世紀出現了所謂悉曇字 (Siddhamātṛkā 我國保留的梵文碑銘以及日本所藏古代梵本多用這種字體)，玄奘訪問印度時，這種字母仍然流行。但在印度北部及西部已開始出現天城字(Devanāgarī) 印度近代各種字母都由此演變而來，今天歐洲及北印度大部地區刊行古籍也使用這種字母，孟加拉及南印度各地則還使用本地字母刊行梵文古典作品。

(二) 四十七言：指梵文所用的四十七個字母，梵文原稱 Saṃskṛta。其一般分類如下：

一，元音(Mātā，舊譯"摩多"，足立喜六的«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以"摩多"的原字爲 Mātrā 是錯誤的。此字爲音樂的節拍，或發一個短元音所需的時間)十四個，其中有：

單元音 10 個：a,ā,i,ī,u,ū,ṛ,ṝ,ḷ,ḹ。

双元音 4 個：e,ai,o,au。

二、輔音(Vyañjanam，舊譯"體文")三十三個，根據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又分：

喉音 k,kh,g,gh,ṅ

顎音 c,ch,j,jh,ñ

舌音 ṭ,ṭh,ḍ,ḍh,ṇ

齒音 t,th,d,dh,n

唇音 p,ph,b,bh,m

半元音 y,r,l,v

嘶音 ś,ṣ,s

氣音 h

此外還有兩個輔助音,即送氣音 ḥ(舊譯“止聲”, visarga)和鼻化音ṃ(舊譯“隨韻”,anusvāra),它不是輔音,不能在元音前與元音拼合,只能附在元音後面。

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西方學法”條所說 “本有四十九字”就是加上後兩者的緣故。

(三) 中印度特爲詳正: 印度地區遼闊,語言複雜, 玄奘以中印度語音爲最純正,視之爲標準語。

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羅蔽荼[1](一),唐言青[2]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

校勘:

①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荼作茶。按荼茶同字,但茶字始見於中唐以後,說見顧炎武《日知録》卷七及《唐韻正》。本書爲初唐著作,自以作荼爲是,作茶者後人所改耳。

② 原本青作清,《石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青,《翻譯集》同,今據改。

注釋:

(一) 尼羅蔽荼: 梵語 nilapiṭa 音譯,意即“青藏”,印度古代史册、官方文書記録的總稱,類似我國史誥。

九、教 育

而開蒙誘進,先導[1]十二章(一)。七歲之後,漸授五明

大論(二)。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流②别;二工③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四謂④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僞;五曰内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引導並作遵。《中本》作道,乃導之借字。

② 原本流作疏,《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及《翻譯集》引並作流,義長,今從改。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工並作曰。《翻譯集》引作"工巧明",與此同。

④ 《徑山本》、《金陵本》謂作曰,《翻譯集》引亦作曰。

注釋:

(一) 先導十二章: 十二章卽悉曇章 (Siddham, 成就之意)。印度兒童初學梵文的書籍,講述字母、拼法、連聲等基本語法知識。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西方學法"條:"創學悉談章, 亦名悉地羅窣覩(Siddhirastu, 希望成就之意)。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俱以成就吉祥爲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總有一萬餘字,合三百餘頌(śloka)。凡言一頌, 乃有四句,一句八字, 總成三十二言。更有小頌大頌,不可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悉曇章有九章、十二章、十八章等分法,義浄採用後一種分法,玄奘採用第二種。

(二) 五明大論: 明,梵文 vidyā 意譯,有見、闡明、知識、學識

和智慧等意義。五明卽五種學科:

一、聲明(梵文 śabda-vidyā),研究語音、語法、修辭的學問。義净《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西方學法"條對此有較詳細的記載。《慈恩傳》卷三對聲明也有敍述。

二、工巧明(梵文 śilpakarmasthāna-vidyā),工藝、數學、天文、星象、音樂、美術等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總稱。

三、醫方明(梵文 cikitsā-vidyā),印度古代醫學,爲四種《副吠陀》(upaveda)之一,稱爲《壽命吠陀》(Āyurveda),一般認爲從屬于《梨俱吠陀》;但也有人如名醫妙聞(Suśruta)認爲是《阿闥婆吠陀》的一部分,被視爲聖學之一,很受尊重。

四、因明(梵文 hetu-vidyā), 卽論理學(形式邏輯)。因明又稱正理明(梵文 nyāya-vidyā),梵文 nyāya 有準則、規律、體系、論式等義,佛典中概稱爲"正理"。現存的關於印度邏輯最古的著作,是《正理經》(梵文 Nyāya-sūtra),作者喬答摩(梵文 Gautama,與釋迦牟尼同名,但係另一人),又稱足目(梵文 Akṣapāda 或 Akṣacaraṇa),玄奘於《因明入正理論大疏》中讚曰:"劫初足目,創標真僞"。這派思想體系起源可能在公元前二世紀左右,《正理經》整理成現行體裁,可能在公元後四至五世紀間。其注疏中重要而又較早的,爲犢子氏(Vātsyāyana)所作的《正理經大疏》(Nyāya-bhāṣya)。

五、内明(梵文 Adhyātma-vidyā), 卽關于宗教哲學的知識。佛教徒稱佛教爲内教或内學,教外各派爲外道。

前四明在各教派之間基本相同,惟内明因涉及各派教義,彼此之間分歧極大。佛教經典中論説甚繁,玆不具引。

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一)舊曰毗陀，訛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

注釋：

（一）四吠陀論：吠陀爲梵文 Veda 音譯。我國舊譯有毗陀、皮陀、韋陀、圍陀、違陀、鞞陀、薜陀、吠馱等。此字來源于詞根 vid，原意爲知、明，轉而爲知識、聖知等義，所以又意譯爲“明”。“論”的意思是“教訓”、“學説”，“吠陀論”或“明論”的梵文是 vedaśāstra。

《吠陀》是印度亞利安人最古的文獻，是研究印度古代社會的文化寶庫，也是婆羅門教最根本的聖典。具體的成書年代無法確定，大多數學者認爲，最古老的《梨俱吠陀》的現行本約編成于公元前十至十五世紀之間，其中一部分頌歌還更爲古老，作成于亞利安人進入印度之前。

所謂四《吠陀》即：

一、《梨俱吠陀》(Ṛgveda)，或譯《讚頌明論》。分爲長短不等的十卷，含頌詩一〇一七首，在第八卷中還附有另一種傳本中的頌詩十一首，全書共一〇二八首。

二、《夜柔吠陀》(Yajurveda)，或譯《祭祀明論》。梵文 yajur 有願文、禱詞、祭祀等意義。

三、《娑摩吠陀》(Sāmaveda)，或譯《歌詠明論》。全書分兩大部，共有詩歌一五四九首(現存三種傳本，彼此之間頗有差異)。其中除七十五首外，都是採用《梨俱吠陀》中的頌歌，配上曲調編輯而成，供祭祀時歌詠之用。

前三種《吠陀》很早時期就被婆羅門推爲聖典，所以《摩奴法

論》(Manu-smṛti)中只承認三《吠陀》，《長阿含》中也只提到《三明經》。

四、《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意卽《禳災明論》。成書比前三者都晚，内容也十分龐雜。全書分二十卷，七百三十一首詩，約六千節。全書約六分之一爲散文。第二十卷是附録性質，幾乎全部取材于《梨俱吠陀》。第十九卷也是後加的。全書大都是驅邪降魔、捉鬼治病的咒語。

四《吠陀》盡人皆知就是以上四種。玄奘說的《吠陀》却變成了壽、祠、平、術。這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議論。瓦特斯就說：玄奘對《吠陀》所知甚少。他知道的只是用文字記載下來的那一些，師徒口耳相傳的那一些則不包括在内。這說法顯然違反事實。據《慈恩傳》的記載，玄奘在磔迦國東境大菴羅林中，就曾和一位"明《中》、《百》諸論、善《吠陀》等書"的老婆羅門，"延納甚歡"。據同書的記載，玄奘"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可見說他對《吠陀》所知甚少，是沒有根據的。此外，吳竺律炎共支謙譯《摩登伽經》卷上《明往緣品》第二說："其後有仙，名曰白净，出興于世，造四《圍陀》：一者讚誦，二者祭祀，三者歌詠，四者禳災。"這與印度的提法完全一致。玄奘決不會連這樣的漢譯佛經都沒有讀過。那麽，他爲什麽又這樣說呢？

玄奘以後，一些注釋佛經的和尚，也用玄奘的說法來解釋四《吠陀》。比如《慧琳音義》卷三十一《新翻密嚴經音義》說："四《吠陀》，梵語也，此譯云明論，謂壽、祀、平、術，名四《吠陀》。古云《圍陀》，一也。"

這里的關鍵在于以下兩點：一，玄奘沒有提《梨俱吠陀》，而只

提"壽"; 二,在"平"的下面加上了"兵法、軍陣"。

我們先看一看三條佛典的注釋。唐玄應《雜阿毘曇心論音義》說:"《毘陀》,或者《韋陀》,皆訛也。應言《鞞陀》,此云分也。亦云知也。四名者: 一名阿由,此云命,謂醫方諸事; 二名夜殊,謂祭祀也; 三名婆(娑?)磨,此云等,謂國儀、卜相、音樂、戰法諸事; 四名阿闍(闥?)婆拏,謂呪術也。"唐慧沼疏《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大辯才天女品》第十五之一,疏第五本說: "四明法,即四《薜陀》,舊云《韋陀》,或《毘伽羅論》,皆訛謬也。一,《頡力薜陀》,此云《壽明》,釋命長短事; 二,《耶樹薜陀》,此云《祠祀明》,釋祠祀之事; 三,《婆(娑?)摩薜陀》,此云《平明》,平是非事; 四,《阿達薜陀》,此云《術明》,釋伎術事。此經云: 幻化呪等皆通達者,則第四明也。"法雲《翻譯名義集》五《半滿書籍篇》第五十四說:"《韋陀》,亦名《吠陀》,此云《智論》,知此生智卽邪。《智論》亦翻《無對》。舊云《毘陀》,訛也。《韋陀》有四: 一,阿由,此云方命,亦曰壽,謂養生繕性; 二,殊夜(應作夜殊),謂祭祀祈禱; 三,婆(娑?)磨,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阿達婆,謂異能、技數、禁呪、醫方。《索隱》引《摩蹬伽經》云: 初人名梵天,造一《韋陀》; 次有仙名白净,變一爲四: 一名讀(讚?)誦,二名祭祀,三名歌詠,四名禳災。"

這三條注釋的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三個注釋者都在玄奘以後,他們對玄奘的說法是不會不知道的。現在我們根據這三條注釋來研究一下那兩個關鍵問題。

玄奘講的"壽",玄應和法雲都說是"阿由",這是梵文字Āyur(-veda)的音譯,義云"壽(明)"。如果玄奘的"壽"不够清楚的話,這里的阿由決不含糊。《阿由吠陀》是所謂"副吠陀"(upaveda)之一。根據《妙聞本集》(Suśruta-saṃhitā),Āyurveda 屬于《阿闥婆吠陀》,

是它的副吠陀。但是，根據 Caraṇavyūha，Āyurveda 是《梨俱吠陀》的“副吠陀”。這樣，問題就清楚了：玄奘和玄應以及法雲是以副吠陀來代表正吠陀的。此外，要解決這個問題，還要同當時的教育情況聯繫起來。因爲四《吠陀》一般說來是屬于教育范疇的。印度學者 D.K.Gupta 在他的著作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ime of Daṇḍin(《曇丁時代的社會和文化》)中談到曇丁時代的教育。曇丁約生于公元八世紀前半，較玄奘稍晚，但仍然屬于同一時代。曇丁在所著 Avantisundarīkathā中列舉了 Rājavāhana 等王子要學習的學科，除《吠陀》和《吠陀》分支外，還有副吠陀：Āyurveda(醫學)、Dhanurveda(軍事)、Gandharveda(音樂)和 Sthāpatya(建築)，以及 Itihāsaveda (指的是兩大史詩和古事記)。此外，還要學習《法論》和《愛經》等等。這樣，玄奘以《阿由吠陀》來代替《梨俱吠陀》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根據曇丁列舉的這些學科，第二個關鍵問題，在“平”下面玄奘加上了“兵法、軍陣”也就可以基本解決了。“兵法、軍陣”，指的是副吠陀 Dhanurveda，也是王子們的必修科目。這里只有一個難點還要進一步加以闡釋，這就是，一般說來 Dhanurveda 是《夜柔吠陀》的副吠陀，玄奘在這里却把它歸入《娑摩吠陀》。

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奥，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一)善誘，彫朽(二)勵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①(三)，業成後已。

校勘:

① 原本反關作反開。《宋本》作及開；《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作及關；《古本》、《石本》、《大本》、《中本》、《金

陵本》作反關。按"反關"義長,今從改。

注釋:

(一) 提撕:《慧琳音義》卷八二:"提撕者,一一分析,善説之也。"

(二) 彫朽:《論語·公冶長》:"朽木不可雕也"。這里反用其義,認爲朽木也是可以彫琢成材的。

(三) 拘縶反關:謂反閉其門,潛心學習。

年方三十,志立學成,即居禄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一),沈浮物外,逍遥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①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强志篤②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匃③以濟。有貴知道,無耻匱財。娱遊惰業,婾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耻辱俱至,醜聲載揚。

校勘:

① 問以,《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聞已。《中本》問作聞。

② 《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金陵本》篤作爲。

③ 原本匃作匄,《宋本》、《資福本》、《磧砂本》等並作匃。《慧琳音義》亦作匃云:"從人(疑當作勹)從亡。匃,乞也。"今從正。

注釋:

(一) 肥遁居貞: 退隱的堅貞之士。遁又作遯。《易經·遯》: "上九,肥遯,無不利。"肥遯,指退隱。《文選》桓温《薦譙元彥表》: "抱德肥遁"。吕延濟注:'肥遁,隱逸也"。居貞,貞,堅貞, 此指堅貞之士。見《韓非子·和氏》:"貞士而名之以誑。"

十、佛 教

如來理教(一),隨類得解(二)。去聖悠遠,正法醇醨(三),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①之悟。部執峰峙(四),諍論波濤②,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五),各擅鋒鋭。大小二乘,居止區别。其③有宴默思惟(六),經行(七)住立,定慧(八)悠隔,諠静良殊,隨其衆居,各製④科防(九)。無云律論,絓⑤是佛經(一〇),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一一);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祗承;四部,給浄人(一二)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一三);六部⑥,又導⑦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考其優劣,彰别善惡,黜涉幽明。其有商攉⑧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⑨,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虚闢,辭鋒挫鋭,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⑩堊(一四),身坌塵土,斥于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⑪(一五),亦表賢愚。人知⑫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咎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斥擯不齒,出一住

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一六〕。

校勘:

① 原本知作智,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

②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濤並作騰。

③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無其字。

④ 《石本》、《大本》、《一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製並作制。

⑤ 原本絓作經,《古本》、《石本》、《大本》作絓。《慧琳音義》亦作絓,云:"音卦。《韻詮》云:'絲結也。'"與之合,今據改。《中本》經上有絓字,疑是校者於經旁注絓字,誤併入正文耳。《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經下有紀凡二字,不同。

⑥ 《石本》無六部二字。

⑦ 《石本》、《大本》、《異本》導作遵。《大本》校書作導。

⑧ 《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擢作搉,《慧琳音義》則作榷,三字今通用。按《說文》榷字"從木,隺聲。"段注云:"凡言大榷、揚榷、辜榷,當作此字,不當從手。"

⑨ 《麗本》捷原作摝,《京大本》從《古本》及《宋本》改。

⑩ 《古本》赭作赬。

⑪ 原本慝作匿,今從《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慧琳音義》亦作"淑慝"。

⑫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知並

作智。

注釋:

（一）理教：凡與事（事物）相對的謂理（道理），指對於表面難於認識而在本體却有一定不變的“理”存在。因此，它以“理”爲真諦，以“事”爲俗諦。《釋門歸敬儀》卷上：“入道多門不過理事，理謂道理，通聖心之遠懷；事謂事局，約凡情之延度。”

（二）隨類得解：指佛以同一聲音説同一教法，而聽衆根據他們根性的利鈍差異，領解、覺悟有深淺的不同。《維摩經》卷上：“佛以一音演説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三）正法醇醨：酒味厚的謂“醇”，薄的謂“醨”。此喻佛法的深、淺。

（四）部執峰峙：意思是許多學派堅持己見，各立門户。

（五）十有八部：印度小乘佛教區分有十八部，異論紛紜。相傳釋迦牟尼逝世後一百年，古印度東部跋耆族佛教僧人因提出十條戒律新主張，與僧團中以耶舍爲首的長老們發生激烈争論（一説因僧人大天不滿僧團中的長老派而提出異議），遂分裂爲兩大部派，前者稱爲大衆部，後者稱上座部（長老派），從此進入佛教史上所謂部派佛教時期。據《異部宗輪論》等，其後大衆部又分裂成八部：一説部、説出世部、鷄胤部、多聞部、説假部、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連同大衆部共爲九部。上座部在佛滅後三百年，初分裂爲雪山部與説一切有部。説一切有部又分化爲犢子部、化地部、飲光部、經量部。而犢子部又分裂成法上、賢胄、正量、密林山四部；化地部又變爲法藏部。共爲十一部。連同大衆、上座，共爲二十一部派。但雪山部爲上座部的轉名，故

只算做二十部。除去大衆、上座，故稱"一十八部"。義净則區分爲大衆七部、上座三部、根本説一切有部四部、正量部四部，共十八部。

（六）思惟：佛教徒在禪定前須集中思想，謂"思惟"。《觀無量壽佛經》："教我思惟，教我正受"。善導《觀經疏》卷二云："言教我思惟者，即是定前方便，思想憶念彼國依正二報、四種莊嚴也。"

（七）經行：指在一定的地方旋繞往來。《釋氏要覽》卷下："《十誦律》云，經行有五利，一勷健，二有力、三不病、四消食、五意堅固。《三千威儀經》：有五處可經行，一閑處、二户前、三講堂前、四塔下、五閣下。"《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鬧處。"

（八）定慧：即禪定與智慧。佛教徒以爲静坐斂心，專注一境，就能觀照事理明净，求得智慧。這是一種宗教神秘主義的修行方法。

（九）科防：此指佛教教團所制定的約束預防教徒的條規。

（一〇）無云律論絓是佛經：律是指律藏（Vinaya-piṭaka），論是指論藏（Abhidharma-piṭaka），絓字在此處没有意義，疑應作線字，因修多羅或素怛纜（sūtra），即筵書或契書，其義爲線。絓可能是線之誤。全句意謂，無論律藏、論藏和法戒之書都屬于佛經。

（一一）僧知事：寺院中的事務、雜務工作。《僧史略》卷中："案西域知事僧總曰羯磨陀那（karmadāna），譯爲知事，亦曰悦衆，謂知其事悦其衆也。"

（一二）净人：供比丘差遣的俗人（未出家的）。《資持記》卷中三上："知屬前人，净在比丘，由解此義，故號净人。"

（一三）五部則行乘象輿：指能講宣五部佛經的高僧出入乘象輿。但據《慈恩傳》卷三，那爛陀"行乘象輿"者"合有十人"，必須解五十部經。

（一四）赭堊：紅白粘土。

（一五）淑慝：善、惡，好、壞。《尚書·畢命》："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一六）返初服：指還俗。屈原《離騷》："退將復吾初服。"此指還俗之後重操舊業。

十一、族 姓

若夫族姓(一)殊①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净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爲志。三曰吠奢，舊曰毘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壠，勤身稼穡。凡兹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内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實繁種族，各隨類聚②，難以詳載。

校勘：

① 《中本》無殊字。

② 《石本》、《大本》聚作娶。

注釋：

（一）族姓：又稱種姓、姓；梵文原名 varṇa，後來改稱 jāti；指

印度的一種社會等級集團。近代人稱這種社會等級制度爲種姓制度。

關於古代印度種姓制度的研究資料，最主要的有兩類。第一類是從《梨俱吠陀》起一直到各種各樣的《法經》、《法論》，是婆羅門編的。第二類是佛經。第一類以《梨俱吠陀》最古，該書第十卷第九十首卽《人的頌歌》(或譯《原人歌》)已提到四個種姓的來源，成爲後來的諸法論的依據。《摩奴法論》是這一類的代表。關於四個種姓的來源，它說："爲了諸界的繁榮興旺，他(指創造神大梵天——譯者)從自己的口、臂、腿和脚分别生出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摩奴法論》1.31，譯自《印度叢書》第256種，《摩奴法論梅他帝梯注釋本》，殑伽那他·賈校刊本，加爾各答，1932年，下同。)關於四個種姓的職業或義務，它說："爲了保護這整個世界，那光輝赫赫的梵天給從他的口、臂、腿和脚生出來的四個種姓安排了各自的行爲。"(1.87)"他給婆羅門安排的行爲是教授和學習《吠陀》，祭祀和替别人祭祀，以及布施和接受布施。"(1.88)"他給刹帝利安排的行爲是保護衆生，布施，祭祀，學習吠陀和不執着于感官享受。"(1.89)"牧畜，布施，祭祀，學習《吠陀》，經商，放債和務農是吠舍的行爲。"(1.90)"主(指大梵天——譯者)給首陀羅安排的唯一的行爲是甘心情願地爲上述三個種姓服務。"(1.91)所有的法論幾乎都這樣説。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教授《吠陀》、替别人祭祀、接受布施這三件事是婆羅門想要的特權。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婆羅門最初是壟斷科學知識，壟斷文化教育，壟斷一切祭祀大典的種姓，他們爲了利養(接受布施)，不恤信口雌黄，揑造事實，竄改歷史。他們編造的法論中那一大堆關於種姓的理論，是他們的幻想，是他們的願望和意志的表現。在第二類研究資料——佛經裏，

«長阿含經»卷十三«阿摩晝經»説:“世有四姓:剎利、婆羅門、居士、首陀羅。”«佛開解梵志阿颰經»説:“今天下有四種人:君子、梵志、田家、工伎。”«增一阿含經»卷二一«苦樂品»説:“云何爲四?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雜阿含經»卷二十説:“諸婆羅門、剎利、居士、長者。”«雜阿含經»卷四六説:“若剎利、若婆羅門、若鞞舍、若首陀羅。”總之,在佛經裏雖然四個種姓的數目基本上保存着,但是真正按照婆羅門經典提出的順序列舉四種姓的極少;剎(帝)利幾乎都安排在第一位;而吠舍和首陀羅的名字幾乎見不到,而代之以長者、居士、田家、工伎等等。

«西域記»在這裏總述七世紀初印度的種姓制度時,基本上襲用了婆羅門的理論。這一方面説明婆羅門的這一套理論久經宣傳,起了作用;另一方面,正因爲是總述,玄奘也就用了最簡便的辦法,照着婆羅門的傳統的説法,概括地介紹了一下四個種姓。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這裏説婆羅門(梵文 Brāhmaṇa)“凈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然而,在鄔闍衍那國、擲枳陀國和摩醯溼伐羅國却都是“王,婆羅門種也”(均見«西域記»卷十一)。這裏説吠奢(梵文 Vaiśya)“商賈也,貿遷有無,逐利遠近。”然而,在波理夜呾羅國却是“王,吠奢種也”(見«西域記»卷四)。在薩他泥溼伐羅國也是“今王,本吠奢種也”(見«西域記»卷五)。這裏説戍陀羅(梵文 Śūdra)“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然而,在秣底補羅國(見«西域記»卷四)和信度國(見«西域記»卷十一)却是“王,戍陀羅種也。”可見這裏所説的“奕世君臨,仁恕爲志”的國王,決不只是剎帝利(梵文Kṣatriya),事實上哪個種姓都可以做。婆羅門據説是“特爲清貴”,而戍陀羅則是最低賤的“農人”;然而«慈恩傳»卷二却説玄奘“……遇一婆羅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

與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餘人……"這裏的婆羅門却明明是一個普通的牽牛耕地的農民。根據巴利文佛典的記載,婆羅門除了祭祀以外,還可以當醫生、信差、稅吏、樵夫、商人、兵士、手工業者、地主、牧人、屠户、侍衛、獵人、木匠等等。以上僅就種姓和職業的關繫而論,一方面,婆羅門的法論把它規定得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却是一個種姓的職業,所有的種姓都可以去做;或者,所有的種姓的職業,任何一個種姓都可以去做;情形非常混亂。(參見季羨林:《羅摩衍那初探》,外國文學出版社,北京,1979年,第87-116頁。)

十二、兵　術

君王奕世,惟剎帝利。弒篡①時起,異姓稱尊(一)。國之戰士,驍雄畢②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二)。居則宫③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三)。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爲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④帥居其⑤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⑥奔命⑦。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樐⑧,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⑨。凡諸戎器,莫不鋒鋭,所謂矛、楯⑩、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之屬,皆世習矣。

校勘:

① 原本弒篡作篡弒,今從《古本》、《一本》、《磧砂本》、《明南

本»、«徑山本»改。«宋本»、«資福本»作纂弑,«隨函録»作篡殺。

② «石本»畢作異。

③ «古本»及«石本»校書宫作穹。

④ «一本»無兵字。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無其字。

⑥ «中本»北作逃。

⑦ «慧琳音義»二六引命作馳。

⑧ «慧琳音義»云:"(櫓)或作樐,亦通。"

⑨ «慧琳音義»二六引奮作鋒;又陣下有"四兵和合,名之曰軍"八字。«磧砂本»、«明南本»劍誤作斂。

⑩ «隨函録»矛楯作楯矛。«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楯作盾。«音釋»作楯。二字通用。

注釋:

(一) 異姓稱尊: 印度國王本來是世襲的,但除刹帝利外,其他種姓也有稱王的,故稱異姓稱尊。如卷四所記波理夜呾羅國王,就是吠奢種。

(二) 子父傳業遂窮兵術: 指刹帝利是世襲的武士種姓,掌握着軍事技術。

(三) 步馬車象: 散見於印度古籍中關於兵制及戰鬥情況的記載爲數不少。在吠陀時代只有步兵 (patti) 和車兵 (rathin)。在史詩中也發展爲"四兵種" (caturaṅgabala),即玄奘所謂"凡有四兵,步馬車象。"«摩訶婆羅多·森林篇» 308.11 等史詩中也有類似的記載。但也有把"四兵種"分爲"六兵種"的,如 «摩訶婆羅

多·和平篇》103.38："步、騎、車、象，外加輜重(kośa)與機械(yantra)。"甚至于還有分爲八個兵種的，例如《摩訶婆羅多》曾列舉車、象、騎、步、輜重、戰船、諜報、嚮導等軍隊的各部分。軍官雖然爲刹帝利，但士兵却召募自各階層，甚至有外國人。如上書《大會篇》和《戰備篇》中都曾提到組成迦摩縷波國福授(Bhāgadatta)的軍隊中有山野之民(kirāta)和支那人。各兵種裏以步兵和車兵爲最重要。史詩和《往世書》中都十分强調這點，史詩中所描繪的英雄大都是乘車的武士。印度古代所用武器一般爲弓(dhanus)、箭(iṣu)、矛(śakti)、標槍(tomāra)、槌(gadā)、斧(kuṭhāra)，也有投擲器(yantra, śataghnī)和輪索(cakra)，大都用于防守堡壘、城門等處。防身器械有盾(āvaraṇa)、甲胄(varman)、頭盔(śiratrāṇa)。

印度古代水師的成立也相當早，據曾出使旃陀羅笈多一世宫廷的希臘人麥加斯忒尼(Megasthenes)的記載，孔雀王朝的兵部下分六部，即1.海軍部，2.輜重部，3.步兵部，4.騎兵部，5.車兵部，6.象兵部。希臘作家亞利安(Arrian)以及印度《利論》(Arthaśāstra)上都曾提到海軍的組織。

關於印度古代兵制，《利論》一書中有較詳記載(特别是該書第七卷)，其中按軍隊的性質分爲下列五類：

1. 世襲兵(maula)，即常備軍或正規軍。
2. 僱傭軍(bhṛta)。
3. 協約軍(śreṇībala)，根據協議，參加短時期戰鬥的隊伍。
4. 輔助部隊(āṭavika)，由山間蠻族組成。
5. 友軍(mitrabala)，由藩屬或盟友所派遣的部隊。

關於軍隊的招募及薪俸、組織等：步兵大都是每十人組成一班，有班長(padika)，每十個班長之上設一隊長(senāpati)，十個隊長之

上則爲統領(nāyaka)。一直到近代,英國人侵占印度之前,如濕婆吉(Śivaji)的部隊組織還是大體上如此。

十三、刑 法

夫其俗也,性雖狷①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爲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一),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②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③裔。自餘咎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④朴,隨問款對,據事平科。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二)。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校其真僞。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⑤,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懦⑥弱之人不堪炎熱,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⑦羊,剖⑨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⑨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校勘:

① 《中本》狷作猛。《慧琳音義》云:"(狷)或作獧。"

② 《慧琳音義》云:"(劓)或從臬作劓。"

③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荒作流。《慧琳音義》作荒裔，與此同。流字非。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刑並作荆。

⑤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鐵作鐃。

⑥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愞作懦。按愞乃懦之異字，以下同。

⑦ 《異本》羖作羝。字書無羝字，疑羝之形訛，羝即羝異體字。《周易·大壯》："羝羊觸藩。"《釋文》："羖羊也。"是羝與羖異字同義。

⑧ 《異本》剖作割。

⑨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右並作剖。《中本》作部，亦剖之形訛。《異本》作割。

⑩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蘇作穌，同。

注釋:

（一）無所刑戮：印度古代，特别是孔雀王朝初期，執行嚴刑竣法。阿育王之後，刑法放寬，及中世紀相當長的時期，也是如此。《法顯傳》中稱："王治不用刑斬，有罪者但罰其錢，隨事輕重。雖復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其後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也説："五天國法，無有枷棒牢獄。有罪之者，據輕重罰錢，亦無刑戮。"但需指出，上述情況只是對一般自由民而言，在種姓制度下，各個種姓在刑法上的差别是十分顯著的，如首陀羅駡高級種姓要割舌頭。

曇丁認爲國王治術(rājavidyā)共分四類：一、邏輯(ānvīkṣikī)，其中包括數論、瑜伽和順世外道；二、三明(trayī)，即三吠陀；三、

vārītā，農、牧、商；四、刑法(daṇḍanīti)，即統治之術。足證刑法在當時之重要。閱參D.K.Gupta:《曇丁時代的社會和文化》，頁108。

（二）水火稱毒：這四種裁判對證法，即古代所謂"神判"，在印度似乎流行了很長的時間。早在《摩奴法論》(約成書於公元前二百——公元後二百年)卷八就有所記載。凡是原告和被告双方所争執的案件，如果没有證據以判定是非時，都用這類方法解決：或者採用在王前起誓的辦法，或者法官令有關的一方手執錟火，或投入水中，或用手觸摸其妻及子的頭部，如不爲錟火燒傷，下水不溺死，妻及子在規定的期限内不遇災難，就證明他的誓言真實，宣告無罪。

十四、敬 儀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①(一)：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②(二)，五屈膝，六長跪③，七手膝踞④地，八五輪俱屈(三)，九五體投地⑤(四)。凡斯九等，極唯一拜(五)。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手，近則舐⑥足摩踵⑦。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願，無⑧止跪拜。隨所宗⑨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帀(六)。宿心別請，數則從欲。

校勘：

① 《釋帖》六此文標目爲"禮儀十種"，此處作"九等"，有異。

② 《釋帖》拱作恭。

③ 原本跪作踞，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引改。《大本》校書長踞二字作跟跪。

④ 《釋帖》踞作跪。

⑤ 《釋帖》引此下有"十，接足讚詠"，與標目十種相合。按《翻譯集・衆善行法篇》"槃那寐"條引此文相同，又引其他論疏，皆無十種之說。

⑥ 原本舐作鳴，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金陵本》則從此本作鳴。按"鳴足"義不通，疑鳴乃嗚之誤。《世說新語・惑溺篇》:"兒見(賈)充喜躍，充就乳母手中嗚之。"嗚之謂以口接觸之也，今俗語猶有然者。"嗚足"猶言以口觸足。但無其他古本可證，姑從諸本改字。《新唐書・西域傳》云:"以舐足摩踵爲致禮。"

⑦ 《慧琳音義》踵作歱，云:"或從足作踵，亦通。"

⑧ 《徑山本》無作不。

⑨ 《大本》、《異本》宗作崇。

注釋:

(一) 其儀九等: 印度的種姓制度有繁瑣的下對上的致敬儀式。據《阿帕斯坦巴法經》(Āpastamba-dharmasūtra): "婆羅門伸出右手到前方耳朵高，剎帝利到胸高，吠舍到腰高，戍陀羅合手低舉，身向前屈。"玄奘可能是根據他在五印的見聞而作綜合的敍述，又見於《智度論》卷十、《毘奈耶雜事》卷七。

(二) 合掌平拱: 印度以合掌爲敬。《法苑珠林》卷二十:"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叉手白佛者，皆是

斂容呈恭,制心不令馳散,然心使難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

(三) 五輪俱屈: 五輪卽五體別稱,指兩臂、兩膝和頭,因它們都呈圓形,故云五輪。五輪俱屈爲致敬之隆重禮節。

(四) 五體投地: 卽雙膝雙手及頭着地,是古代印度最敬重的禮節。佛教沿用此禮,見《行事鈔》卷下。

(五) 極唯一拜: 我國古代有三拜、九拜等習俗, 而印度僅以一拜致敬。《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師資之道”云: 在拜時“足跟雙豎,脊項平直,十指布地,方始叩頭。……尋常一禮便罷,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爲三拜,人皆怪也。”

(六) 或復三帀: 卽向右繞三匝,是印度古代致敬的一種儀式,一般向佛或塔寺作禮拜後進行, 但對國王和特致敬意的人也舉行這種儀式。旋繞,一名行道, 又作旋右。《南海寄歸内法傳》 卷三“旋右觀時”云:“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pradakṣiṇa)。”禮拜的人依順時針方向,繞着被敬禮者旋行,往復一周或三周。

十五、病 死

凡遭疾病,絶粒七日[一], 期限之中, 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餌藥。藥之性類, 名種不同。醫之工伎, 占候有異。

注釋:

(一) 絶粒七日: 遇病絶食, 是印度古代民間治療方法之一。《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云:“大凡候病源, 旦朝自察, 若覺四候乖舛, 卽以絶粒爲先。縱令大渴,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

或四朝五朝，以差爲期。”又云：“其西天羅荼國凡有病者，絶食或經半月，或經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

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胸①。服制②(一)無間③，喪期④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沈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飤⑤獸。國王殂⑥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號，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爲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沈痾，生崖⑦恐極，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⑧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二)。

校勘：

① 《石本》胸作匈。

② 《中本》制作製。

③ 《古本》、《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間作聞。《大本》作間同此本。

④ 《中本》期上有斬字。

⑤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飤作飼。按飤即飤字，與飼通，見《玉篇》。

⑥ «石本»、«中本»殂作徂。

⑦ «金陵本»崖作涯。

⑧ «一本»十有二字互倒。

注釋:

（一）服制：指我國古代喪服的制度，按照與死者的親疏和情誼，分爲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服制。

（二）寔資冥福：«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二“尼衣喪制”條：“理應爲其亡者净飾一房，或可隨時權施蓋幔，讀經念佛，具設香華，冀使亡魂托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

十六、賦 稅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户不籍書，人無傜課(一)。王田之内，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①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二)，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傜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三)。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四)。商賈逐利，來往貿②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虚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宫③廬營④衛，量事招募，懸賞⑤待人⑥。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

校勘:

① «中本»粢誤析作次米二字。

② 原本貿作貨,«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貿,今從改。

③ «古本»及«大本»校書宫作穹。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㝛並作宿。

⑤ «古本»賞作價。«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償。«大本»及«隨函録»作儐,疑償之形訛。

⑥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人並誤作入。

注釋:

(一) 户不籍書人無傜課: 指不設户口册, 没有傜役。«法顯傳»也説:"無户藉官法。"在古代印度,國家征收地租是以村社爲對象的,所以不必設户藉,征傜役。玄奘、法顯都以中國封建制來衡量印度當時的社會制度,只從表面看,似乎印度的社會制度對勞動人民剥削甚輕,其實並不輕,唯其方式與中國不同。

(二) 福田: 泛指能够産生福報的事業。樹福田,此處指國王們把土地施捨給各種宗教寺院,以求功德福報。

(三) 各安世業俱佃口分: 即按人口分田,世襲耕作。國内外注釋者及譯者多誤解此二句。按唐朝的均田法: 男丁十八歲以上給田一頃, 其中十分之二是永業, 十分之八爲口分。"永業"就是"世業"。當時印度土地制度不可能同中國完全相同。玄奘也可能是借用中國的現成名詞。但是,也有可能,印度土地所有者一部分田地是世襲的,一部分是臨時的。還有可能,一部分人占有世襲的田地, 而另一部分人的田地則是臨時租佃的或是國家分配的。這

個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探討。

(四) 假種王田六税其一:《摩奴法論》7.128—132 說:"水蛭、牛犢和黑蜂怎樣一點一點地攝取食物,國王必須也怎樣一點一點地徵收全國的年税。""國王和經營者怎樣能雙方都得到好處,國王就必須在經過應有的調查以後總是怎樣確定其國内的賦税。""國王應該得到牲畜和黄金的五十分之一,穀物的八分之一、六分之一或者十二分之一。""他(指國王——譯者)應該得到六分之一的樹木、食用肉、蜂蜜、酥油、香料、藥草、調味汁、花、根、果、""葉子、蔬菜、草、皮革、藤竹、陶器和所有的石器。"古代的印度國王一般收取六分之一收成的農業税,這是許多古書上基本一致的説法。上引《摩奴法論》的規定也反映了這一點。

十七、物 産

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没羅果(一)、菴弭羅果(二)、末①杜迦果(三)、跋②達羅果(四)、劫比他果③(五)、阿末羅果(六)、鎮杜迦果(七)、烏曇跋羅果(八)、茂遮果(九)、那利薊羅果④(一〇)、般㮈⑤娑果(一一)。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椑、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彌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

校勘:

① 《磧砂本》末作未。

② 《異本》跋作跛。《石本》及《大本》校書作趺，下同。趺乃跋之俗字。跛乃形訛。

③ 劫比他果，《石本》劫作却。《中本》他作化。按劫比他，梵名 Kapittha，二異文疑皆形譌。

④ 那利薊羅果，原本薊作茐，《古本》、《大本》、《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及《隨函録》並作薊。《慧琳音義》亦作薊，云："音計。"今從改。《石本》、《徑山本》、《金陵本》作蓟，《異本》作制，《或本》作莇。

⑤ 原本樣作様，不成字，今從諸本訂。

注釋:

(一) 菴没羅果: 菴没羅，樹名，梵文 āmra 音譯，又譯作菴羅、菴婆羅、菴摩羅、阿摩勒，學名 Mangitera Indica，俗稱芒果樹(漆樹科芒果屬喬木)。菴没羅果卽芒果。

(二) 菴弭羅果: 菴弭羅，樹名，梵文 āmla 音譯，學名 Tamarindus Indica，卽羅望子樹、答滿林(豆科常綠喬木)，其果羅望子可做清凉飲料。

(三) 末杜迦果: 末杜迦，樹名，梵文 madhūka 的音譯，又譯作摩頭、末度迦，學名爲 Bassia Latifolia。其花與種子爲製酒和榨油的原料。

(四) 跋達羅果: 跋達羅，樹名，梵文 badara 音譯，學名 Zizyphus Jujuba，卽酸棗樹之一種，又稱滇刺棗，鼠李科，棗屬落葉喬木，比我國普通棗樹開花結果時間遲，果體小，其杈枝花及葉的背面均覆有絹狀的柔毛，與我國普通棗樹異，故玄奘後稱"棗……印度無聞。"

（五）劫比他果：劫比他，樹名，梵文 kapittha 的音譯，又譯作劫彼陀、劫畢他，學名爲 Feronia Elephantum，其果似苹果，屬于芸香科植物。

（六）阿末羅果：阿末羅，樹名，梵文 āmalaka，波斯語 amola，amala 音譯。亦作菴摩勒、阿摩落迦等。學名 Emblica Myrobalan 或 Embilca Officinalis，或 Phyllanthus Emblica。其果味酸而有回甘，我國古稱餘甘子。《翻譯名義大集》作"山查"。

（七）鎮杜迦果：鎮杜迦，樹名，梵文 tinduka，又譯作丁土迦、底孕覩娑、鎮頭迦，學名 Diospyros Embryopteris，屬柿科柿屬喬木或灌木，其果汁性粘，可作填補器皿縫隙和塗料之用。《翻譯名義大集》作"柿木"。

（八）烏曇跋羅果：烏曇跋羅，樹名，梵文 udumbara，又譯作優曇鉢羅、優頭跋羅、烏暫婆羅、優曇波羅、優曇鉢、優曇，意爲"靈瑞"、"瑞應"，學名 Ficus Glomerata，屬桑科榕屬喬木。

（九）茂遮果：茂遮，樹名，梵文 moca，卽辣木，學名 Musa Sapientum，辣木科辣木屬喬木。其根有辛辣味，種子可榨油，嫩莢和葉用作蔬食和淹漬。

（一〇）那利蓟羅果：那利蓟羅，樹名，梵文 nārikela，本書卷十迦摩縷波國條作那羅雞羅，卷十一僧伽羅國條作那羅稽羅，卽椰子樹，學名 Cocus Nucifera，棕櫚科椰子屬喬木。

（一一）般橠娑果：般橠娑，樹名，梵文 panasa 音譯，學名 Artocarpus Iniegrifolia，又稱波羅蜜、樹波羅、木波羅，桑科波羅蜜屬喬木，果型巨大，重可達二十公斤，種子周圍淡黄色的果肉可食，有特殊的甜味。其樹液和葉可作藥用，消腫解毒，木材可製染料，印度僧人用以染法衣。參見本書卷一〇奔那伐彈那國所記般橠娑果。

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麥尤多。

蔬菜則有薑、芥、瓜①、瓠、葷陁菜②(一)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驅令出郭。

校勘:

① 《宋本》、《磧砂本》瓜作苽。

② 向達謂葷陁菜卽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之菾菜，一名莙薘菜也。

注釋:

(一) 葷陁菜：葷陁，梵文 kaṇḍu 或 kanda 音譯。學名 Amorphophallus Campanulatus，杜環《經行記》作軍達，《慧琳音義》卷八二作軍達菜，《酉陽雜俎》作莙達。爲甜菜的變種，原産西亞伊朗各地。

至於乳酪、膏酥①、粆②糖、石蜜(一)、芥子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羊、麞、鹿，時薦肴胾(二)。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猨③，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者鄙耻，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

校勘:

① 原本酥作蘇，今從《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

本》、《徑山本》、《金陵本》改。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金陵本》粆並作沙。按《集韻》下平聲《麻韻》粆字云:"蔗飴,通作沙,今謂之沙糖。"是粆沙同字。

③ 《古本》猴猨作猨猴。

注釋:

(一) 石蜜: 石蜜含義很多。萬震《涼州異物志》云:"石蜜非石類,假石之名也。實乃甘蔗汁煎而曝之,則凝如石,而體甚輕,故謂之石蜜也。"宋王楙《野客叢談》説"嘗考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蜂蜜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餳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中國一些古書上又有"西極(國)石蜜"一詞。印度屬于西極(國),這裏的石蜜也必然是西極(國)石蜜。這種石蜜很可能就是《野客叢談》的"乳餳",也就是加牛乳熬煉成的硬糖塊。

(二) 胾: 《説文解字》,"胾,大臠也。"段注:"切肉之大者也。"

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萄(一)、甘蔗,剎帝利飲也;麴糵①醇醪(二),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隨函録》糵作蘖,非。

注釋:

（一）蒲萄：古代印度不産葡萄。吠陀時代只有一種稱爲“蘇摩”(soma)的烈性酒，供祭祀中使用。以後才從中亞引種葡萄，釀造甜酒。葡萄酒稱 kāpiśāyana，意即“由迦畢試來的”。這類酒相當昂貴，所以只有貴族階級的剎帝利才喝得起。

（二）麴蘖醇醪：指一般米麥酒，價格較低，中等階級的吠奢也可飲用。根據佛教戒律，信徒不許飲酒，所以下文云只許飲用葡萄或甘蔗漿之類果汁。

然其資用之器，巧①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知，多器坯土(一)，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匙②箸，至於老病③，乃用銅匙。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巧作功。

② 《古本》、《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隨函録》、《音釋》匙並作匕。

③ 老病，《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病患。

注釋:

（一）多器坯土：即多用陶器。

若其金、銀、鍮石(一)、白玉、火珠①(二)，風土所産，彌復盈積。奇珍②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貿③。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三)、貝珠、小④珠。

校勘:

① 《新唐書·西域傳》"天竺國"條云:"出火齊、琅玕。"火珠卽火齊珠。

②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奇珍二字作珍奇。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貿並作貨。

④ 貝，原諸本均作具，應爲貝之訛，故改。《或本》小作沙。

注釋:

(一) 鍮石: 勞費爾 (B. Laufer) 認爲鍮石的意義是名叫"鍮"的石，"鍮"是中古波斯語 tūtiya 第一音節的譯音。(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頁 342)鍮石卽黄銅，主要含銅與鋅。

(二) 火珠: 《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記婆利國"多火珠，大者如鷄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隋唐嘉話》卷中:"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卽一種水晶石。

(三) 金錢銀錢: 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記載，阿契美尼德王朝每年要向他們佔據的印度西北部徵收三百六十"塔倫特" (ṭolent) 砂金作爲貢奉。這表明至遲在公元前六世紀印度已使用黄金作高價通貨。繼後才有真正貨幣，卽有固定重量與標誌的金屬塊，如標

有三個圓點的銀錠或銀條。繼後有鎚打而成的長方形或圓形的金屬片狀貨幣。最後才有沖壓或鑄造成的貨幣。現在印度各地出土的最古貨幣,大都是公元前六世紀以後的沖壓制成的銀幣和銅幣。

最古的印度貨幣重量以 vati 爲單位(約合 0.118 克), 標準金幣(suvarṇa)重 80 vati,銀幣(dharaṇa)重 32 vati,銅幣(kārṣapaṇa)重 80 vati。

印度之境,疆界具舉, 風壤之差, 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

濫 波 國

濫波國(一)周千餘里,北背雪山, 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絶嗣,豪傑力競, 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多甘蔗,林樹雖衆, 果實乃少。氣序漸①温, 微②霜無雪。國俗豐樂, 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 未有推先。體貌卑③小, 動止輕躁④。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⑤,僧徒寡少, 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校勘:

① «石本»、«大本»漸作微。

② «石本»微作無。

③ «大本»校書卑作短。

④ 《隨函録》躁作燥。按躁燥可通用,《釋名·釋言語》"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

⑤ 《中本》、《石本》無所字。《慈恩傳》作"十所"。

注釋:

(一) 濫波國: 亦作嵐婆、覽波,梵文 Lampāka。瓦特斯認爲濫波的對音可能是一個"非印度"字 Lampa 或者 Lumba,而不是直接從梵文 Lampāka 來的。托勒密《地理志》作 Lambatai (康寧哈姆認爲可能是 Lambagai 的訛寫,因爲希臘文 t 與 g 極易混淆的緣故)。巴卑爾《回憶録》作 Lamghanat。今名 Laghmān, 在喀布爾河北岸, 東西以 Alingar 及 Kunar 河爲界,是一狹小地帶,近人實測該地帶每邊約長 40 英里, 四周約 160 英里,與玄奘的記載頗相吻合。

到過此地的我國佛教僧侶不多,有關此地的記載極少,僅見於《釋迦方志》卷上:"濫波國者,在無熱池西, 倚北 (倚北二字疑倒) 胡活國,東南三垂黑嶺,北約雪山。都城周十餘里,寺十餘,僧數亦少,多學大乘,天祠數十,異道特多。"八世紀初慧超也曾到過此地:"又從此建馱羅國西行入山, 七日至覽波國。此國無王, 有大首領, 亦屬建馱羅國所管, 衣著言音, 與建馱羅國相似, 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行大乘法。"(《往五天竺國傳》)

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 至那揭①羅曷②國。北印度境③。

校勘:

① «方志»揭作伽,«珠林»三十八同。

② «慈恩傳»曷作喝。

③ «方志»云:"屬北印度,古華氏城。"«珠林»同,古作名,華作花。

那揭羅曷國

那揭羅曷①國(一)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二)周②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③,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④，多花果。氣序温暑，風俗淳質。猛鋭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校勘:

① «華嚴鈔»五十八引無曷字。

②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周字。

③ «中本»主令作至今,«金陵本»從之。讀"無大君長"爲句,"至今"二字屬下句。

④ «中本»稼作穡。

注釋:

(一) 那揭羅曷國: 梵文 Nagarahāra 的音譯，法顯作那竭，《洛陽伽藍記》卷五作那迦羅訶，托勒密《地理志》作 Nagara，又作 Diongsopolis，十世紀時作 Nīnhar(ningrahar 和 nungnihar 的訛轉)，即“九河”之義。(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91、252。)十一世紀貝魯尼作Nagarkoṭ(Sachau: Alberuni's India,II,p.11)據巴卑爾《回憶録》稱，當時許多史册中仍寫成 Nekerhar。在今阿富汗的賈拉拉巴德(Jelālābād)，位于喀布爾河南岸，西起亞格達拉克山隘(Jagdalak Pass)，東至開伯爾山隘(Khyber Pass)，南對沙費德嶺(Safed koh)。

又，《慈恩傳》所記里程與此頗有出入:“從此(指濫波國)南二十餘里，下嶺濟河至那揭羅喝國。”嶺指上文中所說的大嶺，即黑嶺;河指上文所說的大河，即喀布爾河。

(二) 國大都城: 即法顯之那竭國城。英人康寧哈姆考定爲賈拉拉巴德西南約二英里處的柏格蘭 (Dasht-i-Begrām)。興普遜(Simpson)則認爲那揭羅曷城應在柏格蘭略西，喀布爾河與蘇爾卡勃河匯合處那一片台地上。那揭羅曷國古代佛教十分盛行，佛教勝跡很多，燃燈佛遺跡尤爲著名，故《慈恩傳》又稱此城爲燈光城(Dīpavatī，即燃燈佛城)。近代在此地發掘出的佛教遺址不少，足以想見當時盛況。玄奘時此地佛教已相當衰微，所以他說“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圯壞。”《釋迦方志》也稱其地“寺多僧少”。

一、城附近諸遺迹

城東二里①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彫奇製，釋迦菩薩值然②燈佛(一)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③記處(二)。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花(三)，羣黎心競，式④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校勘:

① 城東二里，«慈恩傳»東作東南。«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二作三。按«方志»、«慈恩傳»、«珠林»三十八皆作二里，與此同。

② «中本»然作燃，通用。下同。

③ «石本»、«大本»受作授。

④ «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式作或。«宋本»、«資福本»作式，乃或之壞字。

注釋:

(一) 然燈佛: 梵文Dīpaṃkara-Buddha的意譯。一譯定光佛或錠光佛，見«瑞應經»。傳説他生時身邊一切光明如燈，故名。然燈又作燃燈。

(二) 釋迦菩薩…… 受記處: 受記，宗教預言。此故事見«瑞應經»卷上，謂定光佛時，菩薩名儒童，以蓮花奉佛。定光佛因記之

曰:"汝自是後,九十一劫,劫號爲賢,汝當作佛,名釋迦文。"菩薩稽首佛足,見地濯濕,卽解鹿皮衣,欲以覆之,不足掩泥,乃解髮布地,令佛蹈而過。

(三)天雨衆花:《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一:"六欲諸天來供養,天華(花)亂墜徧虛空。"《法華經》卷二《譬喩品》:"諸天伎樂百千萬種,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衆天華。"因此有所謂"天女散花"的傳説,見《維摩經》。

城内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①曰:昔有佛齒(一),高廣②嚴麗。今既無齒,唯餘③故基。其側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多④靈瑞。

校勘:

① 先志,《古本》、《石本》、《大本》、《中本》作土俗。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廣並作曠。

③ 《古本》、《石本》、《大本》、《中本》唯餘二字作尚有。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多並作爲。

注釋:

(一)佛齒:卽佛牙,《法顯傳》載那竭國"城中亦有佛齒塔,供養如頂骨法。"

城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如來自[①]中印度淩虚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自字作"在日"二字。

二、小石嶺佛影窟

城西南二十餘里[①]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絶無僧侶。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校勘:

① 城西南二十餘里，《方志》西南二字作東南，《珠林》作東字。《華嚴鈔》五十八引餘里作里餘。《慈恩傳》作"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

伽藍西南，深澗陗[①]絶，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岸[②]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一)]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③]，磎[④]徑餘流。昔有佛影[(二)]，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髣髴[⑤]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⑥]，尚不能久。昔如

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⑦失宜⑧。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卽⑨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窣堵波,願爲惡龍,破國害王。卽趣石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爲大龍王,便欲出穴,成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爲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⑩。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⑪,爲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没,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⑫,當觀吾留⑬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三),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爪(四)。鄰此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顯暢⑭真宗,説蘊界處(五)之⑮所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⑯於其上濯浣⑰袈裟(六),文影微現。

校勘:

① «華嚴抄»及«大本»校書陗作峭。峭陗同字。

② 原本岸作崖,«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岸,«方志»及«華嚴鈔»引亦然。今據改。

③ «華嚴鈔»滴作壁。

④ «徑山本»、«金陵本»磎作蹊。«音釋»作磎,云:"正作蹊,音兮。"«華嚴鈔»作溪,非。

⑤ 《慧琳音義》云:"髣字或從人作仿,音用同。髴字或從人作佛,或從心作悲,義同。"

⑥ 《異本》視作覩,《方志》、《珠林》作現,《華嚴鈔》作示。視示古通用。

⑦ 《石本》、《大本》奉作退。

⑧ 《華嚴鈔》宜作儀。

⑨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卽字。

⑩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至字下並有"龍所"二字。

⑪ 《徑山本》寂作宗,同。

⑫ 《華嚴鈔》奮作忿,怒下有"起時"二字。

⑬ 《華嚴鈔》無留字。

⑭ 《或本》暢作揚。

⑮ 界處之,《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界之處"。

⑯ 《古本》嘗作昔。

⑰ 濯浣,《慧琳音義》作濯澣,云:"經中作浣,俗字。"

注釋:

(一) 瞿波羅龍: 瞿波羅,梵文 Gopāla 音譯,意譯爲牧牛人。下文云:"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按 Gopāla 意卽"牧牛之士"。關於瞿波羅龍王的傳説,《西域記》本文已作了詳述,並參見《阿育王經》卷二、卷六,《阿育王傳》卷二。

(二) 佛影: 卽佛影窟。《洛陽伽藍記》卷五:"至瞿羅羅鹿見

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户,遥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法顯傳》:“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諸方國王遣工畫師摹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影。”《慈恩傳》卷二詳載玄奘禮佛影窟的情況。並見《法苑珠林》卷三十七引《觀佛三昧經》、《廣弘明集》卷十五載慧遠《佛影銘》及《釋迦譜》卷三。據樋口隆康《從大夏到タキシフ》頁100的記載,這一洞窟在賈拉拉巴德(Jelālābād)南方絶壁的Chahār-bāgh村之南的黑色岩山間。足立喜六《法顯傳考證》云:“石窟在石山之絶壁,西南向,入口狹小,内深,有不完全之採光窗,斜陽射入,津滴内壁,故投映影像。法顯、宋雲時仍甚鮮明;但因内外情形漸變,故至玄奘時似已未能充分認識,於是博山之名終無從探究矣。”(中譯本頁110)

(三)賢劫:賢,梵文bhadra意譯;劫,梵文kalpa音譯的省略,賢劫(bhadrakalpa)又譯作颰劫簸。劫爲大時分,卽指宇宙從構成到毁滅的整個時期,其中有大劫和小劫。賢劫(bhadrakalpa)就是指出現一千個佛的時程。據説我們的時代就是賢劫,已有四個佛歷劫出現。賢劫期要經歷236,000,000年始盡,但現在已經有151,000,000年過去了。

(四)如來髮爪:《法顯傳》記:“影西四百步許,佛在時剃髮剪爪,佛自與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爲將來塔法。”與此同。

(五)顯暢真宗説蘊界處: 真宗,卽所謂“真如法性”的宗教理論。蘊界處,指五蘊、十八界、十二處。五蘊是色、受、想、行、識。

十八界包括六根、六境、六識。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指人身的六種感官；六境，亦名六塵，爲六根的對象，指色、聲、香、味、觸、法；六識，即六種知覺，指眼識（視覺）、耳識（聽覺）、鼻識（嗅覺）、舌識（味覺）、身識（觸覺）、意識（即綜合前五識而形成的知覺、思維等）。十二處，又譯十二入，指六根，六境。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合在一起又稱"三科"。佛教的根本思想之一，是 nirātman，意譯"無我"，即"人無我"，認爲人身是五蘊結合而成的，没有常恒實在的自體（"我"），而人們却迷戀着"我"，於是産生"我執"；六根與六境相接而入，不能擺脱，就會污染浄心，這是所謂"苦因"（人生和社會痛苦的根源）。

（六）如來嘗於其上濯澣袈裟：《洛陽伽藍記》卷五："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

三、醯 羅 城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①(一)，周四五里，竪②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③鏡。城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二)。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埿以印頂骨，隨其福感，其文焕然。又有七寶(三)小窣堵波，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有④如來眼睛⑤。睛⑥大如㮈⑦，光明清徹，皦映中外⑧。又以寶⑨函緘封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氎⑩所作，其色

黄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錫杖,白鐵作鐶[11],栴[12]檀爲笴[13],寶筒盛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脇[14]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15],曾未浹辰[四],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五],多有靈異。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之徒,相繼不絶。諸净行等欲從虛寂以爲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税一金錢。若取印[16]者,税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彌衆。

校勘:

① 《慈恩傳》醯羅城作"佛頂骨城"。

② 按卷三"僧訶補羅國"條云:"堅峻險固",與此句同,但豎作堅。二字形近,豎疑堅之訛。惟諸本如此,不輒改。

③ 《徑山本》澄作瀓,通用。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有並作貯。

⑤ 《古本》、《石本》、《大本》、《中本》睛作精,下字同。《釋帖》一引云"佛眼舍利"。

⑥ 《石本》無下睛字。

⑦ 《石本》、《大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榇作柰,《方志》同。《宋本》、《資福本》作奈。字並可通用。《釋帖》作榇,同此本。

⑧ 光明清徹皦映中外,《石本》、《大本》作"清白分明,内外映

徹";《中本》作"清白分明,内外徹映"。《釋帖》引作"青白分明,柔軟殊異",後四字狀佛睛不合,疑有誤。《珠林》作"清白映徹"四字。

⑨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寶上有七字。

⑩ 《方志》氎作㲲。

⑪ 《中本》鐶作環,《慈恩傳》、《方志》、《珠林》同。

⑫ 栴,各本有作旃者,同,説見前校,以下省。

⑬ 《石本》笴作笭,形之訛;《慈恩傳》作莖。《慧琳音義》笴字云:"《古今正字》:'從竹,可聲。'"《音釋》亦作笴,云:"箭笴也。"

⑭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脇作愶。《徑山本》誤作搚。《音釋》作愶云:"許業反,以威逼人。"按脇愶二字通用。

⑮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宫下並有中字。

⑯ 《珠林》取印作請印。《方志》作請仰,仰疑印之誤。

注釋:

(一) 醯羅城: 康寧哈姆比定爲 Hiḍḍa (來源於梵文 haḍḍa,意爲骨,因該處之佛頂骨得名,即《慈恩傳》中所謂"佛頂骨城"),在賈拉拉巴德以南約五英里處。昔日爲一佛教勝地,高僧如法顯、宋雲、法勇、慧超等人都曾來此處巡禮。《法顯傳》記載:"……至那竭國界醯羅城,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挍餝,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蠡,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

居士長者亦先供養……諸國王亦恒遣使供養……精舍處方三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五世紀中葉，此地曾受到嚈噠(白匈奴)人嚴重破壞，近代此城更淪爲一荒涼小村。法國考古學家曾在該地進行發掘，出土文物不少(見 J. Barthoux:Les Fouilles de Haḍḍa)，可與玄奘記載相印證，也給康寧哈姆的意見以有力支持。

(二) 置如來頂骨：《法顯傳》載：自弗樓沙國“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國界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挍餝。”《洛陽伽藍記》卷五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黄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酉陽雜俎》前集卷三《貝篇》：“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三) 七寶：《翻譯名義集》卷三：“佛教七寶凡有二種，一者七種珍寶，二者七種王寶。七種珍寶，略引四文。《佛地論》云：一金；二銀；三吠琉璃；四頗胝迦；五牟呼婆羯洛婆，當硨磲也；六遏濕摩揭婆，當瑪瑙；七赤真珠。《無量壽經》作金、銀、琉璃、頗梨、珊瑚、瑪瑙、硨磲。《恒水經》作金、銀、珊瑚、真珠、硨磲、明月珠、摩尼珠。《大論》云：有七種寶，金、銀、毗瑠璃、頗黎、硨磲、瑪瑙、赤真珠。二、七種王寶者，晉譯《華嚴經》云：王得道時，於其正殿，婇女圍繞，七寶自至。一金輪寶，名勝自在；二象寶，名曰青山；三紺馬寶，曰勇疾風；四神珠寶，名光藏雲；五主藏臣寶，名曰大財；六玉女寶，名浄妙德；七主兵臣寶，名離垢眼。得是七寶，於閻浮提作轉輪王。”

(四) 浹辰：我國古代以干支記日，稱自子至亥一周十二日爲“浹辰”。《左傳》成公九年：“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五) 斯五聖迹：指醯羅城的如來頂骨、髑髏骨、眼睛、僧伽胝

袈裟、錫杖。

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①甚高大，而多靈異②。人以指觸，便卽搖震③，連基傾動，鈴鐸和鳴。

校勘：

① 原本不作亦，《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不。《釋帖》二十一引同(唯誤在迦畢試國)，今據改。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異並作怪；《釋帖》引作恠，恠亦怪字。

③ 《釋帖》引震作振，通用。

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陁衛②，訛也。北印度境③。

校勘：

① 《慈恩傳》、《方志》、《珠林》馱作陁。

② 《慈恩傳》乾陁衛作健陁衛。衛疑衛之譌。

③ 《古本》境下有也字，《慈恩傳》亦有。

健馱邏國

健馱邏國(一)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①

河。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②(二),周四十餘里。王族絶嗣,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宫城一隅有千餘户。穀稼殷盛,花果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温暑,畧無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有③那羅延天(三)、無著(四)菩薩、世④親(五)菩薩、法救(六)、如意(七)、脇尊者(八)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十⑤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頹⑥圮。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度字,誤脱。《慈恩傳》、《方志》並作"信度河"。

② 《中本》及《慈恩傳》邏作羅,通用。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有作不。按不字不通,若下屬於那羅延天,則"不那羅延天",其名未聞。且《慈恩傳》亦作"那羅延天"。當誤。

④ 《磧砂本》世誤作出。

⑤ 原本十作千,各本同。《方志》作"寺有十餘"。按上文云"多敬外道,少信正法",下文云:"摧殘荒廢,蕪漫蕭條",安得有"僧伽藍千餘所"之多哉?《方志》之言爲是。十與千形似易誤,今從改。

⑥ 《慧琳音義》頹作隤,云:"從阜,貴聲。《記》中作頹,非也。"頹隤今通用。

注釋:

(一) 健馱邏國: 健馱邏,梵語 Gandhāra 的音譯,即托勒密

《地理志》的 Gandarae。在我國文獻中，有乾陀羅（《洛陽伽藍記》卷五），小月氏、乾陀（《魏書·西域傳》）、月氏國（《高僧傳·曇無竭傳》）、犍陀羅、建陀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健陀羅（《吴船録》）諸譯。《法顯傳》作犍陀衛，《水經注》引釋氏《西域志》作犍陀越，係由梵語(Gandhavat)的讀法而來，此外又有作業波羅（Gopāla）或業波（《魏書》）的，宋雲、惠生認爲是其本名。其意譯，據《華嚴經音義》卷三：“乾陀是香，羅謂陀羅，此云遍也。言遍此國内多生香氣之花，故名香遍國。”是故《續高僧傳》作香行國，又有作香遍國、香風國、香潔國的。健馱邏位於庫納爾河和印度河之間的喀布爾河流域，包括旁遮普以北的白沙瓦和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地區。

健馱邏國是亞洲古代史上有名的大國。公元前四世紀末，馬其頓亞歷山大侵入南亞，健馱邏的文化藝術曾受到希臘的影響。公元前三世紀時，摩揭陁（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遣佛教徒來此傳播佛教，逐漸形成舉世聞名的健馱邏式的佛教藝術。公元前二世紀左右，貴霜王朝（大月氏）强盛時成爲迦膩色迦王統治的中心。其首都布路沙布邏（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約建於此時。其後貴霜王朝勢衰，小月氏入侵，又爲嚈噠（白匈奴）所滅（詳以後各卷所涉及的各條注釋）。因之，其各代的疆域不同，在迦膩色迦全盛時，大約包括歷史上阿富汗、克什米爾和我國的喀什噶爾、和闐、莎車、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北方邦東到貝拿勒斯一帶地方。其錢幣甚至在比哈爾和孟加拉都發現過。但是，據法顯的記載，公元 400 年該國的勢力已經逐漸衰落了。宋雲、惠生到達時正值印度笈多王朝的末期，嚈噠王多邏摩那（Toramāṇa）侵入印度，在摩臘婆（Mālwā）地方立國，其子摩醯邏矩邏（Mihirakula）時仍據有北印度，西至波斯東迄和闐的四十餘國均爲其所役屬。故云：“入

乾陀羅國……爲嚈噠所滅,遂立勅懃爲王,治國以來, 已經二世。”(《洛陽伽藍記》 卷五)這與《西域記》卷四《磔迦國》所載同。然而當玄奘抵該國時,不過“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里。……役屬迦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已呈現一片荒涼景象了。八世紀初慧超到達時,突厥波爾哈勅懃(Barhategin)滅迦畢試而據其地,已爲突厥所奴役。762年,悟空從迦濕彌羅赴健馱邏,情況與慧超經歷時同,此後因文獻不足徵,難於考見。

(二)布路沙布邏:梵語 Puruṣapura 音譯,卽《法顯傳》的弗樓沙國,《魏書》的弗樓沙城。又作富婁沙富羅、富留沙富邏,不流沙;意譯丈夫土、丈夫城,《續高僧傳》卷二作“丈夫宮”。外國人的記載稱之爲 Purshaur(公元後約1001年,Al-Utbi),Parshawar(約1020年,Al-Bīrūnī),Farshābūr(約1220年,Yākūt),Pershāwer(1519年,Baber),Peshour(1783年,G.Forster),Peshāwar(1863.Cunningham)等(見 Hobson-Jobson, 700a, 轉引自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頁82。)其地業經諸家考證,一致認爲卽今巴基斯坦喀布爾河南岸白沙瓦市的西北地方。

(三)那羅延天:那羅延是梵語 Nārāyaṇa 的音譯,“天”是梵語 deva 的意譯,卽神的意思;梵文全名 Nārāyaṇadeva。古印度名叫那羅延天的學者很多,這裏似乎是指一位佛教學者,但現存佛籍中並無其著作。可能玄奘見過或聽說過他的著作,但並未流傳下來。

(四)無著:梵語 Asaṅga 的意譯,音譯爲阿僧伽(見本書卷五阿踰陁國條),約四至五世紀的印度佛教哲學家。據《婆藪槃豆法師傳》,爲健馱邏國人,初於小乘說一切有部出家,後學大乘,轉而成爲佛教瑜伽行派(有宗)理論體系的主要建立者。現漢、藏譯佛

經中，有他所著的《攝大乘論》、《大乘阿毘達摩集論》等，漢譯中《瑜伽師地論》卽玄奘譯品。

（五）世親：梵語 Vasubandhu 的意譯，一作天親，音譯爲伐蘇畔度（見本書卷五阿踰陁國條），無著之弟。他出家後在迦濕彌羅國研究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理論，後於健馱邏從如意論師，又隨其兄無著改習大乘，成爲瑜伽行派的重要理論家。卒於阿踰陁國，年八十。著有《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論頌》、《大乘百法明門論》、《大乘五蘊論》、《辨中邊論》等，號稱大乘論百部，大部分有漢藏譯本。他的生平事跡見《婆藪槃豆法師傳》等書，但各書記載矛盾頗多。參閱吕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五講第三節。

（六）法救：梵語 Dharmatrāta 的意譯，音譯爲達磨呾邏多、達磨怛邏多、達磨多羅、曇摩多羅（見本條下文）。與世友、妙音、覺天爲健馱邏小乘佛教有部的四大論師之一，著有《法句經》二卷。在漢譯《藏經》中，保存他所著的《五事毗婆沙論》二卷，《雜阿毘曇心論》二卷。

（七）如意：梵語 Manoratha 的意譯，音譯爲末笯曷剌他（見本條下文），世親之師，曾在布路沙城著《毘婆娑論》。超日王（Vikramāditya，毘訖羅摩阿迭多）曾命他與"外道"辯論，因失辭自慚斷舌而死。

（八）脇尊者：一作脅比丘，"脅"爲梵語 Pārśva 的意譯，音譯爲波栗濕縛（見本條下文），小乘佛教有部的大師。曾勸說迦膩色迦王爲佛教經典作第四次結集，詳見迦膩色迦王伽藍條注。

王城内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剌

斯[1](一)。

校勘:

① 《慈恩傳》作"波刺拏斯",《方志》作"波斯"。堀謙德謂波刺斯應作波刺拏斯 (Varenasi),與卷十一之波刺斯國爲二地。按卷十二《朅盤陁國》內有"波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或即此波刺拏斯。

注釋:

(一) 波刺斯:《慈恩傳》作波刺拏斯。詳見本書卷十一波刺斯國條注。

一、卑鉢羅樹及迦膩色迦王大窣堵波

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1]鉢羅樹(一),高百餘尺,枝葉扶疎[2],蔭影蒙密[3]。過去四佛(二)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三)之中九百九十六佛(四)皆當坐焉。冥祇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4],有王命世,號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校勘:

① 《慈恩傳》卑作畢。按本書卷第八摩揭陁國上"前正覺山"條作卑,與此同,他本亦有畢者。卑畢同聲紐,可通用。

② 《宋本》、《資福本》疎作蔬。

③ 《中本》密誤作蜜。

④ 《洛陽伽藍記》五作"三百年"，與此異。

注釋:

（一）卑鉢羅樹：卑鉢羅，梵文 pippala 音譯。即菩提樹，係桑科榕樹喬木，學名 Ficus religiosa。相傳因釋迦牟尼在一卑鉢羅樹下金剛座悟道成佛。該樹便被稱爲菩提（梵文 bodhi，義爲"覺"）樹，佛教視爲"聖樹"。見本條下文。

（二）過去四佛：原指所謂出過去莊嚴劫之末的一毘婆尸佛(Vipaşyin)，二尸棄佛(śikhin)、三毘舍浮佛(Vlśvabhū)、四拘留孫佛(Krakucchanda)。但據本文云"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據《法苑珠林》卷八"七佛部""出時部"略謂賢劫一代分爲四時，今在住劫，故有千佛出現。三佛已往，今是第四釋尊造法，是知《西域記》所謂"過去四佛"，指賢劫千佛中已出現的四佛，據《長阿含經》則爲拘樓孫(卽拘留孫)、拘那含(Kanaka)、迦葉(Kaśyapa)與釋迦牟尼。

（三）賢刼：見本卷那曷羅曷國小石嶺影窟條賢刼注。

（四）九百九十六佛：大乘佛教認爲於一時有多佛出世，故無量之世界，同時有無量之佛出世，見《智度論》卷九。因此佛經中有五部《佛名經》，例如菩提流支譯《佛名經》十二卷，舉一萬一千九十三尊佛。此指賢劫之中的九百九十六佛，舉其成數，言其衆多。

卑鉢羅①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

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2]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3]遊草澤，遇見白兔[4]，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豎[5]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6]尺。王曰："汝何所爲？"牧豎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一]，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内。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説此語已，忽然不現[7]。王聞是説，喜[8]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更[9]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10]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喜[11]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12]，卽以如來舍利一斛[13]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14]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卽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15]，憤怒何及！"慙懼既[16]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

校勘：

① 《敦乙本》羅作邏。

② 《大本》贍作瞻。

③ 《敦乙本》、《中本》畋作田，通用。

④ 《敦乙本》、《中本》兔作菟，通用。

⑤ 《石本》竪作豎，下同。竪乃豎之異寫。

⑥ 《大本》作三，同；校書改二。按《洛陽伽藍記》五亦作"三尺"。

⑦ 向達改現作見，云："不現，諸本同，似應作不見。卷六佛子羅怙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云云，作見不作現。此亦應作見。"按本卷尾"阿羅漢……示神通事，因忽不現。"亦作現。見現通用，向說似拘。

⑧ 原本喜作嘉，《敦乙本》、《石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喜，義長，今從改。嘉疑是形之訛。

⑨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更並作處，屬上讀。《敦乙本》作更，與此同。

⑩ 《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趾作址，通用。

⑪ 原本因喜作因嘉，《敦乙本》嘉作喜；《石本》、《大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用喜，今從改嘉作喜。因與用同義，仍之。

⑫ 《方志》作"金銅相輪二十五重。或云四十層者，舉高五百五十尺。"

⑬ 《釋帖》二引作"盛佛舍利一斛矣"。

⑭ 《敦乙本》無南字。

⑮ 《明南本》、《徑山本》扶作持。

⑯ 《中本》既作而。

注釋：

(一)懸記：與"授記"同，梵文 vyākaraṇa 的意譯，一作"記

別”，即宗教預言。如《摩訶摩耶經》卷下的預言馬鳴降生等是。

二、大窣堵波周近諸佛像

大窣堵波東面石陛①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②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③，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④。陰影漸移⑤，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⑥：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⑦其石壁，文若彫鏤。廁以金沙，作爲此像⑧，今猶現在。

校勘：

① 《敦乙本》陛作階。

②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摹作模。《音釋》作摹云：“與摸同。”按摹、摸、模三字通用。

③ 《方志》作“二加趺佛像高四尺六寸”。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曜作耀，《徑山本》作燿，並通用。

⑤ 《敦乙本》移作利，非。

⑥ 《敦乙本》無曰字。《磧砂本》曰誤作日。

⑦ 《方志》及《釋帖》二十三引齧作嚙，通用。

⑧ 《敦乙本》作作故。按《酉陽雜俎·物異篇》云：“健馱羅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即本此文，金蟻作金蟣。蟣乃蝨子，何能如指如

米(麥)? 當是字訛。

大窣堵波石陛①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②已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合爲一體。聞諸先志③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功④尚少，宿心憂負⑤，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云價直，許爲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⑥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⑦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静，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⑧。二人悦服，心信歡喜⑨。

校勘:

① 《敦乙本》陛作階。

② 《敦乙本》、《石本》胸作匈；《宋本》、《資福本》、《磧砂本》等並作胷，下並同。

③ 《古本》、《石本》、《大本》諸先志三字作"之耆舊"。《中本》作"耆舊志"，稍誤。《三寶感應要略録》上引先志作"耆舊"。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功並作工。

⑤ 《感應録》負作貧，疑涉下文貧字而誤。

⑥ 《感應録》無乃字。

⑦ 《敦乙本》毫釐作豪氂，古可通用。

⑧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照作昭。《感應録》著作者，形之誤。

⑨ 《感應録》喜下有矣字。

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①，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②，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③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

校勘：

① 《一本》步作里，非。《方志》亦作"百餘步"。

② 一丈八尺，《方志》作"一丈六尺"。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像下有遂字。

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①記曰：成壞已三(一)。初至此國，適②遭大火③。當見營搆，尚未成功。

校勘：

① 《古本》、《石本》、《大本》、《中本》先賢二字並作"土俗"。

② 《敦乙本》無適字。

③ 《敦乙本》大火二字作"火灾";《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作"火災";《中本》作"火炎"。

注釋:

(一) 成壞已三: 佛教認爲一切事物都在生滅的變遷之中,都要經歷"成"、"住"、"壞"、"空"四個時期。此玄奘借用佛教成語作一般使用,謂這窣堵波已經三次遇災毁壞,又復營建。

三、迦膩色迦王伽藍與脇尊者、世親、如意遺迹

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户,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①圮毁,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雖則二字作"然雖"。

第三重閣,有波栗①濕縛唐言脇。尊者室,久已傾頓,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爲梵志師(一)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便②誚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

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二)理，不③斷三界欲，得六神通(三)，具八解脱(四)，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爾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④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五)智，時人敬仰，因號脇尊者焉⑤。

校勘：

① 《翻譯集》無栗字。

② 原本便作更，今從《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③ 《異本》無不字。

④ 《大本》綿作縣。

⑤ 《徑山本》無焉字。

注釋：

(一) 梵志師：梵志，梵文 brahmacārin 意譯，指未婚的、從師學習《吠陀》的青年婆羅門。《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沙門名息心，諸惡永已盡，梵志名清浄，除去諸亂想。”梵志師，梵名 ācārya，漢譯阿闍梨，指向梵志教授《吠陀》的婆羅門教師，類似我國舊時專教四書五經的私塾先生。

(二) 三藏：佛教經典的總稱。梵文 tripiṭaka 的意譯，piṭaka 意爲藏，指收藏物品的筐篋。佛教經典共分爲三部分：一、素怛

纜藏(梵文Sūtra-piṭaka)卽經藏,指佛所說的教法;二、毘奈耶藏(梵Vinaya-piṭaka)卽律藏,指僧衆教團所遵行的戒律;三、阿毘達磨藏(梵文 Abhidharma-piṭaka)卽論藏,指對經文的論述和注釋。

(三)六神通:梵文 ṣaḍabhijñā、巴利文 saḍabhiññā 的意譯。神通,或譯通、通力,指作用自在無礙之能力。佛教宣揚的六神通是(1)如意通,或身通,或身如意通,或神足通,或神境智證通,或神境通,指身體變現自在及遊涉往來自在如意之能力;(2)天眼通,或天眼智證通,指眼睛透視無礙無所不見之能力;(3)天耳通,或天耳智證通,指耳朵聽聞無礙無所不聞之能力;(4)他心通,或他心智證通,指知他人之思想而無礙之能力;(5)宿命通,或宿命智證通,指知自身及衆生前世生涯行業而無礙之能力;(6)漏盡通,或漏盡智證通,指斷盡一切煩惱得自在無礙之能力。其中,前五通凡人皆可通過修習禪定獲得之,而魔鬼天神則自然具備。唯漏盡通,僅成阿羅漢及成佛者始得。佛教不鼓勵教徒們修得和使用前五通,因爲使用五通極易使人迷戀塵世,妨礙成道,卽妨礙獲得第六神通。

(四)八解脫:一名八背捨,指解脫三界貪愛煩惱繫縛的由淺而入深的八種禪定方法。《觀無量壽佛經》:"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八解脫:一、觀内有色外亦觀色解脫,二、觀内無色外亦觀色解脫,三、内外諸色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處解脫,八、滅受想處解脫。

(五)三明:梵文 trividyā,卽六神通中的天眼通、宿命通和漏盡通的總稱,參見前六神通注。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毘達磨俱舍

論»(一),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注釋:

(一) 阿毘達磨俱舍論: 梵文名 Abhidharma-kośa-śāstra, 共三十卷,屬小乘論部,係世親爲小乘説一切有部之論師時的梵文著作, 略稱«俱舍論»。它主要内容是以小乘佛教的"經部"學説來修訂"有部"的理論, 並廣泛地批判小乘各部派的學説, 是一部向大乘"有宗"過渡的名著, 也是研究佛教的基本書籍。它傳入中國後,有真諦和玄奘二種譯本。玄奘門人普光、法寶有«俱舍論記»、«俱舍論疏»,圓暉有«俱舍論頌疏»等。在日本也廣爲流傳,研究論述者很多。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 末笯曷剌①他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 «毗婆沙論»(一)。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二)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②遐被, 法俗歸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三)王唐言超日。威風遠洽, 臣③諸④ 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四)懼國用乏⑤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⑥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税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 則君土有周給之恩, 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爲身侈靡國用。"遂加⑦五億, 惠諸貧乏。其後畋⑧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賞⑨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⑩人剃髮, 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⑪,欲衆⑫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

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⑬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⑭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也。因而劇談,論⑮及火煙(五),王與外道咸諠⑯言曰:"如意論師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⑰者,恥見衆辱,齰⑱斷其舌。乃書誡告⑲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競大義。羣迷⑳之中,無辯正論㉑。"言畢而死。居未久㉒,超日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來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奥,前王宿憾㉓,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㉔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一本»剌並作利,«翻譯集»亦同。剌利二字同聲紐,可通用。

② «石本»、«大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問並作聞。«敦乙本»作問同此本。按聞問古相通。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臣字上有使字。

④ «明南本»、«徑山本»諸作詣,疑形近而訛。

⑤ «異本»用下有之字。«敦乙本»乏作之。

(6)　《明南本》請誤作諸。

⑦　《敦乙本》、《宋本》、《資福本》加誤作如。

⑧　《敦乙本》、《石本》、《中本》畋作田，通用。

⑨　《敦乙本》、《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賞作償。

⑩　《石本》、《中本》一使二字作“使一”。

⑪　《中本》怏怏作快快，非。

⑫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衆並作罪。

⑬　《徑山本》洎作暨。

⑭　《石本》詰作誥，非。《音釋》亦作詰云：“論也，難也。”

⑮　《敦乙本》、《石本》、《大本》論作語。

⑯　原本誼作誼，今從《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改。

⑰　《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覽並作鑒。《古本》作賢，誤。

⑱　《慧琳音義》云：“(齰)或作齚。”

⑲　《宋本》、《資福本》誡作誠，《中本》作試，並非。《敦乙本》、《大本》無告字。

⑳　原本迷作述，《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作迷，今從改。

㉑　《釋帖》六引此文作“衆迷之內，勿辯正邪，羣援之中，無申大義”，與此略異。

㉒　居未久，《石本》作“此居之未久”五字。《大本》作“此居未久”四字。二此字並從上屬。

㉓　《石本》憾作憾。

㉔　《徑山本》焉乃二字作"于是",並從下讀。

注釋:

（一）毘婆沙論:全稱《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梵文名 Abhidharma mahāvibhāṣāśāstra。)據説佛教徒在第四次結集時(詳卷三迦濕彌羅國),五百阿羅漢各闡所見而釋《發智論》（小乘説一切有部傳統的論藏的根本經典),是廣泛解説經義的論著，爲研究小乘佛教有部教理的重要著作,題如意作,共二百卷,玄奘譯。

（二）利見：出世，即誕生。顔延之《三月三日詔宴西池詩》:"河嶽曜圖,聖時利見。"

（三）室羅伐悉底國毘訖羅摩阿迭多王：室羅伐悉底國 (Śrāvastī) 見卷六專條下注。毘訖羅摩迭多,梵文 Vikramāditya,意譯超日;《婆藪槃豆法師傳》作香必柯羅摩阿袟多,意譯正勤日。古代印度用這個稱號的國王不止一個，這裏的超日王可能指笈多王朝第三個皇帝、著名的旃陀羅笈多二世,其即位年代是公元後 376 年(一説 380 年),死於413—415 年之間。法顯訪印時,他正在位。

（四）主藏臣：負責財政的大臣。

（五）火煙：此指違反了三支因明（形式邏輯）有煙必有火的大前提的錯誤。

四、布色羯邏伐底城及諸遺迹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1]，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一)]，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

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

校勘:

① 五十餘里,《慈恩傳》作"百餘里"。《方志》則與此同。

注釋:

(一) 布色羯邏伐底城: 梵文 Puṣkalāvatī 或 Puṣkarāvatī 音譯, 爲健馱邏國故都。此地即今巴基斯坦所屬之查薩達 (Chārsadda), 在白沙瓦東北十七英里,斯瓦特河 (Swat R.) 與喀布爾河 (Kabul R.) 交接處稍北的斯瓦特河東岸。

城東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①建也, 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②。先古③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蘇蜜呾羅(一)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訛也。論師於此製《衆事分阿毘達磨論》(二)。

校勘:

① 《敦乙本》無所字。

② 《方志》有云:"高數百尺,雕鏤希世。"

③ 《徑山本》先古作古先。

注釋:

(一) 伐蘇蜜呾羅: 梵文 Vasumitra 音譯, 意譯爲世友或天友,北印度人,說一切有部的大師。著書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衆事分阿毘達磨論》。

（二）衆事分阿毘達磨論：梵文名 Abhidharmaprakaraṇapāda-śāstra。阿毘達磨是梵文 Abhidharma 的音譯，舊譯作阿毘曇，意譯對法，論，卽經律論之論。《衆事分阿毘達磨論》，世友著，南朝劉宋時求那跋陀羅與菩提耶舍譯，十二卷，但只有七品；玄奘譯本改名爲《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十八卷；係小乘説一切有部的七部論中的第三部。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卽①達磨呾② 邏多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訛也。論師於③此製《雜阿毗達磨論》（一）。

校勘：

① 《大本》卽作則。

② 《翻譯集》呾作爼，音“莊吕切”，與此異。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無於字。

注釋：

（一）雜阿毘達磨論：梵文名 Saṃyuktābhidharmahṛdaya-śāstra，法救著，意譯作《雜阿毘曇心論》，略名《雜心論》，南朝劉宋僧伽跋摩譯，十一卷。法救曾編集《法句經》、《法句譬喻經》、《出曜經》、《達磨多羅禪經》，又認爲《毘婆沙論》卷帙浩繁，過於繁複，而法勝所著的《阿毘曇心論》則又過於簡略，乃增加法勝之著寫成此論。此書繁簡得當，流行甚廣。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①，無憂王之所建也，彫木

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昔爲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爲王，卽斯勝地千生捨眼(一)。

校勘:

① 《慈恩傳》數百尺作“二百餘尺”。

注釋:

（一）千生捨眼：此本生故事，據《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云：“佛語賢者阿難，乃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姝好，威神巍巍。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貧窮飢餓，隨道乞匃，往趣王所，而白王言：‘王獨尊貴，安隱快樂；我獨貧窮，加復眼盲。’爾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爾時月明王自取兩眼，施與盲者，其心靜然，無一悔意。月明王者，卽我身是。佛言：‘須彌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又《菩薩本行經》略有不同，太子改爲梵王子，名大自在天，學醫術，和合諸藥。國中人民多詣太子求治，諸醫師反爲衆人所輕慢。會疾疫流行，人民死者日多，王命召諸醫，問其方藥。一醫妬王太子，乃曰當得從生以來仁慈愍衆，未曾起瞋恚意者，以其血和藥服之，得其兩眼，用解遣鬼，衆病乃瘥。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①飾之。如來寂滅，寶變爲石。基雖傾陷，尚曰②崇高。

校勘:

① 《異本》瑩作營。《方志》作鎣。

② 《徑山本》尚曰作猶尚。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一)，令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注釋:

(一) 鬼子母: 梵名 Hāriti，音譯作訶利帝、訶利底、訶梨帝、哥利底、呵利帝、可梨陀等，意譯爲歡喜，有暴惡、青色、黄色、藥叉女神等異名，又被稱作歡喜母、愛子母、功德天、天母等，因爲她是五百鬼子（《雜寶藏經》卷九作有子一萬人）之母，故稱爲鬼子母。在印度的神話傳説中，她初爲惡神，噉食人間小兒，後來在佛的感化下，改惡從善，成爲護法神，詳見《毘奈耶雜事》卷三十一，《雜寶藏經》第九，《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二，《佛説鬼子母經》等。鬼子母皈依佛法後，成爲關心民間疾苦，愛護小兒的慈愛之神，古代印度民間信仰祀禱頗盛。《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或在食橱邊，素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兒息者，饗食薦之，咸皆遂願。”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商莫迦菩薩(一)舊曰睒摩①菩薩，訛也。恭行鞠②養，侍盲③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④獵，毒矢誤中。至誠感靈，天帝傅⑤藥，德動明聖，尋

即復蘇⑥。

校勘:

① 《麗本》睒原作暎,《京大本》從《石本》、《宋本》及《大本》改作睒。按《珠林》作"舊云睒子";《方志》作"此云睒也"。

② 《資福本》鞠誤作鞫。

③ 《宋本》、《徑山本》盲作育,形之訛。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王下有畋字。《徑山本》遊作畋

⑤ 原本傅誤作傳,今從《資福本》、《磧砂本》等正。《敦乙本》、《古本》、《石本》、《中本》傅並作注。

⑥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蘇作穌,通用。

注釋:

(一) 商莫迦菩薩; 商莫迦,梵文 Śyāmaka 音譯,又作 Śyāma,巴利文 Sāma。《西域記》謂"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按睒摩似爲巴利文 Sāma 的音譯。此宗教故事已見《西域記》本文,又見於《六度集經》卷五、《雜寶藏經》第一,《僧迦羅剎所集經》卷上、《善見律毘婆沙》第二及《睒子經》等。惟巴利文《本生經》中《商莫迦本生》略有小異。《洛陽伽藍記》卷五作"阿周陀窟(Acyata)及門子(門應係"閃",卽"睒"字之異譯。)供養盲父母處"。這一本生故事,也常見於印度的彫刻。在梵文史詩《羅摩衍那》中也有情節相似的故事。

五、跋虜沙城

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①虜②沙城(一)。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二)唐言善牙③。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④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⑤餘僧⑥，並小乘學也。昔伊濕⑦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燈⑧論》(三)。

校勘：

① 《異本》跋作跛；《隨函録》及《大本》作䟦。説見前。

② 《古本》虜作盧。二字同聲紐，可通用。

③ 《古本》牙作才，《異本》作身，並非。《方志》亦作善牙。《翻譯集》引此下有"亦云善與"。按與或書作与，牙古常作与，二字形近易訛，善牙即善与也。

④ 《金陵本》郭誤作廓。

⑤ 《大本》十作千，誤。

⑥ 《徑山本》僧下有徒字。

⑦ 《大本》濕作溫。

⑧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燈並作證。

注釋：

(一) 跋虜沙城：此城原名儒蓮還原作 Varoucha，瓦特斯作 Palusha，堀謙德作 Paluṣa (即 Palusha)，A.H. 達尼作 Varu-

ṣa (A.H.Dani:Shahbaz Garhi,Univ. of Peshawar, Archaeological Guide Series, No.2,p.2)。E.沙畹指出,«洛陽伽藍記»卷五中的“佛沙伏”當卽本書之跋虜沙城。佛沙卽跋虜沙;伏係梵文pura譯音,義云“城”;全名還原應作Varṣapura(沙畹«宋雲行紀箋注»)。據近人考證,古跋虜沙城在白沙瓦東北偏東六十五公里處,今Shahbaz Garhi,三面環山。見A.傅舍«健馱邏古地志»(A.Fouches[translated by H.Hargreaves]: Notes on the Ancieat Geography of Gandhāra, Archaeol. Survey of India,頁21以下諸頁)。

(二)蘇達拏太子:蘇達拏本書註意譯善牙,梵文應是Sudanta。«玄應音義»第五音譯作須大拏,意譯作善與或善施。«翻譯名義集»卷三云:“唐言善牙,亦云善與。”多數學者認爲蘇達拏的梵文原名應是Sudāna,義云“善與”、“善施”。堀謙德指出,譯作善牙是錯誤的,牙字應是與字的簡體“与”的訛寫(堀謙德,«解說西域記»,頁195)。按從對音上看,把蘇達拏還原作Sudāna是正確的;從蘇達拏太子的樂與好施的事迹看,把蘇達拏還原作Sudāna也是正確的;意譯善牙無論如何都不妥當,堀謙德的解釋可備一說。關於蘇達拏太子的故事,參閱«太子須大拏經»、«六度集經»卷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六等,本書已作簡述,玆不具引。

(三)伊溼伐邏論師於此製阿毘達磨明燈論:伊溼伐邏,人名,梵文Īśvara音譯,意譯自在。關於這位論師的情況,目前一無所知。他所著的«阿毘達磨明燈論»無漢藏譯本。其梵文原本可能卽我國民族圖書館收藏的梵文寫本第24號Abhidharmadīpa。這個寫本(殘)在本世紀三十年代被印度人S.Rāhula發現後拍成照片帶走,由P.S.Jain校刊於1959年在Patna出版。

跋[①]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王[②]之所建立[③]。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壇特[④]山，訛[⑤]也。婆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⑥]。

校勘:

① 《異本》跋作跛。

②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王字。

③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立下並有也字。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壇特作檀特。《石本》作檀持多，非。

⑤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訛下有之字。

⑥ 《中本》鬻作粥，通用。《慧琳音義》賣作賫，云:"《説文》正體作賫。……從士者俗字也。"

六、彈多落迦山及其他諸遺迹

跋[①]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一]，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②]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石室[二]，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昔所遊止[三]。其側不遠有一石廬[③]，即古仙人之所居也。

校勘:

① 《異本》跋作跛。

② 《中本》王下有之字。

③ 《敦乙本》、《石本》廬作閭,次同。《古本》作盧,乃廬之誤。《大本》校作閣,閣疑閭之誤。

注釋:

(一) 彈多落迦山: 梵文 Daṇḍaloka 音譯, 意爲刑罰處。位於 Shahbaz Garhi(即跋虜沙城)東北之 Mekha-Sanda 山。《洛陽伽藍記》卷五作善持山。

(二) 巖間石室: 《洛陽伽藍記》卷五:"(善持山) 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 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

(三) 太子昔所遊止: 續前引《洛陽伽藍記》卷五"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 越一小山至大① 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 並學大乘。其側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獨角仙人②(一) 所居之處。仙人爲婬女誘亂, 退失神通, 婬女乃駕③其肩④而還城邑。

校勘:

① 《大本》大上有一字。

② 獨角仙人,《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作"獨角大仙"。

③　《石本》駕作騎。

④　《大本》肩作項;《石本》作頊,乃項之形訛。

注釋:

（一）獨角仙人:獨角,梵文 Ekaśṛṅga,巴利文 Ekasiṅga 意譯。此宗教故事見《佛本行集經》卷一六,《佛所行讚》卷一,《智度論》卷一七,其故事梗概見《西域記》本文。印度的佛教彫刻多以此作爲素材。《羅摩衍那》第一篇第八、九、十章有此故事。

䟦[①]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一)也。聞諸土[②]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③]會。其有願見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絶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校勘:

①　《異本》䟦作跋。

②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土並作士。《敦乙本》作"土俗",與此同。依前例,土字爲是。

③　《石本》咸作減,非。

注釋:

（一）毗摩天女:毗摩,梵文 Bhīmā 音譯,大自在天(即大神濕婆,一名毗摩,梵文 Bhīma)的妻子的稱號,印度頗多此類石刻。

七、烏鐸迦漢荼城

毗摩①天祠(一)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②城(二),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於此。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摩下並有羅字。按上文云"毗摩天女",無羅字,疑衍。

②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荼作茶,下同。按荼、茶古爲一字,但唐初書應作荼,説見目録校文。

注釋:

(一)毗摩天祠:即上文大自在天祠。

(二)烏鐸迦漢荼城:烏鐸迦漢荼,聖·馬丁還原作 Uḍak-hand(St.Martin: in Julien,Mém,II.311),康寧哈姆作 Uta-khand 或 Utkhand(Cunningham:A.G.I,62),N.L.代作Udakhaṇḍa(N.L.Dey: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evel India.p.208)。迦爾罕納的成書於公元後十二世紀的《王河》作 Udabhāṇḍapura (Kalhaṇa:Rājataraṅgiṇī, ed by Stein,II,pp.336 ff.),今名 Ohind,在喀布爾河與印度河匯合口東北,阿托克(Attdock)上游十六英里的地方,該城處於印度河重要渡口,是中亞、波斯、迦畢試及健馱邏諸國進入中印度的必經之地,是重要商業中心,寶貨充盈,諸方珍異匯集之所。《慈恩傳》卷二對這一渡口有所描繪:"河

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貨、名花及舍利渡者，船輒覆没。”玄奘往返時都在此地渡河，許多史學家認爲亞歷山大遠征軍班師回朝時也是在這裏渡過印度河的。

八、娑羅覩邏邑及波你尼仙

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娑①羅覩②邏邑(一)，是製《聲明論》(二)波你尼仙(三)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界空虚，長壽諸天，降靈導③俗。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者虚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僞，删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④述作之志。自在⑤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⑥思，捃⑦摭⑧羣言，作爲字書，備有千頌(四)，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斤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强識。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娑作婆，《新唐書·西域傳》同。《大本》作婆，校書改作娑。《敦乙本》此作娑，而下文與此本又同作婆，前後不一。堀謙德還原作 Salātura，

謂娑應作娑。姑從其說。

② 《石本》覩作都。

③ 原本導作道，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道導雖通用，但道俗二字易淆，故改之。

④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申並作伸，同。

⑤ 《敦乙本》脱在字。

⑥ 《敦乙本》、《石本》覃作潭。

⑦ 原本捃作採，《石本》、《大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中本》、《金陵本》並作捃，《音釋》同。《徑山本》作攈，亦捃之異字。《慧琳音義》作捃摭云："(捃)或從鹿從禾作攈。"是各本皆如此，今從改。

⑧ 《慧琳音義》云："(摭)或從石作拓。"按《説文》手部拓摭二字並列，拓云："拾也，陳宋語。"摭云："拓或從庶。"音"之石切"。

注釋:

(一) 娑羅覩邏邑: 娑羅覩邏，城名，梵文 Śalātura 音譯。康寧哈姆將此城比定爲今 Ohind 附近的 Lahor(或稱 Lavor)，參見康寧哈姆: A.G.I.，第 66 頁。

(二) 聲明論: 聲明是梵文 śabda-vidyā 的意譯，指研究語言的學問，聲明論卽語言學論著，詳下面的波你尼仙注。

(三) 波你尼仙: 波你尼，人名，梵文 Pāṇini 音譯，《慈恩傳》卷三作波膩尼，約公元前四世紀末健馱邏國娑羅覩邏城人，古代印度最杰出的梵文文法學家。他寫的梵文文法書共有八章，因此名

《八章書》(梵名 Aṣṭādhyāyī)，即上文所説的《聲明論》；又因該書的體裁是經(梵文 sūtra 的意譯，音譯作修多羅、素怛纜、蘇呾囉)，所以它又被單稱爲修多羅或蘇呾囉，俗稱《波你尼經》。《南海寄歸内法傳》卷第四“西方學法”條云：“二謂蘇呾囉，即是一切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爲《略詮意明》、《略詮要義》，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儞所造也。”此書是古典梵文最權威的文法論著，被其後的梵文作家奉爲經典，也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完整的文法書。

(四) 備有千頌：頌，梵文 śloka 意譯，音譯輸洛迦、首盧迦，又名阿奴濕圖樸(梵文 anuṣṭubh)，是梵文、巴利文等古代印度語言的一種詩律的名稱。這是一種最流行的、使用最方便的詩律，古代印度的兩部大史詩和許多印度古書都是用這種詩律寫成的。每一節這樣的詩叫做一個輸洛迦，或者一頌；一頌分兩行，每行有兩句，每句是八個音節，每個音節的長短都有規定。《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西方學法”條云：“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句八字，總成三十二言。”備有千頌，據《慈恩傳》卷三云：“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説，具百萬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爲十萬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覩羅(應作娑羅覩羅——引者)邑波膩尼仙又略爲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爲南印度王復略爲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盛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明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

娑① 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

梵志曰:“令學《聲明論[2]》,業不時進。”阿羅漢逌爾[3]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爲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説!”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4]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5]。”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强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6](一),流轉未息。尚乘[7]餘善,爲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8],豈若如來聖教,福智冥滋。曩者[9]南海之濱[10]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11]居。有諸商侶止此[12]樹下,時[13]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樵[14]蘇,藴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15]。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16],於此[17]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18],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爲世福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國,作《毘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説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異[19]。歎[20]善[21]久之,具[22]告鄰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彌篤。

校勘:

① 原本娑作婆,《敦乙本》及諸本同,與上文不諧,今從改,使

前後統一。説見上。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者》、《徑山本》並無論字。

③ 《慧琳音義》逌爾作哂爾，云："俗用字，古文作弞，……音與哂同，小笑皃也。《記》中作逌爾，未詳音調。"慧琳以逌當爲哂，而疑逌爾之文。按《文選》四十五班孟堅《答賓戲》"主人逌爾而笑曰。"李善注："項岱曰："逌，寬舒顔色之貌也，讀作攸。"音義相合，不必以哂當之。《音釋》解作"深視之貌"，亦非。

④ 《宋本》、《資福本》嘗作當。

⑤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在作存。

⑥ 《中本》捐作損。

⑦ 《中本》乘作垂。

⑧ 《敦乙本》績作積。

⑨ 《三寶感應要略録》中引曩者二字作昔字。

⑩ 《徑山本》濱作瀕。

⑪ 《感應録》穴下有聚字。

⑫ 《感應録》此作於。

⑬ 《感應録》時作既。

⑭ 《大本》樵作樵，通用。

⑮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燃作然，通用。

⑯ 《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去並作出。

⑰ 《感應録》此作是。

⑱ 乘聞法聲，《感應録》作"小乘法"三字。

⑲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異並作信。

⑳ 原本歎誤作歡,今依«敦乙本»及諸本改正。

㉑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善並作羨。«異本»、«或本»作美。«大本»作喜。

㉒ «敦乙本»無具字。

注釋:

(一) 唐捐: 虛耗、廢棄之義。«維摩經»卷上: "諸有所作,皆不唐捐。"僧肇注: "功不可虛設。"

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①,昔輪王②之苑囿也。舊云烏場③,或曰烏荼④,皆訛。北印度境⑤。

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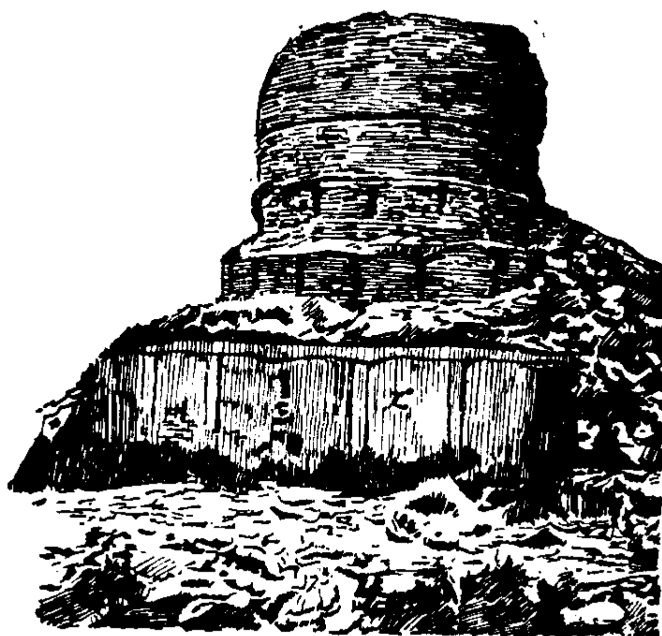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菀作苑,同。

② «慈恩傳»輪王作"阿輸迦王"。

③ 舊云烏場,«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舊曰烏孫場"五字。«慈恩傳»作"舊稱烏長"。

④ 原本荼作茶,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等改。

⑤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境下並有也字。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八　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僧訶補①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
半笯奴故反嗟②國	曷③邏④闍補羅國

校勘:

① 原本補作捕,《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補,以下本文亦作補,今從改,歸於畫一。

② 《敦甲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嗟並作蹉;《方志》、《慧琳音義》、《音釋》亦作蹉。《慈恩傳》則作嗟,與此同。按此下本文亦作嗟,嗟蹉二字聲近通用。

③ 原本曷作遏,《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曷,以下本文亦作曷,今從改,歸於畫一。

④ 原本邏作羅,《敦甲本》作邏。以下本文亦作邏,今從改,歸於畫一。

烏仗那國

烏仗那國(一)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①,川澤連原②。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③,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蓊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愞,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二),文字禮儀,頗相參預④。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夾⑤蘇婆伐窣堵⑥河(三),舊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一萬八千,今⑦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四)爲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特閑禁呪(五)。律儀傳訓,有五部焉: 一法密部(六),二化地部(七),三飲光部(八),四説一切有部,五大衆部(九)。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瞢揭釐城(一〇)。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校勘:

① 山谷相屬,«古本»作"山原邐迤",«石本»同,但迤作池。

② «古本»、«石本»原作延。

③ «敦甲本»、«中本»萄作陶。

④ «古本»、«石本»、«中本»預作類。

⑤ «元本»、«明南本»夾誤作來。

⑥ 蘇婆伐窣堵河,«石本»無伐字。«中本»作"蘇婆窣堵波河",波字殆涉"窣堵波"一詞而誤衍。«慈恩傳»作"蘇婆薩堵河"。

⑦ «敦甲本»今作金。

注釋:

(一) 烏仗那國: 梵文 Udyāna,Uḍḍiyāna,Oḍiyāna,Oddiyāna,巴利文 Uyyāna,Ujjāna。«法顯傳»、«魏書»作烏萇,«洛陽伽藍記»卷五作烏萇或烏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烏長那,«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作烏萇,又作越底延,«開元釋教録»作鄔荼,«梵語雜名»作烏儞也曩。梵文 Udyāna 意爲花園,«慈恩傳»卷二注云"唐言苑,昔阿輸迦王之苑也。"此國在斯瓦特河(Swāt)上,包括現代的 Pangkora,Bijāwar,Swat 與 Buna 等四縣。歷史上的領域各家記載略有不同。五世紀初,法顯及其同伴慧景、道整、慧達曾來此國巡禮,稱它"是正北天竺也,盡作中天竺語。" «北史»卷九七烏萇國條:"烏萇國在賒彌(Chitral)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宋雲也稱它"北接葱嶺(此指興都庫什山),南連天竺。"由于該國的物産豐富,人口衆多,很受宋云的讚賞,把它比擬爲我國的臨淄與咸陽。六世紀上半葉宋雲和惠生到達該國時,曾受到國王的接待。他也向國王介紹了我國的文化,引起了國王對我國的仰慕與嚮往,表示:"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和惠生二人曾在此國廣泛巡禮,並在距國都東南八日行程,佛陀投身飼虎的遺跡處,建立佛塔,"刻石隸書,銘魏功德。" 在其行紀中談到該國狀況。玄奘之後慧超也訪問過此國,對該國佛教的情況作過詳細描述。唐時烏萇國王達磨"貞觀十六年因陁訶斯遣使奉表獻方物。"(見«全唐文»卷九九九),又«册府元龜»卷九六四外臣部封册第二:"(開元八年)四月,遣使册立烏長國王……并降册文,皆賜綵二百段。"

(二) 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法顯傳»記載:"烏長國……盡作

中天竺語。中天竺所謂中國。俗人衣服飲食亦與中國同。"慧超記載也説此國人衣服、飲食、風俗與健馱邏國相似，語音不同。據此當時烏仗那國似通用中印度語言，但有某些不同之處，目前這一帶地區（鄰近 Swāt Kohistan 的 Gilgit、Chitral,Kafristan 等合稱 Dardistan 的地區）的居民操達爾迪語，屬于印度亞利安語系。

（三）蘇婆伐窣堵河：梵文 Śubhavastu，希臘人讀爲 Soastos(Arrian:Indica iv 11); Souastos(Ptolemy;Geography,vii,c.1,42)。《慈恩傳》作蘇婆薩堵河，現名斯瓦特（Swāt）河。《慈恩傳》卷二"（瞢揭釐）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卽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卽飛雪，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按蘇婆河卽蘇婆伐窣堵河。《慈恩傳》所述與《西域記》近似。此河爲印度河支流之一。

（四）寂定：佛教認爲脱離妄心妄想，專静於一，謂寂定。戒、定、慧爲佛教的"三法門"，定卽寂定，或禪定，是佛教的一種修持方法。

（五）禁咒：梵文 dhāraṇī 意譯，音譯作陀羅尼，卽能持善法而不使惡法有所起。陀羅尼凡四種：一法、二義、三咒、四忍。禁呪卽呪陀羅尼，是佛菩薩在禪定後所發出秘密語言。《大乘義章》卷十一："菩薩依禪能起咒術爲衆除患第一神驗，名咒術陀羅尼。"

（六）法密部：梵文 dharmaguptaka 意譯。一名法藏部，小乘佛教部派之一，由上座部的薩婆多部（説一切有部）分裂出化地部，由化地部再分出法密部。詳《異部宗輪論述記》。

（七）化地部：梵文 mahīśāsaka 意譯，小乘佛教的部派之一，由上座部的説一切有部演變而出，但其所説則頗近于大衆部，詳《異部宗輪論述記》。

（八）飲光部：梵文 Kāśyapūya 意譯，小乘佛教部派之一，自上座部的說一切有部分出。詳《異部宗輪論述記》。

（九）大衆部：梵文 Mahāsaṃghika 意譯。早期佛教的兩大部派之一，約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紀。因僧團内的長老派對跋耆地方的僧侶開禁部分戒律有所指斥而引起争論。一說比丘大天對長老派的保守觀點提出異議，當時曾舉行戒律會誦，意見未能一致，遂分裂爲上座（長老）和大衆兩部。以後大乘佛教的興起，似與大衆部的學説有思想淵源的關係。

（一〇）瞢揭釐城：康寧哈姆、堀謙德、斯坦因等均比定爲今 Mangalaor，是一重要的市鎮，位於杜西里(Dosirri)山西北支脉上，斯瓦特河左岸，但近年意大利調查隊比定都城故址爲 Mangalaor 西南約五英里處的 Mingora，現在該地南郊曾發掘出城市遺跡及佛寺遺址，根據出土文物足以判明古代該地是健馱邏藝術的重要中心之一。

一、忍辱仙遺迹

瞢揭釐城東四五里有大①窣堵波，極多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一），於此爲羯利王唐言鬪諍。舊云哥②利，訛也。割截支③體④。

校勘：

① 原本無大字，今從《敦甲本》、《石本》、《中本》補。《翻譯集》引亦有之。《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有

作大。

② 《翻譯集》引哥作歌,《慈恩傳》夾注同。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支作肢。

④ 《徑山本》體下有小注"闕"字,非。各本皆如此,文義已足。

注釋:

(一) 是佛在昔作忍辱仙: 這個佛本生故事見《六度集經》卷五;《賢愚經》卷二;《涅槃經》卷三;《中本起經》上;《僧伽羅剎所集經》上;《出曜經》二三; Jātaka Ⅲ, No.313; Jātakamālā, No.28; Avadāna-kalpalatā 38; Mahāvastu Ⅲ, 頁 357 以下; KSS Ⅰ, 頁 248 和 Ⅱ, 頁 630 以下; A. Attenhofer in Festschrift Kuhn 頁 353 以下。略謂往昔佛生于南印度一婆羅門家,在城外化度衆生。國王羯利(又作哥利、迦羅富等)暴惡驕慢,帶領其族和宫人出外遊觀。婇女捨王至佛禪定處聽説法,國王忿恨之餘就殺害佛,下令截掉佛耳,而佛顏容不變。羣臣諫王,王不聽,更令劓鼻削手,而佛相好圓滿,毫無變化。這時天雨沙石,國王怖畏,才向佛懺悔。國王感悟,就皈依了佛教。

二、阿波邏羅龍泉及佛遺迹

瞢揭釐城東北二百五十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羅① 龍泉(一),即蘇婆伐② 窣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③凍,晨④ 夕飛雪。雪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

生在人趣[二]，名曰殑祇⑤，深閑呪術，禁禦⑥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之，以稸⑦餘糧⑧。居人⑨衆庶感恩懷德，家税斗⑩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殑祇含怒，願爲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終之後，爲此地龍，泉流白水⑪，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龍。執⑫金剛神[三]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出歸依，聞佛説法，心淨信悟。如來遂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來含覆，愍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四]。

校勘:

① 《方志》無邏字，《續僧傳》無羅字。

② 《石本》無伐字。按異文見上。

③ 《石本》含作合，《中本》作冷。

④ 原本晨作昏，《徑山本》、《金陵本》作晨，《方志》同。按晨夕與春夏相對，義長，今據改。

⑤ 《新麗本》祇原作祇，下同，《京大本》從《宋本》改。

⑥ 《中本》禦作御，通用。

⑦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稸並作蓄，同。《慧琳音義》云："(稸)或從艸作蓄，形聲字。"《中本》作福，蓋稸之形訛。

⑧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粮並作糧，同。

⑨ 居人,«古本»、«中本»作"君人";«石本»作"人君"。

⑩ «石本»斗作升。

⑪ 泉流白水,«石本»作"白水流泉"。

⑫ 原本執作報,今從«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注釋:

(一)阿波邏羅龍泉:阿波邏羅,梵文,巴利文apalāla音譯。瓦特斯書卷一第229頁引迪恩根據玄奘所記距離及方向比定爲柯昔斯坦(Kohistan)的迦蘭姆(Kālam)地方,烏特洛特(Utrot)及烏蘇(Ushu)二溪合流處,即是斯瓦特河源頭。阿波邏羅意爲"無稻草",舊譯爲"無苗"、"無稻芊"。阿波邏羅龍的傳説見於多種佛經,但所記地方各有不同,如«菩薩本行經»所記的是摩揭陀國,«佛所行讚»及«智度論»僅記北印度,«阿育王傳»所記與«西域記»相同。

(二)人趣:六趣之一。趣,梵文gati意譯,其義爲靈魂在輪迴中的歸趣。在佛教興起之前,古代印度就早已具有這一思想。佛教沿襲此説認爲凡是一切有生命的東西(衆生),如果不能求得"解脱",則由于業因的差别永遠在六趣(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中,如同車輪般迴轉不停,生死相續;詳«六趣輪迴經»。人趣,即人界。由于五戒善因而投生人界,見«業報差别經»。

(三)執金剛神:一名金剛神,或金剛力士,爲手執金剛杵護佛法的神祇。

(四)白水之災:古代印度蘇婆伐窣堵河的上源山谷,在每年一定的雨期因山嶽土壤溶化,白色的砂土和河水順流而下,往往泛

濫成災。因之民間流傳龍王與白水之災的神話傳説。又傳説因每年的婆達羅鉢陀月(夏季第三個月)的二十六、二十七兩天,濕婆神在恒河洗滌衣服,故現白水。此一傳説在阿拉伯作家阿爾伯魯尼(Alberuni)的«印度志»上也有所記載,參見 Alberuni, Indica, vol. II p.182。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① 北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一),隨人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二)已,留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爲室,遐邇相趍,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三),袈裟之文煥②焉如鏤。

校勘:

① «石本»水上校補"白"字。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 煥作懦; «徑山本»作宛。«明北本»作煥,與此同。懦字非。«慈恩傳»作"文相宛然"。

注釋:

(一) 如來足所履迹: 並見«法顯傳» 和«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載。遺址在斯瓦特河上流西岸 Tirāt 村,石高 1 米,寬 0.87 米,厚 1.3 米,足迹下部刻有佉盧文題銘"釋迦牟尼足迹"。見柯瑙«佉盧文碑銘»第 8 頁(S.Konow,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p.8, pl. 1.5)

(二) 如來伏此龍: 如來降服阿波邏羅龍的宗教傳説,見«菩薩本行經»卷中,«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四,«佛所行讚»四,«智度論»九。«西域記» 本文已作了概敍。但據 «善見律毗婆沙»卷二,降服龍王的則爲末闡提(Madhyāntika)。

（三）如來濯衣石：《法顯傳》與《洛陽伽藍記》卷五均有記載。又《水經·河水注》亦云：犍陀羅國北"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阿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洗衣處，浣石尚存。"

三、醯羅山

瞢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①羅山（一），谷水西派②，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③，或聞諠語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④，宛若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⑤谷。是如來在昔爲聞半頌舊曰偈⑥，梵文⑦略也。或曰偈他⑧，梵音訛也。今從正音，宜云伽他。伽他⑨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也⑩。之法，於此捨身命焉（二）。

校勘：

① 《石本》醯作醯，讀爲醯。按《玉篇》酉部有醯醯二字同，音呼嗁切。又有醯字音口盍切，義亦不同。《石本》不詳所據。

② 《古本》、《石本》、《中本》派作流。

③ 原本紆作紆，《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作紆，同，但紆較通行，今改從之。下同。《石本》誤作紆。

④ 原本榻作塔，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慧琳音義》亦作榻。

⑤ 《中本》崖作岸。

⑥ 原本偈作伽，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慈恩傳》、《翻譯集》亦作偈。

⑦ 《翻譯集》文作本。

⑧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他作陁；《徑山本》作陀，下並同。

⑨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不重伽陁二字。《慈恩傳》有，但無者字。《翻譯集》無伽他者三字。

⑩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無也字。《翻譯集》亦無。

注釋:

(一) 醯羅山：醯羅是 hiḍḍa 或 heḍḍa 的音譯，來源於梵文 haḍḍa。一般比定爲國都 Mingora 以南約十五英里處的伊拉姆(Ilām)地方，山高達九千二百五十英尺。但這與玄奘記的距離太不相符。梵文 haḍḍa 意爲"骨"，有人認爲卽指《法顯傳》上的那竭國界醯羅城(Hiḍḍa—現名 Kila，卽佛頂骨城，在阿富汗 Jalālābād 東南四、五英里處。)另據《洛陽伽藍記》卷五云："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籠嵸，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按王城卽瞢揭釐城；收骨寺所在之山距該城的里程與情景雖大體與《西域記》的醯羅山相當，但其他證據還不足。

(二) 是如來在昔爲聞半頌之法於此捨身命焉：頌又作伽他，梵文 gāthā 的音譯，又譯作偈他、偈，義譯作頌。一頌(偈)凡三十二言，卽三十二個梵文音節，分作兩半；半頌(偈)，爲十六言(音節)。此半頌指"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的後半頌。此本生故事見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四，略謂釋迦如來往昔入雪山修菩薩行時，從羅刹聞前半偈，歡喜更求其後半，羅刹不聽。

乃約捨身與彼，故曰：“爲求八字故，棄所愛身”。故又名雪山半偈。

四、摩訶伐那伽藍

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① 摩訶伐那唐言大林。伽藍(一)。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多② 王(二)，唐言一切施。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匄③，既失國位，無以爲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以賞財，迴爲惠施。

校勘：

① 《古本》至作有。《石本》至上有有字，疑其一爲校文，誤併入正文。《方志》作有。

② 原本多作之。《中本》、《金陵本》作多。《石本》作々，爲達之重文；《明北本》、《徑山本》作達。《方志作“薩縛達羅”。向達云：“按作羅字當由於多字寫作㐲字，誤讀爲羅，遂成薩縛達羅耳。此字梵文作 Sarvadatta，自以作薩縛達多爲是。”今從其説改。

③ 原本匄作匃，乃匄之或作，見《龍龕手鑑》卷一，不如匄通行，今從諸本改。下同。

注釋：

（一）摩訶伐那伽藍：摩訶伐那是梵文 mahāvana 的音譯，意即大森林。其地望，迪恩認爲應在現在馬哈般(Mahāban)山的西或西北麓，在山麓低處及該山上部至今還有不少遺址存在。但

斯坦因認爲馬哈般與玄奘所記相差太遠，摩訶伐那寺應在蘇尼格魯姆(Sunigrum)的賓吉柯台(Pinjkotai)。

(二)薩縛達多王：梵文 Sarvadatta 音譯，義爲一切施。此本生故事並見於《六度集經》卷二、《智度論》卷十二。

五、摩愉伽藍

摩訶伐①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②言豆。伽藍(一)。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③。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二)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爲諸人天説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黄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聞正法，於此析④骨書寫經典(三)。

校勘:

① 《石本》伐作代，下同。按上文作伐，此顯爲筆誤。

② 《新麗本》原本唐作摩，《京大本》從《石本》及《宋本》改。

③ 《古本》、《中本》迹作趾跡二字。

④ 《石本》、《中本》析作折，舊寫本從木從手常淆。

注釋:

(一)摩愉伽藍：摩愉，梵文 mayū 音譯。原書"摩愉"下，注有"唐言豆"，因此對於此字的解釋引起不少分歧。瓦特斯、堀謙德等認爲 mayū 是梵文 mayūkha 一字之略，意即"光明"、"光線"，

這樣可與下文"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意義相符。梵文"摩愉"並無"豆"字含義，注作"豆"可能是當地人士對原義誤解所致。此外，如儒蓮(S.Julien)認爲"愉"爲"輸"字之訛，其對音爲梵文 masūra 或其伊朗化的形式 masur，意爲"扁豆"。二説未知孰是。

（二）拘胝：梵文 koṭi 音譯，又作拘利，俱知；義爲百萬或億。《慧琳音義》卷十九："拘利，梵語也。即諸經云俱知也。數法名，此當百萬。"

（三）於此析骨書寫經典：此本生故事又見《賢愚經》卷一，稱波羅㮈國有欝多羅仙人，剥皮析骨，以血和墨書寫偈語。亦見於《智度論》卷四九、《菩薩本行經》卷下。《洛陽伽藍記》卷五記載："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剥皮爲紙析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析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即指此。

六、尸毗迦王本生故事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至①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尸②毗迦王(一)，唐言與③。舊曰尸毗王，訛④。爲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至作有。

② 原本無尸字，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徑山本》、《中本》補。《方志》、《珠林》三十八及《翻譯集》引並有尸字。

(3) 《古本》與作典；《方志》作輿，並形近而訛。

(4)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訛並作"略也"二字。《翻譯集》亦作"略也"。

注釋：

(一) 尸毗迦王：尸毗迦，梵文 Śivika 或 Śibika 音譯。《洛陽伽藍記》卷五作尸毗 (Śivi 或 Śibi)王。《慧琳音義》卷二六解釋："尸毘王，古音云亦名濕鞞，此云安穩也。"《法顯傳》載自烏萇國"坐訖，南下，到宿呵多國。其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即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挍飾。"此本生故事詳見《賢愚經》卷一、《六度集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智度論》卷四及巴利文《本生經》第 499《尸毗迦王本生》。

七、薩裒殺地僧伽藍等及佛本生故事

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一)，至薩裒①殺地唐言蛇②藥。僧伽藍(二)。有③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爲帝釋，時遭饑④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死⑤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爲大蟒身，僵⑥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⑦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三)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爲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爲蘇摩蛇，凡有噉食，莫不康豫⑧。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⑨者至求，多蒙除差⑩。如來

在昔爲孔雀王(四),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觜啄崕⑪,涌泉流注,今遂⑫爲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蹤⑬迹。

校勘:

① 《慧琳音義》及《音釋》裒作褎。

② 原本蛇作地,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方志》亦作蛇。

③ 《元本》脱有字。

④ 《翻譯集》引饑作飢,下同。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及《音釋》死並作殣。《翻譯集》亦作殣,注音"渠希切"。

⑥ 《翻譯集》僵作殭,通用。

⑦ 《中本》感作咸。

⑧ 《隨函録》豫作悆,通用。

⑨ 《石本》病作痾。

⑩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差並作瘥,通用。

⑪ 《中本》崕作岸,非。上文"石崕"與此相應。崕或作崖,因誤作岸。

⑫ 《石本》遂作逐,形近而誤。

⑬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蹤並作跡。

注釋:

（一）珊尼羅闍川：珊尼羅闍是梵文Sanirāja的音譯，sani義云"禮物、酬報"，rāja(n)義云"王"。據迪恩比定，該川即斯瓦特河，在查克達拉(Chakdara)流入的阿丁塞(Adinzai)河谷，目前該地尚有大佛塔，名爲蘇瑪(Suma)。

（二）薩裒殺地僧伽藍：薩裒殺地，梵文Sarpauṣadhi音譯，sarpa義云"蛇"，oṣadhi義云"藥草"或"藥"。關於建立這個寺院的由來，詳見本文。

（三）蘇摩：梵文Sūma音譯，意謂水蛇。如來昔爲帝釋，自變其身爲蘇摩蛇的本生故事，見《賢愚經》卷七；又見《菩薩本行經》卷下，但情節稍有不同。

（四）如來在昔爲孔雀王：此釋迦本生故事見《六度集經》卷三，《雜譬喻經》卷上。

八、上軍王窣堵波

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波(一)，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二)之所建也。昔如來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蹎仆，因而自斃①，遂變爲石，卽於其側起窣堵波。

校勘:

① «慧琳音義»云:"斃,俗字,正作獘。"

注釋:

(一) 大河東有窣堵波: 該塔遺跡, 據斯坦因考證, 即在今Mingora 以南約二十公里斯瓦特河東岸商迦達爾(Shankardor)小高丘上。石基胴部直徑約四十二英尺,高九十英尺,累石築成。

(二) 上軍王: 上軍, 梵文 Uttarasena 的意譯, 音譯爲嗢呾羅犀那(見本卷烏仗那國藍勃盧山龍池條)。據本書稱, 上軍王在釋迦牟尼去世前後爲烏仗那國國王。但佛經中關於佛滅後八國國王分取舍利的記載見於«長阿含經»卷四、«佛般泥洹經»卷下和«大般涅槃經»卷下等處,這些記載中都未提到烏仗那國王, 就連上軍王或嗢呾羅犀那這個人名也不見於其他任何佛經 (漢文佛經裏只有本書和轉抄本書的 «釋迦方志» 卷下烏仗那國條内提到他)。因此,本書關於這個上軍王的敍述, 其根據是什麽, 現在無從查考。但就其内容來看,它顯然是神話傳説,很可能是烏仗那國的佛教信徒們爲了抬高自己在佛教中的地位而臆造出來的, 並爲玄奘遊經該國時所聞。所以關於上軍王之事迹並不可信, 爲印度史撰者所不取。

九、赤塔、奇特塔及觀自在菩薩精舍

瞢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①]呾迦唐言赤。窣堵波(一),高五十餘尺[②],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③]如來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曰慈力(二), 於此刺身血以飲[④]五藥叉[⑤]。

舊曰夜叉,訛也⑥。

校勘:

① 《石本》醯作醯,疑形之訛,誤見上。

② 《慈恩傳》高五十餘尺作"高十餘丈"。

③ 《石本》昔作是,又校作"是昔"二字。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飲作飼。《中本》作飲。《慧琳音義》云:"(飤)或作飼,俗字也。"

⑤ 《徑山本》此及小注叉字並誤作又。

⑥ 《石本》無也字。

注釋:

(一) 盧醯呾迦窣堵波:盧醯呾迦,梵文 rohitaka 音譯,意譯爲赤。其塔據説今尚存,在今之 Hazara 村。

(二) 慈力:慈力,梵文 Maitrībala 的意譯。慈力王本生故事略謂:古代慈力國王,慈悲爲懷,以十善教誨國民,故國泰民安,四方欽慕。但其國内有五個夜叉,常吸吮人血以爲食,而國内人民皆爲十善之行,浄身不能接近吮吸。乃哀訴於國王。國王乃以劍刺傷己身五處,傷口鮮血直淌,命五夜叉吮吸,以免飢渴。見《賢愚經》卷二,《菩薩本生鬘論》卷三。

瞢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一),高四①十餘尺。在昔如來爲諸人天説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黎庶崇敬,香花不替。

校勘:

① 《慈恩傳》四作三。

注釋:

(一) 遏部多石窣堵波：遏部多，梵文 adbhuta 音譯，意譯爲奇特，或不可思議。此塔"如來去後，從地踊出"的傳説，並見《釋迦方志》卷上。

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①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②盧枳低③濕伐羅(一)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卽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爲光世音，或云④觀世音，或觀世⑤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⑥明，法俗⑦相趣，供養無替。

校勘:

① 《慈恩傳》無十字。《方志》作"四十里"。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縛作嚩。《慈恩傳》亦作嚩。下注並同。

③ 低爲多伊二字連聲。《慈恩傳》低作"多伊"二字，《翻譯集》引亦作多伊。按小注正作多伊。《方志》低作抵，其下有伊字。低、抵聲同通用。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云字。《慈恩傳》亦無云字。

⑤ 《慈恩傳》世下有音字。《翻譯集》引無觀字，誤脱。

⑥ 《中本》昭作照。

⑦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俗並作侶，亦通。

注釋:

（一）阿縛盧枳低濕伐羅：梵文 Avalokiteśvara 音譯，這個詞是由 avalokita（阿縛盧枳多，義云“觀”）和 īśvara（伊濕伐羅，義云“自在”）兩字複合組成的。前一字的尾音 a 與後一字的首音 ī 連在一起時必須讀作 e。在梵文文法中，這種現象叫做連聲（saṃdhi）。原注“合字連聲”就是這個意思。原注“分文散音”，意即把有連聲關係的字拆開後按原來的讀音來讀。原註“舊譯爲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是正確的。其中觀世音一名已在我國廣泛流傳。此譯係將梵文 Avalokiteśvara 誤讀爲 Avalokitasvara 所致。avalokita 義云“觀”，svara 義云“聲音”，故全名也誤譯作觀世音或觀音。

十、藍勃盧山龍池及烏仗那國王統傳説

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① 至藍勃盧山（一）。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淥波浩汗②，清流皎鏡。

校勘:

① 百五十里，《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百四五十里”。《方志》作“西百五

十里”。

② 《元本》汗誤作汙。

注釋:

(一) 藍勃盧山: 此山名儒蓮還原爲 Lamboura, 比爾及瓦特斯還原爲 Lanpolu, 堀謙德還原爲 Rābora,原義不明。迪恩根據本書記載的方位和距離考證, 確定此山卽在 Darora 附近注入潘吉柯拉(Panjkora)河的 Aushiri 河谷的源頭。但是他又說,不知道玄奘是如何測定這個距離的,因爲中間橫隔着一些谷地和高山。而他確定的那座山上的大湖,長度是一英里多。

昔毗盧擇①迦王(一)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二),既出國都,跋涉疲弊, 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卽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虚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爲人形,卽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卽謝曰: “羈旅羸人,何見親拊②?” 遂欵殷勤,凌逼野合。女曰: “父母有訓,祇奉無違。雖蒙惠顧, 未承高命。”釋種曰: “山谷杳冥,爾家安在?”曰: “我此池之龍女也, 敬聞聖族流離逃難, 幸因遊覽, 敢慰勞弊。命有譺③私,未聞來旨。 況乎積禍, 受此龍身, 人畜殊途, 非所聞也。”釋種曰: “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 “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 “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 乃

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三),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四)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④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爲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⑤備禮,燕⑥爾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鄰此宅居,當令⑦據疆土,稱大號,總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諠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杖⑧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沿弊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讌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⑨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⑩有少損傷,而汝子孫⑪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没,其子嗣位,是⑫嗢呾羅犀那王。唐言上軍。

校勘:

① 擇原本作釋，《中本》及《金陵本》作擇。本書卷六室羅伐悉底國下毗盧擇迦，《麗本》、《方志》、《珠林》及《翻譯集》擇作釋，《石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並作擇，二文互異。按毗盧擇迦梵文作 Virūḍhaka，擇今音場伯切(據《廣韻》)，入澄紐，古讀舌頭音定紐，與 ḍha 音諧，今據改。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拊作附。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讌作燕，下同，二字通用。

④ 《石本》糜作靡，非。

⑤ 《中本》迎作近。

⑥ 《中本》燕作讌。

⑦ 《中本》令作合。

⑧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杖作仗，可通用。《中本》作持。

⑨ 原本寤作寐，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

⑩ 《古本》、《石本》、《中本》命作今。

⑪ 《石本》孫下重孫字。

⑫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是下有爲字。

注釋:

(一) 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人名，梵文原名 Viḍūḍabha。梵文裏另有一個名詞Virūḍhaka，它是保護世界的四大天王中的南

天王的名字。毗盧擇迦這個譯名，就對音而言，其原文應當是 virūḍhaka；就意義來說，其原文則是 viḍūḍabha。不知道爲什麽，在漢譯佛經裏，這兩個毫無關係的字經常被弄混了，這裏只是其中一例。（參閱季羡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北京，第 366—367頁）

毗盧擇迦王是釋迦牟尼同時代人，繼其父鉢邏犀那恃多（Prasenajit，見本書卷六室羅伐悉底國）爲憍薩羅國國王。他曾經興兵掃蕩釋迦族的故鄉劫比羅伐窣堵（Kapilavastu，見本書卷六刼比羅伐窣堵國），消滅了釋迦族。本書卷六室羅伐悉底國及刼比羅伐窣堵國對毗盧擇迦王的事迹作了概述。並參見《增一阿含經》卷二六、《四分律》卷四一、《五分律》卷二十等。

（二）釋種：釋爲釋迦（Śākya）的簡稱。釋種即釋迦族或釋迦族人的意思。公元前六世紀，在印度北方亞利安人占優勢的地區出現了十幾個君主世襲制國家，其中最重要的有摩竭陀（Magadha）、憍薩羅（Kosala）、阿槃提（Avanti）和跋蹉（Vatsa）。同時，在亞利安人勢力薄弱的地區還有許多國家或部落，它們的行政首領是通過定期選舉産生的，其名稱也叫做“羅闍”（rājan，漢譯爲“王”，但不是世襲的君主）。西方學者把它們比作古代羅馬，稱之爲“共和國”（republic）。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釋迦族的劫比羅伐窣堵。釋迦族之所以著名並且重要，不是因爲它的力量强大或文化發達，而是因爲佛教的創始人喬答摩出生其中（因此他又被稱爲“釋迦牟尼”，意爲“釋迦族中的聖人”）。釋迦族可能不是外來的亞利安人，而是印度的土著居民。在公元前六世紀北印度列國紛争的局勢中，它是受欺侮的弱者。釋迦牟尼在世時，它就滅亡於强大的憍薩羅國國王毗盧擇迦對它發動的侵畧戰争。這場戰争恐怕是亞利安

人與土著居民之間的民族矛盾發展的結果。(參閱季羡林:《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歷史研究》,1965年第三期。)

(三)惡趣:指地獄、畜生等。佛教以衆生的惡業之因,而其所趣之所,謂之惡趣。趣,往。《俱舍論》卷八:"趣謂所往。"

(四)曠劫:指過去的極長時間。《觀無量壽佛經疏》卷一:"我等愚痴身,曠劫來流轉。"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宫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爲其母,略説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畋①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衆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②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一)娑羅樹間③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爲供養。"如來與諸大衆淩虚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宫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罷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④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説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當入⑤涅槃,召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⑥躃,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

校勘:

① 《石本》、《中本》畋作田,通用。

② 《中本》無之字。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間下並有當字。

④ 《中本》能上有非字。按此句作爲反詰語氣解,有非字亦通。

⑤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取作入。

⑥ 《古本》頓作蹞。蹞,古履字,見《集韻》。但履躃不詞,蹞疑爲頓之形訛。

注釋:

(一) 拘尸城:卽拘尸那揭羅。那揭羅,梵文nagara音譯,意譯城。見本書卷六拘尸那揭羅國所述。

十一、達麗羅川

瞢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①索,或牽鐵鏁②。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③躡蹬④,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一),卽烏仗那國舊都也(二)。多出黄金及鬱金香。達麗羅⑤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三)像,金色晃昱⑥,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四)舊曰末⑦田地,訛略也⑧。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引匠人升覩⑨史多天(五),舊曰兜率他⑩也⑪,又

曰兜術他，訛也。親覩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絙作緪。按緪乃緪之俗書，絙正字亦當作緪。緪、緪二字同。

② 《石本》鏁作鎖，同。

③ 椽杙，《石本》作椓杙。《古本》杙作栻。《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並作椓棧。《隨函録》作椓栰。向達校本作椓杙。按椓字義不合，"椽杙躡蹬"，正狀棧道架木之險。《慧琳音義》亦作椽杙，與此同，當據爲正。栻、栰皆杙之訛。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蹬並作隥。《方志》亦作隥。但《音釋》作蹬，與此同，云："正作登。"又《玉篇》隥"或作蹬"，是二字可通用。

⑤ 原本無羅字，《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有之，據上文亦應有，今補。又《石本》無麗字。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中本》昱作煜。《慧琳音義》亦作煜。通用。

⑦ 原本末作未，《資福本》、《元本》及《方志》、《珠林》三十八作末。《翻譯集·總諸聲聞篇》亦作"末田地"。今據改。

⑧ 《石本》無也字。

⑨ 《中本》覩作都。

⑩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他作陁；《徑山本》、《中本》作陀，下同。

⑪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無也字。

注釋:

(一) 達麗羅川: 此地名梵文作 Darada, Darad 或 Dārada。根據玄奘的音譯和 Darel 今名,原文似應作 Daraḍa。參閱季羡林«論梵文 ṭḍ 的音譯», «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1982,北京,第 337—377 頁。Darada 原義爲山, 今名 Darel,是印度河西岸河谷。該地爲達爾德人 (Dards) 聚居之所, 通稱達爾德斯坦 (Dardistan)。

達麗羅川是古代度葱嶺後進入印度的極險峻而又必經的孔道,我國西行僧人多經過此地。法顯描寫道:"度嶺已, 到北天竺, 始入其境, 有一小國名陀歷……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岨,崖岸嶮絶,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躡懸絙過河, 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記,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此。"宋雲也寫道:"向烏場國,鐵鎖爲橋,懸虛爲度,下不見底, 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

(二) 烏仗那國舊都也: 該國舊都 Daratpurī, 斯坦因考訂爲今 Gurez, 又作 Goorais。(Stein: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īr, vol.II, p.435)

(三) 慈氏菩薩: 卽彌勒菩薩。梵文Maitreya, 音譯彌勒, 意譯慈氏。傳説他姓阿逸多,日慈氏,生於南天竺婆羅門家庭, 將繼承釋迦如來的佛位,曾是佛的弟子,先佛入滅,住兜率天的内院。伊四千歲時,卽人界之五十六憶七千萬歲,始下生人間, 於華林園龍華樹下成正覺,當三度法會説法,普化一切人、天,謂之龍華會。詳

見《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經》、《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等。

（四）末田底迦：梵文 Madhyāntika 音譯，又譯作末田地、摩彈提、末闡提，末田鐸迦等。意譯日中或水中。據《付法藏因緣傳》卷二，阿難有弟子二人，一云末田提，一云商那和修。阿難付二人法藏，令末田提布化罽賓國，商那和修布化中國。但據《阿育王經》卷七則謂阿難弟子爲末田地，末田地弟子爲商那和修。《阿育王傳》卷四："尊者阿難語言，世尊以法付囑於我而入涅槃。我今付囑汝之佛法而入涅槃，汝等當於罽賓國中，豎立佛法。"又本書卷三迦濕彌羅國條云："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聞佛懸記，心自慶悦，便來至此"。

（五）覩史多天：覩史多，梵文 Tuṣita 音譯，又作兜率，兜率陀，兜術他；意譯爲知足、喜樂、聚集。佛教傳説爲欲界的"天處"，由下起當第四重，其内院爲彌勒菩薩浄土。關於末田底迦"攜引匠人升覩史多天"畫佛像的傳説，《法顯傳》云："其國（陀歷國，即達麗羅川）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率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今故現在於此。"

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

鉢露羅國(一)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①,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麁弊,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

校勘:

① 《釋帖》二十一引"出金如火,有池四出",與此不合,疑有誤。

注釋:

(一) 鉢露羅國:水谷真成還原作 Balūra 或 Balora。今名 Baltistan。《洛陽伽藍記》卷五作鉢盧勒,《魏書》作波路,《高僧傳·智猛傳》作波崙。《新唐書》作鉢露、勃律(有大小勃律之分,大勃律即鉢露羅,小勃律在亞興〔Yasin〕河流域)。

當地居民屬藏族,操藏語,即本書中所謂"言語異於諸國。"此地又號稱小西藏,以別於大西藏(即我國舊時所謂前、後藏)。玄奘之後慧超也有關於此國的記載。《新唐書》卷二二一稱其曾遣使來我國:"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舊唐書》卷一九八:"勃律國在罽賓吐蕃之間,開元中,頻遣使朝獻,八

年，册立其王蘇麟陀逸之爲勃律國王，朝貢不絶。二十二年，爲吐蕃所破。”水谷真成認爲從記載内容看，疑爲傳聞之國，非親踐之國。

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西[①]南流，澄清皎鏡，汩淴[②]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没。渡河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無西字，《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有之，今據補。

② 《古本》、《石本》、《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淴並作淴。説詳卷一“跋禄迦國”校記。

呾叉始羅國

呾叉始羅國[一]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競，王族絶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稱[①]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果[②]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

勘校:

① 《古本》、《石本》朱校稱作利。

② 原本果作草，《石本》、《宋本》、《資福本》作菓，《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果。按此書各國下多言花果，不云花草（間有稱草木者），草字當誤，今改正。

注釋:

（一）呾叉始羅：梵文Takṣaśilā，巴利文 Takkasilā，希臘古地誌作 Taxila,Taxiala。此地歷史甚古，曾爲健馱邏國首都，印度古籍如波你尼《八章書》(Aṣṭādhyāyī 4,3,93)，波檀闍利《大疏》(Patañjali: Mahābhāṣya 1,3,1; 4,3,93)，阿育王摩崖勒銘一號，都曾提到此名。漢譯佛典中《賢愚經》卷一譯作特叉尸利，《瓶沙王五願經》作德差伊羅，《阿育王傳》卷三作得叉始羅，《阿育王經》卷一〇作德叉尸羅（鑿石），《法顯傳》作竺刹尸羅（截頭），《佛本行集經》卷三八作特叉尸羅（削石），《水經注》作呾尸羅。關於此地名的來源有種種不同傳説，史詩《羅摩衍那》説此城是羅摩幼弟婆羅多所建，並立其子呾叉(Takṣa)爲王，因而得名。據《佛説月光菩薩經》，此地原名賢石城(Bhadraśilā)，因月光王(Candraprabha)曾於此地自截其頭施捨給惡眼婆羅門，故名“截頭”(Takṣa義云“截”,śilā<śiras義云頭)。《法顯傳》所記略異:“自此東行七日，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也有“鑿石”、“削石”等解釋，因梵文 śilā 有“岩石”之意。

關於此城地望，也有不同考證。康寧哈姆比定爲沙赫德利(Shahdheri)；許格爾(B. Hügel) 比定爲現今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 (Rāwalpindi)；史密斯 (V. Smith) 比定爲前者附近的哈桑·阿布達爾 (Hasan Abdal)。近代考古發掘證明呾叉始羅城的遺址在印度河與傑魯姆河之間，距拉瓦爾品第新城西北約二十英里。

遺址所在河谷長約十一英里，谷口寬五英里，海拔一千七百英尺以上。

一、醫羅鉢呾羅龍王池

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①羅鉢呾羅②龍王池(一)，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卽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呾③羅樹④苾芻者⑤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

校勘:

① 《石本》醫作翳，下同。

②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羅作邏，下同。

③ 原本無呾字，《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與上文同，今從補。

④ 《古本》、《石本》、《中本》樹下有葉字。

⑤ 苾芻者，《石本》苾芻作比丘，以下皆如此。芻字或本作芻，通用，不別出校。《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者字。

注釋:

（一）醫羅鉢呾羅龍王池：醫（又作翳）羅鉢呾羅，梵文 Elāpattra 的音譯，巴利文作 Erāpatha。醫羅是一種帶有臭氣的樹，可以作醫療用；鉢呾羅是樹葉之義。在佛教經典中有不少關於此龍王的傳說。例如據《福蓋正行所集經》第十一所説，過去迦葉波佛

時，有一比丘犯摘毀醫羅樹及午後乞食二過，受罰永爲龍身，有七頭，其頭之上生醫羅樹，常流膿血，不堪蟲類吮食的痛苦。時佛在嚩囉拏城，教化此龍，說彌勒出世時當可免龍身。此龍王之首在嚩囉拏城，龍尾在呾叉始羅國。今 Bharhut 塔西門隅柱的浮雕就是根據醫羅鉢呾羅龍王傳說而刻的。

二、四寶藏之一所

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窣堵波(一)，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二)，卽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先志①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②百步，無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爲震動，人皆踣仆。傍有伽藍，圮損已甚，久絕僧徒。

校勘：

① 《古本》、《石本》諸先志三字作“之土俗”。《中本》先志作“土俗”。

② 《石本》周藏作“藏周”。

注釋：

(一) 入兩山間有窣堵波：此窣堵波卽現在的巴奧特賓迪(Baoti Piṇḍ)嶺上之壞塔。

(二) 四大寶藏：據《增一阿含經》卷四九，此四大寶藏是：乾

陀衛國伊羅鉢龍王寶藏，蜜絺羅國斑稠龍王寶藏，須賴吒國賓伽羅龍王寶藏，婆羅㮈國蠰佉龍王寶藏。此處即指伊羅鉢龍王寶藏。

三、捨頭窣堵波

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一)，無憂王之所①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②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更③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二)。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號戰達羅鉢剌④婆(三)，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四)。

校勘：

① 原本無所字，今據《中本》補。《古本》之作所。《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之字。

② 《古本》、《石本》、《中本》先志二字作"土俗"。

③ 原本無更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補。

④ 《中本》剌作賴，二字同聲紐，可通用。

注釋：

（一）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即捨頭窣堵波，遺址在 Taxila 以北八英里處 Sarḍa 小丘西端，今巴拉爾塔(Bhallaṛ Stūpa)。

（二）青蓮同馥：此宗教傳説並見《大毗婆沙論》卷一一四。

（三）戰達羅鉢剌婆：梵文 Candraprabha 的音譯，義云月光；巴利文作 Candapabha。此本生故事，據《佛説月光菩薩經》略謂：於過去世，北印度有大城名賢石，國王名月光。光榮富貴無比，普施一切，隨意需求者相給之。一切衆生，皆至王城，求其施與，得大富貴。有二大臣，感惡夢，因王應求必施，故恐惡人來求王頭，豫以七寶作王頭，若有來者，則擬與之。有惡眼婆羅門，果來求王頭不止，大臣等恐曰："王頭膿血絡歸而爛壞，無有用處，代與七寶之頭。"惡眼曰："我不要七寶之頭，必得王頭。"求不止。大臣等遂告王，王曰："父母所生不净身，汝求我頭歡喜捨；滿爾本願稱心歸，令我速成菩提果。"婆羅門喜，王欲截頭，婆羅門曰："王截頭，須净處。"王即至摩尼寶苑，攜劍曰："我捨頭，汝來截之。"婆羅門曰："王不自斷，令我截之，非布施也。"王即以首髮繫無憂樹，執利劍，自截其頭。曩昔之月光天子，爲今之世尊，二大臣爲舍利弗、目乾連，惡眼婆羅門即提婆達多。

（四）若此之捨凡歷千生：《賢愚經》卷六謂過去跋陀耆婆城有月光王以正法治國，聲聞遠近。邊地一小國名毗摩斯王，心懷嫉妒，遣婆羅門來乞王頭。月光王對婆羅門説：自己過去已布施了九百九十九頭，今若布施此頭，就够上一千，功德圓滿。説罷就割捨了自己的頭，此月光王就是釋尊。《六度集經》卷一，《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大寶積經》卷八十等所載略有不同，此本生故事，經常爲佛教的雕塑、繪畫所採用，阿旃陁石窟第一洞的壁畫繪有這一題材。

四、童受論師製論處

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一)拘摩羅邏①多(二)唐言童受②。論師於此製述諸論。

校勘:

① «中本»羅邏作邏羅。«慈恩傳»無羅字。

② «慈恩傳»受作壽。按«翻譯集»作童受，與此同。"鳩摩羅什婆"，譯名"童壽"，«傳»疑非。童受亦見卷十二朅盤陁國"童受伽藍"條。

注釋:

(一) 經部：卽經量部(Sautrāntika)，由小乘佛教上座部所屬説一切有部分化而來，只承認經律論三藏中的經藏爲佛説。

(二) 拘摩羅邏多：梵文 Kumāralāta或 Kumārarāta 音譯，意譯童受，又作童首，童壽，童豪，經量部論師。其人異説頗多，著作甚衆，或云數十部，或傳云作五百論，或作九百論，均未譯成漢文。«慈恩傳»卷二呾叉始羅國條作拘摩邏多。本書卷十二朅盤陁國條有記述。«出三藏記集»卷十二把他列爲説一切有部的論師之一。又見«唯識論述記»卷二。

五、南山窣堵波及拘浪拏太子故事

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

子拘浪拏(一)爲繼母(二)所誣抉目之處，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①。

校勘:

① 《石本》明作眼，非。

注釋:

(一) 拘浪拏: 梵文原名 Kuṇāla，《阿育王傳》卷三作"拘那羅"，《阿育王經》卷四作"鳩那羅"。水谷真成指出，"拘浪拏"爲"拘拏浪"之誤記。此係阿育王的太子 Dharmavardhana（意譯"法益"或"法增"）的別名，原爲一鳥名。此本生故事已詳見本書，它與希臘的神話傳説 Hippelýtus 和 Pheedra 頗相類似。《法顯傳》與《洛陽伽藍記》卷五亦有記載。並見於《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阿育王傳》卷三、《阿育王經》卷四。據云在印度的考古發掘中已發現拘浪拏塔，在今 Sirbak 南向東北延伸的 Hathiāl 丘陵上，其傍有 Kuṇāla 寺。見 Marshall: Guide, p.150—151，但其方位與法顯、玄奘的記載頗異，是否即此處所指還不能決定。

(二) 繼母: 卽阿育王妃帝舍羅叉，梵名 Tiṣyarakṣitā，意譯光護，見《阿育王傳》。

此太子正后(一)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憍婬，縱其惽①愚，私逼太子。太子②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曰:"夫呾叉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 今者太子仁孝著

闕，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惑③聞説，雅悦姦④謀，卽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呾叉始羅國之襟⑤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⑥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⑦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⑧封記，候王眠睡⑨，竊齒爲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⑩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⑪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⑫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⑬辭乎？齒印爲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二〕抉去其眼。眼既失明，乞貸⑭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爲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申⑮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内廄⑯，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怪而問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⑰此乎？”卽問内廄：“誰爲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釁！愛子喪明，猶自不覺⑱，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⑲年日月，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爲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三〕有瞿沙⑳唐言妙音㉑。大阿羅漢〔四〕者，四辯無礙〔五〕，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

受王請已，卽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盛㉒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六)，凡厥聞法，莫不悲耿㉓，以所持器盛其瀝泣。說法既已，總收衆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謬㉔，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淚洗彼盲眼，眼得復明，眼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遂復㉕明。王乃責㉖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禄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七)。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惛作昏。

② 《中本》無太子二字。

③ 原本惑作或，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④ 原本姦作奸，《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姦，同，字較通行，今據改，下同。

⑤ 《隨函録》襟作衿，同。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慇並作殷，通用。

⑦ 《石本》虧作虧，下同，此疑虧之别字。

⑧ 《中本》泥作埿，同。

⑨ 《中本》眠睡二字作睡眠。

⑩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顧誤作願。

⑪　《明南本》逐作遂，形之訛。

⑫　原本縛作縛，今從《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⑬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可作敢。

⑭　《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及《音釋》貸作丐，《徑山本》作匄，同。《古本》、《石本》貸作貣，《隨函録》作貮。《中本》及《慧琳音義》作貣。《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爲貣字。"貣、貮並爲貣之形訛。匄字義亦通。

⑮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申作伸，同。

⑯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厩並作廏，下同。按厩乃廏之俗字。

⑰　《中本》來作未，形之訛。

⑱　猶自不覺，《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猶不覺知"。

⑲　《中本》某作其。

⑳　瞿沙，《古本》、《石本》、《隨函録》作"窶沙"。《中本》作窶，無沙字。按《翻譯集》作瞿沙，同此本。

㉑　《古本》、《石本》、《中本》均無妙字，《翻譯集》亦無之。

㉒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盛並作承。下同。

㉓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耿並作哽。《中本》作噉，誤。《慧琳音義》作耿，與此同，引《文字集略》云："耿，憂也。"則唐本如此。

㉔　《慧琳音義》謬作繆，通用。

㉕ «中本»無復字。

㉖ «中本»責作賨,疑賨之形訛。

㉗ 原本禄作俗,«古本»、«石本»作禄,«金陵本»從之,是也。今據改。

注釋:

(一) 正后: 即阿育王后鉢摩婆底,梵名 Padmavatī, 意譯蓮華色,見«阿育王傳»。

(二) 旃荼羅: 梵文 caṇḍāla 或 cāṇḍāla 音譯,又作旃陀羅。«摩奴法論»10.12.稱,旃荼羅爲人中最低賤者,係首陀羅男子與婆羅門女子逆婚所生的混雜種姓。見本書卷二印度總述族姓和宫室及注。此處指以屠宰爲職業的旃荼羅。«翻譯名義集»卷二:"旃陀羅,此云屠者,正言旃荼羅。"

(三) 菩提樹伽藍: 當指佛陀伽耶的菩提樹東側阿育王建立的精舍, 在釋迦牟尼成道的舊地, 詳見本書卷八摩揭陁國上菩提樹垣條。

(四) 瞿沙大阿羅漢: 瞿沙,梵文 Ghoṣa 音譯, 意譯音, 聲, 響,妙音。同名的有數人。«出三藏記集»卷一二載有薩婆多部(説一切有部)師宗相傳的五十三祖中的第十四祖瞿沙菩薩,第二十祖的瞿沙羅漢; 在佛大跋陀羅所承傳的五十四祖中的第十祖瞿沙菩薩,第十五祖巨沙等。«開元釋教録» 卷十三載 «甘露味阿毘曇論» 二卷,瞿沙著,曹魏時譯出。Gzon-nu-len«印度佛教史»第十三章提到的瞿沙則是迦膩色迦王時代説一切有部的論師。

(五) 四辯無礙: 又作四無礙解、四無礙智: 一、法無礙, 詮解教法, 無所滯礙; 二、義無礙, 詮解教法的義理, 無所滯礙;

三、辭無礙，對於諸方語言通達無礙； 四、樂說無礙，能以前三種無礙，對衆生說教，根據衆生不同的根機（覺悟程度），順應辯說，使之信解無礙。

（六）十二因緣：梵文 dvādaśanidāna 意譯；又稱十二緣起（梵文 dvādaśāṅgapratītyasamutpāda）爲佛教三世輪迴的基本理論。有十二個層次：一、無明（avidyā），卽愚痴無知； 二、行（saṃskāra），爲由無明而產生的種種善與惡的行爲； 三、識（vijñāna），現世托胎時的心識； 四、名色（nāmarūpa），在胎中心身發育之位，卽胎中的精神和物質狀態； 五、六處（ṣaḍāyatana），卽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生長完備； 六、觸（sparśa），爲出胎後開始接觸事物，但未能識別苦樂； 七、受（vedanā），漸對事物有所識別而感受苦樂； 八、愛（tṛṣṇā），指貪愛等欲望的產生； 九、取（upādāna），卽對欲望的追求取着； 十、有（bhava），由貪愛等欲望引起種種善與惡的行爲（業）； 十一、生（jāti），卽依現在的業於未來（來世）之生； 十二、老死（jarāmaraṇa）。十二因緣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之一，因此散見於《大藏經》中。可參閱《中阿含經・大因經》（Mahānidāna）、《佛本行集經》、《緣起經》、《大莊嚴經論》、《十二因緣經》等等。至於解釋，則是五花八門。約略言之，小乘主張三世兩重說：過去世（因）──→現在世（果、因）──→未來世（果）；大乘主張兩世一重說：過去世（因）──→現在世（果）或現在世（因）──→未來世（果）。

（七）諸豪世祿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參見本書卷十二瞿薩旦那國條，謂諸豪族遷雪山北，至瞿薩旦那國西界，曾推舉其酋爲王。

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

僧訶補羅國

僧訶①補羅國(一)周三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②，俗尚驍勇，又多譎詐③。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

校勘:

① «石本»訶作河。«方志»作伽。

② «中本»猛上有鏑字，字有誤。按本書述風俗及人性咸以四字爲句，此句猛上疑脱字。下烏剌尸國條云"人性剛猛"。卷四屈露多國條云"性剛猛"，猛上疑脱剛字。

③ «中本»譎詐作詐譎。«石本» 譎作詭，疑爲諂之譌。諂，疑也。

注釋:

(一) 僧訶補羅: 梵文 Siṃhapura。此國似爲傳聞之國，非玄奘所親履之地，因爲«慈恩傳»卷二«高麗藏»本爲"從此 (呾叉始羅)東南七百餘里'聞'有僧訶補羅國。"雖然支那内學院本改爲"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間'有僧訶補羅國"，但是，這不僅與玄奘的習慣用法不合，而且與本書記載亦有顯著矛盾。根據本段所記僧訶補

羅國在呾叉始羅國東南七百餘里，但下段“大石門”又記:“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很難想像玄奘從呾叉始羅向東南行七百餘里後又折回該國北界，然後再向東南行二百餘里。又據本段所記白衣外道的情況也足證明玄奘似未親履其地(參閱下文“白衣外道本師”注)。如果僧訶補羅僅是傳聞之國,上述矛盾就不難理解了。

關於此國地望，最初聖馬丁(St. Martin)比定爲Sangohi城，但此城位於平原上，與玄奘所記此國“依山據嶺，堅峻險固”完全不合。康寧哈姆比定爲開達斯(Ketās 或 Ketāksh, 北緯 32 度 43 分，東經 72 度 59 分)，位於薩爾特山脉 (Salt Range)之北,傑魯姆河(Jhelum)北岸，距賓達丹汗 (Pind Dādan Khan)十六英里,距查高瓦爾(Chakowāl)十八英里,距呾叉始羅故址沙赫德利不過八十五英里。康氏認爲 Ketās 一字即由梵文 śvetavāsas (白衣外道)一字訛略而來，在西印度 śv 變化爲 kh 的語例頗多。該地的廟宇和塑像頗多,該地也確有“池沼十數”,每年均有爲數衆多的香客，從印度各地前來參拜沐浴。我們認爲康氏的意見是頗爲中肯的,雖然里程與玄奘所記有出入,可能是由於傳聞之國的緣故。

又據《新唐書》記載,唐時此國爲箇失密(迦濕彌羅)的五屬國之一。

(二)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 康寧哈姆比定爲距開達斯聖池約12英里處的 Kotera 古堡廢址，該堡西據陡坡，高約二百英尺，地勢高峻,俯瞰開達斯聖池,與玄奘所記大體相合。但遺址範圍較小,僅 3500 英尺,即四分之三英里,與“周十四、五里”相差頗爲懸殊。在尚未發現更恰當的遺址之前,康氏意見至少可備一說。

一、城附近寺塔及白衣外道本師初説法處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

城東南四五十里至[①]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暎[②]帶左右。彫石爲岸，殊形異類。激水清流，汩淴漂注[③]，龍魚水族，窟穴潛泳[④]。四色蓮花，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絶僧侶。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至作有。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暎作映，同。

③ 《古本》注作流。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泳作流。

窣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一]悟所求理初説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説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①]，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

其天師像，竊類如來，衣服爲差，相好無異。

校勘：

① 《石本》苾芻作比丘。

注釋：

（一）白衣外道本師：白衣外道爲耆那教中的一派，本師卽指該教的創立者大雄(Mahāvīra)。大雄大致與佛陀同時在世，相傳前六世紀至五世紀間出生於吠舍釐城外孔達村（Kuṇḍagrāma）一豪族家庭，青年時曾與耶輸陀(Yaśodā)結婚，三十歲出家修行，十二年後悟道，創耆那教。此後在摩揭陁與吠舍釐傳佈其教義，公元前 482 年於摩揭陁國去世，終年約六十歲（一説死於公元前 470 年前後，享年七十二歲）。耆那教經典用一種俗語卽所謂半摩揭陀語（Ardha-Māgadhī）寫成。大雄逝世後約二百年，其教徒分成兩派，卽白衣外道(Śvetāmbara)與露形外道（Digambara)，後者尤其流行於南印度。耆那教教徒在佛典中又稱爲尼犍子(梵文 Nirgrantha,巴利文 Nigaṇṭha)。耆那教教義的確有與佛教近似之處，例如也承認靈魂存在，講輪迴轉生，因果業報；其戒律中也有五戒，卽一、不殺生，二、不妄語，三、不偷盜，四、不淫邪，五、不貪慾。但這並非剽竊佛教經義，因爲大雄與佛陀爲同時代人，差不多在同時創立與傳佈其教義，而且大雄本人傳教活動僅在中印度一帶，本段所説僧訶補羅國國都附近爲其“本師悟所求理初説法處”，恐係傳聞附會所致。

二、大石門及王子捨身飼虎處

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①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飤②餓烏檡③(一)。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窣堵波，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④血啗⑤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⑥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

校勘:

① 原本東南作南東，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及《慈恩傳》改。《方志》作"東行二百餘里。"

②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飤作飼，同。

③ 原本檡作擇，《石本》及《慈恩傳》作檡。《一本》、《宋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菟，《資福本》作䖘。按《左氏·宣四年傳》"楚人謂虎於菟。"《廣韻·模韻》䖘字注云:"烏䖘，楚謂虎也。"菟與䖘爲一字，並音徒。《漢書·敍傳》作"於檡"。顏注云:"於音烏。檡字或作菟，並音塗。"是菟、䖘、檡三字通用，擇爲檡之形誤，今正。

向達云:"烏菟，虎也。唐人諱虎，故作烏菟。"

④ 《石本》無以字。

⑤ 原本啗作啗，《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作噉，

《徑山本》作啖，啖卽啗之異字。《珠林》三十八作啗。《慧琳音義》亦作啗，云："或作啖也。"今據改。《金陵本》作啗。

⑥ 《石本》、《中本》芒作荒。

注釋:

(一) 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飤餓烏檡: 摩訶薩埵，梵文Mahāsattva 音譯，巴利文Mahāsatta。摩訶薩埵王子投身飼餓虎的本生故事又見《六度集經》卷一、《賢愚經》卷一《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菩薩本生鬘論》卷一，Jātakamālā I 等。飤卽飼，烏檡卽烏菟(見本條校勘記)。烏菟，《左傳・宣公四年》:"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於音烏，卽烏菟，指虎。

捨身北有石窣堵波(一)，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製，時燭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①此塋域②。其有疾③病，旋繞多愈。

校勘:

① 《中本》周作同。

② 《古本》、《石本》塋域作塋城，《中本》作築城。按《慧琳音義》亦作塋域，與此同。諸異作非。

③ 《石本》疾下有縈字。

注釋:

(一) 捨身北有窣堵坡: 據康寧哈姆的推定，此塔爲 Manikyāla 的佛塔，係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代的健馱邏的建築。

三、孤山中伽藍

石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①。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花菓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二②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令不食肉。

校勘:

① 《石本》教上有法字，《中本》教下有法字。

② 《明南本》、《徑山本》二作三。

從此東南山①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無山字。《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慈恩傳》、《方志》亦有山字，今據補。

烏剌尸國

烏剌尸國(一)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長，役屬迦濕①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

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學②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濕作隰，諸本並作濕，下文亦如此，今從改，以歸畫一。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學上並有習字。

注釋:

(一) 烏剌尸國: 梵文 Uraśā, 此名見於波你尼«八章書»(IV, 3.93)。«摩訶婆羅多») 作 Uragā, «王河» (Rājataraṅgiṇī) 作 Uraśa, 康寧哈姆認爲即托勒密«地理誌»中的 Varsa Regio, 即今 Rash, 在穆扎法拉巴德(Muzafarabād)西北的丹塔瓦爾(Dhantawar)。但玄奘所記該國在呾叉始羅東南方，康氏比定的地方却在其東北方，康氏本人並未說明其原因。聖馬丁的比定與康氏相同，他認爲"東南山行五百餘里"，應爲"東北山行五百餘里"之誤。但«慈恩傳»及«釋迦方志»均作"東南"，因此這一說法難以令人信服。當然也可能玄奘對這一地區各處方位的記載有不確切之處。司威麥爾頓 (C. Swymerton——Indian Antiquary Vol. XX. P. 336) 比定此國爲現今哈查拉(Hazara)，其都城爲哈里浦爾 (Haripura)，這一意見似較妥善。唐時此國是迦濕彌羅的五屬國之一。

迦溼彌羅國

迦溼彌羅國(一)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山極陗①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二)，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僄，人多②怯懦③。國爲龍護，遂雄鄰境(三)。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有如來舍利升④餘。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華嚴鈔》五十八引陗並作峭。

② 《中本》多作性。

③ 《石本》懦作煗，《古本》作愞，並誤。《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懦，同。

④ 《石本》升作斗。按《方志》、《珠林》三十八並作“一升餘”，斗字非。

注釋：

（一）迦溼彌羅國：梵文 Kāśmīra 或 Kaśmīra 音譯；巴利文 Kasmīra，俗語 Kamhira，Kamhāra，Kasamira，Kasumīrā 等。托勒

密《地理志》中作 Kaspeiria。我國舊譯，漢、魏、南北朝均作罽賓。但以後的罽賓則指別的國家，如《隋書》中的罽賓即指漕國（Ghazni，漕矩吒），唐代的罽賓指迦畢試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迦濕彌羅國譯作箇失密，義浄作羯濕彌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伽葉彌羅，唐禮言《梵語雜名》作迦閃弭，《慧琳音義》作羯濕弭羅；即現代的克什米爾。沙畹認爲漢代罽賓一詞係該國古名 Kaspīra。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爲漢代的罽賓指 Kabul 河流域。

迦濕彌羅的領域，自古分爲Kamraj 與 Meraj 兩大部分，前者爲印度河與巴哈特河合流處以下，後者在合流處上游南半部地區。我國古籍的記載頗有出入，例如《魏書》卷一〇二："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新唐書》卷二二一下："箇失密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七世紀時迦濕彌羅的領域，除克什米爾本身外，還兼有印度河與契納布河間的山岳地帶。玄奘則稱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這一估計似乎過大，也可能是包括某些屬國的緣故。近代實測該地大體上呈橢圓形，中部是平原，東南至西北向長約 85 英里，寬 25 英里，面積約一千八、九百平方英里。

迦濕彌羅位於次大陸西北，羣山環繞，地勢高峻，易守難攻，在軍事上極爲重要。《新唐書》所謂："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悟空行記》也指出該地形勢："總開三路以設關防，東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門一路通乾陀羅，別有一途，常時禁斷，天軍行幸，方得暫開。"此國歷史悠久，Kāśmīra 一名早見於《龍樹山題銘》(Nāgārjunikoṇḍa Inscriptions of Vīrapuruṣadatta) 以及印度古籍，如波你尼《八章書》(4,2,133; 4,3,93)及波檀闍利《大疏》(3,2,2)、《廣博

本集»(Bṛhat-saṃhitā)(xiv,29)。

在印度哲學、宗教以及文學發展史上,迦濕彌羅的地位也很重要。古代迦濕彌羅國的佛教僧侶以虔誠、博學、善辯著稱。據說阿育王曾邀請該國僧侶多人參加其發起的佛教第三次結集。佛教史上有名的第四次結集,所謂"迦濕彌羅結集"也在此地舉行。所以佛教文獻中提到迦濕彌羅國時,經常是用讚美的言辭。

迦濕彌羅也是南亞次大陸上最早和我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地區之一。«漢書»卷九六«西域傳»稱罽賓國:"户口勝,兵多,大國也。"在漢武帝時該國就和我國有使節往還,與我國貿易的往還也相當多。唐時迦濕彌羅相當强大,據«新唐書»記載,呾叉始羅、僧訶補羅、烏剌尸、半笯蹉、曷羅闍補羅,都是其屬國。唐時我國高僧到過該國的除玄奘而外,悟空於唐玄宗年間,當該國使者薩婆達幹(Sarvadarkhan)歸國時隨同中國使者張韜光等四十餘人往迦濕彌羅,並在該國受戒出家。玄奘之後慧超也到達過該國,稱爲伽葉彌羅(參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西域記»上未提國都名稱,«新唐書»稱之爲拔邏勿邏布邏城(Pravarapura),即現代的斯利那加(Srinagar),爲六世紀拔邏勿邏犀那一世(Pravarasena I)所修建的新都,西瀕傑魯姆河(Jhelum),古名維達斯達(Vitastā)河。阿爾伯魯尼«印度志»稱該國都爲 Addhisthan,即梵文 Adhiṣṭhāna,意爲首府,並非固有名詞。迦濕彌羅國的舊都爲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所建,銘文中稱爲 Srīnagarī,一名 Purāṇādhiṣṭhāna(舊都),即«漢書»中所謂循鮮城,其遺址在現今的潘德勒坦(Pāndrethān),北緯 34 度 04 分,東經 74 度 54 分。舊都建築從 Takht-i-Sulaiman 山麓一直沿河兩岸延伸。

（三）國爲龍護遂雄鄰境：在迦濕彌羅國的歷史上有一個國王叫做杜爾羅跋·伐爾檀那（Durlabha-vardhana），傳説他是一條名叫迦爾郭吒（Kārkoṭa）的龍所生的。所以他建立的王朝就叫做迦爾郭吒王朝或者龍王朝。據説，玄奘到迦濕彌羅國時正逢杜爾羅跋·伐爾檀那王在位（R. C.Majumdar: The Hirtory and Culture of Indian Peorle, Bombay, 1954，卷3，頁132）。"國爲龍護"，適與其以龍名爲王朝名這一事實相符。"遂雄鄰境"則指鄰近的呾叉始羅國、僧訶補羅國、烏剌尸國、半笯蹉國和曷邏闍補羅國皆"附庸"於或"役屬"於迦濕彌羅國而言。

一、開國傳説

《國志》[一]①曰：國地②本龍池也。昔③佛世尊④自烏仗那國降惡神⑤已，欲還中國[二]，乘空當此國上⑥，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人⑦，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⑧漢[三]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聞佛懸記，心自慶悦，便來至此，於大山嶺⑨，宴坐林中，現大神變⑩。龍見深信，請資⑪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内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飜請地⑫。阿羅漢於此西北爲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别居小池。龍王曰："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

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爲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⑬，運大神通⑭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四)。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⑮。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及«華嚴鈔»五十八引«國志»曰三字作“昔此”二字。

② «石本»、«中本»、«華嚴鈔»無地字。

③ «華嚴鈔»無昔字。

④ «石本»、«中本»佛世尊三字作“如來”二字。

⑤ «釋帖»十八引神作龍。按上文烏仗那國下有如來降阿波邏羅龍事，則似以作龍爲是。

⑥ «明南本»上作土。

⑦ «釋帖»安人作安寺。

⑧ «華嚴鈔»羅上有阿字。

⑨ «華嚴鈔»嶺作巖。

⑩ «華嚴鈔»變作通。

⑪ «華經鈔»資作恣。

⑫ «古本»、«石本»、«華嚴鈔»地作池。

⑬ 其地，«華嚴鈔»作“地已”。

⑭ «華嚴鈔»無通字。

⑮　《中本》濫下有小注云:“盧教反,失也。”

注釋:

（一）國志：此處所謂“國志”究竟是一部什麽樣的書，不可考。公元十二世紀中葉,迦濕彌羅國人迦爾罕納(Kalhaṇa)編撰了一部詩體的迦濕彌羅國王朝史,名爲《王河》(Rājataraṅgiṇī),又譯作《諸王世系》。據迦爾罕納自述，他並不是第一個致力於編寫迦濕彌羅國歷史的人,他參考過前代學者的十一部同類的著作。(參閱A.B.Keith: A History of Sanskrit Literature, London,1953,p. 163。)雖然保存至今的只有《王河》一書,但是它説明迦濕彌羅國是古代印度各國中唯一具有史學傳統的一個。而玄奘在迦濕彌羅國“學諸經論,禮聖迹”首尾達二年之久(《慈恩傳》卷二),必定有機會看到或聽到這類著作,其中可能包括這裏所説的“國志”。

（二）中國：這裏的“中國”指北印度中部地區。《摩奴法論》2.21專門給所謂“中國”(madhyadeśa)下了一個定義:“位於喜馬瓦特山和温德亞山之間的,東至鉢邏耶伽、西至維那舍那的那塊地方叫做中國。”喜馬瓦特山即喜馬拉雅山。鉢邏耶伽即朱木那訶與恒河匯合處，在今阿拉哈巴德附近。維那舍那即吠陀文獻中著名的古河色羅斯瓦底河消失的地方，相當於今旁遮普邦的巴地阿拉(Patiala District)。

（三）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末田底迦羅漢者:關於末田底迦的傳説，已見前烏仗那國注釋。至於末田底迦在迦濕彌羅國傳教的時期,玄奘記載爲如來逝世後第五十年,如依南傳佛教，一般認爲佛滅在公元前 544 年，後五十年則爲公元前 494 年。此傳説又見《阿育王傳》與《蓮華面經》。《阿育王傳》卷四云:“尊

者阿難語言,世尊以法,付囑於我而入涅槃。我今付囑汝之佛法而入涅槃,汝等當於罽賓國中,豎立佛法。佛記,我涅槃後,當有摩田提比丘,當持佛法,在罽賓國。尊者阿難以付囑摩田提比丘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蓮華面經》卷下:"記罽賓國,我涅槃後,其國熾盛,安隱豐樂,如鬱怛羅越,佛法熾盛,多有羅漢而住彼國。"但據《善見律毗婆沙》卷二所載則爲佛滅後二百三十五年左右的阿育王時代,而《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則爲佛滅後百年。凡此均已無從考定,而且佛滅年代問題迄今爭論很大。

(四)訖利多:訖利多,梵文 Krita 的音譯,義云"被買的"、"買來的"。在這裏它是迦溼彌羅的一個種族的名稱。關於訖利多種族的歷史,在任何別的文獻中都無記載。據本書所述(見卷三"雪山下王傳説"),我們只知道:(1)這個種族在歷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在迦溼彌羅國獲得統治地位。(2)它是與佛教誓不兩立的。此處關於它的來源的説法,顯然是佛教徒對它的污蔑攻擊之詞,不可信從。訖利多這個名稱也可能是佛教徒强加給它的。

二、五百羅漢僧傳説

摩揭陁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一),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二)。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差。有凡夫僧(三)摩訶提婆①(四)唐言大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潭②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③凡聖,因④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殑伽河,欲沈深流,總從誅戮。時

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神通，凌虚履空，來至此國，山棲[5]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悔[6]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爲羅漢建[7]五百僧伽藍，總以此國持施衆僧[五]。

校勘：

① 《石本》婆作娑。按提婆爲天，梵文 deva，娑音不諧，非。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潭並作覃，通用。

③ 《石本》識作議。

④ 原本因作同，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改。

⑤ 原本棲作樓，《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並作捿，《徑山本》、《金陵本》作棲，捿乃棲之别體，今據改。

⑥ 原本無悔字，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補。

⑦ 《中本》建下有立字。

注釋：

（一）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根據一般印度歷史和佛教史的典籍，釋迦牟尼涅槃於公元前 480 年左右，而阿育王即位則在公元前 273 年（至前 269 年才正式灌頂）。二者相距二百多年。但是玄奘在這裏却説："摩揭陁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這是什麽原因呢？在這裏，阿育王即位時間已經比較肯定。癥結在於釋迦牟尼涅槃的時間。關於他涅槃的時

間，衆説紛紜，莫衷一是。雖然一般書籍認爲這個問題大體上已經解决，實則不然。歸納各種學説，大體可分爲兩類：一長一短。長者認爲阿育王即位在如來涅槃後 218 年，這是錫蘭南傳佛教的説法；短者則認爲在如來涅槃後 100 年，這是印度本土所傳的説法。（參閲 Étienn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1959, 第 14—15 頁。）玄奘顯然屬於短派。他的意見同當前流行的看法是相違的；但可能是正確的。不過這個問題很復雜，必須結合印度和希臘古代哲學思想的研究，做艱苦細緻的工作，然後才能得到爲大多數人都承認的定論。（參閲 Heinz Bechert,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Date of the Buddha reconsidered", Conference-seminar of Indological Studies, Stochholm, October, 1980。）此外還有《雜阿含經》作佛滅後百年，《異部宗輪論》作佛滅後百餘年，《十八部論》和《部執異論》作佛滅後百十六年等等；這些説法同玄奘的意見都屬於一個系統。

關於佛教史上的年代計算問題，吕澂説："依照印度佛教史家用佛滅紀元的慣例，都是以每一百年爲一紀來計算。譬如從佛滅後一年到一百年，即用術語稱爲'第一[個]百年'，漢文翻譯也略稱爲一百年。又從佛滅後一百〇一年到二百年，術語稱爲'第二百年'，漢譯略稱二百年。以下類推。"（《印度佛學源流畧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 261 頁。）照此説法，這裏的"第一百年"則是"第一個一百年間"的意思。

（二）四生：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三）凡夫僧：略稱凡僧，凡證聖果的稱爲聖僧，未證聖果的稱爲凡僧。《高僧傳》卷三《知嚴傳》："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

（四）摩訶提婆：梵文 Mahādeva，意譯大天。在整個佛典中，大天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名字。根據《巴利文專門名詞詞典》，佛典中共有九個大天。這個數目恐怕還不完全。在《大唐西域記》中，玄奘在兩個地方提到摩訶提婆，一個是在這裏，一個是在第七卷"吠舍釐結集"中。後者指的是過去一位國王的名字。瓦特斯指出，國王大天的故事同巴利文的 Makhādeva 本生故事頗爲相似。他的意見值得重視。Mahādeva 與 Makhādeva 只有一個字母（梵文或巴利文原文）之差。（參見 T.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卷二，頁七十二。）

至於這裏的大天，玄奘説得比較簡略。根據現有的資料和印度佛教史學者的意見，至少有兩個大天。世友菩薩造玄奘譯《異部宗輪論》（《大正大藏經》卷四十九，頁十五以下。）講到，佛滅百有餘年，"摩揭陀國俱蘇摩城王號無憂，統攝贍部，感一白蓋，化洽人神。是時佛法大衆初破，謂因四衆共議大天五事不同，分爲兩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這個大天提出五事，重點是反對羅漢。因此被保守的佛徒大肆污衊。因爲他是商主之子，故稱之爲"舶主兒大天"。陳真諦譯同書異譯《部執異論》裏面却没有提到這個大天，很值得注意。

此外還有一個大天。《異部宗輪論》説："第二百年滿時，有一出家外道，捨邪歸正，亦名大天。大衆部中出家受具，多聞精進，居制多山，與彼部僧重詳五事。因兹乖諍，分爲三部：一制多山部，二西山住部，三北山住部。"這個大天被帝須派往南印度摩醯音娑末陀羅國去傳教。他去那裏説《天使經》（Devadūtasūtra），引起了部派的分化。他在信仰佛法後仍守外道學説，因名之曰"賊住大天"。

呂澂認爲(«印度佛教史略»第三十一頁):“前後畢竟同爲一人,即賊住大天真爲歷史人物,舶主兒大天則其影寫者也。”這個意見值得考慮。

第一個大天所宣傳的學説,重點在反對羅漢,可能與原始大乘的起源有關。參閲 Étienne Lamotte,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Louvain-la-Neuve,1976,pp.300—312; A.K.Warder, Indian Buddhism,Delhi,Varanasi,Patna,1980,pp.215,289。)

(五)總以此國持施衆僧:玄奘在這裏根本没有提到結集(參見以下迦膩色迦王第四結集條注)。但他講到的這些事實,却與相傳的第三結集有很多類似之處。二者之間有以下一些共同點:一、無憂王;二、如來涅槃後第一百年;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夫僧;四、凡夫僧大天;五、恒河;六、迦濕彌羅;七、無憂王建五百僧伽藍。因此,我們可以説,玄奘這段話隱括着第三結集。至於他爲什麽没有明確提出第三結集或結集這個名稱,目前還没有十分滿意的解釋。大概是因爲所謂結集本身本來就没有一定的説法。

三、迦膩色迦王第四結集

健馱邏國① 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一),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内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②。日請一僧入宫説法,而諸③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④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爲矛楯⑤。”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聿⑥遵前緒,去聖雖遠,

猶爲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二]。於是四方輻湊⑦,萬里星馳,英賢畢萃,叡⑧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諠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⑨[三]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四]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内窮⑩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五]。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⑪,物産豐盛,賢聖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六]户外納衣[七],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⑫議乖謬,爾⑬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顧無學,其猶涕唾⑭。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未墜於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八],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

即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⑮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爲上座，凡有疑義，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⑯鑠論》(九)，舊曰優波提舍⑰論，訛也⑱。釋素呾纜⑲藏(一〇)。舊曰修多羅藏，訛也⑳。次造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一〇)舊曰毘那耶㉑藏，訛也㉒。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一〇)。或曰阿毗曇藏，略也㉓。凡三十萬頌，九㉔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鍱㉕(一一)，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㉖。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㉗而跪，復以此國總施僧徒㉘。

校勘:

① 《華嚴鈔》五十八引國下有有字。

② 《石本》經作法。

③ 《華嚴鈔》諸作法。

④ 《中本》逾作途，非。

⑤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華嚴鈔》楯並作盾，同。

⑥ 《石本》及《華嚴鈔》聿作幸。

⑦ 《音釋》輻湊云："亦作輳。輻湊，併聚也。"

⑻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叡並作睿，同。

⑼　原本縛誤作縳，今從諸本正。

⑽　《華嚴鈔》窮作閑。

⑾　原本腴誤作腴，今從諸本正。下同。

⑿　原本静作浄，《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作静，今從正。

⒀　《石本》無爾字。

⒁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涕並作洟。《中本》涕唾作夷垂，並省右旁。

⒂　《石本》攸作所。

⒃　《慈恩傳》、《珠林》三十八第作弟。《石本》作苐。

⒄　《珠林》波作婆，舍作捨。

⒅　《石本》無也字。

⒆　《翻譯集》引呾纜作怛覽。

⒇　《石本》無也字。

㉑　《石本》耶作邪。

㉒　《石本》無也字。

㉓　《石本》略作毗，形之訛。《慈恩傳》略也作訛也。

㉔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九並作六。《慈恩傳》作"九十六萬言"，《珠林》則作"六百六十萬言"，與《石本》等同。

㉕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鍱作鏶，《慧琳音義》亦作鏶。

㉖　《古本》、《石本》本都作"本國都"三字。

㉗ «石本»面作西。«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面上並有西字。

㉘ «石本»僧徒作衆僧。

注釋:

(一) 第四百年: 卽第四個一百年,在三百〇一到四百年間。

(二) 宣令遠近召集聖哲: 此卽迦膩色迦王第四結集。結集,梵文原文是 saṅgīti,義云"合唱"; 在佛教史上,它專指佛教徒們爲編集佛教經典所舉行的合誦。

在佛教史中, 結集是最複雜的研究課題之一。學者們對結集的次數、時間和地點等等,都有不同的意見。極少數學者甚至根本否認有結集這樣一回事, 個別的人則否認某一次結集的存在。總之是意見紛紜,莫衷一是。不過無論如何,不能把結集了解爲一次宗教會議,結集的決議對整個僧伽是没有約束性的。

一般説來,多數學者承認有四次比較大的結集: 第一次王舍城結集,時間在如來涅槃後第一年; 第二次吠舍釐結集, 時間在如來涅槃後第一百年; 第三次華氏城結集,時間是阿育王統治時期; 第四次迦濕彌羅結集,時間在迦膩色迦王統治時期。從表面上來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只提到其中三次結集: 第一次見於卷九摩揭陁國下; 第二次見於卷七吠舍釐國; 第四次就是本卷中的這一段。好象没有提到第三次。關於這第三次結集在世友的 «異部宗輪論»(玄奘譯)裏雖然也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其中説到:"佛薄伽梵般涅槃後,有百餘年,先聖時淹, 如日久没。摩揭陁國俱蘇摩城王號無憂,統攝贍部,感一白蓋。化洽人神。是時佛法大衆初破, 謂因四衆共議大天五事不同,分爲兩部: 一大衆部, 二上座部。"這裏

的俱蘇摩城也就是上述舉行第三次結集的地方華氏城；另外也提到了大天的名字。這實際上與相傳的第三次華氏城結集後僧伽破爲二部相同。我們在本書上一段注(五)中已指出，《大唐西域記》没有講到所謂第三次結集，却隱括着這次結集。在這一點上，《大唐西域記》與《異部宗輪論》是相同的。根據水谷真成的注釋，所謂"凡夫僧"，指的是大衆部；所謂"羅漢僧"指的是上座部。這個意見值得注意，但不一定完全正確。據 N. Dutt 的意見，"幽求名實"(見上文"五百羅漢僧傳説"條)指的是説一切有部，而這個部是屬於上座部的，那麽這個大天就不會是"凡夫僧"，而應該是"羅漢僧"。但 N.Dutt 的意見也只能供參考。

參閲 Erich Frauwallner, Die buddhistischen Konzile, ZDMG, Bd.102-Heft2, 1952,pp.240 ff; Étienne Lamotte,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Louvain-la-Neuve, 1976,pp.136 ff.; A. K. Warder, Indian Buddhism,Delhi, Varanasi, Patna,1980, pp.201 ff.。

(三) 具結縛：佛教認爲煩惱繫縛住人，如同牢獄，故名縛，或結縛。具結縛，指具有煩惱的人，卽凡夫。《摩訶止觀》卷五上："凡夫具縛，稱病導師。"

(四) 無學 有學：小乘佛教以證四果爲"聖者"。證得前三果的謂之有學，以其尚有可以修學之道，故稱有。證得第四果，謂之無學。《法華玄贊》卷一末："戒定慧三，正爲學體。進趣修習，名爲有學。進趣圓滿，止息修習，名爲無學。"

(五) 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見本書卷九摩揭陁國下第一結集。

(六) 世友：梵文 Vasumitra 意譯，音譯伐蘇蜜呾羅、和須蜜，婆須蜜等。《俱舍論記》卷二十："筏蘇名世，蜜呾囉名友，舊云和須密訛也。"《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上："《異部宗輪論》者，佛圓寂

後四百許年,說一切有部世友菩薩之所作也。”關於世友的傳說見《師子目佛本生經》。《達摩多羅禪經》卷上載佛滅後所謂傳燈的系統爲:“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優波崛、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羅叉、尊者達摩多羅、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堀謙德認爲此世友與卷二健馱邏國所載著《衆事分阿毘達磨論》、《阿毘達磨界身足論》的世友爲“同名異人”,見《解說西域記》頁 275。但是關於迦膩色迦王結集佛典事,異說頗多,此世友是否一人,猶待考定。

(七)納衣:一作衲衣,又稱糞掃衣。係拾取人們所抛棄的破布,縫納而成的法衣,比丘所著,爲十二頭陀行之一。《大乘義章》卷十五:“言納衣者,朽故破弊縫納供身,不著好衣。何故須然?若求好衣,生惱致罪,費功廢道,爲是不著。”

(八)增上慢人:增上,自負持強。慢,輕視,欺慢。《俱舍論》卷十九:“於未證得殊勝德中,謂已證得,名增上慢。”《法華經》卷一《方便品》:“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

(九)鄔波第鑠論:鄔波第鑠,梵文 upadeśa 音譯,又作優婆提舍、鄔婆提舍、鄔婆題鑠等,意譯爲論議;《鄔波第鑠論》,梵文全名Upadeśaśāstra。《大乘義章》卷一:“優婆提舍,此正名論,論諸法故。”《玄應音義》卷十七:“優婆提舍,此云逐分別所說。沙門隨後即釋,舊人義譯,爲論義經也。”

(一〇)素呾纜藏:梵文 sūtra-piṭaka, sūtra 意譯“經”。素呾纜藏或經藏是佛說經典之總集,專說佛教教義。毘奈耶藏,梵文 vinaya-piṭaka,vinaya 意譯“律”。毘奈耶藏或律藏是佛制戒律之總集,是對佛僧的行爲規定。阿毘達磨藏,梵文 abhidharma-

piṭaka, abhidharma 意譯"論"或"對法"。阿毘達磨藏或論藏是解釋經義的論著總集，是佛教的理論。以上總稱"三藏"或"大藏經"或"佛藏"或"釋藏"，即全部佛典。三藏因部派而異。辯機在《大唐西域記》贊中提到，玄奘從印度携回"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説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各部派或多或少地都有自己的經律論三藏。現在流傳下來的佛典，就語言而論，大體上有四類：第一，用巴利文寫成的；第二，用其他中世印度語寫成的；第三，用所謂混合梵文寫成的；第四，用梵文寫成的。這些經典，所屬部派不同，用的文字不同，寫成的時代不同，保留下來的數量不同，流傳的地域不同；不同之點很多，但是有一點却是相同的：其中有很多篇章是逐字逐句完全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只表現在語言的特點上。

（一一）以赤銅爲鍱：用紫銅鎚鍊成薄片。

四、雪山下王討罪故事

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①逐僧徒，毁壞佛法。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一），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②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毁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爲商旅，多賫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

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3]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4]利刃，俱持重寶，躬賫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5]，卽其座，訖利多王驚懾無措，遂斬其首，令群[6]下曰:"我是覩貨[7]邏國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爾之辜[8]。"然其[9]國輔宰臣遷於異域[10]。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

校勘:

① 原本斥作厈。《慧琳音義》作㡿，云:"俗從厂從干，非也。屰音逆。"按各本㡿作斥，乃俗字。《説文》广部㡿字云:"卻屋也，從广屰聲。"段注:"卻屋之義引伸之爲㡿逐，爲充㡿。……俗作厈作斥，幾不成字。"今從通行斥字改。

② 《明南本》、《徑山本》光作先。

③ 《石本》無旅字，朱校補之。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袖作抽。《石本》、《中本》作神;《石本》校書作抽。按抽、神皆袖之形訛。《慧琳音義》亦作袖。

⑤ 《石本》帽作埍，字書無此字，當誤。

⑥ 《古本》群作郡，疑形之訛。

⑦ 原本無貨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補。

⑧ 《中本》辜作事。

⑨　《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其並作典。

⑩　《石本》域作城。

注釋:

（一）呬摩呾羅王：參見本書卷十二呬摩呾羅國及卷六劫比羅伐窣堵國釋種誅死處條。又作雪山下王，參見《慈恩傳》卷五。

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①]積其怨，嫉[②]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③]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

校勘:

①　《中本》世下重世字。

②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嫉作疾，通用。

③　《古本》甚作堪。

五、佛牙伽藍及傳説

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①]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迹，申[②]其至誠。後聞

本國平定,卽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3]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蹎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别有大象持金函授與[4]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5]。諸象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爲中饌。食已,載僧出[6]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7]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没。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8]。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廻船而去,顧河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校勘:

① «石本»利作别。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申作伸,下同。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昇作升,同。

④ «石本»、«中本»無與字。

⑤　《慈恩傳》五記病象授佛牙在沙門臨去之時，與此稍異。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出並作去。

⑦　原本駛作駃，《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駛，《慧琳音義》及《音釋》亦然，今從改。

⑧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沙門下並重"沙門"二字。

六、小伽藍及衆賢論師遺迹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①斷食誓死爲期願見菩薩者，卽從像中出妙色身。

校勘:

①　《石本》無有字。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一)，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陁羅(二)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順正①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②在。野獸山猨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横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譎詭，皆是羅漢沙彌③，羣從④遊戲，手指麾畫⑤，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

詳述。

校勘:

① «石本»、«中本»正作道。按衆賢所造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 八十卷，玄奘譯，見«大唐内典録» 及 «開元釋教録»，正字爲是。

② «石本»、«中本»並作兹。

③ «石本»彌作門。

④ «異本»從作徒。

⑤ «徑山本»、«金陵本»麿作摩。«古本»畫作書。似並非。

注釋:

(一) 故伽藍: 據本文"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經 1914 年的考古發掘,其遺址當在今 Avantipur。見 Fergusson: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Vol. I, pp. 264 ff.。

(二) 僧伽跋陀羅: 梵文 Saṅghabhadra 音譯,意譯衆賢或僧賢,著有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八十卷,玄奘譯。此論宣揚有部教義,反駁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西域記»卷四秣底補羅國云: "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明博達, 幼傳雅譽, 特深究説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衆賢研究十二年, 作 «俱舍雹論» 二萬五千頌。衆賢死於德光伽藍, 世親改題此論爲«順正理論»。

七、索建地羅論師及象食羅漢遺迹

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①索②建地羅大論師(一)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二)。

校勘:

① 《石本》無昔字。

② 《古本》索作塞。

注釋:

(一) 索建地羅論師: 索建地羅，梵文 Skandhila 音譯，意譯悟入，迦濕彌羅國人，説一切有部的學者，衆賢之師，世親也曾向他問學過《毘婆沙》，著有《入阿毘達磨論》二卷，玄奘譯。

(二) 衆事分毗婆沙論: 現存諸經録中不見此名。水谷真成等人按《衆事分阿毗達磨論》梵名 abhidharmaprakaraṇapāda-śāstra, 推斷此書梵名 vibhāṣāprakaraṇapādaśāstra. 羽溪了諦認爲此書即前注所述《入阿毘達磨論》二卷(《西域之佛教》頁462)。

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與象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①今不久當取無餘(一)，欲説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

相更②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爲汝説本因緣(二)，此身之前報受象身(三)，在東印度，居王内廄③。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卽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爲人，復鍾餘慶，早④服染衣(四)，勤求出離，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説，人猶未信。卽昇虛空，入火光定(五)，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

校勘：

① «中本»吾作我。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相更二字並作更相。

③ «慧琳音義»廄作廐。按廄乃廐之俗字，説見前。

④ «石本»早作卑，形近而誤。

注釋：

（一）無餘：卽無餘涅槃。

（二）因緣：因緣是佛教重要理論之一，它説明事物賴以存在的各種因果關係，其中主要條件謂之“因”，輔助條件謂之“緣”。例如稻種子爲因，雨露、陽光、農夫等爲緣，以此因緣和合而生大米之果。«大乘入楞伽經»卷二云：“一切法因緣生”。佛教認爲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緣和合而生成的。

（三）報受象身：佛教根據"未作業不起，已作業不失"的説教，宣揚三世轉生六道輪迴的因果報應，今世所受，都是前世"善惡業"的果報。是故此羅漢"此身之前報受象身。"《大毗婆沙論》卷四二也載這一傳説，謂載佛舍利至迦濕彌羅的大象，以其功德，生於人界，入佛門得羅漢果。

（四）染衣：卽僧衣，它以木蘭等色染之，故名染衣。《翻譯名義集》卷七："《大論》云，釋子受禁戒是其性，剃髮割截染衣是其相。"早服染衣，指早已出家爲僧。

（五）入火光定：佛教修習的所謂火光三昧，卽第四禪定，實卽自付荼毘（自焚）。《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如來爾時，亦入如是火光三昧，身出大火。"《摩訶僧祇律》卷三二亦謂以神足上升虛空，入火光三昧，以自闍維（荼毘）入涅槃。這與《西域記》本文所云"卽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相同。

八、圓滿與覺取論師遺迹

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伽藍（一），布剌拏（二）唐言圓滿①。論師（二）於此作《釋毗婆沙論》。

校勘：

① 《石本》滿下有也字。

注釋：

（一）商林伽藍：儒蓮將商林讀作買林，並還原作梵文 Vikritavana；比爾從其説；瓦特斯則以商林爲"商人之林"。待考。

（二）布刺拏：梵文 Pūrṇa 音譯，意譯爲圓滿。此論師事迹不詳。本書所記其著作《釋毘婆娑論》不見於現存經錄和藏經。瓦特斯認爲，《釋毘婆娑論》可能不是一部書的名稱，而是指一部書的性質，是對於《毘婆沙論》的注釋。

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佛地①羅唐言覺取②。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二)。

校勘：

① 《異本》地作陀。

② 原本無小注"唐言覺取"四字，今依《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及《翻譯集》補。《石本》亦有此四字，但覺誤作學。

注釋：

（一）佛地羅：梵文 Bodhila，意譯爲覺取。此論師生平事迹不詳。

（二）大衆部集真論：已佚，亦不見於經錄，儒蓮將《集真論》三字還原爲梵文 Tattvasaṃcaya-śāstra。

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笯奴故反。嗟①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等嗟並作蹉。下同,説詳目録校記。

半笯嗟國

半笯嗟國(一)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①狹。穀稼時播,花菓繁茂,多甘蔗,無蒲萄。菴没羅果、烏淡②跋羅(二)、茂遮(三)等菓,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温③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圮。無大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寔多靈異。

校勘:

① «石本»壠作隴,同。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經山本» 淡作談。按本書卷二作"烏曇跋羅"。

③ «中本»温作濕。

注釋:

(一) 半笯嗟國: 梵文 Parṇotsa, 卽現在斯利那加西南的布恩契(Pūnch),克什米爾人稱爲 Punato、Prūnts。該地西瀕傑魯姆河(Jhelum),北界皮爾潘賈耳山脉((Pir Pañchāl Range), 東及東南與曷邏闍補羅爲界。此區域周圍與玄奘所記"周二千餘里"相差頗

爲懸殊。

（二）烏淡跋羅：梵文 udumbara 音譯，本書卷二"印度總述"物産條作烏曇跋羅。見該條注。

（三）茂遮：見本書卷二"印度總述"物産條茂遮果注。

從此東南①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無南字。

曷邏闍補羅國

曷邏①闍補羅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笯嗟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國至於此土，形貌麁弊，情性獷②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裔③之曲俗。

校勘：

① 《石本》邏作邏。

② 原本獷作猥。《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獷。按"猥暴"義不順，作獷爲長，今據改。《中本》訛作猪。

③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裔作裛,同。

注釋:

(一) 曷邏闍補羅國: 梵文 Rājapura,經康寧哈姆比定爲現今的 Rajaori。該地北界皮爾潘賈耳山脈,西界普納奇(Punach),南界賓巴爾(Bhimbar),東界里哈希和阿克努爾(Rihāsi and Aknur)。即使將該地疆界東方延伸至奇納布(Chenab)河,南方延長至平原地帶,其周圍也不過三百多英里,與玄奘所記"周四千餘里"相距約一倍。

又«西域記»與«慈恩傳»原注都將此國列入"北印度境"。但«釋迦方誌»却把它列入印度境外,其根據可能是因爲玄奘本人在這裏說它"非印度之正境"。

又玄奘巡禮時該國還隸屬於迦濕彌羅,到十一、二世紀時才獨立。

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五國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羅①國	屈居勿反露多②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呾羅③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④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⑤
堊⑥醯⑦掣呾⑧羅國	毗羅刪⑨拏⑩國
劫比他國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及《慈恩傳》羅作那,《方志》亦同。

② 《方志》多下有羅字;下文又作窟露羅,前後參差。

③ 羅原作囉,《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羅,《慈恩傳》、《方志》亦同。下本文亦作羅。按羅、囉同音通用,下"婆羅吸摩補羅國"之羅字原亦作囉。

④　《崇本》、《明北本》婆作娑，下本文亦作婆。則娑乃形訛。《石本》作波，通用。

⑤　《石本》瞿毗霜那國、堊醯掣呾羅國順序互易，非。

⑥　《慈恩傳》無堊字。

⑦　《新麗本》醯原作醞，《京大本》從《宋本》改。《石本》作醯，《方志》作醢。醢、醯同字(醯或作醢)，醞、醞字訛。《音釋》作醯，音"嗚兮反"。

⑧　《石本》呾作旦。

⑨　《石本》無删字。《崇本》删作跚，《慈恩傳》作那。

⑩　原本拏作那，《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作拏。下本文亦作拏。《慈恩傳》則作那。拏那二字本聲同通用，但爲前後畫一，從諸本改。

磔迦國

磔迦國(一)周萬餘里，東據毗播奢河(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三)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①暑熱，土多風飈。風俗暴惡②，言辭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③衣、朝霞衣(四)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五)，以贍貧匱。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候作唯。

② 《石本》、《中本》惡作忍。《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急。

③ 《石本》耶作邪，同。《中本》作那，形之訛。按憍奢耶衣見卷二"印度總述"，同作耶。

注釋:

（一）磔迦國：磔迦，梵文 Ṭakka 的音譯。此指整個旁遮普平原，即東起毘播奢河(Vipāśā)，西至印度河，北起喜馬拉雅山麓，南至木爾坦(Multan)以下五河合流處爲止的廣大地區。在玄奘時磔迦既是國名，也是城名。

據《慈恩傳》卷二記載，玄奘到該國巡禮時還遇到一番不小的波折。玄奘自曷邏闍補羅國出發，經二日，渡旃達羅婆伽河(Candrabhāgā，即現代的Chenab 河)，到達闍耶補羅城(Jayapura)，又到達奢羯羅城，由此出那羅僧訶城(Nārasiṃha)，東至波羅奢大森林中，突然遇到羣賊五十餘人，不但玄奘的衣物全都被搶劫，幾乎還遭到殺害。幸而由池邊水穴逃離險境，並遇一婆羅門召集羣衆八十餘人驅走羣賊，並救出其餘同伴，才化險爲夷。又玄奘在磔迦國東境還拜訪了一位高壽婆羅門，此人"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吠陀》等書"。玄奘因此停留一月，從他學習《經百論》和《廣百論》。

（二）毘播奢河：梵文 Vipāśā，西方文獻中稱 Hyphasis(Arrian, vi.8), Bibasis(Ptolemy, vii.i.26,27), Hypasis(Pliny, vii.17, 21), Hypanis(Strabo, xv)。即今旁遮普的比阿斯(Bias)河。

（三）國大都城：據康寧哈姆比定爲阿薩魯爾(Asarur)，即七世紀時旁遮普的首府，在拉合爾(Lahore)與品第巴梯衍(Pindi

Bhatiyan)之間的公路綫以南二英里,距前者約 45 英里,距後者 25 英里。該城在外族入侵北印度時曾受嚴重破壞,遂湮没無聞,直至莫卧兒王朝阿克巴大帝時,烏加爾沙(Ugar Shah)始在該地重建馬斯季德城(Masjid)。該地遺址中各處出土有大磚與大量的大月氏古錢,均足以證明該處原是一古城。

(四)朝霞衣:極薄的綿布所製的衣服,喻其如朝霞。《新唐書》卷二二《禮樂志》十二:"扶南樂,舞者二人,以朝霞爲衣。"

(五)福舍:梵文 puṇyaśālā 的意譯,本書卷十二朅盤陁國條音譯奔穰舍羅。原爲説教場所,兼管慈善事業。又,《慈恩傳》卷二作"達摩舍羅",其注曰:"唐言福舍。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給貧乏也。"按:達摩舍羅係梵文 dharmaśala 音譯,義同奔穰舍羅,

一、奢羯羅故城及大族王興滅故事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一)。垣堵雖壞,基趾① 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卽此國之故都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趾作址。

注釋:

(一)奢羯羅故城:梵文 Śākala,俗語 Sāgala,巴利文Sākala,波你尼《八章書》(iv.2.75)中作 Sāṅkala。漢譯又作奢揭羅、沙柯

羅、沙竭。康寧哈姆比定爲拉維(Ravi)河以西的 Sāṅglawāla Tiba (北緯 31 度 43 分，東經 73 度 27 分)，也有人比定爲錫亞爾科特 (Śiālkoṭ，見 Fleet's Note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Oriental Congress)。

奢羯羅是古代摩陀羅 (Madra) 國的首都。這一城名多次出現於大史詩«摩訶婆羅多»中。德國學者拉森(Lassen) 曾將史詩中有關該城材料輯成«印度五河流域» (Pentapotamia Indica)一書。又據巴利文佛典 «彌蘭王問經» (Milindapañha，内容相當於譯自梵文的漢文«那先比丘經»)，稱此城是一巨大的貿易中心。此城位於肥沃的丘陵地帶，是往昔約納伽(Yonaka) 的名勝之地。城周有許多碉樓堡壘利於防衛。公元前四世紀此城曾受亞歷山大大帝統治，馬其頓人一度摧毀了奢羯羅城。但不久爲希臘大夏國王之一，德美特洛斯(Demetrios) 所重建，爲了紀念他的父親攸色德摩斯 (Euthydemos) 而將此城改名爲攸色德米亞 (Euthydemia)。前述有名的彌蘭王大約在公元後 78 年君臨奢羯羅，當時此地十分繁榮。在彌蘭王之前佛教已在該地傳佈。(參考 Rhys Davids: Psalms of the Sisters p.48; Psalms of the Brethren p.359)。公元後六世紀上葉此城成爲嚈噠王摩醯邏矩羅的首都，他君臨此地並征服四境。又古代摩陀羅諸王與婆羅痆斯及羯餕伽 (Kaliṅga) 諸王間曾互通婚姻，結成聯盟，以抗外侮。

數百年前，有王號摩醯① 邏矩羅(一)，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② 勇烈，鄰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敢應命。少欲無爲，不求聞達。博學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

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3]，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五印度國，繼[4]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5]，無復孑遺。摩揭陁國婆[6]羅阿迭多王[(二)]，唐曰[7]幼日[8]。崇敬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疆埸，不恭[9]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10]討，幼日王知其聲問[11]，告諸臣曰[12]："今聞寇至，不忍鬬其兵也，幸諸僚庶[13]赦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宫，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棲[14]竄海島。大族王[15]以兵付弟[16]，浮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17]險，輕騎誘戰，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見[18]。大族王自愧失道[19]，以衣蒙面。幼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對曰："臣主[20]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21]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22]賴，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無可赦，宜從[23]刑辟。"時幼日王母博聞强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宫中，幼日[24]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爲敵國之君，今爲俘囚[25]之虜，隳廢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目，俯仰天地。不勝[26]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廢隨

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27]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王業，刑政失道，國祚[28]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29]謝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30]自愛，當終爾壽。”已而告幼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31]，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32]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33]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娉以稚女，待[34]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來[35]出海島。

校勘：

① 《新麗本》醯原作醞，《京大本》從《宋本》改作醯。

② 《石本》無性字。

③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隸作隸。隸乃隸之異體。

④ 《崇本》繼作經，非。《古本》、《石本》、《異本》、《中本》並作絓。《音釋》亦作絓，云：“音畫字。”

⑤ 《徑山本》有夾注云：“斥當用黜，後同。”蓋校者之語，其實斥字自通。

⑥ 《古本》、《石本》婆作波。

⑦ 《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曰並作言。

⑧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幼並作幻，下同。«釋帖» 一引亦作“幻日”。按婆羅阿迭多是梵文 bālāditya 的譯音。“婆羅”義云“幼”,“阿迭多”義云“日”。以“幼日”爲是。

⑨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恭作供。«釋帖»一作恭,與此同。向達云:“似以作恭爲勝。”

⑩ «釋帖»將作來。

⑪ «中本»問作聞。

⑫ «石本»無曰字。

⑬ «中本»無庶字。«釋帖»僚庶作“臣僚”。

⑭ 原本棲作捿,今從諸本改正。

⑮ «釋帖»引王下有得國二字。

⑯ «石本»弟作苐,非。

⑰ «慧琳音義»云:“阨或作隘”。

⑱ «崇本»反誤作及。原本見作現,«金陵本»作見，義較長，據改。

⑲ «釋帖»道作國,義似勝。

⑳ «中本»主作王。

㉑ «中本»及«釋帖»令作命。

㉒ «釋帖»攸作依。

㉓ «釋帖»從作行。

㉔ «石本»朱校日下有王字。

㉕ «崇本»囚作罔。

㉖ «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勝並作能。

㉗ «中本»蒙下有衣字。

㉘ «中本»祚作社。

㉙ «釋帖»面作而。

㉚ «釋帖»其作宜。

㉛ «中本»久作多;«釋帖»作大。

㉜ «釋帖»有作存。

㉝ «石本»小作少。

㉞ «石本»待作侍,形之訛。

㉟ 原本來作未,今從«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改。向達校作未,云:“似以作未爲勝。”恐未然。“來出海島”與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語相應。

注釋:

(一) 摩醯邏矩羅:梵文 Mahirakula 的對音,mahira 義云“太陽”,kula 義云“族”,全名應當意譯“日族”。本書注曰“大族”,顯然是把梵文的 mahā (摩訶,義云“大”)與 mahira 兩字的意義弄混了。Mahirakula 即 Mihirakula (梵文 Mahira 與 Mihira 爲同字異讀),白匈奴人。其父多羅摩那 (Toramāṇa) 曾於公元五世紀末或六世紀初率領白匈奴人從旁遮普進軍,征服了印度西部的大部分地區,甚至一直打到埃倫(Eran),卽今中央邦的薩加爾縣(Saugor District)。他所鑄造的錢幣表明他曾統治過今北方邦、拉賈斯坦邦、旁遮普邦和克什米爾等地。後來,可能由於被印度笈多王朝的跋努笈多王(Bhānugupta)所敗,多羅摩那的勢力終於趨向衰落,以致白匈奴人的統治被迫退到印度河以西地區。

摩醯邏矩羅大約在公元 515 年繼其父爲印度白匈奴帝國之王。卽宋雲在乾陀羅國所見到的那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的勅

懃王。印度迦爾罕納的«王河»(I,306—307) 也稱他爲“貨真價實的破壞之神”。此人入侵印度僅在玄奘之前數十年，本書所謂“數百年前”恐爲傳説不實之辭。據本書記載，他定都於奢羯羅城 (Śā-kala)，一説即今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錫亞爾科特(Śiālkoṭ)。當時,印度正處在笈多王朝後期,盛極一時的笈多帝國由於内部的矛盾已經分崩瓦解,許多地方首領紛紛自立爲王,戰亂不止。摩醯邏矩羅乘機東山再起，侵佔了北印度大片土地。他的統治至少曾擴張到瓜廖爾(Gwālior),可能還達到更遠的地方。這無疑大大削弱了笈多帝國的力量,加速了笈多王朝的覆滅。

本書把摩醯邏矩羅的年代推至“數百年前”(至少當從著書年代上推三百年,即公元 345 年以前)，已被多數學者否定；“王諸印度”之説,亦失之籠統,或者言過其實。至於其反對佛教的原因,以及這次戰争的經過等等，恐怕都是佛教徒們爲了宣傳佛教教義而杜撰出來的。儘管如此,其中關於婆羅阿迭多王終於戰勝摩醯邏矩羅，從而使笈多帝國免遭白匈奴人的繼續掠奪這一情節，仍受到印度史學家的重視。(參閱 U.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pp. 132—185, Varanasi, 1967; R.C.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vol.III, pp.35—38, Bombay, 1954。)

(二) 婆羅阿迭多王: 婆羅阿迭多爲梵文 Bālāditya 的音譯,義云“幼日”。印度笈多王朝晚期的一個皇帝那羅辛訶笈多 (Narasiṃ-ha-gupta) 在他的錢幣上自號爲婆羅阿迭多(Bālāditya),因此有些學者認爲他就是本書所述的摩揭陁國婆羅阿迭多王。他大約在公元六世紀初即位。其時,由於王室内鬨,藩臣割據,外族入侵,笈多帝國的權力已限於其統治中心摩揭陁和鄰近地區。據本書記載,他在位時笈多帝國甚至一度向摩醯邏矩羅統治的印度白匈奴帝國稱

臣納貢。後來，大概在伊夏那伐摩(Iśānavarman)爲首的穆克里族(Maukharis)和其它藩臣的幫助下，他終於摧毀了白匈奴帝國在印度的統治。(R.C.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Bombay, vol.III, pp.34,42—43, 1954。)

據本書卷九摩揭陁國下那爛陁僧伽藍條，婆羅阿迭多王曾在那爛陁修建了一座寺院，卽《慈恩傳》卷三所記玄奘初到那爛陁寺留學時住宿過的"幼日王院"。有人認爲這是他戰勝摩醯邏矩羅王以後"推恩及於佛教"而建的(辛哈和班納吉:《印度通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64,頁128)。另外，在那爛陁發現的一篇屬於公元八世紀左右的銘文也提到 Bālāditya 這個稱號，說他是一位勇不可擋的大王，他消滅了所有的敵人和贏得整個世界以後，在那爛陁建了一座非同尋常的大寺院。(R.C.Majumdar 上引書，p.43) 這篇銘文不僅可以證明玄奘的上述記載不誤，而且說明他戰勝摩醯邏矩羅王這一事跡一直被傳頌到兩個世紀以後。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卷九提到婆羅阿迭多王前面的三個國王是呾他揭多毱多王(Tathāgata-gupta)、佛陀毱多(Bhuddha-gupta)、鑠迦羅阿迭多 (Śakrāditya)。笈多王朝的每一個皇帝的名字的後一部分都是 gupta 這個字("笈多"、"毱多"的對音，笈多王朝因此得名；義云"護")，並且其中有幾個皇帝的稱號的後一部分又是 āditya 一字("阿迭多" 的對音，義云"日")。從這個特點來看，把 Bālāditya 考訂爲笈多王朝的皇帝是合理的；而號爲 Bāladitya的笈多帝王唯 Narasiṃha-gupta一人，因此認爲本書所記的婆羅阿迭多(Bālāditya)就是那羅辛訶笈多(Narasiṃha-gupta) 也是合理的。

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竄山野，北投迦濕

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一)，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①殄滅。毁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噍②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强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説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③殺之，三億中族下④沈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尋卽徂⑤落。于時⑥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⑦殺無辜，毁滅佛法，墮無間獄(二)，流轉未已！"

校勘：

① 《石本》鋤作戮。

② 《石本》噍作種；《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並作嘸。按卷一"屈支國大龍池"條"嘸類"《宋本》作"噍類"，與噍當爲一字。說詳彼校。

③ 《石本》、《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流並作岸。

④ 《石本》無下字。

⑤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徂並作殂，通用。《中本》誤作祖。

⑥ 于時，《石本》作徂落之時四字；《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殂落之時"四字。《中本》于前有"落之"二字。

⑦ 《新麗本》原書枉作抂，《京大本》從《石本》、《宋本》改。

注釋：

（一）西討健馱邏國：白匈奴人早在公元460年就從阿姆河流域越過興都庫什山佔領了健馱邏；並於公元484年打敗波斯以後，建立了包括波斯、印度西北部和中亞廣大地區在内的白匈奴帝國。以後，多羅摩那(Toramāṇa)和摩醯邏矩羅(Mahirakula)一直以印度西北的健馱邏作爲印度白匈奴人的根據地向次大陸内地擴張。有人認爲：《洛陽伽藍記》卷五所記北魏使者宋雲於公元520年遇到的健馱邏王就是摩醯邏矩羅；稍後不久的希臘人科斯瑪斯(Cosmas)在他的《基督教地誌》(Christian Topography,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J.W.Mc'Crindle,London,1897.)一書中所描寫的印度白匈奴人首領Gollas 也是摩醯邏矩羅，而該書同時也明確記載印度河是白匈奴人的帝國與印度其他各國之間的界河。(R.C.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Bombay, 1954, vol.III,p.36)因此白匈奴人佔領健馱邏的時間是在摩醯邏矩羅敗於婆羅阿迭多王以前，而不是以後。宋雲和科斯瑪斯也都提到他們所遇到的健馱邏王與罽賓（卽本書的迦濕彌羅國)的戰爭，《王河》(Rājataraṅgiṇī)則説 Mihirakula 曾做過迦濕彌羅國王。如果白匈奴人真的統治過迦濕彌羅國的話，恐怕時間也在摩醯邏矩羅敗於婆羅阿迭多王以前，而不是以後。

（二）無間獄：卽無間地獄。無間是梵文 avici 的意譯，音譯

阿鼻旨、阿鼻至、阿鼻、阿毗。指所受痛苦無有間斷之時。無間獄在地獄的最底層。

二、世親製論及其他遺迹

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一)。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①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校勘:

① 《石本》二作三。按《方志》作"塔高二十餘丈",與此"高二百餘尺"合。

注釋:

(一) 勝義諦論: 世親著,儒蓮和比爾將它的梵文名稱還原作Paramārthasatyaśāstra。未經傳譯,故不見於漢譯藏經。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①記》(一)曰: 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

校勘:

(1) 《古本》、《石本》、《中本》印度二字作先賢。

注釋:

(一) 印度記: 此處《印度記》不詳爲何許樣書,又見於本書卷七吠舍釐國條。沙畹曾經提出,隋煬帝命沙門彦琮"撰有《西域傳》一部,又命其共裴矩訂正《天竺記》。此《天竺記》不知爲何人撰,疑與玄奘《西域記》所引之《印度記》同爲一書"(沙畹: 《宋雲行記箋注》附録《唐代以前中國記述印度之書》, 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 中華書局, 1956,頁 66。) 但無論《天竺記》,還是《印度記》,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書,何人撰於何時,至今無考。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① 至那僕底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無至字,今從《石本》、《徑山本》、《金陵》補。《徑山本》有校注云:"至,闕一字,今補。"

至那僕底國

至那僕底國(一)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菓木稀疎。編户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温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① 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

校勘:

①　«徑山本»、«金陵本»邪作衺,同

注釋:

(一)至那僕底國:　至那,脂那,支那均爲梵文Cīna一詞音譯,意即中國。至那僕底,«西域記»原注"唐言漢封",意即中國封地,係根據傳説中的迦膩色迦王的漢質子冬季所居住的地方而得名。此字儒蓮還原爲Cīnapati,意爲"中國主子",瓦特斯還原爲Cīnabhukti,意爲"中國領地",其對音及意義都較前一説爲確切。

此國地望尚待進一步研究。康寧哈姆以"僕底"比附Patti爲此國國都,即指距離卡蘇爾(Kasur)東北二十七英里、比阿斯河以西十英里的一個大而古老的城鎮。但此説與«慈恩傳»卷三中的記載顯然矛盾,即與至那僕底國"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國"的説法是相違的。夏斯特里認爲指阿姆利則(Amritsar)至奢羯羅城途中的Chiniyari,也缺乏有力佐證。史密斯認爲此國都城應在費羅兹浦爾(Ferozpore)附近,也屬於類似情況。

據«慈恩傳»記載,玄奘到達至那僕底國後,曾在突舍薩那寺(Toṣasana-vihāra樂授寺)拜訪大德毘膩多鉢臘婆(Vinītaprabha調伏光),此人原係北印度王子,出家後持律嚴謹,學貫三藏,著有«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等書。玄奘留該寺十四個月,從他學習«對法論»、«顯宗論»和«理門論»。

本段中所記迦膩色迦王的漢質子一事見本書卷一迦畢試國質子伽藍條。

一、國號由來

昔迦膩色迦王之① 御宇② 也，聲③ 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④。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舘⑤，四兵警衛。此國則⑥ 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爲國號。此境已往洎⑦ 諸印度，土無梨、桃(一)，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呾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⑧，更相指⑨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

校勘:

① 《中本》無之字。

② 《中本》宇下有彼字，似非。

③ 《中本》聲上有名字。

④ 《中本》質上有子字，似宜在質下。

⑤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舘作館，下同。按舘、館同字。

⑥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則下並有"質子"二字。

⑦ 原本洎作泊，今從《崇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⑧ 向達云："東土，諸本同，一本作東士。據下文'更相指告云'，則作東士，語實可通也。"按向所云一本，不詳何本。

⑨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指下有告字。

注釋:

(一) 土無梨桃: 關於梨桃的傳入印度問題,玄奘云,印度稱桃爲"至那你"(Cīnanī,意即"中國傳來的"),梨爲"至那羅闍弗呾邏"(Cīnarājaputra,意即"中國王子"),此梵名僅見於此。按桃李原産中國,印度古代也有野生桃子,但味酸,無梵名。勞費爾(B. Laufer)稱:"以前的作者們把桃李向西方移植這件事很公平地看做與中國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後,和西亞細亞來往密切起來是有關的。"(《中國伊朗編》商務中譯本,1964年版,頁369)中國桃種傳入波斯當在公元前一、二世紀,由波斯而亞美尼亞,而希臘,而羅馬。傳入羅馬約在一世紀帝政開始時期。白里内謂之波斯樹(Persica),大約爲漢武帝時安息使者帶歸的。梨、桃傳植印度,與桃李傳植羅馬大致同時。

二、闍林伽藍及迦多衍那論師遺迹

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苔秣蘇伐那僧伽藍(一)。唐言闇①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説一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爲博究。賢劫② 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説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③衍那(二)舊曰④迦旃延,訛也⑤。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⑥焉。闇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⑦ 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

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8]果聖人於此寂滅，差[9]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

校勘:

① 原本闇作闇，今從«石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及«翻譯集»引改，下同。«崇本»、«資福本»及«珠林»三十八作暗，暗、闇同字。«中本»及明諸本下文並作闇，«宋本»、«資福本»則作闇，與此同訛。荅秣蘇伐那，梵文作 Tamasāvana，足立喜六謂 Tamasā 闇也，vana 義爲林園，闇林爲是。

② «中本»劫下有中字。

③ «翻譯集»引多作陀。

④ «石本»曰作言。

⑤ «石本»無也字。

⑥ «珠林»三十八引“發智論”作“大智論”，誤。

⑦ «崇本»無則字。

⑧ «古本»諸作證。«石本»諸下有證字。

⑨ «資福本»差作羗，乃差字書寫異體，或以爲羌字，非也。«金陵本»及«隨函録»遂訛爲羌。

注釋:

(一) 荅秣蘇伐那僧伽藍：梵文 Tamasāvanasaṅghārāma，意譯闇林寺。«西域記»各種版本都作“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但«慈恩傳»卷二作“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堀謙德認爲應從«慈恩傳»(«解説西域記»頁 229)，足立喜六認爲«西域記»五百餘里應爲

百五十餘里之誤(《大唐西域記の研究》頁 301)。

該地據康寧哈姆比定爲旁遮普省阿姆利則東南五十餘里處的蘇丹浦爾(Sultānpur),又稱羅怙那特浦爾 (Raghunathpura)。荅秣蘇伐那既是地名,也是寺名。在古代該寺是一有名的佛教勝地,該寺大德中曾有人受阿育王邀請參加結集。在《雜阿含經》中該寺又名爲"苦行林"(Tapovana)。

(二)迦多衍那:梵文 Kātyāyana 音譯,舊譯迦旃延,也有作迦底耶夜那、迦陀衍那的。據《婆藪槃豆傳》,迦多衍那爲佛滅後五百年時人,約在公元前後爲西北印度宣揚佛教的論師。著有《發智論》,即《阿毗達磨發智論》二十卷,是闡明説一切有部宗教理論的名著,有玄奘漢譯本。

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①]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及《慈恩傳》、《方志》羅作那。

闍爛達羅國

闍爛達羅國[(一)]東西千餘里,南北八[①]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疎,花菓茂盛。氣序温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③]敬外道,其後遇羅

漢，聞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内無不周遍。

校勘:

① «方志»八作六。

② «崇本»饒作餘。

③ «中本»崇作宗。

注釋:

（一）闍爛達羅國：梵文Jālaṃdhara，«慈恩傳»卷二作闍爛達那，卷五作闍蘭達，«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作闍闌陀，«繼業行紀»作左欄陀羅。據«蓮華往世書» (Padmapurāṇa) 記載，此城爲戴迪亞族(Daitya)王闍爛達羅的國都，因而得名，又稱特里迦塔(Trigartta)。托勒密«地理誌»中稱爲庫林德靈(Kulindrine)，可能即Sulindrine一詞的訛誤，因爲古希臘文手稿中K與S經常互轉。

此地在今阿姆利則東南的朱隆杜爾(Jullundur)，在伊斯蘭教徒進入印度之前闍爛達羅古國的領域相當廣大，據«女瑜珈行者呾多羅» (Yoginītantra)記載，該國領土包羅北方的瞻婆(Chamba)，東方的曼地(Mandi)、蘇克特(Sukhet)，東南方的莎他德魯(Satadru)。據«慈恩傳»卷二記載，玄奘到達該國後曾停留四月，在那伽羅駄那寺 (Nagaradhanavihāra) 從大德旃達羅伐摩(Candravarman，月胄)學習«衆事分毘婆沙»。又同書卷五記載，玄奘歸國途

中,曾"至闍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月,烏地(Udita)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又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玄照法師曾在該國留學四年,"學經律,習梵文。"逗留期間,深受國王的優待。

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①谷,經危途,涉險②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③。北印度境。

校勘:

① 《異本》洞作㵎。

② 《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險作嶮。

③ 《方志》多下有羅字。

屈露多國

屈露多國(一)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二)周十四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榮。既鄰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石①。氣序逾②寒,霜雪微降。人貌麁弊,既癭且尰,性剛猛,尚氣勇。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③,異道雜居。依巖據嶺,石室相距④,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⑤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説法度人,遺迹斯記。

校勘:

① 《徑山本》"雨石"校記云:"雨疑鍮誤。"《金陵本》據之作"鍮石"。按本書所記各國物産無雨石之名,鍮與雨音近易誤,似以作鍮爲是。但各舊本及《方志》皆作雨石,不宜輒改,今仍之。

② 《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中本》逾作漸。

③ 《石本》、《中本》五下有所字。

④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距作岠。《徑山本》、《金陵本》作拒。《石本》作峘,乃岠之訛。按距、拒、岠爲同字。

⑤ 《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之下並有所字。

注釋:

(一) 屈露多: 屈露多,梵文 Kulūta 的音譯。玄奘説是在闍爛達羅東北,康寧哈姆認爲正與比阿斯(Bias)河流域上游西姆拉西北的屈露(Kulu)地區位置相符,在今之康拉縣(Kangra)。《毗濕奴往世書》稱一種居民叫做 Ulūta 或 Kulūta,正與玄奘書中的屈露多相合。《羅摩衍那》稱之爲 Kolūta 或 Kolūka。至於今之屈露(Kulu)可能是古名的簡化。它的都城是納加科特(Nagarkoṭ)。

(二) 國大都城: 今屈露的首府爲蘇丹浦爾(Sultānpur),舊都至今仍稱爲那迦爾(Nagara,城市、都城之意),即 Nagarkoṭ。

(三) 既癭且尰: 癭,此指頸上囊狀的贅生物。尰,即大脖子,《説文·尢部》尰,脛氣腫,本作瘇,從疒童聲。後作尰,《詩·小雅》:"既微且尰"。

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一)。

注釋:

（一）洛護羅國：即我國西藏的洛域（Lho-yul，即南方地區之意），屈露人稱之爲 Lāhul，但藏語語言學者耶司克（Jäschke）則不贊成這一說法。

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①阻，寒風飛雪，至秣②邏③娑國(一)。亦謂三波訶國。

校勘:

① 《中本》艱作難。

② 《石本》秣作秼，訛。

③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邏並作羅。

注釋:

（一）秣羅娑國：康寧哈姆認爲"娑"爲"婆"字之誤，即藏語 Mar-po，意即"紅色地域"，又作拉達克（Ladakh），因該地土壤呈紅色的緣故。但夏斯特里認爲秣羅娑即藏語 Mar-sa 的對音，Mar-sa 或 Maryul，意即"低地"，爲拉達克今古之通稱。至於原注中"亦謂三波訶國"，至今尚無確切解釋。

又，以上二國是傳聞之國，非玄奘親履之地。

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① 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中本»無大字。

設多圖盧國

設多圖盧國(一)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實①繁茂。多金銀,出珠珍②。服用鮮素,裳衣③ 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

校勘:

① «石本»無實字。

② «徑山本»校記云:"珠珍疑倒。"

③ «徑山本»校記云:"裳衣疑倒。"

注釋:

(一) 設多圖盧國: 關於此國的考證至今尚無令人滿意的説法,爲大家所公認的只是把該國國名還原爲梵文 Śatadru(意卽"百川匯流",又作 Śutudri,Śutudru,Śitadru),卽薩特累季 (Sutlej) 河的古名。在西方古典作品中,如普林尼《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稱之爲 Hesidrus, 托勒密《地理志》稱之爲 Zara-

dros 或 Zadadres。據《西域記》，從屈露多國到此地須"越大山，濟大河。"可能是指翻越喜馬拉雅山西南的突出部分並渡過薩特累季河而到達此國，該國可能以河名爲國名。

此國都城，康寧哈姆比定爲沙爾亨德（Sarhind），意即"印度邊境"。

王城内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尠少。

城東南三四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1]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理作里，《方志》作狸，音同通同。

波理夜呾羅國

波理夜呾羅國(一)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多牛羊，少花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二)，性勇烈，多武略。伽藍八所，傾毁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

注釋：

（一）波理夜呾羅國：梵文 Pāriyātra。雷諾(M. Reinaud)比定爲 Paryātra(卽拜拉特 Bairāṭ)，康寧哈姆、瓦特斯等都贊同此說。拜拉特(Bairāṭ 或 Vairāṭa) 是古代摩嗟(Matsya)的首都，又稱拜拉塔城 (Vairatanagara)。在印度古代傳說中頗負盛名，大史詩中的主角般度(Paṇḍu)族五弟兄曾在此地度過長達十三年的流放生涯。此地人民以勇敢善戰著稱，«摩奴法論»(7.193)稱軍隊的前鋒應由俱盧之野(Kurukṣetra)的摩嗟等四個地方的人組成。又稱拜拉塔人上陣，無不身先士卒，以一人敵數人。玄奘也稱當地居民"風俗剛猛"，其國王"性勇烈，多武略"。

現在的拜拉特新城位於一圓形山谷中，谷東西長約五英里，南北廣約三、四英里，四周爲低而禿的紅色邱陵所環繞，以産銅出名，在德里(Delhi)西南約 105 英里，齋浦爾 (Jāipur)以北 41 英里，舊城卽 Vairatanagara，荒蕪達數百年之久，至十七世紀初始重新有人居住。當地出土文物甚多，最著名爲兩個阿育王石刻詔勅。孔雀王朝時的其他遺物也很多，有各式各様陶器陶瓶，頭足已殘的舞女像，希臘及印度希臘人時代的冲壓貨幣；還有一片棉布，爲研究公元初衣物及紡織史的珍貴文物。

（二）王吠奢種也：據古代印度婆羅門編撰的各種«法經»、«法論»所規定的種姓制度，王者應爲剎帝利種姓。玄奘訪問印度時，雖然大多數地方的統治者屬剎帝利種姓，但是屬於其餘三種姓而稱王者，亦屢見不鮮。據本書記載：

婆羅門種姓稱王的有三國：

鄔闍衍那國	南印度	（卷第十一）
擲枳陁國	南印度	（卷第十一）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中印度　（卷第十一）

吠奢種姓稱王的有兩國：

羯若鞠闍國　　中印度　（卷第五）

波理夜呾羅國　　中印度　（卷第四）

戌陀羅種姓稱王的也有兩國：

秣底補羅國　　中印度　（卷第四）

信度國　　西印度　（卷第十一）

上列情况表明，印度的種姓關係，特别是種姓與職業的關係，實際上並不像婆羅門企求和規定的那樣，井然有序，有條不紊。一個婆羅門名爲僧侣，但在實際生活中，可以從事多種職業，包括體力勞動在内。玄奘在磔迦國"被賊"脱險後就曾"遇一婆羅門耕地"（《慈恩傳》卷二）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①]羅國。舊名摩偷羅國[②]。中印度境。

校勘：

① 《金陵本》菟作兔，下同。《慧琳音義》亦作兔，通用。

② 原本無"舊名摩偷羅國"六字，《珠林》三十八引有此六字，但偷訛作倫。《方志》作"古云摩偷羅"。今據《珠林》補。《華嚴經疏》云："摩偷羅，此云孔雀，亦云密蓋，並是古世因事。"《疏鈔》云："（西域）《記》中不説孔雀之緣。"

秣菟羅國

秣菟羅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没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黄，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黄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① 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校勘:

①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異本》功並作攻。

注釋:

(一) 秣菟羅國: 梵文 Mathurā，俗語 Madhurā，巴利文 Madhurā。阿爾伯魯尼《印度志》作Māhūra, Mahura。亞里安及普林尼作 Methora，托勒密作 Madoura。舊譯摩偷羅、摩鍮羅、摩頭羅、摩突羅、摩度羅; 意譯蜜善、美蜜、孔雀。在今朱木拿(Jumna) 河西岸的馬特拉(Muttra)故城遺址較爲偏南; 由於河流長期浸蝕的緣故，新城不得不建立在靠北地區。故城在憍賞彌(Kosambī) 的西北 217 英里處，爲古代印度與西方通商路上之重要地點。

秣菟羅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的蘇羅森那 (Śūrasena) 的首都，相傳是羅摩的幼弟設睹盧祇那(Śatrughna) 所建立。《吠陀》文

獻中雖無關於秣菟羅的記載，但波檀闍利的«大疏»(1,1,2;1,3,1;2,4,1等)中却提到此城，«女瑜伽行者呾多羅»(Yoginītantra 2,2,120)中也提到此城。由於地當印度通往西方的商道的要衝，西方典籍中提到它的也不少。如普林尼«博物志»第六卷第十九章談到朱木那河(Jomanes—Jumna)流經Methora(卽秣菟羅)與Chrysobara城之間的華氏城而注入恆河。據拉森(Lassen,«印度考古學»Indische Alterthumskunde)考證，上文中的Chrysobara卽黑天城(Kṛṣṇapura,在今阿格拉地方)。據希臘作家記載，秣菟羅城在朱木那河畔、阿格拉以上三十五英里處。據«摩訶婆羅多·大會篇»記載，此城位於因陀羅波羅薩他那城(Indraprasthāna)以南。

我國法顯曾訪問過此地。據他記載該地“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與玄奘本段所記“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相對比，足以表明其間佛教逐漸衰微的情況。

據«摩訶婆羅多»及«往世書»記載，最初統治秣菟羅國的是耶杜或耶陀婆(Yadu或Yādava)家族。在笈多王朝興起之前，先後有七個那伽(Nāga)國王曾經統治此地。設睹盧祇那及其二子蘇伐護和蘇羅森那也曾君臨此城。但毗摩莎特伐多(Bhimasātvata)逼走其子，而奪位自立。此後設睹盧祇那在朱木那河西岸擊潰莎特伐多耶陀婆人(Sātvatayādava)，殺死摩陀伐羅伐那(Mādhava-lavana)，建立秣菟羅城，該國從此命名爲蘇羅森那。

佛典中有關於秣菟羅的記載，如«島史»(Dīpavaṃsa)稱此地爲莎定那(Sādhīna)王的子孫所統治，耆那經典也曾提到過秣菟羅城的名王槃藪天(Vāsudeva)。此後海護(Samudragupta)、彌蘭王、貴霜王、大夏希臘人都曾統治過秣菟羅。在印度宗教史上此城有其特殊地位，是傳説中的黑天(Kṛṣṇa)誕生之地，婆羅門教遍入

天派的中心，其前身薄伽梵派 (Bhagavatism) 就發祥於此。到貴霜王朝該派在此地的勢力才衰微。佛教在此地也盛行過數世紀之久。佛陀的弟子摩訶迦多衍那 (Mahākātyāyana) 曾在此地說法并評論種姓制度。尊者鄔波毱多(Upagupta，近護)在爲阿育王聘往華氏城之前，也曾在此地說法，并主持那吒婆吒寺 (Naṭavaṭavihāra)，有人認爲即本段中之“山伽藍”。秣菟羅的近護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鄔波毱多在此寺曾度過數千俗人爲佛弟子。耆那教在此地的勢力也相當强大。該教文獻中秣菟羅號稱爲“成就境地” (Siddhakṣetra)，因爲該教的兩位聖者都在此地取得圓滿成就，教主大雄也曾在此地說法佈道。衆多的貴霜王朝末期的銘文表明該地不僅建立過耆那教僧團，而且教團也還在此地化分爲小集團。秣菟羅城的耆那教浮雕表明印度藝術中西北派傳統在此地根深蒂固。此地也出土過許多有年代和無年代的佛陀像及菩薩像。秣菟羅廟宇雕飾的富麗堂皇使伽色尼王朝的馬茂德 (Mahmud) 驚嘆不已，使他决心按照秣菟羅的藝術風格來裝飾自己的首都。

一、釋迦弟子等遺迹

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一)、舊曰舍梨子①，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没特伽羅子(二)、舊曰目乾②連，訛③也。布刺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三)、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④。鄔波釐⑤(四)、阿難陁⑥(五)、羅怙羅(六)、舊曰羅睺羅⑦，又曰羅云⑧，

皆訛略也。曼殊室利(七)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⑨也。諸菩薩窣堵波等⑩。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八)，僧徒相競，率其同好，賫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⑪設。阿毗達磨(九)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没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奈耶(一〇)衆供養鄔波釐，諸苾芻尼(一一)供養阿難，未受具戒(一二)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競修供養，珠旛布列⑫，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爲務。

校勘:

① 原本梨作利，《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利並作梨。按若作"舍利子"，與正文無異，不當作"舊曰"云云，顯非。今從各本改。

② 《翻譯集》乾作犍。

③ 《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訛下並有略字。《翻譯集》亦有。

④ 《石本》無也字。

⑤ 《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鄔並作優，下同。《方志》作優婆釐，夾注云："優波離也。"《珠林》三十八亦作優婆釐，夾注云："舊名優波離。"按《翻譯集・十大弟子篇》作鄔波離，云："鄔，安古切。……或翻近執，以佛爲太子時，彼爲親近執事之臣。……訛云優波離。"然則有作鄔者。鄔優音近，譯文通用。

⑥ «崇本»無陁字。

⑦ 原本無羅字，今據«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補。

⑧ «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云並作雲，同。

⑨ «古本»、«石本»、«中本»訛上有皆字。«翻譯集»訛下有略字。

⑩ «珠林»此下有夾注云："尋此諸塔，未必遺身，但應立像設供呈心。如羅怙羅、文殊室利等，依經未滅度，准可知也。"«方志»所記略同。

⑪ «中本»像下有所字。

⑫ «崇本»、«宋本»、«資福本»等列誤作烈。

注釋：

（一）舍利子：梵文 Śāriputra，人名，舍利爲 śāri 音譯，子爲putra 意譯；全名音譯舍利弗多羅、奢利富多羅、舍利弗等等，意譯爲鶖鷺子，從其母得名，見«法華玄贊»卷一等。舍利子爲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號稱智慧第一，初與目犍連從"六師外道"之一删闍耶毗羅胝子出家學道，後於途中遇馬勝比丘說"因緣所生法"之偈，乃與目犍連改信佛教，見«增一阿含經»卷三、«大般涅槃經»卷二十六，«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八。今«藏經»中«阿毗達磨集異門足論»，一說爲其所著。

（二）没特伽羅子：梵文 Maudgalaputra，又稱 Maudgalyāyana，音譯目犍連，或作 Mahāmaudgalyāyana（大目犍連），略稱目犍或目連，意譯采菽氏。原屬婆羅門種姓，後皈依釋迦牟尼，爲其十

大弟子之一，號稱神通第一，見«增一阿含經»卷三及«佛本行集經»等。

（三）布刺拏梅呾麗衍尼弗呾羅：梵文 Pūrṇamaitrāyaṇīputra 音譯，其異譯頗多，一作富樓那（Pūrṇa），意譯滿慈子，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説法第一。傳説他成佛後號稱法明如來，我國所謂"無量壽佛"卽其人，詳«增一阿含經»卷三、«法華經»卷四«五百弟子授記品»等。

（四）鄔波釐：梵文 Upāli音譯，又作優波離。意譯近取或近執，原爲釋迦尼牟尼爲太子時的近侍，賤民出身，宫廷中的剃髮工奴。他後皈依佛教，爲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號稱持律第一，見«增一阿含經»卷三、«優波離問佛經»、«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三。

（五）阿難陁：梵文 Ānanda 音譯，又譯阿難陀，略作阿難，意譯歡喜，據云爲斛飯王之子，提婆達多之弟，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傳説阿難生於釋迦牟尼成道夜，二十五歲出家，後隨侍釋迦牟尼二十五年，長於記憶，稱"多聞第一"，因之，釋迦牟尼逝世後，第一次會誦佛教總集«三藏»時，阿難爲主誦人。詳«增一阿含經»卷三，«中阿含經»卷八、«智度論»卷三。

（六）羅怙羅：梵文 Rāhula 音譯，又作羅睺羅、羅雲等，意譯覆障。佛教傳説爲釋迦牟尼之子，十五歲出家爲沙彌（依戒律已受十戒，尚未受具足戒的男性），爲佛教有沙彌之始，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號稱密行第一。詳«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五，«未曾有因緣經»等。

（七）曼殊室利：梵文 Mañjuśrī 音譯，又作文殊師利等，略稱文殊，意譯妙吉祥、妙德、妙首等。他與普賢爲一對，左右隨侍釋迦牟尼，而司智慧，爲佛教菩薩衆的上首。詳見«大日經»等。曼殊室

利與以上釋迦牟尼諸大弟子不同,他是一個虛構的人物,屬于大乘佛教。

(八)每歲三長及月六齋:三長,又名三齋月,指每年的一月、五月、九月長齋。《梵網經》卷下:"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月六齋,指每月的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這六天持齋,見《摩訶般若經》卷十四。《增一阿含經》卷十六。

(九)阿毗達磨:梵文 abhidharma 音譯。或作阿鼻達磨、阿毗曇。《玄應音義》卷一七:"阿毗曇,或言阿毗達磨,或云阿鼻達磨,皆梵言轉也。此譯云勝法,或言無比法,以詮慧故也。或云向法,以因向果;或名對法,以智對境也。"阿毗達磨衆,此指學阿毗達磨者,即論藏學者。

(一〇)毗奈耶:梵文 vinaya 音譯,意譯律。學毗奈耶衆指學律者。

(一一)苾芻尼:梵文 bhikṣuṇī 音譯,或作比丘尼,俗云尼姑。

(一二)具戒:即具足戒。佛教信徒須通過一定儀式,接受師父授與的戒條。戒有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之别。因而受戒的年齡和儀式也各不同。具足戒,就是圓滿完成的戒,凡二百五十戒條。未受具足戒者,一般指出家僅受十戒的沙彌。

二、鄔波毱多遺迹

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疎崖爲室,因谷爲門,尊者鄔①波毱多(一)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

堵波。

校勘:

① 《石本》、《慈恩傳》、《方志》、《珠林》三十八、《華嚴鈔》五十八及《翻譯集》引鄔並作烏,同。

注釋:

(一) 鄔波毱多: 梵文 Upagupta 音譯,又作烏波毱多,優波笈多,優波屈等,意譯爲近護、近密。約公元前三世紀左右時人,秣菟羅商人之子,商那和修的門徒,承傳教法, 受阿育王之聘赴華氏城參拜釋迦牟尼的遺跡,佛教徒認爲他是付法藏的第四祖或第五祖,曾在優留曼荼山(Uru-maṇḍa) 建那羅跋利精舍。

伽藍北巖間有①石室,高二十餘尺, 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内(一)。尊者近護説法, 化導(二)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别族,雖證不記。

校勘:

① 《崇本》有作右。

注釋:

(一) 四寸細籌填積其内: 據《阿育王傳》卷三:"得羅漢者人,使捉一四寸之籌,擲著窟裹,積滿其中。"

(二) 化導: 化導事蹟,詳《阿育王經》卷九。

三、獼猴獻蜜及釋迦等遺迹

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一)，佛令水和，普遍大衆。獼猴喜躍①，墮坑而死；乘兹福力，得生人中②。

校勘:

① «石本»躍作踊。

② «中本»此句下有"成阿羅漢"四字。

注釋:

(一) 持蜜奉佛: 釋迦牟尼在秣菟羅遊化傳教的事蹟，見«雜阿含經»卷四十二，參見«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十。關於獼猴獻蜜的傳説，見«賢愚經» 卷十二和 «佛五百弟子自説本起經» 等。這一傳説被廣泛地用于印度佛教的雕刻中，如桑奇 (Sanchi) 北門右柱的浮雕，以菩提樹象徵釋迦牟尼，描述了獼猴捧鉢奉獻的情景。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没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説法之所並有封樹。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①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石本》他作陀,《方志》同。

薩他泥濕伐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一)周七千①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温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爲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②。

校勘:

① 《石本》千作十。按《方志》亦作"七千餘里",十字訛。

② 《石本》多下有也字。

注釋:

(一) 薩他泥濕伐羅國:梵文 Sthāneśvara——由 sthāna(國土、住處)與 īśvara (自在)兩詞合成,爲印度有名的古都之一。據《戒日王傳》記載,此地是室利康塔國(Śrīkaṇṭhajanapada) 首都。康寧哈姆比定爲現今的塔内莎爾(Thānesar),在安巴拉(Ambala)以南約30 英里和巴尼巴特 (Panipat) 以北 40 英里的地方。當地至今還有一圮毁的土堡,頂部約達 1200 平方英尺。這一比定雖然爲史密斯所贊同,但正如瓦特斯所指出,這與玄奘的記載,無論方向、里程均不相符。玄奘記載此國在秣菟羅國"東北行五百餘里"的地方,

但塔內涉爾却在其北北西方向。照康寧哈姆的意見，這句話勢必非改爲“西北行九百餘里”不可。因此，在没有更圓滿的比定之前，康氏的意見，只能姑備一說。康寧哈姆«印度古代地理»馬宗達注本(Cunningham's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noted by Surendranath Majumdar Sastri, Calcutta, 1924)主張比定此地爲«律藏大品»(Vinaya Mahāvagga V.13、12)中的吐那(Thūna,卽 Sthūna)，也尚待進一步研究。

一、福　地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爲福地(一)。聞諸先志①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②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爲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賫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③，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崖④，流轉無極⑤，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堙滅⑥。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二)，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

侍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⑦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⑧。迄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先志二字作耆舊。

② 《石本》氓作民，義同。

③ 《中本》山下有嶺字。按下有某嶺，此不當有，疑涉下文而衍。

④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崖作涯。按《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釋文》"涯，本又作崖。"是涯崖二字固通用也，今則習用涯字。

⑤ 《古本》、《崇本》、《一本》及《隨函録》極作亟。《音釋》亦作亟，音"去記反"又"音棘"，云："遽也。"義亦可通。

⑥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堙作湮，通用。《崇本》、《宋本》、《資福本》湮作煙。《慧琳音義》及《音釋》則作湮，與此同。

⑦ 《古本》、《石本》、《中本》皆作習。

⑧ 《隨函録》莽作莾，同字異體。

注釋：

（一）福地：塔内涉爾以南，色羅斯瓦底(Sarasvati)與德里夏德伐蒂(Dṛṣadvatī)兩河之間地區以東，稱爲俱盧之野（Kurukṣe-

tra),又稱爲"法地"(Dharmakşetra)。有人認爲這一名稱卽玄奘在本段中"福地"所指。這就是大史詩«摩訶婆羅多»所描繪的俱盧(Kuru)與般度(Pāṇḍu)兩族大戰的古戰場所在。又玄奘在這里所引用的:"其大略曰……"以下的一段話與史詩中的«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的内容頗爲相似,可能是玄奘取材於當地流行的傳説的緣故。關於這場大戰,民間傳説頗多,如附會"積尸如莽"、"遺骸遍野",至今塔内莎爾西郊還有一個名爲尸骸城(Asthipur)的地方。

(二)含識:«大乘章義»卷三:"識者,乃是神知之别名也。"含識,泛指人類。

二、佛舍利窣堵波及俱昏荼僧伽藍

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甎皆黄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升①,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校勘:

① 原本升作斗,«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升,今從改。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荼①僧伽藍(一),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

校勘:

①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荼並作茶。按唐初不用茶字,説詳前校記。

注釋:

(一) 倶昏荼僧伽藍: 此名原義及地望均説法不一, 猶待考定。倶昏荼有謂梵文 Gominda,有謂 Gokaṇṭha, 有謂 Govinda者。

從此東北①行四百餘里,至窣禄勤那國②。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無北字。

② 窣禄勤那國, «慈恩傳»無窣字。«方志»、«珠林»三十八勤作勒。

窣禄勤那國

窣禄勤那國(一)周六千餘里,東臨殑伽河(二),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三)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甚,基趾①尚固。土地所産,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②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擢微言,清③論玄奥。異方俊彦,尋論稽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校勘:

① «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趾並作

址,同。

② 《石本》貴作遺,非。

③ 《石本》淸作請。

注釋:

(一) 窣祿勤那國:《慈恩傳》卷二作祿勤那,可能有脫文,這一國名一般還原爲 Srughna。康寧哈姆比定爲卡爾西(Kalsi,在北緯 30 度 32 分,東經 77 度 53 分)附近的蘇格(Sugh)村。該地位於一高而突出的三角形地帶,三面爲朱木那河舊河床所環繞,形勢險要,扼守着通往該河的大道。但蘇格除對音相近而外,距離與國土的大小均與玄奘的記載不相符。此地距塔內莎爾不過 40 英里,這一狹小地區與玄奘所記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更不相符,即使有人主張窣祿勤那國國土在七世紀時由喜馬拉雅山麓直抵莫祖法爾城(Mozuffarnagara),包括德拉頓(Dehra Dun)全部,錫爾與德(Sirhind)的一部分以及上道布(Upper Doab),仍難自圓其說。總之,關於此國的考證仍待進一步的研究。

(二) 殑伽河:梵文 Gaṅgā,卽今恆河。

(三) 閻牟那河:梵文 Yamunā,現名 Jumnā,舊譯耶蒲那、遙扶那、閻摩那、焰牟等,今譯朱木那河,是印度的五大河之一,其名稱見于《梨俱吠陀》、《阿闥婆吠陀》、《他氏梵書》(Aitareya-Brāhmaṇa)等古籍和《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等佛典。閻牟那河是恆河西部的頭一個大支流,發源于喜馬拉雅山的卡梅特(Kamet)峯下,切削山谷而穿過濕婆里克(Sivalik)山脉與迦爾瓦爾(Garhwal),然後流入北印度平原,向南與恆河平行而奔流,在秣菟羅城以下流向東南,在德拉頓地區有兩條支流流入。在阿格拉(Agra)與阿拉哈

巴德之間，左岸有四條支流，即恰曼伐蒂(Carmaṇvatī，今名 Chambal)，迦利信德(Kālisindh)，維特拉伐蒂(Vetravatī，今名 Betwa)，肯河(Ken)以及巴雅斯尼(Payoṣṇī 今名 Paisuni)相繼流入。閻牟那河在阿拉哈巴德(Allāhābād) 與恆河匯合。古代蘇羅森那與憍薩羅國就以閻牟那河爲界，沿途兩岸聖地名城很多：如秣菟羅與憍賞彌(Kosambi)均在該河右岸。

一、如來及羅漢髮爪窣堵波

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爲諸外道所詿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1]諸外道及婆羅門論義勝處，因此建焉。

校勘:

① 原本與作致，«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並作與，今從改。

二、殑伽河源及提婆誘化故事

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河[1]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流[2]浩汗，靈怪雖

多，不爲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一)。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沈，生天受福③。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④，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二)提婆(三)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⑤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⑥，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綿⑦邈，山川遼敻，激揚此水，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⑧？"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四)，改過自新，願奉教誨。

校勘:

① 《中本》無河字。

②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流作濤。

③ 《方志》、《珠林》三十八受福作受樂。

④ 《中本》無激流二字。

⑤ 《石本》導作道，通用。

⑥ 《釋帖》十八引作"逆擊其水"。

⑦ 《石本》、《中本》綿作縣。

⑧ 幽途……不濟，《釋帖》作"幽夜上天，豈能及乎。"蓋約取其意，非原文也。

注釋:

（一）福水：梵文 puṇyodaka 意譯。印度習俗以殑伽河（恆河）爲福德之水。

（二）執師子國：即僧伽羅國，見本書卷十一僧伽羅國條及注。

（三）提婆：梵文 Deva，意譯天（神），約公元三世紀南印度（生於執師子國）人，出身於婆羅門家庭，爲古代印度佛教哲學家。提婆繼承龍樹之學，宣揚大乘佛教中觀宗教義，歷遊印度各地，破折小乘，降服外道，著有《百論》、《外道小乘四宗論》、《外道小乘涅槃論》、《四百論》等。《西域記》卷五、卷八、卷十均載有提婆的故事。生平詳見《提婆菩薩傳》、《付法藏因緣傳》。提婆的弟子羅睺羅多承傳其學説，其後有青目、堅意、清辯等。清辯弟子智光在那爛陁寺講學，盛倡中觀宗學説，與戒賢相頡頏。智光弟子師子光即與玄奘在那爛陁寺爲同學，而教義見解則不同。提婆之學承傳至七世紀末有勝光，此外還有智護，進友、智友等人，以後就無所聞了。

（四）正法：此指大乘佛法（教義）。

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

秣底補羅國

秣底補羅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

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①羅種也(二)，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校勘:

① 原本陀作達，《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陀，《慈恩傳》亦然，今從改。“戍陀羅”見卷二《印度總述》。達、陀聲同紐，雖可通用。

注釋:

(一) 秣底補羅國: 梵文原名可能是 Matipura。先是聖馬丁 (St. Martin) 比定爲羅希爾甘德 (Rohil Khand) 的比杰諾爾 (Bijnor) 以北約八英里處大鎮馬達瓦爾 (Madāvar, 又稱 Maṇḍāwar, Mandore), 北緯 29 度 29 分，東經 78 度 08 分。聖馬丁并認爲秣底補羅人可能就是麥加斯忒尼 (Megasthenes) 所記的馬特人 (Mathae), 居住在艾莉勒斯(Erinesses)河沿岸(見 Julien: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1857—58, Paris, II, p. 342)。康寧哈姆贊同這一比定。但正如瓦特斯所指出，馬達瓦爾位於窣祿勤那的東南，“恆河之門”(Gaṅgādvāra)以南，與玄奘的秣底補羅在窣祿勤那以及“殑伽河河源”以東的記載不符，史密斯也贊同瓦特斯的反駁意見，他們認爲秣底補羅應求之於窣祿勤那渡河對岸的地方。

(二) 王戍陀羅種也: 戍陀羅爲印度社會中地位最低的種姓。但也有一些戍陀羅出身的人當上了國王。這在公元前後編成的《摩奴法論》中也有反映。如其中第四章第六十一頌明文規定婆羅門

"不得在首陀羅爲王的國家裏居住。"(F. Max Müller: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XXV, Oxford, 1886, p.338)可見"戍陀羅爲王的國家" (śūdrarājya) 久已有之。(參閲季羡林《羅摩衍那初探》,外國文學出版社,北京,1979,第 87—102 頁)

一、德光伽藍及傳説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剌①婆(一)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二)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强識,碩學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奥,因覽《毗婆沙論》,退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乘執着。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所作典論,覃②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犀那(三)唐言天軍。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四),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接上天宫。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爲指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非出家之侣,而欲③作禮,恐非所宜。"菩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五),往來三返,不得決④疑。更請⑤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蔑⑥而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六),我慢未除,不證道果⑦。

校勘:

① 《崇本》、《宋本》、《資福本》剌作賴,《翻譯集》作類。剌、賴、類三字聲同紐,通用。

② 《石本》、《中本》覃作潭。

③ 《石本》無而欲二字。

④ 《石本》、《崇本》、《中本》泱作請。《翻譯集》引亦作請。

⑤ 《石本》、《崇本》、《中本》請作謂。

⑥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蔑作㦶,同。

⑦ 不證道果,《石本》、《崇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並作"不時證果"。《徑山本》校記云:"時當作得。"按二語皆通,《徑山》校記則爲蛇足。

注釋:

(一) 瞿拏鉢剌婆:梵文 Guṇaprabha 音譯,又作瞿拏鉢賴婆,意譯德光,北印度鉢伐多國人,據《慈恩傳》卷二載,玄奘在秣底補羅國從德光的弟子年已九十的密多斯那學習《辯真論》、《發智論》等,由此推知德光當爲六世紀時人。德光著論百餘部,今藏文《藏經》中還保存了《菩薩地論釋》、《菩薩地戒輪迴疏》、《五蘊注》《毘奈耶經釋》、《增一業報百頌》、《毘奈耶釋名相疏》、《毘奈耶經》七部。《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謂"德光乃再弘律藏"。從今藏文《藏經》所存的論著看來,德光有三部毘奈耶論疏,可知其深於律學。

(二) 辯真:即《辯真論》,梵名 Tattvasatyaśāstra, 《慈恩傳》卷二音譯作《怛埵三弟鑠論》,係薩婆多部(説一切有部)的論著,共二萬五千頌。

（三）提婆犀那：梵文 Devasena 音譯，意譯天軍，羅漢名，生平不詳。

（四）覩史多天：見本書卷三烏仗那國達麗羅川條及注。

（五）法器：指能接受佛法者。《法華經》卷四《提婆達多品》："女人垢穢，非是法器。"

（六）修發通定：指修習發願能獲得神通的禪定。

二、大伽藍及衆賢與世親故事

德光伽藍北三四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是衆賢論師(一)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①譽，特深研究説②一切有部《毗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③心玄道，求解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二)。辭義④善巧，理致精高。衆賢循⑤覽，遂有心焉，於是沈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雹論》(三)二萬五千頌，凡八十萬言矣⑥。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⑦斥世親，挫其鋒鋭，無令老叟⑧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⑨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⑩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近⑪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顔。"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監達⑫。衆賢後進也，詭辯

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彦，察乎真僞，詳乎得失。"尋卽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當[13]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14]。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15]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爲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16]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爲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没。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畢，奄爾云亡。門人奉[17]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沈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18]進，理雖不足，辭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爲改題爲«順正[19]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没，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爲改題。凡厥學徒，何顔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説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20]。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没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校勘:

① «中本»雅作邪。按此處爲褒美語，不當着貶辭，邪字誤。

⑵　《石本》説作論，非。

⑶　《石本》、《崇本》、《中本》一作業。

⑷　《石本》、《中本》辭義二字作論辭。

⑸　《石本》、《中本》循作脩，字形相近之訛。

⑹　《石本》、《中本》矣作允，屬下讀亦通。

⑺　《中本》、《一本》逐作遂。

⑻　《慧琳音義》云："(叟)俗字也，或作傁，古作叜、㝅，皆古字也。今俗通用作叟。"

⑼　《石本》不重世親二字。

⑽　《石本》、《中本》問作聞。

⑾　《崇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近作邇。

⑿　《石本》監達二字作鑒遠。《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監並作鑒。監鑒二字通用。《詩・大雅・蕩》"殷鑒不遠。"《漢書・劉向傳》鑒作監。

⑿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當並作常。

⒁　原本作"忽衰氣覺"，不通，顯有訛倒，《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忽覺氣衰"，今從正。

⒂　《石本》疾作嫉，同。

⒃　《徑山本》其作期，校記云："《藏》作其，今正。"按其猶殆也，不必改。

⒄　《中本》奉作捧，同。

⒅　《中本》後作俊，疑形之譌。

⒆　《石本》、《中本》正作道。

⒇　《石本》逝作遊。

注釋:

（一）衆賢論師：卽本書卷三迦濕彌羅國僧伽跋陀羅論師，見該條及注。

（二）阿毗達磨俱舍論：梵名 Abhidharmakośaśāstra，約公元四世紀至五世紀時世親（婆藪槃豆）著。世親先是小乘説一切有部論師，後改宗大乘。本書係其改宗前所著。它主要是用小乘佛教的“經部”學説，來修訂“有部”的理論。故主要根據“有部”的理論來闡發佛教哲學，也引用了其他部派的學説，是一部向大乘有宗（瑜伽宗）過渡的著作，因此作爲大、小乘學徒研究佛教學説的基礎書籍，向爲學者所重視。它傳入中國後，有真諦和玄奘兩種譯本，成爲“俱舍宗”的根本經典。現存有玄奘門人普光的《俱舍論記》、法寶的《俱舍論疏》和圓暉的《俱舍頌疏》等許多著作爲它作注釋。

（三）俱舍雹論：儒蓮將此書名還原作梵文 Kośaśilāśāstra；比爾還原作梵文 Kośakarakāśāstra。

三、無垢友故事

菴没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密①多羅(一)唐言無垢友②。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③國人也，於説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拊④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⑤，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⑥

也，如何降⑦年不永！我無垢友⑧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親雖没，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⑨諸論，令贍⑩部洲諸學人等，絶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爲不朽⑪，用盡宿心。"説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二)，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説也。名味泯絶，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駮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爾志，無得懷疑！"大地爲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爲坑。同旅⑫焚屍，收骸旌建。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論師任情執見，毁惡大乘，墮無間獄！"

校勘:

① 《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密作蜜。

② 《慈恩傳》友作稱。按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見卷七《吠舍釐國》。此作"毗末羅蜜多羅"，不同。故譯爲"無垢友"（毗摩羅與毗末羅爲同字）。稱字恐誤。

③ 《中本》羅作邏。

④ 《慧琳音義》拊作撫。云："《説文》從付作拊，亦通用，非本字也。"

⑤ 《石本》高作亮。

⑥ 《古本》、《石本》業作義。

⑦ 《古本》、《中本》降作隆，形之訛。

⑧ 《徑山本》校記云："友字疑誤。"按無垢友自名，不誤，校

記非。

⑨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製作制，可通用。

⑩ 《石本》贍作膽。

⑪ 原本朽作杇，今從《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⑫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旅並作侶。

注釋：

（一）毗末羅密多羅：梵文 Vimalamitra 音譯，意譯無垢友，《慈恩傳》卷二誤作無垢稱。此論師生平不詳。

（二）五舌：據《大乘法教》卷三十三，五舌爲佛、法、慧、天、肉。但此云"五舌重出"，五舌何指，猶待考定。

四、摩裕羅城

國西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①羅②城(一)，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鍮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殑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③有池，編石爲岸，引殑伽水爲浦④，五印度人謂之殑伽河門(二)，生福滅罪之所⑤。常有遠方數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醫藥，惠施鰥寡⑥，周給孤獨。

校勘:

① 《崇本》裕作格。按各本皆作裕，《方志》、《慧琳音義》亦同，格當是裕之形訛。

② 《慧琳音義》云:"(摩裕羅)梵語也，唐云孔雀。"

③ 《石本》無中字。

④ 原本浦作補，今據《古本》、《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改。

⑤ 《古本》、《石本》所作處。

⑥ 《新麗本》原書寡作寡，《京大本》改從《宋本》，以下同。按寡字亦見北魏《司馬景和妻墓誌》，卽寡字也。

注釋:

(一) 摩裕羅城: 摩裕羅是梵文 Mayūra 的音譯，意卽"孔雀"。康寧哈姆認爲現今恒河運河頭的摩耶補羅(Māyāpura)的廢址卽往昔的摩裕羅城。雖然瓦特斯指責說這一廢址在恒河西岸，而非東岸，與玄奘的記載不符; 但康氏已經說明，千餘年間恒河河道可能改變，這一解釋是有理由的，我們贊同康氏的比定。又《慈恩傳》未載摩裕羅城，表明玄奘並未親履該地，本段記載係得自傳聞。

(二) 殑伽河門: 梵文 Gaṅgādvāra; 又稱 Haridvār，意卽訶利(遍入天，毗濕奴)之門，因據印度古代傳説，恒河是從遍入天足下流出的。此地今名哈爾德瓦(Hardwar)，在北緯 29 度 58 分，東經 78 度 09 分地方，現屬印度北方邦。

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① 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度境②。

校勘:

① «石本»婆作波，下同。

② 北印度境，«慈恩傳»及«方志»作"中印度境"。按自本卷波理夜呾羅國入中印度境，至此已歷五國，後文瞿毗霜那國以下並爲中印度國，此似當爲中印度國。然以下文"此國境北大雪山中"云云觀之，則又應在北印度境。疑此國幅員較廣，界於二者之間，故或云北或云中也。

婆羅吸摩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一)周四千餘里①，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②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校勘:

① «新唐書・西域傳»作"繇地四千里"。

② «中本»雜作親。

注釋:

(一) 婆羅吸摩補羅國：儒蓮還原爲 Brahmapura，康寧哈姆認爲在現今迦爾瓦爾(Garhwal)和古冒恩(Kumaon)地區；又此國

領域"周四千餘里"，還應包括阿羅迦難陀(Alakananda) 與迦爾納里河(Karṇāli) 之間全部山岳地帶。又康氏認爲"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一句中的"北行"爲"東北行"之誤。但瓦特斯不同意這一看法，認爲該句的"此"乃指秣底補羅國，因爲《慈恩傳》未載摩裕羅城，玄奘既未親至該地，不能以它爲出發點。我們贊同瓦氏意見。此國國都即哈爾德瓦東北 70 公里的斯里納加爾(Śrinagar, 北緯 30 度 12 分，東經 78 度 47 分。)

此國境北大雪山中①，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一)，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卽東女國(二)也。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稱國②。夫亦爲王，不知政事。丈夫唯③征伐田種而已④。土宜宿麥⑤，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⑥蕃國(三)，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四)。

校勘:

① 《西域傳》云:"北大雪山，卽東女也。"《通典》卷一九三云:"女國，在葱嶺之南。"

② 原文此二句作"世以女稱國"五字。《古本》、《石本》、《中本》作"世以女爲王因以女稱國"十字，今從補。《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同《古本》等，但稱字作爲。《通典》云:"其國代以女爲國王。"

③ 《中本》唯作唯從二字。

④ 《釋帖》十六引"男子不親國事，唯務羊馬"，蓋約引其

文耳。

⑤ «徑山本»"宿麥"校記云:"宿字疑粟誤。"向達云:"非是。«漢書·武帝紀»'勸民種宿麥'。師古曰:'歲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⑥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吐作土。

注釋:

(一) 蘇伐剌瞿呾羅國: 梵文 Suvarṇa-gotra,前一字意卽黄金,後一字有氏族、家族等含義。

(二) 東女國: 此國玄奘未親至,得自傳聞。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記載:"又一月過程,雪山,東有一小國,名蘇跋那具怛羅,屬吐蕃國所管,衣著與北天相似,言音卽別,土地極寒也。"«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則稱:"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按"咀"應作"呾")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黨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康延川。"所記東西與南北距離與玄奘所記"東西長,南北狹"不同。另外,克什米爾古籍中也有該國北方隔山有女國 (Strīrājya) 的記載。近代有些學者對此國作過一些考證。一般認爲東女國是古代西藏西北部地區的一個小國,尚處於母系氏族制度時期,地理位置應在今喜馬拉雅山以北,于闐以南,拉達克以東。«新唐書»所稱"東南屬雅州"等失之過於偏東。參見伯希和:«馬可波羅注»,II,女國條,巴黎,1963,第 696 頁—718 頁; 山口瑞鳳:«東女國與白蘭——rlaṅs 與 sbraṅ 氏»,«東洋學報» 54.4,1971。

（三）吐蕃國：今我國西藏自治區。參見王忠《新唐書吐蕃傳箋證》，科學出版社，1958 年版。

（四）三波訶國：即秣邏娑國，見本卷屈露多國條秣邏娑國注。

從秣底補羅國①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無國字，今從《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補。

瞿毗霜那國

瞿毗霜那國（一）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秣底補羅。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

注釋：

（一）瞿毗霜那國：儒蓮還原爲 Goviśana，比爾從之；聖馬丁還原爲 Goviśāna；瓦特斯則認爲 Govisanna 更爲接近玄奘音譯；

勞(B.C.Law)還原爲 Govisanā; 水谷真成構擬作 goviṣana 或 goviṣāna。康寧哈姆比定此國首都爲現今卡昔浦爾(Kāshipur 或 Kashīpur, 北緯 78 度 57 分,東經 29 度 13 分)以東一英里的烏賈因(Ujain)村附近的古城堡遺址所在地,並認爲瞿毘霜那國領域包括現代的卡昔浦爾、拉姆浦爾(Rāmpur)、比利畢特(Pilibhit)三地區,卽東起拉姆·恒伽 (Rām Gaṅgā), 西至加格拉 (Ghāgra), 南抵巴雷利(Bareilly)之間的這片地區。

又據《西域記》,行經這前後幾國的行程順序爲:秣底補羅——→婆羅吸摩補羅——→秣底補羅——→瞿毗霜那——→垩醯掣呾羅。《釋迦方志》所記與此相同。但據《慈恩傳》則爲:婆羅吸摩補羅——→(垩)醯掣怛羅——→毘羅那(删)拏——→劫比他。

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説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① 行遺迹之② 處。其側③ 有如來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

校勘:

① 《石本》經下衍一經字。

② 原本無之字,今從《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補。依其他同例皆有之字。

③ 《石本》、《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側下並有則字。

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①掣呾邏②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新麗本》原書堊醯二字作惡醯，《京大本》從《宋本》改之，次同。《石本》作堊醯。《慈恩傳》無堊字。《方志》作堊醯，《慧琳音義》同，云:“(醯)音馨雞反。”《隨函録》作惡醯。説詳目録校記。

② 《石本》邏作羅，次同。《方志》亦作羅。《慈恩傳》呾邏二字作怛羅。並通用。

堊醯掣呾邏國

堊醯掣呾邏國(一)周三千餘里。國①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二)。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之侶也。

校勘:

① 原本無國字，今從《石本》、《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補。按其他同例句當有國字。

注釋:

(一) 堊醯掣呾邏國: 堊，或作惡，《慈恩傳》卷二作“醯掣怛

羅”。梵文 Ahicchattra; 古代碑文作 Adhiccatra.《孔雀王經》僧伽婆羅譯本作阿喜制掣多羅，義净譯本作“蛇蓋國”（梵文 Ahi 意爲蛇，chattra 意爲傘，蓋）。康寧哈姆比定爲現今羅希爾甘德(Rohilkhand)東部的阿希查特拉地方，其首都則爲現代巴雷利地區阿翁拉 Aonla 附近的拉姆那加爾(Rāmnagar)。此地原係古代的北潘查拉國(Pañcāla)的首都，潘查拉國位於現代德里之北與西方，其領域包括自喜馬拉雅山麓直抵錢巴爾 (Chambal) 河間的地區，以帕傑羅蒂(Bhāgīrathī) 河爲界劃分南北二部。南潘查拉國的首都則爲甘昆爾耶(Kāmpilya)。印度古籍如《摩訶婆羅多》、波檀闍利《大疏》、《女瑜珈行者呾多羅》以及佛典如《本生經》等都有關於此國的記載。近代的霍格遜(Capt. Hodgson) 也曾到過該國遺址，據他記載，遺址方圓達數英里，廢墟有稜堡三十四個，稱爲般度堡(Pāṇḍu's Fort)。(詳見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pp.303—306; B. C. 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pp.63—4)。

（二）正量部: 梵文 Sammitīya 的意譯，音譯三彌底，小乘佛教部派之一，屬於上座部。據云釋迦牟尼逝世後三百年，從犢子部分出四個部派，正量部卽其一。《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中云:“正量部者，權衡刊定，名之爲量，量無邪謬，故言正也。此部所立甚深法義，刊定無邪，目稱正量，從所立法，以彰名部。”玄奘到印度時，一切有部、正量部正廣泛流行於中、南、西印度，東印度亦較流行。

城外① 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爲龍王七日於此説法。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校勘:

① 《中本》外下有部字。部或郊之訛。

自此南[1]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河西[2]南至毗羅删[3]拏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南作東,《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及《慈恩傳》、《方志》等皆作南,今從改。

② 原本無西字,《石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慈恩傳》、《方志》皆有之,今據補。

③ 原本删作那,《古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作删,次同; 本書目録亦作删，今據正。以下同。《石本》作娜,下文則作删，娜亦删之譌。《崇本》作剛，疑亦字形之訛。

毗羅删拏國

毗羅删拏國(一)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堊醯掣呾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1]人，並皆習學大乘法

教②。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校勘:

① «古本»、«石本»百下有餘字。

② «石本»無教字。

注釋:

(一) 毘羅删拏國: «慈恩傳» 卷二作"毘羅那拏國"。儒蓮還原爲 Vīrāśāna; 比爾還原爲 Virasana; 瓦特斯還原爲 Vilaśāṇa 或 Bhilasana; 水谷真成構擬作 viraṣaṇa 或 bhiraṣaṇa。康寧哈姆最初比定爲迦利河 (Kālinadī)西岸、卡爾散那 (Karsāna) 以南四英里、艾塔 (Etah) 以北八英里處的亞特蘭傑克拉 (Atrañjikhera)大廢墟，後來又根據毘羅删拏原音推定爲現代艾塔(Etah)縣的比爾沙爾(Bilsar，又讀 Bilasand)，都感文獻不足，尚待進一步研究。

大城中故伽藍内，有窣堵波，基雖傾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説«蘊界處經»(一)之所。其側則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在。

校勘:

① «異本»無則字。

注釋:

(一) 蘊界處經: 按今梵、漢、藏文«藏經»中無此經。«釋迦方志»卷上云:"佛曾於此七日，説蘊界法"。似即指此。説蘊界處之

法，卽釋迦牟尼對於宇宙現象的分析分爲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略稱爲蘊、處、界。

從此東南① 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舊謂②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方志》東南二字作東。《珠林》作東南，與此同。

② 《古本》、《石本》謂作曰。

劫比他國

劫比他(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部量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① 事大自在天②。

校勘:

① 《石本》遵作尊。

② 現行本《大唐西域記》此處有闕文，現據《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補二十七字。二書所載文字全同，當是本諸奘《記》:“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長偉。俗人不以爲惡，謂諸衆生從天根生

也。”(«釋迦方志»及«法苑珠林»)按崇拜生殖器之風習各民族多有之。此大自在天像奇形詭製本不足怪，與後來西藏黃教之歡喜佛比，性質或相類似。今本脱去，殆是後來僧徒嫌其瀆褻而删之。道宣、道世與玄奘並時，得見初本，猶存其舊。餘詳拙作«大唐西域記闕文考»。又卷七«婆羅痆斯國»下記大自在天祠，«方志»亦有天根之文，與此類似，疑同是闕文。

注釋:

(一) 劫比他國: 梵文Kapitha.原註:“舊謂僧迦舍。”僧迦舍，梵文 Saṃkāśya，巴利文 Samkassa。此名«雜阿含經»卷十九作僧伽舍，«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八作僧伽尸，«法顯傳»作僧伽施，«阿育王經»卷三作僧柯奢。«悟空行記»作泥嚩韈多(Devāvatāra)，意即“天下處”，即神話中所謂梵天、帝釋及佛陀自三十三天下降塵世之處。康寧哈姆比定爲現今北方邦法魯迦巴德 (Farrukhābād) 縣的 Sankīsa 村，此地位於庫達爾柯特(Kudārkot)以北36英里，阿里甘傑(Aligañji)東南40英里處。史密斯不同意這一比定，他認爲應在艾塔縣東北角距巴梯亞里(Patiālī)數英里處，(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II.p.338)，但他未舉出其任何論據。

一、大伽藍三寶階及其傳説

城東① 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奂，工窮剞劂。聖形尊② 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内有三寶階(一)，南北列，東面下③，

是如來自三十三天(二)降還④所也⑤。昔如來起自勝林⑥(三)，上昇天宫(四)，居善法堂(五)，爲母説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六)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黄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七)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虚，散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没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遇，疊⑦以塼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⑧，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爲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⑨。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⑩柱中。

校勘：

① 原本東作西，今從《石本》、《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慈恩傳》、《方志》及《珠林》引改。

② 《中本》形尊二字互倒。

③ 《慈恩傳》東面下三字作面東西下四字；《方志》及《珠林》作東西下地四字。

④ 原本無所字，《古本》、《石本》有所字。有之義足，今據補。

⑤ 《徑山本》校記云："還也，疑還地。" 按也上有所字，也字不誤。

⑥ 《方志》及《珠林》勝林二字作逝多林三字，並夾注云："即

祇陀林。”按逝多林，唐言勝林，見卷六室羅伐悉底國。

⑦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疊作壘。

⑧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精舍下重精舍二字，屬下讀。«中本» 舍下有精字，精下當脱舍字。

⑨ «石本»、«建本、«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建下並有也字。

⑩ «方志»及«珠林»現作出。

注釋:

(一) 三寶階: 即三道寶階，指下文所説佛自忉利天下降時，帝釋天所造成的步階。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三道寶階塔，在中天王住城西七日程，在兩恒河間。”關於三寶階的宗教傳説，參見 «摩訶摩耶經»、«佛昇忉利天爲母説法經»、«神道足無極變化經»、«雜阿含經»卷十九、«增一阿含經»卷二八等。

(二) 三十三天: 即印度神話中的天堂，又稱忉利天，佛教認爲係欲界的第二天，在須彌山頂上。中央爲帝釋天，天帝釋所居。四方有四峯，各峯有八天，故并稱三十三天。見«佛地經論»卷五。

(三) 勝林: 梵文 Jetavana 的意譯，又作祇洹、祇樹、祇陀林、逝多林，逝多太子的林園。«中阿含經»卷四十三:“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四) 天宫: 梵文Devapura意譯，音譯爲提婆補羅或泥縛補羅。

(五) 善法堂: 天帝釋的講堂。«俱舍論»卷十一: 須彌山“外面南角有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於彼。”

（六）天帝釋：即印度神話中的天老爺因陀羅（Indra），忉利天的主持者；又名 Śakra，漢譯天帝釋，釋即由 Śakra 而來的音譯。

（七）大梵王：即印度神話中的創世大神梵天（Brahman）。號稱大梵天王，名尸棄，爲娑婆世界之主。《法華經》卷一《序品》："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常在佛的右邊，手持白拂，與帝釋相對。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二、蓮花色尼見佛處及傳説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一)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①天宫還贍部州也②，時蘇部底(二)唐言善現。舊曰須扶提，或曰須菩提，譯曰善吉③，皆訛也④。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説，知諸法空(三)，體諸法性(四)。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五)也。"時蓮華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爲轉輪王，七寶導⑤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⑥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自下並有在字。

② «徑山本»校記云:"州也,疑州地。"非。

③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吉下有也字。

④ «石本»無也字。

⑤ «石本»導作遵。疑道之誤,道與導通。

⑥ «崇本»現作見。按以上文"初見"及下"見法身"推之,似作見爲是。

注釋:

(一) 蓮花色苾芻尼: 又作優鉢羅比丘尼,優鉢羅,梵文Utpala,譯爲青蓮花或紅蓮花。蓮花色梵名 Utpalavarṇā。關於此女皈依佛的故事,參見«五分律»卷四、«智度論»卷十一、«毘奈耶雜事»卷三十二等。«法顯傳»載:"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 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

(二) 蘇部底: 梵文 Subhūti 音譯,又作須菩提、須扶提,意譯爲善現或善吉,又稱空生,傳説是舍衛城長者鳩留(Kuru)之子,爲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號稱"解空第一"。«增一阿含經» 卷六引其語云:"法法自生,法法自滅,法法自動,法法自息。""法法相亂,法法自息,法能生法。""如是一切所有皆歸於無。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士、無夫、無像、無男、無女。"爲以後大乘佛教説諸法性空所本。

（三）法空：佛教認爲色心之諸法都是因緣和合所幻生的，並無實體，故謂“法空”。

（四）法性：又名實相真如，佛教所指事物内在的本質，或指宇宙萬有的本體。我國大乘佛教的天台宗、法相宗、三論宗、華嚴宗，根據本宗的宗旨，對於“法性”各有不同的解釋。

（五）法身：法身的解釋，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説法不同。小乘佛教認爲佛是由他的形體和道德品質相結合的。其形體稱爲生身，其道德品質稱爲法身。而大乘佛教則有三身之説，它認爲絶對真理是佛的法身。《大乘義章》卷十八：“言法身者，解有兩義。一顯本法性，以成其身，名爲法身；二以一切諸功德法而成身，故名爲法身。”此外，它以體證真如的智慧爲佛的報身，教化世間的尊勝儀容爲佛的應身。

聖迹垣内，靈異相繼。其大窣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毁。

從此東南[1]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2]曲女城國。中印度境[3]。

校勘：

① 《石本》、《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東南作西北；《慈恩傳》及《方志》亦然，《珠林》作北字。按羯若鞠闍國位於劫比他國東南方，作東南是。

② 《石本》無言字，疑脱去。

③ 《崇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本》境下並有也字。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六　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陁國
阿耶[1]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山格反迦國

校勘:

① «石本»耶作邪,後阿耶穆佉之耶«石本»均作邪。

羯若鞠闍國

羯若鞠闍國(一)周四[1]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2]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菓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3],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

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4]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校勘：

① 《石本》無四字，誤脱。

② 《舊麗本》堅作竪，形之訛。

③ 《宋本》、《資福本》洽作泠。和泠不協，泠疑形之訛。

④ 《異本》、《一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功並作攻，通用。

注釋：

（一）羯若鞠闍國：梵文 Kanyākubja 或 Kānyakabja；巴利文 Kaṇṇakujja 或 kannakujja。舊譯葛那及、罽饒夷、葛那鳩闍、葛那究撥闍、迦那鳩闍、伽那慰闍、犍拏究撥闍。kanyā 意爲少女，kubja 意爲彎曲，故又有意譯爲曲女、妙童女等。今名稱爲卡瑙季(Kanauj,Kanoj)，位於恒河與卡里河合流處。

羯若鞠闍是印度有名古都。在古籍中有不少關於此城的記載，如《摩訶婆羅多》記載毗濕婆蜜多羅（Viśvāmitra）曾來此城訪問，南傳佛典的律藏（Vinayapiṭaka Vol.II.p.299）中有利波多(Revata)尊者由僧迦舍國（即劫比他國)來此巡禮的記載。《薄伽梵往世書》（Bhāgavatapurāṇa v i. 1,21)、《女瑜珈行者呾多羅》(2,4)等也提到此城，更不必説波那的《戒日王傳》中的描繪。

根據我國高僧的記載，也可以看出此城的繁華與盛衰之跡。《法顯傳》稱："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藍，盡小乘學。"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至中天竺國王住城，名葛那及。自此中天王境界極寬，百姓

繁閑。”玄奘時曲女城是戒日王的首都,可算是該城的極盛時代。北宋乾德三年(965)前後,繼業訪印時:“至大曲女城,南臨陷牟河,北背洹河(即恒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當時佛教雖已衰微,但城市仍然繁榮。此後幾世紀的戰亂中,該城日趨殘破衰敗。上世紀末康寧哈姆來此地考古時,與玄奘所描繪的繁榮景象對比,嘆息該城殘破湮没,大有不勝今昔之感的樣子。

又法顯等與玄奘的記載方位也有所不同,據«法顯傳»,此城在僧伽施東南方,«西域記»的«石本»、«崇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等均作“從此西北行”,根據實際應以法顯所記爲是,康寧哈姆已指出這點。

一、國號由來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號拘蘇磨[①]補邏[②](一),唐言花宮[③]。王號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贍[④]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⑤]毅[⑥]。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二)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⑦],從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號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覩林薄[⑧],見王諸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三)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⑨]!”王聞其辭,計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

嘉⑩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無肯應娉⑪。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悦，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悦，乃謂王曰:“輕吾老叟⑫，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⑬，形既毀弊，畢世無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傴。從是之後，便⑭名曲女城焉。

校勘:

① «古本»及«翻譯集»引磨作摩。

②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邏作羅。«翻譯集»補邏二字作捕羅。

③ «翻譯集»花宫二字作香華宫城四字。

④ «石本»贍作瞻。

⑤ «中本»弘作强。

⑥ «新麗本»原書毅作毅,«京大本»從«石本»、«宋本»改。

⑦ «釋帖»二十一引此文作“既經年代,積土成塚,上生大樹,飛鳥爲巢,雛鳥將成,仙人出定,愍雛不移,雛成才起。”與此詳略大異,恐有增益。

⑧ «石本»薄作浦，聲近而訛。

⑨ «中本»請作詣。

⑩ «中本»嘉作喜，疑形之譌。

⑪ «新麗本»原書娉作娉，«京大本»從«古本»、«異本»改。按此字«石本»、«宋本»、«資福本»並作娉;«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則作娉。«慧琳音義»作娉字云:"從女，甹聲。«記»中作娉，俗字，非也。"娉疑卽娉字形訛，慧琳所譏爲俗字，而唐時傳寫本作此也。娉乃經校改之字。

⑫ «古本»叜作叟，同。

⑬ «中本»曲下有背傴二字。

⑭ «中本»便作更。

注釋:

(一) 拘蘇磨補羅: 梵文 Kusumapura 的音譯，kusuma 意爲花，pura 意爲城，全名意譯華城或花宫。關於曲女的傳說，最早見於«薄伽梵往世書»(Bhāgavatapurāṇa)。據稱矩奢那薄(Kuśanābha)王的一百個女兒，因爲拒不屈從風神伐由(Vāyu)的淫慾，爲他所詛咒而成駝背。因此該王的都城就名爲"曲女"(Kanyākubja)。這個故事也見於«羅摩衍那»。玄奘所記梵授(Brahmadatta)王女與大樹仙人的故事卽由上述傳説演變而來。

(二) 尼拘律: 梵文 nyagrodha 音譯，又作尼拘陀等，樹名，與卷六藍摩國的尼拘盧陀同義。學名 Ficus indica，類榕樹的桑科植物，由伸向四方的分枝着地生根，次第蔓延，廣覆於地。故«西域記»云:"垂蔭合拱。"此樹多産於印度、斯里蘭卡。«慧琳音義»卷十五云:"尼拘陀，梵語，西國樹名也。此樹端直無節，圓滿可愛，去地

三丈餘，方有枝葉。其子微細如柳花子，唐國無此樹。”

（三）出定：即前文的“從定而起”，即脱離禪定。《觀無量壽佛經》：“出定入定，恒聞妙法。行者所聞，出定之時，憶持不捨。”

二、戒日王世系及即位治績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①利沙伐彈那（一），唐言喜②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羅③伐④彈那（二），唐言⑤光增⑥。兄字曷⑦邏闍伐彈那（三）。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四）唐言月⑧。每謂臣曰：“鄰有賢主，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⑨，國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四）唐言辯了⑩。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爾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讎手，爲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謡，允歸明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爲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爲宜，敢忘虚薄！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誠心，現形問曰：“爾何所求，若此勤懇？”王

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爲練⑪若苾芻⑫(五)，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爲此王子。金耳國⑬王既毁佛法，爾紹王位，宜重興隆，慈悲爲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⑭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無强敵。勿昇師子之座(六)，勿稱大王之號！"於是受教而退，即襲王位(七)，自稱曰王子，號尸羅阿迭多⑮。唐言戒日。於是命諸⑯臣曰："兄讎未報，鄰國不賓，終無右手進食(八)之期。凡爾庶僚，同心勠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萬，步軍五萬，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於六年中，臣⑰五印度(九)，既廣⑱其地，更增甲兵，象軍六萬，馬軍十萬。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無赦。於殑伽河側建立數千⑲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羣有。唯留⑳兵器，不充檀捨(一〇)。歲一集會㉑諸國沙門，於三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相摧㉒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淳㉓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古，但加敬禮㉔，示㉕有尊崇。律儀無紀，穢德㉖已彰，驅出國境，不顧聞見。隣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無

殆㉗,求善忘勞,即攜㉘手同㉙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宫日修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㉚日不足矣。

校勘:

① «異本»曷作喝。

② «石本»喜作嘉。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羅作邏。

④ «石本»伐作代。

⑤ 原本言下有作字,«石本»、«宋本»無之。按其他譯名釋義皆作唐言或唐曰某某,無綴作字者,今據删。

⑥ «慈恩傳»光增作增光。

⑦ «翻譯集»引無曷字。

⑧ «慈恩傳»月作日,非。"月有多名"(本書卷二),設賞迦殆其一稱。

⑨ «石本»人既失君四字作既失其君。

⑩ «石本»、«中本»辯作辨。«一本»無了字。«慈恩傳»作明了。

⑪ «石本»、«中本»練作蘭,«珠林»三十八及«感應録»下引同。按練若即阿練若,亦翻作阿蘭若,義爲"遠離處"或"閑静處",

見《翻譯集·寺塔壇幢篇》。練、蘭二字通用。

⑫ 《石本》苾芻二字作比丘。

⑬ 《珠林》引國用月,《方志》同。

⑭ 《感應録》引印度二字作天竺。按天竺乃舊譯，玄奘書作印度,見卷二《印度總述》。作天竺者,疑非濁所改。

⑮ 《珠林》及《方志》尸羅阿迭多五作字尸羅逸多四字。此下作“王乃共童子王子殄外道月王徒衆;又約嚴令,有噉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古人引文雖常簡約其辭,唯此與今本相距過多，疑道宣與道世同據最初本也。童子王子卽迦摩縷波國拘摩羅王,見卷十。戒日王妹聰慧,見《慈恩傳》卷五。

⑯ 原本命諸二字作謂字,《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金陵本》並作命諸二字,今從改。《古本》、《石本》則作令諸二字,亦可。

⑰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臣作拒。

⑱ 《異本》廣作度,恐非。

⑲ 《珠林》引數千二字作千餘;《方志》作千。

⑳ 《石本》無留字。

㉑ 《中本》無會字。

㉒ 原本擢作摧,今從《宋本》、《資福本》、《中本》改。摧疑搉之誤,搉與擢同。《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推,亦通。

㉓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淳並作純。《音釋》:“淳邃,或作純粹。”

㉔ 《異本》敬禮二字作禮儀。

㉕ 《中本》示作不,形近而訛。

㉖ 《中本》德作惡。

㉗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殆並作怠。

㉘　《慧琳音義》攜作擕云："《記》文從乃作携，俗字。有作擕。"按由此携字與上文娉字觀之，唐寫本固多俗字也。

㉙　《石本》同作間。

㉚　《中本》竭作渴。

注釋:

（一）曷利沙伐彈那：梵文 Harṣavardhana，義云喜增；印度歷史上的著名國王，即位後號尸羅阿迭多（梵文 Śilāditya），義云戒日，故世稱戒日王。《舊唐書》卷一九八、《新唐書》卷一二一上、《通典》卷一九三等皆作尸羅逸多。本書有關戒日王的敍述爲現存最早也是最詳細的史料。另外，與玄奘同時代的印度梵文作家波那跋吒（Bāṇabhaṭṭa）寫了一部書，題爲《曷利沙傳》（Harṣacaritam，或譯作《戒日王傳》），可惜没有完成，只寫了戒日王的父親和兄妹的一些事情，涉及其本人的内容到即位前便中斷了。不過，玄奘關於戒日王早期歷史的記述比較簡略，波那跋吒的描寫正可彌補其不足。

（二）波羅羯羅伐彈那：梵文 Prabhākaravardhana，義云"光增"，此處的中文對音"波羅羯羅伐彈那"在"波羅"後面缺一個與"bhā"相對的字"婆"或"跋"。據《戒日王傳》，他是薩他泥濕伐羅國（Sthāneśvara）布濕波普蒂（Puṣpabhūti）王朝的國王，大約於公元580 年左右開始執政。病死於公元 606 年。他與西北方的白匈奴人的殘餘勢力敵對，直到臨死前還曾派其長子曷邏闍伐彈那（Rājyavardhana）率軍攻打他們。他把女兒羅闍室利（Rājyaśrī）嫁給了

在南方與本國比鄰的羯若鞠闍國的國王哥羅訶伐剌曼（Grahava-rman)，兩國結成了牢固的同盟。

（三）曷羅闍伐彈那：梵文 Rājyavardhana。爲戒日王之兄。本書原注曰“唐言王增”，而原名中的 rājya 一字義云“王國”，並非“國王”。據《戒日王傳》，他曾奉父王之命率軍北征白匈奴人，但是可能未與白匈奴人接觸就因其父病危而突然被召回。當他趕回首都時，父已去世，母亦死。他因此極度憂傷，決意隱居森林而把王位讓給其弟曷利沙伐彈那。但是曷利沙伐彈那也不願意擔負治國重任，要隨兄去修苦行。正當此時，羯若鞠闍國的使者前來向他告急：波羅羯羅伐彈那王去世後，摩臘婆(Mālava)國王提婆笈多(Devagupta)與高達國(Gauḍa)國王設賞迦(Śaśāṅka)立即聯合對羯若鞠闍國發動突然襲擊，國王哥羅訶伐剌曼（Grahavarman）即曷邏闍伐彈那之妹夫已被提婆笈多殺害，王后羅闍室利已遭囚禁，薩他泥濕伐羅國也面臨嚴重威脅。曷邏闍伐彈那聞訊立即帶領上萬名騎兵去迎擊提婆笈多，而留下弟弟曷利沙伐彈那攝政。他輕易地擊潰了提婆笈多的侵略軍，却死於設賞迦王的計謀。按照波那跋吒的說法，他並沒有親身治理過薩他泥濕伐羅國的朝政。

（四）設賞迦王：梵文 Śaśāṅka，義云月。公元六世紀末七世紀前期，他是位於今孟加拉國與印度西孟加拉邦地區的高達國(Gauḍa)國王，建都於羯羅拏蘇伐剌那城，本書因而稱其國爲羯羅拏蘇伐剌那國。他原來可能是後笈多王朝的一個封臣，於摩訶犀那笈多（Mahāsenagupta）執政期間王朝勢衰時割據稱王。據本書卷第六和卷第八所述，他對佛教是極端仇視的。

此處關於曷邏闍伐彈那之死的情節與《戒日王傳》中所描寫的有所不同(參閱前注)。

（四）婆尼：卽《戒日王傳》中的 Bhaṇḍi，他是波羅羯羅伐彈那王的内姪和養子，也是薩他泥濕伐羅國的大臣。在波那跋吒的筆下，他曾隨曷邏闍伐彈那抗擊提婆笈多。曷邏闍伐彈那被設賞迦謀害後，他帶着軍隊回國時，路上遇到前來爲兄報仇的曷利沙伐彈那。曷利沙伐彈那從他那裏得悉其兄被害的細情，便命令他率軍去打設賞迦。

在婆尼這個人名的還原問題上，前人的意見還不一致。儒蓮作 Bāṇī，比爾作 Bhaṇḍi，瓦特斯作 Bānī 或 Vāni，堀謙德和足立喜六均作 Bāni。按：Bāṇī 是一個常見的梵文字，又作 Vāṇī，其讀音與婆尼相對應，義云"聲音"、"言語"、"雄辯的言語"。本書原注曰"唐言辯了"，《慈恩傳》改注曰"此言明了"，很可能也認爲婆尼的原字是 Bāṇī 或 Vāṇī。但是，它却是一個陰性名詞（在梵文中以長元音 ī 爲尾音的名詞皆屬陰性），不能作男性人名。瓦特斯等人襲用儒蓮的還原，同時又覺得以陰性名詞當作男性人名似乎不妥，於是便把長元音 ī 改成短元音 i，又把頂音 ṇ 誤作齒音 n，成了 Bāni 或 Vāni。這樣一改，雖然在對音上仍然恰當，詞性也可以是陽性，適合作男性人名，但是梵文裏根本没有這樣一個字，因此也不能成立。比爾注意到《戒日王傳》中的 Bhaṇḍi，認爲婆尼卽 Bhaṇḍi。這兩個人物不僅身份相當，並且其名字的讀音也很接近，學者們通常都認爲他們是同一個人。所以比爾的還原應該說是正確的。

（五）練若苾芻：練若，梵文阿練若（Araṇya）之略。又譯作阿蘭若，略稱蘭若，原意爲森林，意譯爲寂靜處或空閑處，後泛稱一般寺院。苾芻，卽比丘，見前注。練若苾芻，意謂住於山林的比丘。

（六）師子之座：《智度論》卷七："佛爲人中師子，佛所坐處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譬如今者國王坐處亦名師子座"，參見前注。

（七）卽襲王位：戒日王執政始於公元 606 年，終於 647 年。本書關於其卽位的敍述是混亂的。據《戒日王傳》，戒日王在其父兄死後便立卽繼承了王位。其次，又據《戒日王傳》，波羅羯羅伐彈那王係薩他泥濕伐羅國之君主，戒日王繼承的是薩他泥濕伐羅國的而不是羯若鞠闍國的王位。其三，婆尼（Bhaṇḍi）也是薩他泥濕伐羅國的大臣，他不可能勸戒日王去接受羯若鞠闍國的王位，而羯若鞠闍國的王位在曷羅訶伐剌曼王死後已證明是由其弟繼承的（參閱 R. C. 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Bombay, 1954，第三卷，頁 99—102）。然而玄奘訪印時戒日王已成爲羯若鞠闍國國王，這無疑也是事實。至於戒日王究竟在什麽時候、通過什麽途徑把羯若鞠闍國置於其統治之下，並定都於曲女城，對此學者們雖曾從各方面作過種種推測，却迄無定論。

（八）右手進食：印度古代習俗以右爲尊。《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云：“故時人名右手爲特崎拏手，意是從其右邊爲尊爲便。”故卷二云：“西方食法唯用右手。”戒日王耻兄讎未報，以之自勉，故云“終無右手進食之期。”按，特崎拏，梵文 dakṣiṇa 音譯，意譯“南、右”。

（九）於六年中，臣五印度：“臣五印度”之說顯係誇張之辭。根據本書對戒日王統治時期印度諸王國的政治情況和它們之間的從屬關係所做的記載，可以推斷戒日王統治的王國實際上没有超出過今旁遮普東部、北方邦、比哈爾、孟加拉和奥里薩等地的範圍。而本卷“曲女城之會”述及“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以及關於戒日王於大施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仞”的記載，則又說明到會見玄奘時，戒日王之霸權已爲北印度各國所承認。

（一〇）檀捨：梵文 dāna，意爲施捨，檀從 dāna 之讀音，施從 dāna 之意義。檀施即施捨。《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原註"由行檀捨，自可越度貧窮。"

三、玄奘會見戒日王

初，受拘摩羅王(一)請白①，自摩揭陁國往迦摩縷波國(二)。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②嗢祇③邏國(三)，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爛陁遠客沙門(四)速④來赴會！"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⑤途所亘，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五)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⑥子(六)，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競起，羣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内，風教遐被，德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⑦庶荷其亭育(七)，咸歌《秦王破陣樂》(八)。聞其雅頌，于兹久矣(九)。盛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殘害生靈。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羣凶殄滅，八方静謐，萬國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省刑罰，而國用有餘，氓⑧俗無宄⑨，

⑳

風猷大化，難以備舉。”戒日王曰：“盛矣[10]哉，彼土羣生，福感聖主！”

校勘：

① 原本白作曰，《宋本》、《資福本》、《金陵本》作白，今據改。《古本》、《石本》、《中本》並無此字，義似長。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朱作末；《徑山本》作未。按羯朱嗢祇邏國見本書卷十，作末作未，並非。《金陵本》羯朱作竭末，則二字並訛。

③ 《新麗本》祇原書作衹，《石本》同；《京大本》據《宋本》改。

④ 《石本》速作遠，疑涉上文遠字而誤。

⑤ 《中本》經作徑。

⑥ 《石本》天作太。下文不然，此太字當誤。

⑦ 原本氓作民，《宋本》、《資福本》、《元本》、《徑山本》並作氓。民、氓義可通用，但民爲太宗名諱，玄奘進呈之書，安得不避？今據改正。下文“氓俗”不誤。《明南本》作珉，乃氓之形訛。

⑧ 《明南本》氓又誤作珉。

⑨ 《新麗本》宄原書作宂，《京大本》從《古本》、《異本》及《宋本》改。《明南本》訛作究。

⑩ 原本無矣字，《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按矣字加强語氣，有之爲長，今據各本補。

注釋：

（一）拘摩羅王：拘摩羅，梵文 Kumāra，義云“童子”；又名 Bhāskaravarman（婆塞羯羅伐摩，義云“日胄”），與戒日王同時代，

爲東印度迦摩縷波國(見本書卷第十)國王。據«戒日王傳»,戒日王爲了替兄報仇和營救妹妹,於即位初立刻向被强敵高達國設賞迦王佔領的曲女城進軍。行軍途中,拘摩羅王遣使請與戒日王結盟,爲戒日王欣然接受。這一聯盟使設賞迦王從東、西兩邊受到箝制,從而大大增强了聯盟雙方對付共同敵人的實力。

據«舊唐書»卷一九八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使王玄策到印度時,拘摩羅王曾派人向他獻奇珍異物及地圖,並請老子像及«道德經»。

玄奘應拘摩羅王之請而赴迦摩縷波國以及與拘摩羅王同往會見戒日王事,詳見«慈恩傳»卷五。

(二)迦摩縷波國:見本書卷第十迦摩縷波國條及注。

(三)羯朱嗢祇邏國:見本書卷第十羯朱嗢祇邏國條及注。

(四)那爛陁遠客沙門:那爛陁即卷第九之那爛陁僧伽藍,此爲玄奘赴印之目的地,他曾在該寺留學五年(公元631—635年)。沙門,梵文 śramaṇa,又譯桑門,原爲古代印度土著居民的宗教代表,與雅利安人的宗教代表婆羅門相對立;後來佛教徒又繼承了這一稱呼,我國又稱和尚。那爛陁遠客沙門即指玄奘。

(五)摩訶至那國:摩訶至那是梵文 Mahācīna 的對音,國是梵文 sthāna 的意譯,梵文全稱 Mahācīnasthāna。“摩訶”義云“大”。“至那”(Cīna),又作“脂那”、“支那”等,是古代印度人對中國(人)的稱呼,早見於公元前四世紀憍底利耶(Kauṭilya)所著之«政事論»(Arthaśāstra)和著成於公元前後的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羅摩衍那»(Rāmāyaṇa)以及«摩奴法論»(Manusmṛti)等印度古書。“至那”(Cīna)一詞的原音來源於“秦”字,秦是從公元前七世紀起在我國西北的秦國的稱號,經過古代中亞細亞地區

傳入印度，自古以來外國對中國的稱呼多源於此。因而，摩訶至那國全名的意譯應是“大秦國”，即指中國。本書下文“至那者，前王之國號”中的“前王”，似應該指上述秦國之君王。（參閱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滙編》，中華書局，1977年，第一册，附録《“支那”名號考》；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本，中華書局 1955 年 11—16 頁；汶江《支那一詞起源質疑》，載《中國史研究》，1980 年第二期）

（六）秦王天子：據《舊唐書》卷一，唐高祖李淵以公元 618 年稱帝後封其次子李世民爲秦王。秦王天子即指唐太宗李世民。

（七）亭育：即養育。《老子》：“長之育之，亭之毒之。”《文選》劉孝標《辯命論》：“生之無亭毒之心。”李周翰注：“亭、毒，均養也。”

（八）秦王破陣樂：唐初的一種樂舞，用來摹擬戰陣動作，以歌頌唐太宗的武功，後名《七德舞》。《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破陣樂》，太宗所造也。太宗爲秦王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謡《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協音律，李百藥、虞世南、褚亮、魏徵等製歌辭。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銀飾之。發揚蹈厲，聲韻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興。”卷二八又云：“（貞觀）七年，太宗製《破陣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陣之形。令吕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九）聞其雅頌於兹久矣：《秦王破陣樂》在李世民爲秦王時（公元 618—626 年）流行於世，而戒日王於會見玄奘時聞之已久，足見當時中印之間交往頻繁、消息靈通。

至於戒日王與玄奘究竟會晤於何年，史傳皆無明文記載。據梁啟超於《支那内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於玄奘年譜之研

究»(載於«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七號)一文中説,玄奘與戒日王會晤與曲女城大會爲同年先後之事(參見«慈恩傳»卷五),則其時當在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秋末冬初無疑。此爲一説。然而,據«舊唐書»卷一九八載:"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新唐書»卷二二一上,更明言"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貞觀十五年自稱摩迦陀王,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册府元龜»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貢"三,亦載貞觀十五年"是年天竺國王尸羅逸多遣使朝貢。"依此,戒日王既然於貞觀十五年遣使入唐,則玄奘晤戒日王當在貞觀十四年之秋末冬初。此又一説。(參閲楊廷福«玄奘年壽考»,香港«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四、曲女城法會

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一)也,從數十萬衆,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①引,四兵嚴衛,或泛舟,或乘象,擊鼓鳴螺,拊弦奏管,經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②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③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别築行宫。是時仲春月

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伽藍,夾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④行⑤宮出一金像,虛⑥中隱起,高餘三尺⑦,載以大象,張以寶幰⑧(二)。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⑨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⑩。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憍奢耶衣數十⑪百千,而⑫爲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攉⑬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回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

校勘:

① «石本»導作道,通用。

② «石本»各作若,非。

③ «石本»無伽藍二字。

④ «古本»於作自。

⑤ «石本»無行字。

⑥ «中本»虛作宮。

⑦ «方志»此文作"又以三尺隱起金像"。

⑧ «石本»幰作幔。«方志»作幰,與此同。

⑨ «異本»百作五百二字。按«方志»亦作百大象。五百二字疑涉上文"五百象軍"而誤。

⑩ «方志»無以下文,而此下有"其五印度,尼寺稀少,縱有尼

者，與僧同門，食亦同處，無虧戒約。然童子王刹帝利姓，語使人李義表曰：‘上世相承四千年，先人神聖，從漢地飛來王於此土。’”今本所無。以“語使人李義表”推之，似非奘《記》之文。

⑪　《中本》十作千。

⑫　《古本》、《石本》、《中本》無千而二字。

⑬　原本擢作確，義不合，今從《宋本》、《資福本》改。《中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擢，與擢同。

注釋：

（一）曲女城法會：可參閲《慈恩傳》卷五及《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

（二）寶幰：即車幔。《南史》卷六二《鮑泉傳》：“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

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爲先王建此伽藍，式昭①勝業。寡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② 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閫，若有撲滅，火盡煙③消。諸王覩異④，重增祗懼。已而顔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⑤成功，心之所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冀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爲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説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⑥，

心願諧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爲大善，無可深悲。”

校勘:

① «中本»昭作照。

② «古本»、«石本»、«異本»、«中本»禳作攘。«音釋»亦作攘，云:“却也。”

③ «石本»盡煙二字互倒。

④ «石本»覩異二字作曰覩忽異四字，不辭，非。

⑤ «慧琳音義»燼作㶳，云:“«記»文作燼，俗字。”

⑥ «石本»周作用。

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殺。王親[①]問曰:“我何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負[②]。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③]，輒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無緣隙，遂雇此人趨隘行刺。是時諸[④]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

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一)。

校勘:

① 原本親作覩,今從«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負並作福。

③ «異本»、«宋本»、«資福本»感作惑。

④ «舊麗本»脱諸字。

五、曲女城附近諸佛迹

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

說法窣堵波南,臨殑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户。

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①。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衆。監守者繁其諠雜,權立重税,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税,悦以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没。伽

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②尺，石基塼室。其中佛像，衆寶莊飾③，或鑄金銀，或鎔鍮石④。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

校勘：

① 《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此下有"寶函盛之"四字；但無前"寶函"字。

② 《石本》無餘字。

③ 《古本》飾作嚴。

④ 《元本》、《明南本》石作鉐。

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塼室，高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彫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鐫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一)祠。祠南不遠①，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彫刻，規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户，充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捨晝夜②。

校勘：

① 《石本》脱祠南不遠四字。

② 原本此四字作晝夜無徙，《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不捨晝夜，今從改。《中本》作不比晝夜，比字誤。

注釋:

（一）日天：即太陽神。原名梵文 Sūrya，巴利文 Suriya，音譯作蘇利耶、素利也或修利，意譯爲日天子，日神、寶光天子或寶意天子。據云，日天駕金色馬車周行天上。

大城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説身無常（一）苦空不净。其側則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②，蒙其福利。

校勘:

① 《石本》無則字。

② 《古本》、《石本》、《中本》愈作豫。

注釋:

（一）無常：梵文 anitya 意譯。佛教認爲世間一切事物，都處在生起、變易、壞滅的過程中，遷流不停，絶無常住性，故名無常。它若從時間上不斷的生滅來看，謂"刹那無常"；如從它的一定期間的連續上看，謂"相續無常。"

六、納縛提婆矩羅城

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一），據殑伽河

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注釋

（一）納縛提婆矩羅城：梵文 Navadevakula 音譯，意即新天寺（城）。《釋迦方志》作納縛提縛城，亦即《法顯傳》上的呵梨村："度恆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呵梨"一詞有兩種不同解釋，一種（堀謙德）認爲即 Hari（遍入天別名）。此村乃供奉遍入天的新寺院所在之地。因爲本段記載，"殑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另一種説法（足立喜六）認爲"呵梨"乃呵梨底（Haritī 歡喜天，鬼子母神）的省譯，並認爲納縛乃耆婆（Jīvaka 長命神）訛略。納縛提婆矩羅乃 Jīvaka-deva-kula （耆婆天寺），與鬼子母村同義，乃是同一地方。我們認爲後一説法較爲牽強。

此城地望聖馬丁曾比定爲 Nobhatgang。更確切地説，應是現今 Kanauj 東南三十五公里的般葛爾冒（Bangarmau）以北的奈瓦爾（Newal）。

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殑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説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①，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説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校勘:

① 尚高百餘尺,《方志》作"高二十餘丈"。

伽藍北三四里,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①]餓[②]鬼來至佛所[(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校勘:

① 《方志》五百作四百。

② 《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餓並作餘。《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作餓,與此同。

注釋:

(一) 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 此宗教傳說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二。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①]陁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方志》、《珠林》踰作輸。

阿踰陁國

阿踰陁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

稼豐盛,花菓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1]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功並作攻。

注釋:

(一) 阿踰陁國: 梵文 Ayudhā, Ayodhyā; 巴利文 Ayojjhā, Ayujjhā。舊譯阿踰闍、阿踰遮、難勝、不可勝等等。 阿踰陁是印度教徒的七大聖地之一。據《羅摩衍那》記載,此城是憍薩羅國的故都。史詩稱阿踰陁城繁榮富庶,庫廩充盈,街衢廣闊,房宇崇麗,高樓廣廈,歌臺舞榭,園林池沼,比比皆是; 靈工巧匠,數以千計,熙熙黎庶,安居樂業,城高池深,堅不可摧。《摩訶婆羅多》也稱其爲"吉相城"(Puṇyalakṣaṇā),認爲它是人間樂土。

在佛教與耆那教的歷史上,阿踰陁亦有其重要地位。無著、世親就在這裏講經説法,宏揚大乘教義。

關於阿踰陁地望的考訂有種種不同説法: 1、聖馬丁等認爲玄奘所記的阿踰陁即史詩《羅摩衍那》中的 Ayodhyā,即現今的奥德(Oudh)。2、康寧哈姆力圖訂正法顯及玄奘的記載與實際地理上的方位及里程間的差異。認爲阿踰陁應在現今伽庫浦爾 (Kākū-pur)地方。果如此,則玄奘所記,從納縛提婆矩羅城 "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陁。"應改爲"東南行六十餘里……"又下段, 從阿耶穆佉國"東南行七百餘里……至鉢邏耶伽。" 也應改爲

“東南行七十餘里。” 3、瓦特斯反對這種意見。他認爲玄奘在此所記之殑伽河並非恒河本流，而係將其支流貢姆蒂(Gumti)河誤認爲恒河所致。因此仍比定爲奥德。4、費勒爾主張«西域記»中的阿踰陁與史詩中的 Ayodhyā 並非同一地方，他認爲前者應求之於法特浦爾 (Fatepur) 縣内，該地東南 29 英里的阿普依 (Aphui) (Führer: Monumental Antiquities of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p.157)。雖然史密斯和堀謙德等人贊同這一意見，我們認爲這一問題還應作進一步的研究。

有人認爲阿踰陁與«法顯傳»中的沙祇 (Sāketa) 是同一地方；但戴維支(Rhys Davids)根據原始佛典指出，在佛陀時代這是同時存在的兩個地方。沙祇即«西域記»中的鞞索迦。

一、世親、勝受及佛遺迹

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①藪盤豆，譯曰天親，訛謬也②。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爲諸國王、四方俊彦、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説法堂也。

校勘:

① «石本»婆作波。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也字。«翻譯集»亦無。

注釋:

(一) 伐蘇畔度菩薩: 梵文 Vasubandhu 音譯，卽世親，一譯天親，詳見本書卷二健馱邏國世親條注。

城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爲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北，伽藍餘趾①，昔經部室利邏多唐言勝受②。論師於(一)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趾作跡。《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址。址與趾通用。

② 《石本》受作友; 《中本》作定。按《翻譯集》作勝受，與此同。

注釋:

(一) 室利邏多論師: 室利邏多是梵文 Śrīrāta 音譯，又被還原作 Śrīlabdha; 意譯爲吉祥受得或勝受。鳩摩羅邏多的弟子，經部理論的代表學者，著有《毗婆沙論》。印度當時佛教的理論家東有馬鳴，南有提婆，北有鳩摩羅邏多，中有龍樹，西有室利邏多，號稱五大論師。

二、無著與世親故事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没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一)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宫，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二)、《莊嚴大乘經論》(三)、《中邊分别論》(四)等，晝①爲大衆講宣妙理。菴没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② 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③ 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彌沙④塞部(五)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説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强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陁僧⑤訶(六)唐言師子覺⑥。者，密行(七)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⑦ 每相謂曰："凡修行業⑧，願覲⑨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⑩至。"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命⑪。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爲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⑫分，方爲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虚⑬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爾來何暮！今名⑭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覩史多天慈氏内衆蓮花中生(八)。蓮花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⑮？"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九)，躭⑯著欲樂，

無暇相顧，詎[17]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説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18]能宣。演説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晝作盡。按晝與上文“夜昇”相應，於義爲長。《翻譯集》引《三藏傳》云：“（無著）夜升覩史陀天，於慈氏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爲衆説法。”與此相合。《珠林》亦作晝。《方志》作“曉爲衆説”。曉亦晝義。

② 《石本》覩作都。

③ 《石本》邏作羅。

④ 《石本》無沙字。按彌沙塞爲律宗五部之一，沙字不當無。

⑤ 《石本》無僧字。按《翻譯集》亦有僧字。

⑥ 《石本》覺作學，下同，並形之譌。

⑦ 《釋帖》六引哲作喆，同。

⑧ 《釋帖》行業二字作片善。

⑨ 《釋帖》覲作近。

⑩ 《翻譯集》所作其。

⑪ 《釋帖》作“師子覺先捨壽命，時經六月，並無消息；天親續捨壽命，三月方來。”校此文頗有出入，而三年、六月與六月、三月違異尤甚。

⑫ 《古本》、《石本》、《中本》夜初二字互倒。

⑬ 《中本》虚作靈；《釋帖》作空。

⑭ «翻譯集»名作至。義似長。

⑮ «翻譯集»今何所在四字作今在何處。

⑯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及 «翻譯集»躭並作耽,同。«釋帖»躭作深。

⑰ «釋帖»詎作何。

⑱ «翻譯集»莫作不。

注釋:

(一) 阿僧伽菩薩: 阿僧伽,梵文 Asaṅga 音譯,意譯無著(無執著者), 五世紀健馱邏國人。參見本書卷二健馱邏國無著菩薩條注。

(二) 瑜伽師地論: 梵文 Yogācāryabhūmiśāstra, 相傳爲彌勒佛所説,其實爲無著所著,是闡發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理論的重要著作。玄奘之所以冒險西行的原因之一,即爲求取«瑜伽師地論»。北涼曇無讖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爲«菩薩地持經»十卷,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爲«菩薩戒經»九卷, 南朝陳真諦曾譯其中一小部分爲«決定藏論»三卷, 至玄奘始補足舊譯成爲首尾完整的一百卷本。稍後玄奘的門徒窺基、神泰、文備、遁倫並作«略纂»、«疏»、«記»等。

(三) 莊嚴大乘經論: 梵文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意譯,相傳爲彌勒所説的五部大論之一,無著撰,唐代波羅頗蜜多羅譯, 名«大乘莊嚴經論»,共十三卷。

(四) 中邊分别論: 梵文 Madyāntavibhāgaśāstra。相傳爲彌勒所講的五論之一,此處講是無著記録成頌。漢譯本應指«辯中邊論頌»,題彌勒説,一卷,玄奘譯。玄奘又譯有«辯中邊論», 題世親

撰，三卷。陳真諦的異譯本稱«中邊分别論»，題天親（即世親）撰，二卷。後書（兩種譯本）是解釋前書的。

（五）彌沙塞部：梵名 Mahīśāsaka，巴利文 Mahiṃsāsaka，意譯化地、正地、教地等。小乘佛教部派之一，詳見«異部宗輪論述記»卷中。«玄應音義»卷二十三："化地部，第三百年中從一切有部出也，梵言磨醯奢娑迦，亦名彌喜捨娑柯。此云化地，亦云教地，或言正地，人名也。但此羅漢在俗爲王國師，匡化土境，故名化地。今入佛法，佛法如地，又匡化之，故以名也。舊云彌沙塞者，訛也。"它屬於上座部系統，而理論又接近於大衆部。

（六）佛陀僧訶：梵文 Buddhasiṃha 音譯，意譯師子覺，無著門徒，曾注釋無著的«阿毘達磨集論»，後安慧（Sthīramati）揉合佛陀僧訶之釋，並雜集«俱舍»諸論爲«大乘阿毘達磨雜論»十六卷，有玄奘譯本。

（七）密行：意謂持戒秘密行。«法華經»卷四«無學人記品»："羅睺羅密行，唯我能知之。"

（八）蓮花中生：佛教以蓮花象徵西方彌勒凈土，認爲它以蓮花爲往生之所託，念佛往生彌勒凈土的人，都在蓮花内出生，故又作蓮胎。

（九）外衆：即俗衆。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伽藍，北臨殑伽河，中有塼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户牖外，夜分之後，誦«十地經»(一)。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昔所未聞，

誹[①]謗之愆[②]，源發於舌。舌爲罪本，今宜除斷。卽執銛刀，欲[③]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攸[④]宗。吾欲誨爾[⑤]，爾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毁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杜口絶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⑥]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旦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⑦]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⑧]。

校勘:

① 《翻譯集》誹作毁。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愆並作諐。按愆乃諐之俗字，見《廣韻·仙韻》。

③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欲作將。

④ 《中本》攸作欣。

⑤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爾並作汝。

⑥ 《翻譯集》不復二字作復不。

⑦ 《石本》、《中本》覃作潭。

⑧ 《華嚴鈔》七引此文大異，如謂無著令世親讀《華嚴》，又世親入山披覽大乘，造《十地論》等。按玄奘師事戒賢，傳無著、世親之學，本《瑜伽師地論》，開慈恩一宗，但與《華嚴》無涉。此蓋《華嚴》派僧徒（澄觀）所增益以崇重其書耳，不足信也。

注釋:

(一) 十地經: 梵文作 Daśabhūmikasūtra, 爲《華嚴經》中的《十地品》,作爲獨立經典稱爲《十住經》或《十地經》。鳩摩羅什譯,名《十住經》,凡四卷。它全稱爲《菩薩十住經》, 異名《漸備一切智德經》。《十地經論》十二卷,爲世親對《十地經》的解釋, 北魏菩提流支等譯。

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

阿耶穆佉國(一)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陁國。人淳俗質, 勤學好福。伽藍五所, 僧徒千餘人, 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注釋:

(一) 阿耶穆佉國: 關於此國的確切位置, 尚待考證, 國名也有種種不同的還原法。儒蓮擬還原爲 Ayamukha 或 Hayamukha (馬面),康寧哈姆擬還原爲 Ayomukha (鐵面)。康氏並比定爲唐迪亞-克拉(Daundia-khera),也僅爲一種揣測之辭,不足徵信。又波你尼《八章書》的迦尸迦(Kāsikā)註文中有 Ayomukhī 一地名,

其確切地望仍不明瞭，對此國僅能大體上推定其在阿拉哈巴德(Allāhābād)西北方的 Rae Bareilly,Pratpgarh 地方。

又玄奘到達此地時曾有一段驚險的故事。據《慈恩傳》卷三記載，玄奘在阿踰陁國巡禮後，與八十餘人同乘一船順恒河東下，欲去阿耶穆佉國，船行百餘里後，河兩岸都是無憂樹林，突然從林蔭深處駛出賊船十餘艘，逼迫玄奘等人所乘的船靠岸，不僅全船旅伴的衣物錢財都被洗劫一空，這批强盜都是信奉難近母 (Durgā)的印度教徒，每年秋天都要尋一形體健美的人，殺來祭神。玄奘儀容偉麗，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因此被他們縛去，並在森林中設了祭難近母的祭壇。兩個强盜已經把玄奘擁上壇去，正要拔刀殺害時，天氣突變，黑風四起，折樹飛沙，河内波濤洶湧，船舶沉覆，强盜驚懼，玄奘因此才倖免於難。從這一故事説明殺人祭神的野蠻風俗，在當時印度還存在。

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説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徒二①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娑②(一)唐言覺③使。論師於此製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

校勘:

① 《石本》二作三。

② 原本娑作婆，《中本》、《金陵本》及《翻譯集》作娑。向達

云:"馱娑,梵文作 dāsa,僕使之義。作娑是也。"今改。

③ «石本»覺作學。«翻譯集»作覺,學當是形訛。

注釋:

(一) 佛陀馱娑: 梵文 Buddhadāsa 音譯,意譯覺使或佛使。著有«大毘婆沙論»,«慈恩傳»卷二稱"佛使«毘婆沙»"。

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耶伽(1)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耶並作那,下同。«慈恩傳»作耶,同此。«方志»、«珠林»三十八耶伽二字作伽耶。向達云:"作耶爲是。梵文作 Prayāga。"

鉢邏耶伽國

鉢邏耶伽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菓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注釋:

(一) 鉢邏耶伽國: 梵文 Prayāga,即現今阿拉哈巴德(Allā-

hābād)。鉢邏耶伽位於恒河及閻牟那河合流處，是印度有名的聖地。《摩訶婆羅多》稱它爲世界上最神聖的地方。《訶利世系》(Harivaṃśa Ch.xxvi.9)中的聖賢們都十分讚揚這一地方。《龜往世書》(Kūrmapurāṇa, Pūrvabhāga, 30, 45—48)、《蓮花往世書》(Padmapurāṇa, Uttarakhaṇḍa 35—38)都稱它爲有名的聖地。《羅摩衍那·阿踰陀篇》有描繪二河合流處河水色彩判然不同的章節。原始佛典中稱此城爲 Payāga 或 Prayāga,是著名的宗教浴場。古代印度人認爲在兩河匯流處沐浴會增加一個人的功德。恆河、閻牟那河以及色羅斯瓦底河 (Sarasvatī) 都在鉢邏耶伽匯合，《往世書》和《羅摩衍那》中提到恆河與閻牟那河匯合處，《摩訶婆羅多》中提到色羅斯瓦底河匯合處,也都認爲是聖地。

現今的阿拉哈巴德城爲十六世紀阿克巴 (Akbar) 大帝所修建,原名 Llāhābās ,沙傑汗以後才開始用阿拉哈巴德這一名稱。

一、如來遺迹及提婆故事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一)林中，有窣堵波①，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②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

校勘:

① 《珠林》三十八引作“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方志》無中有塔三字,餘同。與此異。

② 《徑山本》降作夅。

注釋:

(一) 瞻博迦花: 瞻博迦是梵文 campaka 音譯，又譯作瞻波迦、旃簸迦、瞻蔔迦等，意譯爲金色花，花黄色，芳香。學名 Michelia Champaka。

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①。菩薩(一)作《廣百論》(二)，挫小乘，②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玄奥，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 "汝爲何名?"提婆曰: "名天。" 外道曰: "天是誰?"提婆曰: "我。"外道曰: "我是誰?"提婆曰: "狗。"外道曰: "狗是誰?"提婆曰: "汝。"外道曰: "汝是誰?"提婆曰: "天。"外道曰: "天是誰?"提婆曰: "我。"外道曰: "我是誰?"提婆曰: "狗。"外道曰: "誰是狗③?"提婆曰: "汝。"外道曰: "汝是誰?"提婆曰: "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校勘:

① 原本天下有受字，《石本》、《中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無。《翻譯集》亦無受字。按無者是也。提婆梵文作 deva，義譯爲天，故下文外道循名問曰: "汝爲何名?"提婆曰: "名天。"今删。

② 《石本》乘下有論字。

③ 《古本》、《石本》、《中本》誰是狗三字作狗是誰，與上問相同。

注釋:

（一）提婆菩薩：見本書卷四注釋。

（二）廣百論：梵文名 Śataśāstravaipulya，提婆著，爲大乘佛教中觀宗的重要論著。玄奘所譯的一卷本只是《廣百論》的後半部分。收入於藏文佛經中的係完整譯本。梵文的原本近已發現殘篇，係詩體的論文，於 1931 年刊行。提婆著《廣百論》後，護法撰《廣百論釋論》十卷，成爲瑜伽行宗的重要著述，有玄奘譯本。

二、天祠及傳説

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殖①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②邪説，又爲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一）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③身，自取殞絶。親友

諫喻④,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殖作植。

②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怵作訹,同。

③ «中本»投作捉。

④ «徑山本»、«金陵本»喻作諭,同。

注釋:

(一) 族姓子: 梵文 kulaputra,指出身於高貴家族的男子。在古代印度是一個習見的詞,«摩訶婆羅多»中也有。

三、大施場及修苦行者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①,細沙彌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②,周給不計,號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見③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

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④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⑤。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仞⑥。

校勘：

① 《方志》爽塏二字作平塏，《珠林》三十八作平豊。豊疑豈之訛，豈同塏。《慈恩傳》作平正。

② 《古本》、《石本》、《中本》止作此。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見作現，通用。

④ 《石本》髻作髮。按髻字爲長，《慈恩傳》亦作髻。

⑤ 《石本》所悔二字作悔心。

⑥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仞作牣，可通用。《石本》作滿。

大施場東合流口(一)，日數百人①自溺而死。彼俗以爲欲②求生天，當於此處絶粒自沈，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絶命。至於山猨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絶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獮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絶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③。故諸外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④(二)；一手一足，虛

懸外申⑤、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

校勘：

① 《珠林》數百人三字作數人二字。《方志》作數百人，與此同。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欲並作願。

③ 《方志》及《珠林》引此文作"有二獼猴，雌爲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其(《珠林》作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頗異。

④ 《音釋》云："杙，或作棧，非也。"

⑤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申並作伸，通用。

注釋：

（一）大施場東合流口：指恒河與朱木那河匯合處。此處古代爲婆羅門教、印度教聖地，至今依然。

（二）杙：小木條。此指"諸外道修苦行者"一脚踩着小樹枝。

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舊曰拘①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②。

校勘:

① 《慈恩傳》拘作俱。

② 《石本》境下有也字。

憍賞彌國

憍賞彌國(一) 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①。

校勘:

① 《古本》、《中本》多作繁字。

注釋:

(一) 憍賞彌國: 梵文 Kauśāmbī, 阿育王石柱勒銘作 Kosaṃbiya。舊譯:俱舍彌、拘尸彌,憍閃毗,俱參毗,拘睒鞞,拘睒彌。憍賞彌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跋蹉國(Vatsa,Vaṃsa)的首都,也是古代北印度最有名的城市之一。此城起源甚古,早在《百道梵書》(Śatapatha Brāhmaṇa) 和《牛道梵書》(Gopatha Brāhmaṇa)中已出現有 Kośambeya(憍賞彌人)一詞,原始佛典以及兩大史詩也都提到此城,無論在婆羅門教或佛教的典籍中它都十分著名。

憍賞彌國的地理位置,由於《西域記》、《慈恩傳》和《法顯傳》關於此國的記載十分矛盾,因而引起學者間的衆説紛紜。先是康寧

哈姆考證憍賞彌的地望爲朱木那河畔的柯桑(Kosam)村，是耆那教徒雲集之地，十八世紀初還是一大城市，十九世紀已淪爲一村落，不過仍名爲憍賞彌城(Kosambinagar)，文物遺跡也不少。但該地距阿拉哈巴德僅三十英里，與《西域記》上的“五百餘里”顯然矛盾。因此，史密斯加以反駁。他在其《憍賞彌與室羅伐悉底》(V.Smith: Kauśambī and Śrāvastī, JRA.S. 1898, pp. 503ff)一文中主張憍賞彌應在巴格爾甘德特區 (Baghelkhand Agency)，東斯(Tons)河畔，距阿拉哈巴德與賈巴爾浦爾(Jabalpur)間的東印度鐵路線不遠的地方，即莎特納(Satnā)車站附近。此後，瓦特斯又對史密斯進行駁斥，指出:

1.《法顯傳》上此國在鹿野苑西北十三由延(約合三百七十餘唐里)——但史密斯認爲“西北”爲“西南”之誤。

2.《慈恩傳》與《西域記》中有關記載出現重大分歧，不能置之不顧。《慈恩傳》載由憍賞彌國“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而《西域記》載憍賞彌城西南八九里爲毒龍石窟，龍窟東北行七百里至迦奢布羅城，再“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迦索國。”據此，鞞迦索應在憍賞彌國的東北——北約八百八十里的地方。又《西域記》上所載旅行路線似不太合理，如憍賞彌在鉢邏耶迦西南五百里，玄奘到達此地後又須折回向東北行八百餘里，如此迂迴，實非必要。

3.據南傳佛典律藏《小品》(Cullavagga xi.1.12)記載，尊者阿難率五百比丘由王舍城，係“乘船溯流而至憍賞彌。”因此，憍賞彌城應在恆河或其支流沿岸。

4.據南傳《經集》(Suttanipāta, 頌 1005—1012)記載，一個名叫波婆離(Bāvari)的婆羅門曾派弟子十六人至室羅伐悉底拜謁佛陀，他們一行從哥達伐里 (Godāvarī) 河畔北上沿途各地順序是阿

羅迦(Alaka)，摩醯沙底(Mahīsati)、鄔闍耶尼 (Ujjenī)、恭那陀(Gonaddha)，吠提沙(Vedisā)、伐那薩訶耶(Vanasahaya)，然後至憍賞彌、沙祇多 (Sāketa) 及舍衛城。由此可知後三地應順序列置在北進的道路上。

由上述各點，瓦特斯推論憍賞彌城應在舍衛城附近。但這樣憍賞彌的位置未免太偏北，與跋蹉國的所在不相當。

近年由印度考古學家夏爾瑪在柯桑村進一步發掘的結果，確證該地即古代的憍賞彌——該村在朱木那河北岸，距鄔闍衍尼城陸路四百英里，距貝拿勒斯水路二百英里。詳見他的發掘報告(G.R.Sharma: Excavations at Kauśambī 1957—59)。該城最古的城垣可上溯到公元前七世紀。並在該城發現了阿育王石柱，柱頭雖缺，柱身所刻勅詔銘文仍然可讀。公元後六世紀上葉，嚈噠侵入北印度時該城始爲多羅摩那 (Toramāṇa) 所摧毁。郭悉塔羅瑪(Ghositārāma)寺的遺址中還出土有他的印章兩枚(參考: U.Thakur: The Hūṇas in India, Vāranasī, 1967. pp. 86—131)。關於憍賞彌的詳細記載可參考 B.C. Law: Kauśambī in Ancient Literature—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6, New Delhi, 1939)。

一、刻檀佛像

城内故宫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衍那王(一)唐言出愛①。舊云優填王，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間起，神光時照②。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莫

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卽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爲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彫刻栴檀。如來自天宮③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④？開導末世，寔此爲冀⑤！"

校勘：

① 《翻譯集》愛訛作受。出愛王亦見卷六"室羅伐悉底國"條。

② 《中本》照下有矅字。

③ 《石本》無宮字。

④ 《石本》耶作邪，同。

⑤ 《宋本》、《資福本》冀作異。

注釋：

（一）鄔陀衍那王：鄔陀衍那，人名，梵文 Udayana 的對音，巴利文爲 Udena，漢譯名有優填、優陀延、出愛、出光等等。其人與釋迦牟尼同時代，爲公元前六世紀北印度十幾個君主世襲制國家之一跋蹉國（Vatsa，該國首都卽憍賞彌城）的國王。作爲古代印度名王之一，其事不僅屢見於佛教典籍，如《優填王經》、《摩訶僧祇律》卷二十八、《四分律》卷五十三；而在印度古典梵文文學作品中，他也是一個有名的人物。（參閱金克木：《梵語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64 年，頁 234，238—239，258）其刻檀佛像事，見《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八。

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以[①]頹毁。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以作已，古通用。

二、具史羅、世親、無著及諸遺迹

城内東南隅有故宅餘趾[①]，是具史羅舊云瞿師羅，訛也。長者[(一)]故宅也[②]，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校勘:

① 《古本》、《石本》趾作跡。《徑山本》趾作址，同。

② 《中本》無也字。

注釋:

(一)具史羅長者：具史羅，梵文 Ghoṣila 音譯，巴利文作 Ghosita，《慈恩傳》卷三譯作瞿史羅，憍賞彌國人，家富有，後歸依佛教，將所有園林獻於僧衆爲寺院，謂具史羅園，釋迦牟尼曾留住於此。今柯桑村(Kosam)東門門北荒壤曾發現其舊址。參見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第 179—180 頁。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立①，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説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塼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唯識論》(一)，破斥小乘，難諸外道。伽藍東菴没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二)。

校勘:

① 《古本》、《中本》立作也。

注釋:

(一) 唯識論: 梵文 Vijñaptimātratāsiddhi，世親著，主張萬法唯識，以阿賴耶識(第八識)爲根本，破斥小乘有部教理及古代印度六派哲學之一勝論的理論，凡二十一頌，但最後一頌爲結嘆，故又名《唯識二十頌》，漢譯有三種譯本: 一、後魏菩提流支《大乘楞伽經唯識論》一卷; 二、陳真諦《大乘唯識論》一卷; 三、唐玄奘譯《唯識二十論》一卷。

(二) 顯揚聖教論: 無著撰，原係論頌，闡明阿賴耶識緣起的論説，概括瑜伽行宗所謂的法義，爲法相宗所依據的十論之一。無著的原著由玄奘譯成《顯揚聖教論頌》一卷。這部《論頌》與世親的釋文合在一起，由玄奘譯成另一部書，即《顯揚聖教論》二十卷。《西域記》講的是前一部。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一)，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顧多愈①。

校勘:

① 《元本》、《明南本》愈作俞。

注釋:

（一）毒龍石窟：此一宗教傳説並見《摩訶僧祇律》卷二〇。

釋迦法盡(一)，此國最後。故上自君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

注釋:

（一）釋迦法盡：佛教認爲天下没有不壞的事物，佛法也是要滅盡的。關於釋迦教法滅盡的傳説，見《摩訶摩耶經》卷下、《雜阿含經》卷二十五及《法苑珠林》卷九八等。

三、迦奢布羅城及護法伏外道遺迹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一)，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①，是昔護法菩薩(二)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② 於邪説， 欲毀

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論師，聰敏高才[3]明達幽微者,作僞[4]邪[5]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毁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搉[6]論。外道有勝,當毁佛法,衆僧無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慧日已沈,法橋將毁,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無堅[7]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讚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徵[8]議墮負,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無咎[9]。”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卽昇論座[10]。外道乃提頓綱網，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耶[11]?爲亂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爲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謝，改執[12]是悔。”卽爲説法,心信意悟。王捨邪道,遵崇正法。

校勘:

① 《古本》、《石本》、《資福本》、《明南本》址作趾。《徑山本》基址作其址。

② 《古本》、《石本》、《中本》扶作怺,亦通。

③ 原本無才字,《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並有之,今據補。

④　《古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僞並作爲。

⑤　《徑山本》邪作衺，同。

⑥　原本擢作摧，今從《宋本》、《資福本》改。《元本》、《明南本》作榷。擢、榷同字。

⑦　《中本》竪作堅。

⑧　《石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徵作微。

⑨　《中本》咎作耻。

⑩　《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中本》座並作席。

⑪　《石本》耶作邪，次同。

⑫　《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執作軌。《徑山本》訛作斬。

注釋:

（一）迦奢布羅城：梵文 Kāśapura，《慈恩傳》中不載此城，可見非玄奘親履之地。康寧哈姆大體上推定此城爲古瑪蒂(Gomatī, Gumuttī)河畔的蘇丹浦爾(Sultānpur)，此城的古名爲 Kuśabhavanapura，簡稱爲 Kuśapura，與迦奢布羅的第一個音節不相應，可能因傳聞致誤。確切地址尚待進一步研究。

（二）護法菩薩：護法，梵文 Dharmapāla 意譯，音譯達磨波羅，約公元六世紀人，印度古代著名的佛教哲學理論家。他祖述世親的學説，著《成唯識論》，爲大乘佛教瑜伽行宗的巨子，曾主持那爛陁寺，其弟子戒賢即玄奘之師。護法生平事蹟散見於《西域記》卷八、卷九、卷十與《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護法與陳那、法稱、戒

賢、師子月、安惠、德惠、惠護、德光、勝光號稱十大論師。

護法伏外道側有①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爪窣堵波。

校勘：

① 《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有上並有則字。

自此北行①百七八十里，至鞞索②山格反。迦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北行二字作東北行三字。

② 《石本》索作案，次同。按案乃索之訛，索爲索之古作。

鞞索迦國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藍二十餘所，僧衆①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校勘:

①《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衆並作徒。

注釋:

(一) 鞞索迦國：梵文構擬作 Viṣaka, Viṣāka。關於此國的考證,異説紛紜,莫衷一是。康寧哈姆認爲此國卽《法顯傳》中的沙祇(Sāketa),在現今奥德 (Oudh)地方。但瓦特斯認爲其里程與方位均與玄奘所記不符。

聖馬丁認爲在現今的畢塞浦爾 (Biseipur)。史密斯則認爲應在悉多浦爾(Sitapur)以南二十英里處，古瑪蒂河畔的聖地尼姆卡爾(Nimkhar, 北緯 27 度 20分　東經 80 度 35 分)。上述各説都待進一步研究,無可作爲定論。

一、大城附近諸遺迹

城南①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一)阿羅漢於此造《識身論》(二),説無我人(三)；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四),説有我人(五)。因此法執(六),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説法導化。説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②，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③,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

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④。

校勘：

① 《慈恩傳》南作東南。

② 《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六七尺三字並作七十尺。

③ 《慈恩傳》、《方志》及《珠林》齒下並有木字。《傳》云："昔佛因浄齒木棄其餘枝。"齒木詳見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朝嚼齒木篇》。

④ 《石本》映作影。

注釋：

（一）提婆設摩：梵文 Devaśarman 音譯，意譯爲天寂或賢寂，約爲釋迦牟尼逝世後四世紀時人，小乘佛教説一切有部的論師，著有《阿毘達磨識身足論》。

（二）識身論：《慈恩傳》卷三作《識身足論》，提婆設摩著，爲説一切有部所謂的"六足論"之一，玄奘譯爲《阿毘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大乘光筆受。此論的主旨即所謂"説無我人"，見下條注。

（三）説無我人：梵文 anātman 意譯，又作非我。佛教認爲常一的實體，具有主宰作用的爲我：它在於人身認爲有這一實體，稱爲"人我"它對於"法界"（或指宇宙整體現象）認爲有這一實體的稱爲"法我"；它認爲自己有此實體，稱爲"自我"；它對於其他事物認爲都是獨立存在的實體，稱爲"他我"。所謂"無我人"，則認爲人身不外是色（形質）、受（感覺）、想（觀念）、行（行動）、識（意識）五蘊集合而成的，是故人身實際上並無一個自我的實體。

（四）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　瞿波，梵文 Gopa 音譯，著有《聖教要實論》，其主旨“説有我人”，與《識身論》的“説無我”論點不同，引起争論。

（五）説有我人：此説認爲五蘊和合的我身，具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身相，在諸趣結生，還是具體而“有”的。不過這個我身，只是六根的集合，是假象，雖有我，我仍是虚妄的。如果凡夫濫計五蘊爲我，强立主宰以引生煩惱、造種種之業，那就大錯了。它與“説無我人”，從現象上看不同，而實質上並無二致。

（六）法執：法，指佛的一切説教，包括理論、規範以至一切現象的、本體的、物質的、精神的事物。然而，“法”的本身也是“因緣和合”所構成的假象，如幻如化，是“無自性”的。如果，固執着“法”有實性的，則一切的所知障從此“法執”而産生。所以大乘佛教徒的修證，須破除“二執”，由“我執”而産生煩惱障，由“法執”而産生所知障。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曰舍衛[1]，訛也[2]。中印度境。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衛下並有國字。

② 《釋帖》二十一引此下又有“具足應云室羅伐城悉底國，此云豐德；一解脱德，理事無異；二名稱德，世出世間名稱遠故；三財寶德，世法二財皆具足故；四曰色塵德，物景豐滿故。”《翻譯集・諸

國篇»引作“室羅伐悉底,舊訛云舍衛,此云聞物,寶物多出此城;亦翻豐德,一具財寶,二妙五欲,三饒多聞,四豐解脫。”二書相較,詳略雖異,大體則相似,皆引«西域記»,疑今本有脫文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四　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1]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校勘：

① 《石本》窣作窣。按《干祿字書》率之俗字作卛，卛當是卛之譌，又誤窣爲率。

室羅伐悉底國

室羅伐悉底國(一)周六千餘里。都[1]城荒頓[2]，疆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3]餘里。雖多荒圮[4]，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5]，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校勘：

① 《中本》都上有國大二字；《石本》都上有大字。

② 《中本》、《金陵本》頓作頽；餘本並作頓。向達云：“頓亦有壞義，見《左傳・襄公四年注》。本書卷五“憍賞彌國”條有傾頓荒蕪之語，義應同此也。”

③ 《石本》十作千，當訛。

④ 《石本》、《中本》圮作地。

⑤ 《石本》寡作寘。按寡之俗字寡，與寘形近易誤。《方志》作“僧徒少”，與此同。《慈恩傳》作“僧徒數千”。以數百寺有數千僧，爲數固少也。

注釋：

（一）室羅伐悉底國：室羅伐悉底是梵文 Śrāvastī 的對音；巴利文 Sāvatthī。舊譯舍衛、室羅筏、舍婆提。此地本係憍薩羅國首都，卽法顯所謂拘薩羅國舍衛城。憍薩羅是印度古代的十六大國之一。此國以薩羅踰（Sarayū）河爲界，一分爲二，舍衛城所在的稱爲北憍薩羅（Uttara Kosala），以别於南憍薩羅（Dakṣiṇa Kosala——見本書卷十）。北憍薩羅最早的國都爲阿踰陁（Ayodhyā），然後爲沙祇（Śāketa），最後爲室羅伐悉底。

室羅伐悉底這一名稱的來源，有不同的傳説。據佛教大注疏家覺音（Budhaghosa）記載，此地原是賢者舍衛陀（Savattha）的住地，本係宗教活動場所，日後逐漸發展爲一城市，因此而得名。另一説是凡人類生活所需之物，此地無不具有，因此命名爲 Sāvatthi（sabbaṃ—atthi，義云“一切有”）。《毗濕奴往世書》則稱此城因係由室羅伐悉塔（Śrāvasta，或 Śrāvastaka）王所修建而得名。據《摩訶婆羅多》稱，室羅伐悉塔係室羅伐（Śrāva）之子，幼駒（Yuvanāśva）王之孫。此外，梵文文學作品《戒日王傳》（Harṣacaritam）提到其國

王聞鎧(Śrutavarman),《故事海》(Kathāsaritsāgaram)提到其國王天軍(Devasena),《十公子傳》(Daśakumāracaritam) 提到其國王法增(Dharmavardhana)。

在佛典中室羅伐悉底更是有名的地方，佛陀在此地度過廿五年，在這裏宣揚過許多重要的教義。祇洹精舍(Jetavana) 等佛教中心也在此地。在耆那教的歷史上，室羅伐悉底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地方,該教稱呼室羅伐悉底爲明月城(Candrapurī, Candrikāpurī)。 兩位著名的耆那教師尊,生主 (Sambhavanātha) 和月光主(Candraprabhānātha)就誕生於此地。劫比羅(Kapila)聖者曾來此地問道求學,克敵王(Jitaśatru)之子跋陀羅(Bhadra)遊方時在此地出家爲僧,以後得成正果。耆那教主大雄也常來此地,並在這裏度過一個雨安居。古代室羅伐悉底也是盛行婆羅門教、研習《吠陀》等經典的重要地方。

室羅伐悉底位於阿契羅伐替(Aciravatī)河畔，通王舍城以及西南方各處的三條重要商道在此地會合，是北印度的商業中心之一,各類貨物的集散地,市場繁榮,人口衆多，商旅如雲，極盛時該城居民多達五萬七千户。據《方廣大莊嚴經》記載，室羅伐悉底是一個冠蓋雲集之地,王孫公子、貴胄將相,彼來此往,絡繹不絕。屋宇整潔,街道平直,以便巡邏,城分三重，有王城及内外城，城門在四個以上。佛涅槃後五百年間，關於室羅伐悉底城無任何文獻可考，此城在政治上與商業上的衰微就開始於這一時期，其具體原因不詳。自佛陀在世時直至十二世紀中葉的一千八百年中，此城在佛教徒心目中始終不失其重要性。 佛教雖有盛衰， 祇洹精舍等聖迹仍是佛教徒朝拜中心。五世紀法顯到達此地時,城内雖然僅有二百餘户,但“繞祇洹精舍,有十八僧

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玄奘至此地時,已是城郭荒穨、伽藍圮毁,滿目荒涼了。由於當地文獻缺乏,中國僧侶記載又復彼此矛盾,這都爲此城地望的考證造成不少困難。先是康寧哈姆比定拉普提(Rāpti)河南岸的沙赫特、馬赫特(Sāheṭh、Māheṭh)二村爲室羅伐悉底遺址。二村在現今北方邦奥德境内貢達(Gonda)與巴赫雷奇(Bahraich)二縣的邊界上,遺址呈半月形。該地曾出土有巨大佛像,像上銘文中即有室羅伐悉底字樣。Māheṭh 爲王城遺址,Sāheṭh 爲祇洹精舍遺址。上世紀末英國人霍依(W. Hoey)曾在該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有大量佛教雕刻及碑銘與少量婆羅門教及耆那教遺物,均爲康氏説法提供有力佐證。但史密斯提出反駁,比定室羅伐悉底城的遺址爲尼泊爾南部邊界的卡朱拉(Khajūrā),即巴拉浦爾(Bālāpur)以北,尼泊爾甘吉(Nepālganj)附近。照他的比定,則法顯所記由沙祇"南行八由延到拘薩羅國舍衛城",應改爲"東北行十八由延。"這與玄奘及佛典上記載均顯然矛盾。如《摩訶僧祇律》卷十一,佛陀命優波離赴沙祇多(Śāketa)時,佛問優波離:"汝幾日可得往還?"優波離白佛言:"世尊,計去二日,停二日,來二日,都計六宿,可得往返。"可見由此城與沙祇僅距離二日路程,這與法顯所記八由延(約合 56 英里或三百二十唐里)還大體吻合。如改爲十八由延,(按每由延合 40 唐里計)計折合 720 唐里,這决非兩天所能到達的距離。此外無任何考古學上的發現能爲史密斯的説法提供證據,因此在目前情況下,我們認爲康寧哈姆的比定是較爲合理的。

一、勝軍王

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1]那恃多王(一)唐言勝軍[2]。舊曰波斯匿，訛略也[3]。所治國都也。故宫城内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爲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校勘:

① «慈恩傳»犀作斯。

② «中本»軍下有王字。

③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酬本»並無也字。

注釋:

(一) 鉢邏犀那恃多王：鉢邏犀那恃多，梵文 Prasenajit 的對音，巴利文爲 Pasenadi,Pasenaji；音譯又作鉢羅犀那折多、鉢囉洗曩喻那、卑先匿、波斯匿，義云勝軍，還有勝光、和悦、月光等異譯。爲公元前六世紀憍薩羅國國王，建都於室羅伐悉底城。憍薩羅國在當時是北印度列强之一，鉢邏犀那恃多王則是釋迦牟尼時代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贊助佛教，敬慕釋迦牟尼，對佛教的發展是有力的推動。佛經中載有許多他與釋迦牟尼交往和談話的故事（參見«中本起經»下、«中阿含經»卷五十九、«雜阿含經»卷四十二、«出曜經»卷八等）。當他與釋迦牟尼在劫比羅伐窣堵進行最後一次會見時，留在國内總攝政事的大臣宣佈憍薩羅國廢除鉢邏犀

那恃多的王位，立其子毘盧擇迦爲王。他聞訊後立即前往王舍城向摩揭陁國阿闍世王求助，打算奪回王位，但是剛走到王舍城外，他終於因勞累而含恨死去。毘盧擇迦繼位後，首先就舉兵消滅釋迦族。毘盧擇迦在佛教徒中被視爲異端。從鉢邏犀那恃多與毘盧擇迦的一廢一立，不難看出當時佛教與反佛教勢力(婆羅門教)之間極其尖鋭的鬪争。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①底(一)唐言生②主。舊云波③闍波提④，訛也。苾⑤芻⑥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二)唐言善施。舊日須達，訛也。故宅也。

校勘:

① «石本»無鉢字。

② «石本»無生字，脱去。

③ «石本»波作婆，通用。

④ «翻譯集»提下有者字。

⑤ «酬本»無也字。

⑥ «石本»苾芻作比丘。比丘乃苾芻之異譯。

注釋:

(一) 鉢邏闍鉢底: 梵文爲 Prajāpatī，巴利文作 Pajāpatī，亦作摩訶波闍波提。因釋迦牟尼的生母摩耶夫人在産後七日病卒，由其妹鉢邏闍鉢底(佛姨母)哺乳養育成人，故尊稱云生主。«智度

論》卷二二作摩訶憍曇彌 (Mahāgautamī)，《法顯傳》意譯爲大愛道,她後爲浄飯王的妃子,釋迦牟尼成道後,皈依佛教。據《大愛道比丘尼經》,她曾三乞於佛欲出家,因女人出家爲佛所不許,她乃求之於阿難,阿難請之於佛,乃許之,是爲女人出家之始,佛教最早之比丘尼,本書作苾芻尼。此精舍法顯稱作"大愛道故精舍"。

(二) 蘇達多: 梵文 Sudatta 音譯,意譯善施、善與、善授等。室羅伐悉底國的長者(本書本卷謂勝軍王大臣)，家富有，時對貧窮孤獨者施捨，故又云給孤獨 (Anāthapiṇḍika)。後皈依佛陀,地敷黄金買逝多(祇陀)太子的園林，建精舍以獻佛。其園名逝多林.給孤獨園，精舍名祇洹精舍。其人其事詳見本書本卷正文及《須達經》(與《中阿含・須達多經》同)、《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八、《賢愚經》卷十、《經律異相》卷三、《雜譬喻經》卷下、《法顯傳》等。

二、指鬘捨邪處

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摩羅(一) 唐言①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爲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爲鬘。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② 行導化。遥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兹，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卽③杖④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鬘

聞誨，悟所行非，因卽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校勘：

①　《石本》言作云。

②　《石本》方下有便字。

③　《石本》卽作善，非。

④　《石本》、《中本》杖作拔。《宋本》、《硎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仗。仗、杖通用。

注釋：

（一）鴦窶利摩羅：梵文 Aṅgulimāla 音譯，意譯指鬘，又傳說係憍薩羅國勝軍王的宰相奇角之子，名無惱（梵名 Ahiṃsaka）。其父母囑咐某婆羅門爲之教育，而婆羅門之妻乘夫不在，迫其苟合，爲無惱所却，並曉以大義。婆羅門之妻因羞惱而怨怒，乃誣告於夫。婆羅門憚無惱之父身爲宰相，遂生陰謀，教無惱以生梵天的秘法，《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一："又師語我言，此是大祠，獲大果報，能取千人殺以指作鬘者果其所願。如此之人命終之後，生善處天上，設取所生母及沙門瞿曇，殺者當生梵天上。"但最後受佛陀的教誨，悔悟皈依佛教。並見《央掘魔羅經》、《雜阿含經》卷三十八、《賢愚經》卷十一等。

三、逝多林給孤獨園

城南五六里有①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祇陁，訛也。是給孤

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唯餘故基，獨一甎室巋然獨在②。中有佛像③。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爲母説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④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⑤塏。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⑥："金遍⑦乃賣。"善⑧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⑨，應謂此地爲逝多林⑩給孤獨園(一)。"

校勘:

① 《石本》無有字。

② 《石本》、《中本》、《宋本》、《酬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在作存。

③ 《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佛像二字作金像。

④ 《異本》拯作賑。

⑤ 《石本》爽作文爽二字。疑先誤作文字，後改爲爽字而未將文字塗去。爽字或作爽(見《干禄字書》)，爽殆爲爽之俗作。

⑥ 《石本》言作云。

⑦ 《中本》遍下有竪字，疑衍。

⑧ 《石本》善上有明字，疑衍文。

⑨ 《石本》、《中本》及《翻譯集》引去並作來。

⑩ 《舊麗本》、《宋本》、《磧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林並作樹。

注釋：

（一）逝多林給孤獨園：逝多，梵文 jeta(<jetṛ) 音譯，意爲勝者。逝多林舊譯祇陀、逝多林(Jetavana)，意即勝林。逝多林給孤獨園，梵文 Jetavanānāthapiṇḍikārāma，又譯祇園精舍，祇洹精舍。

四、如來洗病比丘處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①病苾芻②處(一)。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芻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嬾③，不耐看病，故今嬰疾④，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户外，更易敷蓐⑤，親爲盥洗，改着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悦身豫。

校勘：

① 《徑山本》洗作洒。洗、洒通用，見《干禄字書》。

② 《石本》苾芻作比丘，次同。

③ 《古本》嬾作懶，同。《石本》作蹦。《集韻》有蹦字，義不同，此或借用。

④ 《石本》疾作病。

⑤ 《宋本》、《醐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蓐並作褥，通用。

注釋:

(一) 如來洗病苾芻處：此一傳説並見《四分律》卷二八、《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大毗婆沙論》卷十一、《生經》卷三等。而《增一阿含經》則作佛陀在王舍城竹園之事。

五、舍利弗與目連試神通處及諸佛迹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没特伽羅①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一)。昔佛在無熱惱池(二)，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没特伽羅往召來集，没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②補護法衣，没特伽羅曰："世尊今③在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④，與子偕行。"没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爾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⑤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没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没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校勘:

① 《石本》羅作邏。

② 原本無方字，《石本》、《中本》、《宋本》、《酬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方字，有之義足，據補。

③ 《中本》今下有者字。

④ 《石本》竟下有衣字。

⑤ 《古本》、《石本》無衣字。

注釋:

（一）没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　佛陀十大弟子中舍利弗（舍利子）號稱“智慧第一”，目犍連（没特伽羅）號稱“神通第一”，此“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的傳説，並見《增一阿含經》卷二九、《智度論》卷四五。

（二）無熱惱池：　卽阿耨達池，梵名 Anavatapta，巴利文作 Anotatta，一名無熱池，見本書卷一阿那婆答多池條注。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説法之處①，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衞，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敍。

校勘:

① 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説法之處，《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此文作“不遠井塔，佛所汲用。又（《珠林》又下有有字）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説法之處”。二書雖檃括引文，但“舍利弗”句似不誤。

疑此文本作“中有如來舍利。如來、舍利弗經行之迹說法之處,……”因如來舍利四字重複,敚去,後來又以弗字爲衍文而删之。

六、伽藍附近三坑傳說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一)。如來十力無畏(二),一切種智(三),人天宗仰①,聖賢遵②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婬女,詐爲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③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④。既婬既殺,何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爲此謗耳。”

校勘:

① «古本»仰作敬。

② «石本»遵作尊。

③ «中本»無王字。

④ «石本»、«中本»滅口作緘口。

注釋:

(一)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婬女即指妓女,此婬女名孫陀利(巴利語 Sundarī),外道欲誹謗佛,使孫陀利常到佛處聽法,後殺之埋於祇洹精舍,揚言佛陀與女私通,故殺以滅口。這一傳說據云是佛陀住在祇洹精舍第二十年的事,也是所謂佛陀所受十難之

一。並見《六度集經》、《修行本起經》卷一、《孫陀利宿緣經》、《經律異相》卷四十、巴利文《本生經》第二八五等。

（二）十力無畏：十力、無畏，各書説法不一。據《智度論》卷二五，佛具有所謂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力是：堅深牢固力、不捨一切衆生力、具足大悲力、大精進力、禪定力、具足智慧力、不厭生死力、無生法忍力、得解脱力、具足無礙智力。四無所畏是：在衆説法無所畏，隨應説法無所畏，不見是相在大衆中説法無所畏，能斷疑惑在大衆中説法無所畏。

（三）一切種智：佛教所謂三智之一。《智度論》卷二七："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事，道智是諸菩薩事，一切種智是佛事。"故"一切種智"指佛的智慧，它圓明通達，能以一種之智，知一切諸佛的道法，又能知一切衆生種種因緣。

（四）喬答摩大沙門：指釋迦牟尼。喬答摩，亦作瞿曇，梵文Gautama 音譯，巴利文 Gotama。喬答摩本係一婆羅門仙人名稱，它是按照當時剎帝利貴族的習慣從《梨俱吠陀》讚歌的作者（所謂仙人）那裏借來的。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一）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王（二）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萬法藏（三）。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四），減佛未幾。大衆圍繞，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卽事破僧（五）。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説法誨喻，僧復和合（六）。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1]害佛。方行

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

校勘:

① «石本»以傷作傷以，誤倒。

注釋:

（一）提婆達多：梵文 Devadatta 音譯，舊譯調達，意譯天授，是淨飯王弟斛飯王之子，阿難之兄，於佛爲堂兄弟。傳説他曾修行十二年，誦八萬法，得五神通，在阿闍世王的支持下，欲大張其教權，因與佛有宿怨，與之對立，以破壞佛法爲事。實際上提婆達多與佛持不同的見解，另立教團，與當時的所謂六師外道相同。關於提婆達多陷害佛的傳説，並見«增一阿含經»卷四七、«十誦律»卷三六、三七，«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八及«智度論»卷十四等。

（二）斛飯王：梵文 Droṇodana 意譯，爲淨飯王之弟，卽釋迦牟尼之叔父。

（三）八萬法藏：卽八萬四千法藏之略。佛教認爲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之病，故佛陀爲説八萬四千之經典。«法華經»卷四«見寶塔品»:"若持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爲人演説。"

（四）我相三十：大人物有特殊的"相"，是印度固有的信仰，佛教經典對此比婆羅門教和耆那教更爲强調。據«三十二相經»、«智度論»卷八八等所載，凡具有三十二大人相的，在家爲輪王，出家則獲無上正覺。而佛陀具有三十二相，«法界次第初門»卷下之下："如來應化之體現此三十二相，以表法身衆德圓極。使見者愛敬，知有勝德可崇，人天中尊衆聖之王，故現三十二相也。"

後漢時譯出的《修行本起經》已有三十二相之名，但不具體。較晚的漢譯佛經，例如《太子瑞應本起經》、《普曜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過去現在因果經》等等，則詳舉三十二相的內容。不過其次序因佛教宗派之不同而不同，兹不具引。“我相三十”，提婆達多自謂已具三十相，故云“何異如來”。

（五）破僧：一指破法輪僧，即與佛陀的教法對立，從中分裂佛教教團；二破羯磨（業行）僧，即破和合僧。是佛教内部以所謂“邪方便”，使一味的聞法衆乖離，作破壞僧衆團結之事。佛教視破僧爲五逆重罪之一。

（六）和合：梵文 saṅgha（僧伽），意譯爲和合，即有組織的佛教教團，凡比丘三人以上在一起，持同一戒行，行同一佛法，使之理和、事和，團結在一起。

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①苾芻②(一)毁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③。

校勘：

① 《慈恩傳》、《方志》及《珠林》引梨作離。

② 《石本》苾芻作比丘，次同。

③ 《中本》獄下有處字。

注釋：

（一）瞿伽梨苾芻：梵名 Kokālika，又作高迦離伽、孤迦梨迦、孤迦利迦等。《寶積經》卷二譯作“倶迦利”，注曰：“唐言惡時者”。《智度論》卷一三譯作“倶伽離”，稱他是提婆達多的弟子，

誹謗舍利弗、目犍連等。

瞿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一)婆羅門女毁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地處。佛爲人天説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遥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衆中揚聲唱曰:“此説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1]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盂系[2]。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悦。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3]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無崖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

校勘:

① «石本»、«中本»訕作誹。

② «石本»、«中本»系作糸，次同，俗譌寫。

③ «石本»無墜字。

注釋:

(一) 戰遮: 梵文 Ciñcā 音譯，又作栴闍、栴遮。«法顯傳»作栴遮摩那 (Ciñcāmānavikā)，婆羅門女名，其誹謗佛陀的傳説，詳見本書本文，參見«生經»卷一、«經律異相»卷四十五、巴利文«本生經»第 472、巴利文«法句經»等。

七、影覆精舍

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①，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②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③(一)。

校勘:

① 《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精舍下有“名曰影覆”四字。

② 《感應録》上引不下有能字。

③ 《感應録》引祠下有影覆矣三字，不辭，疑涉下文“影覆”而誤衍。

注釋:

（一）精舍之陰遂覆天祠：據《法顯傳》記載：“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帀，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一)求角①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二)。

校勘:

① 《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角並作桷，通用。

注釋:

(一) 外道六師：佛教以"契合真理"自居，稱爲"内學"；又認爲其他宗教或學派均"心遊道外"，名爲"外道"。釋迦牟尼約在奧義書時代的末期，這時異説繁多，争論不休，在中印度境較佔勢力的約有六個學派，佛教稱爲外道六師或六師外道：一、富蘭那迦葉(Pūraṇa-kāśyapa)，卽富蘭那師，認爲一切諸法的斷滅、性空及世事皆出偶然，是没有因果的，因此否定人倫道德；二、末伽梨拘舍梨子(Maskarī-gośālīputra)，一稱末伽梨師，以爲人生的苦樂都起於自然、並非因緣所生，崇尚奇異苦行，認爲淫樂無害、精進無功，是宿命論者；三，删闍耶毘羅胝子(Sañjayī-vairaṭīputra)，一稱删闍夜師，認爲萬事不可捉摸，採取不可知主義，而立或然主義，持懷疑論，謂雖不求道，在經生死劫數之間，苦際自盡，修行有以解脱；四、阿耆多翅舍欽婆羅(Ajitakeśa-kambala)，一稱阿耆多翅舍師，認爲"受四大取命終者，地大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悉敗壞，諸根歸空"(《長阿含經》卷十八)，爲古代印度樸素唯物

論順世外道的先河，亦主張苦行爲得道之因；五、迦鳩馱迦旃延(Kakuda-kātyāyana)，一稱迦鳩馱師，認爲人身乃由地、水、火、風、苦、樂及命(靈魂)七種原素積聚而成；又以爲諸法的有相、無相，應物而見有相或無相，是無因論的感覺論者；六、尼乾陀若提子(Nigrantha-jñātiputra)，一稱尼犍陀師，説人生爲過去因緣所支配，承認世界、靈魂的相對常住，賴苦行得解脱，爲耆那教的開山祖。以上六種外道各有十五種流派，再加上六師，共爲九十六種外道。佛經中有一些地方講到外道六師的學説，例如«根本説一切有毘部奈耶»卷一三。

（二）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關於舍利子降伏外道的傳説，見«衆許摩訶帝經»卷十二。

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一)請。

注釋：

（一）毗舍佉母：梵文名 Viśākhā，巴利文作 Visākhā。室羅伐悉底城彌伽羅(Migāra)長者之母。彌伽羅誤作彌羅伽(mṛga)，鹿之謂，故有鹿母、鹿子母之稱。她皈依佛教，在逝多林的東北三四里處建立精舍，請釋迦牟尼説法，名東園精舍(Pūrvārāma)，又稱鹿母講堂。«中阿含經»卷四九："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於東園鹿子母堂。"又見卷六及«雜阿含經»卷二。

八、毗盧擇迦王傳説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①擇②迦王舊曰毗琉③離王④，訛也。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⑤命方行。時有苾芻⑥聞以⑦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遥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⑧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⑨朽蘖⑩(一)，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⑪何⑫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校勘：

① 《中本》盧作慮。

② 原本擇作釋，《舊麗本》、《石本》、《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釋並作擇，今據改，下同。《方志》、《珠林》及《翻譯集》引則作釋。

③ 《石本》、《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琉並作流。

④ 原本王作主，《石本》、《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並作王。《珠林》亦然，今據改。

⑤ 《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申並作伸，同。

⑥ 《石本》苾芻作比丘。

⑦　《古本》、《石本》以作已，通用。

⑧　《宋本》、《醐本》、《明南本》立作而。

⑨　《石本》株作林。株與上文枯樹相應，林字義遜。

⑩　原本朽作朽，非，今從諸本正。《明北本》、《徑山本》蘖作葉。

⑪　《徑山本》蔭作廕，同。

⑫　《中本》何下有異字，疑衍。

注釋：

（一）朽蘖：枯朽的樹枝。蘖，樹杈枝。《尚書・盤庚上》："若顛木之有由蘖。"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宫闈①。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刖②其手足，投諸阬穽。時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③，照其苦毒，告命苾芻④，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説微⑥妙法，所謂羈纏五欲（一），流轉三途（二），恩愛别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三），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人記焉。

校勘：

①　《中本》闈作閣。

②　《古本》、《石本》刖作刑。

③ 《古本》鑒作監，通用。

④ 《石本》苾芻作比丘。

⑤ 《中本》無微字。

⑥ 原本無女字，《石本》有之，義長，今據補。

注釋:

（一）五欲：指色、聲、香、味、觸五欲境（塵），是人生欲念煩惱所起的根本，不得解脱，故云"羈纏五欲"；

（二）三途：指地獄、餓鬼、畜生，又指火、刀、血。

（三）法眼净：謂以智慧能分明見得"真諦"。《維摩經》卷一《佛國品》："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誅釋女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①]入地獄處[(一)]。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②]："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所燒。"王聞佛記[③]，甚[④]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宫女往至池[⑤]側，娱遊樂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飈[⑥]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

校勘:

① 《石本》陷身二字作生身陷三字。

② 《石本》苾芻作比丘。

③ 《石本》、《中本》記作説。

④ 《中本》甚作其。其讀作綦，與甚同義。

⑤ 原本池作河，《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並作池。按上文云“大泂池”,以池字爲長,今從正。

⑥ 《慧琳音義》云:“(飈)或從三犬作猋音。有從三猋作飈也。”

注釋:

(一) 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 參見《增一阿含經》卷二六、《毗琉璃王經》、《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七、八、九。

九、得眼林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一),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横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①去其眼,棄於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二),歡喜頂禮,投②杖而去,因植③根焉。

校勘:

① 《中本》抉作掘。

② 《中本》投作授,非。《方志》、《珠林》作捨杖。

③ 《石本》植下有善字。

注釋:

(一) 得眼林: 梵文 Āptanetravana 的意譯; 又名 Andhavana,云晝闇園。《法顯傳》:"精舍西北四里,有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説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林,是故以得眼爲名。"亦見《增一·阿含經》卷三三。

(二) 菩提心: 菩提, 梵文 bodhi 音譯,意譯爲道或覺。菩提心即尋求所謂正覺的心意。

十、故 城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①(一)也。城南有窣堵波, 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有②迦葉波佛全身舍利, 並無憂王所建也。

校勘:

① 《中本》生城二字互倒。

② 《古本》、《石本》有上有中字。

注釋:

(一) 迦葉波佛本生城: 迦葉波佛見本書卷一注。其本生城,《摩訶僧祇律》卷二三作都夷聚落。《法顯傳》云: "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

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①,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②羅衛國,訛③。中印度境。

校勘:

① 五百餘里,《慈恩傳》作"八百餘里",《續僧傳·玄奘傳》作"將七百里"。

② 原本無毗字,《石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有之,《慈恩傳》、《方志》、《珠林》及《翻譯集》亦有,今據補。

③ 《石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訛下並有也字。

劫比羅伐窣堵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一)周四千餘里。空① 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頹圮,周量不詳。其内宫城周十四五里,壘甎而成,基址② 峻③ 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④,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宫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⑤ 餘人,習學⑥ 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校勘:

① 《石本》空作宫,疑形音相近之誤。《方志》亦作空城。《慈恩傳》作"都城千餘里",疑有誤。

② 原本作跡,《石本》、《中本》、《宋本》作趾,《醂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址。址、趾相通。

③ 《宋本》、《醂本》峻作竣,誤。

④ 《宋本》、《醂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慜作愆。按慜乃愆之俗字,見《干禄字書》。

⑤ 原本十作千,《古本》、《石本》、《醂本》、《明南本》、《明北本》並作十,《方志》亦作"寺僧三十餘",今據正。按此國"人里稀曠,"一寺豈容有三千僧? 千字必誤。

⑥ 《石本》無學字。

注釋:

(一) 劫比羅伐窣堵國: 梵文 Kapilavastu,巴利文 Kapilavatthu,又名 Kapilapura,Kapilāhvayapura。音譯迦毗羅衛、迦維羅閱、迦維羅衛、迦惟羅越,迦毗羅拔兜、迦毗羅、迦夷羅、迦維、迦比羅婆修斗、迦尾攞縛娑多;意譯蒼城、蒼住處、黄赤城、黄頭居城、赤澤國、妙德城等。公元前六世紀前後,釋迦族人口日益興旺、繁衍於印度北境與尼泊爾南境一帶地方。傳説劫比羅伐窣堵爲日族英雄喬答摩(Gautama)所建立。佛陀時代正值釋迦族强盛時期,該族有人口約百萬,分居十城,佛陀的故鄉劫比羅城 (Kapila-nagara)位列諸城之首。據《普曜經》載,該城是一大城市,到處是園林、街衢與市場,并有城門四座,有高塔俯瞰全城,城中有議事廳,處理一切行政與法律事務。又據《佛所行讚》載,此城有許多拱門及高塔,四

周爲美麗而高峻的臺地所環繞。别的許多佛典也提到此城的殷富。據近代在藍毗尼(Lumbinī)園遺址上所發現阿育王石柱上的所謂魯明台(Rummindei)銘文記載，阿育王曾親到該地瞻仰，并於佛誕生處樹立石柱以資紀念。此後數世紀中劫比羅伐窣堵急劇衰微，五世紀初法顯到該地巡禮時，已是"城中都無王民，甚丘荒，止有衆僧、民户數十家而已。"到玄奘時，往昔釋迦族聚居的地方，僅留下"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玄奘之後約八、九十年，慧超也來此巡禮，他的《往五天竺國傳》稱："迦毗耶羅國，卽佛本生城，無憂樹見在，彼城已廢，有塔無僧，亦無百姓，此城最居北，林木荒多，道路足賊。"就更爲荒蕪了。

關於此城地望，也有幾種不同的比定。康寧哈姆最初比定爲臨近尼泊爾的巴斯底(Bastī)縣南部的那加爾卡斯(Nagar Khas)，以後他又放棄舊説，認爲劫比羅城遺址應在布依拉(Bhuila)湖畔曼蘇爾那加爾(Mansurnagar)地方。1895年A.Führer在廓拉喀浦爾(Gorakhapur)北部，烏斯卡(Uska)車站西北38英里尼格里伐(Niglīva)村南一英里尼迦里池(Nigālī Sāgar)地方發現阿育王石柱，柱上銘文係用婆羅謎字體書寫的俗語，經由胡爾奇(Hultzsch)考定銘文，確證該地爲藍毗尼園遺址，爲劫比羅城地望的考證提供了有力支持。史密斯傾向於比定故城遺址爲巴斯底縣北部的比普拉瓦(Piprāwā)。戴維支(Rhys Davids)則比定爲提勞拉柯特(Tilaura Kot)。印度學者穆克吉(P.C.Mukherji)贊同這一比定。

根據國外近年的報導，印度考古學家從一九七一年至七四年間在北方邦巴斯底縣(Bastī)的比普拉瓦(Piprāwā)重新進行了發掘，出土有佛教的窣堵波、公元前五—四世紀的舍利壺等文物。最重要的是在這裏出土了公元前後時期的封泥(sealings)五

十多枚，其中約四十枚上面刻有婆羅謎體的 Kapilavastu 的字樣，還有一個蓋上刻有同樣字樣的罐子。因此，發掘者認爲，這就是劫比羅伐窣堵的真正故址。參見 K·M·Srivastava: Kapilavastu and Its Precise Location，載 West and East，vol.29，nobs.1—4，pp.61—74，1979，Rome。

一、釋迦爲太子時傳説

宫城内有故基，淨飯王(一)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①不遠有故基，摩訶摩②耶唐言大術③。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④之像。其側⑤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二)，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⑥菩薩以嗢呾羅頞沙茶⑦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⑧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校勘:

① 《慈恩傳》其側二字作次北。《方志》及《珠林》作其側，與此同。

② 《石本》脱摩字。

③ 《翻譯集》引術下有“或云大幻”四字。

④ 《中本》脱人字。

⑤ 《石本》側下有有字。

⑥ 《石本》部下有曰字。

⑦ 《石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荼並作茶。向達云:“嗢呾羅頞沙荼月，梵文作 uttara-āṣāḍha，以作荼爲是。”按唐初不用茶字，詳見前，諸作茶者多涉形訛。

⑧ 原本降下無神字，《古本》、《石本》並有，依上下文例言，有之爲是，今據補。

注釋:

（一）净飯王：又作白净王，卽劫比羅伐窣堵國王，釋迦牟尼之父。梵文名 Śuddhodana，義云“净飯”。

（二）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釋迦牟尼之母，卽净飯王妃摩訶摩耶(Mahāmāyā)夫人，māyā 意謂“術，不可思議之力”，故意譯爲大術，亦稱摩耶夫人。中印度提婆陀訶(Devadaha)城善覺王之女，參見本書卷四注。關於釋迦牟尼降生的傳説，見《普曜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七等，記載頗多。佛前生居兜率天，從空中乘六牙白象降神於睡眠中的摩耶夫人右脇而入胎。這一神話傳説成了佛教雕刻和繪畫的素材，流傳頗廣。今印度加爾各答博物館所藏的 Amarāvatī 的欄楯浮雕，卽其中早期的著名佛教藝術作品之一。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一)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①，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②應，在家作轉輪聖③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悦，躬迎禮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宫，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④。我時問言：‘何悦豫之甚

也'?曰:'大仙當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産太子,當證三菩提(二),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化。"

校勘:

① 原本心作正,《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醂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心,今據正。心與正行書相近而誤。

② 《石本》祥之二字互倒,誤。

③ 《石本》無聖字。

④ 《中本》舞下有悦字,疑涉下文悦字而衍。

注釋:

(一) 阿私多仙: 梵文 Asita 音譯,又作阿夷、阿私陀、阿私吒、阿斯陀等。意譯爲不白、無比或端嚴。傳説是具有五神通、出入三十三天的大仙。釋迦牟尼誕生,由藍毗尼花園(Lumbinī)還宫,净飯王召阿私多來看相。參見《佛本行集經》卷七至卷十及《佛所行讚》卷一、《瑞應本起經》卷上等。

(二) 三菩提: 梵文 sambodhi 音譯,意譯爲正等覺或等正覺。亦即佛教所謂的斷煩惱障而證涅槃的一切智和斷所知障而知諸法的一切種智,是具有最高智慧、覺悟而成正道之謂。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① 力擲象之處(一)。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强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

駕此象，其誰欲乘?”曰:“太子將②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顙，蹴③其臆④，僵仆塞路，杜絶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陁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象?”曰⑤:“提婆達多。”卽曳之避⑥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害⑦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陁引之開徑⑧。”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土⑨俗相傳爲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陁羅(二)，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校勘:

① «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方»、«徑山本» 角並作觕，同。«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作觕力。

② «中本»將上有遊字。

③ «醐本»蹴作蹤，非。

④ «古本»臆作胸。胸疑胸之訛。

⑤ «古本»、«石本»曰上有御者二字。

⑥ «中本»避作僻。

⑦ «石本»害下有死字。

⑧ 原本徑作侄，今從«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侄爲徑之俗作。

⑨ «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土並作士。依本書他例，作土爲是。

注釋:

(一) 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 釋,指釋迦族人。這一傳說又見《因果經》卷二、《普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十三等。它已成爲佛教雕刻和繪畫的素材。

(二) 耶輸陁羅: 梵文 Yaśodharā 音譯,又作耶維檀、耶戍達羅。意譯爲名聞、華色、持譽、具稱等。據説是拘利城主善覺王之女,一説爲迦毘羅城的執杖大臣之女,爲釋迦牟尼當太子時的正妃,羅怙羅的生母。她於釋迦牟尼成道後第五年隨摩訶波闍婆提及五百釋女出家爲比丘尼。

二、太子踰城處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一),是太子遊觀,覩相增懷①,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

校勘:

① 《石本》增懷二字作壞增,非。

注釋:

(一) 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 關於悉達多太子遊四門見老、病、死人、沙門的傳說,經論記載甚多,參見《佛本行集經》卷十四、《長阿含經》、《方廣大莊嚴經》卷五、《五分律》卷十五、《因果經》卷二等等。

三、二古佛本生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①村馱佛(一)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②滅之事，無憂王③建焉。

校勘:

① 《古本》無迦字，次同。《慈恩傳》、《方志》、《珠林》三十八並作迦羅迦村馱佛，諸本同。《翻譯集·諸佛別名篇》則作迦羅鳩村馱。

② 《石本》寂作㝥，下同。字書無此字，疑㝉之訛。㝉爲寂之古字。

③ 《石本》王下有所字。

注釋:

(一) 迦羅迦村馱佛：迦羅迦村馱，梵文 Krakucchanda 音譯，巴利文作 Kakusaṃdha，舊譯拘樓秦或拘留孫；意譯欽持、滅累、成就美妙、所應斷已斷；是佛教所謂的過去七佛之一。見前注。

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①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②佛(一)本生城

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3]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4]建也。

校勘:

① «古本»無北字。

② 迦諾迦牟尼，«翻譯集·諸佛別名篇»作迦那迦牟尼。

③ «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次北下並有有字。

④ «石本»王下有所字；«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有之所二字。

注釋:

(一) 迦諾迦牟尼佛：梵文 Kanakamunibuddha，舊譯拘那含牟尼佛，爲過去七佛之一。本文云："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一八九五年 A.Führer 在藍毘尼園西北十三英里處 Niglīvā 村之南，名叫 Nigālī Sāgar 的池西岸曾發現以婆羅謎字體寫的俗語的阿育王石柱碑文，云："天愛善見王灌頂第十三年，使佛陀迦諾迦牟尼塔增大兩倍；灌頂第二十六年復親來致敬，又建石柱。"現存石柱已折斷爲二，柱頭已失，未載寂滅之文，是否卽玄奘所見到的石柱，此石柱是原建於此，還是從他處移來，今尚未有結論。

四、太子坐樹陰處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一),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廻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注釋:

(一) 太子坐樹陰觀耕田: 此傳説並見於«因果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十二、«普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等。

五、釋種誅死處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 釋種誅死處(一)也。毗盧擇① 迦王既克② 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並從殺戮, 積尸③ 如莽④ , 流血成池。天警⑤ 人心, 收骸瘗⑥ 葬。

校勘:

① 擇原作釋,«宋本»、«酬本»、«明南本»等作擇,據改,下同。

② «石本»克作尅,同。

③ «古本»尸作屍,同。

④ «石本»莽作芥,非。

⑤ «石本»警作驚,音之訛。

⑥ «石本»瘗作瘞;«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

山本》並作瘗字。按瘗乃正作，《干禄字書》又有瘞、瘞二作。瘗疑爲瘞之别作也。

注釋:

(一) 釋種誅死處：關於毘盧擇迦王誅殺釋迦族的故事，參見前注。《增一阿含經》卷二六、《四分律》卷四一、《五分律》卷二一有類似的記載。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①，重禮娉焉。勝軍王立爲正后，其産子男，是爲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②駕。諸釋聞之，逐而詈③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擇迦嗣④位之後，追復先⑤辱，便興甲兵⑥，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一)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汙辱宗門，絶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呾羅國王，一爲商彌⑦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絶。

校勘:

① 《石本》、《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女並作子。

② 《慧琳音義》云："(憩)《説文》從心作愒。愒亦歇也。"

③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詈並作罵。

④ 《石本》嗣作副。

⑤ 《徑山本》先作前。

⑥ 《石本》甲兵二字互倒。

⑦ 《石本》彌下有迦字。按商彌國見卷十二。

注釋:

（一）法王：指釋迦牟尼。《法華經》卷二《譬喻品》："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釋迦方志》卷上："凡人極位名曰輪王，聖人極位名曰法王。"

六、釋迦證法歸見父王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一)，有窣堵波，無憂王建①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説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以②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衆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二)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三)侍右，諸苾芻③僧列在其後。維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四)，步虚空，至本④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畢，

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陁僧伽藍(五)。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六)。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七)。

校勘:

① 《石本》建上有所字。

② 《石本》、《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以並作已，通用。

③ 《石本》苾芻作比丘。

④ 原本無本字，據《古本》、《石本》、《中本》補。

注釋:

(一) 尼拘律樹林：梵文 nyagrodha，巴利文爲 nigrodha，多根樹，卽榕樹。

(二) 欲界天：欲界，梵文 kāmadhātu 意譯，佛教指具有淫欲和食欲的有情世界，爲三界之一。天，卽神。欲界天，指欲界之神。

(三) 色界天：色界，佛教指有形質的世界，凡四禪十八天，此指色界諸神。

(四) 七曜：《穀梁傳・序》："七耀(曜)爲之盈縮"。其注曰："日月五星(水、火、木、土、金五星)皆照天下，故謂之七曜。"

(五) 尼拘盧陁僧伽藍：梵文 Nyagrodhasaṅghārāma，尼拘盧陁又譯作尼拘律，卽尼拘律樹林中的僧伽藍(寺)。

(六) 坐受姨母金縷袈裟：佛姨母，見前注。《智度論》卷二

二："復有摩訶憍曇彌(按卽佛姨母)，以金色上下寶衣奉佛，佛知衆僧堪能受用，告憍曇彌，以此上下衣與衆僧。" 參見《佛說分别布施經》。又見《本書》卷九鷄足山條："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

(七) 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八王子卽釋迦族八人，據《四分律》卷四爲阿那律、跋提、難提、金毘羅、難陀、跋難陀、阿難陀、提婆達八人以及優波離。據《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九載其次五百釋子亦出家。

七、自在天祠及箭泉

城東門内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一)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①中②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③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尼園④(二)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效，宜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⑤已出，天像復坐(三)。

校勘：

① 《石本》祠下有之字。

②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中下有有字。

③ 《石本》襁褓二字作繦緥。按襁褓二字正作襁緥，俗或皆從衣作襁褓，或皆從糸作繦緥也(《干禄字書》繦與鏹通用)。

④ 原本園作國,《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園;《石本》作薗,與園通用。按臘伐尼又作藍毗尼、嵐毗尼,釋迦誕生之王園,下文"臘伐尼林",卽其地。《法顯傳》云:"園名論民"是也。國字顯誤,今正。

⑤ 《徑山本》無下太子二字。

注釋:

(一) 一切義成太子:梵文 Sarvārthasiddha 意譯。釋迦牟尼青少年時的美稱。音譯薩婆曷剌他悉陀(見本書卷第七)。sarva(薩婆)義云"一切",artha(曷剌他)義云"目的"或"意義",siddha(悉陀)義云"被成就的"、"被實現的",全名意譯當爲"一切目的皆實現者"。音譯又作悉達多。

(二) 臘伐尼園:臘伐尼,地名,阿育王石柱銘文作 Lummini,梵文、巴利文作Lumbinī,今名魯明台(Rummindei<lumbinī devī)。佛典中舊譯作嵐毗、龍毗、流民,論民、隣鞞、隆頻、藍毗尼、龍弭彌、林牟尼、流彌尼。《法顯傳》:"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卽指此。《慧琳音義》卷二五《大般涅槃經音義》作林微尼園,云:"林微尼園,梵云藍鞞尼。此云樂勝園光,是天女名也。昔因遊此,故得名耳也。"通常譯作藍毗尼園。

(三) 天像復坐:關于釋迦牟尼在襁褓中到自在天祠,天像起迎的宗教傳說,並見《普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① 藝,射鐵鼓(一)。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②

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强③挍④能，弦矢既分⑤，穿鼓過⑥表，至地⑦没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⑧有疾病，飲沐⑨多愈。遠方之人，持泥⑩以歸，隨其所苦，漬⑪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校勘：

① 《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角並作桷，通用。

② 《古本》、《石本》無下泉字。

③ 《中本》强下有弓字。

④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挍作校，通用。

⑤ 《中本》分作八。按《説文》八字云："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分字云："别也。"義可相通。

⑥ 《石本》鼓過二字互倒。

⑦ 原本地作池，《石本》、《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地，《方志》及《珠林》三十八引亦同，今據正。

⑧ 《徑山本》、《金陵本》夫作人。《徑山本》校記云："人，今正。"

⑨ 《古本》沐作浴。

⑩ 《中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泥作埿，同。

⑪ 《明南本》、《明北本》漬作潰，上屬讀。《珠林》作"持泥附額"。

注釋：

（一）太子與諸釋角藝射鐵鼓：此一故事又見《因果經》卷二、

《佛本行集經》卷十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等。

八、臘伐尼林及釋迦誕生傳説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① 花樹(一)，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二)。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兹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②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煗③，以浴④太子。浴太子⑤ 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⑥ 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煗，遂以浴洗⑦。其⑧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大⑨ 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置金机⑩ 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⑪ 乎？"

校勘:

① 《珠林》三十八無憂作無意，非。無憂花樹即阿輸迦樹。

② 《古本》踊作涌。

③ 《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煖並作煗。下同。《音釋》作煖，云:"音暖。"與此合。

④ 《石本》浴下有之字。

⑤ 《石本》無浴太子三字。

⑥ 《舊麗本》盥作舆。

⑦ 《中本》浴洗二字互倒。

⑧ 《舊麗本》其作而。

⑨ 《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大字。

⑩ 《徑山本》机作几，同。

⑪ 《石本》、《中本》世人二字互倒。

注釋:

(一) 無憂花樹: 無憂，梵文 aśoka 意譯，音譯爲阿輸迦、阿叔迦。摩耶夫人分娩前據當時習俗須回到母家，路過臘伐尼林(藍毗尼花園)生下悉達多太子。據《因果經》卷一載: 摩耶夫人在花園中見一大樹，名曰無憂，花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彼卽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由右脇出。

(二) 三月八日　三月十五日: 此爲佛誕日。除此二說外，還有《長阿含經》、《薩婆多論》等的二月八日說，《修行本起經》的四月七日說，《太子瑞應本起經》、《灌洗佛形像經》、《佛所行讚》等的四月八日說。我國和日本的佛教皆以夏曆四月八日爲佛誕日，或稱"浴佛節"。關於釋迦牟尼誕生的年月和卒年，異說頗多。有的學者根據阿育王加冕在佛滅後 218 年，又推定其加冕時間在公元前

269 年，進一步推定佛滅約在公元前 486 年左右。又一説則認爲據南傳佛教，認爲佛滅於公元前 544 年或公元前 545 年。又一説則認爲佛在公元前 565 年生，前 486 年卒。亦有作前 463 年至前 383 年的。關於佛涅槃年代的各種説法，參閲本書第 542 頁注及本書卷三第 328 頁注。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一)，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靂①，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號曰油河(二)。是摩耶夫人産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虚②。今變爲水，其流尚膩。

校勘:

① 《石本》、《中本》霹靂二字作礕礰。《音釋》亦作礕礰。

② 《古本》、《石本》、《中本》、《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虚並作塵。《方志》及《珠林》引則作虚，與此同。

注釋:

(一) 大石柱：無憂王所建此大石柱，於 1897 年發現，刻文云："天愛善見王，即位二十年，因釋迦牟尼佛誕生於是地，親來敬禮。王命刻石，上作一馬。是爲世尊誕生地。故免藍毗尼村之一切租税，以示惠澤。"

(二) 油河：此一傳説，據《方廣大莊嚴經》卷三的記載，是自井中出三種泉水浴菩薩之母。又自池出妙香油，塗聖母身。而《因果經》卷一則載："爾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有苦患。

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

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度境。

藍摩國

藍①摩國(一)空荒歲久，疆場無紀②，城邑丘墟，居人稀曠。

校勘:

① «珠林»三十八引藍摩作藍摩。

② «徑山本»紀字有校記云:“紀作圮，非，今正。”按今所見諸本無作圮者，不知其何據。

注釋:

(一) 藍摩國: 梵文 Rāma(grāmā)，巴利文 Rāma(gāma)。grāma，gāma義云: 村社、聚落。又譯羅摩伽，藍莫。據«法顯傳»記載:“從佛本生處東行五由延，有國名藍莫。” 這與玄奘從臘伐尼林東行二百餘里的記載大體相近，與«慈恩傳»卷三所記的“從此（劫比羅伐窣堵國）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國。”却相差很遠。關於此地的比定也有幾種不同説法。如: 康寧哈姆比定的德奧迦利(Deokali)，足立喜六比定爲恭達克 (Gundak) 河西岸的尼奇勞爾(Nichlaul)。史密斯比定爲尼泊爾境内廓拉克浦爾 (Gorakhpur)

的達磨烏里(Dharmaurī——東經83度52分，北緯27度26分)。目前勞氏(B.C.Law)及大多數學者所同意的比定是拉姆浦爾·德奧里亞(Rampur Deoriya)，該地在奧德的巴斯提(Bastī)縣，從前是柯里亞(Koliya，舊譯"拘利")族的居留地。佛陀時代柯里亞族居住在藍摩與提婆達訶(Devadaha)兩處，該族人與釋迦族人曾因共同使用羅希尼(Rohinī)河水灌溉土地而長期存在糾紛。佛陀調解這場糾紛的經過見巴利文《本生經》(Jātaka，Cowell刊本，I,327; IV,207)等佛典。羅希尼河據康寧哈姆比定爲現今的羅衛河(Rowai或Rohwaini)，它是一條在Gorakhpur流入Rāpti河的小河。

一、佛舍利窣堵波

故城東南有甎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①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校勘:

① 《石本》遵作尊。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①，右旋②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羣行，採花以散，冥③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一)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

於此國，方欲興功④，而此池龍恐見陵⑤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宅⑥”。王曰:“爾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宫。坐久之⑦，龍進⑧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往，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懼⑨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毁⑩!”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⑪，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

校勘:

① 變形蛇服，《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作“龍變爲蛇”。《慈恩傳》則云:“龍數變身爲人”，不同。

② 《石本》旋下有遊字。

③ 《石本》冥作寘，形之訛。

④ 《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功並作工。

⑤ 《石本》陵作淩，卽淩字，與陵通用。

⑥ 《石本》、《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宅並作室。

⑦ 《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之下並有間字。

⑧ 《石本》進下有諫字。

⑨ 《古本》懼作瞿，《明南本》、《明北本》作懼。懼、瞿、懼三字

通用。《宋本》、《磧本》作霍。

⑩　《石本》毀作敗。

⑪　《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疇並作儔，通用。

注釋:

（一）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參見本書卷九迦蘭陀竹園條。佛涅槃後八王分取舍利各建窣堵波，其八國爲：拘尸國、波婆國、遮羅頗國、羅摩伽國、毘留提國、迦維羅衛國、毗舍離國、摩揭陀國。參見《長阿含經》卷四。關於阿育王皈依佛教取七國舍利在全國建八萬四千塔的傳説，參見《阿育王傳》卷一。

二、沙彌伽藍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總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1]曰：昔有苾芻[2]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波。見諸羣象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爲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3]淹，行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象踐灑。遺身此地，甘[4]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爲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羣，重申[5]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

爲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域⑥，綿⑦歷歲序，心事無怠⑧。鄰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爾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彌總知僧事(一)。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先志二字作耆舊。

② 《石本》苾芻二字作比丘，下同。

③ 《古本》亟作遂，《石本》作逐，乃遂之草書耳。《慧琳音義》云："亟，俗字也，正體作茍；或從革作鞲。"

④ 《或本》甘作糞。

⑤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申並作伸，同。

⑥ 《石本》域作城，疑域之形誤。《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域並作飾。《舊麗本》作拭。

⑦ 《石本》綿作懸。

⑧ 原本怠作殆，從《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注釋：

(一) 以沙彌總知僧事：關於此沙彌伽藍的由來，《法顯傳》記云："此中荒蕪，無人灑掃。常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塔。諸國有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大自悲感：此中無有僧伽藍可供養此塔，乃令象灑掃。道人卽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草木，平治處所，使得浄潔，勸化國

王作僧住處,已爲寺主。今現有僧住。此事在近。自爾相承至今,恆以沙彌爲寺主。”

三、太子解衣剃髮處

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①命僕還處(一)。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②,去羈鏁③,最後釋駕之處也。”於④天冠中,解末尼寶(二),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兹⑤遠遁,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絶諸有漏(三)。”闡鐸迦(四)舊曰車匿,訛也。曰:“詎⑥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⑦,感⑧悟而還。迴駕窣堵波東,有贍⑨部樹(五),枝葉雖凋,枯株尚在。

校勘:

① 《石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纓絡二字作瓔珞。按瓔珞寶飾,正字宜從玉旁,纓絡乃假借詞。

② 《金陵本》樊作攀,非。

③ 《石本》鏁作鑚,乃鎖之訛。鎖、鏁同字。

④ 《石本》無於字。

⑤ 《明南本》兹作玄。疑兹字壞損其半而誤爾。

⑥ 《古本》、《石本》詎作巨;《中本》作臣,乃巨之訛。詎,巨可通用。

⑦ 《古本》喻作諭,同。

⑧ 《石本》感作減，非。

⑨ 《石本》贍作瞻。

注釋:

（一）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據《佛本行集經》卷十六、十七的記載，悉達多太子騎白馬犍陟（Kaṇṭaka）帶車匿出迦維羅衛城；在羅摩村附近，解犍陟和服飾交與車匿，命回報父王。參見《普曜經》卷四、《方廣大莊嚴經》卷六等。據堀謙德《解説西域記》頁450謂其地爲Maurya種族（巴利文作Moriya）領土所在的Anomā河畔的Anupiya林。

（二）末尼寶：末尼，梵文、巴利文maṇi音譯，亦作摩尼，意爲真珠、珠玉、寶石。

（三）有漏：佛教以煩惱爲漏。凡有煩惱的事物稱爲有漏，它認爲世間一切事物都是所謂"有漏法"。

（四）闡鐸迦：梵文Chandaka音譯，巴利文作Channa；漢譯又作車匿、闡陀、闡那、闡怒。釋迦牟尼出家時侍從的僕人，後皈依佛教。

（五）贍部樹：贍部，梵文、巴利文jambu音譯，又作剡浮、琰浮、染部。遍生於印度的一種喬木，葉落卽出，其果味酸甜，學名Eugenia jambolana。

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一)。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①，尚有天衣，曰："斯服太②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二)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

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3]所得衣,淩虛而去。

校勘:

① 《宋本》、《酬本》瓔珞二字作纓絡。
② 《慧琳音義》太作大,大可讀作太。
③ 《中本》持作投。

注釋:

(一) 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鹿皮衣卽以鹿皮所製的衣服。《瑞應本起經》卷上:“行數十里,逢兩獵客。太子自念,我已棄家,在此山澤,不宜如凡人被服寶衣,有慾態也。乃脱身寶裘,與獵者貿鹿皮衣。”

(二) 浄居天:梵文 Śuddhāvāsa、巴利文 Suddhāvāsa 意譯。卽所謂已斷絶欲界諸惑、在五浄居天所住的天人。《俱舍論頌疏》卷八:“此五天名浄居天,唯聖人居,無異生雜,故名浄居。”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宫,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一),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

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

注釋：

（一）踰城出家時亦不定：關於釋迦牟尼出家的年齡有二説：«瑞應本起經»、«因果經»、«修行本起經»作十九歲；«長阿含經»卷四、«中阿含經»卷五六、«雜阿含經»卷三五、«增一阿含經»卷三七作二十九歲。

四、灰炭窣堵波

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陁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疊般那(一)唐言焚燒。舊云闍維，訛也。地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兹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灰炭窣堵波(二)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

注釋：

（一）涅疊般那：梵文 niṣṭapana 或 nidhāpana 的對音，義云“焚燒”。比爾和瓦特斯都没有把這個字還原。堀謙德和足立喜六把這個字還原成 nirdahana。nirdahana 這個字雖然意義是“焚燒”，但是其讀音與涅疊般那不完全對得上，尤其是其中的-ha-與“般”的讀音相差太遠。水谷真成按涅疊般那的讀音構擬了一個梵

文字*nirdhyāpana，並注明義云“焚燒”的梵文字是niḥkṣāpana，巴利文是nijjhāpana。這樣仍然没有解决問題，因爲nirdhyāpana是構擬的，梵文里没有這個字(且不説它與涅疊般那在讀音上也不完全對應)；而niḥkṣāpana則又與涅疊般那的讀音明顯地對不上(且不説在一般的梵文字典里也查不到這個字)。兹據艾特爾(E.J.Eitel)的«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增訂版，1904，Tokyo.p. 107 b. 涅疊般那應還原爲niṣṭapana。niṣṭapana這個字不僅讀音i與涅疊般那可以對應，而且核之莫尼·威廉斯(M. Monier-Williams)的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1899,Oxford,p.563, col.1，其意義也正是“焚燒”。又，W·Soothill的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一書中收有一個梵文詞nidhāpana，其意義和讀音則與涅疊般那完全相同。(原書重印版，1977，Dehli，p.329)

(二) 灰炭窣堵波：«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九：“有摩納婆(Mānava，指外道中人)名畢鉢羅(Pippala)，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如來恩無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炭燼，幸願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釋迦牟尼般涅槃處在拘尸那揭羅城有金河之北。

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羣盗、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絶①。出此林已，至②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古本»、«石本»絶作細。

② 《珠林》三十八至上有"行五百里" 四字;《方志》有 "五百里"三字。

拘尸那揭羅國

拘尸那揭羅國(一)城郭頹毁,邑里蕭條,故城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

注釋:

(一) 拘尸那揭羅國: 梵文 Kuśinagara(Kuśinagarī, Kuśanagara, Kuśigrāmaka, Kuśinārā)。舊譯: 拘尸那伽羅、拘夷那竭、拘尸那、俱尸那、鳩尸那、拘夷等,義譯上茅城,香茅城,茅堂城, 又譯角城。

拘尸那揭羅是末羅(Malla,義云"力士")人的住地之一, 又稱力士生地, 古名拘舍伐蒂 (Kusāvatī)。末羅人的國家在佛陀時代爲共和政體。該城末羅人的一切政教大事均須在議會大廳討論解決。當時末羅人勢力強盛, 又篤信佛教, 對佛教徒供養特厚。佛陀自吠舍離赴王舍城時, 途中得病, 於此城娑羅雙樹下入涅槃。因此, 拘尸那揭羅被佛徒視爲聖地。關於佛陀逝世前一段時間在此地的情況, 除本段外, 法顯譯 《大般涅槃經》 卷下、曇無讖譯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三六、三七、三八、《佛般泥洹經》、《長阿含經》卷三、巴利文本《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bbānasutta IV. 13—24)等均有詳盡記載,可資參考。

這一佛教聖地也是我國赴印高僧必然去巡禮的地方。例如《法顯傳》中有記載:“復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此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希曠,止有衆僧民户。”玄奘之後,慧超也到過此地。其《往五天竺國傳》云:“至拘尸那國,佛入涅槃處,其城荒廢,無人住也。佛入涅槃處置塔,有禪師在彼掃灑,每年八月八日,僧尼道俗,就彼大設供養。”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赴印的繼業法師也曾到過該處,並由此取道尼泊爾歸國:“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迹,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范成大《吴船録》)

拘尸那揭羅雖然是這樣重要的一個佛教聖地,但現代對其地望的考證却有不同的説法:先是威爾遜比定迦西亞(Kasia)村爲此城遺址,該村在廓拉克浦爾(Gorakhpur)以東35英里處,在兩條大道交叉處。康寧哈姆也表示贊同。這一説法雖然與我國高僧的記載不符合,但此後在該村附近的涅槃寺後面的窣堵波内出土一銅盤,上有銘文:Parinirvāṇa-caitya-tāmra-paṭṭa(般泥洹寺銅盤)。這一出土文物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證。因此上述比定目前已爲學術界廣泛接受。其他各種不同的説法有:史密斯主張的尼泊爾境内小拉普特(Little Rāpti)河與甘達克(Gandak)河匯流處,(V.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4th ed. p.167,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II. pp. 339—340);足立喜六所主張的拉普特河沿岸Eta-anda地方,以及戴維支(Rhys Davids)關於應求之於釋迦族土地以東,弗栗恃國以北的

說法，均不如威爾遜及康寧哈姆的主張那樣有說服力。

一、准陁故宅

城内① 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陁(一) 舊曰純陁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②。

校勘:

① 《徑山本》内作門，誤。諸本皆作内，《慈恩傳》、《珠林》並作城内。

② 《石本》美下有也字。

注釋:

(一) 准陁：梵文 Cunda 音譯，亦作周那、淳陀、純陀、准他、準提、淳荛等。義譯爲妙義，又云稚小。准陁的住所有二說:《長阿含經》卷三作波婆(Pāvā)城(今 Gandak 河上游的 Palpe)，稱他是該城的工師之子，在波婆城奉佛；法顯、覺賢譯《大般泥洹經》卷一與曇無讖譯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作在拘尸那揭羅城；玄奘係從後說。釋迦牟尼從尸舍婆林至禪頭園受准陁供養，翌日即發病，是否食物中毒？疑莫能定。

二、娑羅林及釋迦涅槃處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① 恃多伐底河(一)，唐言無勝②，此世

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③謂言之尸賴④拏伐底河,譯曰有金⑤河⑥。西岸不遠,至娑⑦羅林(二)。其樹類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⑧。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甎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⑨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⑩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⑪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⑫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三),或云千二百餘年⑬,或云千三百餘年⑭,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⑮、未滿千年⑯。

校勘:

① «石本»阿作河,非。各本及«慈恩傳»、«方志»、«珠林» 等並作阿。梵文阿恃多伐底作 Ajitavati。

② «石本»勝校書作稱,疑涉下稱字而誤。

③ «古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典作舊。«翻譯集»作典,與此同。上已云舊,此似作典爲是。

④ «石本»尸賴二字作吚剌;«翻譯集»同,吚下注云:"許梨切";剌下注云:"力葛切"。«中本» 作維剌。維字音異,疑雖字之訛。

⑤ «石本»、«中本»金下有沙字。«方志»、«珠林»作"有金",無沙字。

⑥ «石本»河下有也字。

⑦ 《石本》娑作婆。按各本及《慈恩傳》、《方志》、《珠林》皆作娑,唯《翻譯集》作婆。佛經中多作娑羅,與梵文 śāla 音合,婆當是形之訛。

⑧ 而皮青白葉甚光潤,《慈恩傳》作"而皮青葉白,甚光潤",稍異。

⑨ 《古本》、《石本》二作三。《慈恩傳》、《方志》、《珠林》並作二,與此同。

⑩ 《翻譯集·林木篇》引"聞諸先志"前有"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三十八字。此文見於本書卷八"摩揭陁國上"所記菩提樹垣下,乃佛成等正覺之日,與涅槃月日不同。《翻譯集》併引之耳。

⑪ 《翻譯集》引無般字,次同。

⑫ 原本當此作此當,今從《石本》、《宋本》、《醂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改。上文亦作當此。

⑬ 《石本》無或云千二百餘年七字。

⑭ 《古本》年下有或云千四百餘年七字。

⑮ 《石本》九百下有年字。

⑯ 《翻譯集》引諸部異議下作"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或云一千二百餘年;或云一千三百餘年;或云一千五百餘年",先後有參差。《慈恩傳》記此作"相傳云: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八日。自涅槃以來,或云千二百歲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方志》作"石柱記佛滅相,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有部復云當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貞觀二

十年，則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或云千三百年或千五百餘年。或云始過九百未千年者”。《珠林》引與之大同，唯“諸部異議”下作“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爲異耳。按太宗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乃《西域記》成書之時，道宣著此以明其所本。高宗龍朔三年(公元六六三)，相距十七年，疑爲道世轉錄之時。又《珠林》一二〇引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綠陀據經算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說各不同。

注釋:

(一) 阿恃多伐底河: 阿恃多伐底是梵文 Ajitavatī 音譯，又作阿恃多跋利、阿爾(?)多嚩底，畧稱跋底河; 梵文又作 Airāvati，漢譯阿利羅跋提，阿夷羅跋底、阿夷羅婆提、阿寅羅波帝夜，畧作阿夷羅; 巴利文作 Aciravatī，漢譯阿市羅跋底。此河又名希連河 (梵文 Hiraṇyavatī，巴利文 Hiraññavatī)，别譯爲希連禪，醯連，熙連禪，熙連若婆底、醯連然鉢底、尸賴拏伐底，或義譯爲有金河、金河。在佛典中上述三名似爲同一河流，但據現代實際調查，希連河及阿恃多伐底河，即現在的小甘達克河(Little Gandak)，流經廓拉克浦爾縣境，在薩拉(Sārā)縣西部邊界流入薩羅踰河 (Sarayū，又名郭格拉或喀爾喀拉河 Gogra 或 Gharghará)。Aciravati 是薩羅踰河的一大支流，即現在奥德的拉普提 (Rāpti) 河，它流經巴萊奇(Bahraich)、貢達(Gonda)與巴斯提(Bastī)縣境，然後在廓拉克浦爾縣的巴爾哈杰(Barhāj)以西流入薩羅踰河。

(二) 娑羅林: 娑羅，梵文 śāla、巴利文 sāla 音譯，槲樹類，高

達三、四十米，學名 Shorea robusta。據巴利文«大般涅槃經»謂在末羅(Malla)種族領地拘尸城外。«法顯傳»云：“城北雙樹間希連禪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西域記»謂：“渡阿恃多伐底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釋迦牟尼在力士生地(拘尸那揭羅國)的西北隅兩娑羅樹間安置繩牀，枕右手側身卧而逝世，後來所有的卧佛像(佛涅槃像)均此姿勢。今 Kasia 猶有長六米、五世紀所作的大涅槃像，係 1876 年所發掘。

(三) 自佛涅槃諸部異議：關於佛滅年代，歷來聚訟紛紜。現在南傳佛教一般都以公元前 544 年爲佛滅年，這是依據斯里蘭卡的兩部巴利文史詩«大史»(Mahāvaṃsa)和«島史»(Dīpavaṃsa) 的記載確定的。據蕭齊永明七年(公元 489 年)僧迦跋陀羅所傳的“衆聖點記”(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歷代三寶記» 卷十一)，佛滅於公元前 486 年。又有的近代學者根據阿育王石刻上所提到的幾個外國國王的年代，考訂出阿育王即位於公元前 277—270 年。再依«善見律毘婆沙»卷一“過四年已，然後阿育王自拜爲王，從此佛涅槃已一(二)百一十八年。”之説，佛滅年代當爲公元前 495—488 年，與公元前 486 年説甚近。現在多數學者認爲佛滅於公元前 486 年左右。(參閱吕澂«談南傳的佛滅年代»，載«現代佛學»，1956 年 5 月號，頁 23—24; R.C.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卷二，1953 年第二版，孟買，頁 36，94; 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第五章; 季羡林«釋迦牟尼»，載«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1. 雉王本生故事

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羣雉王

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飈急①,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虛②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③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④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⑤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一)。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急並作逸。

② 《石本》、《中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虛並作唐。

③ 原文無釋字,《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有之,與上文相應,今據補。

④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詰並作詰。

⑤ 《石本》得作待。

注釋:

(一) 救火窣堵坡:此一傳說故事參見《智度論》卷一六。

2. 救生鹿本生故事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

救[①]生之處[(一)]。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駃[②]流之阨[③]，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沈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横流，穿皮斷骨，自强拯溺。蹇兎[④]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

校勘：

① 《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救作殺。《方志》、《珠林》三十八作救生，與此同。

② 《石本》駃作駄；《宋本》、《明南本》、《明北本》作駃；《酬本》、《徑山本》、《金陵本》作駛。《徑山本》校記云："駛譌作駃，今正。"按字書無駄字，當誤。駃字義不合，亦誤。駛字義通，似爲後來校改。駃有二音，音玦與快。《廣韵・夬韻》駃下云："駃馬日行千里"，駃馬卽快馬。此處駃流卽快流，自通。

③ 《古本》阨作危。

④ 《石本》兎作菟，同。

注釋：

（一）鹿救生處：參見《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八。

3．善賢證果處

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①]跋陀羅[(一)]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曰[②]："佛世尊

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④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⑤別衆,自稱爲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荅摩舊曰瞿曇,訛略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爲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二),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静,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説,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卽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卽於衆中入火界定(三),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卽昔後渡⑦塞兎⑧是也。

校勘:

① «翻譯集»引蘇作須,下注文須則作蘇。

② «石本»曰作白。

③ «酬本»懷作慢,非。

④ «古本»擾作憂,«石本»作懮。懮同憂,並非。

⑤ «石本»有諸二字互倒。

⑥ «石本»無略字。

⑦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渡並

作度。

⑧ 《石本》兔作菟,同。

注釋:

(一) 蘇跋陁羅: 梵文 Subhadra 音譯,亦作須跋陀羅、藪婆頭羅、須拔陀、須拔等。意譯爲善賢、快賢。拘尸那揭羅國梵志(婆羅門教徒),爲釋迦牟尼最後弟子。其事蹟參見《大般涅槃經》卷五、六、《長阿含經》卷四、《雜阿含經》卷三五、《增一阿含經》卷三七、《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八等。

(二) 當試四歲: 據《四分律》卷三四、《五分律》卷十七等,諸外道出家受具足戒時,先使受四個月的試驗學習,根據其實績如何才能正式加入僧團,決定授與具足戒否。此言四歲,疑或四月之譌。

(三) 火界定: 梵文 agnidhātu-samādhi 意譯,即本書卷三之火光定,指自焚。

4. 執金剛躃地處

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地之處[一]。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絶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檝?無明長夜,誰爲燈炬?”

校勘:

① 《石本》絶作然。

注釋:

(一) 執金剛躃地之處: 執金剛,梵文 Vajra-pāṇi 意譯,亦卽金剛力士;密迹力士係金剛力士之一,下文云執金剛神密迹力士。參見《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5. 釋迦寂滅諸神異傳說

金剛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一)。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二),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脱。"諸苾芻① 等歔欷悲慟,時阿泥㮚②盧骨反。陁(三)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苾芻③:"止,止,勿悲! 諸天譏怪。"時末④羅(四)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⑤疊般那所。時阿泥㮚⑥陁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⑦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

校勘:

① 《石本》諸苾芻三字作比丘二字。

② 《中本》㮚作律。《方志》、《珠林》三十八阿泥㮚陁作阿泥樓陀。

⑶ 《石本》苾芻二字作比丘。

⑷ 《石本》末作未。

⑸ 《石本》湼下有槃字,涉下槃字而衍。湼疊槃那舊譯闍維,已見上文。《珠林》亦誤作湼槃般那,《方志》不誤。

⑹ 《明北本》、《徑山本》律作律,與上文異。

⑺ 《古本》妙天二字作天妙,誤倒。

注釋:

(一)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 據《長阿含經》卷四、《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八等記載,釋迦牟尼逝世,依遺法,按照轉輪聖王的葬法,以香湯洗身,纏氎五百張,納入金棺,供養七天。

(二)法身常住:《遺教經》載釋迦牟尼臨終時對諸弟子云:"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法身,梵文 dharmakāya 意譯,指釋迦牟尼佛的真身。大乘佛教對於法身各有解釋,兹不詳述。

(三)阿泥律陁:梵文 Aniruddha 音譯,巴利文 Anuruddha 舊譯作阿那律,又作阿㝹樓陀,意譯無滅、不滅;釋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以所謂"天眼第一"著稱。

(四)末羅:梵文 Malla 的對音,種族名兼國名,又譯作摩羅、滿羅、跋羅,意譯作力士、壯士。據佛經記載,公元前六世紀前葉,北印度出現了十六個國家,末羅國爲其中之一。該國是由居住在恆河東北部的末羅族的九個支族聯合組成的共和制國家。佛教興起時,其中居住在拘尸城 (Kuśinārā) 和波婆城(Pāvā)的兩支末羅人强盛起來,至釋迦牟尼湼槃時,兩者都參預了八國均分

佛舍利事(見《長阿含經》卷四)。末羅族大概不是雅利安人。原始佛教在末羅國的勢力很大。該國於佛滅後不久就被摩揭陀國(Magadha)兼併。

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一)。如來寂滅,棺殮①已畢,時阿泥律②隨上昇③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王④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⑤悶絶,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絶而復⑥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爾,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宫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掌説法。"

校勘:

① 原本殮作斂,《宋本》、《醐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殮,今從正。字書無斂字。下斂字同。

② 《徑山本》律作律。

③ 《古本》、《石本》昇作升,同。

④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王作主。

⑤ 《中本》悲哽二字作哭哽。《石本》哽作更。

⑥ 《石本》復作傷。

注釋:

(一) 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 參見《摩訶摩耶經》卷下。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一)。地今黄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幡蓋，末①羅之衆奉②輿發引，前後導③從，北渡金④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𧞣⑤身，一最覆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⑥然無損。

校勘:

① 《石本》末作未，形之誤。末羅，梵文作malla。

② 《古本》、《石本》奉作捧，通用。

③ 《石本》導作道，通用。

④ 《古本》金作速;《石本》、《中本》作連。按金河卽阿恃多伐底河，見上文。速與連並非。

⑤ 《石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𧞣並作襯。《慧琳音義》亦作襯。《音釋》作𧞣，云:"正作襯"。是𧞣乃襯之俗字。

⑥ 《中本》儼作徹，疑誤。

注釋:

(一) 如來焚身之處: 《西域記》此處作在城北，《長阿含經》卷四亦作城北。但《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及《佛般泥洹經》卷下作

西門外。《長阿含經》卷四以"如來焚身之處"爲天冠寺 (Makuṭabandhana Caitya),《摩訶僧祇律》卷三二作天冠塔,而在金河對岸。

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①,衆咸警駭。阿泥律陁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② 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③ 殮④,香木已積,卽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内爲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⑤ 迸染,致使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⑥,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一):初出⑦ 臂,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説法;後現⑧ 雙足,示大迦葉波。

校勘:

① 《石本》然作燃,同。

② 《宋本》、《磧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山並作出。

③ 《石本》周作固;《中本》作同。

④ 原本殮作斂,今據諸本改,詳上。

⑤ 《異本》淚作泪,同。

⑥ 《石本》、《中本》然作燃,同。

⑦ 《石本》初出二字作出初,誤倒。

(8)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見作現，通用。

注釋:

(一) 三從指出：參見《長阿含經》卷四、《經律異相》卷四等。

6. 八王分舍利傳說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①]八國王[②]備四兵至，遣直[③]性婆羅門(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卽斯下土[④]，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凌，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卽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⑤]力競。"阿那婆答多龍王(二)、文隣龍王(三)、醫[⑥]那鉢呾羅龍王(四)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卽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校勘:

① 古《或本》諸作訖,上屬讀。

② 《石本》王下有分舍利三字。

③ 《中本》直作真,形之訛。

④ 《新麗本》原書土作上,《京大本》從《石本》、《宋本》改。

⑤ 《石本》恃作持。

⑥ 《古本》醫作堅;《石本》作塈。

注釋:

(一) 直性婆羅門: 直性,又作香姓、姓烟; 梵文Droṇa,droṇa-sama,巴利文 doṇa,義云斛; 漢譯與原文的關係不詳; 音譯突路奈。此指皈依佛教的婆羅門。詳見《長阿含經》卷四。在佛教史上以舍利八塔與直性婆羅所起的瓶塔,畢鉢羅村人所起的灰塔,合稱十塔。

(二) 阿那婆答多龍王: 見卷一注。

(三) 文鄰龍王: 即目支隣陀(Mucilinda)。見卷八菩提樹垣南門外條注。

(四) 醫那鉢呾羅龍王: 梵文 Elāpatra 音譯。梵文又作 Erāpattra,本書卷三音譯醫羅鉢呾羅,亦通。

三、大邑聚及羅怙羅神蹟傳説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①乎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②

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毁壞佛法(一)，衆僧絶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庬③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且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④齒，便卽置鉢，沈吟⑤長息。婆羅門持⑥食跪而問曰："大德慧⑦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卽路⑧。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⑨也⑩，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⑪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⑫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⑬，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⑭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⑮，其敬如在。

校勘：

① 《石本》、《中本》、《硎本》確作礭，《音釋》亦作礭，同。

② 《石本》居下有住字。

③ 《石本》、《中本》庬作痝，訛。《徑山本》庬作厐，同。

④ «中本»嚌作齊。«慧琳音義»作嚌，云：“«考聲»云：至齒也。嚙也。”

⑤ «中本»吟作唵，義不合，非。

⑥ «石本»、«中本»持作待。«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侍。待疑侍之形訛。持疑侍之音訛，侍義較勝。

⑦ «石本»、«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慧並作惠，同。

⑧ 原本路作語，«酬本»同，«古本»、«石本»作路，今從正。«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並作去，亦通。

⑨ «異本»忘作妄。

⑩ «中本»也作已。

⑪ «石本»、«中本»得作待。

⑫ «宋本»、«酬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淳作純，通用。按唐憲宗初名淳，後改名純，此疑唐時寫本由先後避諱而參差。

⑬ 原本減作滅，今從«中本»、«宋本»、«酬本»、«明北本»、«徑山本»改。«石本»作咸，亦減之省誤。

⑭ «石本»怙誤作枯。

⑮ «石本»、«中本»、«宋本»、«酬本»儀肅二字作肅然。«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肅下有然字。

注釋：

（一）設賞迦王毁壞佛法：設賞迦王（Śaśaṅka）信奉濕婆，爲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國王，見本書卷五羯若鞠闍國條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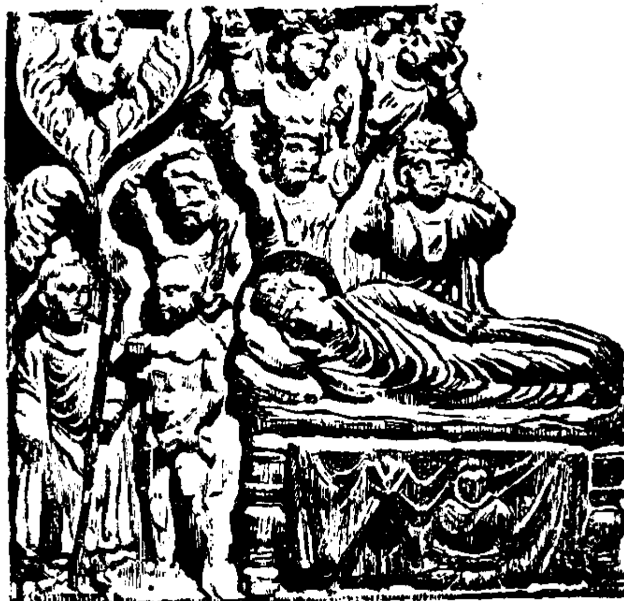
毁佛事,詳見本書卷八。

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黠反。斯[①]國。舊曰波[②]羅奈國,訛也。中印度境。

校勘:

① 《方志》、《珠林》三十八斯作厮。

② 《石本》波作婆。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五 國

婆羅痆女黠[1]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2]國　　弗栗恃國
尼波[3]羅國

校勘:

① «石本»、«中本»黠作點。«慈恩傳»亦作點。按痆字在«廣韻・黠韻»女黠切下,點乃形訛。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釐下並有力支反三字。

③ «中本»波作婆。

婆羅痆斯國

婆羅痆斯[1]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2]臨殑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3],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强[4]學。多信外道,少敬

佛法。氣序和，穀稼盛⑤，果木扶疎，茂⑥草靃⑦靡(二)。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⑧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三)。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⑨，或⑩斷髮(四)，或椎⑪髻(五)，露形無服(六)，塗身以灰(七)，精勤苦行⑫，求出生死。

校勘:

① 婆羅痆斯，《説郛》七十七引《西域志》作波羅奈斯，與上文尾注舊稱相合，非玄奘本文。

② 《石本》西下有監字。按監乃下臨字之誤衍。

③ 《音釋》云:“(比)正作枇。”

④ 《中本》强作族，疑非。

⑤ 《中本》盛上有滋字。

⑥ 《石本》無茂字。

⑦ 《宋本》、《徑山本》靃作藿，《資福本》、《元本》、《明南本》、《明北本》作虀。《慧琳音義》、《音釋》作靃，與此同，三字可通用。

⑧ 《慈恩傳》三作二。《方志》作三，與此同。《元本》千訛作十。

⑨ 《方志》大自在天下有根也二字。

⑩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或並訛作成。

⑪ 《宋本》、《資福本》椎作堆;《中本》、《元本》作推。推當是椎之誤(古寫本從木從才之字常淆)，堆又推之訛。

⑫ 《古本》、《石本》、《中本》行作身。

注釋:

(一) 婆羅痆斯國: 梵文 Bārāṇasī、Vārāṇasī,巴利文Bārāṇasī,又譯波羅那斯、波羅痆斯、波羅㮈,曾名貝拿勒斯 (Benares), 今名瓦臘納西,在阿拉哈巴德(Allāhābād)下游八十英里, 位於恒河左岸。玄奘云婆羅痆斯國"西臨殑伽河", 則應在恒河右岸。這可能是: 一、玄奘之後恒河曾改道; 二、故城原在恒河右岸,後來則遷至左岸。

婆羅痆斯國亦卽古代的迦尸國 (Kāśī)。此兩名 (Kāśī 和 Bārāṇasī)本來可以交替使用或聯合使用,但後來一般用迦尸國作國名,婆羅痆斯作首都名。所以《法顯傳》卽稱"迦尸國波羅㮈城。" 一說婆羅痆斯城因處於波羅拏(Varaṇā)與阿悉(Asī) 兩河之間而得名,爲古代迦尸國的首都,故又名迦尸城 (Kāśīnagara, Kāśīpura)。迦尸是古代印度的十六大國之一。佛陀之前,迦尸是北印度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佛陀時代迦尸已經衰落。憍薩羅國勝軍王卽位以前,迦尸國已被憍薩羅國吞併。勝軍王之父摩訶憍薩羅把女兒嫁給摩揭陀國頻毗娑羅王時, 就以迦尸村作爲嫁妝。當摩揭陀國未生怨王打敗憍薩羅國、稱霸北印度時,迦尸國終於被併入摩揭陀國。婆羅痆斯位於水陸交通中心, 工商業繁榮, 人口衆多, 爲北印度重鎮。佛陀一生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在此地度過。佛陀初轉法輪(卽第一次說教)就是在這裏。以後還多次在此宣講過他的重要教義。有名的佛教聖迹阿育王窣堵波等都在此地。耆那教的創始者大雄(Mahāvīra)及其弟子的許多故事軼聞,也發生於此地。

迦尸一直是可能起源於前《吠陀》時期的非亞利安人的大天(Mahādeva,卽大自在天)派的根據地,大自在天是婆羅痆斯的保護神。這一派和後來的遍入天派爲了争奪婆羅痆斯進行過激烈的鬥

争。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備戰篇》中關於黑天(Kṛṣṇa——遍入天的化身)多次焚毁婆羅痆斯城的神話,就暗示着這場鬥争的頻繁與劇烈。結果是以雙方妥協而收場。此後兩千餘年來,婆羅痆斯遂成爲印度教的神聖中心。恒河流經該城附近的那段也被視爲聖水。大自在天派在此地尤其根深蒂固。

我國佛教徒如法顯、悟空、繼業和朝鮮僧人慧超都曾到過這裏。

(二) 靃靡:卽霍靡,靃爲霍的本字。茂草隨風披拂之狀。《楚辭》:"薠草靃靡。"

(三) 學小乘正量部法:《慈恩傳》卷三稱婆羅痆斯國"僧二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與此不同。

(四) 斷髮:指耆那教徒的乞食薙髮(或拔髮)。

(五) 椎髻:結髮髻如椎形。

(六) 露形無服:指耆那教的天衣派,以天爲衣,卽裸體。

(七) 塗身以灰:卽塗灰外道。以上注(四)至注(六)亦見本書卷二《印度總述》衣飾條。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①,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②。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懔懔如在。

校勘:

① 《方志》所下有天根高百餘尺六字。按《方志》此文與上"大自在天根也"相應,正與其所記劫比他國大自在天像合,疑皆是

道宣據《西域記》最初寫本而録之,其後爲人删去。説詳卷四"劫比他國"闕文校記。

② 《古本》交帶二字作相交。《石本》無帶字。

大城東北婆羅痆①河(一)西,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二)。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校勘:

① 《古本》及《慈恩傳》痆下有斯字,下同。

注釋:

(一) 婆羅痆河: 卽 Varaṇā(Barṇa)河。《慈恩傳》卷三誤作婆羅痆斯河。

(二) 石柱: 爲阿育王所建石柱,近代曾發現片段,今藏於伊斯蘭禮拜寺内。見 Mookerji:Asoka,p. 85。

一、鹿野伽藍

婆羅痆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一)。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黄金隱起,作菴没羅果。石爲基階①,甎作層龕,翕②帀四周,節

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階並作陛。《慈恩傳》作"石階甎龕"，與此相合。

②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龕並作龕。義俱可通。

注釋:

(一) 鹿野伽藍：鹿野，梵文 Mṛgadāva，巴利文Migadāya。又譯作鹿野苑、施鹿苑、仙人鹿野、施鹿林等，在今瓦臘納西以北約四英里處的 Sārnāth。鹿野伽藍在阿育王時代已負盛名，爲佛教四大聖地之一。另三處爲佛誕生處藍毗尼園、佛成道處菩提伽耶，佛涅槃處拘尸那揭羅。鹿野一名的來源見本卷下文。鹿野伽藍爲鹿野苑中之一寺。《法顯傳》云："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浄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玄奘所描繪的鹿野伽藍，十三世紀時爲侵入該地的伊斯蘭教徒所摧毁。但其遺址及遺物今已續有發現。其最著者有阿育王石柱等。其附近還發現了七個宏大建築物遺址，牆基均厚十英尺，四周磚基相連，密如蜂房。由此尚可想見《慈恩傳》卷三中所載該地當年"臺觀連雲，長廊四合"的盛況。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一)，基雖傾陷，尚餘

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二)。石含玉潤,鑒照①映徹。慇懃祈②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③覺已初轉法輪處也(三)。

校勘:

① 《石本》鑒照二字作靈鑒照三字,《中本》作露鑒燭照四字,露疑靈之訛。

② 《舊麗本》無祈字。

③ 《石本》正下有學字,乃覺字之誤衍。

注釋:

(一) 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 阿育王所建塔,即 Dharmarā-jika stūpa。此塔直徑十三公尺半,全爲磚造,遺址於一七九四年發現。當發掘時,曾發現二盒,内有遺骨,傳説爲佛舍利。

(二) 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 此處阿育王石柱,現仍殘存,柱身已碎成五段,最下一段石基仍留在原處,其餘四段豎在四周。最下段高十六英尺八英寸,底部直徑二英尺六英寸,石柱下段刻阿育王敕銘。柱頭現已移至鹿野苑印度考古學博物院内,高約七英尺,上刻四首獅子一個,面向四方,身連一處,神采栩栩,雕刻之纖細優美,令人讚嘆不已。石呈青灰色,滑膩如鏡,光澤似玉,一如玄奘所説"石含玉潤,鑒照映徹"。

(三) 初轉法輪處也: 輪,梵文 cakra 意譯,又指一種武器,狀如車輪。此以輪喻佛所説的法。初轉法輪,指釋迦牟尼首次講述佛教教義。詳見後文所敍,參見《因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七、《四分律》卷三二、《五分律》卷十五、《佛本行集經》卷三三、

三四、《增一阿含經》卷十四等等。

其側不遠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一)等見菩薩捨②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③。

校勘:

① 《石本》遠下朱校有有字。

② 《中本》捨上有身字。

③ 《石本》定下有所也二字。

注釋:

(一) 阿若憍陳如：梵文 Ājñātakauṇḍinya，巴利文 Aññākoṇḍañña。阿若意爲智慧淵廣，用爲悟道有成者之稱。憍陳如原爲淨飯王派遣衛護釋迦牟尼修行之五名侍從之一，釋迦牟尼修行六年後未果，憍陳如等五人乃離釋迦牟尼而去。後來釋迦牟尼修行成正果，首先至鹿野苑傳佈佛法，憍陳如等五人成爲釋迦牟尼的第一批弟子。見《五分律》卷一五；《四分律》卷三二；Dīghanikāya, I; Mahāvagga, I. 6, 10 等。

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一)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二)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注釋:

(一) 獨覺：梵文 pratyekabuddha 之意譯，音譯爲辟支佛，指

獨自修行而悟道者。

（二）過去三佛：指釋迦牟尼以前的三佛，即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波佛。見前注。

1. 慈氏及護明受記窣堵波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呾麗耶唐言慈①，即姓也。舊曰彌勒，訛略②也。菩薩（一）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③："當來之世，此贍④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爲衆生，三會（二）説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脱。三會説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三）。"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説，從座⑤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説，皆汝教化之儀也。"

校勘：

① 《翻譯集》引言作云，慈下有氏字。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引並無略字。

③ 《石本》苾芻作比丘。

④ 《石本》贍作瞻。

⑤ 《石本》座下有而字。

注釋:

(一)梅呾麗耶菩薩受成佛記處:梅呾麗耶,梵文爲 Maitreya (或 Maitriya, Maitrīya),巴利文作 Metteyya,卽彌勒,或慈氏菩薩,見前注。關於彌勒繼釋迦牟尼如來佛位的預言,亦見《長阿含經》卷六、《大寶積經》卷四二等。此菩薩受記塔,卽今之達麥塔(Dhāmekh stūpa),爲鹿野苑諸遺迹中最大者。塔高一百四十三英尺,圓形。上層磚築;下層以石爲基礎,直徑九十三英尺,高四十三英尺,分八面,彫刻精緻花紋,爲距今一千四五百年前笈多王朝之遺物。

(二)三會:卽所謂"龍華三會"。據《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四及《彌勒下生經》,彌勒在龍華園中龍華樹下成道,三度説法,度盡上、中、下三根之衆生,故名三會。

(三)乃化同緣善友:《法顯傳》師子國條:"彌勒出世,初轉法輪時,先度釋迦遺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歸五戒八齋法,供養三寶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緣者。"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1]菩薩[(一)]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2]佛,號[3]釋迦牟尼。"

校勘:

① 《中本》護明二字作灌頂。按護明乃釋迦過去世之號,亦見《傳法正宗記》一。灌頂爲密教之傳法儀式,與此不合,當誤。《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並作護明。

② 《石本》得成二字誤例。

③ 《中本》號下有曰字。

注釋:

(一) 護明菩薩: 護明,梵文 Prabhāpāla 的意譯。據《佛本行集經》卷五,護明爲釋迦牟尼前身,係迦葉波佛的弟子。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①,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髾①髮(一),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内,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校勘:

① 《元本》異誤作男。

② 原本髾作鬚,今從《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改。《慧琳音義》亦作髾,引《埤蒼》云:"作髻垂髮髾也。"《音釋》亦作髾,音"所交反。"《石本》作鬘,《中本》作髫,《異本》作髾。《珠林》引作鬚,與《新麗本》同。

注釋:

(一) 髾髮: 卽頭髮梢。《宋史》卷四八九《占城國傳》:"撮髮爲髻,散垂餘髾於其後。"

2. 三龍池及釋迦遺迹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①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②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一)多爲之③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兇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④興風雨。

校勘:

① 《珠林》三十八引二作三。

② 《中本》既作更。

③ 《舊麗本》之作定，非。

④ 《方志》、《珠林》便作輒。

注釋:

（一）金毗羅獸：金毗羅，梵文 kumbhira 音譯，又作宮毗羅；即鰐魚。

3. 象、鳥、鹿王本生故事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王(一)，獵人利①其牙也②，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捩③牙而授焉。

校勘:

① 《舊麗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利並作剥。

② 《石本》無也字。

③ 《古本》、《中本》捩作拔;《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亦作拔。

注釋:

(一) 六牙象王:六牙,梵文 ṣaḍḍanta、巴利文 chaddhanta。其故事爲佛教美術中常見題材,參見《六度集經》卷四、《雜譬喻經》卷上、《雜寶藏經》卷二、巴利文《本生經》第 514 等。

捩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一),與彼獮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① 俗歸依②。

校勘:

① 《古本》、《中本》、《異本》、《宋本》、《資福本》道作導。

② 《古本》、《石本》、《中本》無歸依二字。

注釋:

(一) 示爲鳥身:此故事見《智度論》卷一二、《四分律》卷五〇、《五分律》卷一七等。

其[①]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②]遊原澤,菩薩[③]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挍[④]獵中原,縱燎[⑤]飛矢[⑥],凡我徒屬,命盡兹晨[⑦],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王[⑧]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之子[⑨]! 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⑩]也,以爲不誠。門者白王[⑪],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⑫]曰[⑬]:“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産,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卽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一)]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興。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無其字。

② «石本»、«中本»畋作田,通用。

③ «中本»無菩薩二字。

④ «石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挍作校。«宋本»、

《資福本》作狡。按《干禄字書》有挍校二字，注云："上比挍，下校尉。"據斯則此以作挍爲是，但古寫本常淆，二字當時固通用也。若狡字則音形相近而譌。

⑤ 《石本》燎作獠；《中本》、《金陵本》作撩。《慧琳音義》燎作撩，云："《漢書》撩，取也，獵也，掠取也，從手。"唐本蓋如此，獠亦撩之形訛。然燎義自通，因各存其本。

⑥ 《石本》矢作失。按此句燎如作撩，則失或可能，否則爲矢之形譌。

⑦ 《中本》晨作辰。

⑧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王並作主。

⑨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之子二字。

⑩ 《中本》之聞二字作聞之。

⑪ 《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王並作至。《中本》無王字。

⑫ 《古本》鹿下有王字。

⑬ 《石本》曰作白。

注釋:

（一）施鹿林：此一傳説故事，見《六度集經》卷三、《智度論》卷十六、《雜譬喻經》、《出曜經》卷十四及巴利文《本生經》第 12 等。此傳説常作爲印度繪畫、雕刻的題材，如婆羅浮屠、阿旃陀所保存的，即其著者。

4. 憍陳如等五人迎佛窣堵波

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既①無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一)。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②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剌他悉陁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③，訛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殉④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二人(二)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所止。内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静，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卽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安樂爲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争，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⑤麻⑥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未⑦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⑧捐功⑨。"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宫，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歟？此猖獗⑩(三)人耳。夫處乎深宫，安乎⑪尊勝，不能静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

忉怛⑫耳！”菩薩浴尼連禪⑬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四)者，證非想定(五)，堪受妙法。”空中諸天⑭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⑮惜：“如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六)得無所⑰有處定(七)，可授至理。諸天又⑱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祜⑲。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静，神光晃曜，毫⑳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㉑。斯五人遥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雨㉒安居畢，方護果證(八)。

校勘：

① 原本既作上，«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既，今據改。

② «石本»制下有佛字，疑涉下佛字而衍。

③ «翻譯集»引無多字。

④ «中本»殉作詢，非。«音釋»云：“(殉)正作徇，以身從物。”

⑤ «石本»朱校節作服，«中本»作飡。

⑥ «石本»、«中本»麻作糜。

⑦ «中本»未作求，不合。

⑧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

《徑山本》日並作旦。

⑨　《中本》捐功二字作損巧,並形近而訛。

⑩　《中本》猖作倡。《慧琳音義》蹶作厥，云:“即猖狂顛厥也。”

⑪　《古本》乎作于。

⑫　《古本》、《中本》怛作呾。《音釋》作切怛,與此同。

⑬　原本連下無禪字,《古本》、《石本》、《中本》並有之，今從補。

⑭　《古本》、《石本》、《中本》空中諸天四字作諸天處空。

⑮　《古本》、《石本》、《中本》歎下有曰字。疑當在惜下。

⑯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如並作斯。

⑰　《石本》無所字。

⑱　《石本》又作人。

⑲　原本祐作祐,今從《古本》、《石本》改。向達云:“祜有福厚之義,作祜爲是。《傳》卷七玄奘基塔日自述誠願,首即云:‘自惟薄祜’云云,可以證此。”按薄祜一詞古習用之,嵇康《幽憤詩》首亦云“嗟余薄祜。”祐涉形似而訛。

⑳　《中本》毫作豪,通用。

㉑　《舊麗本》、《中本》導彼五人四字作引導彼人。《資福本》作導以彼人。

㉒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雨作兩。

注釋:

（一）輪鐸: 塔簷所懸的鐸鈴。

（二）家族三人舅氏二人：關於釋迦牟尼初轉法輪度憍陳如等的傳説，見前注。五人名稱各經論略有異同。據《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四，此五人中屬於母系親屬的二人，父系親屬的三人，故云"家族三人，舅氏二人"。據《佛祖統紀》卷二，憍陳如、十力迦葉二人屬於舅氏，跋提、摩訶男、頞鞞三人屬於家族。

（三）猖獗：亦作猖蹶、猖蹷，此指顛躓、失敗。《三國志》卷三五《蜀志·諸葛亮傳》："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

（四）鬱頭藍子：梵文名 Udra(ka)rāmaputra，鬱頭藍是 udrarāma 音譯；子是 putra 意譯，音譯作弗。又作鬱頭藍弗、優陀羅羅摩子等。玄奘在《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六六作嗢達洛迦曷邏摩子。《玄應音義》卷二五解釋："此云極喜。"據云釋迦牟尼未成道前，曾求法於鬱頭藍子。鬱頭藍子似爲印度六派哲學之一的僧佉論(Sāṃkhya，即數論)論師。數論學説，詳漢譯的《金七十論》、《百論疏》等。據《佛本行集經》卷二二、《中阿含經》卷五六等，釋迦牟尼出家，先問道於阿羅邏(又作阿羅迦)，次問道於鬱頭藍弗，彼爲説非想定之法。

（五）證非想定：非想定，即"非想非非想處定"，就是此天的禪定。"非想非非想處"是無色界的第四天，三界的最高頂，即不是一般思維所可了解的境界。所謂"非想"，指不是下地的粗想；所謂"非非想"，即尚非無細想。它指此天的定心，進入至極静妙，清静無爲的狀態。《俱舍論頌疏論本》卷八："非想非非想天，謂此定體，非前七地麁想，名爲非想。若想全無，便同痴暗，有細想故，名非非想。""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指他是在非想非非想天入定的人。關於釋迦牟尼和他的問答，見《佛本行集經》卷二二。

（六）阿藍迦藍：梵文 Ārāḍakālāma，巴利文 Āḷārakālāma 音

譯，又作阿羅邏、阿羅迦，玄奘譯《大般若經》卷五九九作阿邏荼迦邏摩，是釋迦牟尼出家後最初問道的外道仙人。《因果經》卷三、《修行本起經》卷下等作阿蘭與迦藍爲二人，今已無從考定。

（七）無所有處定：梵文作 Akiñcavyāyatana-samādhi，指爲修習生於“無所有處”的禪定。無所有，空的異名；無所有處，指無色四處的第三處。阿藍迦藍將“無所有處定”作爲“真悟”，而釋迦牟尼認爲這不是“真悟”，就去向鬱頭藍子求道。

（八）方獲果證：關於憍陳如五人出迎釋迦牟尼的窣堵波遺蹟，在今鹿野苑的入口處一邊的小丘上。小丘上有三層方形壇，古稱爲 Chaukhandi(四角之丘)。但 1588 年阿克巴(Akbar) 大帝在此丘上爲其父胡馬雍(Humayun) 建造八角塔，故後人又稱作胡馬雍塔。

二、烈士池及傳說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①]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閲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②]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③]士，信勇昭[④]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絶言，自昏達旦。求仙[⑤]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⑥]明登仙。所執銛刀變爲寶劒，凌虚履空，王[⑦]諸仙侶。執劒指麾，所欲皆從。無衰

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悦,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8]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9]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10]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11]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誡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惛[12]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13]胎出胎,備經苦厄[14]。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15]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止[16]其妻,令無殺[17]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

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18]。

校勘:

①《古本》、《石本》、《中本》先志二字作土俗。

②《中本》仙下有術字。

③《石本》烈作列,下同。

④《中本》昭作照。

⑤《中本》仙下有道字。

⑥《舊麗本》遲作達。

⑦《石本》朱校王作至;《中本》作卽。

⑧《石本》艱作難。

⑨《石本》朱校、《中本》同作周。

⑩《中本》化具二字作貨字,乃併合二字而訛。

⑪《宋本》、《資福本》忽作怱。

⑫《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惛並作昏,通用。

⑬《舊麗本》受作無,非。

⑭《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厄作阸;《徑山本》作戹,並同。

⑮《舊麗本》五我二字作五子其三字,非。

⑯《中本》止作心,草書相近而誤。

⑰《石本》無殺字。

⑱《舊麗本》、《古本》、《石本》無池字。

三、三獸窣堵波

烈士池[①]西有三獸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②]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③]、猨[④]，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⑤]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⑥]？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⑦]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濱[⑧]銜一鮮鯉，猨於林樹採異花菓，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兎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⑨]。猨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⑩]，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猨曰："多聚樵[⑪]蘇，方有所作。"狐、猨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藴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飡！"辭畢入火，尋卽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⑫]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⑬]有[(一)]。後人於此建窣堵波。

校勘：

① 《中本》無烈士池三字。

② 《古本》劫上有昔字。

③ 《中本》兔作菟,下同,通用。

④ 《翻譯集》引猨作猿,下同,通用。

⑤ 《徑山本》應作變。

⑥ 《異本》乎作耶。

⑦ 《翻譯集》饋下有小注"渠位切"三字。

⑧ 《徑山本》濱作瀕,同。

⑨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和作如。

⑩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返並作還。

⑪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蕉作樵,同。《慧琳音義》亦作樵。

⑫ 《翻譯集》乎作於。

⑬ 《石本》朱校而下有顯字。

注釋:

(一) 月中之兔自斯而有: 此傳説亦見《六度集經》卷三、《生經》卷三一、《菩薩本生鬘論》卷六、《雜寶藏經》卷十一、《撰集百緣經》卷三八及巴利文《本生經》第 316 等, 略有異同。所謂月宫兔影, 這是世界一些國家廣泛流傳的神話故事。以兔王本生故事作爲題材的圖像的斷片, 曾在南印度的 Nāgārjunikoṇḍa 發現。

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

戰 主 國

戰主國(一)周二千餘里。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①。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居下有矣字; «徑山本»有之字。

注釋:

(一) 戰主國: 戰主, 梵文 Garjanapati (又作 Garjapur、Garjapatipura) 的意譯。其地望據康寧哈姆考定爲今迦齊浦耳(Ghāzipur),在瓦臘納西以東五十英里,位於恒河北岸。Ghāzi 有"戰勝者"之義,是伊斯蘭教徒的命名,但一般推測 Ghāzipur 可能卽 Garjapur 的訛音。梵文字根 garj 原意爲咆哮,引伸有抗拒、戰鬥等義。

一、佛舍利窣堵波

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①記»(一)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②。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

日之中，爲天、人衆顯説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③坐及經行遺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靈鑒潛通，奇迹間起④。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印度二字作先賢。

② 原本升作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升，《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亦同，今據改。

③ 《方志》、《珠林》三佛作四佛。

④ 《古本》起下有也字。

注釋:

(一) 印度記: 此或爲古代印度書，書名《印度記》，已佚；或爲古代印度傳説，不詳。

二、不穿耳伽藍

大城東行①二百餘里，至阿避陁羯刺②拏僧伽藍(一)，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儀庠序。聞諸先志③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④尋。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⑤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内累口腹，顔色憔悴，形容枯

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6]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卽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既爲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校勘:

① 《方志》東行二字作東北。

② 《方志》剌作賴。

③ 《古本》、《石本》、《中本》先志二字作耆舊。

④ 《徑山本》、《金陵本》所作相。

⑤ 《石本》同作周。

⑥ 《中本》覩作都。

注釋:

（一）阿避陁羯剌拏僧伽藍：阿避陁羯剌拏，梵文 Aviddha-karṇa 音譯，意譯卽不穿耳。此寺遺址據康寧哈姆考證在迦齊浦耳以東約三十三英里之巴利亞 (Baliya) 附近，今名畢卡浦耳村 (Bikapur)。印度習俗，人們均穿耳戴金屬耳環，國王亦然。而中亞覩貨邏國無此習俗，故下文云沙門"耳既不穿"。

三、摩訶娑羅邑及諸遺迹

阿避陁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訶娑[①]羅邑[(一)]，並婆羅門種，不遵[②]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强識，方深禮敬。

校勘:

① 《石本》娑作婆。

② 《舊麗本》遵作導，非。

注釋:

(一) 摩訶娑羅邑：摩訶娑羅，梵文 Mahāśāla，意爲"大宅主，大家居者"，康寧哈姆考定其地望在今巴特那(Patna)以西的阿拉赫(Arrah)西約六英里處，今名馬莎爾村(Masār)，根據當地出土碑文，可確知此字係由原名 Mahāśāla 略轉而來。此地還出土有婆羅門教的建築遺址及大量神像。

殑伽河北有那羅延天祠[(一)]，重閣層臺，奂其[①]麗飾。諸天之像，鐫石而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

校勘:

① 原本其作甚，《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並作其，《慧琳音義》同，今據改。《徑山本》作奂然，與奂其義同。

注釋:

(一) 那羅延天祠: 那羅延,梵語 Nārāyaṇa 音譯, 那羅延天爲婆羅門教三尊神之一,即遍入天的别名; 此名亦作爲梵天異名。此那羅延天祠康寧哈姆認爲在馬莎爾村以北十六英里, 恒河與哥格拉河(Gogra)匯合處附近的勒維爾甘吉(Revelganj)。

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一),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① 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時② 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千③ 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④ 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校勘:

① 《慧琳音義》妖作䄏。《干禄字書》有妖祆二字,云: "上妖冶; 下祆祥,今亦用上字。"䄏又祆之或作。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時並作茲。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千作万。《徑山本》作萬,同万字。《方志》作千數。

④ 《古本》基作其。

注釋:

(一) 曠野鬼: 梵文名 āṭavaka, 巴利文名 āḷavaka; 漢音譯阿吒嚩迦、阿吒婆拘等。此故事見於《雜寶藏經》卷八等。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

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一),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内,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二),并瓶置内,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① 光明。

校勘:

① 《徑山本》燭作放。

注釋:

(一) 八國大王分舍利也: 參見本書卷六拘尸那揭羅國焚身窣堵波八王分舍利處條。

(二) 遂建窣堵波: 此瓶塔(梵文 Kumbha-stūpa)在今何處,尚不能考定。

從此東北渡①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渡作度，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方志»、«珠林»亦作渡。

吠舍釐國

吠舍釐國(一)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菓茂盛。菴沒羅菓、茂遮菓，既多且貴。氣序①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雜②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趾③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

校勘:

① «資福本»無序字。

② «古本»雜作雙。

③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趾作址，通用。

注釋:

(一) 吠舍釐國：吠舍釐，梵文 Vaiśālī 音譯，巴利文 Vesālī；又譯毘舍離、薛舍離、維耶離、鞞奢隸夜、鞞貰羅、維耶，或意譯爲廣博、莊嚴。吠舍釐爲古代梨車毘 (Licchavi) 部族的國名和首府名。公元前六世紀左右栗呫婆爲東印度的一個强大部族，一般認

爲這一部族屬於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黄種人，他們和弗栗恃、毘提訶等八部族組成弗栗恃聯邦，是當時十六大國之一。吠舍釐不僅是該聯邦的首府，也是梨車毘人的國都，此城卽因其地區"廣大"(viśāla)而得名。

吠舍釐城在今甘達克(Gandak)河左岸哈齊普爾(Hājīpur)以北十八英里木扎伐浦爾(Muzzaffarpur)地方的巴莎爾 (Basāṛh,)。最初康寧哈姆作出此考訂時，霍艾(W.Hoey)等人頗有異議，史密斯曾撰文對霍氏反駁，並爲康氏辯護(JRAS. 1902, p. 267,n.3)。後來考古發掘更進一步證實康氏這一比定準確可靠。1903—4 年布洛赫 (T.Bloch) 曾在該地發掘出一城堡遺址，名爲 Rājā Viśāl kā gaṛh (卽廣博王之堡)。其第二、三兩層文化層大體上爲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後四、五世紀的建築物遺構。(A. S. I. Annual Report, 1903—4, p. 74)。其第二層出土文物尤其珍貴，在一小室内發現約七百餘個封泥，其中有些還有"吠舍釐某某家主之印"的字樣(前引書 p. 110)。該遺址面積，據實測爲 1580 ×750 英尺，或周圍 4600 英尺，這也與玄奘所記"宫城周四五里"相符。

耆那教主大雄就誕生於吠舍釐附近。因此耆那教徒也把吠舍釐視爲聖地。

一、佛説毗摩羅詰經所

宫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説《毗摩羅詰經》①(一)，長者

子寶積(二)等獻寶蓋(三)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四)。

校勘:

① 《方志》毘摩羅詰經作浄名經；《珠林》作維摩經，乃一經異名。

注釋:

（一）毘摩羅詰經：毘摩羅詰，又譯作維摩詰，梵文Vimalakīrti，意譯無垢稱或浄名。傳説是吠舍釐城中的佛教居士，與釋迦牟尼同時。《毘摩羅詰經》通常作《維摩經》或《維摩詰所説經》，梵文名爲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據云爲釋迦牟尼所説的經，爲以後大乘佛教興起所根據的重要經典，僅次於《大般若經》。現存三種譯本：三國時支謙譯《維摩詰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説經》三卷，玄奘譯《説無垢稱經》六卷。其注釋頗多，以僧肇的《維摩詰所説經注》十卷最著名。

（二）長者子寶積：長者指毘摩羅詰（無垢稱）。寶積，梵文Ratnākāra，又譯作寶性、寶事。

（三）寶蓋：即傘。

（四）無學之果：即阿羅漢果，指到達學道圓滿，不用修學的境界。

二、佛舍利窣堵波及諸遺迹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一)。

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功①,尋則地震,遂不敢開。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功並作工。

注釋:

(一) 吠舍釐王之所建也: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九分舍利條,第七份舍利分與吠舍釐城栗呫毘子(栗呫婆種族),後卽建塔。

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一),傍有石柱(二),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爲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獼猴奉佛蜜處(三)。池西北隅猶有獼猴①形像。

校勘:

① 《石本》無猴字。

注釋:

(一) 無憂王之所建也:卽傳說阿育王發掘佛舍利以後分建

的八萬四千塔之一，此佛塔最近經印度學者 A. S. Altekar 的調查發現，並出土阿育王再埋葬的舍利容器，見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考古學大系》八，頁 97，插圖 157,158。

（二）傍有石柱：此石柱近在 Bakhra 村附近發現，獅子和柱頭雕刻完好，僅下半部埋於土中，據云此獅子像是現存柱頭中最古的樣式，因其在 Bakhra 村發現，稱爲 Bakhra Pillar（巴克拉石柱）。

（三）諸獼猴奉佛蜜處：本書卷四秣菟羅國條中亦有獼猴獻蜜的傳説，略與此相似。獼猴池，梵文 markaṭa-hrada。又譯作獼猴江。《玄應音義》卷十四："梵言末迦吒，此云猴；賀邏馱，此云池。在毘舍離菴摩羅園側，昔獼猴共集，爲佛穿池。今言江者，譯人義立耳，如言恒河亦作恒江也。" 此故事又見《四分律》卷二。今印度著名的桑奇(Sanchi)北門石柱上尚有這一傳説的浮雕。

三、無垢稱及寶積故宅

伽藍東北三四①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無垢，名則是②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③，訛略④也。故宅基趾⑤(一)，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⑥甎，傳云積石，卽無垢稱長者現疾説法之處⑦。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之⑧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二)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⑨於此證入涅槃。

校勘:

(1) 原本三下無四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今據補。«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並作"寺東北四里",可證應有四字。

② «石本»、«中本»是下有舊字。

③ «翻譯集»引詰下有者字。

④ «翻譯集»引無略字。

⑤ «石本»、«中本»無趾字。«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亦無趾字。

⑥ «中本»、«宋本»、«資福本»壘作疊,«方志»同。

⑦ «方志»此下有"近使者王玄策以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珠林»此下有"於大唐顯慶年中,勑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浄名宅,以笏量之,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此蓋道宣、道世補記後事之文,附於«奘記»之下也。

⑧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之字。«慈恩傳»、«方志»、«珠林»亦無。

⑨ «石本»苾芻尼三字作比丘尼。

注釋:

(一) 故宅基趾:«法苑珠林»卷二九:"於大唐顯慶年中,勑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浄名(按即毗摩羅詰)宅,以笏量之,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義浄亦稱其遺址爲方丈。

(二) 菴没羅女:梵文名 Amrapālī,巴利文作 Ambapālī。菴没羅,見卷二注;pālī,意爲"女保護者"。全名音譯菴婆羅婆利、菴婆婆利、阿梵和利等;意譯爲菴羅衛、捺女等。據説她是吠舍釐

城的妓女，貌甚美，皈依佛教，獻出自己所有的菴没羅園爲釋迦牟尼的住所，後爲比丘尼。見《長阿含經》卷二、《增一阿含經》卷十、《五分律》卷二十、《四分律》卷四十等。菴没羅園的所在，《法顯傳》云："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以園施佛，作佛住處"，與《西域記》所載不同。

四、菴没羅女園及佛預言涅槃處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一)。其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没羅女園，持以施佛。

注釋：

（一）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據法顯譯《大般涅槃經》卷上載，世尊與諸比丘過毗耶離城，回顧向城而笑。阿難問何故笑？世尊答正爲最後見此城故。語時虚空中無雲而雨，世尊告阿難云："虚空諸天，聞我説言最後見於毗耶城，心大懊憹，悲感涕泣，此是天淚，非爲雨也"。

菴没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一)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二)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

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①]白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校勘：

① 《石本》無來字。

注釋：

（一）四神足：神足或稱如意足，梵文 ṛddhipāda 的意譯。指由於四種禪定而獲得的神通。據《法門名義集》是：欲如意足，念如意足，精進如意足，慧如意足。

（二）天魔：即第六天的魔王，名波旬。關於天魔迷惑阿難的傳説，見《長阿含經》卷二、《大般涅槃經》卷上、《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六。

五、千佛本生故事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一]。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①]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

求火，至餘仙廬，足所履地，迹②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③奇之，令其繞廬，方乃④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王(二)畋⑤遊見花，尋迹以求，悦其奇怪，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祥，投殑伽河，隨波泛濫⑥。烏耆延王(三)下流遊觀，見黄雲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⑦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⑧。是時鹿⑨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⑩心，賤妾⑪愚忠⑫，能敗强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⑬城樓，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帀。鹿女告曰："莫爲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⑭。

校勘:

① 《中本》麈作麞。按《雜寶藏經》作"雌鹿"，則麈字是，麞字非。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迹下並有皆字。

③ 《徑山本》深以二字作心甚。

④ 《徑山本》乃作可。

⑤ 《石本》畋作田,通用。

⑥ 《中本》濫下有"焉隣國有王名"六字。

⑦ 《中本》甚作其。

⑧ 《徑山本》無矣字。

⑨ 《徑山本》鹿下有足字。

⑩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離作罹。《音釋》亦作罹,云:"音離,憂也。"

⑪ 《中本》妾作妻,非。

⑫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金陵本》忠並作衷。《徑山本》愚忠二字作思惟。

⑬ 《古本》、《石本》昇作升,同。

⑭ 《石本》樂下有"此處立塔"四字。按《法顯傳》記此事下有"後人得知,於此立塔"云云。

注釋:

(一) 千子見父母處也:《西域記》所載此故事與《雜寶藏經》卷一《鹿女夫人緣第九》情節同,但其地爲波羅奈國。同上書《蓮花夫人緣第八》所載亦略同。又見於《長阿含經》卷十一,作多子塔,《大般涅槃經》卷上作多子支提,《水經注》與《法顯傳》其地作放弓仗塔,此塔在《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七又名放弓仗制底,故事情節亦異。

(二) 梵豫王:"豫"可解作"悦",所以儒蓮把"梵豫"一名還原作Brahmānadita(?),堀謙德作 Brahmānanda;"豫"字又可作"與"解,所以比爾以 Brahmadatta 還原此名。按比爾之還原,此名漢譯又可作梵授,這是更常見的古代印度人名,或謂即波羅痆斯國

國王,待考。

（三）烏耆延王：烏耆延一名的梵文，比爾作 Ujiyana，堀謙德作 Udyāna。此名究竟是人名還是國名，未詳。艾特爾認爲它就是西北印度的烏仗那國的異稱，但烏仗那不會在恒河下游。參見 E. J. Eitel: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p.184a。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①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卽賢劫②千佛是也。”

校勘:

① 原本經行二字互倒,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劫下並有中字。

六、重閣講堂及諸聖迹

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陁羅尼»(一)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①。

校勘:

① «徑山本»無也字,作墨釘。

注釋:

（一）普門陁羅尼: 梵文作 Samantamukhadhāraṇī，今漢譯佛經中無此書。比爾認爲它就是《法華經》中的一品，同時指出《法華經》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是佛説的。瓦特斯反對此説，指出《法華經》没有哪一品叫這個名稱。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處。

吠舍釐城内外周隍①，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② 詳驗焉。

校勘:

① 《中本》隍作垣。

② 《徑山本》其作可。按上下文義，其字疑當作莫，形近而訛。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① 呫昌葉反。婆② 子(一)舊云③離車子，訛也。别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呫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④ 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絶，波流迅急。諸栗呫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爲作追念。

校勘:

① «中本»栗作粟。按«音釋»栗音"良吉反",粟爲形之訛。

② «古本»婆作波,次同。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云並作曰。

④ 原本從下有悲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之,今從删。

注釋:

(一) 栗呫婆子: 栗呫婆,梵文原名 Licchavi,對音爲栗呫毘;栗呫婆可能是 Licchavi 的複數體格 Licchavayaḥ 的不完全對音。舊譯離車、梨車,可能來源於這個字的俗語讀法 Lecchai (Jacobi: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xxii, p.266)。

據佛經記載,在公元前六世紀釋迦牟尼時代,北印度有十六個國家,其中有一個叫跋耆國(Vṛij 或 Vajji),它是一個部族聯盟,由八個部族組成,實行共和制。栗呫婆人就是該國最強大的一個部族,它的首府毘舍釐城 (Vaiśālī) 也是跋耆國的國都。該族是原始佛教的積極擁護者。它恐怕不是信奉婆羅門教的外來的雅利安人,而是印度的土著居民。屬於婆羅門教系統的諸《往世書》(Purāṇa) 在列舉公元前六世紀北印度諸王國時,根本不提跋耆國;而«摩奴法論»第十章第二十二頌則稱栗呫婆人是因不履行宗教義務而被剝奪婆羅門教教權的剎帝利種姓的後代。這可能反映了栗呫婆人與雅利安人之間的民族矛盾和宗教信仰的對立。佛教文獻說栗呫婆人屬於剎帝利種姓,這恐怕與稱釋迦族爲剎帝利種姓一樣,也是假冒的。(參閱季羡林:«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歷史

研究»1965年,第三期,頁80。)公元前六世紀後半期，摩揭陁國的阿闍世王（見本書卷九摩揭陁國下迦蘭陀竹園條阿闍多設咄路王注)兼併了跋耆國,栗呫婆人從此衰落。

栗呫婆子卽栗呫毘族人，其別如來事亦見《增一阿含經》卷三六。

七、故城及大天王本生故事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一),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是佛在昔爲諸菩薩、人、天大衆引①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爲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二),唐言大②天。有七寶應(三),王四天下,覩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③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④衣修學。

校勘:

① 《石本》朱校引作弘。按弘說猶廣說,於義爲長。疑引乃形訛。

② 《石本》天作大。按摩訶翻大,天字譌。

③ 《宋本》、《資福本》、《金陵本》冥作寘。《石本》亦作寘，讀爲冥。按寘無讀冥之理,疑是校者見有冥寘二異文,不能決擇，强作解人爾。《音釋》作寘,音“支義反”。但《明南本音釋》作冥,音“莫經反”。二字義並可通。

④ 《石本》無染字,脱去。

注釋:

（一）有故城：據康寧哈姆考證，認爲此故城爲吠舍釐城之北、北西向三十英里的廢墟 Kesariya。

（二）摩訶提婆：梵文 Mahādeva 音譯，意譯大天，此與《西域記》卷三的摩訶提婆爲同名異人，此本生故事見《增一阿含經》卷四八，《中阿含經》卷一四和巴利文《本生經》第九，並見於 Bharhut 佛塔的雕刻。

（三）七寶應：指七寶應報。七寶爲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兵寶和臣寶。此與前所注七寶不同。

八、七百賢聖結集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一)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①，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陁(二)住憍薩羅國(三)，長老三菩伽(四)住秣菟②羅國(五)，長老釐波多(六)住韓若國(七)，長老沙羅(八)住吠舍釐③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九)住波④羅梨弗國(一〇)。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陁遣使告諸賢聖，皆可⑤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⑥，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一一)出，違十力(一二)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

俱承[7]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感，卽召集諸苾芻，依毘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校勘:

⑴ 《石本》苾芻二字作比丘，下同。

⑵ 原本菟作兔，《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華嚴鈔》五十八引並作菟。按本書卷四作秣菟羅國。兔雖與菟同字，爲前後畫一，從改。

⑶ 《華嚴鈔》釐作黎。

⑷ 波原作婆，據《古本》改。

⑸ 《古本》、《石本》、《華嚴鈔》並無可字。

⑹ 《古本》及《華嚴鈔》譁上有諠字。《音釋》止譁字。

⑺ 《華嚴鈔》承作是。

注釋:

（一）七百聖賢重結集：此卽佛教史上第二次結集，或吠舍釐結集。本書與《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十作佛滅後一百十年，《五分律》和《法顯傳》作一百年。據南傳佛教，這次結集因爲保守的上座耶舍陀、三菩伽、釐波多、沙羅、富闍蘇彌羅見跋耆比丘僧衆的所爲非法而引起佛教内部關於戒律的不同意見，因而召集佛教徒衆集會共同解決。這就是這次的吠舍釐結集。長老上座判決跋耆等僧衆所爲非法，而跋耆僧衆就別立僧團，稱爲大衆部，長老一派，稱爲上座部。對於戒律持有不同意見，固爲結集

而分裂的原因之一，而佛教徒對於教理的各持己見，或受外道的影響使佛教教理也有所變化，這也是原因之一，但史料不足，很難考定。關於吠舍釐結集，詳見《四分律》卷五四、《五分律》卷三〇，《十誦律》卷六〇、六一，《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四〇，《善見律毗婆娑》卷一，《摩訶僧祇律》卷三〇和《法顯傳》。

（二）耶舍陁：梵文 Yaśoda, Yaśa，巴利文 Yasa；出身婆羅門，後皈依佛教。因提倡嚴格的十不許戒律，遂與釐波多等發起第二次結集。

（三）憍薩羅國：印度古代有兩個憍薩羅國，北憍薩羅國即本書卷六室羅伐悉底國；南憍薩羅國即本書卷十憍薩羅國。此處憍薩羅國應指後者。

（四）三菩伽：梵文 Sambhoga 音譯，即商那和修，參見本書卷一梵衍那國商諾迦縛娑注。

（五）秣菟羅國：參見本書卷四秣菟羅國及注。

（六）釐波多：梵文、巴利文 Revata，又作離婆多、梨婆多、隸跋多，爲拘尸那揭羅國波婆城（Pāvā）的長老。

（七）韓若國：儒蓮、比爾、堀謙德、足立喜六均未確指何地，本書他處及他書均未見印度有此地名。

（八）沙羅：巴利文 Sāḷha，梵文 Sāḷhṛ? ，又譯作沙留、遮樓、沙蘭。

（九）富闍蘇彌羅：梵文 Kubjaśobhita，又譯級闍蘇彌羅、不闍蘇摩、不闍宗，意譯曲安。他生於華氏城，出身婆羅門，後改奉佛教。

（一〇）波羅梨弗國：即華氏城（Pāṭaliputra），又作波吒釐子城，參見本書卷八及注。

(一一) 十事: 又名"十事證言"。跋耆(跋闍子比丘)認爲的十件合乎佛教戒律的事情。長老耶舍陁等集合六百九十九教徒，認爲這十事違反佛教的戒律。所謂十事，諸説不一，頗繁瑣，兹據《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略之如下:

一、高聲共許净法	附和雷同法
二、隨喜净法	迎合煽動事法
三、舊事净法	習慣非違法
四、鹽事净法	持鹽隨情而食
五、道行净法	不遠行而受衆食
六、二指净法	不作餘食法而更受食
七、治病净法	稱爲治病而飲酒
八、酪漿净法	飲稀釋之漿酪
九、坐具净法	任意使用坐具
一〇、金寶净法	接受金、銀、寶物之布施

(一二) 十力: 見本書卷六室羅伐悉底國伽藍附近三坑傳説十力無畏條注。

九、濕吠多補羅伽藍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一)，層臺輪煥①，重閣翬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②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③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陁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

止息遺迹之處。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徑山本》煥並作奐。《華嚴鈔》五十八引作輪煥,同此本。

② 《古本》、《石本》及《華嚴鈔》傍作側。《中本》傍則二字作側。

③ 《華嚴鈔》側作旁。

注釋:

(一) 濕吠多補羅僧伽藍: 梵文 Śvetapurasaṃghārāma 音譯,意譯爲白城寺。《慈恩傳》卷三: "從吠舍釐南境去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 此《菩薩藏經》即玄奘所譯《大寶積經》中的《菩薩藏會》。

十、阿難分身寂滅傳説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陁分身與二國處(一)。阿難陁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①,博物强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任②持正法,導進③學人。在摩揭陁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 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

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爲諸衆生，欲久住世，住[4]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陁國，趣吠舍釐城，渡[5]殑伽河，泛舟中流。摩[6]揭陁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即嚴戎[7]駕，疾驅[8]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9]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10]翳日。阿難恐鬭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析[11]，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

校勘:

① 《石本》校書持下有學佛法三字。

② 《舊麗本》、《石本》、《中本》任作住。按下文作住，他本又作任。

③ 《石本》導作道。《中本》導進作道集。導、道通借。

④ 《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住並作任。

⑤ 原本渡作度，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⑥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摩上並有時字。

⑦ 《舊麗本》戎作戒，形之訛。

⑧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驅並

作馳。

⑨ «石本»數上有獲字。此與上“數百千衆營軍南岸”相對爲文，獲字不當有。

⑩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旗並作旃。

⑪ 原本析爲折，«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析，今從改。

注釋:

(一) 阿難陁分身與二國處：此一傳說，見«法顯傳»、«阿育王傳»卷三及«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〇。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1]國。北人謂三伐[2]恃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石本»、«中本»恃作特，次同。按其他各本並作恃，«方志»亦同，特當是形訛。

② 原本伐作代，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改。

弗栗恃國

弗栗恃國(一)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菓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

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號占戍拏①(二),多已頽毁。故宫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②邑也。大河(三)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高。

校勘:

① «石本»戍拏二字作戊拏;«中本»作伐拏,«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作戌拏;«徑山本»、«金陵本»作戍拏。

② «古本»、«石本»、«中本»無若字。

注釋:

(一) 弗栗恃國: 弗栗恃,梵文 Vṛji,巴利文 Vajji,又譯跋祇、毘梨祇、佛栗氏、跋耆、拔耆、跋闍等,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是由八個部族所組成的聯邦,其中以毘提訶(Videha)、栗呫婆、弗栗恃三者爲最強大。此國建立相當早,除佛典外,波你尼«八章書»和憍底利耶«利論»(Arthaśāstra)中都提到此國。

弗栗恃既是這個聯邦的總稱,又是其中一個邦的名稱,所以«西域記»原注説此國"北人謂三伐恃"。三伐恃(Samvṛiji, Samvajji)即弗栗恃聯邦之義,一般將吠舍釐也包括在內。如玄奘那樣將吠舍釐及弗栗恃作爲兩國分别對待的較少。這一聯邦由各自治體進行統治。最初它是團結而強大的,能安處於憍薩羅國與摩揭陁國之間。後來摩揭陁國將弗栗恃國征服。參閱本書卷七頁 599 注(一)。

弗栗恃國在甘達克河與巴格馬提河之間的一個狹長地帶,據巴利文佛典記載,由恒河北岸一直延展至尼泊爾的丘陵地區,大體

相當於現在的達爾般迦縣(Darbhanga District)北部地區。《慈恩傳》卷三説玄奘從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未提弗栗恃國。據此,玄奘似未親踐其地。但按本書吠舍釐國條末尾"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的説法,玄奘是到過這個地方的。我國唐代王玄策也到過此地。

(二)占戍拏:又作占戍挐,見校勘記。占戍拏的正確讀音不詳。不過一般還原爲 Cañśuna。其地望儒蓮比定爲彌提羅(Mithila)的首府闍那普爾(Janakpur),此後又有人比定爲馬都巴尼(Madhubani)以北十六英里處的巴利迦爾(Bāligarḥ)廢墟。(V.A.史密斯:The Itinerary of Yuan-Chuang,載於瓦特斯 On Yuan-Chwang's Travels in India,vol,II p.340)二説未知孰是。

(三)大河:水谷真成指爲今卡姆拉河(Kamla R.)。

一、化度漁人處及諸遺迹

從此西行,依河之濱[1]有窣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一)]。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疇[2]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3],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弗栗恃[4]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爾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凌虚,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二)],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實解人情。爾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

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⑤比他(三)者，我身是⑥也。恃其族姓⑦，淩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毁讟(三)諸佛；以醜惡語⑧，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承兹福力，上生天宫。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戾止，前禮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花持⑨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説妙法，於⑩即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濱作陽。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疇作儔，古可通用。

③ 《石本》導作道。

④ 《中本》栗恃作票持。票乃形訛，恃與持同音可通用。

⑤ 《石本》劫作却。

⑥ 《石本》無是字。

⑦ 《石本》無恃字；姓淩二字倒作淩姓，非。

⑧ 《古本》語作言。

⑨ 原本無持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今據補。

⑩ «中本»於作是;«徑山本»作俱。

注釋:

（一）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 大悲世尊,指釋迦牟尼。救他人苦的心願,稱"悲",悲心廣大,故謂大悲。

（二）開方便門: 方便,梵文 upāya 意譯。方,方法; 便,便穩。又方謂方正之理,便謂巧妙之言辭。其實是如來說法時,對不同衆生隨機應變,"因病授藥,藉方施便"的手段。«法華文句»卷三上:"又方便者門也。門名能通,通於所通,方便權略,皆是哢引。爲真實作門,真實得顯,功由方便,從能顯得名。故以門釋方便,如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三）劫比他: 梵文 Kapitha 音譯,爲婆羅門族姓。又見本書卷四劫比他國注。

（三）毁讟: 讟,怨言。«左傳・昭公元年»:"民無謗讟。"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芻①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②,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

校勘:

① «石本»苾芻二字作比丘。

② «古本»、«石本»、«中本»無如來昔於此處六字。

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①印度境。

校勘:

① 《石本》無中字，依例當有，脱去。

尼波羅國

尼波羅國(一)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菓。出赤銅、犛①牛、命命鳥(二)。貨用赤②銅錢。氣序寒烈③，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④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

校勘:

① 《古本》犛作犛，《中本》作氂。按犛是犛之形訛。犛音莫交切，又音力之切，氂乃力之切之音訛。

② 《石本》無赤字。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烈並作冽。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功並作攻，通用。

注釋:

（一）尼波羅國：尼波羅，梵文 Nepāla，俗語 Nevāla，又譯作泥婆羅、儞波羅、尼八剌，指今尼泊爾國加德滿都谷地。據«慈恩傳»，玄奘到吠舍釐巡禮之後，即“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未提及尼波羅國。本書弗栗恃國條末又說：“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據此則可肯定玄奘未親遊該地。關於該國情況係得自傳聞。又本書將此國列入中印度境，顯然有誤。«釋迦方志» 卷上已改爲北印度。

玄奘時尼波羅國臣屬吐蕃，唐朝使者李義表曾至該國。王玄策曾三次到過該國，唐代玄照和宋代繼業也來過此國，«舊唐書»卷一九八、«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均有尼波羅國傳。

（二）命命鳥：梵文 jīvajīvaka 意譯。因爲“耆婆”具有“命”、或“生”的意義，故«雜寶藏經»作共命鳥，«涅槃經»作命命鳥，«勝天王般若經»作生生鳥，音譯耆婆耆婆迦。據說它是一身兩頭的鳥，又一說是鷓鴣之類。

一、光胄王製聲明論

王刹帝利栗呫婆①種也（一），志學清高②，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鴦輸伐摩，唐言光胄③。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

校勘:

① «古本»婆作波。

② «古本»、«石本»高作亮。

(3) 《異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胄作冑，《音釋》作冑，音"直右反。"據音則冑、冑二字並胄字之訛。《元本》又誤作胃。

注釋:

（一）王刹帝利栗呫婆種也：刹帝利是種姓名稱，栗呫婆是部族名稱（見前注）。自從被摩揭陁國阿闍世王征服後，吠舍釐的栗呫婆人的行踪和活動已不爲人知，他們與後來出現在尼泊爾王國的栗呫婆族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也無從查考。據推測，栗呫婆人很可能是爲了躲避北印度的頻繁的政治動亂而於公元後二、三世紀遷移到尼泊爾的加德滿都谷地定居的（參閱 R. C. Majumdar: HCIP, Bombay, 1954，第三卷，頁 81—82）。他們在尼泊爾的統治一直延續到公元九世紀。

（二）鴦輸伐摩：梵文 Aṃśuvarman 的單數主格 Aṃśuvarmā 的對音，義云"光胄"。此人原係尼泊爾王國塔庫里（Thakuri）部族的酋長，栗呫婆王朝濕婆提婆（Śivadeva）王的封臣。公元六世紀末，栗呫婆王朝一度被外敵阿毗羅人（Ābhīra）推翻。濕婆提婆王主要依靠鴦輸伐摩的武功恢復了栗呫婆王朝的統治。鴦輸伐摩因此深受濕婆提婆王的重用，當了首相，成爲王國的實際統治者，並於濕婆提婆王死後，自立爲王，創建了塔庫里王朝。

鴦輸伐摩在位期間，曾把女兒赤貞公主（Bhṛkuṭi）嫁給了吐蕃王棄宗弄讚（松贊干布），其時早於唐王朝文成公主入藏（貞觀十五年，即公元 641 年）。史密斯認爲他死於公元 642 年左右（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牛津，1924 年，第四版，頁 380）；雷格米（Regmi）認爲他的在位年代爲公元 630—640 年（Ancient, Mediaeval and Modern Nepal，轉引自黄盛璋《關於古代

中國與尼泊爾的文化文流》，《歷史研究》1962 年第一期，頁 95—96）。

〔闕文備考〕城內有閣高二百餘尺，周八十步上容萬人。面别三疊，疊别七層，徘徊四厦，刻以奇異，珍寶飾之①。（《釋迦方志》卷上）

校勘:

① 按此闕文見於《方志》，今《西域記》諸本皆無之，從記載體裁觀之，似爲《西域記》文，疑脱去，今附於此。

二、小 水 池

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一)，以人火投之，水卽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

注釋:

（一）都城東南有小水池:《釋迦方志》卷上對此池有較詳細的記載，見下文所引闕文。《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亦有類似記載，稱:“池廣數十丈，水常溢沸，共傳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可熟。”據此，此池似爲一溫度極高之溫泉。

〔闕文備考〕城東南不遠，有水火郁。東一里

許，有阿耆波(一)沴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徧池火起，煙焰數尺。以水灑火，火增熾；碎土以投，亦卽然盡，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熟立食。云：此水中先有金櫃，有國王將人取之。櫃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今屬吐蕃。（《釋迦方志》卷上）

注釋：

（一）阿耆波：又作阿耆婆，梵文 ajiva 音譯，意爲死。

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沴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徧池火起，煙焰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卽然盡，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立熟。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

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卽東女國與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萬餘里。(«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城中有池，中有天金①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焰，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叵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焰便涌起。因用煑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卽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邅，歧途遠阻。(«續高僧傳·玄奘傳»)②

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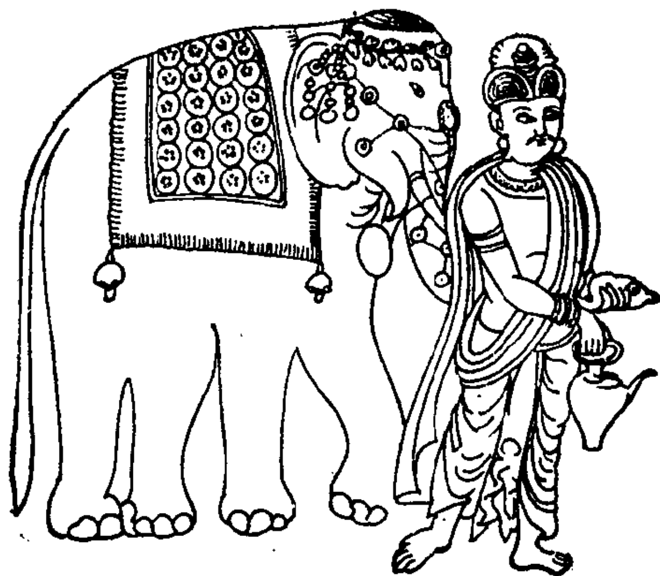
① 金下疑脱冠字。

② 上列闕文三段，«方志»與«珠林»所載大體相同，僅個別字句差異。«續僧傳»較爲簡略，記事亦稍有出入，殆撮述大意改寫之。但三書所記源當出於一，卽是«西域記»。今諸本皆無之，道宣、道世所見爲最初寫本，與今本有異。三書所記較原文必有增損，然已無法區别，因並列之，以備參考。

又«法苑珠林»卷二十四引«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公元 657)勑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至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卽有火焰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焰轉熾。漢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煑飯得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當來成道天冠金(冠金二字疑

倒），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所記略同，文又參差，是王玄策亦曾見之。説詳范祥雍《大唐西域記闕文考辨》(《文史》第十三輯，中華書局)。

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陁，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一　國

摩揭陁國上

摩揭陁國上

摩揭陁國(一)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户。地沃壤①,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②,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二)。土地墊濕,邑居高原③。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尊④敬佛法⑤。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⑥多。

校勘:

① 《慧琳音義》十二引作“其地下濕，出好粳米。”乃約舉其文。《釋帖》二十一引地上有土字。

② 《慧琳音義》十二引此句作“香色殊”。

③ 《舊麗本》原作堙。

④ 原本尊作遵，今從《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中本》作導，亦尊之形訛。

⑤ 《舊麗本》無法字。

⑥ 《徑山本》寔作甚。《方志》亦作甚。

注釋:

（一）摩揭陁國：摩揭陁，梵文、巴利文 Magadha，俗語 Māgadha。又譯摩竭、摩揭、摩訶陀、默竭陀、摩伽陀、墨竭提；意譯無害、無惱害、不惡處、致甘露處、善勝、聰惠、天羅等；爲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其領域大體相當於現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Patna)和加雅(Gayā)地方。

公元前七世紀童龍(Śiśunāga)王朝時摩揭陁國已經很強大，頻毗娑羅(Bimbisāra)王在位時，國都爲王舍城(Rājagṛha)。舊城被毀於火災後，又另建新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是佛教的大保護者，他的兒子阿闍世(Ajātaśatru)王却庇護耆那教徒。阿闍世王繼位後，南征北戰，討平和兼併了四鄰各小國，使摩揭陁的領域大爲擴張，成爲與憍薩羅對峙的北印度大國。他的兒子鄔陀耶(Udaya)又在水陸交通便利的要衝之地，建立波吒釐子城(Pāṭaliputra——華氏城)。公元前413年，頻毗娑羅所創立的這一王朝爲難陀(Nanda)王朝所推翻。公元前326年左右，摩揭陁的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又譯月護)崛起，在婆羅門憍底利耶(Kauṭilya)的輔佐之下，始而借助於亞歷山大東征侵入旁遮普的希臘兵力，以鞏固自己力量。亞歷山大的死訊一傳來，他立即調轉鋒芒，逐走侵入旁遮普的希臘人，然後回師摩揭陁，廢除難陀王，定都華氏城，統一北印度，

建立起印度歷史上空前强大的孔雀王朝。約公元前 305 年,亞歷山大的部將,西亞的霸主塞琉古·尼伽脫(Seleucus Nicator)再次入侵旁遮普時,又爲月護王所擊敗,被迫和婚訂約。希臘人退出印度西北部、俾路支以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區,並派使節麥加斯忒尼(Megasthenes)出使華氏城。這時摩揭陁國的領域已西北抵興都庫什山麓。公元前 273 年,阿育王繼承王位,他東征西討,兵力遠達南印度,討平羯餧伽等國。這時摩揭陁國的領域已北抵喜馬拉雅山麓,南達科弗里河畔,東起阿薩姆,西北至興都庫什山。國都華氏城是當時印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北印度各地客商雲集之地。阿育王是佛教的大保護者,佛教徒有名的華氏城結集就在其首都舉行。

公元前 185 年,華友(Puṣpamitra)推翻孔雀王朝,建立了巽伽(Śuṅga)王朝(185—73 B.C.)。此後還出現了一個短促的甘婆(Kāṇva)王朝(73—28 B.C.)。在巽伽王朝時代,原先爲阿育王所征服的南印度諸國,如羯餧伽、案達羅(Andhra)相繼獨立。案達羅的國勢日趨强大,公元前七十年代幾乎統治了整個北印度。這時摩揭陁國也成爲案達羅的藩屬。案達羅王朝一直延續到公元後三世紀初期。公元後 320 年,華氏城的旃陀羅笈多一世(Candragupta I,與孔雀王朝的創立者同名)崛起而建立笈多王朝。他的兒子三謨陀羅笈多(Samudragupta,義云"海護")在位時,摩揭陁的國勢又很強盛,他多次征討,使笈多王朝幾乎完全恢復了孔雀王朝的盛況。這時是印度古代文化的復興時代,梵文文學、藝術、哲學以及經濟都很繁榮,婆羅門教也有復興之勢。不過他對各教派也還能一視同仁。四世紀末,五世紀初,他的兒子旃陀羅笈多二世繼位,這時可稱是笈多王朝的黃金時代,法顯就是在這段期間到印

度巡禮的。《法顯傳》中描繪摩揭陁國都巴連弗邑（卽華氏城）說："是阿育王所治……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

五世紀末，嚈噠人由西北侵入印度，這時笈多王朝相當衰微，政令僅能行於摩揭陁境內。不久摩揭陁國王耶舍達摩（Yaśodharma）奮起，聯合諸國興兵反抗，公元後533年，大敗嚈噠人於柯魯爾(Kohrur)，光復故土，逐走外寇，他的文治武功也還能與前代媲美。六世紀末笈多王朝才衰亡。七世紀初玄奘到達時，稱雄於北印度的戒日王，卽曷利沙伐彈那（Harṣavardhana），其先世也曾向笈多王朝稱臣，戒日王時首都已移至曲女城(關於戒日王和曲女城的歷史詳見本書卷五，兹不贅述)。

佛陀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摩揭陁國內度過。佛涅槃後，佛教徒的四次結集中，第一次的王舍城結集和第三次的華氏城結集，都在摩揭陁國內舉行。有關佛陀生平的勝跡大都在王舍城附近地區，所以摩揭陁一直被視爲佛教聖地。

唐時摩揭陁國曾和我國建立友好關係，玄奘訪問此國不久之後，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尸羅逸多(戒日王)自稱摩伽陁王派使者帶國書至我國。唐太宗又命雲騎尉梁懷璥到該國報聘，這是中國使者第一次到達該國。以後尸羅逸多又派使者隨同梁懷璥一起到中國。唐太宗十分優待，又派李義表和王玄策出使該國。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又派王玄策爲正使，蔣師仁爲副使，赴摩揭陁國。王玄策在該國曾廣泛巡禮過許多佛教聖跡，並在摩訶菩提寺立碑留念。我國的製蔗糖方法，相傳就是由摩揭陁國傳進來的(參見《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

（二）供大人米：《慈恩傳》卷三："其米大於烏豆(黑大豆)，作

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國有此粳米，餘處更無，獨供國王及多聞大德，故號爲供大人米。”案 Patna 所產稻米，今仍爲印度良種。

一、波吒釐子城及傳説

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①尚在②。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③。唐言香花宫城。王宫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一)。舊曰④巴連⑤弗邑，訛也。

校勘:

① «石本»、«宋本»址作趾，下同，通用。

② «古本»、«石本»、«中本»、«華嚴鈔»五十八引在並作存。

③ «慈恩傳»城作國。按«方志»作城，本書下文亦同，疑«傳»誤。

④ «華嚴鈔»引曰作云。

⑤ «石本»巴作巳。«慈恩傳»巴連作熙漣。按«方志»及«華嚴鈔»引並作巴連，同各本。«慧琳音義»十二引此句同，但下有“此云無毒害”五字。

注釋:

(一) 波吒釐子城: 波吒釐子，梵文作 Pāṭaliputra，波吒釐是 pāṭali 的譯音，putra 義云“子”; 音譯又作波羅利弗多羅，波羅利

弗拓路，波羅利弗，波羅黎弗都盧，巴陵弗，巴隣，波羅黎，巴連弗；意譯華氏城等。希臘人稱之爲 Palibothra (Arrian: Indica, X; Strabo: xv, 1.36)。波吒釐 (pāṭali) 原爲樹名，學名 Bignonia suaveolens，該樹開淡紅色花。此城又名拘蘇摩補羅(Kusumapura，同義異名爲 Puṣpapura，梵文 kusuma 及 puṣpa 均義爲花，pura 意爲城)。

此地原先是恆河畔的一個村莊，名爲波吒釐村(Pāṭaligrāma)，與河對岸的俱胝村(Koṭigrāma)遥遥相對，扼守着王舍城通往吠舍釐等地的交通要道。中印度的主要河流如恆河、甘達克(Gandak)河與宋(Son)河都在這附近匯合，地位頗爲重要。佛陀在世時，阿闍世王就命令大臣蘇尼陀(Sunīdha) 和婆娑迦羅 (Varṣakāra) 二人在此地修築城堡，作爲進攻弗栗恃的前哨基地。這是波吒釐子城建城的開端。約在公元前 450 年，阿闍世王之子(一説其孫)鄔陀耶(Udaya) 王時，此城才完全建成。此後，童龍王朝(Śiśunāga)的晚期，難陀王朝諸王以及孔雀王朝的月護王和阿育王都在此建都。當時的波吒釐子城的規模十分宏大，城外有一條闊六百英尺，深三十腕尺 (cubits) 的護城濠，濠後二十四英尺處有一帶堅固城牆，具有五百七十個箭樓和六十四個城門。阿育王時此城四門每天的税收就有錢四十萬枚，他每天上朝時，通常還得十萬枚錢。笈多王朝初期也還是定都在這裏。三謨陀羅笈多完成其雄圖之後，波吒釐子城雖非其常駐之地，但此城仍不失爲一重鎮。五世紀法顯到達此地，曾描繪這城市的宏大富饒，對於王宫更是讚美："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六世紀嚈噠人侵入時，此城遭受嚴重破壞。

波吒釐子城的地望在現今巴特那 (Patna) 西北至訂那浦爾

(Dinapore)的中途。近代在此地進行發掘,出土文物不少,如沖壓製成的錢幣,以及貴霜王朝、笈多王朝時的貨幣,巽伽王朝時的楝樑、各類偶像,法顯所記載的大乘及小乘寺院,以及耆那教廟宇等遺跡。

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①,傳以授②業。諸③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④望,同儔⑤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⑥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聟⑦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弦清雅,帷⑧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⑨有一嫗攜引少女,並賓⑩從盈路,袨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⑪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⑫一大第,僮僕役使,驅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期⑬歲之後,生一子男⑭,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

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靈[15]徒[16],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因[17]名波吒釐子城焉[18]。

校勘:

① 《釋帖》十四引千作百。

② 原本授作受,《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局本》、《徑山本》、《金陵本》作授,今從之。《華嚴鈔》作受,同《麗本》。

③ 《華嚴鈔》引諸上有與字。

④ 原本徘徊作俳佪,今從《宋本》、《資福本》等及《華嚴鈔》改。

⑤ 《舊麗本》、《古本》、《石本》、《中本》儔作疇,下同。古通用。

⑥ 原本無爲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華嚴鈔》補。

⑦ 原本聟作壻,《古本》作聟。《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華嚴鈔》並作壻,《翻譯集》引作婿。按《干祿字書》有聟、聓、壻三字云:“上俗,中通,下正。”《禮記·昏義》:“壻執鴈入。”《釋文》:“壻,或又作聟,悉見反。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然則壻乃聟之形訛,聟、壻同字,正俗之別爾,《古本》作聟是也,今從改。婿疑壻之誤。

⑧ 《華嚴鈔》帷作幃,同。

⑨ 《中本》及《華嚴鈔》復作頃。

⑩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賓作儐，通用。

⑪ «元本»、«明南本»諸友二字互倒。

⑫ «中本»樹是二字作林是樹三字，非。

⑬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期並作朞。«華嚴鈔»作朞，同此本。從下文"生一子男"言，則作期爲長。

⑭ «華嚴鈔»子男二字作男子。

⑮ 原本靈作之，«石本»、«中本»及«華嚴鈔»作靈，今從改。下文云"神爲築城，"可證此當作靈。

⑯ «華嚴鈔»徒作從。

⑰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因並作國。按前後文皆云"波吒釐子城，"不當爲國名。«華嚴鈔»作因，同«麗本»，作國者非。

⑱ «石本»焉下有也字。

二、無憂王地獄處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①，訛也。王者，頻毗娑②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羅③，訛也。王(一)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重④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⑤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存⑥者二三。唯故宮北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育下並有王字。按上文"唐言無憂"，下無王字，則此亦不當有王字。《慈恩傳》此注在"阿輸迦王"下，作"無憂王"，"阿育王"，並有王字，正可作爲反證。

② 原本娑作婆，《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娑，《慈恩傳》、《翻譯集》同。按梵文作Bimbisāra，音譯作娑爲是，今從改。

③ 原本無羅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補。

④ 原本無重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方志》亦有重字，今據補。

⑤ 《古本》、《異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溰並作浸；《舊麗本》作寖；《石本》作侵。按溰同浸，《史記·河渠書》："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溰。"溉溰猶溉浸。寖乃寖之或體，與浸通。

⑥ 《舊麗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存並作在。

注釋:

（一）頻毗娑羅王：頻毗娑羅，梵文 Bimbisāra 的對音，又作瓶沙、萍沙，意譯爲影堅、影勝。此人與釋迦牟尼同時代，公元前六世紀前半期爲摩揭陁國國王。關於他的世系，各方面的材料說法不一。雖然他肯定不是一個王朝的開創者，但摩揭陁國是在他的統治期間才開始發達起來，成爲北印度最强盛的國家之一。據佛經

記載，他是佛教的熱忱贊助者。耆那教文獻則又説他是信奉耆那教的。

他在位二十八年，時間大約是公元前582至554年，最後他把王位傳給了兒子阿闍世。佛教文獻説他的王位是被阿闍世篡奪的，而阿闍世則又是在釋迦牟尼的堂弟和敵人提婆達多的陰謀煽動下幹此勾當的。史密斯(V.A.Smith)認爲，這種説法可能是正統佛教爲了污衊提婆達多教派而篡改印度歷史的結果 (V.A.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牛津，第四版，1924，頁32—33)。這個見解比較合理。

至於阿輸迦王或無憂王，他是公元前三世紀時摩揭陁國孔雀王朝的第三世國王(見本書卷一，頁157注3)，與頻毗娑羅王無關。本書説無憂王爲頻毗娑羅王之曾孫，是不對的。孔雀王朝第一個國王旃陀羅笈多之子名賓頭娑羅(梵文 Bindusāra)與頻毗娑羅音相近，玄奘可能在這裏把他們弄混淆了。

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無挍[1]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2]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3]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支[4]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一]，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

花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何⑤？"對曰："王先垂命，令⑥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咎也。"卽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旣死，王乃得出，於是頹牆堙⑦壍⑧，廢獄寬刑(二)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無挍二字作不校。按《干祿字書》有挍、校二字，云："上比挍，下校尉。"依此，則此處當作挍，校乃借字。今通行皆作校。

②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滅並作緘。

③ 《石本》遇作適，義較長。遇亦通。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支作肢，通用。

⑤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何上有云字。

⑥ 《中本》令作命。

⑦ 《古本》堙作埋。

⑧ 《古本》、《石本》壍作塹。

注釋:

(一) 心夷生死：卽心無生死之感，把生和死一樣看待。夷，含有平義。《列子·湯問》："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此“夷”引伸爲“無”。

（二）廢獄寬刑：此無憂王皈依佛教的因緣有兩種説法。北傳佛教的説法見於《雜阿含經》卷二三、《阿育王傳》卷一、《阿育王經》卷一、《分别功德論》卷三和 Divyāvadāna 等。南傳佛教的説法見於《善見律毗婆沙》卷一、Mahāvaṃsa（《大史》），i.5; Dīpavaṃsa（《島史》），6 等。本書所記屬北傳系統。

三、無憂王建舍利塔

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爲廁①飾，石作欄檻，卽八萬四千之一(一)也，無憂王以人②功建於宫焉③。中有如來舍利一升④，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二)，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⑤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兹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⑥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説獻土之因(三)，如來懸記興建之功(四)。無憂王聞以⑦慶悦，召集鬼神⑧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爾鬼神，勠力同心，境極贍部，户滿拘胝(五)，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⑨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

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雖此冀[10]，事未從欲。”羅漢曰[11]：“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12]如手，此時也[13]，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申[14]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校勘：

① 《徑山本》廁作之。

② 《中本》人作大。《慈恩傳》人功二字作人工。

③ 《徑山本》焉作中。

④ 原本升作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升，《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並同，今據改。

⑤ 《中本》羅上有阿字。

⑥ 《舊麗本》無所字。

⑦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以作已，古通用。

⑧ 《中本》鬼神二字作神鬼。

⑨ 《石本》無於字。

⑩ 《中本》此冀二字作冀此。

⑪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曰作白，下屬王字爲句。

⑫ 《舊麗本》狀作將，非。

⑬ 《中本》無也字。

⑭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申並作伸，通用。

注釋

（一）八萬四千之一：八萬四千是印度表示事物的衆多所常用的數目，有時略言八萬。關於阿育王信仰佛教興建八萬四千塔事，前已多次提到。參見《阿育王傳》卷一、《雜阿含經》卷二三、《善見律毘婆沙》卷一、《智度論》卷十一等。

（二）近護大阿羅漢：近護，梵文 Upagupta 意譯，音譯鄔波毱多。見本書卷四秣兔羅國鄔波毱多遺迹條及註。

（三）廣説獻土之因：《法顯傳》記載傳説："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卽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獻土之因卽指此。此故事又見《賢愚經》卷三。

（四）如來懸記興建之功：《阿育王傳》卷一："大王當知佛亦記，汝將來佛滅百年後王華氏城，號阿恕伽轉輪聖王，王四分之一，爲正法王廣分舍利，而起八萬四千寶塔。"

（五）拘胝：梵文 koṭi 的音譯，卽億。户滿拘胝，形容其治下民户衆多。

四、如來足迹石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一)，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① 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②，魚形③ 映④ 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陁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

“吾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顧摩揭陁[5]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6]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7]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衆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8]毁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殑伽河流，尋復本處[9]。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校勘:

① 《徑山本》矣兩二字作左右。

② 《慈恩傳》花文作“萬字華紋”。

③ 《慈恩傳》魚形作“瓶魚”。

④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映作暎，同。

⑤ 《石本》陁作國；《古本》陁下有國字。

⑥ 《徑山本》君臨建都四字作建都君臨。

⑦ 《宋本》、《資福本》、《金陵本》周作固。

⑧ 《方志》作“羯羅拏蘇伐刺那（言金耳國）設償迦王（言月也）”。

⑨ 《珠林》此下有“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圖寫迹來”，乃道世增附之文。

注釋:

（一）如來所履雙迹猶存：《慈恩傳》卷三：“石上有佛雙迹，長

一尺八寸，廣六寸，兩足下有千輻輪相，十指端有萬字華文及瓶魚等，皎然明著。”

五、無憂王大石柱

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一)，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①贍②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云③，大略斯在。

校勘：

① 《明南本》此及下三以二字並作王以，非。

② 《石本》贍作瞻，以下同。

③ 原本云字不重，《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重云字，今從補。

注釋：

（一）大石柱：《法顯傳》："此塔前有佛脚跡，起精舍，户北向塔。塔南有一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如是三反。” L. A. Waddel 於 1903 年在 Kumrahar 的考古發掘中發現此石柱，已成爲碎片。參閱天沼俊一《印度旅行記》頁 275 以下及頁 294 所附此石柱碎片的照片；尾高鮮之助的《印度日記》頁 240。法顯和玄奘所記録的阿育王銘文今已磨滅。

六、摩醯因陁羅故事

故宫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内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①]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②]因陁羅[(一)]，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僣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③]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已[④]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⑤]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況爾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⑥]法，上懼先[⑦]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陁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⑧]："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虚空，示神迹，尋出塵俗[⑨]，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悦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静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爲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從[⑩]横，宜自積聚，因功不勞，壘[⑪]爲虚[⑫]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此[⑬]山廬。

校勘:

① «舊麗本»弟下有子字,誤衍。

② «新麗本»醯原作醓,«京大本»從«石本»及«宋本»改。«資福本»、«明南本»等同。«翻譯集»則作訶。醓乃醯之誤，醯、醯同字,見«玉篇»。

③ «中本»老作佐。

④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已並作以,通用。

⑤ 原本明作則,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⑥ «宋本»、«資福本»刑作形,非。

⑦ «石本»先作光,形近而訛。

⑧ «中本»唱曰二字作哩言。哩字不合,疑爲唱之訛。

⑨ «古本»塵俗二字作俗塵。

⑩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從並作縱,同。

⑪ «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壘並作疊。

⑫ «石本»、«中本»虛作靈。

⑬ «石本»無此字。

注釋:

(一) 摩醯因陁羅：梵文 Mahendra 的對音；巴利文爲 Mahinda, 其對音作摩哂陀、摩呻提。北傳佛教説他是無憂王之同母弟

(見«阿育王傳»卷二、«阿育王經»卷三、«分别功德論»卷三、Divyāvadāna 第二十八品等);南傳佛教則説他是無憂王的長子(見«島史»〔Dīpavaṃsa〕第七章、«大史»〔Mahāvaṃsa〕第五章)。相傳他受無憂王派遣,把佛教(上座部)傳佈到今斯里蘭卡,從而成爲該島佛教的始祖(參見本書卷第十一、«善見律毗婆娑»卷一至卷三等)。

七、無憂王諸營造遺迹

故宫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宫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①],清瀾澄鑒,鄰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②]。

校勘:

① «中本»漪作綺,綺疑猗之誤,漣猗見«詩·魏風·伐檀»。漪與猗通用。

② «古本»、«石本»、«中本»滅下有也字。

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尚高,遠而望之,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升[①]舍

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制②奇諸處，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一)。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③難陁王建此五④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校勘:

① 原本升作斗，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改。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制作製，通用。

③ 《石本》、《中本》無者字。

④ 原本無五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方志》亦云"難陀王五藏。"

注釋:

(一) 五分法身：佛教所謂以五種功德成爲佛身，故名五分法身。一、戒身，謂如來已脱離身、口、意三業的一切過非的境地；二、定身，謂如來真心寂静，脱離一切妄念的境地；三、慧身，謂如來真智圓明，了然宇宙本有的實性、達觀法性的境地；四、解脱身，謂如來身心解脱一切繫縛的境地；五、解脱知見身，謂如來以其真知而解脱，獲見法身。此五種程序即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脱，由解脱而有解脱真知。即從抑制肉體的、精神的慾望逐漸

進至所謂“解悟”的境地。見《大乘義章》卷二十本。

八、雞園僧伽藍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反①。屈② 吒阿濫摩唐言雞園。僧伽藍(一),無憂王之所建焉。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③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二),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頹毁已久,基址尚在④。

校勘:

① 《古本》無夾注三字。《中本》居勿反三字作屈勿之,訛。

② 原本屈字不重,《金陵本》重屈字。按屈吒阿濫摩梵文作Kukkuṭārāma,依音當重屈字,《方志》正作屈屈吒阿濫摩,今據補。《慈恩傳》作尼屈吒阿濫摩,尼乃屈之形訛。本書卷九有屈屈吒播陁山,“唐言雞足山”,與此“唐言雞園”相符,屈屈吒譯言雞也。亦是一證。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殖並作植,通用。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在並作存。

注釋:

(一) 屈屈吒阿濫摩僧伽藍:梵文 Kukuṭārāma,梵文和巴利文Kukkuṭārāma,意卽鷄園,又譯鷄林園,鷄林精舍,鷄雀寺,鷄雀

精舍，鷄頭摩寺等。關於此寺院建立的經過，詳見《雜阿含經》二三、《阿育王經》卷二、《善見律毘婆沙》卷二。

（二）凡聖兩衆：凡，指凡夫僧；聖，指聖僧。

九、阿摩落伽窣堵波

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①(一)。阿摩落伽②者，印度藥③果之名也。無憂王搆④疾彌留，知命⑤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⑥謂，臨終匱乏，見逼强臣，天下非己，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⑦，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嬴疾在躬，姦臣擅⑧命，積寶非己，半果爲施。承王來⑨命，普施衆僧。"卽召典事，羹中總⑩煮(二)，收其果核⑪，起窣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顧命。

校勘：

① 《中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伽作迦，同。

② 原本無此阿摩落伽四字,今據«石本»、«中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唯諸本伽作迦,此從上文改,以歸一律。

③ «宋本»、«資福本»藥作樂,非。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搆並作遘。

⑤ «舊麗本»知命二字作命將。

⑥ «石本»稱下有理,疑衍文。

⑦ «中本»前作足。

⑧ «中本»擅作攝。

⑨ «古本»、«石本»來作末。

⑩ «舊麗本»無總字。

⑪ «新麗本»原書闕總煮收其果核六字,«京大本»從«石本»、«宋本»補。

注釋:

(一) 阿摩落迦: 梵文 āmalaka 音譯,亦作菴摩勒、阿摩勒,印度藥用植物名,與本書卷二"阿末羅果"同,見該條注。此故事亦見«大莊嚴論經»卷五、«阿育王經»卷五。

(二) 羹中總煮: 據«阿育王經»卷五,謂將阿摩落迦果"以碎末,置羹中。"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頁 250 譯作"以繩紐纏結在羹中煮。"

十、建揵椎聲窣堵波及提婆故事

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揵椎①聲(一)。

校勘:

① 原本椎作稚,«徑山本»作椎,«方志»作槌。按«翻譯集·犍椎道具篇»云:"諸律論並作揵槌,或作犍椎，今須音槌爲地。"則字當作椎,稚乃形訛,今據改,下同。«中本»作推，蓋亦椎之誤。«方志»謂此"塔名擊犍槌"。

注釋:

(一) 建揵椎聲: 揵椎,梵文 ghaṇṭā 音譯,即鐘､磬之類。擊揵椎以召集僧衆參與法會。揵又作犍,椎又作稚,«釋氏要覽»卷下謂:"鐘、磬、石板、木板、木魚、砧槌，有聲能集衆者，皆名犍稚也。"

初,此城内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①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②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③擊揵椎,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有扣擊,遂④白王請挍⑤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⑥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⑦，諸僧伽藍不

得擊揵椎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⑧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揵椎。時南印度那伽閼剌樹⑨那菩薩(一)唐言龍猛，舊譯⑩曰龍樹，非也⑪。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二)。有大弟子提婆者(三)，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椎，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⑫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⑬，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折⑭，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⑮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四)。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必⑯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⑰也，卽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⑱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椎，願垂告命⑲，令諸門候，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疊僧伽胝⑳，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揵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㉑客遊比丘㉒。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揵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爲？"王㉓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五)。"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

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義㉔,各曜辭鋒。提婆菩薩㉕既昇論座,聽其先説㉖,隨義折㉗破,曾不浹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悦,建此靈基,以旌至德㉘。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銷作鎮。

②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徂作殂,通用。

③ 原本大作夫,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④ «古本»、«石本»遂下有以字。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挍作校,通用。

⑥ «古本»、«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膺並作膺。

⑦ «石本»、«中本»後作來。

⑧ «中本»詬作話。

⑨ «翻譯集»引無樹字。按那伽閼剌樹那爲梵文 Nāgārjuna 音譯,樹字對 -ju-,當有。

⑩ «中本»無譯字。

⑪ «石本»非下有之字。«翻譯集»引非作訛。

⑫ «石本»、«中本»然作燃,同。

⑬ «石本»儔作疇,通用。

⑭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折作析。

⑮　«中本»外下有道字。

⑯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必並作畢。

⑰　原本聞之二字作之聞，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⑱　原本紆作紆，«宋本»、«資福本»、«明南本»並作紆，紆紆同字，紆較通行，今從改。

⑲　«舊麗本»無命字。

⑳　疊僧加胝　«石本»、«中本»作卷疊僧加胝五字；«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卷疊袈裟四字。

㉑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乃下有昨字。

㉒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並作苾芻。

㉓　«中本»王下有使字。

㉔　«石本»、«中本»義作議。

㉕　«中本»無菩薩二字。

㉖　«中本»説上有論字。

㉗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折作析。此伸辯論，作折爲長。

㉘　«方志»及«珠林»三十八記此謂龍猛伏諸外道，有誤。

注釋：

（一）那伽閼剌樹那菩薩：那伽閼剌樹那，梵文 Nāgārjuna 音譯，其名又作那伽夷離淳那、那伽曷樹那、那伽阿順那。我國意譯

龍樹，亦作龍勝，惟玄奘譯作龍猛。據法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謂龍樹菩薩梵名作那伽阿順那。那伽此云龍，阿順那，羅什翻作樹，玄奘翻作猛，並不適當。法藏請教來唐朝的大原三藏，謂印度傳説前代有猛士，名阿順那，翻作猛，但僅指此人，並非正譯其名。而印度有一色樹，亦名阿順那。此菩薩在樹下生，因名阿順那，是故翻作樹，係指此樹，非正翻名云云。據此則似以龍樹較正確。關於龍樹生平，見本書卷十憍薩羅國龍猛條。

（二）初地："十地"中的第一。佛教徒須修十信然後進而住於佛地之位，住有十種，故稱十住或十地，見《楞嚴經》。初地，即菩薩乘五十二位中十地的第一。

（三）提婆：詳見本書卷四窣祿勤那國提婆菩薩條注及卷十憍薩羅國提婆條。

（四）失宗：印度古代的推理學説因明學，其推斷的成立，首先必須"支圓"，即宗、因、喻三支（相當與形式邏輯的三段）圓滿無缺。"宗"即結論。失宗，辯論時失去了自己的宗旨（結論）。

（五）法鼓：《大集經》卷五六："法幢當摧折，法鼓聲亦絕。"法鼓，喻佛的教法。

十一、馬鳴遺迹

建擊揵椎窣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

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①，祠②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以③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

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一)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説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申④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矣⑤，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二)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横，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問⑥失墜。虚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⑦左⑧道？知人之哲，絶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校勘:

① 《中本》路作俗。

② 《舊麗本》祠作祈。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以並作已，通用。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申並

作伸。

⑤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矣並作之。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問並作聞。

⑦ «中本»鑒作覽。

⑧ «石本»左作危。

注釋:

(一) 阿濕縛窶沙菩薩:阿濕縛窶沙,梵文 Aśvaghoṣa 音譯,意譯馬鳴或功勝。古代印度著名的佛教哲學理論家,詩人。關於他出生的年代異説頗多,一般推定爲與迦膩色迦王同時代,約二世紀左右,舍衛國娑枳多(Sāketa)城人(其生地亦諸説不一)。他初習婆羅門教典籍,長於哲學思辨,爲脅尊者(Pārśva)所斥破,降爲弟子;由是博學佛教經典,宣教於中北印度,聲名甚著,爲衆所敬,弘佈佛教於北印度,影響頗大。馬鳴擅辯才和文才,能詩,著作頗多,有«大莊嚴經論»、«大乘起信論»(是否馬鳴作尚有争論)及梵文本敍事長詩«美難陀»(Saundarananda)、劇本«舍利弗行»(Śariputraprakaraṇa,原文已佚,僅留下片斷)、«佛所行讚»等九部。其中«佛所行讚»(Buddhacarita)以史詩形式傳讚釋迦牟尼一生,是梵文文學中的名著,今尚傳梵本,漢譯有曇無讖譯本五卷二十八品。鳩摩羅什譯有«馬鳴菩薩傳»一卷。

(二) 居士:隋慧遠«維摩義記»卷一末:"居士有二:一廣積資産,居財之士,名爲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指在家修習佛教教理之人),名爲居士。"

十二、鞮羅擇迦伽藍及附近佛遺迹

城西南隅二①百餘里有伽藍餘跡②，其傍③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校勘:

① «石本»、«異本»二作三。«方志»作二，同諸本。

② «石本»、«中本»跡作趾；«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作址。

③ «古本»傍作側。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擇①迦伽藍(一)。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娑②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户牖棟梁，壖垣(二)階③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三)像，右觀自在菩薩(四)像。凡斯三像，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

校勘:

① 擇原本作釋,《舊麗本》、《石本》、《中本》作擇,鞮羅擇迦,梵文爲 Telāḍhaka,故應作擇。下同。

② 《異本》娑作婆。

③ 《中本》階作堦,同。

注釋:

(一) 鞮羅擇迦伽藍: 鞮羅擇迦,梵文 Telāḍhaka,義净譯作羝羅荼寺,《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其西方現在則羝羅荼寺有智月法師,那爛陀寺中則寶師子大德。"與那爛陀寺相提並論,可知此寺也是一重要的學術中心。玄奘也曾兩度拜訪,並在該寺内學習過兩月。《慈恩傳》卷三稱玄奘離鷄園寺後:"又西南行六七由旬至低羅磔迦寺,寺有三藏數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又同書卷四稱玄奘再次回那爛陀寺後"聞寺西三踰繕那,有低羅擇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其地望根據康寧哈姆實測比定爲那爛陀寺西二十一英里的 Tillāra,又根據該處出土碑文確定寺名爲 Telāḍhaka。

(二) 壖垣:《史記》卷五九《五宗世家》:"侵廟壖垣爲宫。"《索隱》:"壖垣,牆外之短垣也。"

(三) 多羅菩薩: 多羅,梵文 Tārā 音譯,意譯爲眼、眼瞳,多羅菩薩即多羅觀自在,觀自在菩薩的化身,坐在其西。案: 觀自在具有定、慧二德,毘俱胝主其慧德,作男性; 多羅主其定德,作女性。因從觀自在如來眼,故云多羅(眼)觀自在。《大方廣曼殊室利經》:"多羅大悲者,一切之慈母,天人及藥叉,無一非子者,故號世

間母。"多羅在印度教中爲大自在天妃，在印度頗爲世俗所崇拜，密宗則爲度母。參見卷九"王舍城"條。

（四）觀自在菩薩：見上注及本書卷一迦畢試國質子伽藍條觀自在菩薩注。

鞮羅擇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一），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鷙①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盤②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③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遥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70)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鷙作摯。«慧琳音義»及«音釋»亦作摯。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盤作磐，«音釋»亦作磐。盤、磐字同。

③ «中本»磐作盤。

注釋:

（一）至大山：此山卽今佛陀加雅 (Buddha Gayā) 北方十五、六英里的 Barākar 山，山有窟院，有阿育王的碑文。參閱

Majudmar 注康寧哈姆《印度古代地理》,頁720;中村元《印度古代史》下,頁 342。

山東岡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陁國所履之處也。

十三、德慧伽藍及遺事

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踈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瞿那末底①唐言德慧。菩薩(一)伏外道之處。

校勘:

① 《方志》瞿那末底作瞿摩末底。

注釋:

(一) 瞿那末底菩薩：瞿那末底，梵文 Guṇamati 音譯，又作窶拏末底、求那摩底,意譯德慧。約五世紀後期、六世紀初期的南印度人。佛教瑜伽行宗的著名學者，唯識十大論師之一，曾遊方西印度伐臘毗等國,後在那爛陀寺講學,其著作今存真諦譯《隨相論》一卷。

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①者，祖僧佉之法(一)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②，德重當時，君王珍

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儔③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④菩薩幼而敏達，早擅精微⑤，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鋭。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⑥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⑦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⑧惶懼，誡諸門人及以邑户："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⑨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爾曹世諦〔二〕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三〕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⑩事驅逐，逐⑪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淨信〔四〕者恐爲獸害，乃⑫束蕴〔五〕持仗⑬，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⑭者，遠傳聲問⑮，欲來論議⑯，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⑰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卽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宫，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

耳!”卽命使[18]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19]灑論場,宣告遠近,佇[20]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 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悦,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族[21],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22]景落[六],摩沓婆辭以年[23]衰,智惛[24]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25]第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誼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 摩沓婆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 其妻欲來與我論耳。” 王曰: “何以知之? 願垂指告!”德慧曰[26]:“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27]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28]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濟[29]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户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誡來葉,流美無窮。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30]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 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

校勘:

① 《慧琳音義》云:“摩沓婆或云摩納婆,此曰儒童,幼而聰俊博識辨捷者也。”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列並作烈。

③ 《石本》儔作疇。

④ 《古本》、《異本》慧作惠,下同。按慧、惠同字。

⑤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精微二字作清徽,《隨函録》同;《古本》作清微,微疑徽之訛;《石本》、《中本》作清徽。

⑥ 《中本》婆下有言字。

⑦ 《石本》無第二二字。

⑧ 《中本》甚懷二字作聽甚。

⑨ 原本邑字不重,《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今從補。

⑩ 《石本》但作俱。

⑪ 《中本》逐作遂。

⑫ 《石本》乃下有火字。

⑬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仗並作杖。按仗、杖通用。

⑭ 《舊麗本》無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九字,非。

⑮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問並作聞。

⑯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議作義。

⑰ 《古本》、《石本》告作苦。良苦作慰藉語解,亦通。

⑱ 《中本》使作侍。

⑲ 《古本》瑩作瞥。

⑳ 《中本》佇作停。

㉑ 《石本》、《中本》族作右。

㉒ 《古本》乎作于。

㉓ 《中本》年作季。按季當是秊之訛,秊卽年字。

㉔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惛並作昏。

㉕ 《中本》至上有於字。

㉖ 《石本》無曰字,脱去。

㉗ 《舊麗本》脱喪字。

㉘ 原本無摩字,今據《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

㉙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濟並作齊。

㉚ 《古本》、《中本》于作千。

注釋:

(一) 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 摩沓婆,梵文 Mādhava 音譯,僧佉派的博學婆羅門。僧佉,梵文 Saṃkhya 的音譯,又譯作僧企野、婆羅門正宗六論之一,意譯作數術。又名數論或制數論。《百論疏》卷上之中:"僧佉,此云制數論。明一切法不出二十五諦。故一切法攝入二十五諦中,名爲制數論。"數論派來源甚古,至十四世紀左右始確立《僧佉經》。相傳其始祖爲迦毗羅(Kapila)仙人,其傳説見於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其後傳弟子阿修利

(Āsuri)，傳般遮尸伽(Pañcaśikha)，其後有毗利沙伽那者(Varṣagaṇa,義云“雨衆”。),佛教稱爲雨衆外道。又有黑自在(Iśvarakṛṣṇa)作七十頌,即《金七十論》的本頌。數論派的學説見真諦譯《金七十論》。近年在印度發現 Māṭhara-vṛtti(《摩吒羅評註》)一書，或謂爲《金七十論》的梵本。

（二）世諦：諦，梵文 satya 意譯。世諦與真諦相對，謂世俗之間的事理。

（三）勝義諦：係對世諦而言,即真諦,見前注。

（四）浄信：《仁王經》:“一念浄信。”此指信仰佛教者。

（五）束藴：藴通緼,可束以燃火。《韓詩外傳》卷七:“即束藴請火去婦之家。”是可知浄信之人持火把去尋找德慧。

（六）景落：即日落。

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① 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② 有負座豎(一),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二),汝可論。”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③豎便④即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鋭,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立⑤爲伽藍邑户。

校勘:

① 《徑山本》其作之。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慧下並有曰字。按無之爲是。

③ 《中本》座上有聖字。

④ 《明南本》便作使,蓋形之訛。

⑤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立字。

注釋:

(一) 負座豎: 水谷真成謂"座"或爲繩作的折疊自如的坐床,故譯作"背負坐床的少年"(《大唐西域記》譯注本頁 258)。足立喜六謂此豎爲給事僮僕(《大唐西域記の研究》頁 620)。

(二)牀: 義通"座",此指負座豎。德慧以牀呼之,命發難,顯示對論敵的鄙視。

十四、戒賢伽藍及伏外道事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①,尸羅跋陁羅(一)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②一危峰,如窣堵波,置佛舍利。

校勘:

①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藍下有曰字。

② 《古本》、《石本》、《中本》竦作疏。按《方志》亦作竦。疑竦譌作踈，踈又或作疏也（疏爲踈之或體字）。

注釋:

（一）尸羅跋陀羅：梵文 Śīlabhadra 音譯，意譯戒賢，生平已無從詳考，潘尼迦謂他來自印度東部地區（可能是阿薩密），原爲婆羅門教徒，後改信佛教（《印度簡史》中譯本頁 103）。而玄奘則謂"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繼承護法之學，窮《瑜伽》五分之奥，主持那爛陀寺，爲戒日王時代大乘佛教有宗的權威學者。《續高僧傳》卷四："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强識，内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慈恩傳》卷三："……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爲正法藏。"又說："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爲衆宗匠。"他曾應玄奘之請，講《瑜伽論》，達十五月之久。其著作漢譯有《佛地經》，玄奘譯。

論師三摩呾吒國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陁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① 致，問以解脱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内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唯願降跡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

之翹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3]日潛暉,傳燈(一)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4],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5]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6]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辭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7],不有旌别,無勵後學。爲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户,式修供養。

校勘:

① «石本»無之字。

② «石本»、«中本»跡作趾。

③ «石本»慧作惠,下同。慧、惠通用。

④ «徑山本»飛作起。

⑤ «古本»乎作于。

⑥ «石本»循作修。按修或寫作脩,與循形近而訛。

⑦ 原本滑作滑,«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慧琳音義»作滑。滑乃滑之今作,今從改。

注釋:

（一）傳燈：佛教把佛所言（法）比喻爲燈，能破衆生的昏暗，故稱傳法爲“傳燈”。

十五、伽耶城與伽耶山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①(一)，至伽耶②城③(二)。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④仙人之⑤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北⑥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校勘:

① 尼連禪河：向達云：“卷七憍陳如五人棄制迎佛一段中作‘尼連河’，又甲（中本）乙（石本）兩本作‘尼連禪河’，應前後一律。”

② 《石本》、《徑山本》耶作邪，下同。二字通用。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城下重城字，屬下讀，《翻譯集》引亦然。

④ 《古本》、《石本》、《中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大作本。《資福本》作太。

⑤ 原本無之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

⑥ 《石本》、《中本》北作西北二字。按《方志》亦作城北，無西字。

注釋:

（一）尼連禪河：梵文 Nairañjanā，巴利文 Nerañjarā，現名帕爾古河(Phalgu)，由尼拉杰那(Nilājanā)與莫訶那(Mohanā)兩河匯合而成。發源於哈查里巴格(Hazaribagh)縣的西麥里亞(Semeria)附近。佛陀加雅即在該河之西不遠。

（二）伽耶城：梵文 Gayā，今譯加雅。現代加雅又稱梵天加雅（Brahma Gayā），以便與佛陀成道處的菩提加雅（Bodh Gayā)或佛陀加雅(Buddha Gayā)相區別。

伽耶城起源相當古老。《摩訶婆羅多》中已提到這一聖城。《梵天往世書》（Brahma-purāṇa） 67.19，《龜往世書》（Kūrma-purāṇa）30.45—48 等也提到此城。伽耶城舊址包括北面現代的薩希布甘吉（Saheb-ganj）與南面的伽耶古城，據《風往世書》（Vāyu-purāṇa） 105.7—8 記載，此城係由仙人伽耶（Gaya）在此修行而得名。

佛陀加雅（Buddha Gayā）即佛成道處，原名 Uruvilva 或 Uruvelā，北距伽耶城約六英里，現在又名爲摩訶菩提（Mahābodhi)。有名的金剛座(Vajrāsana)和菩提樹均在此地。1880 年，當時的孟加拉政府以康寧哈姆爲指導，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進行發掘修整，將金剛座及殿堂全部復原。

城西南①五六里，至伽耶山(一)，溪谷杳冥，峰巖②危險③，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④。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⑤如

來於此演説《寶雲》等經(二)。

校勘:

① 《石本》無南字。《方志》作西南,亦有南字。

② 《翻譯集》引巖作巒。

③ 《翻譯集》引險作嶮。

④ 《續傳》下有"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

⑤ 《古本》、《石本》、《中本》昔下有者字。

注釋:

(一) 伽耶山: 梵文 Gayāśira、Gayāśīrṣa, 巴利文 Gayāsīsa。此山即現在 Brahmayoni 山,在伽耶城南,高約 400 英尺。因形如象頭,又稱象頭山。伽耶山名早見於《摩訶婆羅多》及《往世書》。在《火往世書》(Agni-purāṇa) 裏提到此山是一聖地,巴利文《本生經》中有不少關於此山的故事。

(二) 寶雲等經: 《寶雲經》 現存有三種漢譯本: 《寶雲經》 七卷,題梁曼陀羅仙譯; 《大乘寶雲經》 七卷, 題梁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譯; 《佛説寶雨經》十卷,唐達摩流支譯。玄奘所云《寶雲》, 當指前者。此外,陳須菩提譯《大乘寶雲經》八卷,現不存。見《開元録》卷六、卷七。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① 迦葉波舊曰那②提迦葉,訛也。洎③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事火之處(一)。

校勘:

① 《石本》地作陁。

② 《宋本》、《資福本》那作耶。

③ 《翻譯集》引洎作緝。

注釋:

(一) 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事火之處: 指三迦葉波(梵文 Kāśyapa,巴利文 Kassapa)兄弟,長優婁頻螺迦葉波(Uruvilvā-kāśyapa),次那提迦葉波(Nadī-kāśyapa),季迦耶迦葉波(Gayā-kāśyapa),原爲事火外道;後三兄弟率領徒衆一千人都改信佛教,詳見後述,並見《五分律》卷十五、《增一阿含經》卷十四、十五、《佛本行集經》等。

十六、前正覺山及佛成道故事

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一)。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①。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二),行自東北,遊目②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山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卽之,加④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

正⑤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卑⑥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留影而去〔三〕。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今時,或有得見⑦。諸天前導,往菩提樹〔四〕。逮乎⑧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⑨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修⑩供養,信宿乃還。

校勘:

① 《石本》也作山。

② 《古本》目作因,顯誤。《舊麗本》、《宋本》、《資福本》作自。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山作止。

④ 《中本》加作跏,通用。

⑤ 《石本》脱正字。

⑥ 《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卑並作畢。《方志》及《珠林》三十八亦作畢。卑、畢同聲通用。

⑦ 《石本》見下有之字,《中本》有之也二字。《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見下有也字。

⑧ 《中本》無乎字。

⑨ 原本或下有天字,《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之,今從刪。花雨空中與光照幽谷相偶舉,且空中已含天義。

⑩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修並作彼。

注釋:

(一) 鉢羅笈菩提山: 鉢羅笈菩提，梵文 Prāgbodhi 音譯，意譯前正覺。據康寧哈姆考證，此山卽今之莫拉山 (Mora Mt.)，距伽耶城約三英里，尼連禪河東岸。

(二)示受乳糜: 據«佛本行集經»、«因果經»等記載，悉達多王子出家後經歷六年苦行，方悟到苦行無益，而身體也已極端虛弱，勉强行至尼連禪河洗去六年的積垢，隨後受了牧女供養的牛奶粥(卽乳糜)，恢復了氣力。本書本卷下文南門外遺迹條云:“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案奉乳糜的牧女有作一人，有作二人。«佛本行集經» 卷二五謂二女一爲難陀(Nandā)，一名婆羅(Balā)。

(三) 留影而去: 此卽前正覺山的佛影石窟，今印度習俗稱爲 Durgā-śrī，卽自在天妃難近母的祠窟。(據水谷真成譯注 «大唐西域記»第 261 頁)

(四) 菩提樹: 卽畢鉢羅樹(pippala)，故下文云:“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因釋迦牟尼於此種樹下成道，故名菩提樹，意譯作道樹、覺樹等。參見本書卷一提謂城及波利城菩提樹注。菩提樹、金剛座相傳爲釋迦牟尼的成道處，或稱爲菩提場或菩陀加雅(Buddha Gayā)，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加雅城 (Gayā) 南郊。附近還有許多佛的遺迹和古代石刻與建築，故«西域記» 下文云:“壖垣內地，聖迹相隣”。

十七、菩提樹垣

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①甎，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狭，周五百餘步②。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③異草，彌漫緣④被⑤。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阸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壖垣内地，聖迹相鄰，或窣堵波，或復精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壘並作疊。《慈恩傳》、《續傳》及《珠林》三十八作壘，同此本。

② 《方志》、《珠林》作“東西闊周五百四十步。

③ 《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沙作莎。

④ 原本緣作緑，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⑤ 《石本》校書、《中本》被作堤。

1. 金剛座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刼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①中，下極金輪(一)，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二)。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摇。是故如來將證正

覺也，歷[2]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静不傾。自入[3]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説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没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没過胷臆[4]矣。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界下並有之字。

② 《中本》歷下有盡字。

③ 《舊麗本》自入作大自，非。

④ 《中本》無臆字。

注釋：

（一）金輪：古代印度的宇宙觀，它想像無窮大的世界的最底層叫做"風輪"，依止於虚空。風輪之上有"水輪"，其上又有由金剛形成的"金輪"，金輪之上有九山八海，是謂地輪。見《俱舍論》卷十一。

（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金剛，梵文vajra意譯，巴利文作vajira，音譯跋折羅，指金屬中最剛者（參見前注）。一作爲武器，爲帝釋和密迹力士所持的金剛杵；一作爲寶石，即金剛石。佛教典籍多以金剛作爲譬喻。《金剛仙論》卷一："言金剛者，從譬喻爲名，取其堅實之義，如世間金剛。有二義，一其體堅實能破萬物，二則萬物不能壞於金剛。"金剛定，亦作金剛三昧，謂堅如金剛，一切無礙，通達一切諸法的三昧。由於佛入金剛定，故其處謂金剛座。

2. 菩提樹及其事迹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①鉢羅之樹也②。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③。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④黄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⑤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⑦炬⑧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毁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静，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洎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唯見蘖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⑨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賞⑩迦王者，信受外道，毁嫉佛法，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燋爛，絶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陁國補剌拏伐摩王(一)，唐言滿胄⑪。無憂⑫王之末孫⑬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⑭垣，高二丈四尺。故今

菩提樹隱，於石壁上⑮出二⑯丈餘。

校勘:

① 《石本》、《中本》畢作卑。按上文此本亦作卑，前後不一，說見前。

② 畢鉢羅樹，《酉陽雜俎・木篇》云:“此樹梵名有二: 一曰賓撥梨(脱婆字)力叉，二曰阿濕曷咃娑(應作婆)力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卽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娑(婆)力叉，漢譯爲樹。”

③ 《續傳》作“高五丈許”。《慈恩傳》亦作“今可五丈餘”。《酉陽雜俎》作“樹高四百尺”。

④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幹作榦，通用。

⑤ 《中本》頃作須。

⑥ 《石本》無以字，當是脱去。

⑦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燈並作燭。

⑧ 《中本》炬作燿。

⑨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壘並作疊。

⑩ 《石本》、《中本》賞作償。

⑪ 《古本》、《石本》、《中本》胄作曹。《方志》、《珠林》三十八作胄，《酉陽雜俎》亦作滿胄，與今本同。曹或作曺，故與胄淆。

⑫ 《古本》、《中本》無憂二字作影堅，《石本》作影竪，竪乃堅之形訛。影堅卽頻毗娑羅王，見前。《方志》《珠林》及《酉陽雜俎》並作無憂，同今本。

⑬　《方志》、《珠林》末孫作玄孫。

⑭　《中本》石下有堵字。

⑮　原本無上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並有之，今據補。《酉陽雜俎》亦云“出垣上二丈餘”。

⑯　原本二作一，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改。《方志》及《珠林》並作“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圍可三尺”。亦作二，壁下亦有上字。

注釋:

（一）補剌拏伐摩王：梵文 Pūrṇavarman 的單數體格 Pūrṇavarmā 的對音。（水谷真成按漢文對音，構擬其原字爲 *Pūrṇavarma，並注出梵文原名 Pūrṇavarman，似未注意這個字的單數體格 Pūrṇavarmā 比他構擬的 Pūrṇavarma 音更接近漢譯的讀音。見其譯注《大唐西域記》頁 263。）意譯滿胄。

無憂王死後，孔雀王朝便趨衰落。大約在公元前 185 年，該王朝的最後一個國王巨車（Bṛhadratha）的王位被他的軍隊首領華友（Puṣpamitra）推翻。華友建立的新王朝叫做巽伽（Śuṅga）王朝。此後七、八百年内，無憂王的後代們在摩揭陁地方還一直保持着藩王的地位。滿胄王就是他們中的最末一個（V.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牛津，第四版，1924，頁 204）。他認爲摩揭陁王的時間當介於設賞迦王之死與戒日王兼併摩揭陁國之間，大約在公元七世紀初。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

壘①以青甎,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一)。亦謂寶瓶,又稱寶②壺③。東面④接⑤爲重閣,檐⑥宇特起三層,榱柱棟梁,户扉寮⑦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奥室邃宇,洞户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⑧。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壘並作疊。

② 原本寶作智,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及《方志》、《珠林》改。

③ 原本壺作臺,《石本》作壹,《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壷,《珠林》作壐,《隨函録》作壼。《校本》云:"疑臺當作壺。"按壷乃壺之俗字(見《干禄字書》),壼乃壺之形訛,壺誤作壹或壐,又誤作臺。壺與瓶形相類,故或稱寶瓶,又稱寶壺,《校本》之説是也,今從正。

④ 《石本》及《方志》面作南;《珠林》作却。

⑤ 《中本》接作樓,疑形之訛。

⑥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檐並作簷。檐、簷同字。

⑦ 《石本》寮作窓。

⑧ 《方志》此下有"無憂王造也"句;《珠林》作"是無憂王造。"

注釋:

(一) 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阿摩落伽果,又稱阿末羅果。見卷二«印度總述»物產條注。此云"亦謂寶瓶,又稱寶壺",當是在精舍中置有阿摩落伽果實狀的銅瓶。

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①。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②山中,遂與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③,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④,興諸供養,所⑤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

校勘:

① «珠林»此下有"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

② «石本»雪作靈。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反並作返,通用。

④ «中本»水池二字作池水。

⑤ «中本»所作祈。

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

無人應召。久之①，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户，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②，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内佛像儼然，結加趺坐(一)，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顔若真，唯右乳上圖③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慇懃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④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嬈(二)，地神(三)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四)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倣⑤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厠衆寶，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⑥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毁此像，既覩慈顔，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毁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⑦前横壘⑧甎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甎壁之前畫自在天。功⑨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没矣。宰臣馳返，毁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

處奥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顔，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内照，乃覩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⑩。

校勘:

① 《中本》之下有後字。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日作月，非。《方志》、《珠林》亦作日，同此本。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圖並作塗。《方志》及《珠林》圖瑩二字作圖飾。

④ 《中本》門下有家字。

⑤ 《資福本》倣作放，通用。

⑥ 《石本》、《中本》賞作償。

⑦ 《中本》像上有佛字。

⑧ 《中本》壘作疊。

⑨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工並作功。

⑩ 《珠林》引《王玄策傳》云:“此漢使奉勑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尚北勒闐顔，東村不到。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符。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愍其忠款，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黄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觀，嚴飾相好，具若真容。靈塔凈地，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先華道

樹，爰命使人，屆斯瞻仰。　此絶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大唐撫運，膺圖壽昌。化行六合，威稜八荒。身毒稽首，道俗來王。爰發明使，瞻斯道場。金剛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模。靈塔壯麗，道樹扶疎。歷劫不朽，神力焉如！'"此碑雖立於摩訶菩提寺，實修敬於菩提樹，因附録於此以參考。

注釋：

（一）結加趺坐：釋迦牟尼的坐法，即結加趺（足背）於左右髀而端坐。凡交結左右足背而置於左右髀上的謂"全跏（加）坐"，即結加趺坐，置左右的一足在左右的一髀的，稱爲"半跏（加）坐"。

（二）天魔來嬈：見後文云："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説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天魔，即魔王波旬。嬈，通撓。魔王撓佛凡三次，傳説見《增一阿含經》卷三九、《因果經》卷三、《佛所行讚》卷三等。

（三）地神：地下之神。《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八："此大地神女名曰堅牢。"《重編諸天傳》："地神乃總號，安住不動皆地神，故堅牢乃别名。"

（四）如來乃垂手指地：即所謂佛降魔相，其來源見《西域記》本文。又《佛本行集經》卷二九《降魔品》謂佛以手指此地，以降伏諸魔。《釋迦氏譜》云："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地動，魔與兵衆顛倒而墮。"而《法顯傳》則謂："菩薩以足指案地。"

3. 如來成道時日

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①(一)。

校勘:

① 《方志》此下有云:“斯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神州曆元各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縮不等，何足怪也？且據一相取悟便止。”《珠林》三十九引同。

注釋:

(一) 年三十五矣: 案釋迦牟尼成道年齡，諸説不一。據典籍則有二説:《梵網經》、《普曜經》、《瑞應本起經》、《因果經》、《智度論》等爲三十歲;《長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十二遊經》、《出曜經》等爲三十五歲。

4. 如來成道及諸奉佛遺迹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①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甎爲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②曰: 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經行基北道左③盤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

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故此瞻望。

校勘:

① 《古本》、《石本》、《中本》東西二字作南北。《方志》亦作南北。

② 《古本》、《石本》、《中本》諸先志三字作之土俗。《方志》作“俗云”，則唐本先志當作土俗。

③ 原本左作右，《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右盤二字並作左磐。盤磐二字通用，左字從改。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采①。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思②念:“何以爲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③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一)。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采並作彩，采、彩通用。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思並作惟。

③　《方志》此草作"姑尸草",注云:"言吉祥也。"《珠林》三十九引同,惟姑作尸。

注釋:

（一）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的傳説,見《四分律》卷三一,《五分律》卷十五。所云净草,梵文作 kuśa,音譯爲拘舍、孤沙或固沙;一名吉祥草,作爲祭祀之用。

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一)。印度休徵,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效靈顯聖。

注釋:

（一）青雀羣鹿呈祥之處:《法顯傳》:"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而去。"據《佛所行讚》卷三、《無量壽佛經》序文只載青雀或靈禽,未有羣鹿。瓦特斯認爲"羣鹿"形容鳥的飛翔狀,説誤。(T.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II, pp. 122—3)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説不行,殷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①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②。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

光明。聞諸先記曰③: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④。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校勘:

① 《中本》誘下有菩薩二字。

② 《中本》退下有也字。

③ 先記曰三字,《方志》、《珠林》並作"俗云"。

④ 《中本》智下有也字。

菩提樹垣西北①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香②,高四十餘尺③,漕矩④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泛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勠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⑤。時諸商侶⑥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⑦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⑧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一)耳。崇崖峻嶺,鬢⑨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静,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⑩隱,兩日亦没。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

凌虚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⑪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⑫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⑬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⑭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⑮以鬱金爲名。

校勘：

① 原本無北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補。《方志》及《珠林》亦有之。

② 《方志》、《珠林》鬱金香下並有泥字。

③ 高四十餘尺，《珠林》作"高一丈四尺"。《方志》作"高四丈餘"，與今《記》同。塔高何止丈餘？疑《珠林》誤也。

④ 原本矩作炬，《石本》、《中本》、《宋本》、《元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矩。按漕矩吒國見卷十二，字亦作矩，今從諸本改，庶前後一律，下同。

⑤ 《石本》、《中本》照朗二字作燭曜。

⑥ 《石本》、《中本》侶作旅。

⑦ 原本遇作過，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⑧ 原本無自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補。

⑨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及«音釋»鬚並作鬌。«慧琳音義»作鬚,音"相逾反",同此本。

⑩ «中本»既作卽。

⑪ «中本»貞作真。

⑫ «石本»無而字。

⑬ «舊麗本»無其字。

⑭ 原本無有字,今據«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補。

⑮ «石本»因作國。

注釋:

(一) 摩竭魚:摩竭,梵文 makara 音譯,又作麼迦羅、摩伽羅,傳説中的大魚,一説指鯨,一説泛指鯊魚、鰐魚等類兇猛之魚。

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一)。

注釋:

(一) 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此傳説見«四分律»卷三二、«五分律»卷十五、«方廣大莊嚴經»卷十、«佛本行集經»卷三三等。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① 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

静。樹垣之内，聖迹鱗次，羌②難遍舉。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有下並有一字。按《方志》、《珠林》作"四隅皆有塔"，則似原無一字。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羌並作差。

5. 菩提樹垣附近諸迹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①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煑糜。次此②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43)

校勘:

① 《方志》、《珠林》三十九引二牧女作"二牧牛女"。

② 《異本》此作北。《方志》、《珠林》作"其側"。

6. 南門外遺迹

菩提樹①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②(一)。

校勘:

① 原本樹下有垣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删。《方志》及《珠林》作“樹南門外”，亦無垣字。

② 《中本》處下有也字。

注釋:

（一）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此傳説見《佛本行集經》卷三二、《因果經》卷四。

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①鄰陁龍王（一）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俯垂爲蓋，故池東岸②有其室焉。

校勘:

① 《中本》支作友。按上下文有“目支隣陁龍王”，與釋經合，友乃形訛。

② 《石本》岸作崖。

注釋:

（一）目支鄰陁龍王：目支鄰陁，梵文 Mucilinda，巴利文 Mucalinda，舊譯作文驎、目真、目真鄰、目真鄰陀等。據《佛本行集經》卷三一，釋迦牟尼成道後，目支鄰陁龍王邀請至龍宫坐禪。七

日中風雨大作，驟寒冷，龍王以巨大身軀纏繞七重保護佛身，以七頭作大蓋於世尊之上。《法顯傳》作“文鱗盲龍七日繞佛處”，今印度尚存此傳説的雕刻。

目支鄰陁龍[1]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卑[2]鉢羅樹。故今土[3]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憔[4]悴，膚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5]。

校勘:

① 《中本》龍下有王字。

②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卑作畢，下同。按卑、畢通用，説見前。

③ 《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土並作士。”“土俗”屢見前文，士當是形訛。

④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憔並作毁。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起下有處字。按上文云“是菩薩修苦行處”，此不當再有處字。

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卽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1]沐浴之[2]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3]長者獻麨蜜處[(一)]。佛在樹下結加[4]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脱[(二)]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

校勘:

① «方志»、«珠林»尼連禪那河五字作"尼連河。"

② «石本»、無之字。

③ «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 二並作一。按諸釋經，二字爲是。下文亦云"二商主"；又卷一"縛喝國"下有記二長者獻麨蜜於世尊事，並可證。

④ «中本»加作跏。

注釋:

(一) 二長者獻麨蜜處: «法顯傳»作"五百賈人授麨蜜處。"見本書卷一提謂城及波利城條注，唯情節略有差異，詳«四分律»卷三一、«五分律»卷十五、«因果經»及«普曜經»等。

(二) 解脱: 梵文 mokṣa 意譯，音譯木叉。指解除惑業的繫縛，脱離三界的苦果。

長者獻麨側，有窣堵波，四天王①奉鉢處。商主既獻

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②。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琉璃、馬③腦、車渠(一)、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宫，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④焉(二)。

校勘:

① 原本天下無王字，今據«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珠林»補，下同。

② «一本»無之字。

③ «中本»馬作瑪。

④ 原本際作隆，今從«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及«珠林»改。

注釋:

(一) 車渠: 梵文 musāragalva 又作牟沙羅揭婆、牟沙洛，係瑪瑙一類的寶石。

(二) 其外側有四際焉: 四天王各以石鉢來獻佛的傳説，見«佛本行集經»卷六一、«五分律»卷五。案佛鉢爲佛所用的石鉢，當其成道時，四天王來獻青石鉢，佛一一接受，重疊四鉢爲一鉢，所以鉢的外側有四際。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爲母説法處也。如

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一)，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池岸①，有窣堵波，在昔如來現②諸神變化③有緣處。

校勘:

① 《石本》岸作崖。

② 原本現作見。《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現，《方志》同。按見可讀作現，本不必改字，惟下文作現，使前後畫一，從改。

③ 《石本》化下有身字。

注釋:

(一) 天人師: 梵文 Śāstā devamanuṣyāṇām（舍多提婆摩菟舍喃），意譯爲天（神）與人的導師，如來十號之一，見《智度論》卷二。

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樓① 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導②，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③ 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静，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④ 迦葉波與⑤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樓作婁,《方志》同。婁、樓同音通用。下文優樓頻螺,諸本又多作樓。

② 原本導作道,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③ 《古本》地作陀。

④ 《石本》耶作邪。

⑤ 原本波下無與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元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今據補。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1]伏所宗[2],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樓[3]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校勘:

① 原本先作克,《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並作先。按先與上句"將化其人"相呼應,義長,今從改。

② 《中本》宗作崇。

③ 《中本》樓作婁。

目支鄰陁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①]神通[②]，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③]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澍[④]暴雨，周佛所居，令[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校勘:

① 《中本》推下有得字。

② 《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通並作道。

③ 《中本》方下有便字。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澍並作注。

⑤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令並作今，依文義非。

7. 東門外遺迹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一]。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

覺。我眼盲冥，於兹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注釋:

(一)盲龍室：盲龍忽明的傳説又見《佛所行讚》卷三。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①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②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一)，凡厥兵杖③變爲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脅並作愶。《音釋》云：“愶，或作脅。”

② 《石本》矛楯二字作𥎞盾；《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楯作盾。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杖作仗。

注釋:

(一) 大慈定：即大慈大悲定。《智度論》卷二七：“大慈與一

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

8. 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①(一)，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三四丈②，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③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④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⑤。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徒減千人⑥，習學大乘上座部法(二)，律儀清肅，戒行貞明。

校勘:

① 摩訶菩提僧伽藍 《續傳》作大菩提寺，摩訶爲大，僧伽藍爲寺也。

② 周堵垣牆高三四丈 《方志》作“周垣高五丈許”，《珠林》三十九作“周垣高五丈”。《續傳》則作“牆高四丈”。

③ 《中本》如大二字作大如。《方志》、《珠林》亦作大如。

④ 原本無人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方志》、《珠林》作“出以示人”。

⑤ 《石本》無也字。

⑥ 《續傳》減千作僅千。《珠林》作“其寺常有千僧”。

注釋:

（一）摩訶菩提僧伽藍：梵文 Mahābodhisaṃghārāma，義云大覺寺。據百卷本《法苑珠林》卷二九載："依《王玄策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録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原注：唐言功德雲）。梵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諵（原注：此云大名），小者優波（原注：此云授記）。其二比丘禮菩提樹金剛座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謨陁羅崛多。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本書下述傳説中所提到的僧伽羅國王和印度王，當分别是王玄策這段記載中的尸迷佉拔摩和三謨陁羅崛多。

尸迷佉拔摩，梵文名 Śrīmeghavarṇa，巴利文名 Sirimeghavanna，其爲僧伽羅國王共 27 年，大約在公元 352 年到 379 年之間，或稍早一些（V.A Smith：Early History of India，1924，pp. 303—304）。三謨陁羅崛多，梵文 Samudragupta 的對音，印度笈多王朝的國王，其在位年代爲公元 330 或 335 年到 375 年前後（V. A. Smith：同上書，pp.297，306）。

唐顯慶五年（660 年），王玄策曾來此寺巡禮，受到寺主戒龍（Śīlanāga）的熱情接待。王玄策等人奉唐高宗令在此寺樹碑。寺今已不存，碑今亦未發現，唯《法苑珠林》卷二九中録有該碑碑文。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八亦載其事。

（二）習學大乘上座部法：本書共有五處提到大乘上座部，其他四處見卷十羯餕伽國條、卷十一僧伽羅國條、卷十一跋禄羯呫婆國條和卷十一蘇剌侘國條。衆所周知，大乘佛教是不分上座部和大衆部的，只有小乘才分。玄奘是一位仔細的觀察者，又是一個虔

誠的佛教徒;他對待佛教的問題決不會輕率從事。那麼,玄奘在本書中五次提到的大乘上座部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以前的學者在翻譯、註釋、論述或引用上述五個講到大乘上座部的地方時,或者根本沒有看出問題,如法國的儒蓮、日本的足立喜六和印度的約希(Lal Mani Joshi)等;或者看出了問題,也提出了解決辦法,但是還不能令人滿意,如法國的烈維和沙畹,英國的比爾和瓦特斯;或者最初沒有看出問題,但逐漸看出來了,可是也没能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如日本的水谷真成。總之,大乘上座部這個提法,似乎給各國學者帶來了困難,令人感覺捉摸不定,困惑不解。季羨林近年來注意到這個問題。經過反復研究,他第一次就大乘上座部問題提出全面的論述。他的結論是,大乘上座部這個詞的意思是"受大乘影響的小乘上座部";它起源於僧伽羅國,而後倒流到上引印度境内四個崇信大乘上座部的國家;而在玄奘時代,傳入僧伽羅國、影響那裏的小乘上座部的大乘思想是大乘瑜伽論。詳見季羨林《關於大乘上座部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一年第五期,頁185—198。

昔者南海僧伽羅國,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門悲哽①,似②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③,若此殷憂?"沙門曰:"憑④恃⑤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域,載罹寒署,動遭凌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詎⑥得歡心?"王⑦曰:"若是⑧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爲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先

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⑨寶獻印度王。王既納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⑩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⑪，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⑫，於諸印度建一⑬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⑭，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群⑮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⑯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⑰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⑱之後嗣，永永⑲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⑳。

校勘:

① 原本哽作耿，《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哽，耿字義不諧，疑音近而誤，今從改。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無似字。

③ 《石本》負作員。按《尚書・秦誓》“若弗云來”。《正義》本云作員，故《疏》云:“員卽云也。”阮元《校勘記》亦云:“古本云作

員。"此文"將何所員"即"將何所云",義亦可通。《京大本·考異》遽謂爲"訛",恐未然。

④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憑上有我字。

⑤ 《舊麗本》無恃字。

⑥ 《古本》、《中本》詎作誰。

⑦ 原本無王字,今從《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

⑧ 《舊麗本》無是字。

⑨ 原本無重字,《古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有之,有之爲長,今據補。

⑩ 原本無大王二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

⑪ 《石本》化作禮。

⑫ 《舊麗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葉並作業。

⑬ 原本一作此,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⑭ 《石本》在作存。

⑮ 《古本》、《石本》、《中本》羣作君。

⑯ 原本惠作慧,《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惠。按慧、惠字雖通用,但此作仁惠解,以惠爲是,今從改。

⑰ 《徑山本》用作周,疑形之訛。

⑱ 《舊麗本》傳誤作僧。

⑲ 《舊麗本》永永二字作永一字。

⑳ 《方志》及《珠林》云:"經今四百年。"又《珠林》三十八引《王玄策行傳》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原注:唐云功德雲)。梵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諵(原注:此云大名),小者優波(原注:此云授記)。其二比丘禮菩提寺金剛座訖,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還其本國。王問比丘:'往彼禮拜聖所來,靈瑞云何?'比丘報云:'閻浮大地,無安身處。'王聞此語,遂多與珠寶使送與此國王三藐陁羅崛多。因此以來,即是師子國比丘。"與玄奘所記稍異,録之備考。

9. 安居月日

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歲比丘①解②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③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④。

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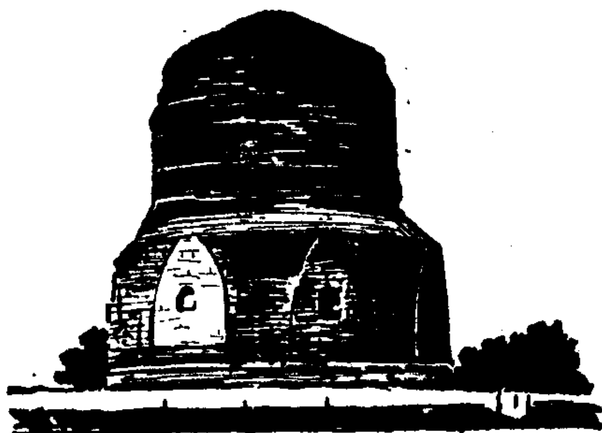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

② 《宋本》、《資福本》、《金陵本》解下有雨字;《明南本》、《明

北本》、《徑山本》有兩字。《方志》及《珠林》三十九作"解安居訖"，無雨或兩字，同此本。

③　《新麗本》雨原作兩，《京大本》據《石本》及《宋本》改。按《資福本》、《明北本》、《金陵本》作雨，《明南本》、《徑山本》作兩。《方志》及《珠林》作"夏安居"，以是推之，作雨爲是。下同。

④　《方志》及《珠林》於"解夏安居"下有云（二文略有參差，今從《方志》，而以《珠林》異文用括弧注之）："斯亦隨終一變，不可約之（斯亦隨方用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內，多溼（溼作温）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定（定作安）？故（故下有律制二字）三時遊行，通制（制作結）有罪。必有緣務（緣務作善緣），亦開兼濟，不執也（無尾三字）。"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一　國①

摩揭②陁國下

校勘:

① 《中本》、《徑山本》無一國二字。

② 原本揭作伽,《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徑山本》並作揭,按下文及上卷標題並作揭,今從改。《磧砂本》、《明南本》作曷而右旁微空,疑爲揭之缺字。

摩揭陁國下

十八、香 象 池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一),大林中有窣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二)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① 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②慟哭。象

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狩[3]。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4]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縶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廄者以聞[5]，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愍其情也[6]，故遂放之。

校勘:

① 《新麗本》原書藕作耦，《京大本》據《石本》、《宋本》改。按《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亦同。《中本》誤作藕。

② 《中本》號作啼。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狩並作捕。

④ 《徑山本》驚作見。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以聞二字並作聞王。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也並作志。《中本》情上有意字。

注釋:

（一）尼連禪那河: 即尼連禪河，見本書卷八注。

（二）香象侍母處: 香象，梵文 gandhahastin。香象子侍母象的本生故事，見《雜寶藏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五六及巴利

文«本生經»第四百五十五。據康寧哈姆考定，今印度加雅城東南一英里尼連禪河東岸 Bakror猶存古塔及石柱,或謂卽玄奘所述的香象侍母處。

其側窣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十九、外道發惡願處

四佛坐東,渡莫訶河(一),至大林中，有① 石柱,是外道入定及② 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栖③ 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有定(二)。摩揭陁王特深宗敬，每至中時,請就宫食。鬱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陁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④ 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宫,無堪承命。有少⑤ 息女,淑愼令⑥ 儀,既親且賢⑦，無出其右。摩揭陁王召而命曰:"吾⑧ 方遠遊,將有所委，爾宜悉心,愼終其事!彼⑨ 鬱頭藍仙,宿所宗⑩ 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敕誡既已,便卽巡覽。少女承旨,瞻⑪ 候如儀。大仙至已,捧而置座。鬱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顧視，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爲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

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馳⑫競,灑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鬱頭藍子步自王宫,至彼法林,宴座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囀,臨池乃魚鼈諠聲,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即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噉諸羽族,入流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三),壽八萬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⑬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校勘:

① 《徑山本》有下有一字。《方志》及《珠林》三十九作“小石柱”。

② 原本無及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按入定與發惡願爲二事,有及字爲長,今從補。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栖作棲,同。

④ 《石本》接作按。按按當作桉,即案字。

⑤ 《中本》少作小。

⑥ 《中本》令作合。

⑦ 《徑山本》既親且賢句作宫中親賢。

⑧ 《中本》吾下有今字。

⑨ 《舊麗本》彼作後,形之訛。

⑩ «中本»宗作崇。«徑山本»所宗二字作承禮。

⑪ «中本»無瞻候以下至行者四百八十四字,蓋闕佚。

⑫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北本»、«徑山本»馳並作心。«舊麗本»無馳字。

⑬ «古本»昔作宿。

注釋:

(一) 莫訶河: 此名儒蓮還原爲Mahī; 康寧哈姆稱之爲 Mohana-nadī, nadī意爲"河"; 瓦特斯認爲莫訶應還原作mahā, 意爲"大", 既可能是專有名詞,也可能是形容詞。據康寧哈姆實測,推定爲今柏瓦爾河(Pewar R.)上流。

(二) 第一有定: 即非想非非想處定,見本書卷七注。

(三) 第一有天: 即"有頂天", 指無色界的最高有頂的第四天,亦即非想非非想處天。

二十、雞足山及大迦葉故事

莫訶河① 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吒②播陁山(一),唐言雞足③。亦謂窶盧播陁山。唐言尊足④。高巒陗無⑤極,深⑥壑洞無涯⑦,山麓谿⑧澗,喬林羅谷,崗岑嶺嶂,繁草被巖⑨。峻起三峯,傍挺絶崿,氣將天接,形與雲同⑩。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脱。如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爲諸衆

生求無上法(二),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⑪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若比丘、比丘⑫尼、鄔波索迦、(三)唐言近事男。舊曰⑬伊蒱⑭塞,又曰優波塞⑮,又曰優婆塞,皆訛也。鄔波斯迦,(四)唐言近事女。舊曰⑯優婆⑰斯,又曰優婆夷,皆訛也。皆先濟渡⑱,令離流轉。"迦葉承旨,住⑲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厭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盤⑳取路,至西南岡。山峰㉑險阻,崖徑槃薄,乃以錫㉒扣,剖㉓之如割。山徑既開,逐路而進,槃紆曲折,廻互斜㉔通,至㉕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峰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峰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也,三會説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峰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慢。時大迦葉㉖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虚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静夜遠望,或見明炬。及㉗有登山,遂㉘無所覩。

校勘:

① 《珠林》三十九莫訶河作黄河。《方志》作莫訶,同《記》文。

② 《珠林》吒作吃,字形之訛。

③ 《慧琳音義》云:"(屈屈吒山)梵語,唐云雞也。"《徑山本》、《金陵本》足下有山字。按《方志》、《珠林》雞足下並無山字。

④　《徑山本》、《金陵本》尊足下有山字。按《方志》、《珠林》亦無之。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陗無二字作峭嶮；《徑山本》作峭險。《慧琳音義》作陗絶。《音釋》云：“峭亦作陗。”

⑥　《徑山本》無極深二字，非。此二句五字爲句相對偶，不當删此二字。

⑦　原本涯作漄，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干禄字書》有崖涯二字，云：“上山崖，下水際”，無漄字。漄疑涯之别作。

⑧　《古本》山麓谿三字作峯巖磎。

⑨　《古本》巖作崖。

⑩　《徑山本》同作齊。

⑪　《古本》住作任。

⑫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比丘四字作苾芻苾芻。

⑬　《中本》曰作云。

⑭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蒱並作蒲。

⑮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又曰優波塞五字。

⑯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並無曰字。

⑰　《中本》婆作波。

⑱　《舊麗本》無濟字。《中本》渡作度。

⑲　《古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住並作任。

⑳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盤並作槃,同。

㉑　《中本》峰作隥。

㉒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錫下並有杖字。按《慧琳音義》亦無杖字。《文選·遊天臺山賦》云:"應真飛錫以躡虛。"李善《注》引《智度論》"常用錫杖、經傳、佛像"爲釋,則錫固可替代作錫杖也。下文"毗布羅山"條"便卽振錫而往室焉";"舍利弗證果"條"振錫來儀";又卷末《記贊》"杖錫遐征",本書《敬播序》及《于志寧序》並有"杖錫"句,皆可佐證。

㉓　《古本》、《中本》剖作割。按下文云"如割",此不當作割。

㉔　《舊麗本》斜作敘,《石本》作鈃,《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作針。並形之訛。

㉕　原本至作致,今從《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改。

㉖　《舊麗本》無更增惰慢時大迦葉八字,義似長。

㉗　《徑山本》及作其。

㉘　《徑山本》遂作翻。

注釋:

(一) 屈屈吒播陁山:屈屈吒播陁,梵文Kukkuṭapāda,梵文和巴利文 Kukkuṭapāda。kukkuṭa 義云"鷄",又譯究究羅、鳩鳩吒;pāda義云"足",又譯跛大、般檀那;全名意譯雞足山;因山嶺如向三方分開,形如鷄足,故名;又稱尊足(Gurupāda)山。關於此山的比定,有各種不同意見。斯坦因認爲是指距瓦塞爾甘潔(Wazirganj)

村約四英里處，庫爾基哈爾(Kurkihār)西南山區的最高峰索布納特(Sobhnāth)山。康寧哈姆比定爲加雅城東北十六英里處，庫爾基哈爾以北約一英里的三個峰頂。我們贊同康氏意見，該山不僅三峰挺然，拔地而起，山脚相連，宛如鷄足，與《西域記》中的描繪相符，而且附近還發掘出不少佛像及窣堵波遺址，可爲佐證。

（二）無上法：佛教認爲一切法中無過於涅槃。故無上法卽涅槃。《智度論》卷五五："涅槃是一切法中究竟無上法。"

（三）鄔波索迦：梵文巴利文 upāsaka 音譯，俗語作 uvāsaa，舊譯伊蒲塞、優婆塞等。又譯作近事男、清信士、善宿男等，指奉事三寶，受五戒，在家學佛的男子，卽居士。

（四）鄔波斯迦：梵文、巴利文 upāsikā 音譯，俗語作 uvāsia，舊譯優婆斯、優婆夷等，又譯作近事女，近善女、清信女、清浄女。所謂"近"，近事三寶之意，指受五戒而在家學佛。

二十一、佛陀伐那山及杖林

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一)，峰崖崇峻，𪩘崿隱①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②。傍③有盤④石，帝釋、梵王摩⑤牛頭栴⑥檀(二)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隱顯⑦靈奇之迹，差⑧難以述。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隱作巉,《音釋》同。

② 《中本》止作趾。《方志》云:“佛止數年”。

③ 《中本》傍上有其字。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盤作磐,同。

⑤ 《古本》、《中本》摩作磨,同。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栴作旃,同。

⑦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隱顯二字並作或隱或顯四字。《古本》無二或字,同此本。

⑧ 《新麗本》差原作羌,《京大本》據《石本》、《宋本》改。按《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亦作差。《慧琳音義》作差,音“柴下反。”羌乃形訛。

注釋:

(一) 佛陀伐那山: 佛陀伐那,梵文 Buddhavana 音譯,意譯覺林,在鷄足山東北,現今的佛陀因山(Buddhain)

(二) 牛頭栴檀: 旃檀,梵文 candana 音譯,畧作檀,樹名,其木味香,用作香料。共有三種,赤檀,白檀和牛頭旃檀。牛頭旃檀,梵文名gośīrṣa-candana,紫銅色,相傳多生長在北俱盧洲諸山,該洲形似牛頭,因名所出旃檀爲牛頭旃檀。栴檀木有香味,經久不腐,可作雕刻或建築材料及香料。

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①]行三十餘里，至洩[②]移結反。瑟[③]知林[(一)]。唐言杖林。林竹脩勁[④]，被[⑤]山彌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⑥]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爲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

校勘:

① 《中本》東下有北字。按《方志》無北字，同今本。

② 《中本》洩作曳，同音通用。《方志》作申，乃曳之形訛。

③ 《石本》瑟作慧，非。《方志》亦作瑟。杖林梵文作 Yaṣṭi-vana。

④ 原本勁作篠，《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勁。按脩篠與竹林義複，作勁爲是，今據正。《音釋》亦作脩勁。

⑤ 《金陵本》被作補，誤。

⑥ 《中本》之作足。

注釋:

（一）洩瑟知林：洩瑟知，梵文 Yaṣṭi 音譯，巴利文 Yaṭṭhi，義云"杖"；《慈恩傳》卷四稱此林爲杖林，即現今的 Jeshtiban。

1. 勝軍故事

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一)]者，唐言勝軍。西印度

剎帝利種也，志尚夷簡，情悦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二〕，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趨[1]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2]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爲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爲業也，口則宣説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3]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億[4]。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而總置中，盛修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彰[5]。自兹厥後，時放光明。

校勘:

① 《徑山本》、《金陵本》趨作趣。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舍並作捨，通用。

③ 《古本》崇作宗。

④ 《中本》億下有也字。

⑤ 《中本》彰作章；《徑山本》作著。

注釋:

（一）闍耶犀那：梵文 Jayasena 音譯，意譯勝軍，人名，博通古代印度宗教、哲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爲七世紀時與戒賢齊名的學者。他承受難陀之學，對於因明學造詣甚深。據«因明入正理論疏»，謂勝軍論師聲名獨擅五天，學藝超羣，四方學者聞風來學。玄奘曾從勝軍問學二年。«慈恩傳»卷四："軍本蘇剌佗國人，剎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羣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無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内外，德爲時尊。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悦，發使邀請，立爲國師，封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日王又請爲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亦辭不受。……(玄奘)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决擇論»、«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已……"

（二）真際：指釋迦牟尼所説之法。真際，指真言的邊際，即至極之義。«仁王經»卷上："是故一切法性真實空，不來不去無生無滅，同真際等法性。"

2. 杖林附近諸迹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1]有二温泉[一]，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減，遠近之人，皆來就[2]浴，沈痾宿疹，無不[3]除差。其傍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校勘:

① 《中本》陽作隅。《方志》作陽,同今本。

② 《中本》就作既。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無不二字並作多有。

注釋:

(一) 二溫泉:《雜阿含經》卷三八有榻補河,《別譯雜阿含經》卷一一有多跋河,《中阿含經》卷四三《溫泉林天經》的"溫泉林",巴利文本作 Tapodārāma,意譯溫泉精舍。根據玄奘所載方位距離,今印度尚有稱作 Tapoban 的溫泉,疑即其地。見 Cunningham:A.G.I. P.528。

(70)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窣堵波。昔[1] 如來雨[2] 三月爲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毗娑[3] 羅王欲來聽法,乃疏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里[4]。

校勘:

① 《中本》昔下有者字。

② 原本雨作兩,《古本》、《磧砂本》、《明南本》作雨。《續傳》此句作"如來於中三月坐夏",則作雨爲是,今從改。《方志》作兩,亦形之訛。

③ 《異本》娑作婆,非。《金陵本》娑作裟。

④ 《續傳》作"長五里許";《方志》作"長四里許"。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一)棲隱於此，鑿崖爲室，餘趾①尚存②。傳教門人，遺風猶扇。

校勘:

① 《石本》、《一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趾並作址。趾、址通用。

② 《中本》存作在。

注釋:

(一) 廣博仙人：廣博，梵文 Vyāsa 意譯，音譯毗耶娑，人名。傳說是《吠陀》和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的編纂者。

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①。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②牛頭栴檀塗餝③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校勘:

① 《徑山本》矣作衆。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摩作磨。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餝作飾。按餝爲飾之俗字，見《匡謬正俗》及《干祿字書》。

3. 阿素洛宫異事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須①羅，皆訛也。宫(一)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顧儔②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③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④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内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⑤，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爲美矣⑥。"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怳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校勘:

① 原本須作修，«古本»、«中本»及«翻譯集»作須。阿修羅已見上文，不當重複，今據改。«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則皆作蘇。

② «中本»儔作疇，通用。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琉作瑠，同。

④ «中本»佇作侍。

⑤ «中本»池浴二字作浴池。

⑥ «徑山本»已而可入斯爲美矣八字作然後可入勿得匆遽。

注釋:

（一）阿素洛宫：阿素洛，梵文 asura 音譯，譯作"非天"，一種惡魔名稱。阿素洛宫一作阿修羅宫、阿須倫宫，並見後文毘布羅山的"温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恆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宫也"，卷十馱那羯磔迦國的"婆毘吠伽論師住阿素洛宫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據《長阿含經》卷二十，阿須倫宫在須彌山北大海水底。據《印度佛跡實寫》（頁18）："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宫"，山城北門之西爲鞞婆羅山，由山的北面向西進，北面臨澗，有一洞穴，是古代金礦遺址。玄奘稱爲卑鉢羅石室的，或建築於洞穴之前，阿素洛宫或即指此鑛坑。今窟前甚狹，這也許是由於地形變遷所致。

4．棧　道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導① 川，或壘② 石，或鑿巖，作爲階級，以至佛所。

校勘:

① 原本導作填，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舊麗本》作奠。

② 《中本》壘作疊。

二十二、上茅宫城（舊王舍城）

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① 羅補羅城（一）。

唐言上茅宫城。上茅宫城，摩揭陁國之正中②，古先君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峽③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内城餘趾④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二)遍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黄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⑤。

校勘:

①　《翻譯集》揭作褐。

②　《續傳》有"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

③　《方志》峽作狹。

④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趾作址。

⑤　《舊麗本》色作也。

注釋:

(一) 矩奢揭羅補羅城 (上茅宫城): 矩奢揭羅補羅，梵文 Kuśāgrapura; kuśa 即吉祥草，香茅，上茅; 音譯孤沙、固沙，學名 Poa cynosuroides，爲印度古代祭祀時用來墊坐用的草類; agra，義云尖、頂、第一等。上茅宫城即舊王舍城，因處於羣山中，又名"山城"(梵文 Girivraja，巴利文 Giribbaja)。此名早見於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及《羅摩衍那》中，稱其爲摩揭陀國王 Jarāsandha 的古都。

此城在印度宗教歷史上十分重要，佛陀在此地進行過重要活動。城周圍精舍很多，大都與佛教有關。耆那教主大雄也在此地度過十四個雨安居，也是其第廿世大師(Tīrthaṅkara)的誕生

地。此城爲五山連峰所環繞,山水秀麗,《智度論》卷三稱此地"有五山周匝峻固,其地平正,生草細軟,好華遍地,種種林木,華果茂盛,温泉浴池,皆悉清净"。其中"五山",即(1)城西北之鞞婆羅跋恕山(Vaibhāravaṇa),即玄奘所稱的毘布羅山,現今的鞞婆羅山(Vaibhāragiri)。(2)城南的薩多般那求訶山,即七葉窟山(Saptaparṇaguhā),現今的索那山(Sonagiri)。(3)帝釋窟山,又名因陀羅勢羅求訶山(Indraśailaguhā),即現今的吉里也克山(Giriyek)。(4)城東北的薩簸恕崑底迦山(Sarpisikundikaparvata)即現今的費普拉山(Vipulagiri),(5)耆闍崛山,即靈鷲山(Gṛdhrakūṭa)。

玄奘之前,法顯曾來此地巡禮,他寫道:"出城(指王舍新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里,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蓱沙王即頻毘娑羅(Bimbisāra,又譯影勝、影堅)王。玄奘之後,義净也到過此地,他曾感慨賦詩:"……西馳鹿苑去三輪,北睨舍城池尚在,南睎尊嶺穴猶尊,五峰秀,百池分。粲粲鮮華明四矚,輝輝道樹鏡三春。"還寫過一首别具格調(一三五七九言)的詩《王舍城懷舊》:"遊,愁,赤縣遠,丹思抽,鷲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既喜朝聞日復日,不覺頹年秋更秋,已畢祇山本願誠難遇,終望持經振錫往神州。"

王舍城遺址現名 Rājgir,爲巴特那地方的一個羣山環繞的小村。

(二)羯尼迦樹:羯尼迦,梵文 karṇikāra 音譯,又作迦尼迦。《慈恩傳》卷三:"羯尼迦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無間,葉如金色。"此樹學名 Pterospermum acerifolium,足立喜六認爲是紫鉚(Butea frondosa)類,或與波羅奢樹(Palāsa)同一類(《大唐西域記の研究》頁 701)。

1. 伏醉象遺迹

宫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爲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①(一)。

校勘：

① 原本前下有伏字，應屬於下文醉象前，諸本盡然，今據之，伏字移下。

注釋：

（一）醉象於此馴伏而前：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事，見《佛所行讚》卷四、《增一阿含經》卷九、卷四七、《雜寶藏經》卷八、《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一九、《法句譬喻經》卷三等，象名 Dhanapāla，意譯護財，一作守財，命象師飲以醇酒，鼻着利劍，見佛托鉢出，乃使放之，爲佛所馴服。今印度 Amarāvatī 出土有描述這一傳説的浮雕。

2. 舍利弗證果故事

伏醉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比丘①唐言馬勝。説法證果之處(一)。初，舍利子在家也，高② 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③ 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遥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

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④待，觀其進趣。”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悦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有非空(二)，難用銓緒⑤，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爲頌説，稱讚⑥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並作苾芻，下同。

② 《舊麗本》脱高字。

③ 《徑山本》以作法。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佇作行。

⑤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銓緒二字作詮敍；《古本》作詮緒。《音釋》作詮敍，云：“上七全反，或作銓。”

⑥ 《舊麗本》無讚字。

注釋：

（一）阿濕婆恃比丘説法證果之處：阿濕婆恃，梵文 Aśvajit 音譯，巴利文 Assaji。又譯作阿濕波誓、阿奢婆耆、阿奢踰時、阿輸波祇；意譯馬勝、馬師、馬星、馬宿、無勝；人名，釋迦牟尼初轉法輪所度五比丘之一。其傳説又見《五分律》卷十六、《四分律》卷三三、

《因果經》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四八等。據説舍利子聞阿濕婆恃説偈"我師所説,法從緣生,亦從緣滅,一切諸法,空無有主"而開悟,並告目連,赴竹園精舍聞佛説而成道。

(二)非有非空:此卽所謂"中道"觀。佛教認爲事物滅後不再生起,是謂"斷見";認爲事物是常住不變的,是謂"常見";二者都是偏於一邊的"邊見",而只有佛所主張的一切事物遷流無常,而又相續不斷,才是離開這二"邊見"的"中道"。因此認爲"夫法者,非有非空,難用銓緒"。參見《法華經》卷一《方便品》所謂"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3. 勝密火坑故事

舍利子證果[①]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②]。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一)]。勝密者,宗[③]信外道,深着邪見。諸梵志曰:"喬荅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④],門[⑤]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飲[⑥]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⑦]。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閫,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花彌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有毒[⑧]食。"世尊飯食已訖,爲説妙法。勝密聞已,謝咎歸依。

校勘:

① «中本»證果二字作果證。

② «中本»密作蜜。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宗並作崇。

④ «古本»、«異本»會作食。

⑤ «舊麗本»無門字。

⑥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飲並作飯。

⑦ «古本»、«中本»會作食。

⑧ «中本»毒下有藥字。

注釋:

(一) 室利毱多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 室利毱多,梵文 Śrigupta 音譯,巴利文 Sirigutta; 又譯作尸利掘、尸利崛多; 意譯勝密、吉護、德護,人名,王舍城長者,爲尼犍子外道門徒。其傳説又見«增一阿含經»卷四五、«智度論»卷三等。

4. 時縛迦大醫遺迹

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爲佛建説法堂(一),周其壖垣①,種植花菓,餘趾②蘖③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時④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校勘:

① «中本»壖垣二字作垣壖。

②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趾並作址。

③ 原本蘗作蘖,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音釋»及«方志»改。«中本»蘗株二字作株蘗,亦訛。«慧琳音義»作檸株,云:"«説文»:'伐木餘也'。正作櫱。"櫱卽蘗字。

④ 原本無時字,«古本»、«中本»及«慈恩傳»並有之,上文亦有時字。按時縛迦,梵文作 Jīvaka,或譯作耆婆,或作耆域,皆從略稱,但並有耆字,與時音合,此顯脱去,今據補。

注釋:

(一) 時縛迦大醫於此爲佛建説法堂: 時縛迦,梵文 Jīvaka 音譯,全名 Jīvakakomarabhṛtya 或 Jīvakakumārabhūta,巴利文 Jīvakakomārabhacca; 又譯侍縛迦、耆婆; 意譯活童子、壽命童子、固活、能活、更活,人名,頻毘沙羅王之庶子,王舍城著名的醫生。«法顯傳»:"城東北角曲中,耆舊(耆婆)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據«增一阿含經»卷三九、«佛説寂志果經»,佛在羅閱城耆婆伽梨園,一時共有一千二百五十弟子。七月十五日夜耆婆伽王子侍阿闍世王,卽勸王至佛所,問疑念。王因而解悟,皈依佛教。又見«長阿含經»卷一七、«四分律»卷三九、四十,«善見律»卷十七等。其遺址經考古發掘,在今城東門傍。

二十三、鷲峯及佛迹

宫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陁羅矩吒山[一]。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之①陽，孤標特起，既棲②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説妙法。頻毗娑羅王爲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峰岑，跨谷凌巖，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③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人④不令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埵⑥，有甎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户，如來在昔多居説法。今作説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校勘:

① 《中本》無之字。

② 《慈恩傳》既棲二字作形如。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徒作從。疑字形之訛。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人並作夫。《方志》作凡人。

⑤ 《中本》不令二字作令不。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埵並作垂；《方志》作陲，並通用。

注釋：

（一）姞栗陁羅矩吒山：姞栗陁羅矩吒，梵文 Gṛdhrakūṭa，巴利文 Gijjhakūṭa。又譯耆闍崛、姞栗陀羅矩吒、揭梨馱羅鳩胝、意譯鷲頭、靈鷲等。康寧哈姆根據實測，推定爲現今 Sailagiri，但此說不無可疑之處。法顯、玄奘均記載靈鷲山有石窟不少，但 Sailagiri 山現今却無任何石窟可尋。傳說當年佛陀曾在此山講說過《楞嚴經》與《法華經》，因此受到佛教徒的極大重視。法顯曾來此地巡禮，"入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佛說法堂已毁壞，止有磚壁基在，其山峰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他曾在石窟前誦講《首楞嚴經》，並在此地停宿一夜，才回歸王舍新城。玄奘之後，義浄與無行禪師也曾同遊鷲峯，並賦詩述懷，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①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遥擲擊佛處②（一）也。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③如來於此說《法華經》（二）。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校勘：

① 《方志》及《珠林》三十九周作廣。

② 《古本》、《中本》處作者。

③ 《古本》在昔二字作昔在。

注釋：

（一）提婆達多遥擲擊佛處：《法顯傳》："佛在石室前，東西經

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横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調達即提婆達多。此傳説詳«五分律»卷三、«增一阿含經»卷四七、«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九。

（二）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的略稱。其卷五«安樂行品»謂："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爲大乘佛教的重要經典。我國的天台宗就依«法華經»立宗。日本的天台宗、日蓮宗、靈友會等至今仍奉之爲聖典。«法華經»現存三種漢譯本，以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七卷本最爲通行。«法華經»的梵文寫本在尼泊爾、克什米爾，我國新疆、西藏發現了四十多種，最晚的寫本是十九世紀的，可見其流傳的地域之廣、時間之久。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①石，阿難爲魔怖處(一)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二)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伸②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尚存。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磐並作盤，同。下同。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伸並作申，通用。

注釋:

(一) 阿難爲魔怖處:《法顯傳》:"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在,故曰鵰鷲窟。"今猶存其遺跡。

(二) 黑月: 望日至晦日的半月,見卷二《印度總述》。

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① 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澗②中,有大磐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③,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窣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陁城,於此七日說法④。

校勘:

① 《舊麗本》無等字。

② 《中本》澗作洞,恐非。《方志》亦作澗。

③ 《中本》處下有也字。

④ 《珠林》引《王玄策傳》云:"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内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黄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陁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傍眺罔極。自佛滅度千有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辭曰(下略)。"

此文原附於雞足山後，但按其内容實爲耆闍崛山，疑《珠林》傳本有誤。今次於此。

二十四、毗布羅山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一)。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温泉(二)，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温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熱① 上炎，致斯温熱。泉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筩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② 者宿疾③ 多差④。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熱作勢。

② 《中本》下浴字作之。疑爲上浴字重文符號々之形訛。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疾並作疾。

④ 《方志》云："諸有僧寺多取飲之，以水沐髮，終身常浄。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經今五載，髮常潤浄，不可思議。"

注釋:

(一)毗布羅山:毗布羅,梵文 Vipula 音譯,巴利文 Vepulla; 亦作尾布羅、毗浮羅、毗富羅、鞞浮羅。關於此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人認爲指王舍舊城外西面的 Vaibhāra(Baibhār)山;也有人認爲是城東北的 Vipula 山,這一説法雖在對音上更吻合,但與玄奘所記的方向"山城北門西"相矛盾。以上二説,未知孰是。

(二)五百温泉:《法顯傳》中没有關於温泉的記載,《釋迦方志》卷下除有與玄奘所記大體相近的一段外,還附記有:"諸有僧寺多取飲之,以水沐髮,終身常浄。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經今五載,髮常潤浄,不可思議。"這證明確有温泉,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王玄策出使摩揭陁國時,還來過此地。

温泉左右,諸窣堵波及精舍,基址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

1. 卑鉢羅石室及比丘習定故事

温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一),世尊在昔恒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宫也。習定比丘①,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②風,忘其灾禍。近有比丘,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灾異,爲害不少③,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比丘

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即振④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比丘曰:"尊者染衣守戒,爲含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比丘曰:"我守⑤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諠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自護⑥,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比丘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

校勘:

①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下同。

② 《中本》欽作飲,疑形之誤。

③ 《古本》少作細。

④ 《古本》、《中本》振作荷。

⑤ 《舊麗本》無守字。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自護二字並作護身。

注釋:

(一)卑鉢羅石室:卑鉢羅,梵文 Pippala 音譯,樹名,此石室

因前有卑鉢羅樹而得名。釋迦牟尼曾居此。《法顯傳》:“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

2. 其他諸遺迹

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説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一)。

注釋:

(一) 提婆達多於此入定:《法顯傳》:“搏山亦有諸羅漢坐禪石窟甚多。出舊城北,東下三里,有調達石窟。”

石室東不遠,磐①石上有斑采,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②自害證果之處。昔有③比丘,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一)。退而自咎,竊復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卽證阿羅漢果,上昇虚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磐作盤,同。

②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

芻，下同。

③ 《古本》有作在，非。

注釋:

（一）是習定比丘自害證果之處：《法顯傳》："離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昔有比丘，在上經行，思惟是身無常苦空，得不净觀，厭患是身，即捉刀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念：雖爾，我今但欲殺三毒賊。便以刀自刎。"

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比丘，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静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①]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此[②]比丘遥覩聖衆，身意勇悦，投崖而下，猶[③]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卽昇虚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校勘:

① 《舊麗本》無而字。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此上並有時字。

③ 《金陵本》猶作由。按猶與由古相通。《禮記・雜記》"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爲由。"蓋同音通借也。

二十五、迦蘭陁竹園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陁竹園(一)，今有精舍，石基甎室，東闢①其户。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説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②如來之身。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闢作開。

② 原本無如來之像量等六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按原句義不通，今從補。《方志》作"今有等佛身像，"義亦相近。

注釋：

(一) 迦蘭陁竹園：迦蘭陁，梵文、巴利文 Kalandaka，又譯迦蘭多迦、迦蘭鐸迦、羯蘭馱迦；人名，見下文。竹園，梵文 Veṇuvana，巴利文 Veluvana。此園迦蘭陁初與尼犍外道，後奉佛而爲僧園。見《中本起經》上、《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八。惟南傳佛教則作爲頻毗娑羅王贈予釋迦牟尼的園林。

初，此城中有大長者①迦蘭陁，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②竹園居彼異衆，今③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④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

曰:"長者迦蘭陁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

校勘:

① «中本»者下有號字。

② 原本惜作昔,«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惜,義較長,今從改。

③ «中本»今作令。

④ «中本»神鬼作鬼神。

1. 佛舍利窣堵波

迦蘭陁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①設咄②路③王(一)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略④也。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校勘:

① «古本»多作哆。

② «珠林»三十九設咄二字作没吐,形之訛。«慈恩傳»、«方志»亦作設咄,同此本。«音釋»咄音"丁骨反。"梵音作 Ajātaśatru,與此音合。

③ «古本»路作絡。

④ 《中本》無略字。《慈恩傳》亦無之。

注釋:

(一) 阿闍多設咄路王: 阿闍多設咄路,梵文 Ajātaśatru 的音譯,巴利文 Ajātasattu; 又作阿闍世、阿闍多沙兜樓。阿闍多(ajāta)義云未生,設咄路(śatru)義云怨敵,全名義云未生怨,即無敵(者)。阿闍多設咄路繼其父頻毗娑羅爲摩揭陁國王以後,依靠摩揭陁國優越的經濟條件,積極推行擴張政策,最後征服了憍薩羅國和跋耆國這兩個强大的對手,從而在恆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建立了摩揭陁帝國的霸權。

2. 阿難半身窣堵波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① 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陁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一)。摩揭陁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

校勘:

① 原本無側窣堵波四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按此窣堵波乃阿難半身舍利塔,在未生怨王塔之側,《方志》所云"東有阿難半身塔"是也。原本脱去,今補。

注釋:

（一）尊者傷愍遂分其身：阿難分身事，見本書卷七吠舍釐國濕吠多補羅僧伽藍條。

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没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

3. 第一結集

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一)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①在②此與九百九十九③大阿羅漢，以④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二)。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爲集法藏諸大⑤羅漢建此堂宇。

校勘:

① 原本無波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有之，《慈恩傳》、《方志》、《珠林》三十九亦同，今據補。

② 《石本》、《中資》、《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在作於，《徑山本》作于。

③ 原本無九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並有之。《智度論》亦作九百九十九人。此脱去，今從補。

④ 原本無以字，今從《石本》、《中本》、《宋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補。

⑤ 《中本》大下有阿字。

注釋:

(一) 南山: 梵文 Dakṣiṇagiri 意譯，指王舍城南現今之鞞婆羅(Vaibhāra)山。其北沿卽下句中所提到的舉行第一次結集的石室，卽七葉窟 (巴利文 Satta-paṇṇa-guhā， 梵文 Saptaparṇa-guhā)，《法顯傳》稱爲車帝石室，車帝 (*chati，孟加拉語 chatim) 卽七葉樹，學名 Alstonia scholaris，爲一種高二、三丈的常綠喬木。石室因前有七葉樹而得名。

(二) 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 此卽佛教的第一次結集，見前註。關於第一次結集，頗有異說。《法顯傳》謂“山北陰中有一石室，名車帝(案又名七葉窟，《摩訶僧祇律》卷三三作刹帝山窟)，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高座，莊嚴挍飾; 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座。”而玄奘則作千人結集，一般認爲以五百人爲當。結集事跡參見《智度論》卷二、《摩訶僧祇律》卷三二、《阿育王經》卷六、《付法藏因緣傳》卷一、《阿育王傳》卷四、《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九、四十、《四分律》卷五四、《五分律》卷三十、《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巴利文 Dīpavṃsa (《島史》)和 Mahāvaṃsa (《大史》)等。

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① 光明，又覩地震，曰: “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樹② 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③: “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 “我適從

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闇④冥，善導⑤遐棄，衆生顛⑥墜！”懈怠比丘⑦更相⑧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⑨禮敬。既而法王(一)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揵椎⑩，唱如是言："今王舍城(二)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揵椎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静，豈恃⑪群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⑫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⑬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九⑭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呾纜舊曰修多羅，訛也⑮。藏》。優波⑯釐持律明究，衆所

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耶，訛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雨[17]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校勘:

① 《徑山本》燭作放。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樹字。

③ 《中本》曰作云。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闇作暗，同。

⑤ 《中本》導作道，通用。

⑥ 《中本》顛下有倒字。按此四字句，倒墜二字當衍一字。

⑦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

⑧ 《金陵本》相作有，非。

⑨ 原本佛作化，《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佛。按唐人寫經佛常作仏，與化字相近，因以致訛，今從改。

⑩ 原本椎作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揵稚並作犍槌。按槌與椎同，稚乃椎之形訛，今改，下同。揵、犍通用。《中本》稚作推，亦椎之訛。說亦見前。

⑪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恃作特；《中本》作持；《磧砂本》、《徑山本》作侍。侍疑恃之訛。

⑫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

本》六下並有神字。

⑬ 《古本》果作異，非。果學謂證果人。

⑭ 原本無九字，今據諸本補，説見上。

⑮ 《中本》無也字。

⑯ 《中本》波作婆。

⑰ 原本雨作兩，《古本》、《資福本》、《明南本》作雨，《中本》作雨夏二字，尤明兩爲雨之形訛，今據改。

注釋:

(一) 法王: 指釋迦牟尼。《法華經》卷二《譬喻品》: "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又卷六《藥王品》: "如佛爲諸法王。"

(二) 王舍城: 見下條曷羅闍姞利呬城註。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①此，更相謂曰: "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一)。"於是凡聖咸會，賢②智畢萃，復集《素呾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二)，別爲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

校勘:

① 《舊麗本》無至字。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賢並作愚。

注釋:

（一）法藏：此指釋迦牟尼所説的教法。佛教徒認爲如來的教法含藏許多義理，泛謂八萬四千或八萬之多，故名法藏。《法華經》卷四《寶塔品》：“若持八萬四千法藏，爲人演説。”

（二）雜集藏　禁呪藏：此二藏具體包括現存哪些經典，今不明。《雜集藏》當指三藏之外的經典。《禁呪藏》當指各種陀羅尼(呪)經。

4. 迦蘭陀池及石柱

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一)，如來在昔①多此説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昔並作世。

注釋:

（一）迦蘭陀池：即迦蘭陀竹園附近的池塘，此間有温泉，下文“池西北，行二三里”所見的窣堵波和石柱，近代考古發掘業已證實，見《印度佛跡實寫》解説頁18。

迦蘭陁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①。

校勘:

① 《中本》形下有也字。

二十六、王 舍 城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姞利① 呬城(一)。唐言王舍②。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内城雖毁，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

校勘:

① 《古本》利作梨。

② 《珠林》三十九作"唐言新王舍城。"《方志》註云："即新王舍城，本寒林地，闍王移都所築，當茅城東北四里。"

注釋:

(一)曷羅闍姞利呬城：曷羅闍姞利呬，梵文 Rājagṛha，巴利文 Rājagaha，意譯王舍。此指王舍新城。一說此城爲與佛陀同時代的摩揭陁國頻毗娑羅王所建。一説爲據法顯記載："新城者是阿闍世王（即玄奘稱'未生怨王'）所造。"當初修建此城的用意是爲了防禦吠舍釐人的進攻。城的建築規模相當宏大堅固，有三十二個

城門，六十四個望樓。在頻毗娑羅與阿闍世王在位時，此城十分繁榮。佛陀涅槃後二十八年，鄔陀耶遷都華氏城之後，王舍城才逐漸失去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但在佛教史上王舍城仍是重要聖地之一，佛教徒的第一次結集就在此地舉行。佛陀經常到王舍城。他的幾個大弟子如舍利弗(Śāriputra)、優波釐(Upāli)等都是在此地皈依佛教。對耆那教徒，王舍城也是一聖地。早期的宗教信仰如龍神和夜叉的崇拜在此地也很盛行。總之，自古以來，王舍城就是印度各種宗教教派的匯集之地。

玄奘之後，義淨曾到王舍城巡禮，並賦詩述懷，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

新城在環繞舊城的五山之北，距舊城約四里。

近代考古學界曾在王舍城進行過發掘，但收獲不大。出土的文物中耆那教的神像及寺院遺址較多，佛教的却很少。

初，頻毗娑①羅王都在上茆②宮城也，編户之家頻遭火害③。一家縱逸，四隣罹灾。防火不暇，資産廢業④，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⑤德，下民罹患。修何德⑥可以禳之？"群臣⑦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兹細⑧民不謹，致此火灾。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一)。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絶遊往之迹。令⑨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⑩。"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⑪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王野處

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12]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13]。

校勘:

① 《古本》娑作婆，誤，説見前。

② 原本無茆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補。《古本》、《中本》作茅字，同。《音釋》亦作上茆，云:“(茆)與茅同”。

③ 《中本》遭火害三字作遇火災。

④ 《舊麗本》無不暇資産廢業衆庶嗟怨十字。

⑤ 《石本》、《異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不並作無。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德上有福字。《中本》德下有業字。

⑦ 《古本》臣下有謎字。《廣韻・戈韻》有謎字云:“侫也。”

⑧ 《石本》、《宋本》、《資福本》細作編。《中本》作佃，疑細之形訛。

⑨ 原本令作今，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⑩ 原本無人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補。

⑪　《中本》無諸字。

⑫　《一本》徙作從。

⑬　減千家耳《慈恩傳》作千餘家耳。

注釋:

（一）寒林:《玄應音義》卷七:"屍陁林,正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今總指棄死之處,名屍陀林者,取彼名也。"案:屍陁,梵文 Śīta 音譯,義云"寒"。《法顯傳》:"(竹林)精舍北二、三里,有尸摩賒那。尸摩賒那者,漢言棄死人墓田。"案:尸摩賒那,梵文 śmaśāna 音譯,義云"墳場",即"棄死人墓田"或"棄屍之所"。又《智度論》卷三:"王舍城南,尸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噉之,還在山頭。"

(43)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①底色迦②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③,訛也。長者(一)本生故里。

校勘:

①　原本殊作珠,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慈恩傳》、《方志》亦作殊。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迦並作加。

③　《古本》伽作迦。

注釋:

（一）殊底色迦長者：殊底色迦，梵文 Jyotiṣka 音譯，巴利文 jotika；又譯樹提、殊提、樹提伽、樹提迦、樹提衢；意譯爲火生或光明。原註“唐言星曆”，是因爲 Jyotiṣka 從 jyotis 一字而來，jyotis 又可意譯爲“星曆”。殊底色迦長者的傳説詳見《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卷三、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八、《光明童子因緣經》、《樹提伽經》等。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説法及度羅怙羅。

二十七、那爛陁僧伽藍

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陁唐言施無厭①。僧伽藍（一）。聞之耆舊曰：此伽藍南菴没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陁，傍建伽藍，因取爲稱。從其實議②，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時③美其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爲稱。其地本菴没羅④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説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迦羅阿迭⑤多（二）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爲五印度之軌則，逾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三）唐言覺護⑥。繼體承統，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呾⑦他

揭多毱多⑧王(四)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唐言幼⑨日。王(五)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衆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疹⑩，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問⑪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家。出家⑫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⑬，懷不自安："我昔爲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爲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⑭闍羅(六)唐言金剛。嗣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⑮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⑯此北復建大伽藍(七)。於是周垣峻峙，同爲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剞劂，誠壯觀也。帝日⑰王大⑱伽藍者，今置佛像，衆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

校勘：

① «中本»厭下有也字。

② «古本»、«中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議作義。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 並無時字。

④ 《慈恩傳》羅下有長者二字。

⑤ 原本迭作逸,《金陵本》、《慈恩傳》及《方志》逸作迭。按梵文爲 Śakrāditya,則迭字爲譜。阿迭多義爲日,與“帝日”之號合,今據改。

⑥ 《慈恩傳》護作密。《方志》作護,同此本。

⑦ 原本呾作咀,《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金陵本》及《方志》並作呾,《慈恩傳》作怛,與呾同音。按之梵文(見下),亦當作呾,今從改。

⑧ 《慈恩傳》、《方志》無毱多二字。按梵文爲 Tathāgatagupta,全文當有毱多二字。

⑨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幼並作幻,《方志》同。《慈恩傳》作幼,同此本。説見前。

⑩ 《中本》疹作疾。

⑪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問並作聞。

⑫ 《中本》出家二字不重。

⑬ 《中本》怏怏作快快,當是形訛。《慧琳音義》作怏,音“央向反”。

⑭ 原本伐作代,《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方志》並作伐。按梵文爲 Vajra,作伐是也。今據改。

⑮ 《古本》、《中本》及《慈恩傳》、《方志》西作北。

⑯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王下有於字;《徑山本》有于字。

⑰ 《明南本》、《徑山本》日作曰,非。

⑱　原本王大二字作本大，《舊麗本》本上有王字，《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本大作王本。今從各本補王字。本大二字當爲一字，本疑大之衍文。

注釋：

（一）那爛陁僧伽藍：那爛陁，梵文 Nālandā 音譯，又譯那難大、那難，意譯施無厭（na-alaṃ-dā）。梵文典籍中還有 Nālanda，Nalanda 及Nalendra 等等不同寫法。

本書中關於此寺名稱的起源是根據佛本生故事中的傳説。在義浄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記有另一説法："此是室利那爛陀莫訶毗訶羅（Śrī-nālanda-mahāvihāra）樣，唐譯云吉祥神龍大住處也。西國凡喚君主及大官屬並大寺舍，皆先云室利，意取吉祥尊貴之義，那爛陀乃是龍名，近此有龍名那加爛陀（Nāgalanda），故以爲號。毗訶羅（vihāra）是住處義，此云寺者，不是正翻。"

那爛陁的歷史相當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紀，即佛陀和大雄的時代。耆那教經典如《儀軌經》（Kalpasūtra）等都曾提到那爛陀，説這是王舍城西北的一個富庶郊區，有許多美麗的屋舍園林；耆那教教主大雄在這裏至少度過十四個雨期；並説那爛陁有一百多個耆那教殿堂，佛教殿堂更不計其數（Hermann Jacobi 譯 Kalpasūtra，頁64）。佛典如《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bbāna-Sutta）等也提到那爛陁。附近的菴没羅園是釋迦牟尼經常到的地方。又在這附近還是舍利弗的生地那羅聚落（Nālakagrāma，《普曜經》中作那爛陁村 Nālandāgrāma）。又據南傳的 Nikāyasaṃgraha 一書記載，第三次結集後，佛教發生部派分歧，大衆部僧侶曾在

那爛陁集會討論，此後那爛陁遂被視爲説一切有部的中心。藏文文獻如多羅那它《印度佛教史》上也提到那爛陁，稱它是一地名，阿育王曾在此施地建寺，是爲那爛陁寺建立的開始。並稱龍樹(Nāgārjuna 約公元後二世紀)原先曾在此寺修業，然後成爲這裏主講。還説提婆(Āryadeva 公元後四世紀)、無著(Asaṅga)，世親(Vasubhandu) 等都曾在此地講學。不過多羅那它這些記載可能得自傳聞，目前有關文獻不足，也缺乏考古學上的證據。在那爛陁遺址中至今還未發掘出任何公元後四世紀之先的銘文。目前出土的最古文物是三謨陀羅笈多王時的銅盤，以及鳩摩羅笈多王時代的貨幣。因此近代學者大都認爲此寺興建於公元五世紀之後，在此以前即使建寺，規模也很小，不爲人們所重視。因爲五世紀初法顯在王舍城巡禮時只提到那羅聚落，而無關於此寺的任何記載。又本書上所提到的建立那爛陁僧伽藍六院的各君王都爲五、六世紀時人，見以下各條注。

又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那爛陀寺，乃是古王室利鑠羯羅昳底(Śrīśakrāditya)爲北天苾芻曷羅社槃所造。此寺初基纔餘方堵，其後代國王苗裔相承，造製宏壯。”上文中的鑠羯羅昳底，即帝日王，與玄奘所記相合。經過多次擴建後，那爛陁寺的規模十分宏大。

對那爛陁寺的擴建工作一直繼續了許多代。據本書載，帝日、覺護、如來護、幼日、金剛諸王各建一院，連同戒日王所建，共有六院，道宣的《釋迦方志》則稱那爛陁寺“總有七院”。而義淨所載是八院。《宋高僧傳》卷三《寂默傳》:“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是九天王所造。”公元六至九世紀可算是那爛陁的極盛時期，但十世紀時規模仍然不小。如范成大《吴船録》所載繼業

行程,稱那爛陁寺:"寺之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遠在爪哇的山帝(Śailendra)王朝的君主稚子天(Bālaputradeva)也曾派遣使者來那爛陁布施並建立一僧院。

那爛陁寺還有十分豐富的藏書,據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記載,一切典籍分别儲藏在寶彩(Ratnarañjaka)、寶海(Ratnasāgara)、寶洋(Ratnodadhi)三大殿堂内。其中寶洋高達九層。

這一印度古代的最高學府不僅規模宏大,建築壯麗,藏書豐富,更重要的是學者輩出。印度的大乘佛教的許多大師,都曾在此地講學或受業,玄奘留學印度的歲月也大部分在此度過。

在那爛陁寺求學的僧徒也十分衆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稱:"此寺内僧衆有三千五百人。"《續高僧傳》卷四稱:"常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正邪乃出萬數",此即《慈恩傳》卷三所謂"僧徒主客常有萬人。"

那爛陁寺研習的科目,除佛教哲學外,也兼習印度古代各種學術。《慈恩傳》説:"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並法師(即玄奘)十人……寺内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我國高僧除玄奘外,玄照曾在此寺學習過三年,此外如義淨、慧輪、智弘、無行、道希、道生、大乘燈以及新羅人慧業、阿離耶跋摩等都曾到那爛陁寺留學。吐蕃赤松德贊曾禮聘那爛陁寺的大師寂護(Śāntarakṣita)及其大弟子蓮華生(Padmasaṃbhava)大師去西藏弘法。北宋《繼業行紀》中亦載那爛陁寺。又敦煌所出《西天路竟》(約與繼業同時僧人所撰)也載那爛陁寺"寺東五十里有漢寺,漢僧在此也"。

那爛陁寺大約毁於1200年左右(即宋寧宗慶元嘉泰之間)的

兵燹。據伊斯蘭教史學家敏哈吉(Minhaj-i-Siraj) 在其 Tabarāt-i-Nasiri一書記載，巴赫梯雅爾·卡爾基 (Bhatyār Khalji)之子穆罕默德(Muhammad)襲擊跋拉 (Pāla) 王朝國土西部時，曾摧毀一學術中心比哈爾(Bihar)——此字可能是梵文毗訶羅 (vihāra 寺院)的轉音，卽指那爛陁寺。他攻下該地後，就大肆刼掠，該地絶大部分居民，包括“削髮者”，一律處死，無數珍藏書籍，盡付之一炬。多羅那它也記載突厥人征服了摩揭陁全境，摧毀了許多寺院，那爛陁寺也遭受嚴重破壞，僧徒逃亡國外。又據西藏記載，經過這次浩劫之後，那爛陁寺曾一度爲智者喜賢(Maditabhadra)所修復，繼後摩揭陁國大臣 Kututasidha 還在該地修建一寺，但不久又遭到徹底破壞，從此該寺湮没於荒煙蔓草之中，直至本世紀初始重見天日。

那爛陁寺的地址，據康寧哈姆實測，考定爲巴特那縣境内 Rājgīr 村 (卽舊王舍城) 西北七英里處的巴羅貢(Baragoan)村。該村是大雄弟子帝釋吉 (Indrabhūti) 的生地，耆那教徒也視爲聖地，巡禮者頗多。這與玄奘所記“三十餘里”大體相符。1861年康寧哈姆發現該遺址後，只進行了少量發掘工作。1915 年在當時印度政府考古局的主持下，根據《西域記》的記載，繼續從事發掘工作，至今該項工作尚待完成。目前已出土的遺址面積爲 1600×400 英尺，估計古那爛陁遺址應在巴羅貢村與舊王舍城之間。目前第一及第九號遺址所出土較古的文物大都屬於跋拉王朝後期。在現已出土的遺址上，自南至北整齊排列着八個僧院，加上其後面的小僧院和南端的兩個僧院，總共計有僧院十二個。其中究竟哪一部分是玄奘所記載的六個伽藍，目前還無法確定。一號遺址，據出土的提婆跋拉提婆 (Devapāladeva) 銅盤來推

斷，應是爪哇的山帝王朝君主所建的伽藍。高聳的三號窣堵波屹立於遺址南端，殘留的小塔爲數不少。從這些頹圮的窣堵波與殘餘的牆基仍不難窺見當年規模的宏大雄偉。出土的精美銅像、銅盤、印章等文物，約在千件以上。那爛陁寺的公章，文曰"室利那爛陁摩訶毗訶羅僧伽之印"，尚完整無缺，尤顯珍貴。這些珍品都陳列於那爛陁博物院内。關於那爛陁發掘的詳情，除該處的年度報告之外，專書如 Hirānanda Śāstrī: Nālandā and its Epigraphic Material (Memoir of the 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 66) 等均可參考。本世紀五十年代，印度政府曾在那爛陁遺址附近修建了玄奘紀念堂。

（二）鑠迦羅阿迭多：梵文 Śakrāditya 的對音。鑠迦羅 (Śakra)，即因陀羅(Indra)，係古代印度神話中的衆神之首，漢譯作天帝釋、帝釋、帝；阿迭多 (āditya) 義云日、太陽；故全名義云帝日。據羅易喬杜里(Raychaudhuri) 考定，此人即笈多王朝第四代國王拘摩羅笈多一世 (Kumāragupta I)，其在位年代爲公元 415—455 年。羅易喬杜里的理由是，一、該王在自己發行的銀幣上使用過摩醯因陀羅阿迭多(Mahendrāditya)的稱號，而這個稱號與鑠迦羅阿迭多的意思完全一樣（摩醯因陀羅 Mahendra 義云"偉大的因陀羅"，與鑠迦羅同義。）二、雖然本書下文説鑠迦羅阿迭多之子爲佛陀毱多(Buddhagupta)，然而據已知的笈多王朝的帝王世系，佛陀毱多的先輩中只有其祖父（不是父親）拘摩羅笈多一世用過摩醯因陀羅這樣一個與鑠迦羅阿迭多完全同義的稱號 (Raychaudhuri: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Calcutta, 第六版, 1953, 頁 566, 570)。高世(A. Ghosh)指出，上述意見還可以根據法顯提供的材料來證實。(A. Ghosh: A Guide to Nālandā, Delhi,

1950，頁 41。）因爲法顯赴印游學的起迄年代是公元 399—413 年。他寫的《法顯傳》表明，他在印度留學時，還沒有那爛陁寺；後來的那爛陁寺的所在地則是該書中的“那羅聚落”，關於這個地方他寫道：“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可見那爛陁寺必建築於法顯訪印之後。而拘摩羅笈多一世或摩醯因陀羅阿迭多正是在法顯訪印之後的四十年間執政，並始終保持着笈多帝國繁榮昌盛的局面。因此，把他考定爲本書所説的那爛陁寺的初建者鑠迦羅阿迭多王是比較可靠的。

本書關於那爛陁寺初建於“佛涅槃後未久”的説法，當系誤傳之言。

（三）佛陀毱多王：佛陀毱多，梵文 Buddhagupta 的對音。佛陀（Buddha）義云覺、覺悟了的；毱多（gupta）義云護、被保護的，音譯又作笈多。此人即笈多王朝時期的銘文中的佛陀笈多（Buddhagupta）（參閲 Raychaudhuri：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Calcutta，第六版，1953，頁588，注 2）。他是拘摩羅笈多一世的孫子，補羅笈多（Puragupta）的兒子，其在位年代爲公元 477 至大約 495 年（Raychaudhuri，同上書，頁 593；R.C.Majumdar：CHIP，卷三，孟買，1954，頁 30、32）。

羅易喬杜里認爲，如果佛陀毱多確系鑠迦羅阿迭多之子的話，那麽鑠迦羅阿迭多也可能是佛陀毱多的父親補羅笈多的徽號（同上書，頁 571，注 1）。

（四）呾他揭多毱多王：呾他揭多毱多，梵文 Tathāgatagupta 的對音；呾他揭多（Tathāgata）義云如來，毱多（gupta）義云護、被保護的，故原書注文“唐言如來”應爲“唐言如來護”。這個王的名

字僅見於本書和《慈恩傳》卷三，其歷史情況没有别的資料可參考。

考古方面的材料證明，佛陀毱多死後，幾乎同時有三個人在不同的地區自立爲笈多王朝的皇帝，這説明王室内部發生了争奪王位的鬥争。這三個人是，那羅辛哈笈多（Narasiṃhagupta，見本書卷四磔迦國“婆羅阿迭多王”註，他是佛陀毱多的弟弟）、跋奴笈多（Bhānugupta）和婆依尼耶笈多（Vainyagupta）。後兩人與那羅辛哈笈多的關係不清楚（參閲 R. C. Majumdar, CHIP，卷三，孟買 1954，頁 33—34）。羅易喬杜里假定本書的呾他揭多毱多爲婆依尼耶笈多（同前書，頁 199）。

（五）婆羅阿迭多王：見本書卷四磔迦國“婆羅阿迭多王”注。羅易喬杜里考定他是前註所説的跋奴笈多（同前書，頁 596—7）。水谷真成認爲此説爲上（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頁 298）。而史密斯則認爲他應是那羅辛哈笈多，並且在位時間也在佛陀毱多前面（V. 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牛津，第四版，1924，頁 329—330）。

（六）伐闍羅：梵文 Vajra 的對音，義云“金剛”。這個王的名字也僅見於本書和《慈恩傳》卷三。若依婆羅阿迭多王爲那羅辛哈笈多王之説，則伐闍羅當是那羅辛哈笈多之子和王位繼承人拘摩羅笈多三世（Kumāragupta III，見 R. C. Majumdar, CHIP. 卷三，孟買，1954，頁 43）；若依婆羅阿迭多王爲跋奴笈多王之説，則伐闍羅當是跋奴笈多之子婆迦羅基耶（Vakarakhya）（Raychaudhuri：同前書，頁 597，注 2）。

（七）中印度王此北復建大伽藍：此處中印度王指誰，不詳。水谷真成認爲可能是指戒日王（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頁 298）。

僧徒數千,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矣①。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②,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③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④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鋭,頹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强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⑤,流雅譽於當時。光友⑥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一),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珍當世。

校勘:

① 《徑山本》矣作人。

② 《中本》、《異本》問作聞。

③ 《中本》門作問。按《方志》此作"守門者詰問"。則門字是也。

④ 《徑山本》、《金陵本》飛作走。按《方志》作退飛,同此本。退飛亦見卷二"健馱邏國如意論師"條。走字非。

⑤ 《方志》堅慧作德堅。按德慧、堅慧亦見卷十一"伐臘毗國"條。

⑥ «方志»光友作光支。

注釋:

(一) 若此上人衆所知識: 那爛陁寺學者輩出,護法,見卷五、卷八注。護月, 梵文作 Candragupta 與護法同時,生平不詳,唯識十大論師之一,著«釋辯中邊論»。德慧,見卷八注。堅慧,梵文作 Sāramati, 南印度人,行化於摩揭陁,著有«究竟一乘寶性論»、«法界無差別論»等。光友,梵文作 Prabhāmitra, 生平不詳。勝友,梵文作 Viśeṣamitra, 生平不詳,護法門人, 唯識十大論師之一。智月, 梵文作 Jñānacandra, 生平不詳, 護法門人, 唯識十大論師之一。

伽藍四周,聖迹百數(一),舉其二三,可略言矣①。

校勘:

① «中本»矣作乎。

注釋:

(一) 聖迹百數: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此寺西南大院之外,方列大窣堵波及諸制底,數乃盈百, 聖迹相連,不可稱記,金寶瑩飾,實成希有",與本書的記載一致。

1. 伽藍附近諸迹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一),爲諸天、人

廣説妙法。次①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比丘②見佛處。昔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内發敬心,五體投地。便③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比丘者,甚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二),或見執香爐④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校勘:

① 原本無次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補。《中本》亦有次字,但脱法字。

②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下同。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便字。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爐並作鑪,同。

注釋:

(一) 昔如來三月止此:《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於門南畔可二十步,有窣堵波,高百尺許,是世尊昔日夏三月安居處,梵名慕攞健陀俱胝,唐云根本香殿矣。”案:慕攞健陀俱胝,梵文 Mūlagandhakuṭī。

（二）觀自在菩薩立像：在那爛陁寺遺址的第十二號塔院附近發現五世紀製作的觀自在立像，見高田修《印度南海的佛教美術》頁104。但此像是否即玄奘所記載的立像，尚待考定。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一）。次東南垣内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披①。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説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②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

校勘：

① 《石本》、《宋本》披作技；《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作枝。《方志》作披，同此本。

② 《中本》簷作擔，乃檐之誤。簷、檐同字。

注釋：

（一）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案此傳説出處不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次此西南有小制底，高一丈餘，是婆羅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離浮圖，此即是也。"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

迭①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②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鍮石③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一十丈④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⑤王之所作也。

校勘:

① «石本»、«異本»、«宋本»、«資福本» 迭作逸,非。按上文作迭。

② «中本»則作側。«方志»作卽,卽猶則也。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音釋»石並作鉐。«方志»、«續傳»作石,同此本。

④ 原本一十丈三字作十丈二字。«資福本»、«磧砂本»«徑山本»作一十丈。«明南本»作一十文,文乃丈之形訛。今據補一字。«石本»、«宋本»作一十尺,尺應作丈。«慈恩傳»作十餘丈,語亦相近。«古本»作八十尺,«方志»同。«續傳»則作八丈。

⑤ «古本»胄作冑,不同;«中本»、«方志»作曹。«慈恩傳»作胄,同此本。滿胄王見前。冑、曹,形似而誤。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甎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鄰境國王、大臣、豪族,賫妙香花,持寶旛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内有大井,昔佛①在世,有大商

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以② 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③ 築地，地既爲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校勘:

① 原本佛在二字作在佛，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② «徑山本»以作言。

③ «古本»軸作輪。按«方志»作軸，同今本。

二十八、拘理迦邑及目連故里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一)，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爲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① 家，遂師珊闍② 耶(二)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爲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遥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三)，比丘③！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④落，俗裳變，戒品⑤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校勘:

① 《中本》捨作出。

② 《中本》闍作閣。按下文舍利子故里一節中作闍。梵文作Sañjaya,闍字爲是。《音釋》亦作闍,音蛇。

③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

④ 《古本》、《中本》髮下有墮字。

⑤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品下並有清字。

注釋:

(一) 拘理迦邑: 拘理迦,梵文 Kolika,又譯拘離迦、俱利迦。卽目連本生故里,見《佛本行集經》卷四七,也有人認爲是目連的名號,如《慧琳音義》卷六;“採菽氏,古譯梵語,云大目乾連,訛略不正,正梵語云摩訶沒特伽羅 (Mahāmaudgalyāyana),唐云大採菽氏,俗云菉豆子,古仙人號也。目乾連是此仙種,亦名俱利迦,或名拘隸多,或云俱律陀,皆一人之號。”此地卽現今 Jagdishpur。

(二) 珊闍耶: 梵文、巴利文作 Sañjaya,全稱梵文 Sañjaya-vairaṭīputra,巴利文 Sañjayavelaṭṭhiputta;譯作珊闍夜毗羅胝子,六師外道之一,關於目連皈佛事,見《佛本行集經》卷四八,參見前注。

(三) 善來: 梵文 svāgata 意譯,音譯莎揭哆,印度僧衆歡迎來人之辭。《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三:“西方寺衆多爲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卽須迎前唱莎揭哆,譯曰善來。”

二十九、頻毗娑羅王迎佛遺迹

没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一)。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陁國人心渴仰,受頻毗娑羅王請,於晨朝時着衣持鉢,與千比丘①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二),慕法染衣,前後羽②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③爲摩那婆(三),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虚④,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陁國頻毗⑤娑羅王與其國内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萬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

校勘:

①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 比丘二字作苾芻。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羽並作翼。«中本»作明,疑羽之訛。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變下並有身字。

④ «中本»蹈空虚三字作踊虚空。

⑤ «中本»毗作婆。

注釋:

(一) 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 此傳説又見«根本説一切有部毗

奈耶破僧事》卷七。

(二)螺髻梵志: 印度古代相傳梵天王留頂髮,結成螺形,稱爲螺結,一作螺髻。梵志多效作螺結,稱爲螺髻仙人,或編髮梵志,見《象頭精舍經》、《伽耶山頂經》。

(三)摩那婆: 梵文 mānava 音譯, 又作摩納婆等, 略作摩納,意譯儒童、年少或年少淨行。

三十、迦羅臂拏迦邑及舍利子故里

頻毗娑羅王迎佛東南, 行二十餘里, 至迦羅臂拏迦邑(一),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是尊者舍利子本生①故里,井今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

校勘:

① 《中本》生下有城字。

注釋:

(一)迦羅臂拏迦邑: 迦羅臂拏迦,儒蓮、比爾、瓦特斯還原作梵文 Kālapināka,康寧哈姆作 Kalapināka, 日本赤沼作 Kāḷapinā-ka,水谷真成作*kālapiṇāka,舍利弗本生地,即那羅聚落的別名,見《法顯傳》:“……到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據考證此地即現今 Sārichak。H.Śāstrī 認爲在《大事》(Mahāvastu)中稱

舍利弗生地爲 Nālandāgrāmaka, 即是那爛陀之別名。

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① 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②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爲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③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没特伽羅子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没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④ 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一)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説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説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説,舍利子⑤ 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遥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比丘⑥!”聞是語時,戒品(二)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三)説法,聞餘論⑦ 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

未生怨王⑧及其⑨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爲説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⑩起已而寂滅焉(四)。

校勘:

① «中本»諸作厥。

② 原本宵作霄。«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作宵,今從改。«干禄字書»列宵霄二字云:"上夜,下雲霄。俗作霄,非也。"是唐時俗書宵霄不分。

③ 原本朽作杇,今從«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改。«徑山本»作歹丂,同。«一本»作巧,乃形之訛。

④ 原本無所字。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補。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並無子字。

⑥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

⑦ «中本»論作語。

⑧ «中本»無王字。

⑨ «中本»無其字。

⑩ «徑山本»定作後。

注釋:

(一) 苦際:佛教認爲"苦"爲四諦之一。苦際,苦的邊際,此指苦的終極原因。«法華經»卷一«序品»:"若人遭苦,厭老病死,爲

說湼槃，盡諸苦際。”

（二）戒品：佛教戒律的品類，指五戒、十善戒、具足戒等。《梵網經》卷下：“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

（三）長爪梵志：梵文作 Dīrghanakhabrahmācārin，長爪其名，梵志，外道之謂，舍利弗的舅父，曾往南印度遊學，後皈依佛教，見《撰集百緣經》卷十、《長爪梵志請問經》。

（四）而寂滅焉：關於舍利弗先於釋迦牟尼逝世的宗教傳說，見《增一阿含經》卷十八、《月光菩薩經》、《賢愚因緣經》卷五等，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八則載舍利弗“尊者濟度親屬及諸大衆，生浄信已，於日初分上昇虚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依妙湼槃界”，與諸經的記載稍有不同，《西域記》所傳聞，似本此。

迦羅臂拏[①]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湼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拘胝[②]者，唐言億。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校勘：

① 原本拏作挐，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上文亦作拏，此不應參差。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胝作矩。按正文作胝，注不當異，矩字誤。卷十《伊爛拏鉢伐多國》二百億比丘條亦作拘胝，可證。

三十一、帝釋窟

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陁羅勢羅窶①訶山(一)。唐言帝釋窟②。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蓊鬱。嶺有兩峰③，岌然特起。西峰④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⑤於中止，時⑥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⑦石請問(二)，佛爲演釋，其迹猶在⑧。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敬⑨懼。山巖⑩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峰上有伽藍，聞諸土⑪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峰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爲照燭。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 窶作寠，同，下同。«石本»作窣，非。

②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窟下並有也字。

③ «中本»兩峯二字作雨岑。雨當是兩之誤。

④ «中本»峯作岑。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嘗作常，通用。

⑥ 原本時下重時字，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刪。

⑦ «古本»、«中本»及«翻譯集»引畫作書。«石本»作盡，誤。

⑧ «中本»在作存。

⑨ 原本敬作驚，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改。

⑩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巖作嶺。《方志》亦作嶺。

⑪ 《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土作士，非。

注釋:

(一)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因陁羅勢羅窶訶，梵文 Indraśailaguhā 音譯，巴利文 Indasālaguhā，樹名。此山因窟前有因陀羅勢羅樹而得名。康寧哈姆比定爲王舍城東六英里的吉里也克山(Giriyek)，卽《法顯傳》中的小孤石山："從此東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但法顯所記距離與玄奘相差頗遠。此說待考。

(二) 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法顯傳》："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藍。"其記載與《西域記》同。其傳說又見《長阿含經》卷十，佛教徒多以此作爲繪畫、雕刻的題材。

1. 雁窣堵波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峰伽藍前有窣堵波，謂亘①許贈反娑②(一)。唐言雁。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③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④經行，忽見羣雁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

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絶⑤,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⑥。比丘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誡,誠爲⑦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校勘:

① «慈恩傳»亘作僧。

② «音釋»娑作婆。«翻譯集»云:"僧娑,或亘娑。"«徑山本»此下校注云:"闕,疑,末補伽藍。"按上文已言伽藍,此獨謂塔名,不必再綴伽藍字。«慈恩傳»亦同此。«徑山本»説非。

③ «中本»開作聞。

④ «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比丘二字作苾芻,下同。«慈恩傳»作檢校人。

⑤ «石本»絶作終。

⑥ «古本»、«中本»殞作殪,«慧琳音義»、«音釋»及«翻譯集»亦同,音"翳計反"與"於計反"。

⑦ «古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誠爲二字作爲誠,«翻譯集»引亦同。

注釋:

(一) 亘娑: 梵文 haṃsa 音譯,卽雁。

2. 鴿伽藍

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鴿。伽藍(一)。僧徒二百餘人，學説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衆一宿説法①。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②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説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③？"如來告曰："汝應蘊④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⑤，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爲鴿伽藍⑥。

校勘:

①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法下並有佛説法三字。

② 原本經作一，《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徑山本》及《翻譯集》引並作經，今據改。

③ 《古本》出作在，《翻譯集》同。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蘊作緼；《翻譯集》作煴，並音近通用。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新作斯。悔過下斷句，自斯二字屬下讀，亦通。

⑥ 《明南本》此下有舍利五色而葬其下八字。《徑山本》亦有

此八字，爲小注。

注釋:

（一）迦布德迦伽藍：迦布德迦，梵文 Kapotaka 音譯，意譯鴿。此伽藍在“因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今考定在Bihār，似以北行五六十里爲當。鴿王本生故事，見《六度集經》卷六、《智度論》卷十一等。

三十二、孤山觀自在像

迦布德迦①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②崇峻，樹③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④緣⑤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⑥之工。正中精舍有⑦觀自在菩薩像(一)，軀量雖小，威神感⑧肅，手執蓮華，頂戴佛像。常有數人⑨，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二)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摩揭陁國多羅(三)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建⑩精舍，興諸供養。自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

校勘:

（1）《慈恩傳》德作路。《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無下迦字。按上文與此全同。《翻

譯集》亦云:“迦布德迦，或迦逋，唐言鴿。”則路字不合;下迦字則可省,梵文 kapotaka 亦作 kapota。

② 《古本》、《中本》其山二字作山甚。

③ 《舊麗本》樹作崳,非。

④ 《中本》崖作岸,形之訛。

⑤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緣並作注。

⑥ 《徑山本》剛作剮,同。

⑦ 《慈恩傳》有下有刻檀二字。

⑧ 《舊麗本》及《感應録》引感作盛。

⑨ 《慈恩傳》數人作數十人。

⑩ 《感應録》引建下有立字。

⑪ 《感應録》自作其。

注釋:

(一) 觀自在菩薩像: 亦見《慈恩傳》卷三。玄奘曾以花鬘禮讚,以三願乞求。

(二) 僧伽羅國王: 見本書卷十一僧伽羅國條及注。

(三) 多羅: 梵語 tāla 音譯,又作哆羅，爲高大喬木，學名 Borassus flabelliformis。亦見本書卷十一恭建那補羅國條。

三十三、其他佛説法遺迹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

佛昔於此爲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①及經行遺迹之所。

校勘:

① 三佛坐,«方志»作四佛行坐跡。

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

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落①般②膩羅聚落(一),伽③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④,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二)四時開發。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磧砂本»,«明南本»、«徑山本»落作洛。«中本»作治,洛之形訛。

② «徑山本»般作殷,形近而訛。

③ «古本»、«中本»伽上有其字。

④ «古本»建下有也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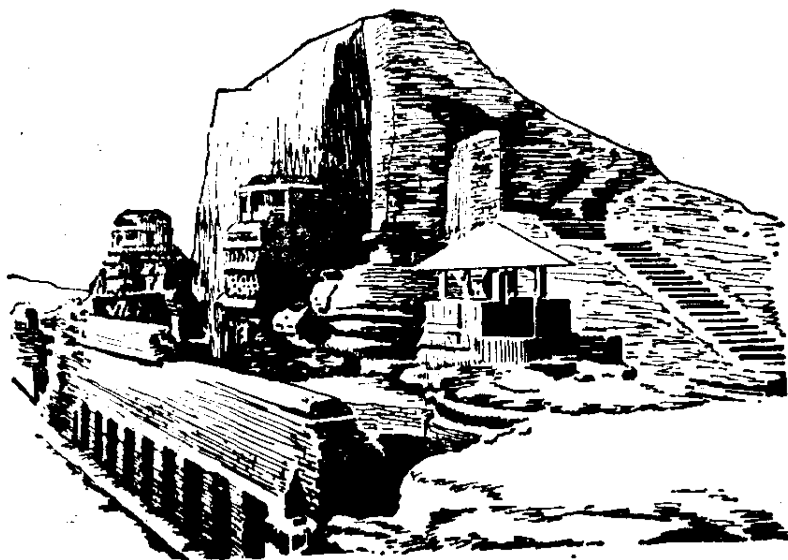
注釋:

(一)落般膩羅聚落: 般,元、明本俱作殷;儒蓮據此還原此名爲Rohinila;瓦特斯據宋本作般,還原爲 Lāvaṇila;但因此字含義

不明，他猜測梵文原文爲 Lavaṇanīla。康寧哈姆比定爲 Rajjāna。目前頗難確定其是非。

（二）四色蓮花：指紅蓮花（梵文 padma）、青蓮花（梵文 utpala）、黄蓮花（梵文 kumuda）、白蓮花（梵文 puṇḍarīka）。

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嗢①祇②羅國　奔那伐彈③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呾④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⑤那國

烏荼⑥國　恭御陁國

羯餕力甑反伽國　憍薩羅國

案⑦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⑧利耶國　達羅毗荼⑨國

秣羅矩吒國

校勘:

① 《舊麗本》、《中本》嗢作唱，形之訛。《音釋》嗢字音"烏没反。"

② 《新麗本》原書祇作衹，《京大本》從《石本》、《宋本》改。

③ 《明北本》、《徑山本》彈作潬，但本文又並作彈。

④ 原本呾作咀，《舊麗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

北本》、《徑山本》並作呾。按本文亦作呾。此國名梵文爲Samataṭa，呾字音諸，今從改。《音釋》呾字音"丁割反"。

⑤　《舊麗本》剌作賴。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荼並作茶。按初唐時無茶字，茶字始見於中唐間，詳見顧炎武《唐韻正》。此不當作茶。

⑦　《中本》案作安。

⑧　《古本》珠作秼，《中本》作殊。按此國名梵文作 Colya，珠字爲是。他作訛。

⑨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荼並作茶。字當作荼，説見上。

伊爛拏鉢伐多國

伊爛拏鉢伐多①國(一)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②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③(二)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三)，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④。

校勘:

①　伊爛拏鉢伐多，《慈恩傳》、《續傳》作伊爛拏。按梵文一説作 Īraṇa-parvata，義爲荒山。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臨並作路。按《方志》作臨，同此本。依義臨字爲長。

③ 《慈恩傳》正量部法四字作一切有部義，蓋據後來僧學（見下文）而言。

④ 《徑山本》於此段文字下有校語云："都城下二句誤倒，當正。"蓋謂"國大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三句，當以周二十里句移於"都城"下，而北臨（《徑山本》誤作路）殑伽河句移於後也。然《方志》亦如此，於文無窒礙，校語不足憑。

注釋:

（一）伊爛拏鉢伐多國：伊爛拏鉢伐多，儒蓮還原爲 Hiraṇyaparvata，義云金山；瓦特斯不同意此説，認爲應爲 Īraṇaparvata，義云荒山，因爲玄奘並沒有關於該國產金的任何記載。《慈恩傳》卷三簡稱伊爛拏國。該國地望多數學者一致認爲即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孟格爾(Monghyr)，其領域自 Lakṣmīsarai 直抵 Sultanganj，北臨恆河；又從 Pārśvanāth 山西端直抵 Barakar 與 Dāmudā 兩河匯合處爲其南界。古名 Modāgiri，見於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又稱 Mudgalagiri。十一世紀稱爲 Mungiri (Alberuni's India, I, p. 200)。

（二）小乘正量部：正量部見本書卷四堊醯掣呾邏國條下注。《慈恩傳》卷三稱此國多學"小乘説一切有部義"，兩種記載究竟哪個正確，尚難斷定。玄奘所記載的印度佛教的部派的分佈，大體以説一切有部盛行於西北印度和中亞一帶，正量部則盛行於中印度的西部和南部。參閱本書季羨林所撰《前言》，見本書頁67—85。

（三）近有鄰王……建二伽藍：此"鄰王"似指戒日王曷利沙伐彈那。詳見本書卷五戒日王注。關於這兩個伽藍，《慈恩傳》卷三有所記載："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大德，一名怛他揭多毱多（原注：唐云如來密），二名羼底僧訶（原注：唐云師子忍），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毗婆娑》、《順正理》等。"案：薩婆多部卽說一切有部。

一、伊爛拏山

大城側臨殑伽河，有伊爛拏山（一），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① 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

校勘：

① 《方志》仙聖作古來五通仙。

注釋：

（一）伊爛拏山：近人考定卽 Monghyr 以東三英里處的 Pirpahar 山。該地以風景優美並有温泉而出名。根據玄奘描繪的情況，"含吐煙霞，蔽虧日月"，表明是一座活火山。該地温泉頗多，小孤山附近的温泉温度很高，這是火山地區的特徵，1934 年一月該地曾發生強烈地震，造成重大損失，這更證明玄奘記載的正確。

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

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二、二百億比丘故事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一)唐言聞二百億。舊譯曰億耳①，謬也。苾芻生處。

校勘:

① «翻譯集·宗釋論主篇»引此文同；又引«西域記»云："富一億財一洛叉，便耳著珠墜，人知富也。"今«記»無此文。

注釋:

(一) 室縷多頻設底拘胝：此人名在佛經中通常作 Śroṇa-koṭi-viṃśa（梵文）、Soṇa-koli-visa（巴利文），漢文佛經譯作首樓那二十億、室路拏二十俱底，又意譯二十億耳、億耳等。本書的室縷多頻設底拘胝當是梵文 Śruta-viṃśati-koṭi 的譯音，意譯應作聞二十億。本書譯作聞二百億，不確切。他皈依佛教的經過，見«增一阿含經»卷十三，«四分律»卷三八及錫蘭佛傳和西藏佛傳。

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蹠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①藥，遞相②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③。其豪富如此。世尊知

其善根將發也④，命没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⑤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一)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没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⑥，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蹶躓⑦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絙⑧(二)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⑨坐。伸⑩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⑪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跏⑫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⑬。亦既得⑭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説法誨喻，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⑮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捨⑯，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爲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校勘：

① 《徑山本》妙作好。

② 《舊麗本》無相字。

③ 《徑山本》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八字作轉相授不得踰時。

④ 《徑山本》、《金陵本》也作因，屬下讀。

⑤ 《徑山本》以作而。

⑥ 《徑山本》異作瑞。

⑦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蹶蹎二字作蹎蹶。《隨函録》作蹶蹎。

⑧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緪並作絚；《音釋》作緪，同此本。按緪、絚同字，或書作縆、絙。

⑨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踋並作加，同。

⑩ 《古本》伸作申，通用。

⑪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受下有佛字。

⑫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踋並作加。

⑬ 《古本》珍愛二字作愛珍。

⑭ 《徑山本》亦既得三字作既而辭。

⑮ 《古本》勤作懃，同。

⑯ 《古本》捨作舍，通用。

注釋:

（一）日天：見本書卷五羯若鞠闍國曲女城附近諸佛跡條注。

（二）長緪：緪，粗繩。長緪即長的粗繩。

三、小孤山佛遺迹

國西界殑伽河①南，至小孤山②(一)，重巘嵜崟③，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二)。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捃稚④迦(三)卽澡瓶⑤也，舊曰軍持，訛略也。跡，深寸餘，作八⑥出花文⑦。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脚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⑧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殺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

校勘:

① 原本無河字，今從《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

② 《方志》孤山下有"長一里餘"。

③ 《音釋》、《隨函録》崟作岑，同。《慧琳音義》作崟，同今本。

④ 《徑山本》、《金陵本》稚作穉，同。《慧琳音義》作君稚迦。《音釋》捃稚下云:"别云君遲。"譯文無定字，取其音諧而已。

⑤ 《慈恩傳》、《方志》澡瓶作澡罐。

⑥ 《中本》無八字;《異本》八作入，並非。《方志》及《珠林》三

十九亦作八出,同今本。

⑦ «徑山本»文作彩,同。

⑧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餘作於;«徑山本»作可。按«方志»此句作闊六寸餘,«珠林»作闊六寸許,則«記»文餘字爲合。

注釋:

(一) 小孤山:«釋迦方志»卷下稱爲"孤山":"國西界殑(伽)河南岸,孤山長一里餘。"先是康寧哈姆比定此山爲一個稱爲"大天"(Mahādeva)的丘陵,後瓦德爾(Wadell)提出異議,認爲此山是孟格爾西南二十英里,恒河南岸七英里處的烏爛(Uren)山。該處曾發掘出佛像,碑文及佛寺遺址等。見康寧哈姆«印度古代地理»頁 722,馬宗達所加注。

(二) 薄句羅藥叉:薄句羅,梵文作 Vakkula, Vakula, Bakkula, Bakula, Vatkula,巴利文作 Bakkula, Bākula, Vakkula。此藥叉名見於«孔雀王咒經»,其住地在王舍城。(參見 S. Levi: Le Catalogue geographigue des Yakṣa dans la Mahā-Māyūrī J. A.; 馮承鈞譯«大孔雀經藥叉名録輿地考»)。

(三) 捃稚迦:梵文 kuṇḍikā, kuṇḍika 音譯,意譯爲水瓶、澡瓶、净瓶、澡罐等,爲僧衆十八物之一,其種類與用法,詳見«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水有二瓶"條。

此西有温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

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

瞻波國

瞻波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温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毁。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注釋：

(一) 瞻波國：瞻波，原係城名，梵文、巴利文 Campā 音譯，佛典中有瞻蔔、闡蔔、闍波、旃波、占波等異譯，意譯無勝，是鴦伽國(Aṅga) 的首都，位於瞻波河（今名 Chāndan）及恆河岸，古名 Mālini 或Mālina。該城遺址至今尚存，在巴迦爾普爾 (Bhāgalpur) 附近的Campānagara 及 Campāpurī 兩村之間。鴦伽是孟加拉的古國，爲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之一，此國名見於«他氏森林書» (Aitareya Āraṇyaka, II,1,1,1)、«鮑陀衍那法經» (Baudhāyana Dharmasūtra I,1,4)。波你尼也在«八章書»中提到 Vaṅga(即鴦伽)一名(Aṣṭādhyāyī,4,1,170)。據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其領域可能包括巴迦爾普爾與孟格爾(Monghyr)兩縣，北抵柯希(Kośī)河畔。最初瞻波爲鴦伽國的所謂八萬村落之一，其後經濟日益繁榮，該地商人貿易遠至金地(Suvarṇabhūmi,此指下緬甸)，逐漸發展爲古代印度的六大城市之一。

佛陀之前，鴦伽國已十分強大，摩揭陁國也向它稱臣，後爲摩揭陁所征服。佛陀在世時，鴦伽臣服於頻毗娑羅王，《中阿含經》卷九、二九、五二均記載："一時佛遊瞻波，在恆伽池邊。"法顯也到過此地，稱爲瞻波大國。

都城壘甎，其高數丈，基址[①]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②]。分[③]瞻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之始[④][(一)]也。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址作趾。

② 《徑山本》無焉字。《慈恩傳》、《方志》亦無焉字。

③ 《徑山本》分下有王字。《慈恩傳》亦有王字。

④ 《方志》此下有"地温熱宜象耳。"

注釋:

(一) 瞻部洲諸城之始也：瞻部洲，見本書卷一序瞻部洲條註。關於天女的兒子分瞻部洲爲四部分的傳説，不詳所本。

城東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①]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爲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峰，仁智所居，觀者忘返。

校勘:

① 《中本》巘作巇。按巇爲山名,不合,疑形之訛。

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羣遊千數①(一)。

校勘:

① 《徑山本》千數二字作校多。

注釋:

(一)野象猛獸羣遊千數:《慈恩傳》卷四云:"國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百爲羣。故伊爛拏、瞻波二國象軍最多。每於此林令象師調捕,充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人無敢行。"

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①嗢祇羅國。彼俗或②謂羯蠅揭羅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舊麗本》朱作末,次同。

② 《徑山本》無或字。

羯朱嗢祇羅國

羯朱嗢祇羅國(一)周二千餘里。土地泉①濕,稼穡豐

盛。氣序溫，風俗順②，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③數百年王族絶嗣，役屬鄰國(二)，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宫，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爲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④野象。北境去殑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⑤壘⑥甎石而以建焉。基址⑦廣峙，刻彫奇製，周其方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别而作。

校勘:

① 《徑山本》泉作卑。向達云:"疑此作卑爲是，下"奔那伐彈那國"條可證。"按《方志》及下"迦摩縷波國"條皆作泉溼，義可通，不必强斷。

② 《徑山本》順作淳。

③ 《徑山本》自作近。

④ 《古本》、《中本》多下有有字。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無積字。

⑥ 《中本》壘作疊。

⑦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址作趾。

注釋:

(一) 羯朱嗢祇羅國: 羯朱嗢祇羅，儒蓮還原爲 Kajughira，某些學者認爲應還原爲 Kajunghira，始與巴利文佛典中的 Kajangala 相當。Kajangala 爲印度東部城市。其地康寧哈姆

考定爲現今拉吉馬哈爾（Rājmahal），原名 Kānkjol（古城在拉吉馬哈爾以南十八英里，至今尚存）。本書前條末原註該國俗名“羯蠅揭羅”，羯蠅揭羅是 Kayangala 的對音，Kayangala 應是 Kajangala 一名的方言讀法，故此羯朱嗢祇羅即 Kajangala。其今地也與玄奘所記基本相合。

（二）役屬鄰國：玄奘訪印時，該國役屬於戒日王治下的羯若鞠闍國。

自此東渡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1]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中作南，《方志》作中，疑《傳》誤。

奔那伐彈那國

奔那伐彈那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三十餘里①。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橠娑菓(三)既多且貴③，其菓大如冬瓜，熟則黄赤，剖之，中有數十小菓，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黄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菓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④。氣序調暢，風俗好⑤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寔繁其黨。

校勘:

① 周三十餘里,《方志》作周四十餘里。

② 原本㭰作核。《石本》、《宋本》、《資福本》及《音釋》核作椺,《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㨼,《金陵本》作㰇。按《慧琳音義》作㰇云:"從木從衣從多",字形明白,今據正。《方志》般核娑果作般耶婆果。梵文作 Panasa,則婆音不諧矣。

③ 既多且貴,《徑山本》作雖多頗貴。

④ 《釋帖》十八引云:"鉢那國有果大如冬瓜,內數十;如鵝卵。其味甘美,其色黃白。或生於根,或生於枝。根者茯苓類也。"與《記》文略相同。

⑤ 《徑山本》好作尚。

注釋:

(一) 奔那伐彈那國:奔那伐彈那,《阿育王經》卷三譯爲分那婆陀那,並意譯爲正增長(巴利文 Puṇṇavadhana,梵文 Puṇḍravardhana),爲東印度古國名。大史詩《摩訶婆羅多》、《他氏梵書》(Aitareya Brāhmaṇa vii,18)都曾多次提到此國。該國最強盛時領土包括孟加拉全境,此後也包括孟加拉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例如近代的 Santal Parganas, Birbhum 以及 Hazaribagh 的北部。玄奘到達時該國還是"周四千餘里"。

關於此國地望的考證,有幾種不同意見。康寧哈姆認爲在今孟加拉國 Pabna(Pubna),但位置偏南,太接近恆河,與玄奘所記的方向及里程都有出入。此後費格遜(Fergusson)認爲在今孟加拉國 Rangpur,方位與玄奘所記雖大體相符,又似乎太偏北。後印度

學者勞(B.C.Law)考定爲在今孟加拉國 Rajshahi 及 Bogra 一帶。(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pp.246—48)除玄奘外，《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也記載："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國東境，恆河南岸羯朱嗢羅國四百里。"據此奔那伐彈那國應在迦摩縷波國西北，羯朱嗢祇羅國東北，迦羅都河(即賈木納河支流 Karatoya 河) 西岸。Bogra 位置與上述記載均相符合，勞的看法是對的。

(二) 國大都城：國都遺址在今 Bogra 城以北七英里處的摩訶斯坦(Mahāsthān，又名摩訶斯坦葛哈 Mahāsthāngarh)。此地印度考古學界已進行過發掘。見 N. Ahmed:Mahasthan,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Mahasthangarh。

(三) 般橠娑菓：梵文 panasa。見本書卷二《印度總述》物産該條註。

一、跋始婆僧伽藍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①婆僧伽藍(一)，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

校勘：

① 《慈恩傳》始作姞。

注釋:

(一) 跋始婆僧伽藍: 跋始婆,梵文 Vāśibhā, 有火焰及光輝之義; 約希認爲是 Bhāsura 一字的訛音 bhasuā, 其意義亦同。(見 L. Joshi: Studies in the Buddhistic Culture of India, p.72) 此寺遺址在上述摩訶斯坦城西北四英里, Bihar 及 Vasu-Bihar 兩村之間。Vasu 似卽跋始的對音, Bihar 似卽毘訶羅 (vihāra 佛寺) 的訛音。該地曾發掘出土笈多王朝時代的文物不少。本段中所提到的無憂王(阿育王)塔及供養觀自在的精舍, 均有遺跡可尋。參見本書頁 792 注(二)引 Ahmed 書頁 62。

其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爲諸天人説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①] 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 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絶粒祈請。

校勘:

① 《徑山本》燭作放。

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一)], 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注釋:

(一) 渡大河: 指雅魯藏布江下游布拉瑪普特拉河 (Brahma-

putra)，或其下段賈木納河。也有人認爲是指《新唐書》中所提到的迦羅都河。

迦摩縷波國

迦摩縷波國(一)周萬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①播。般榛②娑菓、那羅雞羅菓，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③黑，語言少異中印度(三)。性甚獷暴，志存强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於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四)。

校勘:

① 《中本》時作蒔。

② 原本榛作核，今據《慧琳音義》改，說見上。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黧並作黳，可通用。

注釋:

(一) 迦摩縷波國: 迦摩縷波，梵文 Kāmarūpa 音譯，《舊唐書》、《新唐書》中譯爲伽没路，《新唐書》又作箇没盧，在今印度阿薩姆(Assam)邦的西部。迦摩縷波是東印度的一個大古國，最初

名爲“東輝(或東星)”國(Prāgjyotiṣa),以後更名爲迦摩縷波。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都曾多次提到此國,稱之爲“蠻國”(Dānava 或 Mlecchadeśa),但以讚揚的口吻提到該國國王福授(Bhagadatta)。在梵語古典文學作品中上述“東輝”及迦摩縷波兩個名稱,往往同時或交替使用。該國極盛時不僅包括全部布拉瑪普特拉河谷,還兼有孟加拉北部,西起 Rangpur 及 Cooch Behar 河,東至布拉瑪普特拉河曲及印、緬邊鏡的曼尼坡(Manipur)等地,北至不丹,南至布拉瑪普特拉河及恒河口一帶。玄奘在此也用“周萬余里”來描述該國的廣大。

迦摩縷波也是印度境内最早和我國交往的地方。《史記·大宛列傳》“昆明之屬無君長……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滇越”或卽《魏略》和《後漢書》中的“盤越”,卽迦摩縷波的别稱 Dānava 的對音(Diān-vaṭ<Dānava)。《魏略·西戎傳》:“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等。蜀人賈似至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沙畹:《魏略·西戎傳箋注》,案益部疑爲益郡之誤,沙畹也認爲此國在今阿薩姆與緬甸之間。)又《後漢書》卷八八《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國,皆身毒之地。”其中盤起係盤越之誤,校補注曰:“案盤起,《通典》起作越。”此外《梁書》卷五四《諸夷傳》以及《南史》中均作盤(或槃)越。如《南史》卷七八《夷貊傳》:“從月氏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皆身毒也。”

迦摩縷波國對我國十分友好,不僅優待過玄奘,對使者王玄策一行也十分優待,并與我國進行文化及物質交流。《新唐書》卷二

二一上《西域傳》上:“東天竺王尸鳩摩(Śrī-kumāra)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珞。迦没路國(卽迦摩縷波)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像。”《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有伽没路國,其俗開東門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發使,貢以奇珍異物及地圖,因請老子像及《道德經》。”

(二)國大都城:卽東輝城(Prāgjyotiṣa)或迦摩佉(Kāmākhyā)城,在今阿薩姆邦高哈提(Gauhati,見B.C.Law,H.G.A.I.pp. 251—253)。

(三)語言少異中印度:阿薩姆語由東摩揭陀語演變而來。但正如前所述,迦摩縷波國處於印度東部邊境,早在史前時代就有操猛—吉蔑(Mon-Khmer)語言的各族移殖。有史時期,從滇、緬一帶先後又有操藏緬語族的泰、撣等民族相繼移入。這些民族在阿薩姆人口中至今仍佔有很大比例。亞利安人的語言不能不受到這種種語言的影響,因此與中印度語言有一定差異。

(四)天祠數百異道數萬:如前所述,迦摩縷波地處邊區,亞利安人移入較晚,此後婆羅門教雖然居於支配地位,當地各民族固有各種宗教信仰仍然根深蒂固,并逐漸與婆羅門教混合而形成各種密教(Tantrism)宗派,無論佛教、印度教或密教的金剛乘(Vajrayāṇa)、真言宗(Mantrayāṇa)、天生宗(Sahajayāna),都以迦摩縷波爲其發源之地。密教的有名的“成就者”如娑羅訶(Saraha)、魯依巴(Luipa)等人,大都生於迦摩縷波,或是以此地爲其活動之所。密教的聖地,如迦摩佉(Kāmākhyā)、室利訶吒(Śrīhaṭṭa,今孟加拉Sylhat)、普爾納山(Pūrṇagiri)、烏胝衍那(uddiyāna)等都在古代迦摩縷波境内,迦摩縷波國國都迦摩佉附近的天妃廟尤其是這派教徒的朝拜中心。

此外，對大自在天的崇拜在阿薩姆從古到今一直很盛行。據《女瑜珈行者呾多羅》(Yoginī-tantra)一書的記載，迦摩縷波國内的大自在天偶像——男根數以百萬計，所以玄奘的“異道數萬”并非誇大。玄奘時代當地的大自在天廟遺址，今代已有出土。(B. K. Barua, A Cultural History of Assam, vol.I,p. 147 ff.)

一、拘摩羅王招請

今王本那羅延天(一)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胄。號拘摩羅①(二)。唐言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②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③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陁那爛陁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陁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兹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廣④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⑤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

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嗢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

校勘：

① 《方志》作摩羅王，脱拘字。《慈恩傳》作鳩摩羅王。鳩、拘聲之轉。

② 《徑山本》、《金陵本》君上二字作國王。

③ 《徑山本》、《金陵本》高作多。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廣字。

⑤ 《金陵本》徒作圖，疑同音而訛。

注釋：

（一）那羅延天：梵文 Nārāyaṇa，印度神話中原人之子，偏入天或黑天的別名，一説梵天的別名。

（二）婆塞羯羅伐摩號拘摩羅：婆塞羯羅伐摩，梵文 Bhāskaravarman，意卽日胄。拘摩羅，梵文kumāra，音譯，意爲童男、少年、青年；《慈恩傳》卷五作鳩摩羅，《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作尸鳩摩(Śrī-kumāra)，尸卽室利(śrī，意譯吉祥)，加在名號之

前，以示尊敬。

關于玄奘與拘摩羅及戒日王三者之間的關係，除參考本書卷五“曲女城之會”條外，詳見«慈恩傳»卷五。

二、東境風土

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①矣②。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③境(一)。然山川險阻(二)，嶂④氣氛沴，毒蛇毒艸，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暴⑤，故此國中象軍特盛。

校勘：

① «中本»獠作僚。«慧琳音義»云：“獠，正體從豸作獠。或從巢作獠。”

② «徑山本»矣作俗，當涉下俗字而誤。

③ «徑山本»之作邊。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嶂作障；«明北本»、«徑山本»作瘴，«校本»亦云：“疑當作瘴。”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空暴字。

注釋：

(一) 入蜀之西南境：迦摩縷波是印度境内最早和我國有直接交通的地方。«史記·大宛列傳»上已經提到印度市場有四川的產品邛杖、蜀布出售。雖然漢武帝用官方的力量開通這條交通

線失敗，但是這并不能證明民間也没有貿遷往還。前注所提到的滇越就是其一例。漢以後我國典籍中提到這種交通線上情況的更多，除前引《魏略·西戎傳》外，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永昌郡："有閩濮、鳩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義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記載，室利笈多王（Śrīgupta，約爲公元後三世紀人）時，有支那僧二十餘人由蜀川牂牁道而至印度。唐代利用這種路線的人更多，公私著述對此均有記載。《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載有賈躭所述由雲南至印度的路線兩條：一條繞道緬甸，"自羊苴咩城（大理）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又入驃國境，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經突旻城至驃國千里。又自驃國西度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另一條由滇西直至迦摩縷波："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里至東天竺北界箇没盧國。"按後者計，自騰充至迦摩縷波國共一千八百里，再加上川滇邊界至騰充這段一千二百五十四里（按樊綽《蠻書》卷一計算），共三千餘里，與玄奘所計大體相符（《唐六典》卷三："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可兩月行"，約合三千餘里）。

（二）山川險阻，《慧琳音義》卷八一牂牁條，對這條路線的情況有較詳記載："……遂檢尋《括地志》及諸地理書《南方記》等，說此往五天路徑，若從蜀川南出，經餘姚、越嶲、不韋、永昌等邑，古號哀牢玉，漢朝始慕化，後改爲身毒國，……今並屬南蠻（指南詔），北接互羌雜居之西。過此蠻界，即入土蕃國之南界。西越數重高山峻嶺，涉歷川谷，凡經三數千里，過土蕃界，更度雪山南

脚，卽入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國……此山路與天竺至近，險阻難行，是大唐與五天陸路之捷徑也。仍須及時。盛夏熱瘴毒蟲，不可行履，遇者難以全生。秋多風雨，水泛又不可行。冬雖無毒，積雪冱寒，又難登涉。唯有正二三月乃是過時。仍須譯解數種蠻夷語言，兼賫買道之貨，仗土人引道，展轉問津，卽必得達也。山險無路，難知通塞。”

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一)。東印度境。

注釋:

(一) 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 這一數字係根據傳聞而得，並非玄奘親身行履。實際玄奘巡禮東、南、西印度各國，時間在去迦摩縷波國之前，詳見本卷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注。

三摩呾吒國

三摩呾① 吒國(一)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二)周二② 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乾，其徒甚③ 盛。

校勘：

① 《慈恩傳》呾作怛。

② 《中本》二作三。《方志》作二十餘里，同此本。

③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甚並作特。

注釋：

（一）三摩呾吒國：三摩呾吒，梵文 Samataṭa 音譯，《慈恩傳》卷四作三摩怛吒；有平地之義，因該國土地平坦而得名，爲印度東北部最重要的古國之一。三謨陀羅笈多王（Samudragupta，四世紀中葉）的阿拉哈巴德（Allāhābād）圓柱銘刻中已提到此國，與迦摩縷波及尼泊爾相提并論，爲笈多王朝的附庸之一。《廣博本集》（Bṛhatsaṃhitā）也提到此國。其領域在恒河及梅格納河三角洲上，并包括現代的提帕拉（Tipperah）、納奧卡里、（Noakhali）、昔爾赫特（Sylhet）。唐時另一僧人僧哲，也到過此國：“僧哲禪師，澧州人也，……思慕聖蹤，泛舶西域……巡禮略周，歸東印度，到三摩呾吒國，國王名曷羅社跋吒……五天所有聰明大德，廣慧才人，博學十八部經、通解五明大論者，並集兹國矣。……其僧哲住此王寺，尤蒙別禮。”（義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由此可知當時此國文化的發達。

（二）國大都城：關于三摩呾吒國的領域，各家意見的出入不很大，對其國都所在却有幾種不同的意見。康寧哈姆認爲應在傑索爾（Jessore），費格遜認爲在鎖納兒港（Sonargāon），瓦特斯認爲在法里德浦爾（Faridpur），近年經印度學者研究，一般比定此國都爲卡爾曼塔（Karmānta），在今孟加拉國達卡西南的柯密拉（Gomilla）

以西十二英里處的巴德·迦姆答（Baḍ-Kamta，見 B.C.Law: H.G.A.I.p.257)。

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一)。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

注釋:

(一) 昔者如來爲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　案釋迦牟尼傳佈佛教，從未到三摩呾吒國，這是後來佛教徒的附會之說。下耽摩栗底國條“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條“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云云，均同此。

一、傳聞六國

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呾① 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② 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卽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那③ 洲國，凡此六國(一)，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④可知。

校勘:

①　原本呾作咀，今從《舊麗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改。《慈恩傳》作怛。

②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墮作墯。

③　《慈恩傳》那作羅。

④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聞並作問。

注釋:

（一）六國：此六國均爲傳聞之國。本書除大致方向之外，別無記載，因此諸家考證不一，較一致的意見如下：

（1）、室利差呾羅，梵文 Śrī-kṣetra 音譯，《南海寄歸内法傳》譯爲室利察呾羅，即緬甸故都 Thare Khettara，在今下緬甸伊洛瓦底江畔驃蔑（Prome）附近。本書説該國在三摩呾吒國"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東北"應是"東南"之誤。

（2）、迦摩浪迦，梵文 Kāma-laṅka 音譯，即《梁書》卷五四中的狼牙修，《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郎迦戍（Laṅkasu），在馬來半島上。但其具體位置又有幾種不同意見，有人認爲是在半島東岸的北大年（Patani），有人認爲在半島西部的吉打（Kedah），也有認爲即《梁書》中的頓遜（Tenasserim）。

（3）、墮羅鉢底，梵文 Dvārapatī 音譯，即《南海寄歸内法傳》中的社和鉢底，《舊唐書》中的墮和羅，《新唐書》中的獨和羅，即泰國古都 Ayuthya 或 Ayudhya 的梵文名稱。

（4）、伊賞那補羅，梵文 Īśanapura 音譯，即柬埔寨故名，見《舊唐書》卷一九七《南蠻西南蠻傳》真臘國條："其王姓刹利氏，有

大城三十餘所，王都伊奢那城。”

(5)、摩訶瞻波，梵文 Mahācampā 音譯，亦作林邑、環王國，卽占婆，位于印度支那半島的東南海岸。

(6)、閻摩那洲，梵文 Yamanadvipa 或 Yavanadvīpa，《法顯傳》作耶婆提，卽爪哇，有人認爲指今蘇門答臘。

印度學者跋多闍梨耶提出過完全不同意見，他認爲上述的(1)卽 Sylhet，(2)卽 Comilla，(3)卽 Tipperah，(4)卽曼尼坡(Manipur)，(5)卽八莫，(Bhamo)，(6)卽緬甸阿瓦(Ava)南部的Tambudeepa。(見 P. Bhattacharya: To the East of Samataṭ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0, pp, 1—19) 實際上他所列擧的前三處都在三摩呾吒境内，後來芬諾曾對此進行反駁 (L.Finot: Hiuan-tsang and the Far East，見同書，pp.447—452)，芬氏的意見是對的。

自① 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躭摩栗底國。東印度境。

校勘:

① 《中本》自下有此字。

躭摩栗底國

躭摩栗底國(一)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①，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菓茂盛。氣序温暑，風

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②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垂作陲，通用。

② «古本»衆作徒。

注釋:

(一) 躭摩栗底國：躭摩栗底，梵文 Tāmraliptī，巴利文 Tāma-littī，古籍上又作 Tāmraliptā, Dāmaliptā, Tāmraliptikā，法顯譯作多摩梨帝。其地望據考訂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納浦爾縣(Midnapur)的塔姆魯克(Tamluk)，在胡格里(Hooghli)河與魯甫納拉揚那(Rūpnārāyana)河匯合處上游十二英里處，在後者的西岸。費格遜曾一度表示異議，認爲塔姆魯克不如歷史更古的港口察地港(Satgaon)更符合玄奘的記載。後經印度人拉爾古普塔(Lal Gupta)詳盡地研究過躭摩栗底的古代歷史與塔姆魯克的沿革之後，各種爭議遂告平息。(The Journal of the Buddhist Text Society, vol. v, pt. II, p.4)。這一古城早見於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毗濕摩篇»(Bhīṣmaparvan)第九章和«大會篇»(Sabhāparvan)第二十九章。在孔雀王朝時，此國是摩揭陀國的一部分。托勒密«地理志»上稱之爲 Tamalites。曇丁的名著«十公子傳»曾經提到躭摩栗底的頻都伐昔尼(Binduvāsinī)寺。此地是東印度重要港口，水陸

交通中心，有航線赴南印度及東南亞各地，我國僧人多人曾來此地訪問。五世紀時，法顯曾由瞻波國至此。義浄赴印度時在此地登陸，歸國時也在此上船。

玄奘一度也曾想由此地取海道赴師子國（斯里蘭卡）："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原注：此云執師子也）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用爲安穩，并得觀烏茶等諸國聖跡'，法師即西南向烏茶國。"（《慈恩傳》卷四）

到過此國的還有唐代的大乘燈。道琳在此國住過三年，學習梵語，并重新受戒。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

城側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① 國^(一)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② 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菓③ 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④，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

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二]。

校勘:

① 《方志》有注云:"金耳國也。"《珠林》三十九作羯羅拏國。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下作卑,《方志》同。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菓作異。

④ 《中本》千作十,誤。《慈恩傳》作三百餘人。

注釋:

(一)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梵文 Karṇasuvarṇa 音譯,金耳之義。此國首都的位置長期以來都存在争論。根據近年來考古發掘的結果,一般認爲其地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穆爾昔達巴德(Murshidabad)縣的羅杰巴底登迦(Rajbadidanga)。該地曾出土刻有"吉祥赤泥大寺"(Śrī Raktamṛttikāmahāvihāra)銘文的封泥。(B.P. Sinha: Archaeology and Art of India,Delhi,First published, 1979,p.6)當地田土色赤而硬,此寺卽下文的赤泥僧伽藍因此得名。此國名曾見於笈多王朝銘刻,一度似相當強大,并與摩揭陁爲敵。

不過這裏必須指出:一、該國位置在躭摩栗底東北,而非西北,錯訛的原因是《西域記》本卷中各國順序排列有誤所造成。據《慈恩傳》載,玄奘于貞觀十二年(638 年)離那爛陁寺南遊,巡禮聖跡,其行程是先至伊爛拏鉢伐多國,然後沿恒河南岸至瞻波國,再東行至羯朱嗢祇羅國,然後又東度恒河至奔那伐彈那國,由此南下至羯

羅拏蘇伐剌那國，再轉向東南，至三摩呾吒國，由此又轉向西行，至躭摩栗底國，到達此地後，由於接受南印度僧人的勸告，改變原來海行的計劃，取道陸路向西南至烏荼國，此後繼續南遊，因此，玄奘并未在到達躭摩栗底國之後，又折向東北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然後又再走回頭路，向西南至烏荼國。辯機整理《西域記》資料時，可能爲了敍述上的方便，各國按地區排列，而不是按玄奘巡遊的時間先後排列的，因此，在奔那伐彈那國之後，敍述了它東面的鄰國迦摩縷波，然後爲方便計，緊接着就敍述其西南的三摩呾吒國。這樣做固未嘗不可，但是把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放在躭摩栗底之後，并把東北方向誤作西北，却是很不妥當的。

玄奘去迦摩縷波國的時間，比巡禮南印度及西印度各國晚得多，是在貞觀十六年(642 年)，玄奘還那爛陁寺之後，應迦摩縷波國王鳩摩羅的邀請而去的。《慈恩傳》卷五對此有詳細記載，不具引。曲女城大會之後，貞觀十七年(643 年)，玄奘卽啟程歸國。

(二) 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提婆達多，見前注。他因反對釋迦牟尼，遂率徒衆脱離釋尊的僧團，自成一派。《法顯傳》云："調達(提婆達多)亦有衆在，常供養過去三佛，唯不供養釋迦文佛"，並自定五法，其一卽"不食乳酪"。見《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十。

一、赤泥僧伽藍

大城側有絡多末①知僧伽藍，(一)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誡相成，

琢磨道德。

校勘:

①　原諸本末作未,《舊麗本》、《古本》及《慈恩傳》未作末,作末是。

注釋:

(一) 絡多末知僧伽藍: 絡多末知,俗語 Raktamaṭṭī 音譯,梵文 Raktamṛttikā, 意譯赤泥,由於此地泥土呈赤色,故名,參見前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注。

初, 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鍱,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談①議。或者②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 人無問者。詢訪髦彥, 莫有其③人。王曰:"合境之内, 豈無明哲? 客難不酬, 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 其自稱曰沙門,强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於兹。非④夫體法合德, 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⑤, 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 學業膚⑥淺, 恐黜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議⑦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⑧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 沙門受請, 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約⑨,苞⑩含名相(一),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

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談並作論。

② «徑山本»者作人。

③ 原本其作異，«舊麗本»、«古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其，義長，今從改。

④ 原本非作悲，今從«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⑤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之下並有已字。«徑山本»之作是，下亦有已字。

⑥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膚作庸。

⑦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議作義。

⑧ «舊麗本»光作先，形之訛。

⑨ 諸本作約。章校本作博，«大正藏»校記引«明本»亦作博。

⑩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苞並作包，通用。

注釋:

(一) 名相: 佛教所謂五法之一。它認爲一切事物有"名"有"相"。耳可聞的叫"名"，眼可見的謂"相"。"苞含名相"指外道侈談名相。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説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來説[1]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校勘:

①《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説下並有經字。

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

烏荼國

烏荼國(一)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菓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1]黮，言辭風調，異中印度(三)。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四)。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説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2]。

校勘:

①《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及«音釋»鳌並作鷔。«慧琳音義»作鷔云:"俗字也。亦作鳌。"

② «中本»無也字。

注釋:

(一) 烏茶國: 烏茶,梵文作 Uḍra、Oḍḍa、Oḍra, 泰魯古語 Oḍhrulu,坎納勒斯語 Oḍḍaru。其地據考訂爲今奧里薩 (Orissa<Oḍra-deśa) 邦的北部。

(二) 國大都城:關於烏茶國首都所在,各家考訂異説很多。先是康寧哈姆比定爲各塔克(Cuttack,古名 Kataka), 位置雖然與玄奘所記大體相似,但該城建立較晚,七世紀後才發展成爲一大城市,在玄奘當時不可能成爲首都。繼後費格遜比定爲 Midnapur, 這也不適當。因爲費氏未曾發現«西域記»本卷中一些國家排列順序錯亂,不明白玄奘抵躭摩栗底後卽轉向西南而赴烏荼。他仍以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條中的"西南行七百餘里"作爲計算距離的根據,因此,他所推算出的地方是在躭摩栗底國的 Midnapur,其錯誤是明顯的。其後瓦特斯比定爲 Yajapur,立論還欠充實。再後高桑駒吉考訂爲布巴湼斯瓦爾 (Bhubaneswar) 以南七英里處陀武里 (Dhauli) 村,該地古名托莎里(Tosali), 托勒密«地理志»稱爲多莎拉 (Dosara),附近山丘上刻着有名的阿育王的羯餧伽敕諭 Asvatama 摩崖刻銘至今尚存。阿育王征服羯餧伽國之後,曾派一王子駐守此地,以便統治。史實與遺跡均符合玄奘所記"諸窣堵波凡十餘所,并是如來説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高桑氏的考證是對的。

(三) 言辭風調異中印度: 今奧里薩西北部居民爲塔勒依達族人,故形貌、風俗、言語異中印度。見 Cunningham: A.G.I. p.586

的記載。

（四）並皆習學大乘法教：烏荼國的佛教頗盛，其國王吉祥自在清净師子王曾手書梵文《華嚴經》，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年）獻于唐朝，貞元十四年（798 年）般若譯成漢文四十卷，可知該地大乘佛教的興盛。

一、補澀波祇釐僧伽藍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澀①波祇釐僧伽藍(一)。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②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修供養。承露盤③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笴，置之便住，若磁④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澀並作澁。

②　《徑山本》燭作放。《方志》亦作放。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盤並作槃，同。

④　《音釋》及《方志》磁作磁，同。

注釋：

（一）補澀波祇釐僧伽藍：梵文 Puṣpagirisaṅghārāma，意

卽“花山寺”。據康寧哈姆考訂，在今布巴湟斯瓦爾市以西約四英里的庫爾德(Khurdā)地方的坎德山(Khandagiri)。下述“西北山”卽烏陀耶山 (Udayagiri)。兩山間耆那教遺跡很多，最古的洞窟如烏陀耶山的拉尼貢巴(Rānikumpha)窟，約鑿成於公元前二世紀，銘刻也相當豐富。最古銘文可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紀中葉，對南印度羯餕伽、案達羅諸國的古史研究極有價值。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for 1902—3 (Calcutta 1904)一書對此有詳細記載。The Imperial Gazetteers of India (New edition, Vol. XV, p. 239 ff) 也有簡要記載。學者們大都認爲這些洞窟原係佛教寺院，後來雖然經過耆那教徒的破壞與改建，但仍有顯著的遺跡可尋。

二、折利呾羅城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呾①羅城(一)，唐言發行②。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静夜遥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③，光明離④然⑤，如明炬之懸燭也。

校勘:

① 《慈恩傳》呾作怛。

② 原本行作杵，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方志》、《珠林》三十九改。

③ 《方志》作“鉢曇摩羅伽寶”，注云：“寶大如升，卽琥

珀也。”此佛牙窣堵波上寶珠，亦見本書卷十一僧伽羅國四佛牙精舍。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離下並重離字。

⑤　《徑山本》無然字。

注釋:

（一）折利呾羅城：折利呾羅，儒蓮還原爲 Caritra。先是康寧哈姆比定爲 Caritrapura，指現今浦里(Puri)城。此地爲一重要海港，城外有高大的窣堵波五座。城附近有著名的世主（Jagannātha）廟，并有世主及其姊妹未成形體的神像(僅有軀干，不具頭手)，一般認爲這是倣傚佛教徒的佛、法、僧三寶而塑造的象徵性神像。該城的佛教遺跡還多，尚待進一步發掘。也有人認爲浦里是原來有名的供奉佛牙的地方，如此種種都與玄奘的記載吻合。

繼後，瓦德爾(Waddell)考證，認爲此城在馬亨納底（Mahānadī)河沿岸、各答克下游十五英里處；馬亨納底河三角洲有該河的舊河床，至今仍名爲 Charitatola。又在該段河岸最高點，正對肯德拉浦拉運河水閘處，有一南德拉（Nendra)村，村外還有古代港口遺址可尋，雖然經千餘年來滄海桑田的變化，目前該處已成爲一大沙洲，但此處按方向與距離計算，均與玄奘記載相合。

以上兩説各有所長，孰是孰非，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東印度境。

恭御陁國

恭御陁國(一)周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軫①。土地墊濕②，稼穡時播。氣序温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③，威雄隣境，遂無强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爲貨用。出大青象，超乘致遠。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隱軫二字作𡾊嶙；«金陵本»作隱嶙。按隱軫、𡾊嶙並爲叠韻連緜詞。隱軫亦作殷軫，«淮南子·兵略訓»"士卒殷軫"。«高注»:"多盛貌。"

② «方志»墊濕作熱溼。

③ «徑山本»敢勇二字作勇敢。

注釋:

(一) 恭御陁國：最初關於此國的原名考訂，有 Konyodha、Kongudha、Konyadha 等不同説法，後經基爾霍恩(Kielhorn)根據

古代碑銘考定爲 Koṅgoda (-maṇḍala) (Epigraphia Indica, VI, 136),遂成定論。其地卽今奥里薩邦的甘賈姆(Ganjam)縣北部,位於奇爾加(Chilka)湖畔,面臨孟加拉灣,背負東高止山。

(二)國大都城:最初費格遜認爲此國都城應在各答克(Cuttack)與阿斯加(Aska)之間布巴涅斯瓦爾附近,理由是該處阿育王大勅諭碑至今尚存,但地距海甚遠,與玄奘所記"濱近海隅"不合。後來經日本高桑駒吉考定爲現今甘賈姆市西北十八英里處的喬羯吒((Jaugaḍa—北緯19°33′,東經84°50′)地方,甘賈姆市在魯昔古里亞河(Rushi-Kulya)右岸距河口四、五英里處,位於奇爾加湖東南端,其西北的喬羯吒在湖南岸,附近山巒起伏,不僅地理情況與玄奘所記相符,而且該處刊有阿育王羯餕迦勅諭的摩崖刻銘至今尚在。附近一帶出土了大量古錢,文面雖然大都磨損,但與貴霜王朝貨幣極其相似。此外還出土有不少古陶瓶、古瓦及牆基等物,足以證明是一古城遺址。甘賈姆縣境內相當於恭御陁國領域中相似的古城遺址,僅有兩處,另一處爲該縣北部貢蘇爾(Goomsur)的凱莎拉帕勒(Keśarapalle),該地也曾出土大量文物,有金幣、金像及古堡遺址,但是距海較遠,不如喬羯吒更符合玄奘記載。因此我們傾向於高桑氏的考證。

(三)語言風調頗有異焉:現今該地通行達羅毘荼語系的坎德語(Khand,又名Kuī),與泰盧固(Telugu)語頗爲相近。

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餕力甑反。伽國。南印度境。

羯餕伽國

羯餕伽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①，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獷，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②焉(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乾之徒也。

校勘:

① 《徑山本》具繁二字作繁滋。

② 《徑山本》異焉二字作殊異。

注釋:

(一) 羯餕伽國: 羯餕伽，梵文 Kaliṅga 音譯，又譯迦陵伽、迦陵誐、葛令葛、迦陵。它是印度東部沿海的一個著名國家，其領域隨國勢盛衰而有所變遷。大抵北起馬亨納底河，南抵哥達瓦里河，背負東高止山，面臨孟加拉灣。

古代羯餕伽爲南印度有名的强國，波你尼的《八章書》(IV,1,170)和波檀闍利(Patañjali)的《大疏》(Mahābhāṣya, 3,2,2,p.191)都提到此國。早期佛典如《島史》(Dīpavaṃsa)、《大史》(Mahāvaṃsa)、《中部》(Majjhimanikāya)和《長部》(Dīghanikāya)也曾提到此國，稱其國都爲檀塔補羅(Dantapura)。

公元前四世紀末，塞流古一世派往孔雀王朝的使節麥加斯忒尼(Megasthenes)也提到此國，稱其軍隊强大，有步兵六萬，騎兵一千，象軍七百。此外歐洲古典作家如托勒密、普林尼的著作中也都提到此國。當時羯餕伽是南印度最強大的國家。公元前 261 年該國對阿育王的征服，曾進行極其勇猛頑强的抵抗。據阿育王碑銘第十三稱:“天愛善見王陛下於卽位之第八年征服羯餕伽，俘虜十五萬，受戮十萬，(傷、病)而死者數倍於此……天愛王因征服羯餕伽而深自悔恨……。”其中所列數字雖不一定十分精確，戰鬥之激烈可以想見。

其他印度古籍如史詩《摩訶婆羅多》，《廣博本集》等也都有關於此國的記載。《政事論》中稱該國以産象著稱，佛經中也稱讚此國所産的細布。

(二) 國大都城: 羯餕伽的首都曾幾度遷徙。關於該國的故都以及玄奘巡禮時該國都城的問題，異説頗多。先是康寧哈姆比定哥達瓦里河下游東岸之 Rājamahendri(今名 Rajahmundry) 爲玄奘巡禮時該國的首都，卽佛典中的檀塔補羅 (Dantapura, 意爲“牙城”。據説佛陀圓寂後不久，右犬牙卽供奉於該城)，因爲據佛典記載，此城位於大河北岸，羯餕伽國内除哥達瓦里河外，别無更大河流，克里希納河雖遼闊，但不在此國境内。

其後費格遜又根據對音，比定瓦姆沙達拉河口 (Vamsadhara) 的伽陵迦巴丹(Kaliṅgapatam) 爲羯餕伽國首都，繼後史密斯、馬宗達又以甘賈姆縣南部的伽陵迦城 (Kaliṅganagara) 卽現今的穆卡陵迦姆(Mukhaliṅgam)爲古代羯餕伽國都。再後高桑駒吉又根據當地某些銘文及古史比定前者附近、古代的莎拉巴里 (Sārapallī) 卽現代的斯里迦古藍(Srikakulam)爲此國首都。

甘賈姆縣内各地,近代發掘出土的古代文物和古城遺址雖多,確鑿可靠的文獻資料仍然十分缺乏。因此,在目前情況下,要判定上述各種異議孰是孰非是十分困難的。

(三)言語……頗與中印度異焉:目前該地區通行達羅毘荼語系的泰盧固語。

羯餕伽國,在昔之時氓①俗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②喪,人煙斷絶,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户尚少(一)。

校勘:

① 原本氓作民,今從«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義»、«隨函録»改。唐人避太宗諱,例應改字。

② «明北本»俱作得,非。

注釋:

(一)此國人户尚少:本段中五通仙的神話,有人認爲是暗示阿育王的征討,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羯餕伽國地處印度東海岸東高止山與孟加拉灣之間的一條狹長而又較平坦的地帶,爲南北印度間天然通衢,容易受到來自北方的侵略,内亂外患是該國人口減少的原因之一。其次南印度各處航運發展較早,我國西漢王朝的使者曾到達南印度的港口。稍後,希臘羅馬與南印度的海上交

通也很頻繁。至今歐洲語言中的大米、孔雀、檀香等字大都來源於達羅毘荼語。羯餕伽海運尤其發達，古代銘文稱航海是王子的必修課之一。在公元最初幾個世紀，該國人就橫過孟加拉灣，遠航下緬甸及東南亞各地。在外患嚴重的情況下，向外移遷的人更多。我國《新唐書》中稱爪哇爲訶陵，據近代研究，此字卽是 Kaliṅga 的對音。古代爪哇文獻中 Klīng 一字泛指一切外國人，近代印尼及馬來亞還稱印度人爲 Kling，這都足以説明羯餕伽人移殖海外之多。這應是該國人口減少的另一原因。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國境北垂① 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一)，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垂作乘;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陲。乘是垂之形訛。

注釋:

(一) 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 大山嶺或卽馬亨德拉山 (Mahendragiri)，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山嶺。該地文物古跡，在近代陸續有所發現。本段中所記的高百餘尺的石塔遺址，至今尚存。並發現有一些銘文，以梵文及泰米爾文記敍注輦王朝 Rājendra Chola 一世的戰績。

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度境。

憍薩羅國

憍薩羅國(一)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二)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户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万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注釋:

(一) 憍薩羅國：憍薩羅，梵文 Kosala 音譯。《慈恩傳》卷四作南憍薩羅國，因爲北方另有一憍薩羅國(即室羅伐悉底國，見本書卷六)，稱爲北憍薩羅國，故《慈恩傳》冠一"南"字以示區别。

憍薩羅國名見於史詩《羅摩衍那》及《廣博本集》、《毘濕奴往世書》等古籍。在記述笈多王朝的三謨陀羅笈多 (Samudragupta) 功業的阿拉哈巴德石柱銘刻中稱爲摩訶憍薩羅(Mahākosala)。其領域包括納格浦爾以南錢達(Chandā) 全部及其以東康克爾 (Kanker)一帶地區。

(二) 國大都城：關於憍薩羅國國都的比定，異説很多。先是康寧哈姆根據玄奘所記方位及里程，比定爲哥達瓦里河支流瓦爾達 (Wardha) 河北岸的錢達(Chandā)。高桑駒吉大體上也贊同這一

意見，認爲錢達即現今的錢德拉浦爾(Chandrapur,“月城”之義)，在該城西北距瓦羅拉(Warora)車站十二英里處的村莊中，伐喀達卡(Vākātaka)王朝的故都般達克(Bhāndak)的遺址尚存，其附近地區如德瓦拉(Dewālā)山及文賈莎尼(Winjhāsanī)山一帶出土的許多神殿、宫殿、城寨遺址，足以證明此地在古代是一大城市。該地與玄奘所記西北距羯餕伽國一千八百餘里、東南距案達羅國九百餘里的距離相吻合。

費格遜等人則認爲此國領域在今查提斯葛爾(Chattisgarh)，其國都在今維拉葛爾(Wairagarh)。足立喜六則比定此地以東的康克爾(Kanker)爲其國都。近年又有人比定爲瓦爾達河南賴依浦爾(Raipur)東南三十七英里處的希爾浦爾(Sirpur)(B.C.Law誤東南爲東北，見其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p.330)。

一、龍猛與提婆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一]止此伽藍。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二]，唐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三]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①，謂門者曰：“幸爲通②謁！”時門者遂爲③白④。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説，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⑤！”曰：“夫水也者⑥，隨器方圓，

逐⑦物清濁，彌漫⑧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⑨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⑩。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懍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⑪，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⑫，昇堂辟⑬坐，談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四)，傳燈不絶，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奥。”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五)，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顔，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義作議。

② 《舊麗本》通作道。

③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爲下並有入字。

④ 《中本》白下有焉字。

⑤ 斯之是歟，《金陵本》作其在是歟。

⑥ 《中本》無者字。

⑦ 《中本》逐作遂。

⑧ 《徑山本》、《金陵本》漫作滿。

⑨ 《中本》之智二字作智之。

⑩ 《徑山本》極作底。《慈恩傳》作底。底，極、底之誤。

⑪ 《中本》風徽二字作徽風。

⑫ 《舊麗本》嚴訛作戰。

⑬ 《古本》辟作避;《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僻。並通用。

注釋:

(一) 龍猛菩薩: 見本書卷八頁 646 注(一)。

(二) 娑多婆訶: 娑多婆訶,梵文 Sātavāha 音譯,又作 Sātavāhana,《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譯作娑多婆漢那。梵文 vāha 或 vāhana 義云"乘騎",Sātavāhana 義云"以娑多 (Sāta) 爲乘騎者"。傳説中的娑多婆訶王幼時曾以一個名叫娑多 (Sāta) 的乾達婆(gandharva,一種小神仙)爲坐騎,故名。梵文 vāha(-na)也有"牽引"、"引導"之義,sāta 又云"歡樂"、"喜悦"。原注"唐言引正"中的"引"字爲 vāha 的意譯無誤,但以"正"字譯"娑多"(sāta),其根據不詳。南憍薩羅國的史料甚少,本書的記載十分珍貴。據考訂,此娑多婆訶王即喬答彌普德拉·娑多迦爾尼(Gautamīputra Sātakarṇi),或者是他的繼承人喬答彌普德拉·耶奇涅娑多迦爾尼(Gautamīputra Yajñasātakarṇi)。見 R. C. Majumdar 和 A. D. Pusalker 主編,HCIP.Vol.3,p.218。Sātavāhana 又是案達羅國的一個王朝名稱,該王朝的興衰,詳案達羅國條注。

(三) 提婆菩薩: 見本書卷四頁 396 注(三)。

(四) 寫瓶有寄: 寫瓶,即瀉瓶。佛教典籍多以瓶水喻譬佛法。佛教徒的師徒傳法,以瀉瓶水於瓶爲喻。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四十:"阿難事我二十餘年……持我説十二部經,一經其耳,曾不再問,如寫瓶水,置之一瓶。"

（五）義府：《左傳》僖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也。”梁元帝《侍中吴平光侯墓誌》：“學兼義府，談均理窟。”此指提婆將以所懷學識，見聞於世。

二、龍猛自刎故事

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飡[①]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②]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③]，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④]懼[⑤]，故[⑥]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⑦]謂曰：“今夕何因[⑧]，降跡[⑨]僧坊？若危若懼，疾驅而[⑩]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語[⑪]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⑫]（一）、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飴[⑬]獸，或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叉血，諸若此類，羌[⑭]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

邊，輕生若浮，賤⑮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俞⑯(二)，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三)，流轉四生，去⑰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絶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劒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飡作餐，同。

②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殂作徂，通用。《音釋》作殂，云："作徂，誤。"未允。

③ 《中本》志下有者字。

④ 原本驚作敬，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⑤ 《徑山本》懼作走。

⑥ 《徑山本》故作遂。

⑦ 《石本》、《宋本》、《資福本》佇而二字作忙然。

⑧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因作夕。

⑨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跡並作趾。

⑩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而並作來。

⑪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語作諳;《中本》作詰,亦諳之形訛。

⑫ 《石本》、《中本》逝作遊,誤。善逝乃如來十種通號之一。

⑬ 《中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飰作飼。《音釋》作飰云:“亦作飼。”

⑭ 《舊麗本》羌作善;《古本》、《中本》作差;《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尤。

⑮ 《徑山本》賤作視。

⑯ 《中本》俞作爾。

⑰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去並作往。

注釋:

(一) 善逝: 梵文 Sugata 的意譯,又意譯好去,音譯修伽陀,佛的十種通號之一。見《翻譯名義集》卷一。

(二) 俞: 同“然”。《書·堯典》:“帝曰:‘俞’”。

(三) 是身如響,是身如泡: 《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此指人生之無常。

三、跋邏末羅耆釐山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①末羅耆釐山(一),唐言黑蜂②。岌然特起,峯巖陗③險,既無崖谷,宛如全④石。引正王爲

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簷[5]，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疎寮[二]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虚，功猶未半，心甚憂慼。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負[6]？"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7]，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8]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宫，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爲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9]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10]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别，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産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11]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胝拘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12]，毁壞伽藍。"於是重關[13]反拒，以擯僧徒。自爾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

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14]。

校勘:

① «中本»跋邏二字作默羅。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蜂並作峯。«續傳»及«珠林»三十九作黑蜂,同此本。

③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陗作峭,同。

④ «石本»、«中本»及«方志»全作金。依文義全字爲是。

⑤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隨函録»簷並作檐。«音釋»作櫓,云:"與簷字同。"«中本»作擔,亦檐之訛。

⑥ «徑山本»、«金陵本»負作色。

⑦ «舊麗本»固作因,形之訛。

⑧ «徑山本»興作此。

⑨ «古本»、«中本»畋作田,通用。

⑩ «中本»帑作努,誤。«音釋» 云: "帑音儻。" 帑與努音形並異。

⑪ «石本»、«宋本»、«資福本»脱正字。«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無王字。

⑫ «音釋»隙作隟,同。

⑬ 原本闕作閣,今從«古本»、«石本»、«異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⑭ «續傳»云:"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持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珠林» 三十九所載同。疑

爲《記》文之佚者。

注釋:

(一) 跋邏末羅耆釐山: 梵文 Bhrāmara-giri, 意卽黑蜂山。關於此山的傳説,除《西域記》外,《法顯傳》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上也有類似記載。三者的記載内容大體上相同,分歧之處是: 1. 慧超所記樓爲三重; 2. 法顯誤龍樹爲迦葉; 3. 法顯所記此山之寺名爲波羅越(Pārāvata,義云鴿)。可能是傳聞中將 parvata(山) 誤作 pārāvata 的緣故。因爲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龍樹所住的這座山爲吉祥山(Śrīparvata)。

關於此山的所在,比爾認爲卽前述的德瓦拉(Dewālā) 山和文賈莎尼(Winjhāsanī) 山中的佛教寺院遺址, 其理由顯然不充分。其次布爾吉比定爲卽現今馬尼克杜爾格 (Manikdurg) 以南二百五十英里、克里希那河南岸的吉祥山(Śrī-śailam), 認爲不僅山名與西藏文獻中所記的 Śrīparvata 一致,而且山形及山中古老的寺院遺址也與玄奘所記相合, 但是距離似較玄奘所記過遠。近年有人比定爲克里希那河中流右岸的龍樹山 (Nāgārjunakoṇḍa) 古寺院遺址。

(二) 寮: 窗。左思《魏都賦》:“皦日籠光於綺寮。”

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

案達羅國(一)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號瓶

耆羅(二)。土地良①沃,稼穡豐盛。氣序温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三),至於文字,軌則大同(四)。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寔②多。

校勘:

① «徑山本»良作潤。

② «徑山本»寔作亦。

注釋:

(一) 案達羅國: 案達羅,梵文 Āndhra 的音譯,現代印度的安得拉邦以海德拉巴德 (Hyderabad) 爲中心的一帶地方。古代的案達羅國的領域隨國勢盛衰而有相當大的變化。玄奘當時所指的案達羅國卽文耆(Veṅgī) 王國(詳以下注),其領域在哥達瓦里河與克里希那河之間的地區。

案達羅爲南印度有名古國,其發祥地爲現今特蘭加那 (Telangana,在哥達瓦里與克里希那兩河之間)以北、以東及以南地帶。該國名早見於«他氏梵書» (Aitareya Brāhmaṇa VII.18),«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古籍及阿育王摩崖敕銘第十三。公元前四世紀末、三世紀初,塞琉古王朝派至摩揭陁國華氏城的使節麥加斯忒尼對案達羅也有所記載,見於普林尼«博物志»。據稱在月護王 (Candragupta) 時,案達羅是僅次於摩揭陁的強國,境内有城池堅固的都市三十個,並有一支由步兵十萬、騎兵兩千、戰象千頭所組成的強大軍隊,稱雄南印度。阿育王時,案達羅一度臣服。阿育王死後,公元前三世紀時,案達羅國王希穆伽 (Simuka) 叛摩揭陁而獨立,建立了有名的娑多婆漢那(Sātavāhana)王朝,統治達五世紀

之久。其第二代國王克里希那逐步向西擴張，佔領半島南部現今馬哈拉施特拉邦直達阿拉伯海岸邊及中央邦絶大部分地區。克里希那的擴張政策曾引起該國與摩揭陁的巽伽王朝及羯餕伽國王伽爾吠拉(Kharvela)間的戰爭。公元前二世紀末，案達羅人在與火天友(Agnimitra)等的戰爭中取得最後勝利，火天友爲巽伽王華友(Puṣpamitra)長子。公元後一世紀中葉，案達羅國文學藝術十分繁榮。此後案達羅國與佔領印度河三角洲的塞種人(Saka)、跋羅婆(Pallava)人等發生過多次戰爭。案達羅人大都獲勝。在海運發展方面案達羅人也有相當大的成就，與埃及、羅馬均有海上交通。近年在案達羅故地出土的大量古代錢幣中，就有不少鏤刻船像的錢幣，足以證明此點。在佛教史上該國也是一個重要地方。有名的大天就曾在此地傳佈大衆部的教義，其中的東山住、西山住等部一直在此國及其南部之馱那羯磔迦國盛行，爲此後大乘佛教的產生提供了基地。

公元後三世紀時，娑多婆漢那王朝爲伊克蘇瓦古(Ikṣvāku)王朝所推翻。三世紀末，後者又爲建志補羅的跋羅婆王朝所滅。跋羅婆人將克里希那河南岸併入其領土，而哥達瓦里河與克里希那河之間的地區，則爲獨立的文耆王國所統治，繼又歸屬莎楞伽耶那(Śālaṅkāyana)與毘濕奴孔汀(Viṣṇukuṇḍin)王朝。從公元七世紀初起，文耆王國這一地區爲東遮婁其(Chālukya)王朝所統治達四百年之久。遮婁其人對建築、雕塑等藝術極爲鼓勵。他們開鑿了不少的石窟寺，有名的阿旃陀石窟，據説就是遮婁其時代的成就。玄奘就是在遮婁其政權的全盛時期來巡禮案達羅國的。那時，該地是南印度的政治活動中心。東遮婁其統治這段時期，在泰盧固地區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其統治時間不僅長而穩定，而

且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取得不少偉大成就。泰盧固文的《摩訶婆羅多》就是這段時期完成的,獨特的泰盧固文字也在這時形成。

(二) 號瓶耆羅: 瓶耆羅,梵文作 Veṅgī,Veṅgīpura,泰盧固文作 Veṅgiura。案達羅國的疆域和首都均幾經變遷,因此各家考證的分歧不小。先是康寧哈姆根據玄奘所記里程,比定艾爾甘德爾(Elgandel),這不僅與瓶耆羅的對音不合,康氏計算里程的座標也不可靠,這一說法已爲現代學者所不取。目前大多數人同意高桑駒吉氏所比定的地方,即以現今艾洛爾(Ellore—Eluru)西北六英里處 Pedda(大)Vegī 及Cinna(小)Vegi 兩村附近、摩亨德拉(Mahendra)山與摩湼魯(Manneru)山之間的地方爲《西域記》中的瓶耆羅所在地。

(三) 語言辭調異中印度: 案達羅國地處南印度安得拉邦,其語言今屬於達羅毗荼語系中的泰盧固(Telugu)語。

(四) 至於文字軌則大同: 其文字和屬南印度系統的古代卡那拉文字(Hala-Kannara)基本相同。當玄奘至此國時,其文化大體同於中印度,佛教文化未被消滅,故本書的記載如實。

一、阿折羅羅漢伽藍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剞劂。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① 百尺,並阿折羅(一)唐言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校勘:

① 原本無數字。據《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

«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方志»補。

注釋:

(一)阿折羅:梵文 Ācāra 音譯,意譯所行。羅漢名,與本書卷十一摩訶刺侘國條的西印度人、阿旃陀窟的開創者同名,是否同一人則不明。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説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二、陳那與因明論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① 有石窣堵波,陳那(一)唐言童②授。菩薩於此作«因明論»(二)。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爲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③ 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三)導物,以慈悲心,説«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④ 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絶。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兹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⑤。時此⑥ 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⑦(四)。陳那曰:"吾入定觀

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欣[8]仰。斷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悦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果。時[9]妙吉祥菩薩(五)知而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爲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爲善利，當廣傳説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10]，導誘後學，爲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11]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12]論》，以導後進。自兹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13]。

校勘：

① 《古本》嶺作嚴。

② 原本無童字，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翻譯集》補。《慈恩傳》只作授，同此本。按陳那乃音譯省稱，梵文爲 Dignāga，或翻爲域龍或大域龍（Mahādignāga），乃義譯（nāga 爲龍）。童授義不合，疑有誤。本書卷三呾叉始羅國有拘摩羅邏多論師（Kumāralabdha），注云："唐言童受。"卷十二朅盤陀國記作童受論師，乃是一人，但不作"陳那"。

③ 窺基《因明論疏》卷一菩薩下有足字。

④ 《古本》究作窮。

⑤ 《因明論疏》幽昧作機感。

⑥ 《中本》時此二字作此時。

⑦ 《因明論疏》無生果作無學果。下同。

⑧　«舊麗本»、«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欣並作攸,«因明論疏»亦同。但欣字亦通。

⑨　«中本»無時字。

⑩　«因明論疏»下有"匡正頹綱,可制因明"句,似與下文更相應。

⑪　«中本»覃作潭。

⑫　原本明作門,今據«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慈恩傳»亦作因明論,«因明論疏»作因明正理門論。按上文云"廣因明論",此不當復云"作因明論",似以«論疏»之言爲是。但諸本皆如此,姑仍其舊。

⑬　«徑山本»無門人有知當世六字。

注釋:

(一)陳那:梵文作 Dignāga,巴利文作 Dinna,俗語作 Diṇṇa,意譯域龍、大域龍。約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佛學兼因明學大師。龍樹、無著、世親利用印度所原有的因明之學,創爲五支作法,作爲論辯教理之用,稱爲古因明。其後,陳那對古因明作了改革,創爲三支作法,爲新因明的創始者。陳那著作,漢文譯本有«因明正理門論»一卷、«觀所緣緣論»一卷、«觀總相論頌»一卷、«掌中論»一卷、«取因假設論»一卷、«無相思塵論»一卷、«解捲論»一卷。據説戲劇 Kundamālā 也爲陳那所作。詳見宇井伯壽«陳那著作的研究»。

(二)因明論:全名«因明正理門論»,一卷,陳那著,有玄奘和義浄二種譯本。此書爲改革古因明論而作,古因明論傾向於歸納論式,此則歸納與演繹兼用,在因明學理論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三)善權:佛教方便的異名,即因人而異,善巧的權略。

（四）無生果：佛教以聲聞果十智的第十稱爲無生智，指阿羅漢的修持已斷三界的煩惱，並證知我身更不受生於三界，實即求得所謂涅槃之理，而無生滅，因而了知無生之理，以破生滅的煩惱。無生智果即無生果。

（五）妙吉祥菩薩：即文殊菩薩。

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邏國①，南印度境。

校勘：

① 安達邏三字古本作案達羅。

馱那羯磔迦國

馱那羯磔迦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温①暑，人貌黧②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衆部法③。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

校勘：

① 《中本》温作濕。

② 《石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黧作黧，通用，說見前。

③ 大衆部法,《磧砂本》、《徑山本》、《章校本》均作大乘部法。案“部”一般指部派，部派佛教屬小乘，大衆部是其中重要部派之一。大乘佛教一般不稱部。故此處應是“大衆部法”。

注釋:

（一）馱那羯磔迦國：馱那羯磔迦，讀如 Dhānakaṭaka，梵文名 Dhānyakaṭaka，阿馬拉瓦底(Amarāvatī)出土的巴利文碑銘作 Dhaṃñakaṭaka，納昔克(Nāsik)出土的俗語碑銘作 Dhanakaṭaka，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作Bras-spuns(積穀，即梵文Dhānyakaṭaka 意譯)。其地域在克里希那河河口兩岸地區。

公元四世紀初至六世紀中葉時，這一地區爲建志補羅的跋羅婆王朝的領土。此後遮婁其王朝日益强盛，七世紀遮婁其王補羅稽舍(Pulakeśin)二世擊敗拔羅婆王馬亨德拉拔摩(Mahendravarman)一世。公元 630 年補羅稽舍二世之弟毘濕奴伐彈那(Viṣṇuvardhana) 據瓶耆羅城而獨立，創立東遮婁其王朝，此時案達羅與馱那羯磔迦均受其統治，故後者又稱爲大案達羅國，玄奘即於此時到達該地。

（二）國大都城：關於馱那羯磔迦城的比定，有阿馬拉瓦底(Amarāvatī)及柏兹瓦達(Bezwada)兩種説法。先是康寧哈姆比定爲克里希那河南岸阿馬拉瓦底 (Amarāvatī) 大塔以西一英里處的馱羅尼廓吒 (Dhāraṇīkoṭṭa) 附近。費格遜持不同意見，他比定爲克里希那河北岸的柏兹瓦達 (Bezwada)。布爾吉斯 (Burgess) 則認爲大案達羅國的都城在玄奘時代爲柏兹瓦達，前此則爲其以西約十八英里克里希那河南岸的 Dhāraṇīkoṭṭa。瓦特斯贊同費氏的意見，英國史密斯、日本堀謙德也都同意這一説法。

主張柏茲瓦達説的人，如塞維爾 (Sewell)，根據鮑司威爾的報告 (J.A.C. Boswell's Report to the Madras Government, Indian Antiquary I.151.186.374)，認爲柏茲瓦達市東方山上的石窟爲玄奘所記的弗婆勢羅僧伽藍 (Pūrvaśailasaṃghārāma，東山寺) 的遺址，而該市西方山上的石窟廢墟爲阿伐羅勢羅僧伽藍 (Avaraśailasaṃghārāma，西山寺) 的遺址，并認爲該市附近的翁大威力 (Undavalli) 石窟殿堂即是玄奘下文所記的“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又費格遜認爲有名的柏茲瓦達的大窣堵波爲西山寺。布爾吉斯則認爲這是東山寺。但在1881年據實地調查結果，發現柏茲瓦達附近出土文物及遺址都是婆羅門教的，并非佛教的。而且前述該市東、西兩山上的石窟，經鑑定爲石坑廢墟，并非寺院遺址。因此比定柏茲瓦達爲馱那羯磔迦城的説法難於成立。

反之，近代的史學研究爲比定該城是阿馬拉瓦底的説法提供不少有力支持：

一、碑銘方面如阿馬拉瓦底巴利文碑銘、納昔克俗語碑銘、馬伊達伏魯 (Mayidavolu) 和希羅訶吒羯利 (Hīrahaḍagalli) 銅版刻銘等表明馱那羯磔迦城在克里希那河南岸。阿馬拉瓦底石柱銘文記述跋羅婆王朝的喜鎧 (Nandivarman) 一世曾於公元六世紀上葉在馱那羯磔迦城皈依佛教。柏茲瓦達城則在克里希那河北岸，又是婆羅門教盛行之地。

二、漢譯佛典也可證明此城在河南岸，如北凉時曇無讖譯的《大方等無想經》第六：“以方便故，我涅槃已，七百年後是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彼國有河，名曰黑闇，南岸有城，名曰熟穀，其城有王，名曰等乘。”上引文中的“無明”(Andhya)似是案達羅

(Āndhra)的誤譯;"黑闇"即克里希那(Kṛṣṇa)河名的意譯;"熟穀"即馱那羯磔迦(Dhānyakaṭaka)城名的意譯;"等乘"即統治案達羅國達五世紀之久的王朝名稱娑多婆漢那(Sātavāhana)的意譯。據此,該城必在克里希那河的南岸,而不可能是北岸的柏兹瓦達。

三、有名的阿馬拉瓦底大塔正當馱那羯磔迦城以東,其附近發現古代文物不少。《西域記》中雖無關於這一窣堵波的記載,《慈恩傳》卷四却描繪過該寺藝術特色:"此國先王爲佛造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居。""大夏之規式"指希臘化的藝術風格,現在這個大塔的建築和雕刻都呈現出顯著的混合希臘風格的健馱邏(Gandhāra)藝術色彩,這正與玄奘的記載相符。

四、阿馬拉瓦底以西一英里有 Dhāraṇīkoṭṭa 古城遺址,其殿堂背負城郭,雄據克里希那河岸,這也與《西域記》下文所述東、西山寺的"奠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的描繪相符。

五、阿馬拉瓦底城東南二英里有大山丘,發現過不少古代文物,頗符合本書"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和《慈恩傳》卷四"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這兩項記載。(參看高桑駒吉《大唐西域記東南印度諸國の研究》,一五六——一七〇頁)綜上所述,我們也贊同比定該國都城在今阿馬拉瓦底城附近。

一、東山西山二僧伽藍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一),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二),此國先王爲佛建焉(1)。奠②

川通徑，疏崖峙閣，長廊步簷③，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其解④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淩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爲猨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闃⑤無僧衆。

校勘:

① 《徑山本》焉作剎。

②《徑山本》奠作鑿。

③ 《徑山本》步簷二字作廣廡。《古本》簷作檐，同。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其解二字並作罷字。

⑤ 《舊麗本》闃作門。

注釋:

（一）弗婆勢羅僧伽藍：弗婆勢羅，梵文Pūrvaśaila音譯，意譯東山。該寺被比定爲阿馬拉瓦底（Amarāvatī）西南之著名大塔的所在地。

（二）阿伐羅勢羅僧伽藍：阿伐羅勢羅，梵文Avaraśaila音譯，意譯西山。該寺被比定在阿馬拉瓦底西方一英里的馱羅尼廓吒(Dhāraṇīkoṭṭa)。

二、清辯故事

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①毗吠伽②（一）唐言③清辯④。論

師住阿素洛宫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内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陁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虚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⑤]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静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决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二]，絶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⑥]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多天，於斯禮覲，尚速待[⑦]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⑧]。"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礫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三]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⑨]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内有阿素洛宫，如法行[⑩]請，石壁當開。開卽入中，可以待見[⑪]。"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⑫]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户而告

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户，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13]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

校勘：

① 《翻譯集》引婆作波。

② 《古本》及《慈恩傳》伽作迦。

③ 原本唐言二字誤倒，今據諸本正。

④ 《方志》及《珠林》三十九清辯二字作明辯。

⑤ 《異本》渴作竭，疑形之訛。

⑥ 《中本》無妙字。《方志》、《珠林》亦只作色身。

⑦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待並作得。據下文待字爲是。

⑧ 《石本》、《宋本》、《資福本》貳作裁。

⑨ 《明南本》指作提。

⑩ 《珠林》行作祈。

⑪ 《翻譯集》引待見二字作見也。

⑫ 《中本》剛下有神字。

⑬ 《一本》告作苦。《方志》、《珠林》告語作顧命。

注釋：

（一）婆毘吠伽：　梵文 Bhāviveka 音譯，意譯清辯、明辯或分別明，六世紀時南印度秣剌耶山剎帝利族人，曾至中印度聽聞習

學大乘佛教的各種經典和龍樹的學説，後到南印度傳教，繼覺護(Buddhapālita) 爲上首，對《中論》學説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宣揚大乘空宗的教理。據云清辯擁有門人弟子千人。其著作漢文譯本有《大乘掌珍論》二卷，玄奘譯；《般若燈論釋》十五卷，波羅頗蜜多羅譯。

（二）隨心陀羅尼：梵名 Mahākāruṇikacittadhāraṇī，又名爲《千手千眼觀音大士大悲心陀羅尼》，卽所謂《千手經》，實際卽過去民間所通行的《大悲咒》。唐代伽梵達譯本一卷，作《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經》。其别譯有唐智通的《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唐菩提流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

（三）執金剛陀羅尼：梵文 Vajrapāṇidhāraṇī 譯名，疑卽指漢譯《金剛場陀羅尼經》(Vajramantradhāraṇī)，一卷，隋闍那崛多譯，説一切善惡之法盡是陀羅尼。

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① 利耶國。南印度境。

校勘：

① 《古本》珠作殊。

珠 利 耶 國

珠利耶國(一)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二)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户寡少，羣盜公行。氣序温暑，風

俗奸宄[①]，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②]。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宄作兇。«中本»作穴，當是宄之形訛。«慧琳音義»作宄，同此本，音軌。

② «徑山本»無也字。

注釋:

(一) 珠利耶國：珠利耶，梵文 Colya 的譯音，又作Coḍa，Coḷa，Cola，Choḷa，泰米爾文名 Śōla。其領域在南印度東岸佩內爾(Penner)河下游，自貢土爾(Guntur)以南至吠拉爾(Vellar)河之間地區。

珠利耶的古代歷史，至今仍渺茫難考。但其國名早見於阿育王摩崖敕銘第二，稱 Coḷa 在其帝國範圍之外，第十三稱該國佛教流行，并見於印度古籍如波儞尼«八章書»(Aṣṭādhyāyī 4.1.175)、«羅摩衍那»(精校本 IV，40，13)、«廣博本集»(Bṛhatsaṃhitā XIV，13)、«大史»(Mahāvaṃsa)等書。古籍中 Coḷa 一字既作種族名，又作地名，指 Coḷa 王朝所統治的區域，例如迦旃衍那(Kātyāyana)的«釋補»(Vārttikā)；北印度文獻中一般用來自泰盧固語的 Coḷa，托勒密«地理學»中作 Sora，顯然是來自泰米爾語的 Śōḷa。

(二) 國大都城：關於珠利耶都城和珠利耶國的地望的考證都是十分困難的。最初儒蓮考訂珠利耶即 Cola (Colya)，即«宋史»中注輦(Colamaṇḍala)，即現今的 Coromandel，這在對音上

是無問題的。可是注輦的國都爲 Uraiyūr(梵文 Uragapura),在建志補羅以南,而且是一個比較大的國家,因此有人如拉森(Lassen)認爲本書在材料編排方面有誤差,此國應排在達羅毘荼國之後。但核對《慈恩傳》及《釋迦方誌》,珠利耶排在達羅毘荼之前,證明本書對此國的編排并無差錯。又本書中的珠利耶只是一個周二千四百五十里的小國,其國都只是周十餘里,居民少,盜賊多的小城市。又據《慈恩傳》卷四記載,玄奘到達建志補羅城以後,就因故(詳後)改變原計劃,折向西北,赴恭建那補羅,并未南下而至泰米爾納德(Cola 的根據地)。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此國是注輦人的一個小領地。

關於珠利耶都城的地望,先是康寧哈姆根據本書中所記的里程,比定爲卡爾努爾(Karnūl),并謂在卡爾努爾城垣之下卽爲古城朱羅(Jora,Jarampur)的遺跡,認爲 Jora 卽珠利耶的對音。繼後費格遜提出不同意見,認爲玄奘南行的目的是取海道赴僧伽羅國,他不直接向南取道沿海平坦而易於通行的道路,反而向西南越過東高止山,走迂迴而又險阻難行的路是不合理的,因此他比定爲佩內爾河口的內洛爾(Nellore)城。此外史密斯根據本書中"氣序温暑"等描繪,比定爲更西的朱達帕赫(Cuddapah)城,該城三面環山,以氣候酷暑、瘴氣流行著稱。在上述三種說法中,我們贊同費格遜的意見。康寧哈姆的說法的弱點在於:第一,所選路線不合理,已如前述;第二、Jorampur的古名爲 Johārpuram,以 Johār 和 Jora 對珠利耶不妥當;第三、Cola 是泰米爾語(泰盧固語應爲 Cōda)。卡爾努爾是通行泰盧固語的地方,該地出土的古代碑銘也絶大多數爲泰盧固文,以泰米爾語來爲該地命名也是不合理的。

史密斯单純以地方狭小，氣候酷熱，强盜成羣，以及該地所發現的某些 Cola 王的碑銘作依據(V. Sm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p.483)，而比定爲珠達帕赫，論據更爲薄弱。至於内洛爾，它不僅位於沿海平坦易行的大道上，而且正處于馱那羯磔迦城與建志補羅城兩者之間，與本書所記馱那羯磔迦國"西南(《慈恩傳》作"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後者"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毘荼國"的方位與里程大體相合。内洛爾位於佩内爾河南岸交通要道上，是遮婁其與跋羅婆諸王朝争奪之地。

據大嶺(Mahākūṭa，在 Bādāmi 附近)題銘記載，遮婁其王詰利諦伐摩 (Kīrtivarman 567—597 A.D.)於公元 590 年征服 Vaṅga、Aṅga、Kaliṅga、Vattura、Magadha……Pandya, Dramila、Colya 諸國(Indian Antiquary, Vol XlX, p.7)，本書的珠利耶即其中 Colya 一字對音，即 Cola。此國遮婁其王補羅稽舍二世於 609 年擊敗跋羅婆王摩醯因陀羅伐摩一世，而奪得該地。玄奘巡禮該地時雖然已爲後者奪回，但該地的居民大多數仍然是泰盧固注輦人(Telugu Cola)，所以仍稱爲珠利耶。

城東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説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①。

校勘:

① 《徑山本》天人二字作人天。

一、提婆遺事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

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嗢呾羅(一)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脱，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①，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爲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决，羅漢隨難爲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爲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爾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②，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③如來旨(二)。"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

校勘：

① 《徑山本》少欲知足四字作所居之處。

② 原本頃訛作項，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正。

③ 原本無誠字，今據《石本》、《中本》、《宋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

注釋：

(一) 嗢呾羅：梵文 Uttara 音譯，意譯上或勝，又音譯優多羅、鬱多羅，羅漢名。此羅漢之名及事迹僅見於本書。

(二) 誠如來旨：意思是確如你所説。此句中"如來"二字，水谷真成翻譯爲"如來佛"的"如來"（日譯本頁 334），誤。《洛陽伽

藍記》卷五記宋雲到烏場國，國王問："卿是日出處人也？"宋雲答："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語句與意思同此。

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

達羅毗荼國

達羅毗荼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號建①志補羅(二)，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②，稼穡豐盛。多花菓，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三)。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皆③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④。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跡，皆建窣堵波。

校勘：

① 原作逮，《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並作建。下同。建與逮形相似，今梵語作 Kāñcīpura，則從建讀音。

② 《徑山本》壤作潤。

③ 《中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皆上有並字。

④ 《徑山本》也作昔，屬下讀。

注釋:

(一) 達羅毗荼國: 達羅毗荼,梵文 Draviḍa,佛典中又作達羅鼻荼,達里鼻荼,達羅比吒,達利鼻荼。梵文 Draviḍa 一字指今泰米爾(Tamil) 地區,一般認爲 Draviḍa 與 Tamil 兩字基本上同義,既指種族又指地域。此名見於《摩訶婆羅多》、《薄迦梵往世書》(Bhāgavata-Purāṇa, IV, 28,30; Viii, 4、7; IX, 1, 2)、《廣博本集》(XIV, 19) 及耆那教經典《廣博儀軌疏》(Bṛhatkalpa-bhāṣya I, Vr. 1, 1231)等。

其領域在今安得拉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北部,以帕拉爾河流域爲中心,北抵佩内爾(Penner)河,南至南阿爾柯提(South Arcot)的東海岸地區。

這一地區是跋羅婆王朝的根據地,關於跋羅婆人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一個疑案。某些梵文文獻及中印度、西印度的銘文,說跋羅婆人源出於安息(Parthia 或 Pahlava),以後自波斯移居西印度,逐漸南下,佔領建志城而建立跋羅婆王朝。這種認爲 Pallava 即 Pahlava 或 Parthia 的說法目前已爲學術界所拋棄。不少學者主張該族爲印度土著,但其古代歷史則尚待進一步研究。

根據現有資料,跋羅婆的確切可靠的歷史只能開始於公元後第三世紀末、四世紀初。在貢土爾(Guntur)縣所發現的銅板勅銘文雖然提到過一位定都於建志城的國王,其領土遠到克里希那河畔。但該銘文中沒有記載年代,也未提該國王的名字,目前還難於考證。而據阿拉哈巴德的圓柱銘刻記載,在笈多王朝的國王三謨陀羅笈多(Samudragupta)所征服的諸王中,已有建志國王毗濕奴瞿拔(Viṣṇugopa)的名字。又根據阿馬拉瓦底的銘刻,於公元 437 年(塞迦紀年 359 年)即位的獅鎧(Siṃhavarman) 虔信佛教。該地

石柱銘文所提到建志城的諸王中有皈依佛教，并以 Buddha 爲名的國王覺鎧 (Buddhavarman)。在建志城出土的勅銘中又有關於該國王舉行馬祭的記載，等等。由此可以推知：大約公元三世紀下半葉，佛教已在此地流行；四世紀下半葉跋羅婆王朝已相當强大，領域也大爲擴張。

自六世紀中葉起，至 753 年止，跋羅婆王朝與遮婁其王朝爲争奪南印度的霸權而進行過二百餘年的鬥争。七世紀初跋羅婆王摩醯因陀羅伐摩一世(Mahendravarman I，約600—630 A.D.)曾爲遮婁其王補羅稽舍二世所擊敗，而其子那羅僧伽伐摩一世 (Narasiṃhavarman I，約 630—約 668) 卽位不久，卽爲其父雪耻，擊潰補羅稽舍二世大軍，甚至可能親自殺死補羅稽舍二世，奪回北方失地，並一度佔領遮婁其的首都波陀密(Bādāmi)。此時跋羅婆威震南印度諸國。摩醯因陀羅伐摩父子對建築與雕刻藝術頗爲鼓勵。當時在南、北阿爾柯提(Arcot)、欽勒普特(Chīngleput)、特里奇諾玻利(Trichinopoly) 等地開鑿了不少石窟寺，建立了許多窣堵波，如摩摩羅普羅(Māmallapuram)有名的"七寶塔"就是其一，塔是用一整塊大圓石鑿成。石窟寺的浮彫十分繁富絢麗，跋羅婆的建築與雕刻是"印度藝術學派中最重要，最有興味的一派"。這時文學也很發達，有些學者認爲《野人與有修》(Kirātārjunīya)的作者、著名詩人日輝(Bhāravi)就是其宮廷文人，杰出的梵文文藝理論家和作家曇丁(Daṇḍin) 也是那羅僧伽伐摩二世的宮廷文人。

那羅僧伽伐摩二世曾與我國建立友好關係，并受唐朝册封。《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開元)八年(公元 720 年)，南天竺國遣使獻五色能言鸚鵡。其年，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Śrīnarasiṃha，下文作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 Śrīnarasiṃhapotavarman，

公元 695—722，卽那羅僧伽伐摩二世)，請以戰象及兵馬討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及名其軍，玄宗甚嘉之，名軍爲懷德軍。九月，南天竺王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國造寺，上表乞寺額。敕以歸化爲名賜之。十一月，遣使册〔尸〕利那羅〔僧〕伽寶多〔枝摩〕爲南天竺國王，遣使來朝。”玄奘巡禮達羅毘荼國時，正當那羅僧伽伐摩一世在位這段時期。七世紀時跋羅婆統治下的達羅毘荼正是稱雄於南印度的大國。據泰米爾文獻 Toṇḍamaṇḍalaśadakam 記載，此國所轄有廿四州，目前這些古地名大部分已考出。

（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建志補羅，梵文Kāñcīpura音譯，來源於達羅毗荼語 Kachchippedu, Kāñcipeḍu。此城卽今馬德拉斯西南四十三英里帕拉爾河北岸的康契維臘姆(Conjeeveram)，«漢書·地理志»稱作黄支。此名早見于波檀闍利的«大疏»，以及«薄迦梵往世書»等古籍。它是注輦人的故都，後來成爲跋羅婆王朝的國都。

建志城自古以來就是宗教徒巡禮的聖地，有南印度的貝拿勒斯之稱；城東部稱爲濕婆建志（Śiva-Kāñci)，城西稱爲毗濕奴建志（Viṣṇu-Kāñci)。此地的迦摩克希(Kāmākṣī)寺尤其出名，耆那教在此地也很盛行。本書稱此地“多露形外道”，露形外道卽指耆那教中的天衣派。它又是佛教的學術中心之一，瑜伽行宗十大論師中的護法就生於此地。

建志城歷代興建的壯麗寺院甚多，如摩醯因陀羅伐摩所造的七塔就是其一。佛教的建築物後來雖然遭受嚴重破壞，印度教的許多寺院的遺址至今尚存。這些建築與雕塑大多瑰麗雄偉，富於南印度藝術特色，爲考古學家及藝術家所讚賞。近代在此地發現出土的銘刻也相當豐富。

建志城又是南印度的海運中心之一，和南亞及東亞各國有海上交通。早在西漢時中國使者就曾到達此地。玄奘到建志城就是爲了想從此地出發，海行赴僧伽羅國，却因發生意外事件而改變原計劃，折向西北，赴恭建那補羅國。見《慈恩傳》卷四。

費格遜即根據《慈恩傳》卷四"建志補羅城即南印度之海口，向僧伽羅水路三日行到"一段，對康寧哈姆比定康契維臘姆提出異議，主張建志補羅城爲那伽鉢亶那(Nagapatam)。但是費氏所依靠的只是儒蓮的《慈恩傳》這一段的法文譯本，而這段譯文并不精確，容易滋生誤解。費格遜據此而且僅從"水路三日行"等着想，并未考慮其他史事，就認定鄰近而且正對着僧伽羅國的大海港那伽鉢亶那爲建志補羅，這樣立論未免片面，我們不表贊同。

（三）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達羅毘荼國使用達羅毘荼語系泰米爾(Tamil)文，與北印度的亞利安語系諸語言完全不同。玄奘在此所說的"少異中印度"似指官方及學術界所使用的梵文，也說明此地與中印度政治、文化交流的頻繁。

一、護法遺事

建志補羅城者，即達磨波羅(一) 唐言護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懃① 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户，見此少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

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②，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問③風範，語在前記(二)。

校勘:

① 《舊麗本》懟作對，涉上對字而訛。

② 《徑山本》之知也三字作既知之。

③ 《明南本》、《徑山本》問作聞。

注釋:

(一) 達磨波羅：梵文 Dharmapāla 音譯，意譯作護法、法護，人名。見前注。

(二) 語在前記：參見本書卷五憍賞彌國條、卷八、卷九、及本卷馱那羯磔迦國條。《慈恩傳》卷四又云："(護法)爾後專精正法，遂能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萬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① 國。亦謂枳② 秣羅國，南印度境。

校勘:

① 《古本》吒作多，次同。

② 《古本》枳作招吒二字。

秣羅矩吒國

秣羅矩吒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舄① 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黴②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③。

校勘:

① 《明南本》、《明北本》及《慧琳音義》、《明南本音釋》舄作潟。《徑山本》作瀉。

②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黴作黧,同,説見前。

③ 《徑山本》也作此,屬下讀。

注釋:

(一) 秣羅矩吒國: 秣羅矩吒,梵文 Malakūṭa 音譯,來源於泰米爾語 Malaikoṭṭa 或 Malaikuṟṟam。泰米爾語 malai 義云"山"、"丘"; koṭṭa 義云"地方"、"地帶"; kuṟṟam義云"區域"。上文原注該國"亦謂枳秣羅國"。枳秣羅,比爾認爲是科摩林 (Comorin) 角附近的聖河Kumāri或 Kumārikā(皆泰米爾名稱)的同義詞。玄奘行抵達羅毘荼後,即因故改變海行赴僧伽羅國的原定計劃,折向西北赴恭建那補羅國巡禮, 并未親臨秣羅矩吒國。《慈恩傳》卷四:"自此

國（指達羅毗荼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國。”本書上文“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雖然是把秣羅矩吒國作爲玄奘親踐之地，但“三千餘里”與實際情況相差太遠，若非傳聞之誤，不至於如此。因此本條係根據傳聞所記，不够精確，這就給此國的考訂增加了困難。目前較爲可信的考定是此國卽潘底亞 （Pāṇḍya），或其國土中的主要部分，因玄奘所記情況與方向、里程均與此國大體相符。印度人艾耶并認爲秣羅矩吒卽泰米爾文碑銘中的Malaināḍu (Aiyer, K.V.Subrahmanya, Historical Sketches of Ancient Deccan, 馬德拉斯, 1917, Vol. I. pp. 119—121)。此國是南印度古國，其名見於阿育王摩崖勅銘第二、第十三、及《摩訶婆羅多》等古籍。其領域在印度半島南端，泰米爾納德邦科佛里河(Kāverī)及韋蓋河(Vaigāi)流域。唐時來我國的金剛智(Vajrabodhi)卽此國人。

（二）國大都城：卽潘地亞國都馬杜拉(Madurā)，在韋蓋河右岸，是一古城。其名早見於《羅摩衍那》。該城寺院甚多，現在寺院中最大而有名的爲吉祥天女(Mīnākṣī，卽Lakṣmī)廟。古城又稱爲南馬杜拉(Dakṣiṇa-Madurā)，以別於新城。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祈①願或②遂。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祈並作所。«方志»作祈願,同此本。

② «明南本»或作咸。

一、秣剌耶山

國南濱海,有秣剌耶山(一),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① 檀香樹、栴檀你婆樹(二)。樹② 類白檀③,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瞻④,其有⑤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⑥。羯布羅⑦香樹(三),松身異葉,花菓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⑧ 理而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香也⑨。

校勘:

① «中本» 白下有槁字。槁字疑檀字之誤書而衍者,«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三十九並作白檀香樹。

② 原本樹字不重,今從«古本»、«石本»、«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補。

③ «慈恩傳»檀作楊。按檀字爲是。此樹與白檀並生,以其類似,故下文云"不可以别"。若似白楊,則何難判别?

④ «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瞻並作矚。

⑤ «徑山本»無有字。

⑥ 法人儒蓮注云:"檀香,梵文名作 Sarpahridaya tcha-

ndana,猶言心部藏蛇檀香。蓋秣利耶山所有此類樹木常爲蛇類巢穴之標記。樹榦罅裂處,殆爲蛇類棲身之所。"

⑦ 羯布羅,《慈恩傳》、《方志》同,唯《珠林》作羯薩羅。

⑧ 《舊麗本》、《石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慧琳音義》四十三引循作修。依文義循字爲是。修字或作脩與循,與循形近,故循或誤爲修也。

⑨ 《酉陽雜俎·木篇》云:"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婆利與秣羅對轉音近,不審爲一國否?

注釋:

(一) 秣剌耶山: 秣剌耶,梵文Malaya音譯,卽西高止山從尼爾山(Nilgiris)直抵科摩林角(Cape Comorin)那段稱爲卡爾達蒙(Cardamon)的山脈。有人認爲此山卽《本生經》(Jātaka V,162)中所記的旃陀迦(Candaka)山。此山名見於《廣博本集》(Bṛhat-saṃhitā XIV, 11)。《慧琳音義》卷二十六:"摩羅耶山,亦云摩羅延,摩羅此云垢也,耶此云除也,山在南天竺境,因國爲名。其山多白旃檀香,入者香潔,故云除垢也。"此山以盛産檀香樹而著稱。印度文學作品中,愛用來自秣剌耶山的風比喻香風。

(二) 栴檀你婆樹: 栴檀你婆,梵文candaneva音譯。又名烏洛迦栴檀,梵文名uragasāra-candana(義云"蛇衛栴檀")或uragahṛdaya-candana(義云"蛇心栴檀")。

(三) 羯布羅香樹: 羯布羅,梵文karpūra音譯,巴利文kappūra,又譯作劫布羅。卽樟腦樹。

二、布呾落迦山

秣剌耶山東有布[1]呾落[2]迦山(一)，山徑危險，巖谷敧[3]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4]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5]帀，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宫，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6]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

校勘:

⑴ 《翻譯集》引無布字，但條目作"補陀落迦。"

⑵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落並作洛。

⑶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北》、《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敧並作攲。

⑷ 原本派作流，今從《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改。

⑸ 《方志》二十作三十。

⑹ 《中本》艱作難。

注釋:

① 布呾落迦山：布呾落迦，梵文 Potalaka 音譯，又譯作補怛洛迦、補陀落迦、普陀落；意譯作光明山、海島山、小花樹山。慧

苑《新翻華嚴經音義》卷下:“此翻爲小花樹山，謂此山中多有小白花樹，其花甚香，香氣遠及也。”此山被比定爲現今西高止山南段，秣剌耶山以東的巴波那桑 (Pāpanāsam) 山，位於提納弗利(Tinnevelly)縣境，北緯8度43分，東經77度22分地方。此山是佛典中的名山，《華嚴經》對此山的描繪與《西域記》頗爲相似。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記載，優婆塞寂鎧(Śāntivarman)和月官(Candragomin)也曾到此山巡禮。我國的普陀山與拉薩的布達拉均由此而得名。

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一)，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①境。

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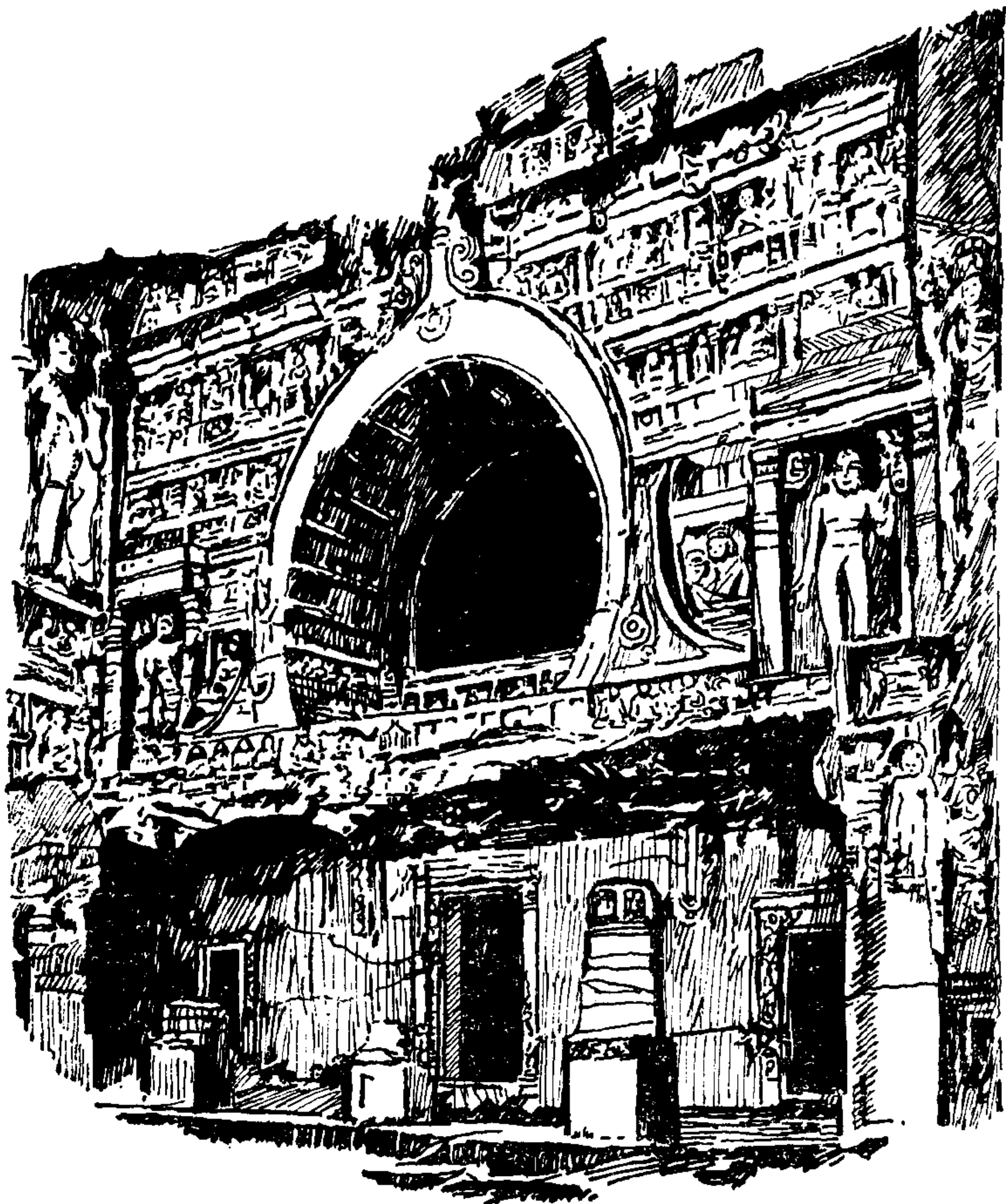
① 《中本》無之字。

注釋:

(一) 海畔有城: 此城卽那伽鉢亶那 (Nāgapaṭṭanam, Nagapatam)，位於科弗里(Kāverī)河口，與斯里蘭卡隔海相望，是南印度與東南亞各地交往的重要港口。唐時我國僧人到過此地并見於記載的，有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中所記無行禪師。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稱之爲八丹:“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遶。有土磚瓷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1267)八月，畢功。傳聞中國之人其年旅彼，爲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此塔卽後世有名的“支那七塔”，一直存在至十九世紀中葉。

本書所記從此至僧伽羅國"東南可三千餘里"，大大超過那伽鉢亶那至斯里蘭卡的距離，大多數史學家認爲這個數字是玄奘"聞諸土俗"的傳聞之辭，是不確切的。但高桑駒吉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根據《釋迦方誌》卷下"山東北海畔城，古僧伽羅國，今入海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原註：非印度攝，即執師子也)"，這樣一段似是而非的記載，進行推論，比定臘姆納德(Rāmnād)爲布呾落迦山東北海畔之城。我們認爲他的論據比較薄弱，只能姑備一說。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二十三國

僧伽羅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①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陁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陁國

摩醯②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軬④荼⑤國

伐剌拏⑥國

校勘:

① 原本恭作荼,《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

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荼並作恭。今據改。荼疑形之譌。

② 《趙城本》醯作醢。按醯古音在之部，《音釋》醯音"呼兮反，"音相近雖可通用，但竊疑此爲譌字。下文又誤作醯，詳後。

③ 《古本》、《中本》波作婆。

④ 《中本》畚作輿。按《音釋》畚音飯，與輿音不諧。此蓋畚誤作轝，又誤作輿耳。

⑤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荼作茶。荼茶雖同字，但此當作荼，説見前。

⑥ 原本拏作挐，《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拏，此本下文亦同，今據改。

僧伽羅國

僧伽羅國(一)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温暑。稼穡時播，花果具①繁。人户殷盛，家産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

校勘：

① 《中本》具作甚。

注釋：

(一) 僧伽羅國：僧伽羅，俗語 Simghala 音譯，梵文 Siṃhala，巴利文 Sihala，意譯執師子國、師子國，印度古籍又稱之爲銅色國

(梵文 Tāmraparṇi, 巴利文 Tambapaṇṇī)。還有下列異名:私訶羅(Sīhala)、寶渚、寶洲 (Ratnadvīpa)、楄闍洲 (Ojadvīpa)、婆羅洲(Varadvīpa)、慢陀洲(Maṇḍadvīpa)、楞伽 (Laṅkā)等。宋代以後著作如《諸蕃志》中作細蘭(係譯自阿拉伯語的 Silan)、細輪叠(Sirendib)。明代譯名作錫蘭(山),沿用頗久,直至該國獨立時仍用此名。一九七二年改名爲斯里蘭卡(Srilanka)。

斯里蘭卡與我國交往有悠久歷史,五世紀初法顯由多摩梨帝(卽躭摩栗底)航海到達此國,住過兩年。《法顯傳》中有關於該國最早而詳盡的記載。法顯在該國還看見過該國商人以中國所產白絹扇供佛,這證明當時中斯兩國間已有相當頻繁的貿遷往返。《梁書》卷五四《諸夷傳》師子國條也稱:"晉義熙(公元 405—418 年)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這個玉佛像,由沙門曇摩帶到中國,獻給晉孝武帝。又《宋書》卷九七《夷蠻傳》師子國條稱:"元嘉五年(公元 428 年)國王刹利摩訶南 (Kṣatriya Mahānāma)奉表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足證當時該國與我國往還已相當密切。

唐總章三年(670年)、天寶五年(746 年)、九年(750 年)該國都曾遣使到中國,送來《大般若經》梵本及白氎、真珠、象牙等禮物。賈耽的著作中曾詳細地記載着由我國廣州至該國航線。李肇《國史補》中也有師子國海船到達中國港口時情況的記載。中世紀時,該國是東西方貿易貨物的集散地。我國由海道運往西方的絲綢,多半先運到師子國,然後再轉運至西亞與東歐,西方古典作家如科斯摩士(Cosmas)、普洛柯庇攸士(Procopius)對此均有紀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斯兩國關係的友好與重要。

南傳佛典中巴利文的《大史》(Mahāvaṃsa)及《島史》(Dīpavā-

ṃsa)，均有關於該國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玄奘并未親踐該國，故所記該國"周七千餘里"，當係得自傳説，與事實有頗大出入。近代實測該島面積爲六萬五千六百一十平方公里，全島呈梨形，南北長四百餘公里，東西寬二百餘公里，四周不到一千公里。

（二）國大都城：即該島北部的阿努拉達普拉（Anurādhapura)，舊譯阿㝹羅陀城。相傳爲公元前四世紀末，天愛帝須(Devanampiyatissa）在位時的國都。法顯訪問時，該城盛行佛教，并有供奉佛牙的精舍。

一、執師子傳説

此國本寶渚也[一]，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①輦[二]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②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③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④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⑤曰："宜各慎密，勿説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⑥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携，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

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7]，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8]取而殺。擊鼓吹貝，負弩持矛[9]，羣從[10]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11]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12]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僻[13]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14]茂績。其[15]子聞王之令[16]，乃謂母曰："飢寒已甚[17]，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18]雖[19]畜也，猶謂父焉[20]。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21]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22]，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23]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24]親愛忘怒，乃剚[25]刃(三)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26]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27]，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兇[28]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29]。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30]。"於是裝二大船[31]，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32]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33]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34]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35]。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36]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37]功而爲國號。其女船者，

泛至波剌斯西。神鬼所魅㊳，産育群女，故今西大㊴女國（四）是也。故師㊵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説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居作在。

② 《一本》格作挌。

③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珠林》十一引謂並作請。

④ 原本子字不重，《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重子字，有之易明，今從補。《珠林》亦脱子字。

⑤ 《趙城本》無母字。

⑥ 《珠林》引無本字。《慈恩傳》無父字。

⑦ 《珠林》男女二字作妻兒。

⑧ 《建本》讀遂爲逐。

⑨ 《珠林》矛作鉾。鉾乃矛之古文。

⑩ 《石本》從作徒。

⑪ 《古本》、《建本》、《中本》、及《珠林》獵作獠。

⑫ 《珠林》薄作捕。

⑬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珠林》僻作辟，同。

⑭ 《宋本》、《資福本》旌作族，誤。

⑮ 《珠林》無其字。

⑯ 《建本》、《中本》令作命。

⑰ «珠林»甚作久。

⑱ «珠林»彼下有獸字。

⑲ «中本»雖下有是字,«珠林»同。

⑳ «珠林»猶謂父焉四字作猶是汝父。

㉑ «徑山本»違訛作達。

㉒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珠林»刀並作刃。«趙城本»則作刀,同此本。

㉓ «石本»卽作則。

㉔ «徑山本»無乎字。

㉕ «古本»、«石本»、«建本»、«趙城本»及 «隨函録» 剚作事; «或本»作串;«宋本»、«資福本»及«音釋»作叓; «石本» 校書作倳。«慧琳音義»作倳,引«韻英»云:"倳,插也。"按剚、倳、事同音通用。叓乃事之别作。串讀穿去聲,義亦通。

㉖ «中本»王下有問字。

㉗ «中本»禍作猛。

㉘ «建本»、«宋本»、«資福本»、«徑山本»兇作凶,«明北本»、«明南本»作㐫,並同。

㉙ «中本»矣作哉。

㉚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二並作貳。«趙城本»作二,同此本。

㉛ «趙城本»船作舩,下同。

㉜ «古本»子女二字作男女,«中本»作女男;«建本»作女子男子四字。

㉝ «中本»珍作珠。

㉞ «珠林»復作後。

㉟ «建本»子女二字作女子。«慈恩傳»作留其婦女。

㊱ «古本»、«建本»疆作埸。

㊲ «建本»元作先。

㊳ «石本»所魅二字作魅所。

㊴ «中本»大下有王字。«慈恩傳»作西天女國。«珠林»西訛作四。

㊵ «建本»師上有執字。

注釋:

(一) 此國本寶渚也: 寶渚，梵文 Ratnadvīpa、巴利文 Ratnadīpa 的意譯,又作寶洲、寶所。所謂寶最初可能是指印度半島上的人航海來僧伽羅國尋求的芝麻、大米、豆類、胡椒和珍珠之類物産，以後附會成此島上盛産珍珠及寶石，傳説流行得就更爲廣泛而長久。六世紀初希臘的科斯摩士(Cosmas)，就記載有關於此島的紅寶石的異聞；以後阿拉伯作家，以至馬可波羅都有關於此島出産寶石的種種傳説的記載。九世紀的阿拉伯人也稱此島爲寶島。

關於獅子的神話暗示着古代人關於僧訶羅族的起源和此島開始有人類居住的傳説，也見於«大史»(Mahāvaṃsa)、«島史»(Dīpavaṃsa)、«諸王世系»(Rājavalī)等，其内容與玄奘所記大同小異。

(二) 轝: 同輿。

(三) 俥: 同剚。俥刃,以刀刺入。張衡«思玄賦»:“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

(四) 西大女國: 見本書本卷波剌斯國西女國條注。

二、僧伽羅傳説

佛法所記[一]，則曰[1]：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2]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3]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賚香花，鼓奏音樂，相携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娱樂會。自餘商侣，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疎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侣。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4]至鐵牢，乃聞悲號[5]之聲。遂昇高樹[6]，問曰："誰相拘縶[7]而此怨傷？"曰："爾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娱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太[8]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9]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侣，共望海濱，專精[10]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爾輩各執我毛鬣不廻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洲，吉[11]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二[12]，執其髦[13]鬣。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携稚子淩虛往

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廻慮。諸羅刹女策説無功，遂縱妖媚，備行嬌[14]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爲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15]持[16]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17]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虚而去，至僧伽羅家，詐[18]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一子矣。賫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檝漂没。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19]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言不遜，罵[20]爲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卽入[21]室。"居未久[22]，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悦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宫。"僧伽羅曰："恐爲灾

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户,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閲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㉓,智足謀身。曆㉔運在兹,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㉕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㉖遂動,諸羅刹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蹎墜退敗,或逃隱孤㉗島,或沈溺洪流。於是毁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珠㉘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校勘:

① 《珠林》十一作"則依起世經"。

②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讌下有歡字,《趙城本》無之,同此本。《音釋》讌作醼。

③ 《古本》、《建本》食作飡。

④ 《古本》遇作適,下同。

⑤ 《中本》號作蹏,當是啼之訛。

⑥ 《中本》樹作俯,下屬讀。《建本》作府,俯之省借。

⑦ 《古本》、《建本》縶作縶。

⑧ 《中本》太作大。

⑨ 《古本》、《建本》濟作資。

⑩ 《石本》精作請。

⑪ 《古本》、《中本》吉作告。

⑫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二並作貳。

⑬ 《古本》、《建本》、《中本》髦作髮。《音釋》作毛。上文亦作毛鬣。

⑭ 《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嬌並作矯。

⑮ 《趙城本》無王字。

⑯ 《中本》持作將。

⑰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若苦二字作苦苦,《趙城本》作若苦,同此本。

⑱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詐並作謂,《徑山本》作化。按《爾雅·釋言》:"訛,化也。"互訓化猶訛也,

與詐義近。

⒆ 原本餒作餧,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慧琳音義»、«音釋»改。

⒇ «古本»、«石本»、«建本»駡作詈。

㉑ «中本»無入字。

㉒ «中本»未久二字作無何,«或本»作未幾,«建本»作無幾何三字。

㉓ «建本»主作王。

㉔ «古本»曆作歷。

㉕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立下並有之字。

㉖ 原本幢作憧,今從«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㉗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 孤並作海。

㉘ «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珠並作珍。

注釋:

(一) 佛法所記: 佛典關於僧伽羅建國的傳説,最早見於巴利文«本生經»中的«雲馬本生»(Jātaka,No. 196,vol. II,pp.127–130,Valāhassa)。此外,«六度集經»卷六、«佛本行集經»卷四九、«中阿含經»卷三四等也有類似的故事記載。

此島由於地處東西方航線中心,自古海上貿易發達,各地商人雲集。佛經中的神話卽暗示這一事實。«法顯傳»對此也有所記載:

"其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值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

三、佛教二部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①因陁羅(一)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兹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②,僧徒二萬餘人③,遵行大乘④上座部法(二)。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三),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四),學兼二乘,弘演三⑤藏,僧徒乃⑥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

校勘:

① 《新麗本》原書醯作醓,《京大本》從《宋本》及《隨函録》改。《石本》作醯,亦非。《慈恩傳》作醯。摩醯因陀羅見卷八摩揭陁國上。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無數字。《慈恩傳》作百餘所。《方志》作數百。

③ 二萬餘人,《慈恩傳》作萬人。

④ 《慈恩傳》大乘下有及字。按上座部法爲小乘教之一,有及字意謂此國遵行大乘教與小乘上座部法。《方志》無大乘二字。

但此問題頗多,參閱本書頁694注釋(二)。

⑤ «古本»、«建本»三作二。

⑥ «中本»乃下有多字。

注釋:

(一) 摩醯因陀羅: 見本書卷八摩揭陁國上,大石室條。其往僧伽羅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事,見«善見律毗婆娑»卷二和卷三。

(二) 大乘上座部法: 見本書頁694"習學大乘上座部法"條注。

(三) 摩訶毗訶羅住部: 摩訶毗訶羅,梵文 Mahāvihāra 音譯,意譯大寺。大寺住部,梵文名 Mahāvihāravāsin。«法顯傳»師子國條:"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可羅,有三千僧住。"據«島史»,天愛帝須王(Devanampiyatissa)於古都阿㝹羅陀城 (Anarādhapura) 南建立此大寺。據«善見律毗婆沙»卷三云,此大寺在天愛帝須王的彌迦園 (Meghavana)。王從摩哂陀之說,迎佛陀伽耶的菩提樹和摩哂陀之妹僧伽密多比丘尼,並植菩提樹於彌伽園,又建立摩訶毗訶羅,即成爲上座部的摩訶毘訶羅住部的本山,斯里蘭卡佛教的中心。今古城之南的 Ruvanveli 塔附近還有其遺跡。

(四) 阿跋耶祇釐住部: 阿跋耶祇釐,梵文 Abhayagiri 音譯,意譯無畏山。無畏山住部,梵文名 Abhayagirivāsin。«法顯傳»師子國條:"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挍,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 關於阿跋耶祇釐住部佛教部派在斯里蘭卡的興起情況,參見«善見律毗婆沙»卷二、三及«大史»。據云無畏山伽藍爲婆

吒迦摩尼王 (Vaṭṭagāmani, 一名無畏王 Abhaya)所建。

四、佛牙精舍

王宫側有佛牙精舍(一)，高數百尺。瑩以珠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②羅加③大寶(二)，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④，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⑤。

校勘:

① «明南本»、«明北本»珠作殊。按此與下文奇寶爲對偶，殊字較長。但珠字自通。

② «中本»摩下有伽字，而無下加字，蓋誤移於上耳。

③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加並作伽。«方志»注云:“寶大如升，卽琥珀也。”

④ «徑山本»洗作洒。

⑤ «明北本»此文下有“僧伽羅國，古之師子國也，又曰無憂國，卽南印度。其地多奇寶，又名曰寶渚。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諸德兼備，國人推尊爲王，故國亦以僧伽羅爲號也。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滅羅刹女，拯恤危難，於是建都築邑，化導是方，宣流正教。示寂留牙，在於玆土。金鋼堅固，歷劫不壞。寶光遥燭，如星粲空，如月炫宵，如太陽麗晝。凡有禱禳，應答如響。國有凶荒災異，精意懇祈，靈祥隨至。今之錫蘭山，卽古之僧伽羅國也。王宫側有佛牙精舍，飾以衆寶，輝光赫奕。累世相承，敬禮不衰。今

國王阿烈苦奈兒，鎖里人也，褻慢佛牙。大明永樂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奉香花往詣彼國供養。鄭和勸國王阿烈苦奈兒敬崇佛法，遠離外道。王怒，卽欲加害。鄭和知其謀，遂去。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并賜錫蘭山國王。王益慢，不恭，欲圖殺害使者，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分兵以劫海舟。會其下預泄其機，鄭和等覺，亟回舟，路已阨絶，潜遣人出舟師拒之。和以兵三千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四面來攻，合圍數重，攻戰六日，和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曜，如前所云，訇霆震驚，遠見隱避。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獰龍惡魚；紛出乎前，恬不爲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皇帝命於皇城內裝嚴栴檀金剛寶座貯之，式修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共五百十八字，乃永樂刻藏時所附益，並非本文。自《徑山本》以下諸本多附焉，或作正文，或作小注，今附於此。

注釋:

（一）佛牙精舍:《法顯傳》師子國條:“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浄修梵行，城內人敬信之情亦篤。……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莊挍大象，使一辯説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飭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山精舍佛堂上。”斯里蘭卡的佛牙馳名中外，故《法顯傳》詳載。唐代有不少僧人爲拜謁佛牙而至其

地。詳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今佛牙安置於斯里蘭卡中部第一大城市坎迪(Kandy)市的佛牙寺。

(二) 鉢曇摩羅伽大寶: 鉢曇摩羅伽，梵文 padmarāga 音譯; 鉢曇摩 (padma) 意爲紅蓮花，羅伽 (rāga) 意爲顏色。全名義云"紅蓮花色"、"具紅蓮花色者",卽紅寶石之名稱。亦譯作映紅、紅蓮華寶、紅鵶鶻等。

五、俯首佛像傳説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爲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知何遺像恡[①]寶！靜言[(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爾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爲不誠,命使覩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②]，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及《慈恩傳》、《方志》、《音釋》恡並作悋，《徑山本》作吝，並同。《趙城本》作恡，同此本。

② 《建本》髻作髮，非。《慈恩傳》亦作髻。

注釋:

（一）静言:《尚書·堯典》:“静言庸違”。孔安國《書傳》:“静，謀，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漢書·王尊傳》引作“靖言”，注:“靖，治也，謂其言假托於治。”義近巧言。

六、齋僧及採寶

王宫側建大厨，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王，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産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税有科。

七、駿迦山與那羅稽羅洲

國東南隅有駿①勒鄧反②。迦山(一)，巖谷幽峻，神鬼遊

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駿迦經》[二]。舊曰《楞伽經》，訛也。

校勘:

① 《金陵本》駿作餕，下同。各本無作餕者，不詳所據。

② 《中本》無勒鄧反三字。《翻譯集》勒作郎，同聲可通用。

注釋:

（一）駿迦山：駿迦，梵文 Laṅkā 音譯。僧伽羅國也稱駿迦島(Laṅkādvīpa)。今斯里蘭卡之名稱即來源於梵文 Śrīlaṅkā，"斯利"(śrī)意譯"吉祥"，"蘭卡"(laṅka) 即該國古名。駿迦山具體指今何山，不詳。可能指該島國南部的高山。

（二）駿迦經：《駿迦經》亦作《楞伽經》，梵文名 Laṅkāvatāra-sūtra。《楞伽經》有四種漢文譯本，今存三種：一、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稱"四卷楞伽"；二、北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十卷，稱"十卷楞伽"；三、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七卷，稱"七卷楞伽"。《楞伽經》的注疏甚多，不列舉。

國南浮海數千①里，至那羅稽羅洲[一]。洲人卑小②，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

校勘:

① 《建本》千作十。《慈恩傳》、《方志》並作千。

② 《中本》無小字。

注釋:

(一) 那羅稽羅洲: 那羅稽羅,梵文 Nārikela,本書卷二作"那利薊羅",卷十作"那羅鷄羅",義爲椰子。此係傳聞中的島嶼,不詳其確切所在。按其方向及距離,似即馬爾代夫羣島。又科侖坡至今澳大利亞西南阿爾般尼 (Albany) 的航線中途也有一孤島名爲椰子島。參閲謝方《中國史籍中之馬爾代夫考》,載《南亞研究》,1982年第2期,頁1—6。

那① 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②島東崖③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一)爲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崖嶺,臨④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⑤,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即⑥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⑦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爲像肉髻。當見其人,説其始末。

校勘:

① 《中本》那上有至字,非。

② 《中本》孤上有至字。

③ 《古本》崖作岸。

④ 《建本》臨作旋。

⑤ 《中本》無之字。

⑥ 《古本》即作此。

⑦ 《建本》將作特，疑形之譌。

注釋：

（一）月愛珠：梵文 candra-kānta 的意譯，又譯作水晶、月長石，是傳說中的珠寶。據云它由月光凝結而成，只有在受到月光的照射時才發出光輝，並射出冰冷的涼氣。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静夜遥望，光燭山水①。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水並作川。《趙城本》作水，同此本。

自達羅毗荼①國北②，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兇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恭③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荼並作茶，非。

② 《慈恩傳》北作西北。《方志》則亦作北。

③ 原本恭作荼，《建本》、《中本》、《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荼並作恭，今據改。下同。《方

志»作恭達那補羅國。«慈恩傳»無恭字。據梵文名 Koṅkaṇa-pura，作恭爲是，荼爲形訛。

恭建那補羅國

恭建那補羅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温①暑，風俗②躁烈，形貌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③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校勘:

① «趙城本»温作濕。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風俗二字作俗風，誤倒。

③ «建本»德作得，古通用。

注釋:

(一) 恭建羅那補國：恭建那補羅，梵文 Koṅkaṇapura 音譯。宋以來各本均作恭建那補羅，但高麗本作荼建那補羅，«釋迦方志»作恭達那補羅，«慈恩傳»作建那補羅。據«慈恩傳»卷四載，玄奘"自達羅毗荼與師子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跡，行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國。"關於此國的考證，各家異説頗多。本書及«釋迦方志»均載此國在達羅毗荼以北，但«慈恩傳»則説在其西北，聖馬丁、康寧哈姆等人採用後一種方向。聖馬丁比定此國爲巴利

文佛典中的 Banavasi(或 Vānavasa)。這種主張的缺點,正如康寧哈姆所指出,其距離大大超過玄奘所記的里程,其方位也不合。康氏認爲玄奘所記此國"周五千餘里",其領域爲起自半島西海岸,越過西高止山脉深入半島腹地的一大片區域,北爲摩訶剌侘,南爲達羅毗荼,東爲馱那羯磔迦,西至於海,即在通加巴德臘 (Tungabhadra) 河流域,并以該河北岸的安納貢底 (Annagundi) 爲其都城舊址。費格遜則認爲恭建那補羅都城在今邁索爾(Mysore)境内。也有人根據《釋迦方志》作恭達那補羅,將此國名還原作 Kuntalapura,認爲即是邁索爾的昔穆加(Shimoga)縣的,今人稱爲 Kubattūr,古代稱爲 Kuntala-nagara 的地方。(見 Yazdani: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Deccan, I, p.43)。布爾吉斯(Burgess)主張恭建那補羅應求之於柯帕爾 (Kopal) 或柯卡拏爾 (Kokanūr, Koṅkanūr?) 附近,該地距建志補羅的直線距離爲 310 英里,距納昔克 (Nāsik) 335 英里。弗里特 (Fleet) 一度曾比定恭達那補羅爲卡爾努爾 (Karnūl),後來也比較傾向於布氏的意見。瓦特斯雖然對上述各家的説法都不以爲然,但也提不出更確切具體的主張,僅認爲恭建那 (Koṅkana)在《廣博本集》(Bṛhat-saṃhitā) 中是在南方,阿爾伯魯尼稱其在南方近海地區(Alberuni's India, tr. by E. C. Sachau, Vol. I. p. 301),并據麗本作荼建那補羅,而將此國名還原作 Dakkanapura 或 Thakkanapura。足立喜六雖然提出一個自認爲與衆不同的看法,比定此國爲現今的卡納普爾 (Khanapura),但該地距建志補羅爲 400 英里,即相當於玄奘的三千里,足立説玄奘所記二千里爲三千里之誤,這種説法未免削足適履。因此儘管關於恭建那補羅的問題還值得進一步研究,我們認爲康寧哈姆的説法還是較爲中肯的。

（二）國大都城：依康寧哈姆的意見，卽通加巴德臘河北岸的安納貢底，古代是耶陀婆(Yādava)王朝諸王建都之所，在穆斯林侵入之前，一直是很繁榮的。

一、王城附近諸遺迹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彦也[①]。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②]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校勘：

① 《徑山本》也作其，《金陵本》也下多其字。

② 《慈恩傳》此下有注云："舊曰悉達太子，訛也。"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①]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校勘：

① 《方志》無聞字，誤脫。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①]。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校勘:

① 《釋帖》十八引作"多羅樹,其樹形如此方椶櫚,樹極高者七八十尺。枝葉繁茂,果熟卽赤,如大石榴,人多食之。東印度土界樹中之上也。"與此文大殊,疑義楚有所增飾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1]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

校勘:

① 《古本》、《建本》、《中本》先志二字作耆舊。

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1],是彼羅漢之所建也。

校勘:

① 《異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趾並作址。

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盜兇殘。行二千四

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

摩訶剌侘國

摩訶剌侘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二)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温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①。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②,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争鋒。臨陣逐北,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摧③鋒,萬夫挫鋭。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飼④暴象⑤,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羣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⑥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三),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⑦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校勘:

① «中本»復作傷。

② «中本»分作忿,非。

③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摧並作推。

④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飰作飲。此殆誤改飰字，非也。飰同飼。

⑤ 《趙城本》暴象作異舄，下同。舄爲象之古字。

⑥ 《建本》恃作持。

⑦ 《金陵本》召作招。《建本》召下有賢人二字。

注釋:

(一) 摩訶剌侘國: 摩訶剌侘，俗語 Maharaṭṭha，梵文 Mahārāṣṭra，又譯摩訶勒吒、摩訶賴吒，或義譯爲"大國"(見《翻梵語》卷八)。

此國名早在阿育王銘文中稱爲 Mahāraṭhika，《大史》第十二章及漢譯《善見律毘婆沙》卷二對此國均有記載。據稱它是阿育王所派遣的高僧摩訶曇無德(巴利文 Mahādhammarakkhita，梵文名 Mahādharmarakṣita)前往弘法的地區。

摩訶剌侘國包括哥達瓦里河上游流域及該河與克里希那河之間地區。據艾霍爾銘文(Aihole Inscription)記載，此國分三部分，七世紀時每部分均稱爲一個摩訶剌侘迦 (Mahārāṣṭraka)，義卽大國。此國領域相當於現代的馬哈拉施特拉邦 (Mahārastra)。

摩訶剌侘是西遮婁其(Chālukya)王國所在地。遮婁其人的起源至今還是印度史中尚待解決的問題之一，異說不少。史密斯認爲是瞿折羅人 (Gurjaras)，甚至於有人認爲是中亞粟特人(Sogdians)的後裔，這些說法都論據薄弱。目前印度史學界較傾向於認爲遮婁其人是當地的自稱屬於剎帝利種姓的坎納拉 (Kan-

arese)家族。公元後六世紀中葉至八世紀中葉之間,遮婁其爲南印度一强大王國。玄奘在這裏所提到的補羅稽舍王即補羅稽舍二世(Pulakeśin II,610—642 A.D)是印度史上有名的統治者之一。他弱冠即位,即迅速平定內亂,不久即出兵南征北戰,先後佔領了迦丹巴(Kadamba)人的首都婆拏婆尸(Vanavāsī),降服南邁索爾的恆伽(Gaṅga)人;北部的臘吒(Lāṭa)人、摩臘婆(Mālava)人,瞿折羅人也被降服。612年秋有名的戒日王也敗於其手下。除本書外,艾霍爾刻銘也詳細記載這一戰役。取得這一勝利後,補羅稽舍二世成爲三摩訶剌侘迦的主宰。約在公元630年前後,他沿海岸向南印度進軍,經建志附近波勒魯羅(Paḷḷalūra)一役,擊潰跋羅婆王摩醯因陀羅伐摩一世的軍隊,迫使他困守建志補羅城。補羅稽舍二世還與朱羅人、凱拿拉(Kerala)人及潘底亞人結盟,以孤立跋羅婆人。補羅稽舍二世的統治才能還表現在他的外交方面。他的使節遠到波斯宮廷,穆斯林史學家塔巴里(Ṭabari)記載,公元625—626年波斯王庫思魯二世(Khusrū II)接見過遮婁其王的使者,阿旃陀壁畫上也繪有補羅稽舍二世接待波斯使臣的情景。玄奘大約在640年前後他極盛時期到達該國,他對該國相當讚賞,並對補羅稽舍用了"謀猷弘遠,仁慈廣被"這樣的讚美言辭。玄奘去後不久,約在642年,補羅稽舍終爲摩醯因陀羅之子那羅僧訶伐摩所戰敗,已見前述。(參見本書卷十達羅毗荼國條注)遮婁其曾與我國建立過友好關係,唐天授三年(692年)三月,"南天竺國王遮婁其拔羅……來朝獻。"(«册府元龜»卷九七〇)

(二)國大都城:遮婁其人曾幾次遷都,因此對其國都的考訂分歧頗多。先是聖馬丁曾比定提婆稽里(Devagiri,即現今的Deoghir)。此說的缺點,正如康寧哈姆所指出,該城並未面臨大河,而其

與跋禄羯呫婆的距離也同玄奘所記不合。康寧哈姆比定爲加里亞尼(Kalyāṇi),該城一度曾爲遮婁其人古都,並有凱拉斯(Kailas)河流經該城之西。弗里特、布爾吉斯等人比定爲哥達瓦里河畔之納昔克(Nāsik)或其附近地方,因爲該城曾爲摩訶剌侘故都,附近又有佛寺等遺跡,除了不是"西臨大河",大都與玄奘記載相符。但當代學者更多認爲玄奘時該國首都爲巴達密(Bādāmi),即 Vātāpipura,位於北緯15度55分,東經75度45分。(B.C.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p.171)這一比定較爲可信,因爲遷都納昔克是在玄奘巡禮該國之後。

(三)補羅稽舍:玄奘在這裏所説的是補羅稽舍二世,其事跡已見前注。他的祖父補羅稽舍一世約於公元550年即位於婆塔比(Vātāpī)。當時摩訶剌侘只是一中等國家,他即位後,力求擴張。爲了争取霸權,他曾舉行馬祭(aśvamedha)。他的兒子稱鎧(Kīrtivarman)與吉祥主(Maṅgaleśa),先後繼位,東征西討,又使該國領域大爲擴張。其後稱鎧之子與其叔父吉祥主之間發生戰争。戰争以吉祥主之死告終,稱鎧之子於610年登位,是爲補羅稽舍二世。

一、附近諸迹

大城内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甎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以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三
一

二、阿折羅伽藍及石窟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①,重巒絶巘。爰有伽藍,基於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峯②;重閣層臺,背巖面③壑④,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⑤(一)。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爲不祥。羅漢説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⑥生育之恩,懷⑦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

校勘:

①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障並作嶂,通用。

② «古本»、«建本»峯作岑。

③ «中本»面作向

④ «古本»壑作谷。«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壑。«趙城本»作壑,同此本。按壑爲壑之俗字,見«干禄字書»。

⑤ «中本»建下有也字。

⑥ «古本»、«建本»、«中本»感作懷。

⑦ «古本»、«建本»、«中本»懷作感。

注釋:

(一) 阿折羅阿羅漢所建: 即阿折羅伽藍, 梵文 Ācārasaṃghārāma。多數學者同意比定此地爲阿旃陀(Ajaṇṭā)石窟寺,其位置在奥蘭伽巴德(Auraṅgābād)西北 60 英里、布莎瓦爾(Bhusaval)以南約 35 英里的瓦哥拉(Waghora)河河曲。取道高止山山麓的小鎮法爾達普爾 (Phardapur) 即可到達該地。該石窟羣開鑿於高達76 公尺的玄武岩斷岩之下,在長約550 公尺的地段,共鑿有大小二十九窟,均已編號。石窟分爲兩大羣,一羣爲公元前一、二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間所開鑿,其中以九號及十號窟爲最古,另一羣開鑿於公元後五至七世紀期間。佛教衰微之後,僧侶相率離散,石窟寺中荒漠無人,以後逐漸爲山巔崩頹的泥土流沙所湮没近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紀之初才重見天日。1819 年馬德拉斯軍團的一連士兵在英迪耶德利 (Indhyadri) 山脉野外演習時首先發現了它。1824年英國人亞歷山大 (James Alexander) 參觀後才開始向外界人士介紹該寺宏大壯麗的情景。1828 年格里斯勒(Captain Gresley)、拉爾福(Ralph)、柏爾德(Dr.J.Bird)三人聯袂前往, 調查研究。其中拉爾福關於寺内壁畫的文章發表於《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 (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Vol.5,p. 560)。1839 年勃勒克中尉(Leutenant Blake)也發表了他關於阿旃陀石窟寺的調查報告。同年費格遜(James Fergusson)也赴該地進行考察,其成果爲 1843 年公布的《印度巖鑿寺院》(Rock-cut Temples in India)一書, 該寺藝術品的重要性才在亞洲學會引起廣泛的注意。現代東西方學者研究阿旃陀的建築與藝術的專著爲數甚多,不一一介紹。總之,阿旃陀石窟寺的發現是印度藝術史上的一件大事, 爲數繁多的浮雕與壁畫栩栩如生地描繪出古代印度生活的許多方面, 對印度文

化史的研究也有其重大價值。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1],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2],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3]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録,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4]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5]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爲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

校勘:

① 《慈恩傳》作長八丈許,《珠林》三十九作長八丈餘。

② 《釋帖》二十一引作"石蓋空懸七重,隨人轉。"

③ 《古本》、《建本》、《中本》諸先志三字作之耆舊。

④ 《中本》行上有之字。

⑤ 《明南本》、《明北本》土作士,非。

自此西行[1]千餘里,渡耐秣[2]陁河(一),至跋禄羯呫昌葉反。婆[3]國。南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西行作西北行。《方志》則亦作西行。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袜作秣，《慈恩傳》同。《建本》作殊，殆誤。《趙城本》作袜，同此本。《方志》作末。

③ 《古本》、《建本》婆作波，下同。

注釋:

（一）耐袜陁河：耐袜陁，梵文名 Narmadā; 托勒密《地理學》VII.I.稱之爲 Namados。此河卽今納巴達河，發源於温德亞(Vindhya)山，向西於布羅奇(Broach)流入坎貝(Cambay)灣，爲中印度與西印度最重要的河流。

跋禄羯呫婆國

跋禄羯呫婆國(一) 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踈，煑海爲鹽，利海爲業。氣序暑熱，廻風飈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注釋:

（一）跋禄羯呫婆國：跋禄羯呫婆，梵文 Bharukacchapa 的音譯。梵名又作 Bharukaccha，《孔雀王經》僧伽婆羅譯本作婆樓割車，義浄譯本作婆盧羯車，不空譯本作婆盧羯泚；《諸蕃志》南毗國條作弼離沙；賈耽《皇華四達記・廣州通海夷道》作拔颶。此國名

儒蓮還原爲 Barou—gatcheva，聖馬丁還原爲 Bāroukatcheva，康寧哈姆認爲即古代銘文中的 Bhārukaccha，我們認爲以康氏意見爲是。

諸家一致的意見比定此國爲今布羅奇(Broach 或 Bharoach)。自古該地就是著名的海港，與希臘、羅馬、波斯及阿拉伯半島有頻繁的海上交通。除上引印度古籍外，«本生經»如 Sussondī Jātaka，«往世書»如 Mārkaṇḍeya-purāṇa 等也有該地海運的記載，前者中説此港有船運航金地(Suvarṇabhūmi，此指下緬甸)。外國著作如佚名的«厄里特里亞海週航記»、托勒密«地理學»中也都提到此港，名爲 Barygaza，稱其爲一大城市，位於耐袜陁河北岸，距海口約 30 英里。

關於此國方位，本書作"自此(阿折羅伽藍)西行千餘里，渡耐袜陁河，至跋禄羯咕婆國"，«慈恩傳»作"西北行"，以後者爲是。

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① 國。即南羅羅②國，南印度境③。

校勘:

① «建本»婆作波，下同。

② 原本無下羅字，«石本»、«趙城本»«古本»、«建本»、«中本»及«慈恩傳»並有下羅字。«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羅下並有之字。之字爲同上字符號々的形訛，羅之即羅羅。按羅羅爲梵文 Lāṭa 音譯。今補下羅字。

③ «建本»、«中本»境下有也字。

摩臘婆國

摩臘婆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三十餘里，據莫醯①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②(三)，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陁國，貴德尚仁，明敏强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③，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④侣也。

校勘:

①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醯作訶，聲同可通用。《石本》作藍，形之訛。

② 《中本》雅作稚，形之訛。《建本》亮作高。

③ 《慈恩傳》作百餘所。

④ 《中本》無之字。

注釋:

(一) 摩臘婆國: 摩臘婆，梵文 Mālava 音譯。摩臘婆是伐臘毗國的梅特拉迦(Maitraka)王朝的東方分國（參見本卷伐臘毗國條注。）關於此國的比定真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大別可分爲兩派，一派（如聖馬丁、康寧哈姆、比爾、弗里特等人）比定此國相當於今馬爾瓦(Mālwā)，即鄔闍衍（Ujjayinī）、毘爾薩（Bhilsā）

周圍一帶地方；换言之，爲古代十六大國之一阿槃底(Avanti)的一部分。伐臘毗地方出土的公元七世紀的碑文可爲這種説法提供有利證據，是其所長。其缺點是，如果比定摩臘婆爲 Mālwā，則本書所記從跋禄羯呫婆“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必須改爲“東北行”；又下面所注的“即南羅羅國”也應改爲“北羅羅國”。因爲羅羅（梵文 Lāṭa，巴利文Lāḷa）是馬希(mahī)河與金河 (Kim)之間地區的名稱 (B.C. La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pp. 287—288, 322)，而馬爾瓦則在該地北部。

另一派可以史密斯的説法爲代表，比定此國爲凱拉(Kaira) 和阿默達巴德(Ahmadabād)一帶，包括一部分巴羅達(Baroda)領域，即相當於北古吉拉特地區。史氏在《印度古代史》(Early History of India pp.323—326, 341 ff.)並在《德國東方學會會刊》(ZDMG, 1904, s. 787)上均有專文論述他的觀點，並對前一派的説法多所指責。但史氏的説法，正如格里遜的文章 (G. Griesson: The Yuan Chwang's Mo-la-po, JRAS, p.95, ff.)中所指出，如比定摩臘婆爲北古吉拉特，則前引本書中“西北行二千餘里”勢必改爲“二百餘里”不可。格氏還引證該地區古代歷史指出史氏牽强附會及不當之處。格氏結論仍然贊同比定此國爲 Mālwā。摩臘婆是一周六千里的大國，決不僅限於北古吉拉特一隅之地。此外，如烈維也不贊同史密斯的意見。我們基本上贊同前一派的説法。當然，《西域記》上所記載這一地區的方位有些不明確，甚至可能有錯訛之處，這一問題還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二）國大都城：如前所述，由於對國土的比定有很大分歧，國都的地望也隨之而各不相同。前述的第一派，即主張摩臘婆在鄔闍衍一帶地區的人中，多數比定此國都爲古城達爾(Dhār，古稱

Dharanagara),該城距鄔闍衍約 80 公里,據馬希河上游;也有人(如比爾)比定爲東加爾普爾(Dongarpur),該城位於馬希河中游一條支派上。前述的第二派,如史密斯則主張此國都爲阿默達巴德——古名阿薩瓦爾(Asawal),他將國都所臨的河流(宋、元、明諸本作莫訶河,或作莫醯河)理解爲"大河",認爲卽指薩巴馬提(Sābarmatī)河。

(三)言辭雅亮:在馬爾瓦地區,通行馬爾瓦語(Mālwālī, Malvī 或 Mārwārī);它是印度亞利安語拉賈斯坦方言(Rājasthānī)之一。這種語言很早就成爲文學語言,有豐富的文獻。在阿默達巴德一帶使用古吉拉特方言(Gujarātī);在古代這種方言和馬爾瓦語並無多大區別。在促進屬於中期印度亞利安語的"訛語"(Apabhraṃśa)的形成上,古吉拉特語起過很大作用。

一、戒日王遺事

國志①曰:六十年前,王號尸羅阿迭多(一),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贍敏,愛育四生,敬崇②三寶。始自誕靈,洎乎没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飮③,恐傷水性④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宫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⑤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校勘:

① 《古本》、《建本》、《中本》志作記。

② 《古本》祟作宗。

③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飦作飲。按上文云飲水，此不當復云飲。《音釋》亦作飦，云："饎也"。

④ 《慈恩傳》水性二字作水居之命。

⑤ 《中本》作作位。

注釋:

(一) 王號尸羅阿迭多: 此王與本書卷五所記曲女城的戒日王 (Śīlāditya)喜增(曷利沙伐彈那)並非同一人物。這裏所說的戒日王即伐臘毘國王，亦即梅特拉迦王朝第八代國王尸羅阿迭多一世，又名法日 (Dharmāditya)。其統治時期約爲公元 595 年至 610 或 615 年。玄奘記載說他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但據考古資料，他似乎兼信印度教，本世紀上半葉曾發現公元 608 或 609 年他所頒發的銅盤，賞賜土地以供奉日神廟宇。

又，霍爾勒 (Hoernle)曾比定這位戒日王爲擊敗白匈奴的名王耶輸達摩(Yaśodharma)。但其論據頗爲薄弱。

二、賢愛破邪論故事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一)，傍有陷坑，秋夏淫①滯，彌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諸先志② 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

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彦。内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③，令問④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⑤言曰："吾爲世出⑥，述聖導凡。先賢後⑦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二)、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祇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栴⑧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爲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⑨跋陁⑩羅縷⑪支(三)，唐言賢愛⑫。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自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兇⑬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强爲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⑭。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⑮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虚⑯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以⑰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⑱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巡⑲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爾學苞内外⑳，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

罯苾芻，謗毁大乘，輕蔑[21]先聖。言聲未静，地便拆[22]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

校勘:

① 《古本》淫作陰。

② 《古本》、《建本》諸先志三字作之耆舊。

③ 《古本》高作亮。

④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問作聞。

⑤ 《徑山本》而作自。

⑥ 《中本》出作尊。

⑦ 《石本》後作俊。後哲與先賢並列，後字爲長。

⑧ 《中本》栴作旃，同。

⑨ 《建本》苾芻二字作比丘，下同。

⑩ 《翻譯集》引無陁字。

⑪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縷並作樓。《趙城本》作縷，同此本。

⑫ 《金陵本》賢愛作賢受，受當是形訛。下"鉢伐多國"條亦有賢愛論師。

⑬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兇並作凶。

⑭ 原本門下有曰字，《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之，今據删。《趙城本》亦衍曰字。

⑮ 《建本》邪作耶，乃邪之别作。

⑯ 《中本》虚作空。

⑰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以並作燒。《趙城本》作以，同此本。

⑱　原本化作禮,《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化,今據改。蓋化訛爲礼,又誤作禮也。

⑲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巡並作遍。《趙城本》作巡,同此本。

⑳　《古本》、《建本》、《中本》内外作空有。

㉑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蔑作懱。

㉒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拆並作坼。

注釋:

(一)婆羅門邑:由於摩臘婆國的都城的地望尚待探討,此邑也難於確定。有人(比爾)認爲即亞歷山大東征班師途中所經過的Brāhman村,該地位於印度河口,無論距達爾或阿默達巴德都太遠,因此這種看法只能姑備一說。

(二)婆藪天:婆藪,梵文 Vāsu 音譯;婆藪天,梵文作Vāsudeva。此神通常稱毗濕奴,梵文 Viṣṇu,音譯一作毗瑟拏,意譯遍入天,爲婆羅門教的主神之一,即保護神。

(三)跋陀羅縷支:梵文 Bhadraruci 音譯,意譯賢愛。足立喜六云爲鉢伐多國人(《大唐西域記の研究》卷下,頁 894),但於文獻無徵。

自此西南入海交(一),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①釐國。南印度境。

校勘:

① 《中本》吒作咤。

注釋:

（一）海交：此句文義不甚明了。原文似指由婆羅門邑（或由摩臘婆國都城）向西南是入海的通道。稍晚成書的《釋迦方志》卷下此處即作"……自此西南入海道矣。"又本書卷十恭御陀國條中有"接山嶺，據海交"句，似亦此意。比爾因該國都城"據莫訶河（麗本作莫醯河）東南"，將"海交"譯爲"海灣"；水谷真成據此認爲玄奘的行程是由摩臘婆國西南行，抵坎貝(Cambay)灣，再轉向西北橫越卡提阿瓦(Kathiawar)半島。我們認爲玄奘不可能無緣無故地走這樣迂迴曲折的路線。

阿吒釐國

阿吒釐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爲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出胡椒樹(二)，樹葉①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三)，樹葉若棠梨(四)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②餘所，異道雜居。

校勘:

① 《中本》無葉字,《方志》同。《慈恩傳》有葉字。

②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十作千。《方志》作十,同此。

注釋:

(一) 阿吒釐國: 此國名儒蓮還原爲 Aṭali, 瓦特斯認爲可還原爲 Aḍal 或Akshal 或 Aṭli,就玄奘譯例看, 如譯 Samataṭa 爲三摩呾吒, 譯 Vaiśālī 爲吠舍釐, 我們認爲以還原爲 Aṭali 爲妥。

此國地望不詳。雖然本書上段末云: "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慈恩傳》卷四緊接着摩臘婆國亦云: "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 但是據本段末句"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來看,阿吒釐國似爲傳聞之國,而非玄奘親踐之地。

(二) 胡椒樹: 梵文名 Pippali,學名 Piper Longum。胡椒自古以來即爲印度西海岸的特產, 尤以西海岸南部的馬拉巴爾(Malabar)所產的質地爲最優。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八謂其產於印度摩揭陀,漢譯爲昧履支。據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本,頁 200)謂昧履支係梵文 marīca 的音譯,爲胡椒的綽號。又案此胡椒樹非草本胡椒,爲灌木的長胡椒。

(三) 薰陸香樹: 梵文作 kunduru, 學名爲 Boswellia thurifera,一稱君杜嚕樹或君杜魯樹。薰陸香是用這種樹的樹脂汁液所製造的香料, 梵文作 kunduruka, 俗語作 kuṃdurukka。薰陸香樹樹脂滴下後,形如乳頭,故一名乳頭香或乳香,爲極珍貴的香料,與其他香料摻合供燒香之用。

（四）棠梨：《爾雅·釋木》："杜，赤棠，白者棠。"棠梨，亦名白棠，學名 Pirus betulaefolia，薔薇科，落葉亞喬木。據《本草綱目》："棠梨，樹似梨而小，葉似蒼朮，葉亦有團者、三叉者，葉邊皆有鋸齒，色頗黪白。二月開白花，結實如小楝子大，霜後可食。其樹接梨甚佳。"

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①，至契吒國。南印度境。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三日二字作三百里三字；《徑山本》作三百餘里四字。《趙城本》及《慈恩傳》、《方志》作三日，同此本。《方志》下有注云："彼百里爲一日行。"然則作三百里者亦有所據。

契吒國

契吒國(一)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産，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

注釋：

（一）契吒國：本書《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及《釋迦方志》均載："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百里至契吒國。"與

“西北行三日”不同。這一分歧使此國的原名及其方位難於確定。康寧哈姆比定爲 kheḍa，卽現在古吉拉特的凱拉 (Kaira) 市。這樣作就必須將玄奘所記的“三日”或“三百里”改爲“一千三百里”——卽凱拉與摩臘婆國國都達爾之間的距離。這是難於接受的。費格遜認爲此國位置應在坎貝灣頭，馬希河北岸的坎貝或其附近。儒蓮及聖馬丁比定爲 Kaccha，卽現代的卡奇 (Cutch)，瓦特斯、史密斯、堀謙德都贊同此說，但此地在卡奇半島西南部，四周有許多大小不等的沼澤，與《西域記》的“人户殷盛，家室富饒”的記載很不相符。在考古方面此地也未出土過任何歷史文物足以支持這一考證，因此關於此國的地望還有待繼續研究。

從此北① 行千② 餘里，至伐臘毗國。卽北③羅羅國，南印度境④。

校勘:

① 《慈恩傳》亦作北行，《支那内學院本》北字傍校云：“應是南字。”但各本及《方志》皆作北。從下文“北羅羅國”觀之，北字不誤。

② 《古本》千作十。

③ 原本北作比，《石本》、《建本》、《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作北，今從改。摩臘婆國爲南羅羅國，伐臘毗國爲北羅羅國，疑原羅羅國後析爲二也。

④ 《中本》無此小注九字。《方志》小注作“南印度，卽北羅羅之別也”。

伐臘毗國

伐臘毗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1]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校勘:

① «古本»、«建本»、«中本»室作產。

注釋:

(一) 伐臘毗國: 伐臘毗, 梵文 Valabhi 或 Vallabhi 音譯。本書關於這一地區的記載中, 有一些不明確的地方, 尚待進一步研究。例如在上段末句的伐臘毗國下所注的"即北羅羅國"似應改爲南羅羅國, 並且將此國列入"南印度境"也欠妥。參見本卷摩臘婆國條注。

又,如前所述,關於摩臘婆國的比定, 争議頗多。即使摩臘婆國的地望目前還難於確定,但是按摩臘婆(西北行三日,或三百里)——→契吒一(北行千余里)——→伐臘毘這樣的方位與里程, 伐臘毗的位置未免過於偏北。歷史上的伐臘毗位於卡提阿瓦半島上, 是梅特拉迦(Maitraka)王朝的西方分國,其東方分國爲摩臘婆國。

在笈多王朝廢墟上所崛起的諸國中，以伐臘毗的國祚最爲長久。其始祖拔吒迦(Bhaṭārka)是一個出身於梅特拉迦氏族的笈多王朝的將軍，曾任蘇剌侘的總督。五世紀末該家族逐漸强盛。最初的兩個首領，拔吒迦及其子持軍(Dharasena)，還稱爲“將軍”(Senāpati)，其後人，即持軍之弟德魯納僧訶(Droṇasiṃha)，才被笈多王朝封爲“摩訶羅闍”(Mahārāja，大王)。

伐臘毗開國年代目前還無法精確考定，拔吒迦作將軍大致是在五世紀中葉，德魯納僧訶大約稱王於五世紀之末。近代在伐臘毗地方發掘出大量文物。六世紀中葉密軍(Guhasena)以來該國諸王世系則能得到比較準確的考定。前述摩臘婆國中玄奘所提到的那位戒日王，即伐臘毗國王戒日一世(Śilāditya I)在位時，伐臘毗是西印度最强大的國家，其領域包括卡提阿瓦半島全部，馬爾瓦西部及跋祿羯呫婆國的一部分。七世紀時該國的經濟文化都很發達繁榮，玄奘稱其“居人殷盛”，百億富室數以百計，學術地位可與東印度的摩揭陁國相提並論。玄奘訪問伐臘毗時統治該國的杜魯婆跋吒(Dhruvabhaṭṭa)，即持軍王(Dharasena)三世之弟常叡二世(Dhruvasena II)，大約即位於公元629年，即玄奘剛到達印度那年；在玄奘離開該國不久去世。其子持軍四世繼位，他是伐臘毗國諸王中頭一個自尊爲“輪王”的人。這引起他與曷利沙伐彈那的衝突，使他一度戰敗，不得不在跋祿羯呫婆避難。但不久他又恢復其强盛。他在位期間伐臘毗國相當繁榮。著名的詩人跋底(Bhaṭṭi)就曾服務於他的宫廷。653年左右他死後，伐臘毗國陷於混亂，直至戒日三世(Śilāditya III，662—684 A.D.)統治時期才恢復其國勢。戒日三世雖然一度爲西遮婁其人所戰敗，但終於轉敗爲勝，擊潰了摩醯因陀羅伐摩二世(Mahendravarman

II)。七世紀末八世紀初伐臘毗國開始遭受阿拉伯人的侵略。八世紀起該國日趨衰弱，約在該世紀中葉，戒日七世之後滅亡，伐臘毗國毁滅的原因至今仍是印度史上的一個未解之謎。(R.C. Majumdar, HCIP. Vol. III, pp. 61—63,103—105, 147—152)

（二）國大都城：伐臘毗國的故都爲訖利城 (Girinagara)，卽現代的朱納加德(Junāgadh)，約在五世紀中葉遷都於伐臘(Vala 或 Wala)。此城遺址已於近代發現，在卡提阿瓦半島東岸，保納加爾(Bhaonagar)西北 18 英里，卽北緯 21 度 52 分，東經 71 度 57 分地方，今名瓦密拉普羅 (Vamilapura) ——顯然是伐臘毗城(Valabhipura)一名的訛轉。該地出土的碑銘、泥封、雕刻頗爲豐富，足以證明是一古老城市，這些文物都保存於孟買的西印度威爾斯親王博物院，(Prince of Wales Museum of Western India)。銘文中關於該城如何美麗富饒的敍述，與玄奘記載相符。七世紀時伐臘毗是小乘佛教的學術中心，可與大乘派的學術中心那爛陁相提並論，義浄《南海寄歸内法傳》卷四記載，當時佛教徒欲求深造，大都得去上述兩處之一，"……然後函丈傳授，經三二年，多在那爛陀寺，或居跋臘毗國。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渠、龍門闕里，英彦雲聚，商搉是非。"其盛況可以想見。

一、附近遺迹

如來在世，屢遊此國(一)，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説法之處，遺迹相間①。

校勘:

① 《趙城本》間作聞。

注釋:

(一) 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案釋迦牟尼在世時並未至伐臘毗國。文中所云佛迹均屬附會，所云無憂王建窣堵波，今已不存。但有名的吉爾納 (Girnār) 的摩崖碑文則存於半島中偏南地方的吉爾納山的西麓。關於該國當時佛教的情況，詳約希著《公元七、八世紀印度佛教文化研究》(L. Joshi: Studies in the Buddhist Culture of India, during the 7th and 8th Centuries A. D., 1967, Calcutta, 頁 50)。

二、常叡王崇佛

今王，刹帝利種也，卽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聟①，號杜魯婆跋②吒(一)，唐言常叡③。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既以總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遵④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聟並作

壻。《趙城本》作㸚,同此本。《慈恩傳》子㸚作女壻。

② 《古本》、《建本》婆下有路字。《中本》婆跋二字作婆路跋吒四字。

③ 《中本》叡作散。《慈恩傳》常叡二字作帝胄。

④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遵並作尊。《石本》作導,誤。

注釋:

(一) 杜魯婆跋吒:梵文 Dhruvabhaṭṭa (或 Dhruvabhaṭa)。《慈恩傳》卷四注說"此云帝胄",可能即常胄 (Dhruvavarman) 之誤,即梅特拉迦王朝第十一代國王常軍二世(Dhruvasena II),又名幼日(Bālāditya),約即位於 629 年之前,至少統治到 640—641 年。而這裏所說的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即前述的法日王,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即曲女城的戒日王喜增(曷利沙伐弹那)。

三、阿折羅伽藍

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製①論,並盛流布。

校勘:

①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製並作制,通用。

自此西北① 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陁補羅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 《建本》無北字。按《慈恩傳》、《方志》並作西北,《建本》脱去。

阿難陁補羅國

阿難陁補羅國(一)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户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

注釋:

(一) 阿難陁補羅國: 阿難陁補羅,梵文 Ānandapura 音譯。據本段末句"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侘國",此國似爲傳聞之國。但《慈恩傳》卷四記"至阿難陀補羅國……又西北行五百里,至蘇剌侘國。"玄奘似亦到過此國。聖馬丁比定此國爲阿默達巴德以北 23 英里的巴爾納加爾(Bārnagar); 康寧哈姆認爲此國在薩巴馬提(Sābarmati)河與巴納斯 (Bānas)河之間的三角地帶,瓦特斯也贊同這一意見。現代學者則比定爲錫德普爾 (Sidhpur) 東南 17 英里地方的瓦德納加爾(Vaḍnagar),此地至今仍爲古吉拉特的著名宗教城市。

從伐臘毗國西① 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西作西北。

蘇剌侘國

蘇剌侘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①河(三)。居人殷盛,家産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菓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静。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爲業,貿遷有無。

校勘:

① «新麗本»醯原作醓,«石本»作醯,«建本»作醢,«京大本»從«宋本»改。«方志»亦作莫醯。"莫醯河"見前,亦作"莫訶河"。

注釋:

(一) 蘇剌侘國: 蘇剌侘 當是俗語 Suraṭṭha 音譯,梵文作 Surāṣṭra。«釋迦方志» 譯作蘇剌吒。«慈恩傳»卷四作"(至阿難陀補羅國)又西北行五百里至蘇剌侘國"。此國在今卡提阿瓦半島南部卡奇灣上,地名蘇拉特(Surat),即蘇剌侘古名的訛略。蘇剌侘在古代頗爲有名,大史詩«羅摩衍那»上曾多次提到它,如«童年篇»第十二章,«阿逾陀篇»第十章,«美妙篇»第十四章;«摩訶婆羅多»、

波檀闍利的《大疏》(Mahābhāṣya)、《利論》、《廣博本集》等書也都曾提到這一國名。近代出土有關此國的銘文也不少，其中重要的有笈多王朝時的朱納加德(Junāgaḍh)銘刻，鄔陀耶(Udaya)山石窟銘等，後者提到室建陀笈多王(Skandagupta)選拔負責蘇剌侘的大臣時，費盡躊躇，反覆考慮達數日之久。這足以説明此地的重要。

自古以來蘇剌侘就和西方有頻繁的海外貿易，因此希臘作家有關於此國不少的記載。托勒密《地理學》上稱此國爲 Syrastrene，説該國的領土，由印度河口直抵卡奇灣。《厄里特里亞海週航記》也提到這一地名，説在阿拉伯海之濱，這似指印度河口以東地帶。據考證，這個 Syrastrene 卽近代的蘇拉特。早在月護(Chandragupta)時代，蘇剌侘已合併入孔雀王朝的領域。根據阿育王摩崖勅銘第五，在阿育王時代蘇剌侘享有自治領的地位。此後，據斯特拉波(Strabo)記載，大夏的希臘人入侵印度時代，彌難陀王(Menander，卽彌蘭王)曾經統治過蘇剌侘(希臘文原名 Saraostos)。此後蘇剌侘爲貴霜王朝領域的一部分，塞種人統治結束之後，才爲笈多王朝所管轄。

（二）國大都城：古代的訖哩納加羅(Girinagara，意卽山城)，又稱訖爾納(Girnār)，因位於訖利山下而得名，一度曾爲伐臘毗國的古都。現代的名稱是朱納加德(Junāgaḍh 或 Junāgaṛh)。

（三）西據莫醯河："西據莫醯河"一語是由本段首句一直貫下的，應理解爲蘇剌侘的國土，周四千里，西據莫醯河，卽莫醯河在其國土之東。否則就會如比爾那樣理解，把蘇剌侘國都置於莫醯河東岸，就與歷史事實完全不合了。

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①(一)。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②，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③。

校勘:

①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山下有山字，屬下讀。

② 《古本》、《石本》、《建本》、《中本》境作鏡。

③ 《建本》、《徑山本》往作住。

注釋:

（一）郁鄯多山：郁鄯多，應還原作 Ujjanta；梵文文獻中有 Ujjayanta、Raivataka、Ūrjayanta、Ūrjayat 等異名，即今日之訖爾納山 (Girnār)。據耆那教經典記載，訖哩納加羅 (Girinagara, 義云"山城")位於郁鄯多山畔，因此而得名。此山在朱納加德以東十英里處，高 3616 英尺。它也是耆那教的聖地，爲該教聖人涅密那塔 (Nemināthа) 誕生之地，有供奉他和耆那教其他聖徒的廟宇，也有不少佛教伽藍。此山上不僅有石窟寺，而且還發現有阿育王的摩崖勅銘，較晚如笈多王朝的銘刻等重要歷史文物也不少。

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

瞿折羅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二),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産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① 百餘人,習學小乘② 教③ 説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

校勘:

① «古本»、«建本»、«中本»僧下有徒字。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乘下並有法字。

③ «古本»無教字。

注釋:

(一) 瞿折羅國: 瞿折羅,俗語 Gujjara, 梵文 Gūrjara, 巴利文 Gujar。本書及«釋迦方志»均作“伐臘毗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但«慈恩傳»卷四作“自此(蘇剌侘)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按史實應以前者爲是。瞿折羅卽古吉拉(Gurjara)人所建立的國家。關於古吉拉人的起源至今還是一個争辯中的問題。許多學者認爲古吉拉人是外來民族,隨着白匈奴人的入侵印度,逐漸從旁遮普移殖於拉吉普坦那(Rājputāna),最後蔓延到卡提阿瓦半島,該地現名古吉拉特(Gujarāt)卽由此而來。印度

西北部類似的地名還多，如旁遮普的 Gujrānwāla、Gujarāt、Gujar-khān 以及瓜廖爾 (Gwālior)地區北部的 Gujargarh 等等，均由古吉拉人而得名。另一派如孟希 (K. M. Munshi: The Glory That Was Gūrjaradeśa Part III, pp. 1ff.)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爲不是地因種族而得名，而是種族因地而得名，主張原來有一個頗爲廣大的古吉拉國(Gūrjaradeśa)，由該地的王公進行治理，該地的人稱爲古吉拉人，世事滄桑，歷經變化之後，該國的若干地區仍保留着原來名稱，不少地區則失去原名。但這派意見還未得到廣泛的承認。今天雖然比較多的人贊成古吉拉原本是種族名，但也還沒有確鑿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古吉拉人起源於外來的異民族。

現代古吉拉人分佈的地區很廣，他們在喜馬拉雅西部、旁遮普、北方邦、拉吉普坦那西部爲數甚多，在印度河以北的山區也有，而古吉拉特邦的大部分人口則都是古吉拉人。

約在六世紀下半葉，古吉拉人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出現於印度歷史舞台之上，他們乘笈多王朝的衰弱，脫離其羈絆而宣告獨立。他們所建立的最主要的國家在拉吉普坦那中心地帶，佐德浦爾(Jodhpur)附近，這地方就稱爲古吉拉特拉(Gūrjaratrā—由 Gujarāt 一字衍變而來)。最早的古吉拉王國的建立者爲黃月(Haricandra)，原來是一婆羅門，六世紀中葉，笈多朝王室衰微之後，北印度羣雄並起，他也乘機自立爲王，攻下曼達維亞補羅 (Māṇḍavyapur) 即現今佐德浦爾以北五英里處的曼多爾(Mandor)，並定都於此。他曾娶兩妻，一爲婆羅門種姓，另一立爲皇后的是剎帝利種姓。剎帝利妻子所生的四子均被封爲藩王，各治一邦。三子拉吉拉(Rajjila)留鎮國都。他逝世後由其子那羅跋吒 (Narabhaṭa)，其孫那加跋吒 (Nāgabhaṭa) 相繼嗣位。黃月及其三個繼承人的在位年代大約是

公元 550 至 640 年這段時期。玄奘訪問瞿折羅國時，那位弱冠在位的國王，即那加跋吒之子呾達(Tāta)。據記載，他後來禪位於弟，隱居山林。這一王朝以後還經歷八代十王，繼續統治約二百餘年。古吉拉人向南移居卡提阿瓦半島，以及該地被稱爲古吉拉特，都是玄奘以後的事情了。

（二）國大都城號毘羅摩羅：毘羅摩羅，爲梵文 Bhillamāla 音譯。史密斯與馬宗達等認爲此城即今賓馬爾(Bhinmāl)，在北緯 25 度、東經 72 度 16 分。但據玄奘所記，該國在伐臘毗以北一千八百里，國都必在更北的地方，因此我們同意聖馬丁的看法，比定毘羅摩羅爲北緯 25 度 48 分、東經 71 度 16 分處的巴爾默爾 (Balmer 或 Bārmer)，據康寧哈姆實測該地正在伐臘毗遺址以北一千八百里的地方。

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

鄔闍衍那國

鄔闍衍那國(一)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①，異道雜居②。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

校勘:

① 《趙城本》十作千。按《方志》亦作數十、千字當誤。

② 《方志》此下有"地鹹果少"四字。

注釋:

(一) 鄔闍衍那國: 梵文 Ujjayanī、Ujjainī,巴利文 Ujjenī,又譯作優禪耶尼、烏惹儞、鬱禪尼 鬱闍尼、嗢逝尼、謳祇尼、烏舍尼、鬱支。該國的國都鄔闍衍那城即現今中央邦的烏賈因 (Ujjain)。鄔闍衍那城早見於波檀闍利的《大疏》及阿育王摩崖銘文。它是印度古代十六大國中的阿槃底 (Avantī) 的西部分國的首都。該國的領土大體相當於現代馬爾瓦、尼馬爾 (Nimār) 以及中央邦 (Madhya Pradesh) 部分地區。根據般達卡爾的研究,阿槃底有兩個分國,其南國以摩醯昔摩地 (Māhiṣmatī) 爲國都,其北國則以鄔闍衍那爲首都。佛陀時代阿槃底是印度的四強之一——其餘三個強國爲憍薩羅、摩揭陁和跋蹉 (Vatsa)。當該國國王輝曜 (Pradyota)在位時,其國力十分強盛,就是摩揭陁國也不敢與之抗衡。阿闍世王加強王舍城的防衛,也不過是爲了對付輝曜的襲擊罷了。但它也太自恃强盛,經常與上述三國尋釁,引起争端,以後的第四代國王難提伐弾那 (Nandivardhana) 終於爲童龍 (Śiśunāga) 所戰敗,阿槃底被併入摩揭陁國。公元前三世紀初,阿育王在登位之前,曾任鄔闍衍那總督,後來,鄔闍衍那的超日王,即旃陀笈多二世(公元後 375 年)曾驅逐塞人於印度之外,並稱霸於印度的大部分。

阿槃底曾經是佛教主要中心之一,佛教僧侶中許多長老都出生和成長於此地,佛典中也有許多關於此國的記載。耆那教的始祖大雄曾在此國修行,因此也是該教聖地。阿槃底的經濟和文化

都很繁榮，鄔闍衍那和摩醯昔摩地都位於王舍城通往南方普拉提斯坦那城 (Pratiṣṭhāna)的大道上，和希臘、羅馬也有貿遷往還。托勒密《地理學》和《厄里特利亞海週航記》稱鄔闍衍那爲 Ozēnē，說它通過跋祿羯呫婆與西亞各地進行貿易，是輸入和輸出的商品集散地。鄔闍衍那又是印度古代天文學家子午綫計測的起點。在迦梨陀娑的名著《雲使》中有關於鄔闍衍那城繁榮景象的描寫。小說《十公子傳》中的主角之一華生 (Puṣpodbhava) 也曾借商人之子旃陀羅婆羅(Candrapāla)之助潛入鄔闍衍那進行其冒險生涯。相當晚期的印度民間文學中還有不少關於鄔闍衍那的超日王及其宮廷九寶的佳話流傳。

印度教也十分重視鄔闍衍那。此地有名的大黑廟(Mahākāla)，爲印度最有名的十二個濕婆廟宇之一。印度教中另一派，"林加行者"(Liṅgāyat) 也視此城爲其聖地之一，每年有大量該派教徒來此地朝拜。

在考古學上鄔闍衍那也有其重要地位，此地曾出土過大量衝壓和鑄造的古錢，其中印度最珍貴的古錢即鏤有婆羅謎字的鄔闍衍那錢，自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後一世紀的都有；又曾出土不少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後二世紀的封泥，以及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後五世紀的陶器。

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一)。

注釋:

(一) 無憂王作地獄之處：所謂地獄，即監獄，此據堀謙德及水谷真成之說。阿育王在華氏城曾建立牢獄，見本書卷八。阿育

王做王子時曾在此地爲總督，在此設"地獄"似爲事實。

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南印度境。

擲枳陁國

擲枳陁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① 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

校勘:

① «中本»少作小。

注釋:

(一)擲枳陁國：該國名的原音不詳。該國地望的考證也頗有分歧。康寧哈姆比定爲闍殊提(Jajhoti，梵文名 Jejākabhukti)，即今彭德爾甘德(Bundelkhand)；史密斯也贊同這一看法。但有人認爲上述比定勢必使該地與鄔闍衍那的距離較玄奘所記約大一倍，失之過遠，因而比定此國爲契托爾(Chitor)。目前雖然贊成前一種説法的人較多，但仍無法作出定論。

公元前六世紀，彭德爾甘德大部分領域都屬於古代十六大國之一的契底(Chedi)。摩揭陁興盛時，該地爲難陀所合併，此後一

直爲孔雀王朝及巽伽王朝領地，並且曾受笈多王朝三謨陀羅笈多的多次侵襲，國土荒凉凋殘達數百年之久。

（二）國大都城：主張擲枳陁國爲彭德爾甘德地區的人，認爲其國都爲卡朱拉霍 (Khajurāho, Kharjurāha)，該地在曲女城東南約九十英里地方。主張此國爲契托爾的人，則認爲其國都爲鄔闍衍那以北二百二十公里處的契托爾，但此城不像一個古老的城市。方位方面，本書及《慈恩傳》均作“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但《釋迦方志》作“東千餘里”。

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①溼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校勘：

① 原本醯作醘，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慈恩傳》、《方志》及本卷首目録改，下同。《石本》作醯，《建本》作醢。並誤。

摩醯溼伐羅補羅國

摩醯溼伐羅補羅國(一)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二十①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有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二十作三十。《趙城本》及《方志》作二十,同此本。

注釋:

(一) 摩醯濕伐羅補羅: 梵文 Maheśvarapura 音譯,義云"大自在城"。如前所述,擲枳陁國的地望難於確定,因此對摩醯濕伐羅補羅的考訂也有很大分歧。康寧哈姆比定爲納爾巴達河上游的曼德拉 (Mandala), 該地的古名卽摩醯濕摩地補羅 (Maheşmati-pura,意卽大自在天城),這是有兩千餘年歷史的古都,各項條件也都適合。但如果這樣,則從擲枳陁國"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非改爲"南行九百餘里"不可,這就難於令人信服。史密斯等人不贊成改北爲南,他們比定此國爲格瓦里耶爾 (Gwāli-yār),卽現代的瓜廖爾 (Gwālior); 該地在昌巴爾(Chambal)河南岸,由西南向東北方延伸。

(二) 國大都城: 持上述後一說法的人比定摩醯濕伐羅補羅的國都爲瓜廖爾,該城因一世紀所建立的岩堡 Gwalidwar 而得名。又根據該地出土碑文,該城中古寺院建造於摩醯羅矩羅 (Mihira-kula,參見本書卷四)的時代,卽六世紀上葉。以上表明該城似不太古老,這也是後一種說法的弱點之一。持前一說法的人比定該國都爲曼德拉(Mandala)城,其歷史則可以追溯到阿育王的時代。因此關於摩醯濕伐羅補羅的確切地望尚待進一步的研究。

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

里[1]，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 經千九百餘里，《方志》作行二千里許。

信度國

信度國[一]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苫婆補羅[二]，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① 麥，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槖② 駞、騾畜之屬。槖駞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爲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鬬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陁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毱多[三]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宿並作粟。《趙城本》作宿，同此本。向達云："作宿爲是。宿麥

卽今冬小麥也。”

② «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槖並作驝,下同。«方志»作馲。«慈恩傳»作駱。

注釋:

(一) 信度國: 信度,梵文 Sindhu。如前所述,«西域記»中所記載的各國順序是按地區排列的,而玄奘的實際行程,據«慈恩傳»記載是: 摩醯濕伐羅補羅——(西還)——→蘇剌侘——(西行)——→阿點婆翅羅——(西行二千餘里)——→狼揭羅——(東北行七百餘里)——→臂多勢羅——(東北行三百餘里)——→阿軬荼——(東行七百餘里) ——→信度國。康寧哈姆比定信度國爲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上信德 (Upper Sindh) 以蘇庫爾(Sukkur)爲中心的地帶。但海格 (Haig) 不同意這一看法,他認爲玄奘所記的信度應包括 Salt Range 在内,其國都應求之於德拉賈特 (Derajāt)附近。

據義浄的«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一, 西印度各國中羅荼(Lāṭa)與信度並舉; 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玄照傳»中所記玄照赴羅荼國行程,是由迦畢試 (參考本書卷一注) 經信度而至羅荼。羅荼卽本書中的羅羅, 在古吉拉特中部, 以此與本書所載方位相比較,信度的領域以在迦畢試與羅荼兩者之間爲宜,卽相當於薩特累季 (Sutlaj) 河與印度河合流處,巴哈瓦爾浦爾(Bahavarpur)與昔爾卡爾浦爾(Shilkarpur)之間地區, 卽現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南部,目前同意這種看法的人不多(參閱瓦特斯,前引書,卷二, 頁253—254)。

(二) 國大都城號毘苫婆補羅: 這一城名各家有不同的還原法,如 Vichavapura (儒蓮), Vichālapura (聖馬丁), Bichwāpura

(康寧哈姆),Vasmapura(比爾),Vijñapura(馬宗達)等等。瓦特斯等人主張這是該城的雅號，並非俗名。一般比定此城爲蘇庫爾地方的阿洛爾(Alor,Aror,Arore)，即現今的阿洛爾以東五英里處的古城烏奇(Uch),它和海德拉巴德(Hyderabad)同樣是一古城,據說是亞歷山大大帝所建立的。

(三)烏波毱多：梵文 Upagupta 音譯,又譯作憂波毱多、優波掘多、憂波毱等,意譯近護、或近藏、大護。此人係摩揭陁國毱多長者之子,後皈依佛教爲阿育王的帝師，爲付法藏之第四祖，廣泛宣傳佛教,參見本書卷四。

一、法服俗行户

信度河①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户,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鬚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②，非斥大乘。聞諸先志③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④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故,乘虚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悦,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爲授三歸(一),息其凶暴,悉斷生殺⑤，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⑥，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

校勘:

① «方志»信度河三字作烏河二字。

② «中本»見作乘。

③ «古本»諸先志三字作諸耆舊,«建本»作之耆舊。

④ «中本»無但事二字。

⑤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生殺二字並作殺生。

⑥ «古本»移作遷。

注釋:

(一) 三歸: 一名三歸依、三歸戒, 爲最初信仰佛教在家學佛的教法。«釋氏要覽»卷上:"«阿含經»云: '於受歸戒前先須懺悔,然後受三歸。'"指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從此東行九① 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 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 «建本»無九字。

茂羅三部盧國

茂羅三部盧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 氣序調順。

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

注釋:

（一）茂羅三部盧國：關於此國國名的還原，有幾種不同意見。如儒蓮還原爲 Mulasambhura，聖馬丁等還原爲 Mūlasthānipura，瓦特斯還原爲 Morasampuru，或 Molasampul。總之，它是梵文地名 Mūlasthānapura 的訛轉。其地望，康寧哈姆比定爲印度河支流奇納布 (Chenab) 河與薩特累季河間的三角洲上的木爾坦 (Mūltān)地方。比爾、史密斯、B. C. 勞等多數學者也贊同這一意見。

一、日天祠

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絶。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

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① 國。北印度境。

校勘:

① 《慈恩傳》多下有羅字。

鉢伐多國

鉢伐多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①稻,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校勘:

① 原本旱作早,《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旱,今從改。《建本》作皐,誤。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宿並作菽。

注釋:

(一)鉢伐多國:鉢伐多,梵文 Parvata 音譯,"山岳"之意。這一名稱相當古老,在波你尼《八章書》(iv, 3.93)中,列爲呾叉始羅的屬國。從前的學者,如康寧哈姆、史密斯等人均比定爲克什米爾南部的查謨(Jammū),但查謨與木爾坦相距約 250 英里,這與本書中所記從茂羅三部盧國"東北行七百餘里(約 117 英里),至鉢伐多國"相比較,未免相距太遠。近代學者多比定爲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哈拉巴(Harappa),這是與摩亨焦-達羅(Mahenjo-daro)齊名的、著名的"印度河文明"古代遺址的出土地點。

一、城側大伽藍

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愼那弗呾①羅(一)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二),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天火所燒,摧殘荒圮。

校勘:

① «慈恩傳»呾作怛。

注釋:

(一)愼那弗呾羅: 梵文 Jinaputra 音譯,又作辰那弗多羅;意譯爲最勝子、佛子、最勝真子,此人是護法的弟子,唯識十大論師之一。參見卷十注。

(二)瑜伽師地釋論:即現存的«瑜伽師地論釋»,一卷,唐玄奘譯,最勝子等著。

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

阿點婆翅羅國(一)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朅鰫濕伐

羅(二),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鄰大海濱。屋宇莊嚴①,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壠少墾。穀稼雖備,宿②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飈勁烈。宜牛、羊、槖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三)。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

校勘:

① «古本»、«建本»莊嚴二字作壯麗,«中本»作壯嚴。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宿並作菽。

注釋:

(一) 阿點婆翅羅國: 該國名的還原有幾種不同意見。儒蓮還原爲 Adhyavakila 或 Atyanvakela; 比爾還原爲 Atyanaɔakela,但這正如康寧哈姆等人指出,梵文中既無這樣的字,從語音上看也頗爲欠妥; 瓦特斯還原爲 Ādinavachila; 康寧哈姆還原爲 Audumbatira 或 Audumbara。拉森(Lassen)曾舉出 Audumbara 是居住在印度河口卡奇(Kacch)地方一個民族的名稱,普林尼的«博物志»(VI. 23)稱之爲 Odomboeroe。康氏的說法較爲合理,但關於這一問題還可作進一步的研究。

玄奘赴該國的路線,據«慈恩傳»卷四所載是從摩醯濕伐羅補羅國西還蘇剌佗國,然後"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而不是

由信度國去的。

（二）國大都城號朅𩡧濕伐羅：關於這一國都的名稱也有不同的還原法。儒蓮還原爲 Khajiśvara，康寧哈姆還原爲 Koṭiśvara，拉森還原爲 Kaccheśvara。我們認爲以拉森的説法爲是。現比定爲巴基斯坦的卡拉奇(Karāchī)。

（三）語言微異中印度：信度地方通行的是印度亞利安語西北支派中的信德語(Sindhī)，這種語言中共有五種方言，卡拉奇地方操所謂 Lari 方言。

一、大自在天祠及佛遺迹

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餝①，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

校勘：

①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餝作飾，按餝乃飾之俗字。

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説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窣堵波焉。

從此西行減二千里①，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 減二千里，《慈恩傳》作二千餘里。《方志》同《記》。

狼揭羅國

狼揭羅國(一)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號窣菟①黎濕伐羅(二)。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②自立,不相承命,役③屬波剌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三)。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

校勘:

①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菟並作兔。«趙城本»及«音釋»作菟,同此本。

② «古本»川作巛,下同。

③ «趙城本»役作没,形近而訛。

注釋:

(一) 狼揭羅國: 狼揭羅,儒蓮還原爲 Langala,聖馬丁還原爲 Langa,比爾還原爲 Longhir,瓦特斯還原爲 Lankar,堀謙德還原爲 Laṅghala。其地望一般比定爲莫克蘭(Mekran)的東部、現今巴基斯坦俾路支(Balūchistān)省東南部地方。

(二) 窣菟黎濕伐羅: 這一都城名的還原,有幾種不同意

見。儒蓮、比爾還原爲 Sūnurīśvara，康寧哈姆還原爲 Sambhurīśvara（大自在天的尊號），瓦特斯還原爲 Strī-iśvara（意爲"女主宰，女自在"）等等。該國都被比定爲在胡兹達爾（Khozdar）與基拉特（Kilāt）之間的拉柯利安（Lākoriān）地方的大故城廢墟。此地舊名 Lakūra，與漢文狼揭羅一名的語音十分近似。康寧哈姆認爲 Sambhurīśvara，可能只是神殿名稱，而狼揭羅則爲國名兼都城名。從該城出土遺址的廣大，形勢之險要，與古堡廢墟的建築之宏大、堅固與壯麗，均可證明該地原係一古都。

（三）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由於狼揭羅國地處印度西北方言與波斯語的分界綫上，自古以來語言情況相當複雜。根據玄奘所記，當時似以印度西北方言爲主。目前該地已通用俾路支語（Balōchi）。

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剌斯國

波剌斯國[一]周數万里。國大都城號蘇剌薩儻那[二]，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①，氣序亦異，大抵温也。引水爲田，人户富饒，出金、銀②、鍮石、頗胝、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③、細褐、氍毹④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

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氎⑤。户課賦稅,人四銀錢(三)。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四)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

校勘:

① 《徑山本》、《金陵本》多作廣。

② 原本無銀字,《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有之,今據補。《趙城本》無銀字。

③ 《徑山本》錦作綈,訛。《慈恩傳》亦作大錦。

④ 《慧琳音義》六十四引毹作㲣。按㲣與毹同,見《集韻·虞韻》。

⑤ 《徑山本》氎作㲲。

注釋:

(一) 波剌斯國: 波剌斯(Pārsa),舊稱波斯(Persia),即現在的伊朗,是西亞的文明古國。波斯人與印度亞利安人是近親,在遷徙中,曾長期同居一地。其後,印度亞利安人即越過興都庫什山脉,經克什米爾等地進入南亞次大陸。波斯人則南下伊朗高原,直抵波斯灣。最初隸屬於米地亞(Media)人,約在公元前 546 年,居魯士(Kyros)推翻米地亞人的統治,開始建立古波斯帝國的阿契梅尼(Achaemenes)王朝。他積極擴大疆土,鞏固國基。先後在岡比西(Kambyses)、大流士(Darius),薛西斯(Xerxes)等幾個君王的强有力的統治之下,古波斯帝國的領域,東達印度河畔,西抵地中

海沿岸，北至裏海及阿姆河流域，南瀕印度洋，成爲西亞空前强大的帝國。希臘亞歷山大大帝一度吞併古波斯帝國，他死後，諸將分裂，割據自立。統治西亞的爲塞琉古王朝(Seleucus)。公元前250年左右，帕提亞(Parthia)人在阿賽西(Arsaces>Arsak)及其弟提里達特(Tiridates)率領之下脱離塞琉古王朝而獨立。我國漢代史書上稱爲安息，即阿賽西的音譯。密特立達特一世(Mithridates I, 171—138/7 B.C.)時，安息開始强大。他的繼承人弗拉特二世(Fraates II,138—128/7B.C.)在位時，整個西亞幾乎全在其統治之下。張騫到達西域時，就是在這段時間。密特立達特二世(124—87 B.C.)在位期間，漢武帝的使者第一次到達安息。隨着漢朝使者回國，安息使者也一同來到中國訪問。漢代安息曾多次遣使來中國。安息、中國和羅馬是當時世界的三大帝國。

安息帝國統治繼續了四百六十五年之久。公元226年阿爾達西爾所建立的薩珊(Sāsān)王朝(公元後226—641年)代安息而興。並於公元455年與我國北魏建立友好關係。《魏書》記載神龜(518—520)年間薩珊王朝遣使來中國時，最先用了“波斯”一名。隋唐時，波斯派來中國的使者很多，波斯人留居中國的更是數以千計。

玄奘到達印度時，正當薩珊王朝末期；他經過中亞回歸中國後不久，波斯即爲大食所滅。唐玄宗時朝鮮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上也有關於波斯的記載，其書中曾提到波斯有商船直航我國廣州販運絲綢，這時波斯已成爲大食屬地，“事天，不識佛法。”

關於我國與伊朗間物質文化交流的情況，可參考林筠因譯勞費爾著《中國伊朗編》(B.Laufer: Sino—Iranica)。

(二)國大都城號蘇剌薩儻那：蘇剌薩儻那，梵文 Surasthā-

na 音譯,爲"神之居所"之意。此名不詳從何處來。薩珊王朝之國都爲 Persepolis,伊斯蘭教入侵後稱 Iṣṭakhr。

(三) 户課賦税人四銀錢: 薩珊王朝賦税,似乎前期與後期有所變化。據《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所載,波斯國"賦税則準地輸銀錢。"這與玄奘所記不同。但《隋書》卷八三《西域傳》則稱波斯國:"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與玄奘所記相同。

(四) 提那跋外道: 提那跋,比爾認爲來源於梵文 dinapati,義爲太陽。提那跋外道,似指古代流行於伊朗和中亞一帶的瑣羅亞斯德教。其相傳爲古波斯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約公元前十至前七世紀之間)所創。其教義保存於最古的波斯文獻《阿吠斯多經》(Avesta),認爲世上有善與惡的對立: 善爲光明神胡臘瑪達(希臘文作奥爾穆兹德); 惡爲黑暗神安赫臘曼紐(希臘文作阿利曼)。它以太陽是神的眼睛,火則爲善與光明的代表,故以禮拜"聖火"爲主要儀式。《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云: "俗事火神、天神。" 《北史》、《南史》的"西域列傳"均有所載,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稱爲拜火教或祆教、火祆教、波斯教。大流士一世 (Darius I, 前 558?—前 486?)統治時期,曾被定爲波斯帝國的國教,後爲伊斯蘭教逐漸消滅,今伊朗部分地區和印度孟買尚有少數教徒。

國東境有鶴秣[1]城(一),内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産富。

校勘:

① 《中本》、《建本》秣作林,《石本》作秣。《慈恩傳》、《方志》作秣,同此。

注釋:

（一）鶴秣城：鶴秣城至今只有比爾試比定爲 Ormus，卽現代有名的霍爾木兹(Hormuz)，爲伊朗重要的港口。

西北接拂①懔國②(一)，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

校勘:

① 《方志》拂作擽。

② 《方志》此下有"出伯狗子，本赤頭鴨，生於穴中。"《珠林》三十九同，惟伯作白。拂懔，《隋書》、《通典》、《舊唐書》、《新唐書》並作拂菻。

注釋:

（一）拂懔國：指東羅馬。中古波斯語及粟特語作 From，Hrum Hrom，Porum，均係羅馬(Rum)一字之訛音。《隋書·斐矩傳》及《鐵勒傳》稱爲拂菻。《新唐書》、《舊唐書》均沿用此字，如《舊唐書》卷一九八："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新唐書》卷二二一："拂菻，古大秦也。"

關於拂菻及大秦國的問題，東西方學者作過不少專門研究，可參考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録》(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以及白鳥庫吉《大秦國及拂菻國考》，《拂菻問題的新解釋》(以上二篇譯文均見王古魯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輯)。

拂懔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一]，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① 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② 產男皆不舉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珍下並有寳字。

② «中本»俗下有若字。

注釋:

(一) 西女國: 女國的傳說似乎源出於印度，最初傳說是在印度西海洋。以後隨着這一傳說的廣泛流傳，女國的位置也向西移至更遼遠的地方——東羅馬的西南海島上。中世紀的波斯、阿拉伯作家以及馬可波羅均有關於女國的記載。我國除玄奘外，杜環«經行記»及«新唐書»中也有類似的傳説。雖然這傳説荒誕不經，影響似乎不小，有人作過牽强附會的研究（如足立喜六就認爲是指波斯灣上有名的港口尸羅夫〔Siraf〕); 也還有人企圖去該島訪問，如摩洛哥旅行家依本·巴圖塔就是其一。甚至隨達伽馬之後而來印度的葡萄牙水手也曾多次想去尋覓該島。(參考 I. Kennedy: A Race of Fair Woman, JRAS, 1904,p. 163)

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① 羅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原本勢作縶，今從《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慈恩傳》、《方志》及本卷首目録改，下同。《趙城本》作縶。

臂多勢羅國

臂多勢羅國(一)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①麥，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二)。不好藝學②，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宿並作菽。

② 《古本》、《徑山本》藝學二字作學藝。

注釋:

(一) 臂多勢羅國：據《慈恩傳》，玄奘的行程是："從狼揭羅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國。"與本書所記的"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不同。這一國名儒蓮還原爲 Pītaśaila，義云"淡黄山"。康寧哈姆還原爲 Pāṭāsila，並比定其地望爲海德拉巴德(Hyda-

rābād)或尼蘭柯特(Nirankot)，即現今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海得拉巴，古名巴塔爾普爾(Patalpur)，康氏並認爲即亞歷山大東征班師時所經的波塔羅(Patala)。此外，海格(Haig)比定爲帕卡爾城(Nagar Pārkar)，堀謙德比定爲錫卡爾普爾(Shikarpur)，其理由均不如康氏的充足。

(二) 語異中印度：現在海得拉巴講的是信德語中的維科利(Vicōlī)方言，爲信德語的標準語。

一、城北諸遺迹

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①爲國王所害之處。

校勘:

① «方志»仙人二字作忍仙。

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爲旌表。

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奢荼① 國。西印度境。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荼作茶，下同。當

作荼,説見前。

阿軬荼國

阿軬荼① 國(一)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二)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宿② 麥特豐。花菓少,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

校勘:

① 阿軬荼,梵文作 Avaṇḍa,《方志》無阿字。法人烈維據之稱爲 Bhandu,當今之 Und,(馮承鈞譯《藥叉名録輿地考》) 岑仲勉已議其不合。(見《中外史地考證》頁 299)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宿並作菽。

注釋:

(一) 阿軬荼國: 阿軬荼,《慧琳音義》卷八二:"阿軬荼,煩挽反,梵語,不求字義。"儒蓮還原爲 Avaṇḍa,康寧哈姆與瓦特斯也都同意這一意見,前者比定該國爲原婆羅門巴德(Brāhmaṇabād)一帶;海格比定爲開爾普爾(Kairpur)一帶地方。

(二) 國大都城: 康寧哈姆比定爲婆羅門巴德 (Brāhmaṇabād)。海格認爲這一都城應是開爾普爾(Khairpur)。堀謙德則認

爲在拉健普爾(Rājanpur)附近。但以上三説均缺乏確鑿的歷史上的證據,這一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一、大竹林附近諸遺迹

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①,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着亟② 縛屣(一)。唐言靴。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二),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

校勘:

①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趾作址。

② «方志»亟作互,按各本及«音釋»並作亟,«慈恩傳»亦同。互訛。

注釋:

(一) 諸苾芻著亟縛屣: 亟縛屣,原註"唐言靴"; 按本書的通例,凡注"唐言某某"者,都是音譯詞,"某某"爲其義。因此,亟縛屣當是義云"靴"的梵文名詞的譯音。但原字不明。瓦特斯和水谷真成認爲這個詞可從漢語的字面解作"急忙結縛的草鞋"等義, 但無

法解釋原注與本文的關係。《釋迦方志》卷下作亙縛屣，據《四分律》卷三九、《五分律》卷二一、《十誦律》卷二五、《僧祇律》二三等，釋迦牟尼在王舍城說教時，阿槃提的億耳比丘因見大迦旃延和其他比丘來往於山地，脚時爲岩石、荆棘所傷，請釋迦牟尼允許改穿厚皮靴，雖然這是違背戒律規定的，却被特許了。

（二）三衣重覆：據《五分律》卷二十、《僧祇律》卷二三，釋迦牟尼在吠舍釐城時，因天氣驟寒，乃許衆比丘多穿衣服，但非阿耄荼國内事。

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拏國。西印度境。

伐剌拏國

伐剌拏國(一)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二)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急①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三)。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圮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②。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

校勘：

① 《石本》、《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急並作忍。

② 並學大乘佛教，《方志》作大小並學。

注釋:

（一）伐刺拏國：伐刺拏，梵文 Varṇu 音譯。據《慈恩傳》卷五記載，玄奘從阿軬荼國東北至信度國，然後渡印度河至茂羅三部盧國，再經鉢伐多國回那爛陀寺，此後才從中印度"西北行一月餘日，經數國至闍爛達羅國，卽北印度王都……西行二十餘日至僧訶補羅國……如此復二十餘日山澗中行……如是二十餘日行至呾叉尸羅國……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渡河後）西北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復正南行十五日至伐刺拏國。"以這段記載的順序行程、方向和實際的地理相對比，頗爲難解。

伐刺拏一名早見於波你尼《八章書》(IV.2,103; IV.3, 93)（參考 V.S. Agrawala: India as Known to Pāṇini, p. 44)，其地望儒蓮比定爲古瑪爾(Gumal)河中游的伐奈 (Vaneh)；康寧哈姆比定爲庫臘姆(Kuram)河畔的班努(Bannu——在今巴基斯坦)，卽《法顯傳》上的跋那國。我們認爲以康氏的意見爲是。

（二）國大都城：卽上述的班努，該城地當要衝，扼守着巴基斯坦北部重鎮白沙瓦通向南部的要道。

（三）語言少同中印度：伐刺拏國使用伊朗語的最東端的布什圖(Pushto)語。再往東卽爲印度亞利安語的西方方言。玄奘云"語言少同中印度"，正説明當時印度亞利安語西北方言的使用範圍。此地是兩種語言的邊緣地帶，而以印度亞利安語的西北方言爲主。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一)，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①。聞諸土俗曰：從此國西接稽疆那②國(二)，居大山間。川③別立

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姝④大，諸國希種，鄰境所寶。

校勘:

① 《古本》、《建本》處作所。

② 稽疆那，《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疆並作薑。《方志》無稽字。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間川二字並作川間。《古本》、《趙城本》作間川，同此本。

④ 《徑山本》、《金陵本》姝作殊。按諸本多作姝，《音釋》亦同。

注釋:

（一）示教利喜：《法華經》卷三《化城喻品》："示教利喜，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據《智度論》卷五四，示，指示人之好醜、善不善、應行與不應行；教，教言，使人捨惡行善；利，指說法引導，令得大利益；喜，讚美其所做善行，使其心喜。這是釋迦牟尼說教"開悟含生"的方法。

（二）稽疆那國：此爲傳說之國，考訂頗爲困難。雷諾（Reinaud）及艾利約爾（H. Elior）認爲卽阿拉伯史家的 Kykānān 國，一名 Kykan，在今 Chāl 地方。斯坦因比定爲班努以西的瓦齊利斯坦（Waziristan），位於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接壤的山區中。上述兩者都只能姑備一說。

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

印度境①，至濳矩吒國。亦謂濳利國②。

校勘:

① 《方志》印度境三字作西印度境四字，下又有“入胡俗境”。

② 《古本》、《建本》國下有也字。《方志》小注云：“亦日早利”。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①薩儻那國
安呾②囉③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瞢健④國
阿利尼國	曷⑤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⑥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彌國	朅盤陁國
烏鎩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校勘:

① 《中本》恃作持。《慈恩傳》弗栗恃三字作佛栗氏。

② 《宋本》、《資福本》呾作咀,形近而訛。《慈恩傳》、《方志》作呾。

③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囉並作羅。«慈恩傳»囉作羅,縛下有婆字。

④ 原本健作楗,«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健。按下本文亦然,今從改,俾前後一律。«慈恩傳»、«方志»亦作健。

⑥ 原本曷作遏,«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並作曷。按下本文亦然,今從改,俾前後一律。«方志»作遏。

⑥ «慈恩傳»無鐸字。

漕矩吒國

漕矩吒國(一)周七千①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二),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三),城②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③,疇壟爽④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四),草生羅摩印度川(五)。鶴薩羅城中踊⑤泉流派,國人利之,以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聰⑦而不明,日誦數万言。文字言辭⑧,異於⑨諸國(六)。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⑩,並皆習⑪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⑫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

校勘:

① 《建本》千作十,誤。《方志》亦作七千餘里。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無城字。《趙城本》有,同此本。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隱軫二字作嶾嶙。《趙城本》作隱軫,同此本。

⑤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爽並作塽,同。

⑥ 《石本》校書、《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踊並作涌。

⑥ 《中本》無以字。

⑦ 原本聰作聽,《石本》、《建本》、《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聰,今從改。

⑧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辭並作詞,同。

⑨ 《徑山本》於作乎。

⑩ 《方志》作"寺有百數,僧徒數萬"。

⑪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習字。

⑫ 《宋本》、《資福本》務作㮠。㮠字不見字書,當是務之訛。

注釋:

(一) 漕矩吒國: 漕矩吒, 梵文 Jāguḍa 之對音,其意殆指郁金香,此地在僞托 Moses Xorenac'i 撰亞美尼亞文《波斯地誌》中作 Zuplastan, 亦作 Zāwulistān。馬迦特推斷此地名出於鉢羅婆

語之 *Zāpulistān（馬迦特《伊蘭考》，頁16、39）。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謝䫻國，彼自呼云社護羅薩他那（Jawulasthāna）”；《玄應音義》作闍烏荼婆（顯爲娑字之訛）他那，當爲此字對音。嚈噠人於五世紀末據有 Kabul 至 Kandahar 地區，稱之爲 Jawuda。穆斯林地理文獻中作 Zābul，又作 Zābulistān；參看《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謝䫻條："謝䫻居吐火羅西南，本名漕矩吒（Zabulistan），或曰漕矩（Zabul）。”《隋書》簡稱作漕國。

（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謝䫻條稱“其王居鶴悉那城”。鶴悉那，Ghazni 或 Ghaznīn，今譯加兹尼或哥疾寧，爲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南155公里自喀布爾至坎大哈途中要地。

（三）鶴薩羅城：其地當在今 Helmund 河流域。或比定其爲今 Guzar 城（康寧哈姆《古代印度地理》，德里重印版，1979，頁33—34）。

（四）興瞿草：梵文作 hiṅgu，學名 Asa Foetida，係辛蒜之類植物，可供食用。勞費爾《中國伊朗編》阿魏條有較詳的考述。《玄應音義》卷十八稱作“興渠”，注云：“出闍烏荼娑他那國。彼土人常所食者也。此方相傳，以爲蕓薹，非也。”《宋高僧傳》卷二九《慧日傳》作興渠，云：“迴至于闐，方得見也。根粗如細蔓菁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案佛教戒律僧尼禁食五辛菜蔬，名爲五葷。《梵網經》卷下：“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興蕖是五種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輕垢罪。”

（五）羅摩印度川：疑指今 Helmund 河。

（六）文字言辭異於諸國：案漕矩吒國在玄奘時爲西突厥所統治。《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云：“國中有突厥、罽賓、吐

火羅種人雜居。”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土人是胡，王及兵馬，即是突厥。”按此地長時間内有多種民族出入，因而文字言辭有異諸國。

一、崇奉𥢶那天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①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𥢶②鋤句③反，下同④。那天(一)。其天⑤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𥢶那呬羅山(二)中，作威作福，爲暴爲惡⑥。信求者遂願，輕蔑⑦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牛⑧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⑨誠素。所以金銀布地⑩，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

校勘:

① 《徑山本》計作但。向達以計多外道爲九十六種外道之一，其説無據，疑非。計爲數計，其義自通。

② 《建本》𥢶作𥡴，《宋本》、《資福本》及《音釋》作䅳，是𥢶之俗字。《方志》作𥟇，疑字或作𥢶，形似而訛。𥢶那天神已見卷一《迦畢試國》。

③ 原本鋤句二字作錫苟，《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鋤句。《音釋》作助句，同。《趙城本》作錫句。卷一《迦畢試國》𥢶下作士句反。按《廣韻·虞

韻»仕于切紐有穆字,鋤、助與仕字同聲紐,可通用，錫當是鋤之形訛,今據改。惟芶、句與于不同韻部,疑此字有讀作去聲入遇韻者，韻書或失收之。又按«集韻・尤韻»留尤切紐亦有穆字，則句讀鈎音,可合,但聲紐又不相諧。今從«建本»等校字,不强作斷。

④　«中本»同下有也字。

⑤　«中本»無天字。

⑥　«中本»爲暴爲惡四字作爲兇爲暴。

⑦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蔑作懱,同。

⑧　«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牛並作羊。下同。

⑨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伸並作申,同。

⑩　«趙城本»地作施。按布地與下句滿谷相對,施字非。

注釋:

(一) 穆那天：梵文 Śuna 音譯,婆羅門教天神之一，意譯福樂。此天性猛烈,信奉者予福，不信者予禍。«隋書»卷八三«西域傳»漕國條:"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似指穆那天。阿拉伯文獻中記載的 Zunbīl 也極可能與 Zūn 或 Zhūn 即穆那神有關。參見博斯沃斯(C.E.Bosworth)爲巴托爾德撰«蒙古人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第4版(1977年)的增注(頁 xix，補頁216，注5)。

(二) 穆那呬羅山：見本書卷一迦畢試國阿路猱山條穆那呬羅山注。

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①恃薩儻那國。

校勘：

① 《中本》栗作票，形近而訛。

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一)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號護苾那(二)，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①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②德。

校勘：

① 《中本》獷作犷。

② 《石本》遵作導。

注釋：

(一) 弗栗恃薩儻那國：語義不明，學術界就此國方位問題尚無定論。

(二) 國大都城號護苾那：方位不明。一說在今阿富汗喀布爾以北之 Hupiān/Opian (康寧哈姆書，德里重印版，1979，頁29)。

婆羅犀那大嶺

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①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②大嶺(一)。嶺極崇峻，危隥③攲傾(二)，蹊徑盤迂，巖④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⑤，盛夏合⑥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凄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翶翔，不能越⑦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⑧無樹，唯多石峰，攢立藂⑨倚，森然若林。

校勘:

① 原本無城字，«建本»、«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有之，今據補。

② «方志»那作羅。

③ «中本»隥作蹬。

④ «古本»、«建本»、«中本»巖作崖。

⑤ «古本»、«建本»、«中本»崖作巖。

⑥ «古本»、«中本»合作含。

⑦ «中本»無越字。

⑧ «古本»巔作嶺。

⑨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藂作叢，同。

注釋:

(一) 婆羅犀那大嶺：疑指今 Khāwak 山口。

(二) 危隥攲傾：形容山嶺險阻，通行困難。隥，同墱，石級；攲，重累。

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呾羅縛①國。

校勘:

① 《慈恩傳》縛下有婆字。

安呾羅縛國

安呾羅縛國(一)，覩貨邏國故地①(二)，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②狹。氣序寒烈，風雷凄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

校勘:

①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地下有也字。

② 《建本》隘作溢，形訛。

注釋:

(一) 安呾羅縛國：卽本書卷一之安呾邏縛國。爲伊朗語 Andarāb 之對音，今 Khāwak 山口以西的 Doshī 河一帶仍稱 Andarāb。

（二）覩貨邏國故地：見本書卷一覩貨邏國故地總述條及注。

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①。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②。穀稼豐，花菓盛。人情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③少。

校勘：

① 周減千里，《古本》作周減三千里五字；《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周三千餘里五字；《石本》作周千里三字。《趙城本》及《方志》作周減千里，同此本。

② 《徑山本》風而且寒四字作而且風寒。《方志》作極甚風寒。

③ 《徑山本》尠作尟，俗字。

注釋：

（一）闊悉多國：闊悉多，今稱 Khost。此國在阿富汗東北部阿姆河上游支流 Khost 河流域。

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

活國。

活 國

活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① 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别君長,役屬突厥。土② 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③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二),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二並作三。《趙城本》及《方志》作二,同此本。

② 《新麗本》原書土訛作上,《京大本》從《宋本》等改。

③ 《石本》具作豐;《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異。《建本》作具,同此本。

注釋:

(一) 活國: 玉爾考定其爲 Warwālīz (馬迦特《伊蘭考》,頁231;《烏滸水與那密水考》,頁 44)。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及比魯尼撰《Canon》均作 Valvālij。比魯尼稱: "Valvālij,吐火羅之都城,昔爲嚈噠/挹呾之地。"《慈恩傳》卷二稱: 統葉護 (Ton-yabγu)可汗長子呾度設(Tardu šad) 設治于此。由此可見,活國先後爲吐火

羅、嚈噠、突厥統治之地。按 Warwālīz/Valvālīj，《舊唐書·地理志》作遏换城，《新唐書》作阿緩城。其地在 Doshī 河與 Tālaqān 河匯合處，今昆都士(Qunduz)附近。(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209,340)。

（二）伽藍十餘所：關於活國的佛教寺院遺跡，日本京都大學對此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略見水野清一著《興都庫什南北的佛教遺跡》，載于《文明的十字路》，頁 139。

葱　嶺

從此東入葱嶺(一)。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①，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②出葱③，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校勘：

① 《續傳》作"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鎩，西極波斯"，稍異。

② 《徑山本》、《金陵本》多上有地字。

③ 《建本》葱下有蒜字。蒜疑是蒜之譌字。

注釋：

（一）葱嶺：見本書卷一葱嶺條注。

東行百餘里，至瞢健國。

瞢健國

瞢健國(一),覩①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②。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

校勘:

① 《建本》覩作都。下同。

② 《方志》十五六里四字作十六里三字。

注釋:

(一) 瞢健國：瞢健爲 Mundzān/Munjān/Mungān 之對音，惟馬迦特認爲此地故址不應簡單地從今日之 Mungān 或 Munjān 尋求，而應從今日之 Khānābād 或 Talaqān 一帶尋求。(馬迦特《伊蘭考》,頁 217，226; 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367、368)。

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帶①縛芻河兩岸②,周

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

校勘:

① 《建本》帶作滯。《方志》作帶，同此。

② 《建本》、《中本》岸作崖。《方志》作岸，同此。崖當是字形之訛。

注釋:

(一) 阿利尼國：馬迦特將阿利尼比定爲Ārhan或Ārhang，並謂Ārhan即Hazrät Imām（見《伊蘭考》，頁233）。按Ārhan爲烏滸水上著名渡口。巴托爾德根據穆斯林文獻記載，指出Ārhan與Hazrät Imām實爲兩地，不能等同爲一（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1977年，英文第四版，頁69，注7）；米諾爾斯基援引阿拉伯地理家伊斯塔赫里(Iṣṭakhrī)書中有關段落，修正馬迦特之說，指出Ārhan實際位于Hazrät-Imām附近（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359—360）。

東至曷邏[1]胡國。

校勘:

① 《方志》曷邏二字作遏羅。

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

注釋:

（一）曷邏胡國: 馬迦特將曷邏胡擬音爲 Rāhula, 至於曷邏胡/Rāhula 之方位,馬迦特根據阿利尼之旁有Rāwan的記載,將曷邏胡比定爲縛芻河以北之 Rāwan(馬迦特上引書,頁 237)。

從瞢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 歷數川① 城, 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校勘:

① 《徑山本》川作州,疑訛。

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① 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瞢健國,但其人性暴,愚②惡有異。

校勘:

① 原本千作十,《古本》、《中本》、《異本》、《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方志》並作千, 今據改。

② 《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

本》並無愚字。

注釋:

(一) 訖栗瑟摩國: 馬迦特比定爲 Kishm (《伊蘭考》,頁 217、231、238)。Kishm 亦爲注入 Kokcha 河之河流名稱(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 頁 33)。此地當是在 Fayzābād 與 Talaqān 之間,沿 Kokcha 河之村鎮。

北[1] 至鉢利曷國。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北上並有東字。《方志》作北,同此本。

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 東西百① 餘里, 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校勘:

①《中本》百上有二字。《方志》亦作百餘里,同此。

注釋:

(一) 鉢利曷國: Pārghar 之對音(馬迦特《伊蘭考》, 234 頁)。

據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Pārghar/Pārkhar 在珂咄羅境内。

今地圖上 Talaqān 正北烏滸河北岸及曲部最北端各有一地名 Pārghar，地當 Pārghar 河（卽今 Kchi-Surkhab 河）注入阿姆河處（巴托爾德《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英文第四版，頁68—69）。

從訖栗瑟摩國，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①國。

校勘:

① 《中本》羅作邏。

呬摩呾羅國

呬摩呾羅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①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擧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二)，高三尺餘，前有兩岐②，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③，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爲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

校勘:

① 《趙城本》序作字。誤。

② 《慈恩傳》岐作歧,下同,通用。《音釋》作歧。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没並作殁,通用。

注釋:

(一) 呬摩呾羅國: 本書卷三覩貨邏國呬摩呾羅王下有原注"唐言雪山下",當是梵文 Himatala 的音譯。馬迦特疑是 Hēmatāla 之對音,可能是梵文對 Hephthal ＝嚈噠一字之轉寫(《伊蘭考》,頁 239)。

(二) 其婦人首冠木角: 《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嚈噠國王妃"頭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故當地"婦人首冠木角",疑爲嚈噠的風俗習慣。《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

東谷①行二②百餘里,至鉢鐸③創那國。

校勘:

① 《古本》、《建本》無東字。《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谷字,《慈恩傳》亦作東行,無谷字。《石本》、《趙城本》作東谷行,同此本。《方志》自鉢鐸創那國至呬摩

呬那國作"山谷西行二百餘里。"

② 《古本》二作三。

③ 《慈恩傳》無鐸字。

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①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

校勘:

① 《古本》、《建本》、《中本》崖上有爲固二字。

注釋:

(一) 鉢鐸創那國: 卽今日之巴達哈商(Badakhshān)地方,《高僧傳》作波多叉拏。其範圍基本上等於阿姆河上游 Panj 河及 Kokcha 河流佈地區。沙畹認爲,大雪山(Hīndu-Kush/興都庫什)之北有城亦名 Badakhshān,當是《魏書》之跋底延、《北史》之弗敵沙,其城在今法札巴德(Fayzābād)之東,爲昔日大夏、大月氏、嚈噠之故城,與後日大雪山南同名之國有別。近年日人内田吟風主張拔底延與薄提/薄底延同爲 Padiyan 之對音,意爲"都城"。(内田吟風:《吐火羅國史考》,《東方學會創立二十五周年東方學論集》,

1972,頁96、97。)

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産,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二)。王性苛①暴,不明善惡。

校勘:

① 《石本》、《趙城本》苛作奇。

注釋:

(一)淫薄健國:當是 Yamgān 或 Hamakān,位於 Kokcha 河流域,該河自 Jarm 以上之上游舊名 Yamgān 或 Hamakān。米諾爾斯基考定其地爲上游流經瞢健(Munjān)、下游稱 Jarm 河的河流中段地區(馬迦特《烏滸水與那密水考》,頁47;米諾爾基斯《世界疆域志》譯注,頁368)。

(二)言語少異:今阿富汗東北部所使用的語言,總稱爲東伊朗語,還保存些古代的語言的特點,但位于 Kokcha 流域的淫薄健國的語言則爲 Munji 方言,故與鉢鐸創那的語言又有些不同。見水谷真成譯注《大唐西域記》,頁378。

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

屈浪拏國(一),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①,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二),琢析②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③三寶。

校勘:

①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度並作則。

② 原本析作折,«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音釋»並作析,今從改。

③ «中本»崇作宗。

注釋:

(一) 屈浪拏國: «新唐書»作俱蘭、俱羅弩、俱爛那,當是穆斯林地理文獻中之 Kurān (伊斯塔赫里書, 頁 289, 行 14, 頁 298, 行 11), 馬迦特認爲當讀作 Kurān。

據烏德(Wood)書, Kokcha 河上游有地,名 Kurān; 按 Garm

省有一區盛產天青石(Lapis Lazuli),該區名Kuran,這一情況符合十一世紀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中的記載。(米諾爾斯基《世界疆域志》譯注,頁 365,368—9)

(二) 多出金精: 案此地自古已來以盛產金精著稱,與近代調查勘察所得相同。見米諾爾斯基,前引書,頁 339 (地圖)。

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鎮侃[1],又謂護蜜[2]。

校勘:

[1] 《古本》鎮侃二字作鑊侃,《石本》作鑊侃,《中本》作護侶,《金陵本》作鑊侃,《方志》作護侃。餘本及《音釋》同此。侃、侃同字。

[2] 《中本》又謂護蜜四字作人護謁窟,大訛。《慈恩傳》、《方志》蜜作密。《徑山本》無小注八字。

達摩悉鐵帝國

達摩悉鐵帝國(一)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1]。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唯[2] 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3] 多碧緑(二),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

校勘:

① 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方志》作"南北減百里或狹不踰十里"。

② 《明北本》、《徑山本》唯作雖。

③ 《石本》、《建本》眼作服。按《慈恩傳》亦作眼,服乃形之訛。

注釋:

(一) 達摩悉鐵帝國: 此名曾被還原爲梵文 Dharmasthiti。馬迦特主張這不是該地真實名稱,此名多半出自伊朗語之 * Dar-i Mastit, 意爲"Mastit/Mastuj 門"(《伊蘭考》,頁 225)。這個地區基本上就是瓦罕(同上,頁 223),在瓦罕之南,乞特拉爾東北約九十公里處。沙畹同意馬迦特的主張,並認爲此説已成定論。(沙畹《西突厥史料》法文本,頁 164,注 4,中譯本頁 150,注 3)。

瓦罕,《後漢書》作休密,爲月氏五翖侯之一;《洛陽伽藍記》作鉢和,《魏書》稱伽倍之國都和墨城一曰鉢和,亦曰胡密;《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作達摩悉須多;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胡密;《新唐書》作護密,鑊偘。關於瓦罕的史地概況,參看摩根斯蒂恩(Morgenstierne)《印度伊朗邊境語言》(Indo-Iranian Frontier Languages)II。

(二) 眼多碧緑: 據後世旅行家的記載,此地居民確是"眼多碧緑",但形貌鄙陋與否,則是審美問題,無一定標準。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A.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倫敦,1933)稱鄂本篤於 1602 年至鑊偘,與當地人相處,都爲碧眼金髮,和法藍

達茲人相似。又謂"鑊偘人，整個民族的人容貌都很美觀，面龎修整，大都碧眼金髮，除會講特殊的土語外，他們都説波斯語"。

一、昏馱多城伽藍

昏①馱多城(一)，國之都也。中有伽藍(二)，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②請求救。時彼祠③主爲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廻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④也。"王既憂心，卽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⑤神謂⑥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⑦，猶⑧曰："不死，疹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悦，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兹。願能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

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⑨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爲羅漢建也。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昏上並有尸棄尼國四字。按此寺不在尸棄尼國，《慈恩傳》亦無此四字，誤衍。

② 《古本》禮作祀。

③ 《中本》祠上有祀字。

④ 《建本》苾芻作比丘。

⑤ 《石本》天作夫。

⑥ 《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謂並作詳。

⑦ 《中本》主作王，非。下文均作神主。

⑧ 《建本》猶上有神字。

⑨ 《中本》痊作疾。

注釋:

(一) 昏馱多城：波斯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作 Khamdādh。(頁26、15，又121、364、366)其地在瓦罕山谷中潘扎水(Āb-i Panja)南岸沖積扇上之 Khandūd，這一比定已爲學者們所接受。(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I，頁 64；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II，頁 866)

（二）中有伽藍：著成于公元十世紀的波斯文佚名作者《世界地疆域志》(米諾爾斯基譯注本) §26.15 說："Khamdādh 是有鑊倨人(Vakhis)的偶像寺院的地方。那裏還有少數的西藏人。左岸有西藏人占領的城堡。"該書的記載約後於《西域記》三個世紀，説明當地當時尚有寺院，足見玄奘云"中有伽藍"之説正確。其遺址的發掘,見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I，頁 60–71；《亞洲腹地考古圖記》,頁 866。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① 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或云②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祕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録。

校勘：

① 《中本》人止作人出，形近而訛。《慈恩傳》作人停。

② 《徑山本》無或云二字。

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一) 周二① 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②麥，少穀稼。林樹稀踈，花菓寡

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羅③國,語言有異(二)。

校勘:

① 《建本》無二字。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宿並作蔬。

③ 《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等羅並作邏。

注釋:

(一) 尸棄尼國: 即* Śikni/Shughnān 對音。《悟空行記》作赤匿、式匿,《新唐書》卷二二一下作識匿、瑟匿。尸棄尼,今稱舒格楠(Shighnān)。

(二) 語言有異: 今尸棄尼地方所使用的語言,屬于東伊朗語族中的帕米爾方言中的 Chalcha 方言, 由於地理關係,此地居民移動較少,故語言多保存古代的特徵。

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彌國。

商彌國

商彌國周(一)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①麥彌豐。多蒲陶，出雌黄②，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③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淺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别異(二)。多衣氈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校勘:

① 《古本》菽作宿。

② 《方志》雌黄作雄黄。

③ 《建本》雹作電，非。

注釋:

(一) 商彌國:《漢書》作双靡，《洛陽伽藍記》卷五作賒彌，《魏書》作舍彌，《月藏經》作賒摩。《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波斯條後稱.商彌亦作俱位。俱位，《悟空行記》作拘緯。其地當在今馬斯圖吉(Mastuj)和乞特拉爾(Čitral)之間，北與鉢和(護蜜，今瓦罕)，東南與小勃律相鄰。(馬迦特《伊蘭考》，頁 243—245；《烏滸水與那密水考》，頁 105 注 4；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本，頁 120 注 2，頁 308 注 1)

（二）語言別異：商彌地區的語言正處在伊朗語族和印度亞利安語族的接壤地帶，故保持着這兩種語言系統的特徵。這一地區使用的語言稱爲 Dardic 語，現在被認是印度亞利安語系的一個支脈。

波謎羅川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①川(一)。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絶無人止②。

校勘：

① «異本»羅作邏。

② «中本»止作趾。按«慈恩傳»作"無復人跡"，則止亦當讀作趾也。止、趾古通用。

注釋：

（一）波謎羅川：爲兩«漢書»之葱嶺，«新唐書»之播蜜川，卽今之帕米爾。

波謎羅川①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内，當贍部洲②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螭、魚、龍、

黿、鼉、龜、鼈，浮游乃鴛鴦、鴻鴈、鴐③鵝、鸘、鴇④。諸鳥大卵，遺㲉⑤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⑥，與縛芻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⑦，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⑧流，東北⑨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校勘:

① 《古本》川作山。

② 原本洲作州，今從《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③ 《宋本》、《資福本》鴐訛作駕，但《音釋》作鴐。

④ 《古本》鴇作䳰。《慧琳音義》作鳵云："音保，《説文》中从卂作鳵，亦通也。正體從𠂨，𠂨音保。或作鴇。"

⑤ 原本㲉作鷇，今從《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音釋》作鷇，同《京大本》，並俗訛。

⑥ 《古本》界作境。

⑦ 《方志》、《續傳》已右作已西。

⑧ 《建本》無大字。

⑨ 《一本》無北字。

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一)，多金銀，金色如火。

注釋:

(一) 鉢露羅國：見本書卷三鉢露羅國及注。

自此川中東南①,登山履險,路無人里②,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陁國。

校勘:

① 《古本》、《建本》、《中本》無東南二字。《異本》無南字。

② 《異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登山履險路無人里八字作路無人里登山履險。《中本》險作嶮。

朅盤陁國

朅盤陁國(一)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二),周二十①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菓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三)。然知淳信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

校勘:

① 《方志》二十作五十。

② 《明南本》、《明北本》信訛作言。

注釋:

(一) 朅盤陁國: 漢代爲蒲犁國。《洛陽伽藍記》作漢盤陁,

《魏書》作訶盤陁，又作渴盤陁，《新唐書》作喝盤陁，《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中賈耽所記《入四夷道》作羯盤陁，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渴飯檀。回鶻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五卷殘卷作 (ka) vanta，見土古舍娃 (Л. Ю. Тугушева)《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1980，頁 12。波斯文佚名作者《世界疆域志》稱石塔(米諾爾斯基譯注本，85 頁)。即今之塔什庫爾幹(Tashqurgan)，突厥語 tash 意爲"石"，qurgan 意爲"塔、堡"。

（二）徙多河：徙多河即今葉爾羌河。《嘉慶一統志》卷 527 謂："葉爾羌河源出葉爾羌西南葱嶺中，東南流爲托里布隆河，東北流爲澤普勒善河，又東北流至莫克里特，今聽雜阿布河，是爲葉爾羌河。"沙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本)頁 116；稱"徒多河應爲徙多河之訛。此河在佛經中有私陀、移多、私他、斯陀諸譯，乃 Śita 之對音，今葉爾羌河與塔里木河之梵名也。"馮承鈞原編陸峻嶺增訂《西域地名》頁 87 也云："Śita，《阿毗達摩大毗婆沙論》初譯本作私陀，二譯本作私多，《那先比丘經》作私他，《正法念處經》作斯陀，《孔雀王經》僧伽婆羅譯本作死多，不空譯本作枲多訶，《西域記》作徙多，今葉爾羌河 (Yarkand Daria) 與塔里木河 (Tarim) 之梵名也。"

（三）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參見後瞿薩旦那國有關語言、文字的注釋。

一、建國傳説

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所[①]，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羅[②][(一)]。唐言漢日

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剌斯[3]國王娶婦漢土，迎歸[4]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絶，遂以王女置於孤峯[5]，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静，欲趣[6]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7]已静。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爲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卽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8]，建官[9]垂憲，至期産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10]，今猶不壞，狀羸瘠人[11]，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12]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13]，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强國。

校勘:

(1) «明北本»、«徑山本»所作數。

(2) «慈恩傳»至作脂，咀作怛。

③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波利剌斯四字並作波利斯三字。《中本》作波剌波斯。《趙城本》作波利剌斯，同此本。

④　《建本》歸作婦。按上句已言"娶婦"，此不當復云"迎婦"，婦乃形似而誤。

⑤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峯下重峯字，屬下句。

⑥　《中本》趣作趨。

⑦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氛並作氣。

⑧　《古本》、《建本》、《中本》主作王。

⑨　原本官作宮，《古本》、《石本》、《建本》、《金陵本》作官。按上文已言"築宮起館"，不當復言"建宮"，宮乃官之形訛，今據改。

⑩　《慧琳音義》腊訛作晴，云："肉乾也。"《音釋》作腊不誤。

⑪　《徑山本》狀羸瘠人四字作人狀羸瘠。

⑫　《中本》無之字。

⑬　《中本》、《建本》國作夏。

注釋:

（一）至那提婆瞿呾羅：《慈恩傳》卷五作脂那提婆瞿怛羅，梵文 Cina-deva-gotra 之譯音，意爲"中國與天神之種"。下文說："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故原注稱此天神爲日天（太陽神），曰："漢日天種。"玄奘記載下的這個故事雖不一定是歷史事實，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塔什庫爾干地區塔吉克人民與內地漢族人民之間源遠流長的親密友好關係。斯坦因在塔什庫爾干縣

境南部塔格敦巴什河(Taghdumbash)的一條峽谷裏發現一座用土磚和松枝相間壘成的古城堡,名爲"Qïz-qurghan",意爲"公主堡"。當地傳説,古時候有位皇室公主從中國嫁到波斯去,特建此城堡以保安全,據此,他認爲這個"公主堡"卽下文所説石峰上的宫館。(斯坦因《古代和闐》,I,頁35)

二、童受伽藍

無憂王(一)命世,卽其宫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宫東北隅,以其故宫爲尊者童受①論師(二)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彦,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卽經部本師(三)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號爲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衆,伐呾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校勘:

① 《慈恩傳》童受作童壽。下同。

注釋:

(一) 無憂王:此無憂王(Aśoka)當非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

朝之無憂王，而爲同名之另一人，生平無考。據下文他應爲童受論師的同時代人，也卽公元後三世紀時人。

（二）童受論師：音譯拘摩羅邏多，見本書卷三及注。據漢文佛教典籍，童受爲喻論（dṛṣṭānta）大師，著作有《喻鬘論》等數十部，今皆不傳。二十世紀初德國的勒柯克（Le Coq）曾在新疆庫車發現梵文寫本《大莊嚴經論》殘卷。該寫本跋文說作者爲童受，而不是傳統所說的馬鳴。著名的德國梵學家呂德斯（H.Lüders）認爲寫本的名稱應爲 Kalpanāmaṇḍitikā，作者應爲童受，烈維則認爲其原名爲 Dṛṣṭāntapaṅkti，Kalpanāmaṇḍitikā 爲修飾語，並提出是馬鳴《大莊嚴經論》的改寫本。（參見師覺月〔P.C.Bagchi〕《印度與中亞》，India and Central Asia，頁 43,101）

（三）經部本師：創立經量部的大師。但《出三藏記集》卷十二說童受是薩婆多部卽有說一切部之論師。

三、二石室入定羅漢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揺。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①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爲剃髮易衣。

校勘：

① 《建本》、《中本》鬚作鬢。

四、奔穰舍羅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逋①論反。穰②舍羅(一)。唐言福舍。葱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③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舄④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侣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橐駝數千,賫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朅盤陁國有大羅漢,遥觀見之,愍⑤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户邊城,以賑⑥往來。故今行人商侣,咸蒙周給。

校勘:

① 原本逋作通,«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並作逋。按通論於奔字音不協。今據改。«趙城本»作通,同此訛。

② «古本»、«異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徑山本»及«音釋»穰並作攘;«明北本»作禳。

③ «中本»餘下有里字。«一本»頃作里。疑«中本»里下衍頃字。

④ «古本»、«建本»、«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及«音釋»舄作瀉,同。«中本»作石,非。«徑山本»、«金陵

本»作瀉。

⑤ «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慭作憖,同。

⑥ «中本»賑下有給字。

注釋:

(一) 奔穰舍羅: 此名來自梵文 puṇyaśala, 意卽卷四磔迦國條"以贍貧匱, 或施藥, 或施食"的所謂行慈善事業的地方——福舍。據«西域記»此處所記方位(從朅盤陁國首府東南行三百餘里, 再東北行二百餘里),當於塔什庫爾干東南方向求之。

從此東下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國。

烏 鎩 國

烏鎩國(一)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①鬱茂,花菓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黳②玉(二)、青玉。氣序和,風雨順③。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絶嗣,無別君長,役屬朅盤陁國。

校勘：

① 《古本》林樹二字作樹林。

② 《方志》黳作黳。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順下並有節字。

注釋：

（一）烏鎩國：關於烏鎩國的考訂，諸説紛紜。斯坦因以爲在今之英吉沙縣（Yangi-Hissar）與莎車/葉爾羌之間，莎車/葉爾羌也可能是烏鎩的一部分（《古代和闐》，頁 42—44，87—88），伯希和同意斯氏的意見（《馬可波羅注》，頁 885）。而白鳥庫吉則認爲當爲莎車（葉爾羌）（《西域史研究》上，頁 19）。赫爾曼（Herrmann）也持此説（斯文赫定《南西藏》，第 8 卷，頁 59-60，451）。另外還有塔什庫爾干東北之 Chihil Gumbaz 或英吉沙南之 Ighiz Yar 諸説。烏鎩，回鶻文作 ušar（見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14）。

據《西域記》前文“從此東下葱嶺東岡……行八百餘里，出葱嶺”和下文“南臨徙多河”，以及玄奘關於整個烏鎩國的描述來看，當以今莎車縣説爲允當。莎車爲喀什到和闐必經的最大綠洲，漢代作莎車（莎車古音爲*Săku 或*Săkå，此名似與古代當地居民塞 Saka 人有關），爲當時西域南道中的大國。《魏書·西域傳》作渠莎（似爲莎渠之誤）。在十一世紀七十年代成書的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辭典》中稱作 Yarkand（<yar“崖”，伊蘭語 känt，“城

市”。)元代史籍依當地叫名作鴨兒看、押兒牽。明代作牙兒干,清代作莎車或葉爾羌。

(二)黳玉:黑色的玉。黳,小黑點,見《説文》;又云黑色,見《廣雅·釋器》。

一、羅漢出定神變傳説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①山,(一)山氣巃②嵸,觸石③興雲。崖隒峥嶸,將崩未墜。其巔④窣堵波,鬱然奇制⑤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⑥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⑦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⑧,乃入滅心⑨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揵椎⑩聲,或言⑪待日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⑫食(二)之體,出定便謝。宜以酥⑬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⑭乎!”乃⑮擊揵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爾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⑯:“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⑰,已從

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虚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窣堵波。

校勘:

① 《華嚴鈔》五十八引大上有一字。

② 《徑山本》巃作籠。按下嵸字從山,此亦當從山作巃。

③ 《趙城本》石訛作不。

④ 《古本》、《石本》顛作嶺。按《慈恩傳》云“上有窣堵波”,則顛字爲是。

⑤ 《中本》制作製。

⑥ 《建本》苾芻二字作比丘,下同。

⑦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田並作畋,同。《慈恩傳》田獵者作樵者。

⑧ 《中本》裟下有裳字。

⑨ 《異本》心作盡。《慈恩傳》亦作“入滅盡定”。按“入滅心定”又見下“斫句迦國”内。

⑩ 原本椎作稚,今改,説見前。下同。《珠林》三十八引作椎。《中本》作推,亦椎之形訛。《慈恩傳》作槌。

⑪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言並作云。

⑫ 原本段作叚,今從《金陵本》改。《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並作叚,叚當是段之别字。《徑山本》作叚,同此本。叚卽假字,但俗常誤段爲叚。向達云:“段食,疑猶斷食也。”按《慈恩傳》亦作段,《慧琳音義》謂是斷字之誤。

⒀ 原本酥作蘇,«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酥,今從改。«珠林»亦作酥。

⒁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俞作爾。按«慈恩傳»作"善哉",則俞字爲長。

⒂ «趙城本»乃作皷。

⒃ «石本»、«趙城本»曰作其。

⒄ «趙城本»誕靈導世四字作語覆去世,不通,有誤。

注釋:

(一)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 如以烏鎩國首府比定英吉沙,則此大山當指其西部南北走向的穆士塔格(Muztaγ, 突厥語"冰山"之意)山系的主峰穆士塔格阿塔(突厥語"冰山之父"之意, 高 7569 米),或指英吉沙西二百里該山系北端的公格爾(Kongur)山(7719 米)更爲合適。如以烏鎩國首府比定莎車,則似指其西方約五十公里帕米爾東端之汗庫勒 (Khankul, 3459 米)山。(參見水谷真成書,頁 389)

(二) 段食: 梵文 piṇḍa 的意譯, 亦譯摶食或團食。段, 卽分段的意思。段食指世間一切食物。因爲一切食物都是分段而食的。«俱舍論»卷十:"香、味、觸三,一切皆爲段食自體,可成段別而飲噉故。"

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1]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2]云室利訖栗[3]多底。疏勒之[4]言,猶爲訛也。

校勘:

① «華嚴鈔»舊謂二字作舊云爲三字。

② «中本»宜作直。

③ «中本»栗作粟。

④ «中本»之作久,非。«慈恩傳»亦作之。

佉沙國

佉沙國(一)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㲲、㲪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①淺。其俗生子,押頭②匾㔸,容貌麤鄙,文身綠睛③(二)。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④,頗⑤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三)。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説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膚並作庸。

② «珠林»三十八引頭下有令字。

③ «趙城本»睛作精。

④ «徑山本»、«金陵本»訛作譌,同。

⑤ «金陵本»頗作頓,誤。

注釋:

(一) 佉沙國: 自漢至唐皆作疏勒國(疏,一作疎)。«魏略»作竭石,«法顯傳»作竭叉,«孔雀王咒經»作迦舍。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云:"至疎勒,外國自呼名伽師祇離國"。«慧琳音義»作迦師佶黎。十一世紀«突厥語辭典»作 Kāšγār,回鶻文«慈恩傳»殘卷作 Käš(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12),«元史»作可失哈爾,«明史»作哈實哈兒,清代作喀什噶爾,現爲喀什市,現代維吾爾語稱 Qašgar。一説疏勒似爲 *Suγlaq(或作 *Suγdaq,l～d 爲古代粟特語方言交替現象)一語的漢譯名,應與古代粟特(«西域記»作窣利)商人在此地活動有關。赫爾曼也認爲疏勒來自 Sogdaq。(參見斯文赫定«南西藏»,第 8 卷,頁 448)伯希和認爲赫爾曼此説没有什麽佐證。(參見«馬可波羅注»,卷 1,頁 201)

竭石,竭叉,佉沙爲另一來源,其原音似爲*Khaṣal。此名在古代印度文獻中原指喜馬拉雅地區的山地部落。

迦師祇離、伽師信黎,Kāšγār,當來自"伽師"(Kaś)+γar(i)(古代塞語爲"地區、國家"之意),意爲"佉沙國"。(參見伯希和«馬可波羅注»,I,Cascar 條)

至於玄奘所説的"室利訖栗多底",可還原爲 *śrīkrītāti,當爲該地的梵文化名稱。第一音節 śrī 意爲"吉祥",其餘部分不詳。

本世紀初,法國烈維(S.Levi)在討論佉盧(Kharoṣṭhī)文的起源時,曾把八世紀僧人慧苑所提到的疏勒另一名稱"佉路數怛勒"(«慧苑音義»卷下)恢復爲 Kharoṣṭra,並把它與喀什噶爾一名聯系起來,從而引起與德國 Franke、Pischel 之間的一場熱烈論戰。

(參見《法國遠東學校校刊》[BEFEO],II, 246—255,III,339—341; IV,543—579;《德國科學院會議紀要》[SPAW], 1903,184—196; 735—745; 1905, 238—248。)看來 Kharoṣṭhī一名似與喀什噶爾無關。

(二)容貌𪋻鄙文身緑睛: 關於古代塔里木盆地民族在人種學上的特點,《北史》卷九七《西域傳》于闐國條下説: "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皆(按原文作"等"字,當爲"皆"字之譌)深目高鼻。"

(三)其文字取則印度……語言辭調異於諸國: 就現已出土的文書來看,從公元後三世紀至十一世紀初,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和闐、西緣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帶居民使用屬於印歐語系伊朗語族中的古東伊朗語的幾種方言, 與現在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語、瓦罕語屬於同一系統。中世紀和闐出土的文書語言現通稱爲和闐-塞語, 巴楚的稱托姆舒克-塞語。

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1],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2]曰沮[3]渠。

校勘:

① 《珠林》徙多河下有注云:"舊名新頭河。"

② 《華嚴鈔》五十八引舊作唐。

③ 《中本》沮作阻。《慈恩傳》、《方志》及《珠林》並作沮渠。

斫句迦國

斫句迦國(一)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户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兩河(二)，頗以耕植。蒲陶、梨、柰，其果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旦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①，毁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校勘：

① 《方志》數十作十餘。

注釋：

（一）斫句迦國：《後漢書》和《法顯傳》作子合國，《洛陽伽藍記》卷五作朱駒波，《魏書》作悉居半，《大方等大集月藏經》作遮俱波，《南史》作句般，《新唐書》作朱俱波或朱俱槃，都來自*čukupa，*čukuban，*čakupa，*čakuban(悉居半除外)，也卽藏文文獻中之ču-go-ban，ču-gu-pan，佉盧文人名中之 čugupa，čugopa。另外，《續高僧傳》卷二《闍那崛多傳》作遮拘迦，《月藏經》又作遮居伽，《南史》又作周古柯，皆來自 *čakukalka，爲梵文化的字尾。又回鶻文《玄奘傳》殘本作 čäküpower (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16)。據中外學者的考證，斫句迦卽今新疆葉城縣，現代維吾爾語稱爲 Qarγalïq(意爲"有烏鴉之地")。

（二）臨帶兩河：此兩河當指葉爾羌河與提孜那甫（Tiznaf）河。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①。谿②澗浚③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棊④布巖林。印度果⑤人(一)，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⑥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⑦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⑧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也。十萬頌爲部者，凡有十數⑨(二)。自兹已降，其流寔廣。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觀並作貫。《趙城本》及《華嚴鈔》五十八引作觀，同此本。

② 原本谿作磎，今從《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華嚴鈔》作溪，同。

③ 《華嚴鈔》引浚作濬。

④ 《古本》、《異本》棊作基，非。《建本》作碁，同。

⑤ 《華嚴鈔》引果上有得字。

⑥ 《華嚴鈔》漢下有於此二字。

⑦ 《古本》、《建本》、《中本》及《華嚴鈔》引穴作岫。

⑧ 《華嚴鈔》引髮作鬘。《慈恩傳》、《方志》作髮。

⑨ 《慈恩傳》十數作數十。

注釋:

（一）果人：佛教認爲教徒在修行之間謂“因地”或“因位”，依修行之功而得證者謂“果地”或“果位”。果人，即修行得證“果位”之人，有三類。一佛、二辟支佛、三阿羅漢。

（二）十萬頌爲部者凡有十數：關於古代斫句迦國大乘佛教盛行的情况，尚可比較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二中的下列記載：“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諸國名僧入其境者，並皆試練。若小乘學，即遣不留，摩訶衍（案即大乘）人，請停供養，王宫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大經，並十萬偈。王躬受持，親執鍵鑰，轉讀則開，香花供養，又道場内種種莊嚴，衆寶備具，兼懸諸雜花時非時果，誘諸小王令入禮拜。彼土又稱，此國東南二十餘里，有山甚嶮，其内安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陀羅尼》、《華聚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皆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護守視。”

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①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②其俗③之雅④言也。俗語謂之漢⑤那國⑥，匈⑦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⑧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⑨，訛也⑩。

校勘:

① 《建本》、《中本》無餘字。

② 《中本》即下有結信可言乳即六字，義不可解，疑衍文。

③ 《中本》無俗字。

④ 《宋本》、《資福本》雅作邪，非。

⑤ 《古本》、《建本》漢作嗅；《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翻譯集》引並作涣。《趙城本》及《華嚴鈔》引作漢，同此本。

⑥ 《古本》、《建本》、《中本》無國字。《華嚴鈔》亦無之。

⑦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及《華嚴鈔》匈並作凶。

⑧ 原本谿作谿，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及《慈恩傳》、《華嚴鈔》、《翻譯集》、《音釋》改。《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作谿，疑形之訛。

⑨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闐作閬，《音釋》則作闐，云："涣那、于遁、谿旦，皆于闐國之所管也，隨諸法師方言呼也。"《華嚴鈔》引闐下有者字。

⑩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也字。

瞿薩旦那國

瞿薩旦那國(一)周四千餘里，沙磧太① 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② 紬，又産白玉、瑿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温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户安業。國尚樂音③，人好歌儛④。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氎。儀形有體⑤，風則有

紀。文字憲章，聿遵⑥印度，微改⑦體勢，粗⑧有沿革。語異諸國(二)，崇⑨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

校勘:

① «中本»及«華嚴鈔»五十八引太作大。«方志»亦作太。

② «中本»絁作絹。按«慈恩傳»作絁，下文亦作絁紬，絁字當是。

③ «石本»樂音二字作音樂。

④ «古本»、«建本»國尚樂音人好歌儛二句互倒置。

⑤ 原本體作禮，«古本»、«建本»作體。按«慈恩傳»云:"風儀詳整"，則此作體字爲長，今從改。

⑥ 原本遵作尊，«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並作遵，今從改。

⑦ «古本»、«建本»、«中本»微改二字作雖存。«慈恩傳»此句作"微有改耳"。

⑧ «古本»、«建本»、«中本»粗作頗。

⑨ «華嚴鈔»引崇作宗。

注釋:

(一) 瞿薩旦那國: «史記»作于窴，«漢書»、«後漢書»、«魏書»、«梁書»、«周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本»以及«法顯傳»、«洛陽伽藍記»、«續高僧傳»等皆作于闐;«西遊録»作五端;«元祕史»作兀丹;«元史»作斡端，又作

忽炭；卽今之和闐。回鶻文作 udun（見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16）現代維吾爾語稱爲 Hotan。清代由於某些考據家的錯誤，誤置于闐於今之克里雅縣；遂有于闐（克里雅）、和闐之分。

瞿薩旦那當爲梵文化的名稱，原文應爲 Gostana（不是以前人們認爲的 Kustana）。原注中的漢那卽爲當地古代和闐塞語文獻中的 Hvamna 或 Hvana。豁旦應爲穆斯林傳統之 *Huatan>Hotan（《突厥語辭典》作 Hotan）。所謂"印度謂之屈丹"當然非指梵文，而應指印度俗語。漢代于闐古音似爲 *Ódan，匈奴之于遁當因其原始阿爾泰語圓唇音諧和規律之影響變爲 *Ódun。此外，唐代龜兹人禮言所著《梵語雜名》中，于闐"矯引嘌多二合曩 Korttana"，也卽古代突厥碑銘《暾欲谷碑》十四行中的 qortan（G. Clauson: Some Notes on the Inscription of Tonyuquq,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1971，頁 127—128）。藏文文獻中通常稱和闐爲 Li-yül，意爲"李國"。

至於此處玄奘所說的"唐言地乳"，當爲對梵文化名稱Gostana的解釋。梵文 go 爲"地，大地"之意，stana 爲"乳房"之意。這一點與現存藏文文獻《于闐國授記》中的 Sa-nu（意爲"地乳）相同。

伯希和對和闐一名的含義曾作下列解釋："總之，和闐一名的古音（公元前二世紀）當爲 *Godan。到公元初又有作 *Gostāna>Gostana 的，與前一名稱同時存在。二者都爲'*Go 地（國）'之意。*Go 是和闐地區地名中常見的成分，如梵文化的 Gomati（按卽《法顯傳》中的瞿摩帝，和闐地區寺院名），Gośṛṅga（按卽《西域記》中之瞿室餧伽山，玄奘注'唐言牛角'），*Gomasālagandha（按卽《日藏經》中之瞿摩娑羅香）等，但目前尚不能解釋。*Go 可能爲該地民族之名稱。"（《馬可波羅注》 I，頁 420）

（二）語異諸國：近代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之一，爲古代和闐語文的發現和解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在和闐及其周圍地區以及敦煌千佛洞等地發現用一種古代婆羅米文(或稱婆羅米文中亞直體)寫成的大量寫本殘卷，是一種以前我們完全不知道的語言。開始時，人們既不懂這種語言，也不知如何稱呼它，德人勞依曼（Leumann）開始時稱它爲"第二種語言"(Sprache II)，稍後又改稱爲北亞利安語（Nordarisch）因他認爲這種語言構成亞利安(卽印度—伊朗)語中的第三支（除印度和伊朗語外)。勞氏關於這種語言所佔地位的觀點雖然是錯誤的，所謂北亞利安一名也早已爲人們所拋棄，但是他首先解讀了這種語言。

實際上這種語言爲一種東伊朗語，它在結構上具有更多的古代伊朗語的特點。因在詞彙方面有許多印度語借詞，所以使得初看起來不像伊朗語。

一九一四年挪威的斯坦·寇瑙(Stan Konow)發表題爲«和闐語研究»的論文，（Khotan Studies，刊於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證明了這種語言爲古代和闐地區當地居民的語言。由於它是一種古代塞(Saka)語，所以也稱之爲和闐—塞語，以示區別於其它塞語。

現存古代和闐—塞語文獻多屬三至十一世紀初。參看貝利(H.W.Bailey)文，載«英國王家學會會刊»(JRAS)，1972年第二期，頁103。在語言方面存在方言(或時代上的)差別，據近些年來的研究，巴楚的塞語與和闐塞語有很大的差別，代表一種較古的語言發展階段。此外和闐塞語本身又分爲古代和闐—塞語和晚期和闐—塞語兩個階段，其間差別變化很大。目前尚不見喀什塞語文獻的發現。根據一些零散的材料，唐代喀什地區居民的語言也應

爲一種塞語。

目前刊布的古代和闐塞語文獻日益增多,内容有佛經、醫學文獻及世俗文書等。參看貝利(H.W.Bailey),恩默瑞克(R.Emmerick)等人刊布的文書及譯注。佛經有《金光明經》(Suvarṇaprabhāsa-sūtra)、《僧伽吒經》(Saṃghāṭa-sūtra)、《佛本生贊》(Jātaka-stava)、《普賢行願經》(Bhadracaryādeśanā-sūtra)、《金剛經》(Vajracchedikā-sūtra)、《無量壽經》(Aparimitāyus-sūtra)、《大般若經》(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妙門經》(Sumukha-sūtra)、《觀自在菩薩贊》(Avalokiteśvara-stotra)、《法華經》(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等;醫學文獻有著名的《Siddhasāra》等。現存藏文的《于闐國史》等,有的學者認爲應是譯自古代和闐語(原文已不傳)。這裏特别要提到一些用古代和闐語寫成的原作詩歌。例如一位古代和闐詩人歌頌春天的詩(原寫本現存蘇聯列寧格勒,編號爲 E21),一位當時嫁到甘肅沙州的和闐王 Ṣanīra 的女兒寫給其父母的懷念家鄉的詩(原寫本現存法國巴黎,編號爲 P 2027),以及其他一些抒情詩。

用古代和闐語寫作的作家有實叉難陀(Śikṣānanda)、提婆般若(Devaprajña)、尉遲尸羅(Vedyeśīla)等人。後者用詩歌體創作的《佛本生贊》長達六百多行,尤爲珍貴。

關於和闐—塞語文獻及研究情况,詳見恩默瑞克撰《和闐語文獻指南》(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Studia Philologica Bhuddhica, 東京靈友會刊,1979)。關於敦煌卷子中和闐文書轉寫及譯注情况,詳見德萊斯登(J.Dresden)《和闐文書草目》。(載 Acta Iranica,XII, 萊頓,1977)

一、建國傳説

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①胤也(一)。”昔者此國虚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②。無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譴③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二)。遷人逐牧④，至此西界，推舉酋⑤豪，尊立爲王⑥。當是時⑦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⑧，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⑨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争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挍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⑩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⑫流，周而復始，因卽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卽斯國治⑬，今王所都於此城⑭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⑮，自古已來，未能有勝。

校勘：

① 《華嚴鈔》五十八引祚作祀。

② 《華嚴鈔》止作宅。

③ 《徑山本》、《金陵本》譴作遣，誤。

④ 原本牧作物，今從《古本》、《建本》、《中本》及《華嚴鈔》改。《慈恩傳》亦云“養牧”。

⑤ 《華嚴鈔》酋作尊。

⑥ 《華嚴鈔》尊作首，王作主。

⑦ 《華嚴鈔》時作地。

⑧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徙並作徒，疑形之訛。

⑨ 《徑山本》及《華嚴鈔》田作畋。

⑩ 《華嚴鈔》主作王。

⑪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而自二字並作自而。《趙城本》及《華嚴鈔》作而自，同此本。

⑫ 《徑山本》遺作遣，非。

⑬ 《古本》國治二字作治國，誤倒。

⑭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城字。《趙城本》及《華嚴鈔》有之，同此本。

⑮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剋並作克，同。

注釋:

（一）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毘沙門天，和闐文作 Vaiśramaṇa，梵文作 Vaiśravaṇa，俗語作 Vesamaṇa，漢譯文作多聞天，原爲古代印度施福之神，佛教奉爲四天王之一，即守護北方之神。在古代和闐，毗沙門天爲和闐保護神。

（二）居荒谷間： 參閱本書卷三呾叉始羅國條：“……王乃

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禄移居雪山東北砂磧之中。"《慈恩傳》卷五："（瞿薩旦那國）王之先祖卽無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兩書説法歧異。無憂王太子壞目事在佛經中屢有涉及，《慈恩傳》此説恐誤，可能是原稿有錯漏。

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①云暮，未有胤嗣，恐絶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②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③神祠，重請育養④。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⑤先祖也。自⑥兹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號（二）。

校勘

① 《華嚴鈔》耋作耄。
② 《石本》、《趙城本》捧作拾。
③ 《中本》詣作諸，疑是形訛。
④ 《中本》及《華嚴鈔》育養二字作養育。
⑤ 《華嚴鈔》宗作崇。
⑥ 《趙城本》自作曰，誤。

注釋:

(一) 毗沙門天神所:《慧琳音義》卷十一于闐條下注云:"於彼城中有毘沙門天神廟,七層木樓,神居樓上,甚有靈驗。其國界有牛頭山,天神時來,棲宅此山。"

(二) 地乳所育因爲國號:關於于闐建國傳説,在藏文文獻中也有類似的故事,見寺本婉雅《于闐國史》第三章;托瑪斯(F.W. Thomas),《關於新疆的藏文文獻和文書》(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3. The Annals of the Li Country);恩默瑞克(R.E.Emmerick)《關於和闐的藏文文獻》(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1967)。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代當地居民在族源上的複雜情況。

二、毗盧折那伽藍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一),此國先王爲毗盧折①那唐言遍照。阿羅漢(二)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爾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②:"如來慈愍四生,誘導③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④愛網。"王曰:"誠如所説,事高言議⑤,既云大聖,爲我現形。若⑥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

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揵椎⑦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王⑧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卽誠信,弘揚佛教(三)。

校勘:

① «古本»折作舍。

② «古本»、«建本»曰上有答字。

③ «中本»導作道。

④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緶並作纏,同。

⑤ «徑山本»校注云:"議字譌。"按議字自通,其説非。

⑥ 原本若作既,今從«古本»、«建本»、«中本»改。

⑦ 原本椎作稚,從«宋本»等改,下同,説見前。

⑧ 原本無王字,«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有之,今從補。

注釋:

(一)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 關於唐代于闐國都問題,僅«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提到(于闐)"王居西山城"。斯坦因、沙畹、伯希和及我國馮承鈞氏均主張在今和闐西南二十餘里的姚頭岡(Yotkan)村。黄文弼則主張在今和闐東南約二十四公里的什斯比爾古城。

關於王城南之大伽藍黄氏除推定什斯比爾舊城南之廢寺爲

《法顯傳》之瞿摩帝寺外，還認爲即爲《魏書·西域傳》于闐條下“城南五十里（黄氏説應爲十五里誤）有贊摩寺”中之贊摩寺。按贊摩寺當爲藏文文獻中的 tsar-ma 寺，斯坦因認爲今姚頭岡東南十三英里的 Chalma-Kazān 廢址即其遺址（斯坦因《古代和闐》，頁231—235）。

（二）毘盧折那阿羅漢：毘盧折那，梵文 Vairocana 音譯，亦作毗盧遮那、毗盧舍、毗盧旃，意譯遍照。關於瞿薩旦那國佛教傳入的傳説，《洛陽伽藍記》卷五云：“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毘盧旃（案即毘盧折那羅漢）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所’。”當即從空而現佛真容，于闐王即信佛造精舍的傳説。此寺《北史》卷九十七、《周書》卷五十作贊摩寺。《慈恩傳》卷五謂此是于闐最初建立的伽藍。《水經·河水注》二〇作利刹寺。斯坦因認爲其寺遺跡，約在今 Chalma-Kazān 之地，并考證所謂佛像“爲毘盧折那因欲説王而先自造之，或由其自迦濕彌羅運來者，可無疑義。”

（三）因即誠信弘揚佛教：據現存藏文本《于闐國授記》一書，佛教似早在公元前86—76年間已傳入和闐地區。例如該書説：“于闐王 Sa-nu（按即瞿薩旦那之藏文譯名，意爲“地乳”）十九歲時建立李國（按即于闐國），他即位爲李國第一代王時，佛涅槃已二百三十四年……建國後一百六十五年，當國王尉遲勝 (Vijayasambhava) 即位五年時，佛法在李國興起。”（參見恩默瑞克《關於和闐的藏文文獻》，頁23；寺本婉雅《于闐國史》日譯本，頁22），如按佛涅槃是在公元前480年到490年之間，那麼于闐建國應在公元前256年到246年之間。再除去建國後的165年和尉遲勝即位後的

五年，佛教傳入和闐地區的時間，當在公元前一世紀内。

漢文史籍中保存有許多關於古代和闐地區盛行佛教和内地漢族僧人去該地求經學法的記載。例如公元三世紀（三國魏時）有朱士行等人到于闐尋取大乘經典六十萬餘言（見《出三藏記集》卷七）。同書卷九在談到《賢愚經》來歷時說："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説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競習胡音，析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法顯（五世紀）在其行紀中對此更有生動的描述："其國豐樂，人民殷盛，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娱。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國主安頓供給法顯等於僧伽藍。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時，威儀齊肅，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鉢無聲。……法顯等欲觀行像，停三月日。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以金銀彫瑩，懸於虚空。像去門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花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花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婇女遥散衆花，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宫耳。"

三、瞿室餕伽山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①,有②瞿室餕③伽山(一)。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④四絶,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⑤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説法要(二),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校勘:

① «方志»二十餘里作十餘里。

② «珠林»三十八引餕作稜。

③ «中本»及«華嚴鈔»五十八引有作至。

④ «建本»隒作險。

⑤ «徑山本»燭作放。

注釋:

(一) 瞿室餕伽山: 瞿室餕伽,梵文 Gośṛṅga 意爲牛角。藏文文獻作 ri-Glaṅ-ru, 據黄文弼考證, 此山當在什斯比爾古城南二十里許(«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頁54),而斯坦因則認爲在姚頭岡西南南十一英里,也卽和闐綠洲的西南端,喀拉喀什河東岸的 Kohmārī 山, 山上有當地人現仍在崇拜的麻札和石窟。(斯坦因«古代和闐»,頁 187) 斯坦因的比勘似更符合實際情況。

(二) 昔如來曾至此處爲諸天人略説法要: 關於這種傳説的懸記(或授記,卽預言), 現存藏文文獻中有下列幾種: «牛角山懸

記》(Ri-Glaṅ-ru-luṅ-bstan-pa)、《僧伽伐彈那懸記》(Dgra-bcom-pa-Dge-ḥdun-ḥphel-gyi-luṅ-bstan-pa)、《于闐國懸記》(Liḥi-yul-gyi-luṅ-bstan-pa)、《于闐國史》(Li-yul-gyi-lo-rgyus)等。後兩種有恩默瑞克氏新刊本,題作《關於和闐的藏文文獻》。除第二種外,日譯文見於寺本婉雅的《于闐國史》。所有四種的摘譯本見托瑪斯的《關於新疆的藏文文獻和文書》。它們對研究古代和闐史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其中《于闐國懸記》漢文譯本有唐法成的《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一卷,其寫本也已在敦煌發現(巴黎藏伯希和編號漢文卷子 2139 號,又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五十一卷)。

牛角山①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②。近者崖崩,掩塞門徑③。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卽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校勘:

① 《華嚴鈔》無山字。

② 《中本》替作贊,形之訛。

③ 《方志》作"數百年前崖崩塞户",與此略異。《華嚴鈔》引與今本全同。

四、地迦婆縛那伽藍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①婆縛那伽藍(一),中有夾

紵②(二) 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遥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校勘:

① 《建本》迦作伽。

② 《石本》作紵，《建本》作紵，疑並紵之俗字。《方志》夾紵作綊紵。《徑山本》有註云："寒山考，夾紵今稱脱沙"。

注釋:

(一) 地迦婆縛那伽藍：地迦婆縛那，儒蓮還原爲梵文 Dīrghabhāvana，瓦特斯還原爲 Tikabhāvāna，斯坦因傾向於改訂爲 Dīrghabhavana（意爲"長宫"），但又説未見以"地迦"譯 Dīrgha 的用例(《古代和闐》頁 225，注 14)。和闐語文書 ch.00268 第 103—4 行有 Ditkabanī 菩薩名，貝利推斷爲此名對音，見貝利《和闐語佛教文書》，頁 103。該伽藍的位置，斯坦因提示似在姚頭岡西南約四英里的 Bōwa-kambar。

(二) 夾紵：唐代的工藝所謂"乾漆法"，即後代所謂的"脱沙"，是把原型塑土脱出，以乾漆塗成。

五、勃伽夷城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一)，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

臨命終時,求酢米餅(二)。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①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既嗣位已,威攝②遐邇,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彌濕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鬬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説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式③招僧侶,捨寶冠④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校勘:

① «徑山本»噉作啖。

② «古本»攝作懾。

③ 原本式作或,今從«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④ «趙城本»脱冠字。

注釋:

(一) 勃伽夷城: 儒蓮、比爾認爲其原語當爲 Bhagai,瓦特斯作 Bhāgya,皆屬推測,恐不可靠,回鶻文作 mirkäy (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 頁 20)斯坦因認爲即 «新唐書» 卷四三下«地理志»"于闐西五十里有葦關,又西經勃野,西北渡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滿城,一曰磧南州"中的勃野(斯氏作勃海), 在今和

闐與葉城間的帕爾漫(Piālma)附近。(«古代和闐»,頁117)黃文弼認爲當在今皮山縣東南的裝桂牙附近,據他在裝桂牙一帶考古發掘的報告所說:"在裝桂牙西北約五里許徒諾克有廢寺遺址,旁散布泥塑殘件甚多。在廢寺北四、五里許之所羅倘不果拉麻扎附近,陶片散布甚廣,房舍遺跡猷存,井渠巷陌歷歷可辨,頹垣甚多,類似城牆遺跡,周廣約十餘里,可能爲古城遺址。按辯機«西域記»稱:'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加夷城',距離約略相當,……如此地遺址爲唐之勃伽夷城,則廟基亦卽瞿薩旦那王所建之伽藍。"(«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頁55)此處黃氏所說的裝桂牙,卽今皮山縣東南的藏桂巴扎。據今圖由和田至藏桂巴扎北部遺址,距離約爲270里左右,也與玄奘所說三百餘里數大致相符,黃氏說似更近於事實。

(二)酢米餅:據«摩訶僧祇律»卷二九,餅爲出家人可以食用的五種正食之一。酢,«說文»段玉裁注云:"凡味之酸者皆謂之酢。"斯坦因曾於此地作過調查,認爲"是和闐地方一種特殊的嗜好品。"(«古代和闐»,頁118注6)

六、鼠壤墳傳説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①阜,並鼠壤墳(一)也②。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羣之酋③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④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⑤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⑥設祭,焚香請

鼠，冀其有靈，少[7]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8]整戎[9]馬，申[10]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帶系[11]，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慴[12]，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13]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14]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校勘：

① 《宋本》、《資福本》堆譌作推。

② 《宋本》、《資福本》也譌作九。

③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酋並作首。

④ 《中本》奴下有王字。

⑤ 《中本》力上有兵字。

⑥ 《中本》復後有苟字，疑因上苟字而衍。

⑦ 《中本》少作小。

⑧ 《宋本》、《資福本》遂訛作逐。

⑨ 《徑山本》戎作戒。

⑩ 《石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申並作甲。按此字若作甲，則上戎字當從《徑山本》作戒，讀作

"遂整戒馬甲"爲句。

⑪ 《石本、《建本》、《中本》系作糸,非。

⑫ 《石本》慑作懼,《建本》、《明北本》作攝。

⑬ 《趙城本》無設字。

⑭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祀並作禮。

注釋:

(一) 鼠壤墳: 斯坦因指出今 Piālma 東十六英里的 Kumrabāt-Pādshāhim Mazār, 俗稱 Kaptar-Mazār (鴿子墓地之意), 現仍爲當地居民膜拜之所。(斯坦因《古代和闐》, 頁 119—121)。此外, 斯坦因在旦旦烏里克遺址發現了描繪這一古老傳説故事的板畫。

七、娑摩若僧伽藍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①摩若僧伽藍(一),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遥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②賢,乃心③祗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宫。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④所在⑤。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⑥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

之，王[7]感獲舍利數百粒，甚[8]慶悦，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9]，載諸寶轝，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宫[10]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羣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内，衆生無動静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随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絶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飡[11]和飲澤，味道欽[12]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13]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校勘:

① 《古本》娑作波。

② 《中本》明作聖。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乃心二字作心乃。

④ 原本有作其，今從《石本》、《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⑤ 《古本》、《建本》在作存。

⑥ 《中本》宗作崇。

⑦ 《中本》王下有城字。按《方志》亦云"王感舍利數百粒"，城

字誤衍。

⑧ «建本»、«中本»甚上有爲字。

⑨ «古本»、«建本»、«中本»畢作成。

⑩ «古本»、«石本»、«中本»、«宋本»、«趙城本»宮作官。

⑪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飡並作餐,同。

⑫ «資福本»欽作飲,形之譌。

⑬ «趙城本»勉誤作免。

注釋:

(一) 娑摩若僧伽藍: 娑摩若似來自梵文 Samājñā。藏文文獻中作 so-ma-ña。類似的故事也見於藏文«于闐國史»。«法顯傳»于闐國條"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嚴麗整飾,非言可盡。"其中的王新寺當即此僧伽藍,斯坦因考訂爲今姚頭岡西方約一英里之 Somiya 村。當地有一墳塚,據傳即其遺跡。(«古代和闐»,頁 223—227)

八、麻射僧伽藍及蠶種之傳入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①射僧伽藍(一),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②,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祕而不賜,嚴敕③關防,無令④桑蠶種出也。瞿薩旦

那王乃卑辭下⑤禮，求婚東國。國⑥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⑦，可以持來，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⑧。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宫，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飼⑨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⑩。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⑪枯桑，云⑫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校勘:

① «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麻並作鹿。下同。«趙城本»作麻，同此本。堀謙德云："有鹿射、庶射、麻射三種寫法，西藏所傳寫名作 Ma-Ża，應以麻射爲正。"

② «徑山本»、«金陵本»也作之。

③ «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敕作勑，同。

④ «中本»令作命。

⑤ «中本»下作示。

⑥ «中本»無國字。

⑦ «中本»種下有也字。

⑧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驗作撿，«徑山

本»、«金陵本»作檢。

⑨　«明南本»飤誤作飲。«徑山本»作養，«金陵本»作飼。飤卽飼字。

⑩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陰並作蔭。

⑪　«建本»數株二字作藪林。

⑫　«中本»云上有悉字。

注釋:

(一)　麻射僧伽藍:"麻"一作"鹿",誤,應作"麻",藏文文獻作 Ma-Ża。類似故事也見諸藏文«于闐國史»和«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其遺址斯坦因比定今姚頭岡東南約一英里的 Kum-i-Shahīdān («古代和闐»,頁 230)。此外,斯坦因在旦旦烏里克寺院遺址中也發現了描繪這一古老傳説的板畫。這個古老動人的故事説明內地漢族人民發明養蠶繅絲的技術很早就已傳入新疆塔里木盆地。之後又通過這裏傳到西亞和歐洲。關於蠶種的傳入于闐,據«于闐國史»云,自 Vijaya-vīrya 王建立娑摩若僧伽藍以後,連續兩代沒有建立伽藍。其後 Vijaya-jaya 王從中國娶了一個名叫 Pu-ñe-śvar (可能來源於梵文的 Puṇya-īśvarā,卽福德自在的意思)的王女。那個王女在出嫁的時候暗中帶來了蠶種,飼養在名叫 Ma-Ża 的地方了。(托瑪斯 «關於新疆的藏文文獻和文書», I, 頁 110)

九、龍鼓傳説

城①東南百餘里有大河(一),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廻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絶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内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②耳。”龍遂目③悦國之大臣。王既廻駕,謂羣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絶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虚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悉④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宫。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⑤水,水爲中開,自兹没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⑥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七)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八)。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

今仍有鼓池側伽藍(二),荒圮無僧。

校勘:

① «古本»、«建本»城上有王字。

② «石本»、«趙城本»欲作敬,疑涉上敬字而誤。

③ «中本»、«明北本»、«徑山本»目作自。

④ «古本»、«建本»、«一本»、«宋本»、«資福本»炁並作悋;«明南本»、«明北本»作悋;«徑山本»作吝。悋、悋、吝並同炁字。

⑤ «古本»、«建本»畫作書,非。«音釋»亦作畫。

⑥ «中本»及«酉陽雜俎·物異篇»栴作旃,同。

⑦ «宋本»、«資福本»益作蓋,疑形之訛。

⑧ «酉陽雜俎»記此事,簡略。

注釋:

(一)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 當指今玉瓏哈什河(Yörüngqaš,突厥語意爲"白玉")。

(二) 鼓池側伽藍: 據斯坦因在«古代和闐»一書(頁226—227)中所説,在姚頭岡東南有一湖,名叫Aiding-köl(按突厥語意爲"明亮之湖"),約四分之三平方英里。在此湖之東南有一當地稱之爲Naghāra-khāna(意爲"鼓室")之大土堆,當爲此"鼓池側伽藍"。類似的傳説也見於«于闐國史»。

十、古戰場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絶無蘖①草,其

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强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殺，虜其②王，殺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校勘：

① 原本糵作蘖，據«徑山本»、«金陵本»及«音釋»改。

② «中本»其下有新字。

十一、媲摩城彫檀佛像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媲① 摩城(一)，有彫檀立佛像(二)，高二②丈餘，甚多靈應③，時燭④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⑤像，即時痊復。虚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陁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⑥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三)中。初⑦，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⑧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⑨口絶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⑩後七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爾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⑪坌我，

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⑫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⑬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卽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宫。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垖⑭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⑮,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

校勘:

① «中本»及«珠林»三十八引媲作娓,疑形之訛。«慈恩傳»、«方志»及«音釋»並作媲。

② «慈恩傳»二作三。«方志»作二,同此。

③ «方志»、«珠林»應作異。

④ «徑山本»燭作放。

⑤ «石本»帖作貼,同。

⑥ «徑山本»空作虛。

⑦ 原本初下有到字,«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之,今從删。

⑧ «中本»馳上有乃字。

⑨ «音釋»餬作糊,同。

⑩ «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趙城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却並作從。«珠林»作却,同此本。

《方志》作御，亦却之異字爾。

⑪ 《中本》其下有至字。《金陵本》猶作由。按猶、由古通用。

⑫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罵並作詈。

⑬ 《中本》外作水。

⑭ 《石本》、《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埠作堆，同。

⑮ 原本掘作堀，《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作掘，今從改。

注釋:

（一）媲摩城：媲摩，古代和闐文獻作 phiṃmāṃna，見托瑪斯和寇瑙(S.Konow)《敦煌的兩件中世紀文書》(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頁 142; 寇瑙《塞語研究》(Saka Studies)，頁 169; 古藏文作 Phye-ma 或 bye-ma，見托瑪斯《關於新疆的藏文文獻與文書》I，頁 24; II，頁 309; 中古穆斯林文獻作 Pima，見《阿卜·杜拉夫·米撒爾·賓·木哈勒希勒行程記》，載費瑯(G.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行紀與地理記述》(Relations des voyages et Textes Gé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ks ……第 I 卷，頁 217); 回鶻文作 bim(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28);《馬可波羅遊記》作 Pem (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注》II，頁 801，前作 Pein)。關於媲摩一名的來源有二說。一說認爲來自梵文 Bhīmā (爲于闐地方崇拜之神，即西藏文獻中之 Śrī Mahādevī大自在天女)說(見瓦特斯書第二卷，頁 303; 堀謙德《解說西域記》頁 104; 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頁 256)。另一說

認爲來自藏語 bye-ma(意爲"沙"),見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上,頁 259; 斯坦因《古代和闐》頁 285、462。根據其方位、距離,一些學者認爲即《史記》之扜罙,《漢書》之扜彌,《後漢書》之拘彌,《洛陽伽藍記》之捍麼,《新唐書》之汗彌(或達德力城),《五代史》之紺州。斯坦因考定爲今策勒縣北之 Uzun-Tati 和 Ulūgh-Ziārat 地帶。關於媲摩城是否即坎城守捉問題,學界在討論中,據斯文赫定得自和闐地區的紙質第 24 號和闐語漢語雙體文書,媲摩城極可能就是坎城。參看貝利輯《和闐文書》,第 4 卷,頁 135—137(1961)。

(二) 彫檀立佛像: 類似的故事也載於玄奘之前的《洛陽伽藍記》卷五:"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絶,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户,供灑掃,户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除愈。"據斯坦因考證,在今 Uzun-Tati 南三英里處有一當地居民認爲聖地的 Ulūgh-Ziārat 或 Ulūgh-Mazar,或爲此寺。

(三) 曷勞落迦城: 曷勞落迦,有的學者認爲來自古代和闐文 raurata 之梵文化形式 *rauraka,-ka 爲梵文語尾,也即 Krova, Kroraina (樓蘭)(托瑪斯和寇瑙《敦煌的兩件中世紀文書》,頁147,注 6; 寇瑙 《塞語研究》, 頁 147),回鶻文作 araurak (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29)。類似曷勞落迦城堙滅之故事尚見於唐義浄譯《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六。

十二、尼 壤 城

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①壤②城(一)，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③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④也。

校勘：

① 《慈恩傳》尼作泥。

② 原本壤作攘，今從《石本》、《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方志》改。

③ 《趙城本》熱作墊。

④ 《中本》防作妨。

注釋：

(一) 尼壤城：尼壤，佉盧文獻中作 Nina。回鶻文作 Uγay(見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第 29 頁)，即漢代之精絶國(＝佉盧文獻中的 Cad'ota?)，遺址在今民豐縣（現代維吾爾語稱 Niya)北六十五英里的沙漠中，據斯坦因勘查，現存遺址南北延伸達二十五公里，東西約七公里，出土有大量佉盧文獻。

大流沙以東行程

從此東行，入大流沙(一)。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

迹,遂多迷路。四遠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②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③,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④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⑤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

校勘:

① «中本»遠下有共字。

② 原本無者字,今據«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補。«石本»往來二字作往者,脱一來字,猶存者字。

③ «明南本»、«明北本»迷作遂,屬下讀。

④ «中本»號作蹄,乃啼之誤。

⑤ «趙城本»無所字。

注釋:

(一) 大流沙: 即今塔克拉瑪干沙漠。«法顯傳»中關於此地有下述描寫:"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唯以死人枯骨爲標識耳。"

行四百餘里,至覩貨①邏故②國(一)。國久空曠,城皆荒蕪。

校勘:

① 原本覩貨二字作都字,今從«中本»、«宋本»、«資福本»,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建本»作都貨二字。«慈恩傳»亦云:“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國。”

② «建本»無故字。

注釋:

(一) 覩貨邏故國: 覩貨邏, 回鶻文作 Toxrï (土古舍娃«回鶻文玄奘傳譯本殘卷»,頁29),斯坦因考定爲現在的安得悦(Endere),斯坦因在此地發掘時,廢址城牆内出土有佉盧文書,城市住居遺址發現有唐開元七年(719 年)的漢文文書, 寺院遺址出土有許多婆羅謎字體以及藏文、漢文文書(«古代和闐»,頁 417 以下)。

玄奘此處所提到的覩貨邏故國一名隨同本世紀初在新疆發現所謂的“吐火羅”語文獻,早已引起國内外學者的注意和討論,發表了大量的論文,目前尚無令人信服的結論,看來這個地名的遺留似與古代月氏人的西遷有關。

從此東行六百餘里, 至折摩馱那故國, 即沮末① 地也(一)。城郭巋然,人煙斷絶。

校勘:

① 原本沮末二字作涅末;«建本»、«中本»作濕末; «慈恩傳»作沮沫; «方志»作咀末, 咀是沮之訛,咀沮同音。堀謙德謂“涅末爲沮末之誤,«漢書・西域傳»作且末。”向達説同。按其説是也,今從改。

注釋:

（一）折摩馱那故國卽沮末地也：折摩馱那，回鶻文作 Sarmadan （見土古舍娃《玄奘傳回鶻文譯本殘卷》，頁 29）和闐文作 Calmadana，藏文文獻作 Čar–čhen 或 Ćerćen，《突厥語辭典》作 Čärćän，《漢書》作且末，《洛陽伽藍記》作左末，《隋書》作且末，《新唐書》卷四三下載賈耽記《入四夷道》作播仙鎮。《元史》作闍里輝（“輝”當爲“纏”字之誤）、闍鄽，明代行紀中作址昌，清代作車爾成，現爲且末縣，維吾爾語稱之爲 Čerčen。古代鄯善國名似與此有關。

關於且末古城當今何地，大多數學者主張卽今縣治。此外，謝彬謂在今且末縣城南（微偏西）十五里許之古城廢墟（謝彬《新疆遊記》，頁263）。陶保廉認爲在卡牆（按卽且末）西北古城。（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五，頁 48）法人格倫那爾 (Grenard) 謂在且末東北方一百二十里之塔他浪莊(Tartrang)(《亞洲高原科學考查記》)。

復①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一）。

校勘:

① 《石本》、《建本》、《中本》復作從。

注釋:

（一）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納縛波，古代藏文文獻作 Nob 回鶻文作 Nop（見土古舍娃上引書，頁 29）。《馬可波羅遊記》作 Lop， 卽今之婼羌縣，維吾爾語稱之爲 Charqliq（現代維吾爾的

Lop 縣則指和闐東之洛甫縣，Lopnor 縣指庫爾勒專區的尉犁縣。)關於此名的來源似與唐初居住在當地的粟特(窣利)人活動有關，粟特語 na'w^{a}+âp^{a}，意爲“新水”，藏語訛作 Nob，再轉爲突厥語的 Lop。米蘭出土的吐蕃文書中有 Nob-chen 和 Nob-chung，卽大小 Nob 之分(«沙州圖經»有大小鄯善)，前者應指今之婼羌，後者指米蘭。比爾、水谷真成認爲納縛波可能是該地的梵文化名稱 Navapa 之音譯，來源於梵文 nava-pura，意爲“新城”。我們認爲如果“納縛波”真是一個梵文名稱的話，那麼其原文更可能是 Navāp(nava+ap)，意爲“新水”，與粟特語同；讀音也與“納縛波”對應。

此地在漢代爲樓蘭國，後改鄯善國。五世紀時亡於吐谷渾，隋時置鄯善郡。唐貞觀初年有康國(卽粟特亞那)大首領康艷典率胡人東來在此建石城鎮。

關於樓蘭鄯善的考訂，中外學者説法不一。瑞典斯文赫定在羅布泊之北，北緯 40°30′，東經 89°45′ 發現一座古城，認爲卽漢代樓蘭之古都。後斯坦因在其地發現的佉盧文木簡上寫的 Kroraina，卽爲樓蘭之對音。樓蘭，回鶻文作 Lulan (土古舍娃上引書頁 29)。法國沙畹認爲“據«漢書»卷九十六上所誌之國原名樓蘭，至(公元前)七十七年時，更名其國爲鄯善。國名既改，國都必遷……由是觀之則斯文赫定所發見羅布泊北岸之廢城，似非樓蘭鄯善之都城也。”但接着沙畹氏提出漢之伊循城爲鄯善都城説，亦似不妥。(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頁 44—45)，陶保廉認爲“卡克里克莊(按卽諾羌) 古樓蘭也。”“卡克里克，古城周十五里。«新唐書·地志»：七屯城西八十里石城鎮，漢樓蘭國，亦名鄯善。辯機«西域記»：……納縛波國卽古樓蘭也。”(見«辛卯

侍行記»卷五)此外,馮承鈞氏在其«樓蘭鄯善問題»一文中對此有更詳盡的考證,他最後說:"樓蘭鄯善的北界很遠,而他的都城好像始終在羅布泊南。"(«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頁35)

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静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①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②,記諸慕③化。斯故④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内,豈徒單車出使(一),通驛萬里者哉!

校勘:

①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仰並作抑。«異本»作押,疑亦抑之音訛。«金陵本»作臆,乃據«大正藏本»校語而誤。今所見舊本無有作臆者,不可從。«趙城本»作仰,同此本。

② «古本»、«中本»聞見二字作見聞。

③ «古本»慕訛作暴。

④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故並作固,二字古通用。«石本»、«趙城本»作國,當是固之訛字。

注釋:

(一) 單車出使:《史記》卷七七《魏公子列傳》:“(晉鄙)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漢書》卷八九《循吏傳》:“遂單車獨行至府。”《李陵答蘇武書》:“足下昔以單車之使。”

記讚

記讚①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虚通。盡形識(一)於沙界(二),絶起謝(三)於塵劫。形識盡,雖②應生而不生;起謝③絶,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四)降神,娑④羅(五)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六),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摛玉毫⑤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七),智周萬物,雖出希夷(八)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九)於大千,一音(一〇)振⑥辯於羣有,八萬門(一一)之區别,十二部(一二)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騖福林(一三);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一四)。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矣!然⑦忘動寂於堅固之林(一五),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總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⑧兹興,而大寶斯在。越⑨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萬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爲之教(一六)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尚羣言紛

紕,異議舛[10]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説。此指事之實録,尚衆論之若斯。況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奥旨,文多[11]闕[12]焉[13]。是以前修令德,繼軌逸[14]經之學;後進英彦,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15]。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爲大訓,道不虚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奥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閟於萬里之外。神道[16]無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

校勘:

①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讚並作贊,同。

②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盡雖二字並倒置。

③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謝下並有雖字。

④ «建本»娑作婆,形之訛。

⑤ «石本»、«建本»、«中本»毫作豪,通用。

⑥ «中本»音振二字互倒置。依駢對例,則"振音"爲長。

⑦ «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然下有後字。

⑧ «徑山本»執作帙,非。

⑨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越並作粵，通用。

⑩　《古本》、《建本》舛作互。

⑪　《趙城本》多字空缺。

⑫　《中本》多闕二字作闕如。

⑬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焉下有知字。《石本》、《建本》、《宋本》、《資福本》焉下有如字，屬下讀。

⑭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逸並作譯。

⑮　《建本》、《中本》、《異本》問作聞。

⑯　《古本》、《建本》道作通。

注釋：

（一）形識：形，形色，即形體與色相。識，識知，佛教作爲心的異名，了別之義。形識，即識身，猶言身心。

（二）沙界：如同恒河沙數的世界。

（三）起謝：即起滅，事物因緣和合而生起，因緣離散則滅謝。《圓覺經》："生死涅槃，同於起滅，妙覺圓照，離於華翳。"《維摩經》卷中："應作是念，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四）迦維：迦維羅衛城（劫比羅伐窣堵）的略稱，見本書卷六劫比羅伐窣堵國條注。

（五）娑羅：即娑羅雙樹的略稱，釋迦牟尼逝世處，見本書卷六拘尸那揭羅國注。

（六）刹利：即刹帝利之略，印度第二級種姓，見前注。

（七）十方：佛經稱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

下,爲十方。

（八）希夷：指道空虛寂静，不可致詰。«老子»：“視之不見曰夷,無聲曰希。”河上公注：“無色曰夷,無聲曰希。”

（九）三轉法輪：釋迦牟尼在鹿野苑對五比丘講述苦、集、滅、道的四諦時,示以四諦之所在，勸以修行，並以自身爲證。示、勸、證爲三轉法輪。唐義浄譯有«佛説三轉法輪經»一卷。

（一〇）一音：同一聲音,指釋迦牟尼的説法。«維摩經»卷上«佛國品»:“佛以一音演説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一一）八萬門：佛教認爲衆生煩惱極多(八萬四千),爲了消除這些煩惱，所講的佛法也極多（八萬四千)。«勝鬘經»:“攝受正法廣大義者,則是無量,得一切佛法，攝八萬四千法門。”«法華經»卷四«見寶塔品»:“若持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爲人演説。”印度人言其多,常以八萬四千爲舉,例如,阿育王建八萬四千塔,故此非實數。

（一二）十二部：指佛教的一切經，以其文體進行分類，分爲十二部,詳見«智度論»卷三三。

（一三）福林：福德的樹林。王融«法門頌啟»：“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一四）壽域：指人民能够享受太平長壽的地域。«漢書» 卷二二«禮樂志»:“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顔師古注:“言以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 域,界也。”

（一五）堅固之林：卽娑羅樹林。«翻譯名義集»卷三:“娑羅，此云堅固。北遠云:冬夏不改,故名堅固。”此指釋迦牟尼涅槃處的娑羅林。見前注。

（一六）無爲之教：此指佛教。

夫玄奘法師者，疏[①]清流於雷澤[(一)]，派洪源於嬀[②]川[(二)]。體上德之禎祥，藴中和之淳粹，履道合[③]德，居貞葺[④]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⑤]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郊[⑥]，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吴會。達學髦彦，遍效[⑦]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三)]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四)]，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奥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五)]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六)]者也。是知道風昭[⑧]著，德行高明，學藴三冬[(七)]，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⑨]經笥[(八)]，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九)]。唐言解脱天。大乘法衆，號摩訶耶[⑩]那提婆[(一〇)]。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敬其人而[⑪]議嘉名。至若三輪[⑫]奥義[(一一)]，三請微言[(一二)]，深究源流，妙窮枝葉，奂[⑬]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録。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⑭]，遊杖林而憩雞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

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膴膴⑮(一三)；潛靈舊⑯趾⑰，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歎，匪唯麥秀悲殷(一四)；黍離愍周(一五)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⑱記異説。歲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陁國前正覺山龍窟⑲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菀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⑳；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宫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陁國鷲峯山説《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㉑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㉒部；大衆部經律論一十五部㉓；三彌底部(一六)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説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㉔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㉕，總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軔㉖，載馳歸駕㉗。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隥㉘，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於京邑，謁帝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㉙，慧日重明，黄圖(一七)流鷲山之化，赤㉚(一八)縣演龍宫之

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31]深經，覽文如己，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32]，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

校勘：

① 《中本》疏下有於字，涉下於字而衍。

② 《石本》嫣作潙。

③ 《古本》合作含。

④ 原本葺作葺，今從《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慧琳音義》改。《古本》訛作胥。《干禄字書》有緝緝二字云："上俗下正。諸與緝同聲者準此。"葺之作葺正是其例。

⑤ 《石本》請作清，形之訛。

⑥ 《一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郊並作邦。

⑦ 《徑山本》、《金陵本》効作效。

⑧ 《中本》昭作照。

⑨ 《石本》日作目。

⑩ 《徑山本》耶作邪。

⑪ 《中本》無而字。

⑫ 《古本》、《建本》、《中本》三輪二字作五時；《一本》作三轉。

⑬ 《古本》、《建本》奐作渙；《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作煥。通用。

⑭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菀作苑，下同。按菀、苑同字。

⑮ 《慧琳音義》膴膴作瞴瞴，云："從目，《韻英》云：小合眼

也。”按膴膴出«詩・大雅・緜»“周原膴膴”,慧琳説非。

⑯ «建本»舊作餘。

⑰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趾作址。

⑱ «宋本»、«資福本»存作在。

⑲ «古本»、«異本»窟下有留字。

⑳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並無刻檀寫真像五字。按«慈恩傳»及«開元釋教録»亦有此五字。«中本»真下有容字。

㉑ 原本無二字,今從«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慈恩傳»、«開元釋教録»補。

㉒ «慈恩傳» 一十四作一十五。

㉓ «慈恩傳» 無大乘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十字,«開元釋教録»有。

㉔ «慈恩傳»因下有明字。

㉕ «石本»夾作篋。按«慈恩傳»亦作夾,同此。

㉖ «徑山本»軔作輞,非。

㉗ «宋本»、«資福本»駕作焉。

㉘ «中本»隥作隆,疑形之訛。

㉙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蔭作陰。

㉚ «石本»、«建本»、«中本»縣作懸,非。

㉛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贊並作讚。下同。

㉜ 原本冶作治,今從«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注釋:

（一）雷澤:《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據《通志·氏族略》二,舜,嬀姓,而陳姓自嬀姓分出,玄奘俗姓陳,故云“疏清流於雷澤。”

（二）嬀川:指陳姓,《書經·堯典》:“釐降二女於嬀汭。”《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爲氏姓。”春秋時,陳國爲嬀姓。

（三）石門:《西域記》卷三僧訶補羅國條記:“從此(僧訶補羅國)復還呾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石門可能卽指此。又《慈恩傳》卷二:“法師初入其(迦濕彌羅國)境,至石門,彼國西門也。”這與《西域記》卷三迦濕彌羅國條所說“四境負山,山極陗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鄰敵無能攻伐”是一致的。此處石門或者也指迦濕彌羅國之西門要隘。

（四）灰管:一作灰琯或葭灰,據《後漢書·律曆志》,係古代候驗節氣變化的器具,將蘆葦莖中薄膜燒成灰,置於十二樂管的玉管内,到某一節氣,則中律的樂管内灰卽飛出。此指玄奘途中經歷多年到達印度。

（五）靈府:卽心。《莊子·德充符》:“不可入於靈府。”成玄英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

（六）匠人:匠人原指木工,見《考工記》。法門之匠人,指佛教中的巨匠。

（七）三冬:三年,此泛指玄奘在印度研學多年。《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顏師古注引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三:“三冬亦卽三歲也。學書三歲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學擊劍’也。注者不知其舉

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爲説，云‘貧子冬日乃得學書’，失其旨矣。”

（八）經笥：置經書的竹箱，喻學問淵博。«晉書·裴秀傳贊»:“巨鹿(裴秀)自然,亦云經笥。”

（九）木叉提婆：梵文 Mokṣadeva 音譯,意譯解脱天。

（一〇）摩訶耶那提婆：梵文 Mahāyānadeva 音譯,意譯爲大乘天。

（一一）三輪奥義：指佛教義理。

（一二）三請微言：指釋迦牟尼的法教。據«法華經»卷一«方便品»,佛陀因舍利弗的三次請求才説«法華經»。“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勤三請，豈得不説?”又卷五«壽量品»云:“是時菩薩大衆彌勒爲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説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唯願説之,我等當信受佛語。爾時世尊知諸菩薩三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

（一三）膴膴：«詩經·大雅·緜»：“周原膴膴。”毛傳：“美也”。鄭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此指印度土地肥沃,山川美好。

（一四）麥秀悲殷：«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載，殷亡,箕子朝周,過殷墟,感宫室毁壞而生禾黍。箕子傷感作«麥秀»之詩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又見«樂府詩集»卷五七,作«傷殷操»。此與下句均指印度歷史的興廢,佛跡有的湮没。

（一五）黍離愍周：黍離,«詩經·王風»篇名。周室東遷,大夫行役經過宗周,見宗廟宫室盡爲禾黍，閔周室的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此詩。

（一六）三彌底部：三彌底，梵文 Sammatiya 音譯，卽小乘佛教正量部。

（一七）黄圖：隋唐以前有古地理書《三輔黄圖》，撰人不詳，記秦漢時期三輔（京畿地區）情況及舊迹。後有以黄圖代指長安宫殿者。杜甫《哭韋大夫之晉詩》：“臺閣黄圖裏，簪裾紫蓋邊。”黄圖流鷲山之化，此處指佛教的影響深入皇宫之内，與下文“赤縣演龍宫之教”相對。

（一八）赤縣：卽赤縣神州，古代中國的别稱。亦簡稱赤縣或神州，見《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

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趨①，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仰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沖②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宫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一)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袪③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④也。”緇素僉曰：“俞⑤乎，斯言讜矣。昔孔子在位聽訟(二)，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三)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⑥一辭

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遥之集文(四)，任生、肇、融、叡(五)之筆⑦。况乎园⑧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六)？”

校勘:

①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趣並作趨。

② 《石本》冲作中，《中本》作仲。

③ 《徑山本》祛作法，訛。

④ 原本誡作誠，今從《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建本》至誡二字作所誠，誠亦當作誡。

⑤ 原本俞作渝，《建本》、《中本》、《金陵本》作俞。按“俞乎”亦見本卷“烏鎩國”條，語氣相同，是也。今從改。《古本》作尔。

⑥ 《古本》、《中本》贊作替。按此語本《史記·孔子世家》，替字非。

⑦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筆下有消字；《明北本》、《徑山本》、《金陵本》有削字。消蓋削之訛。《趙城本》同此本。

⑧ 《徑山本》园作圓，非。园同刓，“刓方爲圓”見《楚辭·懷沙》。

注釋:

(一) 李老：指老子李耳，引文見《老子》第八十一章。

(二) 聽訟：出《論語》，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指玄奘的譯文如老吏斷獄，没有游移之辭。

（三）游夏：指孔子門人子游、子夏。"“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焉”，見《論語》。

（四）童壽逍遥之集文：指鳩摩羅什在逍遥園翻譯佛經。鳩摩羅什（Kumārajiva，公元344—413年）意譯童壽，祖籍印度，生於龜兹，幼出家，初學小乘，後習大乘。後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興遣人迎至長安，在逍遥園集其弟子八百餘人譯經。譯出《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法華》、《維摩》、《阿彌陀》、《金剛》等經和《中》、《百》、《十二門》、《大智度》等論，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現存五十三部，系統地介紹了大乘空宗的學説。

（五）生肇融叡：指鳩摩羅什的門徒竺道生、僧肇、道融、僧叡。

（六）况乎园方爲圓之世……綺藻經文者歟：這是指佛典的翻譯。《出三藏記集》卷一："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是以義之得失由乎譯人，辭之質文繫於執筆。或善胡義而不了漢旨，或明漢文而不曉胡意，雖有偏解，終隔圓通。"园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指翻譯經文的"圓鑿方枘"，宋玉《九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宋高僧傳》卷三《後論》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説，十得八九，時有差違。"佛典經鳩摩羅什的翻譯，始有較好的漢文譯本。但鳩摩羅什的翻譯，手執梵本，口自傳譯，文字典麗，往往有"雖得大意，殊隔文體"之病。《出三藏記集》卷八載僧叡《思益經序》云："詳聽什公傳譯其名，翻覆展轉，意似未盡，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所以辯機認爲"其可增損聖旨（指佛經原旨），綺藻經文者歟？"

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一]，抽簪革服[二]，爲大總持寺薩婆多部[三]道岳法師[四]弟子。雖遇匠石[五]，朽木難彫[六]，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①飽食而終日，誠面牆[七]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鷇②雀之資，廁鵷鴻③[八]之末。爰命庸才，撰④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⑤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録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⑥刊落。昔司馬子長[九]，良史之才也，序《太⑦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⑧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産之記，性智區品，炎凉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羣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户口、勝兵，染衣之士，非⑨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絶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⑩紆，疆埸⑪迴互，⑫行次即書，不存⑬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⑭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録，進誠皇極。二十⑮年⑯秋七月，絶筆殺青[一〇]。文成油素[一一]，塵黷聖鑒，詎稱天規[一二]！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⑰化；懷奇⑱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

力(一三);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⑲,想千載如目擊,覽万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⑳,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㉑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校勘:

① 原本徒作從,今從《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改。

② 《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鷰作鶈。按鷰卽燕字,燕雀常用語,當是。

③ 《古本》鴻作鴘。

④ 《徑山本》撰作僎,誤。

⑤ 《建本》、《中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倫並作論。

⑥ 《中本》無作有。

⑦ 《中本》太作大,大讀作太。

⑧ 《中本》名作多,誤。

⑨ 《中本》非上有乃字。

⑩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盤作槃,同。

⑪ 《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場作場,《金陵本》作埸,與場同。按《音釋》作埸,音亦,則諸本作場或塲者誤也。

⑫ 《趙城本》互作𠀋,卽互字。

⑬ 《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存並

作在。

⑭　《中本》親下有自字。

⑮　《中本》二十誤倒作十二。

⑯　《慧琳音義》皇極二十年云:“卽貞觀二十年。所言皇極，言皇帝御極已二十年也。”如其言,則此五字連讀。按皇極見於《尚書·洪範》,僞《孔傳》云:“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非言皇帝御極也。皇極既指大中之道,亦可代表皇帝,此當讀皇極斷句,猶言進御陛下,而二十年則爲貞觀年數,上文“十九年春正月”亦不冠年號,蓋皆蒙前“貞觀三年仲秋朔旦”句而省也。慧琳之説未然。

⑰　《建本》朝作胡。朝字爲長。

⑱　《古本》、《建本》、《中本》奇作荒。

⑲　原本圄作國,今從《建本》、《宋本》、《資福本》、《明南本》、《明北本》、《徑山本》及《慧琳音義》改。

⑳　《古本》、《建本》王作至,《中本》作往。按王讀如往,作動詞用。

㉑　《趙城本》史作右。

注釋:

(一) 年方志學: 此用《論語》“十五而有志於學”,連下句指辯機在十五歲時出家。

(二) 抽簪革服: 抽簪，指削髮。簪，古人束髮用“簪”來插定髮髻;革服,指換上僧衣。

(三) 薩婆多部: 梵文原名 Sarvāstivāda ，卽説一切有部，見前注。

（四）道岳法師：俗姓孟，河南洛陽人，隋大業八年住大總持寺，玄奘曾向他問學，生平詳見《續高僧傳》卷十三。

（五）匠石：用匠石削堊事，即請教。匠石此指道岳法師。《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六）朽木難彫：語出《論語》，此爲辯機自謙之詞。

（七）面牆：喻己之不學，亦辯機自謙之詞。《書經·周官》"不學牆面"。孔安國傳："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

（八）鵷鴻：指鵷鶵與鴻鵠，鵷鶵，傳説中與鸞鳳同類的鳥。《莊子·秋水》："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九）司馬子長：即司馬遷，字子長，著《史記》，又名《太史公書》。

（一〇）殺青：指書籍寫定。《後漢書》卷六四《吴祐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李賢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

（一一）油素：精白的絹，古人作書畫之用。揚雄《答劉歆書》："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一二）天規：即天軌、天路。《漢書》卷八七上《揚雄傳》上："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顔師古注："天軌，猶言天路。"

（一三）逐日人荒匪專夸父之力：即夸父追日，見《山海經·海外北經》、《列子·湯問》。

附　　録

一、進《西域記》表①

沙門玄奘言：蟠木②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首伊堯之域。西羌③白環，薦垂衣之后④；東夷楛矢，賄⑤刑措之君。固已飛英曩代，式徽前典。

伏惟陛下握紀乘時，提衡範物。刳舟弦木，威天下而濟⑥羣生；鼇足蘆灰，堙方輿而補圓蓋。曜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漏泉源，化霑蕭葦，房芝發秀，井浪開華，樂囿馴班，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遂使苑若木⑦而池濛汜，燭⑧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朔，泛蒼津而委賮⑨，史曠前良，事絶故府！豈如漢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戍桂林，裁通珠浦而已？

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静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⑩譬秋螽。徒以上⑪假皇靈，下資蠙命⑫，飄身邁迹，求退自邇⑬。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譯⑭之外。條支巨雀⑮，方驗前聞；罽賓孤鸞，還稽曩實。時移歲積，人欲⑯天從。遂得下雪岫而泛提河，援⑰鶴林而栖⑱鷲嶺，祇園之路靡迤空⑲存，王舍⑳之基婆陁㉑可陟㉒。尋求歷覽，言反帝京，忽將二紀㉓，所聞所見，百有卅八國㉔。

竊以章亥㉕之所踐籍，空陳廣袤；夸父之所凌厲，無述

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而非博。至於玄奘所記，微爲詳盡，其迂辭瑋説，多從剪弃，綴㉖爲《大唐西域記》㉗一十二卷，繕寫如別。

玄奘稟質愚魯，昧於緗實㉘，望須㉙之右筆，餝㉚以左言，截此蕪辭，採其實録，標百王之稱首㉛，符㉜九丘於皇代！庶使《山經》闕彩，《汲傳》韜華。無任區區，謹詣闕奉進，輕塵旒扆，伏深戰灼！謹言㉝。

貞觀廿年七月十三日沙門玄奘狀上㉞。

校勘:

① 此表文據《京大本》卷首附録轉載，原見於日本智恩院所藏《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表啓》零卷中，爲奈良時代（公元710—784）舊寫本，來源頗古，較之《慈恩法師傳》載的表文有出入。今校其異文於次。

② 《傳》蟠木前有竊尋二字。

③ 《傳》羌作母。

④ 《傳》后作主。

⑤ 《傳》賄作奉。

⑥ 原本濟作齊，從《傳》改。

⑦ 《傳》若木二字作弱水。

⑧ 《傳》霈作圃。

⑨ 《傳》賮作贐，同。

⑩ 原本力作勄，字書無此字，疑是當時俗字。今從《傳》改。

⑪ 《傳》上作憑。

⑫ 《傳》無下資蟥命四字。

⑬ 《傳》邁迹二字作進影，無求遐自邇四字。

⑭ 《傳》譯誤作驛。

⑮ 《傳》雀作鷇。

⑯ 《傳》欲作願。

⑰ 《傳》援作窺。

⑱ 《傳》栖作觀。

⑲ 《傳》麗迤空三字作髣像猶，像是佛字之訛。

⑳ 《傳》舍作城。

㉑ 《傳》婆陁作坡陁，同。

㉒ 《傳》可陟二字作尚在。

㉓ 《傳》忽將二紀四字作淹逾一紀。

㉔ 《傳》百有卅八國五字作百有二十八國。按敬播《序》云："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則《傳》文二當是三之訛。

㉕ 《傳》亥作允，非。

㉖ 《傳》自至於以下至綴字止凡二十字作"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録，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三十四字。

㉗ 《傳》記下有凡字。

㉘ 《傳》無玄奘至緝實十字。緝爲緝之俗字，見《干禄字書》。

㉙ 《傳》須作班。

㉚ 《傳》餝作飾，同。

㉛ 《傳》自截此至稱首十四字作"掩博物於晉臣"六字。

㉜ 《傳》符作廣。

㉝ 《傳》無自庶使以下至謹言二十九字，作“但玄奘智識淺短，遺漏實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二十一字。

㉞ 《傳》無此結尾具名銜語。



二、主要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司馬遷：《史記》

班　固：《漢書》

范　曄：《後漢書》

袁　宏：《後漢紀》

陳　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

房玄齡等：《晉書》

沈　約：《宋書》

姚思廉：《梁書》

魏　收：《魏書》

令狐德棻等：《周書》

魏　徵等：《隋書》

李延壽：《北史》

劉　昫等：《舊唐書》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

歐陽修：《新五代史》

脱　脱等：《宋史》

宋　濂等：《元史》

張廷玉等：《明史》

杜　佑：《通典》

司馬光：《資治通鑑》

《册府元龜》

《全唐文》

常　璩：《華陽國志》

酈道元：《水經注》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樊　綽：《蠻書》

范成大：《吴船録》

耶律楚材：《西游録》

《元朝秘史》

徐　松：《西域水道記》

丁　謙：《西域記考證》

法　顯：《法顯傳》

慧　皎：《高僧傳》

道　宣：《續高僧傳》

贊　寧：《宋高僧傳》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義　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内法傳》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圓照:《悟空入竺記》
道宣:《釋迦方誌》
敦煌本《西天路竟》
世友撰,玄奘譯:《異部宗輪論》
窺基:《異部宗輪論述記》
道世:《法苑珠林》、《諸經要集》
玄應:《一切經音義》
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慧琳:《一切經音義》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法雲:《翻譯名義集》
《大正新脩大藏經》
《縮刷藏經》、《續藏經》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7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全二册,中華書局,1983
吕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8
《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季羡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
《印度古代語言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羅摩衍那初探》,外國文學出版社,1979
金克木:《梵語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辛哈:《印度通史》,全四册,張若達等譯,商務印書館,1973
潘尼迦:《印度簡史》,吴之椿等譯,三聯書店,1957
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
張曼濤主編:《玄奘大師研究》上、下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全六册,中華書局增訂版,1977—79
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論著滙輯》,中華書局 1957;《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一至九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1956—58

沙　畹:《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58
烈　維:《大孔雀經藥叉名録輿地考》,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1931
伯希和、烈　維:《吐火羅語考》,馮承鈞譯,中華書局,1957
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賀昌羣譯,商務印書館,1956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譯,商務印書館,1964

吴其昌:《印度釋名》,載《燕京學報》,第1—4期
向　達:《大唐西域記的校勘問題》,載《現代佛學》1964,3
季羡林:《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載《歷史研究》1965,3
《關於大乘上座部的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1981,5
《論釋迦牟尼》,載《世界宗教研究》,1982,2

(二) 日文部分

堀謙德:解説西域記,前川文栄閣,1912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大唐西域記考異,東京,1910
小野玄妙訳:大唐西域記,国訳一切經,史傳部一六,大東出版社,1936,第二版,1959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上、下,法蔵館,1942—43
水谷真成訳:大唐西域記,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平凡社,1972,第二版,1979
野村耀昌訳:大唐西域記,国譯一切經,史伝部十六上,大東出版社,1983
高桑駒吉:大唐西域記に記せる東南印度諸国の研究,森江書店,1926
白鳥庫吉:西域史研究,上、下,岩波書店,1941、1944
寺本婉雅:于闐国史,丁字屋書店,1921

内田吟風：吐火羅国史考，東方学会創立二十五周年東方学論集,1972

中村元：インド古代史,二冊,春秋社,1963、1966

ブッタの世界,東京学習研究社,1980

高楠順次郎：印度仏跡実写,巧藝社，1927

天詔俊一：印度仏塔巡礼記,秋田屋,1944

樋口隆康：インドの仏跡,朝日新聞社,1968

山田龍城：梵語仏典の諸文献,平楽寺書店,1959

宇井伯寿：陳那著作の研究,岩波書店,1958

望月信亨：仏教大辞典,仏教大辞典発行所,1931—36

荻原雲来：漢訳対照梵和大辞典,講談社,1979

榊亮三郎：翻訳名義大集,京都,1916

世界美術全集,一一,平凡社,1953

世界考古大系,八、九,平凡社,1961、1962

(三) 西文部分

Agrawala, V. S.:

India as known to Pāṇini, 2nd ed., Varanasi, 1963

al-Bīrūni:

Alberuni's India, ed. and trans. by E. C. Sachau, London, 1888, reissued in 1914 and 1964

Ali, S. M. :

The Geography of the Purāṇas, Delhi, 1966

Bagchi, P. C. :

India and Central Asia, Calcutta, 1955

India and China, new ed. , Calcutta, 1981

Bailey, H. W. :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1979

Kotanese Texts, I-VI, Cambridge, 1945-67

Bāna:

Harşacarita, a. ed. by P. V. Kane, Bombay, 1918; b. Eng. trans. by E. B. Cowell and F. W. Thomas, London, 1897, 2nd ed. , 1929

Barthold, W. :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4th ed. by C. E. Bosworth, London, 1977

Basham, A. L. (ed.):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şka, Leiden, 1968

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reprinted, London, 1967

Beal, S. :

Si-Yu-Ki,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1884

The Life of Hiuen Tsiang by the Shaman Hwui Li, London, 1911

Bechert, H. :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Date of the Buddha reconsidered, Stochholm, 1980

Chattopadhyaya, D. :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Calcutta, 1980

Chavannes, E. :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1903

Cowell, E. B. :

Jātaka, Eng. trans., reprinted, 6 vols., Delhi, 1973-78

Cunningham, A.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rev. by Majumdar, Calcutta,

1924, reprinted, Delhi, 1979

de Goeje, M. J. (ed.):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photomech. reprint of the 1879-1939 ed. Vols. I-VIII, Leiden, 1967

Devahuti, D.:

Harsha: a Political Study, Oxford, 1970

Dey, N. L.:

The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 3rd ed., Delhi, 1971

Dresden, M. J.:

Khotanese (Saka) Manuscripts, A provisional handlist, Varia 1976, (Acta Iranica 16), Leiden-Téhéran-Liège, 1977

Dutt, S.: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London, 1962

Edgerton, F.: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Yale Univ., 1953

Eitel, E. J.:

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Tokyo, 1904

Emmerick, R. E.: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 Tokyo, 1979

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 Oxford, 1967

Faccena, D.:

A Guide to the Excavation in Swat (Pakistan) 1956-62, Rome, 1964

Fergusson, J.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rev. ed., London, 1910

Ghosh, A.:

A Guide to Nālandā, Delhi, 1946

Ghosh, N. N.

Early History of Kauśāmbī, Allahabad, 1935

Giles, H. A. (trans.):

The Travels of Fa-hsien, Cambridge, 1923, reprinted, 1956

Gupta, D. K.: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ime of Daṇḍin, Delhi, 1972

Henning, W. B.:

Sogdica, London, 1940; also in 'W. B. Henning Selected Papers', vol. I-II, Acta Iranica, vol. 14-15, Leiden, 1977

Hoernle, A. F. R.: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Oxford, 1916

Hultzsch, H.:

Inscriptions of Asok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 Oxford, 1925, 2 nd ed., Delhi, 1969

Ingholt, H.: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New York, 1957

Joshi, J.:

Studies in the Buddhistic Culture of India during the 7th and 8th Centuries A. D., Calcutta, 1967

Julien, S.: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par Hoei-li et Yen-Thsong; suivi de Documents et d'Eclaircissements Geographiques tires de la Relation Originale de Hiouen-Thsang, Paris, 1853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u San-

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is, 1857-58

Kalhaṇa:

Rājataraṇgiṇī, a. Eng. trans. by A. Stein, London, 1900, reprinted, 1961; b. Eng. trans. by R. S. Pandit, Delhi, 1935

Kane, P. V.:

The Harṣacarita of Bāṇabhaṭṭa, 2nd ed., Delhi, 1965

Kangle, R. P.:

The Kauṭilīya Arthaśāstra, 3 parts, with Skr. text, Eng. trans. and a Study, Bombay, 1960, 1963, 1965

Kauṭilya:

Arthaśāstra, ed. by S. V. Gairola, Varanasi, 1962

Konow, S: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 Calcutta, 1929

Saka Studies, Oslo, 1932

Lamotte, É.: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Louvain, 1976

Laufer, B.:

Sino-Iranica, Chicago, 1919

Law, B. C.: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reprinted, Delhi, 1976

Li Yung-hsi (trans.):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Countries, Peking, 1957

The Life of Hsuan-Tsang, Peking, 1959

Lüders, F.: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s, Berlin, 1922

Lüders, H.:

Bruchstücke der Kalpanāmaṇḍitikā des Kumāralāta, Leipzig, 1926

Maḥmūd al-Kāshgharī:

Kitāb Dīwān Lughāt al-Turk (Divanü Lūġat at-Turk), ed. by B. Atalay, c. I-III, Ankara, 1940

Majumdar, N. B. :

A Guide to Sārnāth, Delhi, 1937

Majumdar, R. C. :

The Classical Accounts of India, Calcutta, 1960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 Vol. 3, The Classical Age, Bombay, 1954

Marquart, J. :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1901

A Catalogue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of Ērānšahr, Rome, 1931

Wehrot und Arang, Leiden, 1938

Marshall, J. :

A Guide to Taxila, reprinted, Cambridge, 1960

McCrinde, J. W. (ed. and trans.):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Ptolemy, Calcutta, 1927

Minorsky, V.

Ḥudūd al-'Ālam, ed. and trans. , London, 1937

Sharaf al-Zamān Ta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1942

Mongait, A. L. :

Archaeology in the U. S. S. R. , Harmondsworth, 1961

Monier-Williams, M. :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new ed. Oxford, 1979

Morgenstierne, G.:

Indo-Iranian Frontier Languages, Vol. II, Oslo, 1938

Report on a Linguistic Mission to North-Western India, Norway, 1932

Oldenberg, H. (ed. and trans.)

Dīpavaṃsa, An Ancient Buddhist Historical Record, London, 1879

Pāṇini:

Aṣṭādhyāyī, ed. and trans. by S. C. Vasu, Allahabad, 1891-98, reprinted, 1962

Pansikar, V. L. (ed.)

Manusmṛti, with Kullūka's Commentary Manvartha-Muktāvalī, Bombay, 1920

Patañjali:

The Vyākaraṇa-Mahābhāṣya, ed. by F. Keilhorn, Bombay, 1880-85, reprinted, 1970

Pathak, V.:

History of Kosala,Delhi, 1963

Pelliot, P.: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I-III, Paris, 1959-1973

Petech, L.:

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 Roma, 1950

Pischel, R.:

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 Strassburg, 1900

Pliny (Plinius Secundus):

Natural History (Historia Naturalis), ed. and trans. by H. Rackham, London, 1942

Prakash, O.:

Food and Drinks in Ancient India, Delhi, 1961

Puri, B. N.:

Cities of Ancient India, Delhi, 1966

Rawlinson, G. H.:

Intercourse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Combridge, 1926

Raychaudhuri, H.: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reprinted, Calcutta, 1953

Rhys Davids, T. W.:

Milindapañhā, Eng. trans., 2 vols., S. B. E. vols. 35-36, Oxford, 1890-94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925

Schoff, W. H. (trans.):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London, 1912

Schwartzberg, J. E. (ed.):

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 Asia, Chicago and London, 1978

Sharma, G. R.

Excavation at Kauśāmbī 1949-50, Delhi, 1969

Sieg, Siegling und Schulze:

Tocharische Grammatik, Göttingen, 1931

Sinha, B. P.:

Archaeology and Art of India, Delhi, 1979

Sircar, D. C.:

Studies in the Geograph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 Delhi, 1960

Sköld, H.:

Materialen zu den Iranischen Pamirsprachen, Lund, 1936

Smith, V. A.: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reprinted, Oxford, 1924

Soothill, W.: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m Terms, London, 1937, reprinted, Delhi, 1977

Srivastava, B.

Trade and Commerce in Ancient India, Varanasi, 1968

Stein, A.: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reprinted, 3 vols., Delhi, 1981

Innermost Asia, Oxford, 1928, reprinted, 5 vols., Delhi, 1981

On Alexander's Track to the Indus, London, 1928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London, 1933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Serindia, Oxford, 1921, reprinted, 4 vols., Delhi, 1980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trans. by H. L. Jones and J. Sterrett, 8 vols., Cambridge, 1917-32

Tāranātha:

a.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Indien, trans. by F. A. Schiefner, St. Petersburg, 1869;

b.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trans. by Lama Chimpa and A. Chattopadhyaya, Simla, 1970

Tarn, W. W.: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1951

Thakur, U.:

The Hūṇas in India, Varanasi, 1967

Thapar, R. :

Ancient India Social History, Delhi, 1978

Thomas, F. W. :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4 vols. , London, 1935-63

Tomaschek, W. :

C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I. Sogdiana, Sitzungsberichte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87, 1877, Wien

Trenckner, V. (ed.)

Milindapañhā, Pali text ed. , London, 1880

Tripathi, S. :

History of Kanauj, Delhi, 1964

Warder, A. K. :

Indian Buddhism, Delhi, 1970

Watters, T. :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2 vols., London, 1904-05, reprinted, Delhi, 1961

Yazdani, G. :

Ajanta, 4 vols. , Oxford, 1930-55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Deccan, 2 vols . , Oxford, 1960

Yule, H. and Burnell:

Hobson-Jobson, 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 Etymological,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 London, 1903

Yule, H. and H. Cordier: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 2 vols. , 3rd ed. , London, 1926

Бартольд, В. В:

Сочинения, 1-IX, Москва, 1963-1977

Беленицкий, А. М; Бентович, И. Б; Большаков, О, Г: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73

Бернштам, А. Н:

Памятники Старины Талаской долины, Алма-Ата, 1941

Буряков, Ю. Ф: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их Ташкентского оазиса, Ташкент, 1975

Смирнова, О. И:

Каталог монет с городища Пенджикента (Материалы 1949-1956 г г.) Москва, 1963

Смирнова, О. И:

Очерки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гда, Москва, 1970

Ставиский, Б. Я:

Кушанская Бактрия —— Проблема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7

Кляшторный, С. Г:

Древнетюр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1964

Тугушева, Л. Ю:

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1980

（四）外文期刊

東方学,東方学会,東京

東方学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

東洋学報,東洋文庫,東京

仏教研究,東京仏教研究会,東京
仏教芸術,仏教芸術学会,東京

Arch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Calcutta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 d'Extrême-Orient, Paris and Hanoï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Wiesbaden
East and West, Roma
Indian Antiquary, Bombay
Indo-Iranica, Calcutt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Baltimo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Sitzungsb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Berlin
T'oung-Pao, Leiden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Wi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Wiesbaden
Zeitschrift fü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Leipzig
Acta Orientalia, Copenhagen
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Budapest

三、注釋條目索引

(一) 檢字表

一 畫

二 畫

三 畫

四 畫

五 畫

六畫

七畫

八畫

九 畫

十 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二畫

二十三畫

二十四畫以上

(二) 注目表

説　明

一、本表注目以首字筆畫多少爲序。

二、注目後的第一個數字是本書卷數，第二個數字是頁數，第三個數字是行數。

一　畫

二　畫

三　畫

四 畫

五 畫

六　畫

七 畫

八 畫

九　畫

十　畫

十二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九畫

二 十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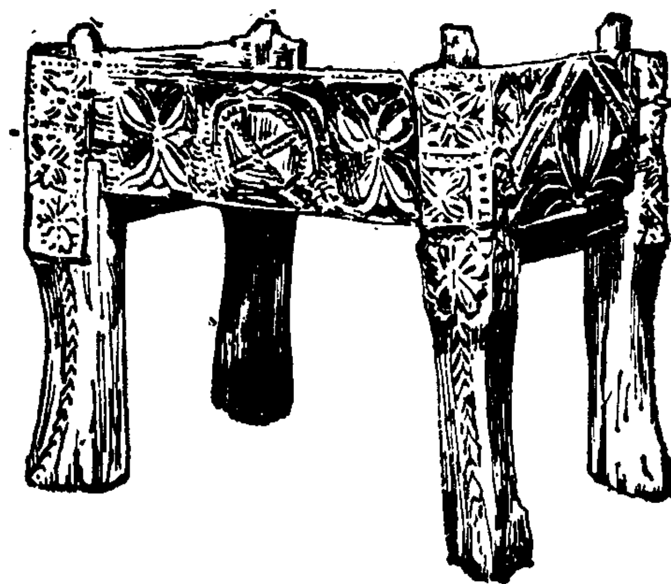
二十一畫

二十二畫

二十三畫

二十四畫以上

二十一畫攙辯露　二十二畫　疊𩙪襲巖顩　二十三畫黳鑠顯鷲觀　二十四畫以上　鬬靈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已出書目

西洋番國志　〔明〕鞏珍著　向達校注

兩種海道針經　向達校注

鄭和航海圖　向達整理

唐大和上東征傳　〔日〕眞人元開著　汪向榮校注

東西洋考　〔明〕張燮著　謝方點校

眞臘風土記校注　〔元〕周達觀原著　夏鼐校注

島夷誌略校釋　〔元〕汪大淵原著　蘇繼廎校釋

西遊錄　異域志　〔元〕耶律楚材　周致中著　向達　陸峻嶺校注

西洋朝貢典錄　〔明〕黄省曾著　謝方校注

咸賓錄　〔明〕羅曰褧著　余思黎點校

釋迦方誌　〔唐〕道宣著　范祥雍點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唐〕慧立　彥悰著　孫毓棠　謝方點校

日本考　〔明〕李言恭　郝杰編撰　汪向榮　嚴大中校注

大唐西域記校注　〔唐〕玄奘　辯機原著　季羡林等校注

中華書局出版

《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

已出書目

海屯行紀　鄂多立克東游錄　沙哈魯遣使中國記　何高濟譯
東印度航海記　〔荷〕威·伊·邦特庫著　姚楠譯
中國印度見聞錄　穆根來　汶江　黄倬漢譯
利瑪竇中國札記　〔意〕利瑪竇　金尼閣著　何高濟　李申
王遵仲譯　何兆武校
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　〔英〕穆爾著　郝鎮華譯
蔣本良校
柏朗嘉賓蒙古行紀　魯布魯克東行紀　耿昇　何高濟譯

中華書局出版